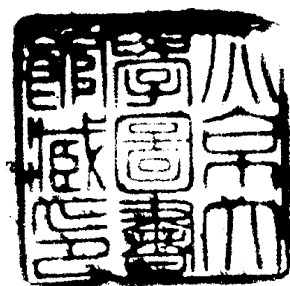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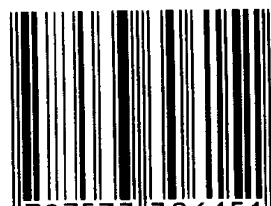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〇七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〇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5.1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四〇七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明文遠不分卷(二)

〔清〕徐文駒　羅景洮編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文遠無卷數》提要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洮亦濂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叅閲

贊

春秋諸君子贊有序　方孝孺

斬然而來壁立萬仞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碏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爲法云

石碏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爲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勇以戡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父師先事而諫微若蓍龜始不吾從弒逆果作徐發一言元兇就縶春秋所書篡弒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雄才勁節英識大器仇牧晏嬰視之有媿世悅苟難滅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强文謨武猷屹如金湯荊楚之隨可坐

而取久而不亡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懾有旅若林
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姧雄相賀世無人望雖强易破長蛇
在漢子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彼眞非思忽不知貴
我懷生民今也誰恃

臧僖伯

戢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禍亂
所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其事雖微
其志已荒有臣僖伯憂其漸懈昌言正色以訓以戒天稔
其禍開善不爲鎮巫之難寶兆於斯聖之求諫匪曰觀美

萃情既宜萬事畢理自以爲智厥棄人言篡弒將行至死
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我思若人中古遺直

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僖之間兄弟
多故叔牙慶父交紊王度親爲骨肉義存君臣縱則廢法
斷傷乎恩酌事之中斟酌萬變龍驤虎跱蛇豕屏竄才優
於爲齊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周公東征克剪文武
烈烈季子不忝皇祖後世之士甚小才輕大故臨前驚怖
失聲聖賢至公猶道忘己後國先家季子所耻

贊季友似太過

叔肸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汚叔肸之賢高潔
蓋世非義之祿笑而不視兄也有國匪君斯君獨深恥之
安乎賤貧我捆我屨可以衣食我身雖勞吾義已得彼爲
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通其心則窮人之所趨不我能止
我之所志不以易彼卑卑小夫利達是圖朝讐夕臣犬豕
不如伯夷之清子臧之節周公之孫魯邦之傑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眞千載一人春秋之間何國
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矢辭豈多
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勤禮致敬後乎
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生民夢夢飲食作息
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治之師之逮德下衰以法
繫之上曠其職下悖其紀孰非天民嗚呼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於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識微
慮遠以勝爲懼勇於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矢中其王
蠻方沸騰衆誇威强獨有憂色外患盡寧非討之得彼昏

不戒以幸為常上肆下陵禍興蕭墻先事有言衆謂迂恠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晉亂乎吳全盛之邦多忽永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子臧

恒人於利錙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名節可尊肎取瓦礫棄遺璵璠纍纍紛紛孰非臣子先生醜之恐其汚已高不忘世潔不亂倫大鎮社稷為曹宗臣秦楚有王雄覇中國戰不足稱千載汙辱去彼取此疇能與偕以利易生果何人哉

臧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傳舉世無幾有美大夫國之典刑仁義之言煥如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沒後人宗之指為口實晉楚之盛豈乏世卿貴富一時事無餘名大夫立言後世是式念哉勿忘尚懋厥德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善類興起欲知其心尚觀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人以為比吾舉其能孰為隙讐孰所怨惡吾取其才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為國得人苟利於國遑恤我身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毀譽輒變所守嗟世之人匪矯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捐有狥大公舉讐與子取誚速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偽治功日汙豈特夫子當世所無

魏絳

晉有敗夫好兵而愎以一笑故幾亡人國天鑒凶德卒傾厥宗三郤受誅假手厲公允文魏子以兵為戒輯和戎夏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纘業文襄政教具修意之所嚮靡有不服羣賢在位魏子之力士不知道以戰為嬉孰能無為坐制四鄰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免於削非有仁人何以為國魯號多士粲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尊用侈國貧言利愈窮宣成之間苛政橫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雞豚不畜富盡天下悔患不足古稱盜臣或以為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季札

士之制行不必於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不度

乎義尚類古人非德之至嗟嗟季子賢且有文博達通微世鮮其倫使之有位變夷以夏極文之績不足與伍天將丧吳嚚童僭擾晦德潔身效節子臧道之廢興蓋曰有命行非子光止豈子病衆人何知爲譽爲尤孰明子心其惟春秋世教日衰戰爭求位季子有知當爲流涕

子皮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己無異人之勝己善者己能翼而扶之與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聽賞罰弛張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爲公卿師儕貫國楨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非子知人孰枉孰容鄭之有政夫子之功紛紛鄙夫識闇量淺己則無能惡人爲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孰起子皮吾爲執鞭

子家羈

魯有盗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蹶以失位遜齊居晉淹恤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爲謀猷甚遠拒而不從卒以丧返使用其言動合事機豈其終身棄國不歸久而彌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世嘉其績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知人論世尚友千年而先生忠義激烈之氣往往溢於言外

蜀三守贊　方孝孺

李公冰

處厲民之時而爲惠民之政非仁者不能也興一方之利而流萬世之澤其才智足稱也幸而治乎蜀使斯民遂乎難而樂其生也不幸而仕乎秦使後人論其世而賤其名也夫因時而宜上之德者易爲矯時而反古之道者難行也如公者爲人之所難而能取信於上下殆非秦人也三代之英也

文公翁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程才賤德右功矯矯先生知政之首閔俗之龐化民以道肇建學宮俎豆詩書英俊如雲從於後車蜀人聚觀爭服章甫儒教顯行齊於鄒魯兩漢之間號蜀多才孰啓其端先生所培惜其不遇惠止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吏卑卑僅圖旦夕孰能起之俾輔邦國

張公詠

爲政匪難患才之卑才優於事乃克有爲惟忠定公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烈烈威惠所被梁益其尤坐鎮西南分天子憂時其寬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奸強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行危言爲世名臣將相無功名隨身逝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公神在天嗟彼憸邪敢執公鞭

三公皆守蜀名臣公嘗爲蜀王府教授故有是作

三賢贊有序　方孝孺

聖賢之道以養氣爲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也氣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予竊有意於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氣豪辭雄有振衰立懦之功因各爲贊辭時觀之以自勵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爲足也作三賢贊

司馬子長

三代之隆斯文顥然惟太史公震盪奮驁江河之深泰華之高大包宇宙小析絲毫虞盛德湯武峻功春秋之辭楚漢之雄韋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亡公手紀述掃刮曚蒙揭兹日月上翼典謨下昭大法彼敗降者名將之孫公自其辜罹罰多言凡人受辱孰不就死所不死者建大名爾名立不磨赫赫巍巍比績丘明功孰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巷伯是擬公去千年斯文湮沒紛紛鄙夫敢繼公筆

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棼不有先生孰興斯文先生之生志豪氣雄手扶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燠其一新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與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萌嗚咽鱷魚爲潮之蠹帝念南氓俾往殲戮大海茫洋五嶺蒼蒼發爲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文在兹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先生在唐與之爲徒吁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長存磅礴上下有繼極猷不在來者

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實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爲誰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爲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黜昧公曰嘻哉非予疇繼剷煩剗華去其艱深大濩咸池厥音沉沉如玉之溫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既暢且明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既掌帝制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評維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可比韓愈公之訓蘇託以斯文後世誦公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爲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遜志先生之學即孟子養氣之學也故其文一瀉千里慓悍不可禦三賢文亦以氣勝者讀此贊可以知公意之所存矣

尚友五贊有序　　方孝孺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之德欲以有爲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聖賢之跡不見於世也久矣慕事功者多蔽於卑近務高遠者每病於難行吾求士於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而秉心操行不倍於聖賢之道者得五人焉皆天下之才士今世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者也故贊其盛以識余之私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全此余之志也以五君子爲足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之志亦非五君子之志也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勳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爲外媚悅取容自爲身計嗟吾先生慨然哀之君非堯舜媿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道闕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違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文爲戲先生見之當爲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忘已徇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責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夫所忌就其所成允足經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皆以爲狂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生民難諶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喬嶽

巨川未嘗有爲萬物賚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爲初爲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觀其用舍爲民憂樂世彌遠矣孰尚嗣之我覩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於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爲萬鍾不受遂時多艱爲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仰從聖人猶難亦獨何修政化其速誠於爲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數公人物卓絕千古贊辭磊磊落落雅與之稱

云敞贊 有序　方孝孺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爲也而況身不至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衆也然而人寧舍其生以徇利而不肎勉其身以爲義死於利者肩交於世而爲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也（公志可見）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

則足恥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蓋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爲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夫以帝后而爲師傅服羣臣不以爲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於上雖以彊臣亂賊之威指叱鼎鑊以待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正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爲盛也與王莽之殺吳章欲禁錮其子弟門人多更名它師而平陵云敞幼時爲大司徒椽獨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歛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爲

欒布而敞竟以是名後世敞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爲魯郡大尹其行已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敞者必衆矣畏禍惜位竟泯滅無聞而敞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爲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能斯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之不足使也余是以贊之以爲弟子事師遭變故者之法贊曰昔之人實易誑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曷以知之

偉然大節妻子在後鈇鑕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負視更名者犬齒之伍道塗名散俗益壞倫而恭背違犬鼠所羞不趨其難矧狥其死我獨何人嗚呼云子○

云生仕莽未得爲漢室完人然即其事師一節卓卓不朽自可爲萬世法宜其希直所心折也○方公師事景濂景濂死於蜀適公爲漢王府教授維持調護竭盡心力又爲之表章身後以雪其冤讀此贊可以覷公師友之義矣

楊喬贊 有序　　　　方孝孺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爲虎故帖耳妥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爲虎而畏之則必爲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天下之物衆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爲物所動將爲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於下故小人得志以至於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况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

其人不出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爲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宮而不知其爲可恥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議）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苴蒯無以異曾何足願乎（論斷嚴）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人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爲所汙餓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爲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興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文進一意）帝雖不知喬而知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猶

喬難遇耶吾常喜孺子爲人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歎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始

贊曰

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

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二人

振衣千仞俯視八荒讀此等文想見正學先生何等胸次

田疇贊有序

方孝孺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爲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爲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遠其機者衆也苟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爲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爲漢而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爲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爲之報讐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

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奸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成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若疇者庶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贊之其詞曰

吾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弃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爲駑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嘆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爲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田疇忠義蓋世季質劉虞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爲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爲疇我與爲友

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盜國曹瞞斥同豚鼠眞是千古快論

李太白贊　　方孝孺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洩天之奇嶠嶠李公雄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粃糠萬物甕盎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爲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隘化機噴珠瀉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開於黄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倖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尚視於公

竭力摹寫綽爲太白生色葢公與太白其文章皆以氣勝者也

孔璋贊有序　　方孝孺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玉帛之富擅海內之地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下安恃乎此葢人之羣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鬭之不止一人叱之卿愧作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慕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使之立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得張子房卓茂而賓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搴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覩其輝光者德弘於中聲名著於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爲四海望者國家興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咎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元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問之可爲凜凜而元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巳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禦張說輩皆擠搆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

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爲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疏而爲之泣下曰元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

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旣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寘之死天將亡唐故褫其魄人望旣隕唐幾不國我謂元宗不若孔璋義聲洸洸暴於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國不惜才而布衣惜之眞是可泣可涕三復憮然

袁安臥雪圖贊　　方孝孺

士必有守乃果於爲苟賤卑汙大節已虧烈烈司徒處困不折志行皎然與雪俱潔登庸三朝作社稷臣萬乘安危寄公一身孽竇朋奸海內震恐正色揚言僭不敢動孰能使然惟氣直剛養諸衡門施於廟廊臥雪有圖千載作則貪夫視之尚喪其魄

一臥雪圖寫得天地震動其事其文並足千古

待制華川王先生像序贊　　方孝孺

傳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其得人之謂乎故善觀國者不觀其甲兵之雄財粟之多土地之大而觀其得人賢否誠得其人弱可强敗可成不得其人雖威力富庶敵於海內亦不免於亡天將授人以天下亦必授之以守天下之器賢者之所在天下之所歸也當國朝之始興地界於群雄之間最微矣然是時有數君子者皆起而從之識者已知天命所屬既而或以功業定亂或以文章贊化卒能合四海於分裂之餘不越十年遂致乎治嗚呼是豈非天哉烏

傷王先生子充在數君子中博辨通達以文章名上之爲吳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歷禮部侍郎兼引進使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及上即天位召入議禮改漳州通判會詔修元史遂徵還與金華太史公俱爲總裁及史成拜翰林待制未幾而出使西彝雖未獲究其設施然其有益於國者大矣世之趨近功者恒謂儒者不足爲時重輕此非知本之論譬之人身彼一才一藝者猶手足耳目然而賢者則元氣也人見手足之能持行耳目之能視而不知皆本於元氣不亦惑哉某幸受業太史公而以未識先生爲恨先生之子紳以畫像見示乃敘而贊之曰

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匪將匪相爰有君子海內之望望既歸之孰能違茲彼王彼侯小大咸來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賢者爲國家元氣千古名言與孟子二老之論相表裏

御書贊有序

方孝孺

中書舍人臣褒義以忠謹蒙寵遇皇上爲更今名而御書以賜之會臣以校文來京師義以見示謹稽首作贊曰

惟天不言以象示人錫美垂光景星慶雲聖人德天與天同德誕宣至文以立民極包犧之畫神禹之疇昭揭天心臨照九州後王稽古莫不有作孰能巍然前聖是若明明我皇聖與神通煥發天章衣被萬邦嵎夷昧谷髫童鮐叟大訓宏謨傳誦人口惟是御書世則罕覯如彼瑞物時見人間虹光寶氣上燭霄漢見者稽首心駭目眩臣義何修乃克有之天錫嘉名孰與之儷常人萬言理有未足惟聖一辭終身可服君臣之體父子之倫達之天下邇之修身由義而行罔有弗至對越幽明浩然無愧古人作聖敬立義行推其緒餘可臻治平衆兆孰知舍此弗踐心學無傳等得之章事功靡建義尚念哉祗奉聖猷天子命汝俾自慎修如山如河如嶽如璧以利萬物以鎮社稷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爲一不義以負於天天之所賜惟德可守鬼神相之終古是保

褒義蒙讓皇帝賜名而靖難之衆率先迎附其有媿此贊也多矣文字昌明俊偉自當傳世

赤壁圖贊

方孝孺

陡然而起發心動魄

羣兒戲兵汙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肩山之蘇酹酒大江以滌其汙揮斥元化與造物伍哀彼妄庸擾敓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公在世間八字如畫

奇氣絕倫非此不足與東坡方駕

馬圖贊有序　　方孝孺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閑被服御爲貴故稱者喜極其形容以余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適使馬受羈靮備法駕有韓哀伯樂之徒以爲御猶不若犇遊自肆之爲樂況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郡高君示余以唐人所畫三馬頹然天放得馬之性非深於物理者不能也因爲作贊云

名言可佩

麒麟騶虞貴不可羈强加御轡於馬爲疵世人不察以此爲美飾之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駿乃馬之龍棄遠天閑追雲躡風翠飲於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薄日月伯樂視之振鬣奔馳況肯俯首駕君鼓車龍性難馴誓與馬伍霹靂上天雨水九土

寫得奇傑

見地不同議論矯然自異亦若神龍舒卷不可方物也

司馬溫公贊　　錢福

蓮茹拔茅維公在朝青苗保馬維公在野公之再入旋乾轉坤重覩慶曆公之云亡陰凝冰堅馴致靖康嗚呼悲哉誠竭於己命屬於天天若祚宋曷爲其然

數語括盡司馬公一生何等筆力

義鶴贊　　　高啓

吳報恩寺浮屠之顛有鶴二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俱一日其雄罣頸輪索中脅與自擲空懸弗脫雌下首大鳴若籲於人衆憐之莫能升遂死轉而絕雌依其傍弗去羣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遂毛骨盡化乃已余居近寺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憔悴風雨之夕哀淚嗷嗷若悲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相悅者矣一旦失所天哀求改而已他適塗膏自媒唯恐非艾晨眺夕嘆曾無介怩世嘗以禽喻惡人寧不辱是鶴哉迺贊曰

嗟猗鶴乎維鳥之特猗雄死自守猗鷙鳥之賊猗獨棲於標夜失其匹猗哀嘶返顧不啄而食猗厥質始化豈貞之鬼猗匪脅黃鵠孰配爾德猗

物且有然可以媿婦人之有二天者敘文悽楚警心動魄

震川先生贊　　　王世貞

故太僕寺丞直文淵制敕歸震川先生諱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洗於書鮮所不讀而尤邃經術長於制科之業自其爲諸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屨恆滿而先生方以久次膺貢尋舉應天省試第二人故相張文毅公治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國士相許然至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登第又不得館選出令湖之長興踰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高新鄭其座主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拔爲太僕丞尋以太僕入司制敕氣稍發舒而漸之壅使復苛摘之先生方屬疾鬱鬱不樂遂卒先生於古文辭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其晚達而終不得意尤爲識者所惜云贊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忘剪拔帖括藻粉鋪張江左以還極於陳梁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

（在當日已有定論何待收斂）

論震川者多矣求其言簡意盡莫有若斯贊之善也要子柔常謂司寇晚年識益高而心益下讀此信然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汾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詡參閱

議一

治河議　宋濂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嵬名御史中丞李某禮部尚書泰不花沈兩珪有邸及白馬以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續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為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國為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番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瀦為阿剌腦兒二澤又東流為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南忽闌之水從南會也里求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為九派曰也孫斡倫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剌又曰騰乞里塔譯曰昆侖也自九渡東行可

三千里乃至昆侖之南又東流過濶即濶提二地至哈剌別里赤與納鄰哈剌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昆侖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侖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大伾而下釃為二渠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於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

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其後又疏為屯氏諸河河且入於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可睹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南

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析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於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水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

功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此迂儒之曲說最難成事者也濂竊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决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於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鯀湮洪水帝不畀疇所謂湮者即後世障水之智也與其障之何如疏之治河在分其流千古確論○此議作於元至正間必不可廢禹貢曰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於闐一出葱嶺唐薛元鼎云得河源於崑崙皆傳聞非目見也迨元起朔漠太祖征西夏至黃河九渡蓋在崑崙西南憲宗命旭烈征西域六年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則在域內所謂星宿海者始目見之潛溪援據詳審蓋從國朝典故中討論而得可以垂示萬世矣○歸震川攷禹貢論後有云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治迺河土番朵甘思西鄙星宿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真與此可以互証

孔子廟庭從祀議

王褘

孔子廟庭從祀者凡百有五人自澹臺滅明至孔鯉七十一人皆受業聖人之門而承聖人之教者也自左丘明至許衡三十四人皆傳註聖經尊崇聖學而有功於聖人之道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從祀廟庭及宋元豐七年復增荀况楊雄韓愈以世次先後從祀左丘明二十一人之間淳祐元年乃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栻朱熹列於從祀景定二年又增張栻呂祖謙咸淳三年又增邵雍司馬光及元皇慶二年乃以

許衡繼宋九儒居從祀之列所謂三十四人者也以今論之漢儒之從祀者十四人而猶闕者一人董仲舒是也唐〔總提〕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孔穎達是也宋之從祀者九人而猶闕者四人范仲淹歐陽修眞德秀魏了翁是也元之從祀者一人而猶闕者一人吳澄是也自夫孟軻既往聖學不明邪說盛行異端並起歷秦至漢諸儒繼作然〔分釋〕完經翼傳局於顓門之學而於聖人之道莫或有聞惟董仲舒於其間號稱醇儒其學博通諸經於春秋之義尤精所以告其君者如天人性命仁義禮樂以及勉强道行正誼明道之論皆他儒之所不能道至其告時君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隆孔子之教使道術有統異端息滅民到於今賴之則所以尊崇聖學者其功殆不在孟子下以荀况之言性惡楊雄之事新莽猶獲從祀而仲舒顧在所不取何也秦火之後聖經闕逸漢儒收拾散亡各爲箋傳而偏學異說各自名家晉宋以來爲說滋蔓去聖旣遠莫可致詰學者茫昧不知所歸唐初孔穎達受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於正義者謂之異端誠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是其所以傳註聖經者

較之馬融鄭康成輩功無所與遜且何休註公羊而黜周王魯王弼註易而專尚淸虛害道已甚然在祀列胡獨至於穎達而遺之也聖人之道或著之事功或載之文章用雖不同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人才莫盛於宋東都其間慨然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以爲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伊尹之任無以尚之况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尚而仲淹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爲道學之倡蓋其爲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無不主於仁義雖勛業之就未究其志而事功所

及光明正大實與司馬光相上下自聖道不行世儒徒知章句以爲事而孰知聖人經世之志固不專在是也歐陽修與仲淹同時實倡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其易春秋詩說詩本義等書發揮經學爲精其欲刪諸經正義讖緯之說一歸於正尤有功於正道其爲言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所以羽翼六經而載之於萬世至於本論等篇比之韓愈之原道夫復何愧而世之淺者妄目之爲文人夫文以載道道因文而乃著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少之哉然則如范仲淹之立功歐陽修之立言皆可爲有功

於聖人之道者韓愈司馬光旣列從祀則此二人固决在所當取者也自周敦頤接聖賢千載不傳之秘緒而程顥兄弟承之道統於是有所傳追朱熹有作五經四子皆有傳註論述統宗會元集聖賢大成紹程子之傳其中更學禁其道不行於是眞德秀魏了翁俞作力以尊崇朱學爲己任而聖賢之學乃復明眞氏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魏氏所著有九經要義大抵皆黜異端崇正理質諸聖人而不謬其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功而足以纘朱氏所傳之緒矣是則此二人者固又當繼朱氏而列於從祀者也及

元與許衡起於北方尊用朱氏之學以教人旣有以任斯道之重而其時吳澄起於南方能有見於前儒之所未及孝經大學中庸易詩書春秋禮皆有傳註槩括古今諸儒之說而折衷之其於禮經尤多所刪正凡以補朱氏之未備而其眞修實踐蓋無非聖賢正大之學則其人又可謂有功於聖人之道固宜與許衡同列於從祀而不可以或（上是說從所宜祀者）遺也按祀法有功於聖道則祀之是七人者其有功於聖（又總）人之道如此而從祀闕焉此甚不可蔑累代之曠典昭萬世之公議衆而明之固於今日矣又按聖孫孔伋故列孔（下是說未稱於禮）

鯉之下而曾參亦在曾晳後咸淳三年始升配享於顏孟爲四侑東坐而西向父以從祀立廡下而子以配享坐堂上尊卑舛逆莫此爲甚聖人之道在於明人倫而先自廢亂何以詔後世借曰曾子子思以傳道爲重然子必當爲父屈昔魯祀僖公躋之閔公之上傳者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以爲逆祀今孔氏曾氏父子之失序非逆祀乎是故曾參孔伋今當降居於曾晳孔鯉之下又司馬光於程顥程頤爲先進張載於二程爲表叔而位次皆在下其先後大序亦不可不明咸淳之從祀徒依朱子六贊以周二程

邵張司馬爲序而不知朱子之贊特以形容六君子道德之盛初未嘗定其先後之次胡可遂據以爲準乎是故司馬光張載今當陞居於程顥程頤之上若夫荀况楊雄何休王弼之徒有不當與於從祀者茲又未敢以遽數也嗟乎天下之禮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者以其有關於名教也公議所在孰得而廢之况乎禮文之事有儒者出則於有功聖道之人禮所宜祀也而未稱於禮者固不得置之而不議也是用疏其爲名教所係而公議之不可廢者列之如右庶幾議禮之君子有所采擇云

論次精詳有光俎豆議孔廟從祀者當以爲準

前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澤同選
受業羅仲錡慎調參閱

論

井牧　胡翰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已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其後二百二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敝矣爲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饑猶己饑之一夫之寒猶己寒之苟無是心也而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迨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籍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爲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産畜牧膏壤千倍上儗封君編戶之民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爲役爲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

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廕其親屬自啓奸端矣民無恆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并之閑耳非有養於畎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神聖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猶能均其土地富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卽世業也大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

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鬻富不得兼猾惰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鬻永業以葬鬻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救於敝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爲之鬻而加罰求斂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徒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鬻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

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為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為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為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為畺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為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為屋屋三

為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於公孟軻氏所謂皆十一者是也鄉遂之地萊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為之井者必有收以濟之所謂萊與易者則皆收也故小司徒曰井收其田野井者其正也收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收也井地不均必收以均之也由是達於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收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蔿掩為司馬度山林鳩澤藪辨京陵表淳鹵數

畺潦規堰瀦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畺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為貢商人用之以為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為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為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恆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春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丘甸

革車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偽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其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為乎其謂不可為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為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為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潰於成也非大有為之君不能致其決

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漸漓僞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强猶有撓之者況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況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於上奸興於下此不可爲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厄吾事乎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二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臣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爲之就不智慮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袤延萬里塹山堙谷基頁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又徙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爲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爲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爲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

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以井田之制爲必可行規模次第是能爲心王道之大者當與遜志先生論相參看

立後論上

田汝成

立後之禮先王起之以存宗後世沿之以定亂何言乎起之以存宗也蓋先王明倫之教莫大於嚴父嚴父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之義與禘祭同道幽深元遠非仁孝者不足以知之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繼別之子是爲大宗百世不遷者也上以承祖廟下以收族屬猶木之有本也沒而無子則族人推其支子之倫敘相當者爲之後而奉之使廟祀有主而族屬有依故禮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

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蓋有之矣或者以義聚之乎於禮未之有載也何言乎沿之以定亂也後世宗法廢而姓氏亂統系無考人但私其近親以相敦附其下者仁讓陵夷而參商競起雖同胞屬裏之戚亦有別籍異居者沒而無子則魂魄無所依產業無所屬攘奪乘之而悖叛作故王者立法取上古存宗之意而著爲律令凡異居無後者則近親推其支子之倫敘相當者爲之後而主之幽以慰死者而明以養生者所以弭禍亂而敦彝倫也然則立後有二義矣一曰大宗一曰昆弟之異居者在上古

則如此在後世則如彼要之存宗之義公也禮也定亂之義私也法也禮以明人倫法以待末世夫立後者將以抑人本生之愛而他屬之非人情所樂與也必甚不得已而後爲之假令身爲繼別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即可以承大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別也身爲繼禰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即可以承小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禰也身爲同居死矣其父儼然臨之有母弟存焉則死者之主自當祔祭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令別爲一廟也故凡言無後者必其兄弟咸無而其父又

或先世或雖存而耄矣無可望矣然後取諸傍枝以續之非甚不得已不衆也近世立後之義不明而泥於其說不究大宗小宗之禮同居異居之法一父數子一有短折即割兄弟之子以子之名爲立後何其狃聞見而昧本始也甚者惑於爲人後者爲之子而曰爲人後者不得顧其私

此永嘉之說所以得罷於世廟也

親謂所後曰父母謂本生曰伯叔父母嗚呼父子天性也而可以假借爲哉在禮爲人後者服斬衰三年爲其父母期是易服以明大宗則有之矣易父母之名以爲親於禮未之有也故禮曰爲所後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

服之爲其父母何以期年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是知古者立後之禮專在大宗大宗者合族之所公重也受重於斯人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降已親之服猶未足以明所後者之爲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降已親之服然後可以明所後者之爲重而繼祖之道盡此先王制禮之精意也故人道莫重於大宗亦莫重於父母大宗不可絕者尊之也父母不可絕者親之也尊尊親親仁義並行而不悖者若欲變易其名以爲親是未族考乎禮也在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爲服以義引之而親亦屬乎彼是爲所後者爲之而非爲已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爲服以義壓之而其親仍屬乎我是爲已爲之而非爲所後者也如欲强易父母之名以爲親使悉從所後者以爲屬也則古之後大宗者不必親昆弟之子矣凡同宗之子皆可爲之則固有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者緦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者使一從所後者以爲屬則當一從所後者以爲服然未聞有爲其父母爲大功

明文遠卷

爲小功爲緦麻爲袒免爲無服者而一從期年是以知天性之親先王未嘗割之使絕也故戴德王肅之疏有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猶心喪三年其制服之重如此而乃欲易名以爲親是未族考乎禮也故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即乎人心之安而已大宗雖重不可以奪嫡以其受於本宗者亦重也支子非受重者也使受重者後已宗非受重者後大宗可謂即乎人心而兩安者矣然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乃今以尊祖之故而令不父其父豈先王立教之心哉故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猶女子適人而爲其父母也服則降矣不貳斬於舅姑矣而父母之名猶存焉如使爲人後者去父母之名而降其稱反女子適人之不若也然則爲人後者於所後之親宜何稱曰在禮有之顧學者未之察耳禮謂其伯父曰世父世者繼世以尊祖也如以昆弟之子後伯父叔父宜稱世父伯母叔母稱世母於其沒也稱世考世妣而已於所自出之親宜何稱曰宜稱父母於其沒也稱考妣而已夫稱世考世妣而加其服主其祭所以明所尊

也於木生而降其服不敢與於祭仍稱考妣所以明所親
也尊尊親親並行而不悖而立後之義盡矣
引經據典斟酌情理之中此與永嘉所以告世廟者相
表裏

立後論下　田汝成

古稱爲父後者非謂諸子皆可以爲父後也必適子乃足
以當之適子者大宗小宗之統也身爲小宗之適則五服
之親皆其所統故禮曰適子不得後大宗以支子可也而
漢律之語猶云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蓋適子之謂也古

稱立後者非謂昆弟無子者人人爲之立後也惟大宗乃
舉之故禮曰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
而立後者蓋義舉也於禮未之有聞也古稱爲大宗後者
非必親昆弟之子也有以從昆弟之子後從世父者矣有
以諸孫後祖者矣有以諸曾孫後曾祖者矣有以諸元孫
後高祖者矣故禮曰爲人後者斬衰三年不名所後爲父
者以所後不定難以豫著其名也後世宗法不明而嫡子
庶子皆稱父後立後之義不明而同居異居昆弟之無子
者皆爲立後稱謂之義不明而爲人後者伯父叔父皆易

爲父而以孫後祖以無服之孫後遠祖者禮既不行名亦
不著非先王之本旨矣雖然生今之世異居而無後則族
之强無狀者或將攘其所有而死者無所依歸故近世立
嗣之法雖與古昔殊科而弭禍亂以惇彜倫亦律令之所
不廢也若昆弟同居而無子而有父母臨之又從而割昆
弟之子以爲子則於禮無當矣乃今細民之家惟慮其昆
弟之無後也不幸昆弟無後則汲汲焉分其支子以嗣之
將以併其所有是先王明倫之教反爲薄俗營利之資也
予家尊大夫小宗之適子也生伯兄暨予伯兄生二十六

年而夭予甚傷之又一年而予子崇蘅生予傷伯兄之不
祿而嫂氏之無聊也嘗曰是當後兄又一年而予季弟生
又十有一年而蘅之母夭屬纊之晨嘆曰蘅乎我魂依汝
以歆食也予甚悲之然欲措語則重傷嫂氏之心嚜嚜抱
戚而蘅竟以斬衰傷其母又七年而嫂氏夭屬纊之晨亦
喚曰蘅乎汝必後我食我訃至官在予復悲之惘然無以
折衷也以其事兩請於尊大夫尊大夫艴然賜之書曰噫
乎小子成胡爲乎以明經舉進士哉在禮立後者惟大宗
有之子非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爾之子適子也別措

異居者不得不立後以定亂爾之兄非異居者如此而禮云立後立後於禮何當兄乎衡之母所誕惟衡也抑衡本生之愛以後人弗仁强適子以後小宗非禮乎譬則本矣一本而三枝一枝槁而二枝茂末間栽茂枝之蘖以接槁也且予儼然臨之而二子競爽不爲無後又何必衡爾子以鼎立爲三也禮不云乎凡喪父在父爲主雖子有妻子之喪亦父主之統於尊也又何必以爾子之爲喪主也予既得書頓首受命然猶懼邑人之弗察而背予之薄德背信也故詳論之以明予心之始末云爾

議論淡合典禮足以爲法然而今人之知此者鮮矣

讀鹽鐵論敘

周天佐

鹽鐵起於漢漢大夫謂必可行漢文學謂必不可行廷論爭是非累數萬言汝南桓寬撰次而成書也夫論治尚三代論文自三代而下漢又近之今讀其書豈惟文近哉其世風亦未甚遠云漢以下鹽鐵俱不復爭矣其間非無賢良文學如漢者蓋亦安於漢大夫之議至宋熙寧之爭則青苗諸法漢言利之臣未之及者嗟乎義利之辨始於孟子惠王宋牼一言及利孟子爭之仁義數言而止余觀漢文學之論其雄辨持正蓋學孟子而漢大夫所云覩惠王宋牼又蔽且下矣蓋漢去戰國時已數世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夫以其數言爭之也以累數萬言爭之也或安之而不爭也皆世使然耳噫俎豆之世不必言干戈壞伏莽之世不必言蕢桴土鼓今去漢蓋千百年矣豈必宗其論哉然而猶存其意焉不亦可乎余以將儲出廣川不得如同官議論之益愛其書於錢穀職業有相發者嘗取而讀之從而爲之敘

世愈降則言利愈密青苗之後又日甚一日矣何論鹽鐵也讀此慨然

六經師律序

吳沉

嗚呼兵者國之大事也聖人之所罕言而不敢輕用者也古之時文武爲一塗士之塗未嘗不知兵也後世析文武爲二岐而兵之學寡矣有能言者下之人不以爲狂則上之人必以爲諱幸四方之無虞宜無事乎此也苟或有警將求若人而用之不亦遲乎古之兵謀戰策多矣歷代以來散亾略盡今之存而顯者七書而已七書者司馬法六韜孫子吳子尉繚子三畧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也前代嘗以之頒布武學令天下誦習之謂之武經世之談兵者尊之仰之眞猶儒者之於六經也夫行師不法聖人則是爲暴曾謂彼七書而可以爲萬世不刊之典乎何當時之蒙陋而不悟也以七書考之三畧尉繚子已有可疑漢志雜家尉繚子二十九篇兵形勢家又有三十一篇今書有二十三篇則不知果有本眞否三畧三卷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所撰其亦信然乎若太公六韜與李衛公問對則灼然依托者也其爲古書而可信者司馬法及孫吳乎太史公稱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究其義漢時存者百五十五篇班固入之於禮今之存者僅五篇而已蓋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夫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五篇之傳其穰苴之遺乎然亦非齊之全書矣吁先生之兵制盡在古司馬而今不可得見矣宜孫吳之歸然而獨高也班固志藝文時兵家者流總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而孫子冠其首觀夫十三篇之書備奇正用機權審彼度已先計後戰變化開闔其用不窮亦深妙矣哉雖然謂武之書爲秦漢兵學之祖則可（議論自正）謂三代之兵學亦若此則不可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執者也所以生人者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爲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吾恐其非聖人意也世道日降民論日卑論將師則以勇壯擊刺爲賢能語行陣則以奇譎設伏爲巧妙若曰我將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雖三尺之童亦指以爲迂濶而不切矣昔者荀卿子之非孫吳有曰彼孫吳也上勢利而尚變詐者也又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値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孫吳之徒皆身戮於前而國滅亾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說可

謂當哉至楊子雲亦復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子雲之不喜孫吳其意美矣然不知當時子雲所見司馬法乃古之書耶抑穰苴所述之遺耶聖人於師中之事雖未嘗一一悉言而其宏綱大用則豈不可得而窺哉蓋兵之始作也非聖人之私意也天地之所造設聖人觀法之而已掌之有其官定之有其制教之有其時備之有其素歌詩以勞之誓戒以齊之上順乎天下應乎人廓然大公至正之心炳然神武不殺之德豈孫吳之所可得而測識哉間嘗不自揆度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其言其義有涉於

師征者輯錄而類聚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竊取子朱子儀禮集傳師田篇之意而不自知其不可也若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强大僭侈兵法軍制俱非先王之舊曰侵曰伐曰圍曰入曰追曰擊曰襲曰取曰敗曰滅聖人不厭其書於簡冊者誠誅其黷武之罪以示萬世之防學者當自其全經而講焉不得而盡錄也至於夾谷之會則以吾夫子之文德武備於是可見故特取之以繫於兵用之篇嗚呼有國家者於平居暇豫之日能講

夫修齊治平之道兵無由而作矣如其萬一猶當按聖人之遺經法聖人之遺意豈不足處天下之大事平天下之大艱而又奚假於孫吳乎此是篇之所以一本於經而不容附以他書之說也天下之事固有以新奇而爲世所好者亦有以陳常而爲世所厭者有人於此曰我善爲孫吳則必靡然聽之矣如曰六經之中未嘗無兵法存焉則必譁然難之矣習俗之移人至此乎方當四方合一文治聿興之時草茅之士得以餘力及此極知牽綴聖人之經犯非所當言之戒其罪無所逃之然有備可以無患考古所

以制今世之君子當有採焉

有文事不可無武備然欲於孫吳之外本諸經以求合乎湯武吾知其難也識見高議論正過而存之以俟世之好學深思留心經濟之大者

彥奇周僉憲文集序

解縉

永樂庚寅春予自交廣入朝道經虎頭城下雲南僉憲周君彥奇奉表行在驛舟夜呼相見歡甚出其文一編示余請朝別去自贛至吉五百餘里晝夜觀之忘寢與食鄉山在望不暇應接忽然舟泊文江之滸至家而尚在手賓客皆傳觀之共歎君之仕日顯而文與之俱進也蓋君生名家自少穎敏爲學官宣城宣城固名郡君不以爲人師自大也來試禁中問五經百史時務如古所謂宏詞科一擢萬言十解更端辭義俱偉廷中莫不歎服尋除國傅不拜擢刑科給事中日與三司豪辨昌言力爭百辟皆靡遂超擢今官當方面之寄而奠夷夏之交動舊宿將相與共事較之他方面實爲難能也人有日不暇給者而君乃從容於文章若是其富也非不待其斂而益勤乎及今又得其全而觀之蓋其所經歷山川之雄又以煥而發之矣嘅予平生所履與君有小異者嘗登華嶽窮河源而觀於周秦兩漢唐宋之所經營也有以豁其氣焉不若君之所歷者遠且大也君之視予甚幸焉然昔者孔子惟南至楚西至(轉出人意外)於河予與君之所歷有聖人之所未嘗觀也聖人之文存者可見議論有易大傳敘事有春秋其容問言行有論語是豈有待於外哉豈有待於外哉

末一段議論卓卓不朽舉頭天外胸次灑然

文山詩史序

劉定之

予少時得宋丞相信國公指南集讀之然聞公在幽囚中有集杜句詩未見也及官詞林始見而錄得之詩皆古體五言詩句凡二百首分爲四卷首述其國次述其身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終以寫本心嘆世道者莫如何於人勝天外勝內而有待於天勝人內勝外之必有日也卷目皆公所自分其先公而後私盡已以聽天於此亦可以見而俗本或混之今皆爲復其初集首有總序又有小序散於章首其後又有跋尾序跋中有缺文皆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爲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不書紀年者陶靖節例永初之意也姓某名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謂范雎變張祿越蠡改陶朱之意也而其事之難有甚於指南之時者矣小序之末多曰哀哉者公所以傷其國之亡憫其忠臣義士之同盡慟其家族之殉國而自處其身於死豈待南向再拜引領受刃之際而後有決志哉嗚呼孔子不以仁許人而獨以許殷之三臣孤竹之二子余以爲若公者文山之隱京口之脫去而不汗矣伯顏拘於江艦弘範縶於海舟世祖維於燕獄囚而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絕粒於鄉郡已而殞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兼微箕比干之心以爲心者其在公乎若乃是詩之作而豈徒矣哉麥秀黍離之歌作於其國已亡之後而其身不可以不死也懷沙抱石之辭作於其身臨絕之際而其國猶未至於亡也而其身且死矣國已亡矣於是乎有首陽采薇之歌燕獄杜集之作所謂求仁得仁而奚怨者也合伯夷叔齊之言以爲言者其不在是詩乎以是心也爲是詩也公其可謂仁矣仁者天地之元氣古今之人極其在上爲日月之明風霆之壯其在下爲江河之所以長流山岳之所以常鎮其混然在中爲君臣民物之所賴以長治久安而在宋之末世爲公之本心在公之死也爲是詩有讀而不盡傷者余以爲非仁人也公同時有曰吳郡張子善者亦常集杜句述公始終大槩而疏其事於下方以證之今內相安成彭公純道得其本以示余遂錄以附公詩之後合而題之曰文山詩史取公序中語也公之宗孫延珮欲鋟梓以廣其傳乃序以歸之延珮又常承其父志修祀堂以祀公可謂賢後裔云

洗發精彩

摹寫忠臣義士感慨激昂筆端有渾淪磅礴之氣

同善會序

攀龍

錢啓新先生倡同善會於毘陵其會歲以季舉會者人有所捐聚而儲之見有隱於中者施之於是無告之人寒者得衣饑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槥同會者人人得爲善吾邑陳子志行聞之欣然曰夫學豈託之空言將見之行事此其爲行事之實乎而問於攀龍曰吾知如是之謂爲善也子爲吾言善所從來余曰噫大哉子之問也夫善仁而已夫仁人而已夫人合天下言之也合天下言仁猶之乎合四體言身吾於身有尺寸之膚刀斧刲割而木然不知者乎吾於天下有一人顛連困苦見之而能木然不動於中者乎故善者仁而已矣仁者愛人而已矣志行曰君子欲萬物各得其所而不能使萬物必得其所博施濟衆堯舜猶病知力之不及何曰務博者求諸人仁者取諸己取諸己者力所及也吾取諸力之所及天下人各取諸力之所及何人何我何大何小何窮何達施不亦博乎濟不亦衆乎志行曰聞善者必福有不然者何也曰凡我爲繇於人非期人之報也又非施於人所不報而期天之報也求福爲善故爲善無福志行[illegible]

猶[illegible]善

必欲其無爲而爲執迷[illegible]曰噫[illegible]必知不爲善之不可耳於吾之身刀斧刲割而木然者必死人也於天下顛連困苦而木然者其死一也然則君子之[illegible]善如渴而飲饑而食飲食亦望報耶志行曰善者果無[illegible]與曰道二仁不仁而已仁生道也不仁死道也天下之萬有不同皆死道也天下之福萬有不同皆生道也仁則生善則福猶形影然有爲之心非仁無爲之善即福也志行曰善吾今乃知大身是謂同善

布帛菽粟之言寫得沁心徹骨非忠憲公不能有此胸

坎

仕意篇上

黃宗羲

今之張科置設舉網而羅乎天下之士者果何為哉今[illegible]天下之士乳口而嘗習弁而操觚長而依倣以求懸[illegible]於越席之內背叉何為哉予觀夫今之天下求士者不明夫所以求之者而求之之士也應夫求者亦不知所以求之者而為之應也是以士日卑汚而道日潰求門愈闢而賢聖者不出圭組軒符日授於人而天下益趨於不治也所以然者凡以仕意不明而已矣古之仕也以民今之仕也以身古之仕也以國以天下今之仕也以其家仕與古均而意與古謬揮擢溢耀作驕發狂益甚於古人而貪襟豎抱虎臨而狠寢者何其紛紛也是以今之天下芽蘗而居者其父之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慼頟於其夫曰何不仕以華其宮也操耒而食者其父之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慼頟於其夫曰何不仕而膏粱其口也空匱而曆日者其父之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慼頟於其夫曰何不仕而積夫千金以侈老而利夫子孫為也是故五尺童子方辨菽麥而即皆以此為之心所以分官以往各以其官而漁獵於億兆環九州布四海去來乎守令萬千乎南面各求飽其谿壑之欲而已

情事貨貨如此不辨刻薄

輕之者為貿買加之者為屠沽極之者乃盜賊而已矣夫天之立君君之建臣惟以安民也而俾貿買屠沽盜賊之人以鷙摯乎其上豈天心哉豈天心哉此所以民日窮困孳死而寒暑不昌輪風沴雨時奔作於宇宙而禮樂無期而興也雖拱乎天子之位者仁孝如堯舜制作如軒黃亦且如之何哉夫天子為安民而求士士以貴身富家而求用何其求之應之之不相値也故其釋褐之初以至於請骸之日無非為一富一貴之計而夙興夜寐於簿牒之繁亦不過假此以為圖利之階耳至於民情之樂苦歲事之成歉獄訟之淑慝生齒之流集一切置之心外而無問矣縣以委之於府府以委之於司司又委之於六治如寓於逆旅然棟梁雖頹簷陳雖弊垣墻雖穴惟曰自有主人而已也夫今之士所以逆旅夫國與天下者如此則同一民也標枝野鹿何為不可而顧乃異其章服殊其號名以民而病民也哉

仕意篇下

黃宗羲

仕意不明則進者驕而退者憾至無以立存於閭里而有

道之士亦無以自表於天下矣今城衢之內有門將將堂觀煌煌而窮極土木之麗者必進士之家也郊遂之間青疇萬井阡陌百里而肆其畎畝之闢者必進士之家也役奴下走文衣鹿履泛鶻呼馬賤妾愚婦翠髻瓊冠一珠千金擬如后妃出則象輿者必進士之家也夫天之立君與夫君之所以建臣者其意豈如是而已哉今且天下而成風矣幼之所以誦習者以此長之所以服備者以此通乎府籍而所以倖貴於四方者以此族屬之所以相高朋儕戚骨之所以相期友儕之所以相誇以此父師之所以爲

教子弟之所以爲學者以此夫此宮室之巍煥田疇之連闊妻孥之華盛得之者爲成器爲罕才爲天人失之者爲不肖爲下愚爲無賴則三者爲利欲之常情也而且有成器天人罕才之名人亦曷不力騖而爭馳之哉故庶民儒士之家殘瓦斷甓漏日見雨田無尺寸衣無複再而爲之妻孥者蓬髮垢顏以當井臼凡爲里中之富貴者莫不撫掌而笑之滿氣以凌之而士之見道不明者舍其笑凌於（俗情如此）胸中（至今爲厲）一日富貴亦必求與之相敵而爲仕之意皆實然不少間識嗚呼此太和之治所以不復見於天下而亂臣賊

子徧地有之也殊不知天之生斯民也而無主以綱之則必亂是以立之君君之欲安乎斯民也非臣則無以遍乎天下而纖其耳目踣履之所不及故古之喻者以爲元首股肱是以建之臣君耶臣耶俱奉天安民而已故茅茨土階鹿裘素馬堯不以爲薄卑宮容膝惡衣被體禹不以爲陋但爲天生民而已初無一毫病民之爲何古之天子且儉約如此而今之進士乃珍奉尊處其身如彼也使上天立君建臣之意雲飄海沉而不著是以彼長於此土此長於彼土互相吞噬互相剖剝互相標奪而斬關發僭之盜

緒視爲縉紳之常法游宦之公事而不之怪忌矣夫人而徒欲富貴也則何所爲而不至哉茲者宸濠之變名爲元老而右輔者僞爲儒而諮謀者官其地而倒從之者與夫潛不軌之心而鼠伺於高位者欲乘便而起環待於下僚者亦不可以數矣凡此者皆仕意不明而徒以富貴爲心故耳嗚呼仕意不明亂臣賊子其興也乎其能免乎接迹於人間也乎

明至中葉而後仕事之壞極矣士子束髮受書即務以諛世取寵割剝生民爲事而上天所以立君與人君設官分職之意蕩然無復問者噫可嘆也衣鉢流傳種子不絕吾爲表二作以正之

羣書百考跋尾

蘇伯衡

余自兒童時從長者遊竊聞其道宋乾淳間義烏有杏溪先生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兵制律曆之類靡不窮究根穴訂其譌謬資取博而參考精事爲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考說齋唐公閱其升陑分陜之說以爲跋方輿地盡在其腹中大愚呂公閱其禹貢考以爲是書集先儒之大成夫以唐公之該洽呂公之精詳其推敬先生如此則先生之書豈徒事空言以爲著述者比哉思一見之垂三十年而不可得未嘗不以爲憾也比緣從得先生諸孫桴而叩焉則散落久矣獨十二五僅存焉耳因出以相示始得見之少償夙願又未嘗不以爲幸也蓋將求其全書而卒業焉於戲道與氣曷嘗相離哉經制之所在精義之所在也先生寤寐先王於數千百載之上疲思耗精於斷編殘簡之中明絕學之指歸示一王之準則可謂至矣而學者方玩思空言高談性命顧以是爲近者小者而非知甚貴可不悲哉則夫去之未二百年而將遂泯墮無傳豈曰勞而少功云乎亦曰世好酸鹹之異嗜切近之意微誇誕之氣勝云耳且三代之制度托之簡編以傳者其存幾何朝廷垂意稽古卒然有所訪問往往無以應吾見亦多矣而是書也可措於實用有裨於治道泯墜者既如彼其僅存者亦終莫之講何哉況今無板本則後余而生者將不止不見其全而已此余不惟幸於得見而又撫卷爲之慨且懼焉

羣書有考最足以資實學惜乎其本之不復見也

明文選卷

康王構即帝位於應天府　一　劉定之

康王前嘗爲質於金營而宋使姚平仲刧營金疑其非親王且嘗與較射而連發中的意其將家子因却還之洎宋復遣王奉使講解而爲民所遮止因此得脫而遂繼宋統蓋天啓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并俘以北矣昔周漢宗室皆分封於宇內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灰復然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絕矣苗裔旁衍猶得以保其姓周東遷而晉以强宗爲盟主糾合諸侯爲周輿衛至於戰國而燕韓魏居七雄之三門祀姬姓之祖禰秦虎視東周不敢吞者數百年自藉以來未有若周之長所謂周其存者也漢承吳濞楚戊之顛而犯上盡封各國支庶以裂其壤至於哀平之際宗室祗爲籍者十二萬人莫不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莽既篡漢而光武兄弟呼於南陽此十二萬人者近遠響應故東京之復舊物易於反掌靈獻之末表琮劉璋猶能鼎峙荆益以資昭烈之興所謂續其統者也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朱溫篡唐而德王等九人一日同溺於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夜同阬於龍興寺女眞取宋而惟康王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衆宗北遷卒見屠於完顏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也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矣分封之也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觀於周漢可見矣蘇子瞻諸人言封建之害胡明仲諸人言封建之利各有其說而未嘗言其大利害見於變世之後如此然則有天下者爲其子孫計可以無反於此矣抑宋統之幸不絕而天啓康王以續之何也曰宋三百年矣仁如慶曆元祐之日多不仁如熙豐崇宣之日少其不仁也民怨之而其仁也民憐之其怨之也足以亡而其憐之也足以不絕民之心即天之意也善得天者得於民而已矣善得民者以其仁而已矣

析衷最當

大識大議有天下者之明鑒也

京營兵制考

葉向高

歐陽公有云古之有天下者其興衰治亂未始不以德自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嗟夫兵之重也寧獨秦漢以來然哉葢在周之盛時伍兩卒旅之法統於大司馬者已甚爲詳備天子至躬萬乘之尊修鞈韐珌琫之容以從事於行間故武備日張疆埸無虞迨後畿輔稍削弱至不能具一旅之師以至於亾兵之重也若此矣歷漢而唐而宋代有建置然竟皆不振豈其初制固然哉積漸之弊使之也我國家置兵監酌往代二百年來京師無肘腋之虞强臣無專制之患爲謀臧矣顧兵政之設易壞難修其盛也南勦北伐威加方外而其弊也至尺籍空虛大司馬四顧張皇計無所設至屢廟堂宵旰之懷也則豈非因循耗蠹之大驗哉葢明興制兵有五軍營五軍營變而爲三大營三大營又變而爲團營團營又弊而戎政府之名始立矣其沿革之由盛衰之故大槪有可考焉五軍營者高皇帝所定也籍留守四十八衛之衆而訓練之有中軍有左哨右哨有左掖右掖而總之曰五軍無事則戒弓馬習技擊環衛都城有事則簡師命率分統以出事已而休制至善也文皇帝時仍五府之舊增七十二衛又以龍旗寶纛等物付三千鐵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爲三大營三大營之訓練如高皇帝時而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之軍又歲以班操至春秋番練如三大營葢詳備矣洪宣之世海宇昇平兵革不試將媮士窳日以廢壞至於正統嬉恬益甚京營之兵幾不能受甲此已巳之變所由興焉于肅愍遂多難之秋深維艮筴廼於三大營之中拔其驍鋭分爲十營營萬人其統之之官則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人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爲六十四陣纖微委曲咸有條理雖未能盡如祖宗之舊要以救弊舉廢振弱爲强斯亦有足觀者矣大抵法久則蠹人久則玩以二祖之盡制曲直勢禁刑格不三傳而遂壞其壞也以肅愍之忠勤景帝之責任日夜焦勞而僅僅得十萬之師爲國家用亦足以明兵政之易壞而難修已天順初年務反景泰之所爲廷革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再革二年而復又增爲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效勇鼓勇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營萬人京兵八萬益以外兵八萬分兩班隸之

期年一報代初十二營之選也其任者名曰選鋒不任者歸本營名曰老家老家固已孱弱而所謂選鋒者歲久而寖失其初供役於私門掊克於主帥上下相蒙有歲月無事愈益脆弱斯其與老家何異也庚戌之役敵叩郊關而無能以一矢相加遺都門晝閉烽燧燭天肅皇帝震怒責令廷臣博謀所以强兵禦敵之畧諸臣廼請復三大營改三千爲神樞統以勳臣督以樞臣巡以臺諫省臣其大指倶如洪永時而規制爲備上是其議著爲令及今數十年矣其蠹弊之端又有甚於曩日者當文皇帝建三大營時挽强超距之士不下三十餘萬一損而爲十萬再損而幾於無兵嘉靖雖復祖制而兵籍存者不能加團營之數又鈌額者十之二三挂名投閒貿差替役者又十之二三（此明季所以衰也）則當時亦已無兵矣况在今日而欲求抗旌揭竿射石伏羽之夫爲國家用安從出乎此其故難言之矣夫將之於兵若家人父子之相屬也故必休戚相通而後能臂指相使今京營諸將非皆以才見庸素拊循士卒者也多買人子厚金帛結中官權貴而爲之請托者耳夫彼既輸財於此不得不取償於彼故有索月錢需常禮恣意誅求者以爲當然而不可易者國家歲增東南之粟數百萬石以贍兵而兵歲出月糧之半以贍將將愈飽而兵愈饑甚有典衣（其弊）鬻兒而枵腹待命者矣（至此安得不敗）何以振士氣而鼓其鋭乎此病在將領之侵奪也夫器不用則敝士不訓則衰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歲不過數月月不過數日其下操也日不識進退之節手不習擊刺之方相與趨走吶喊若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已耳甚者挾無弦之弓插無羽之矢懸無觜之刀質明而入未午而出以爲故事若此耳又甚者於下操之日責追贖鍰漫無稽紀又甚者豪門占役市井買名冒支經費按牘而求其人皆不可考行伍安得而不消營陣安得而不廢乎此病在操練之寡實也文皇帝集班操之兵爲居重取輕之大慮非以人衆飾觀爲也嘉隆間率供土木之役畚鍤是勞未嘗操戈執鋭以從事於戎行弊且寸挺不持空身備伍迄於今日因仍已甚領班之將復多貪漁富者賄免貧者氣奪彼其數千里裹糧赴命流汗浹踵而不得休廼使之營不急之務應無藝之工重爲其帥所苦雖使孟賁烏獲役任徵發亦安能帖首伸眉度功絜藝乎此病在班操之失制也先皇帝時蓋亦深燭其弊

上下呑嗟太息求爲經遠之計而人情久弛振刷爲難日復一日偷安自喜脫一旦有意外之事發於倉卒國胡以支之誠使改弦調瑟桑土綢繆則莫如議任將必以軍功多者猷望著者歇歷深者乃充其選而紈袴子弟勿使之建旗鼓而坐於將壇之上也又莫如議責實器械必精伍兩必備蒐簡必嚴諸游惰者法期後者法將弗恤士者法堅持而行之勿因人言不便而遂廢格也又莫如議存恤凡士番休至者毋苦以他役使得一志畢能各習其務曉然知國家所以勤苦訓誨之意而忘其跋履之難一有緩急能得其死力而後可也如是則有將有兵戎務稍舉而又時稽其充耗月程其功效使祈父之誚不興而六師之勇自倍即二祖威靈可復振也又安在兵制之詳略哉

有明立法之初兵制非不善也一再傳而廢弛媮墮紀律蕩然幾以軍事爲兒戲矣國勢安得不日弱乎此亦萬古之明鑒也

記論文　　　　孫愼行

江右泗山鄒公工文章辨別邪正以謂自古及今實有正氣一脉眞傳自史漢及唐宋八大家雖調格不同其得是訣竅一也自昭明有選此脉遂大壞及眞西山有正宗稍爲一淸然世反有艷選爲正宗者至出入選宗間漫無白黑如紛紛諸選下已他姑爲酬應無所熟裁者則又勿論然世之名能文者半係姑爲應酬業嘗細總古今爲文橥分別各體以爲文章一脈在是又從中間抽一二篇謂奇特余初爲諸生弗甚曉迨後十餘年殫力工琢又數年搜羲理又數年涉世事勃抒所欲吐然復閱前所抽一二篇覺弘深老大去世猶百數武益文之難知如此因思史漢及八大家昔人見謂文辭客耳今細探之其胸中道行良有深見浩蕩無涯涘而徐發其一二故足傳也史遷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人之得失其流及上其經術深湛如是老泉云天之與我豈偶然哉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今文中曾不知所謂幾道者何指聖門道術首言學文雖非世文辭之文而文辭未必非其流緒

焉今世俗講學家不及文章文章家畏言理學兩失之矣公夙以學問鳴宜於眞處持有見也然亦未暇以是繩古今祗以爲文章全要一氣（便是至文）呼吸自始至終提掇得起若世俗闒茸極力做來不過六朝粉靡態格其說尤健吾嘗心識之爲人嘗誦云耳惜所謂蘀者今無從卒業所謂一二篇者昌黎科斗書後記永叔樊侯廟災記我竹記也以示之人恐都未解了會其孫某屬傳表余以久謝不能應勞書此以見公一班公嘗有詩云文章還大雅經術潤羣生盱江多俊秀應念鳥嚶嚶公之精神殊可念云

天地間總一神氣而已明哲在上則神氣韜爲道術而功業漠然不見在下不得志則神氣散之文章而摛辭布藻亦足垂久遠不朽唐自天寶後用一人即一人昨除一人即一人復起前尊尚蘊後焰復張海内精英盡爍爲窮辨枯爐賢士大夫欲起收之其忠君愛國憂時閔事皆涉詩歌力欲追兩漢上之以庶幾騷雅何論魏晉乃精英散佚賢士大夫又不盡而山人遊客羣起收之以奔走藩幕朝秦暮燕媮倖一朝豢養他日進身而格調促促已然淺識者喜其業易成名易都也至今連篇大册半雜入其中以爲唐詩若是夫士大夫不得志功業而修之騷雅此世一厄也乃騷雅不競而淺淫爲遊士悲愁乞憐之言絶無有及古樂府曲調沉邃難工者此又詩之一大厄也至艶慕所易如此畏苦所難如彼天地間神氣其終泊無存矣夫國朝有高楊張徐近則李何又近則高徐大有意樂府歌行第不知其騷雅之際爲何如焉

唐之以宰相名詩者張曲江其一人也燕許大有名便不如遠矣大約驅馳當世深思苦畫獨有所用之安能竭情工拙以辭賦爲君子哉嘗以爲唐世之材如用詩則李杜之博大爲河衡元白之閎肆爲鉛宰韓昌黎之雄健爲司馬王楊盧駱之文雅爲翰林元次山孟東野之征果爲中丞皮杜之壯志爲鑒察高之老練爲理官劉文房王仲初張文昌盧玉川賈浪仙之雍容明秀爲禮臣陸龜蒙李義山之精幹爲郡國王績孟浩然之廓達爲客星他不可一概量若江湖鳧鴈大夏丹青豈憂乏哉唐以詩取士人才乃畢湊於詩然而應制省試類反壹不及格非獨寸晷風簷展錯不及亦人主好尚選詩衡量各有運會不可齊也故大家名家之長應不以是駛而顛躓者雷鳴焉一時之

誦百世之作一時之作百世之誦蓋有以夫

論文别有見地眼光識力卓絶一時非脣學所能剽竊

玉篇

楊士奇

玉篇一冊考其圖書云周陽侯世家蓋吾族兄孟堅之書余得之竇鈘翁竇鈘得之蕭子英孟堅內翁也孟堅多畜書既死無子故遺書無爲保藏悉散落不存常誦劉長卿生子詩且免琴書與別人之句竊以爲無後者之慨然今世儒之家子孫不肖往往取先人書籍及所爲文章博易所好甚者用易酒食視棄之猶棄土苴以陷於不孝而爲人所僇笑者吾見之多矣如此亦何貴乎其有後哉

賸書難守書更難爲子孫者不可不警

太廟祧遷考

于愼行

嘉靖中年孝烈升祔奉祧仁廟萬曆改元穆宗升祔奉祧宣廟皆非禮也大禮已成不敢追議姑備稽舊典以俟議者考焉謹按我朝太廟本以同堂異室分別昭穆及世宗創建九廟奉太祖爲太廟成祖爲世室而以仁宣英憲孝武六廟爲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九廟旣災仍復同堂異室之制而升祔睿宗此後寢廟藏主則九室南向前殿祫享則太祖南向成祖西向北上七宗東西相向蓋雖左右分列無昭穆之名而昭穆之倫世次固未少也及孝

烈祔本與武宗同爲一世則仁宗一廟尚在三昭三穆之中而遽議奉祧因此穆宗升祔又祧宣宗於是冬日太廟之中三昭三穆代數始不足矣禮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韋元成鄭康成則謂周以后稷爲太廟文武二廟百世不遷其下高曾祖禰親盡而毀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三昭三穆之中此七廟之制也劉歆王肅則以高曾祖禰并五世六世無服之祖爲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文武世室百世不遷不在三昭三穆之中此九廟之制也今也九廟分建旣以成祖爲世室不在昭穆之列而同堂時祫又

以成祖北上出於七宗亦不在昭穆之列則仁宣以下猶當有三昭三穆可也而遽祧仁宣於是英宗一世憲宗一世孝睿二廟一世武世二廟一世穆廟一世是昭穆之數五也與太廟而六矣豈七世觀德之義哉禮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是昭穆之序所以別父子非以傳位爲世也請言其義古人之制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則唯太祖之主東向如是而爲主尊之位其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蓋羣廟之列左爲昭右爲穆即今太廟南向

之位大祫之位北爲昭南爲穆即今成廟與七宗東西相向之位也故文王稱穆考則魯衞毛聃皆曰文之昭武王稱昭考則邘晉應韓皆曰武之穆是昭穆者父子之名也非以傳位爲世也如以傳位爲世則兄或爲昭弟或爲穆子孫何以別故曰祖有功祖有德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爲昭子爲穆萬世不刊之典也兩漢以來宗廟之制固不相沿然皆以同堂異室爲主其昭穆之序固未必盡如周禮而其世數祧遷則皆用昭穆之法未有以兄弟相傳分爲二世者也晉武帝追尊七廟則景皇文皇兄弟同爲一世

故當武帝之時六代而七室其後惠懷愍元弟兄四主同
為一世故當成帝之時七代而十一室此不以兄弟為世
也唐中宗睿宗同為一世故開元之時八世而九寶敬宗
文宗武宗同為一世故開成之後九世而十室此不以兄
弟為世也宋太祖太宗同位異坐故當徽宗之時九世而
十室其後哲宗徽宗又同為一世欽宗高宗又同為一世
故當寧宗之時九世而十二室此不以兄弟為世也蓋同
堂分廟制不必同而父昭子穆則一定之序未有以兄弟
相傳即為二世者也今自二祖之外廟雖七室其實五世

撰之七廟之制世雖不足而况云九乎然祧遷之失始於
祧仁廟而改正之舉在於復宣廟何也在隆慶時仁宗不
當祧在今日則仁宗當祧宣宗不當祧以其在三昭三穆
之內也孝之於睿武之於世二廟可也以當二世非也以
其昭穆同也然則何如而可曰始以宣廟未祧設為次敘
明之寢殿藏主九室南向則太祖居中成祖以下一代各
居一室孝睿二廟同室異坐武世二廟同室異坐而歷祫
享則太祖南向成祖西享北上不在昭穆之列宣宗西享
為昭英宗東向為穆憲宗西向為昭孝睿二廟東向為穆

武世二廟西向為昭穆廟東向為穆如此則祖功宗德之
祀既有托而可久而父昭子穆之序亦有條而不紊矣或
曰據鄭氏七廟之說文武世室在三昭三穆之中則今之
太廟七世也成祖不在昭穆之數乎曰鄭氏之說非也蓋
懸度一時之事而未嘗深思耳何也文武二世室可以在
昭穆之中者以其父子相繼兩世不遷故昭穆不紊倫序
如故也設使文王以功德不遷而武王以親盡迭毀即文
武二室俱存而懸隔數世之後又誰與為昭穆乎昭穆者
父子之稱非可隔數世而論也劉歆曰宗變也苟有功德

明文遠卷

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漢之不遷者五宋之不遷者五若
俱列於昭穆則祖禰之廟亦有當祧者矣故世室在昭穆
之中者非也世室既不在昭穆之中則三昭三穆之數何
可缺其一也故當仁宗未祧則成祖因在昭穆之列仁宗
既祧則成祖無以為昭穆矣無與為昭穆而百世不遷則
不得不列於昭穆之外成祖既列於昭穆之外則三昭三
穆之數何可缺其一也或曰昭穆之制為九廟而名也既
復同堂異室之祀則已不以昭穆名矣奈何復以世論曰
不然古禮昭穆之名正為同堂異室而有也何者方其主

藏羣廟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各全其尊不相凌越固也惟至祫享太廟則太祖之主東向自如而羣廟之主列於北者取其向明而謂之昭列於南者取其向幽而謂之穆此正昭穆之所由名也奈何謂同堂異室無昭穆之分乎漢晉唐宋以來皆用同堂異室之制而室有加盈代無減少蓋以一世爲一代而不以一帝爲一代正是父昭子穆之分耳三代之制或七或九皆據漢儒臆度未有定論但今治法後王禮沿習俗漢晉唐宋既皆以九世爲數今安得降而爲七既皆以父子爲昭穆今安得以兄弟爲二世而使代數不備乎或曰宗廟之議嘉靖中如聚訟矣世宗制禮作樂講求備至當時禮官何以不言曰不然彼時議禮之臣皆有所迎合回護未嘗盡以禮經奏也宗伯夏公本以同堂異室爲主及宮允廖公請建九廟上合聖心禮官詘而從之非得已也九廟既災遂復同堂異室之制而昭穆之廟名廢矣要之二公之意固皆出於傅會而其或分或合亦莫不各有考據惟至升祔之禮宜祧仁宗則非二公之意也且世宗初祔孝烈嘗欲奉祧仁宗及閣臣有陰不可當陽位之言乃藏主於慈孝獻皇后之側以明祔姑之議惟祫享殿座則設於西向之第五位耳蓋彼時雖議祧仁宗而孝烈實未嘗當一世是世宗之心亦尚有不安也及至庚戌升祔則宗伯徐公以嚴旨譙責不敢執奏遂奉成命而行然至升祔世宗之時仁宗即祧猶及改正而議禮之臣漫不加省徐公在位又不肯遂改前說而人亦不覺其非矣可不惜與或曰同堂異室又以昭穆爲世則祧遷之法何如曰古之祧法不可的考弟云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爲其各爲一廟而不相凌越且羣昭羣穆之裔助祭於廟各從其世爲列故祔必以班也至於同堂異室則以昭穆代父子之名而非以昭穆爲一定之位如守祔各以班之禮則孫居祖位反爲左一父居本位反爲右一於倫敘何如故必行遞遷之法如奉祧仁宗則宣左而英右奉祧宣宗則英左而憲右前殿祫享相向之座也奉祧仁宗則成左而宣右奉祧宣宗則成左而英右寢殿藏主南向之座也是則今日已行之規自可相沿何必更論總之九世七世之說固不必同然必皆以代爲數而不以帝爲數則萬世不可易者故以爲仁宣之廟在嘉靖萬曆之

初皆不當祧祧之非禮也

斟經酌史論有根據○昭穆之說聚訟紛然以代爲數不以世爲數此理似不可易蓋昭穆者父子之序耳

屯政考　葉向高

國初計畫之臣相與持籌布策講求修復爲國家建無疆之利而竟因循廢格日以滋壞及嘉隆以來累請屯田雖時盈時耗而較其見存之數大約損故額十之六七矣蓋在洪永間遼東屯糧以石計者七十萬今十七萬甘肅六十萬今十三萬寧夏十八萬今十四萬九千延綏六萬今五萬薊州十一萬今僅視延綏山西計其初當亦不下十萬今得二萬八千有奇是何盈縮相去若此甚也愚嘗考求其廢田之由可爲振衆者四而其可以徐議未可以卒圖者二祖宗時屯田諸軍給與牛具種子優恤甚至且不許他役妨其農務其後邊事漸興多抽屯軍補伍於是屯種之人失其本業而田遂就荒蕪此可爲振衆者一也祖宗時沿邊腴土盡以給軍間有肥瘠不同則令視其瘠之數而考較之謂之樣田其後貪漁將領多私其腴匪而移磽瘠於軍士低昂寬易糧益不均重以豪右侵奪而處事益弛矣此可爲振衆者二也祖宗時武備修[illegible]築城堡且耕且守得以爲備故人皆自竟而不虞[illegible]設邊險稍失城堡多湮敵騎縱橫出沒擾我不稼即欲力耕

學積徒爲敵外府耳此可爲振衆者三也祖宗時賞罰嚴明政不婾獄管屯之官皆覈所積之多寡而定其殿最故人人自勵其後玩愒成風上下相承以管屯爲戢者優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督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復稽倉庫之實踵弊襲婾恬不知怪屯政之廢又何惑乎此可爲振衆者四也若其利病得失之源則又有大於是者蓋國初鹽政修明輸粟給引賈人子以積粟爲利各自設保伍募衆督耕畚鍤盛於戈矛墩堡密於亭障軍民錯衆守望相助屯田之興於斯爲盛其後納銀例開無所事粟商

既散歸屯亦大廢不數年間邊事坐困矣故今議者咸謂鹽政不修則屯政難復木木原原其說當矣愚以爲守法易復法難法在而復之易法亾而復之難今鹽引納銀從來已久一旦督粟於邊吾恐度支之令未下而輸輓之怨先興也兼之軍國經費半倚商緡必欲以粟易金弊且捉衿見肘吾恐邊士之腹未充而司農之計先窘也所謂可以徐議而未可卒圖者蓋謂此也嗟夫九邊重鎮國家根本强敵跳梁日睥睨其間而空虛若此至竭天下之脂膏餉不能給主計者徒仰屋而歎是不亦可爲寒心哉今鹽法之舊雖未能盡復亦宜講求屯田之意專委大臣督以修衆令沿邊之人隨宜占墾切問所從來但使荒蕪日辟穀價不騰不必紛紛清勘以滋厲階俟人心樂趨邊境稍戢然後廣徵吏士搜理舊章需之歲月遠收其利此皆今日之所當亟議者也夫欲內省民力外裕邊儲積豐於垣士饜於伍不煩輸輓之勞無乏軍興之備以控制邊陲伸威固國非屯政曷由哉愚故畧著其顛末令憂國者得以考覽焉

明文遠卷

屯田者足國之本務也然有一法卽有一弊明至中葉而後宴安偷惰屯政廢矣馴至日銷月鑠以至於亾可爲深戒存葉公作以議之

碑志論

胡侍

夫倬幽貞潛德流光莫掩鴻勳駿伐垂礱靡盡高岸爲谷而碩懿永存委骨成塵而聲華益亮不有碑志其何賴乎故孝子文孫靡不丐筆詞人闡其先烈中世以降謏然同風固彌文之通懷含靈之極致也而時變道凉俗靡文敝壚墓之製率是誇誣奬其元忠則行齊八凱稱其篤孝則蹟邁二連或云散粟凶年施非望報或云却金暮夜清恐人知苦節與汎相同貞義敎其斷機等葬狀梟獍爲鸞鳳進蹻蹠爲勛華雖語有精麤而咸歸矯僞夫以存多遺行沒獲嘉名淑慝俱旌眞贋誰別不論其世誰匪令人皆則爲照傳神眉目盡舛素交卒覩未免誰何儻睞平生秪云惟肖殆令漢臺之畫耿鄧不分傳野之賢旁求靡及矣意者非分之譽鬼亦覥顏無情之辭後將奚信而作者無愧色受者無遜心觀者無異論有識之士所深擯也蓋近代史編惟憑碑志碑志烏有史編子虛矣又縉紳壽耆乃可君公才士稚人方堪別號碑表之等倬有王章夫猶之爾於今○尤甚弁須廷授乃今賈豎販夫咸冒君子之號乘田斃庶輒冒神道之碑市麥里豪詐假夫瑞之貴衒以自閟寧曰兩人犯分誣親慭茲彌甚且仲叔繁纓尼宣致惜重耳請隧周襄不許方物則飾馬之具小麗罰則闢地之罪均而不學之徒蔑禮任心僭侈顚越秉文之士依阿緒信不知所裁俾表德之器林列丘隴之間華袞之辭波及輿臺之鬼惡風詭濫其說愈長冠屨混同無復等別矣夫金石之撰體與汗青史法則褒貶兩存碑志則揄揚獨運故纂文業石表鎭元逵例皆黼藻溫華斧鉞不用儻於事理泥闕便當婉言莫承勿令同我兎鋒貽彼來葉苟或情在難咈勢不可辭其於命翰遣言須存商訂不議避就將買罵端蓋雖空空鄙夫平生鉅無一善猶其可欲含其深瑕裁辨之間頗加恢潤譬諸刻鶩略企鵠形若畫無鹽不淪魍魎庶幾是非不遠梗概猶存在彼旣獲稱情於我亦非曲筆亦兩章之活術御物之圓機也

以選體行文却字字真切筆筆流動非雕花組豔者比

○碑志不古自昔已然然其弊未有甚於今日者此文固溽暑之清涼散也

詩論

顧起元

詩之爲道也，與四經異。主文而譎諫，比物而托悰，游衍要眇其詞，惟達者能得其意於言之外，而固者或反失其意於詞之內。故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逆之者之得之，明夫順之者之失之也。而顧有亘千百年未睛其蔽、未發其覆者，則以世儒守毛鄭之訓詁爲功令（毛鄭未可輕議），而不能逆採作者之心於千載之上，以是承訛襲舛，遞相臚傳，而終不悟，可歎也。宋儒誤認夫子鄭聲淫之一言，遂謂鄭風所存皆爲男女期會奔佚之情、謔浪嘲昕之語，其失固已不待辨矣。乃若周南之漢廣、野有死麕、邶之國風、衛之氓，其語皆爲婦人女子而辭之者，遂眞以爲人之道婦人女子與婦人女子之自道也。夫是諸詩皆所謂采於太史、獻於天子、肄於樂正、奏於房中、歌於賓筵者也。西漢以下，鐃歌鼓吹已爲非古，而旨必雅正，詞多典則，不聞以閭巷纖詞領於天子之樂官也。嘗謂三代之盛，而乃以後世秋胡之行、孔雀東南飛之曲，與淸廟之朱弦疏越，分曹而奏者哉？古之賢人君子，有所不得志於君臣朋友之間，或思有所諷焉以匡其失，或思有所諭焉以白其衷，而其意又未可以顯言而無諱也，於是托悰於閨闈，以寄吾婘產悱惻之思。谷風安知非以明播棄之亾辜（尋得活），氓之蚩蚩安知非以懲匪人之不終，比而必拘其詞以爲婦人所自作，則亦固滯而不通、淺鄙而亡味矣。喬木之思，或借以恭其錫衣之妒；白茅之咏，或借以揚夫泌水之貞，而一溺於閨門，遂若聖世眞有援琴索偶之夫、投梭拒挑之女，不亦遠於情哉。離騷作於屈原，楚風之變而爲賦始者也，以宓妃有娀帝之二女比君與賢臣而已，媒蹇修以求之。蓋原去古未遠，故其賦猶有國風之遺意。使非其述敘明炳，比興閒錯，則後人又將泥其語以爲原眞有神女之遇，而湘君湘夫人之歌，與後世之洛神無以異矣。嘗謂毛鄭之爲詩，與高子咸丘蒙有以異哉。嗟乎，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本以諷王之淫也，而後乃實以玉之東家有踰牆相窺之佚女。司馬相如美人賦，本以刺己之惑也，而後世乃眞以相如之國中有弛服求驩之宕婦。近代尚然，何論風雅作者之深心，往往沉貍埋鬱於千載之上，宜孟氏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論也。

論詩有識，不媿通經隻眼，然毛公之作詩傳，確有源委，恐亦抹摋不得，善讀書者參之。

知難論

皇甫汸

宰臣熙載故能爲之公烈士徇名乘不朽之業嫡公璽吐握以相成仲父薦推引以匡白南國秉人倫之鑒西京宏開閣之風凡挾一材一藝而上不能知者相君之恥也苟有材有藝而不爲時所知者亦士之恥也故朱門起彈鋏之歌白首多按劍之歎不度上之意而概謂樹黨過矣不諒下之心而盡謂奔競苛矣嘗聞昔人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又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蓋悲時之難而痛相知之難也夫妓如施子艷若毛嬙使與無鹽嫫母雜處椒房金屋其美醜安所不能別而用其妒哉獨嘆夫傴僂侍傍勸屏進御恩移閫扇愁澗蛾眉爲君惜耳至若士抱顏閔之行負董賈之才鬱淵雲之思摛屈宋之藻其視朝貴猶鵷鸞之於醢雞駃騠之於駑駟賢不肖何所不能判而用其嫉哉今古同秋所恨紫色淫聲眩視淆聽爲道悲玨佩蘭服瘣而世多逐臭之夫懷瑾握瑜而時乏辨璧之吏此匠氏廢斤於郢人牙生輟弦於鍾期夷吾興慨於鮑叔惠子致傷於蒙莊者也今有江東獨步視猶中行海內無雙伍於噲等夫翠虯蜂蟜思倖蒼梧橄膠葛背與露蟬泥蚓並談乎故寧韜鞱而罕耀不欲偃蹇而共芳徒掉知己之難奚悟知希之爲貴哉

感慨塡膺言之足爲於悒菸菸宇宙欲語從誰有心人惟托之藻墨耳

上楊邃菴　　霍韜

恭惟先生碩德重望天下注仰起佐聖天子所以慰答海內蒼赤來蘇之望者豈有涯極先生之謨盡日贊宥密者固非末學所能竊窺一二於萬里之外然韜每中夜舞蹈慶躍不寐者蓋幸見先生以數十年經綸蘊蓄一旦可盡見諸實事非如世之仕者徒抱負懇懃才猷不及竟諸勛業者比又非如世之仕者徒負高位雖欲策勵勛業而才力不及者比是天將以太平事業遺先生之身而我祖宗鴻謨舊章所以奠安元元綱維萬世者殆將振舉修復而莫遺恨也已是韜所以舞蹈喜躍而竊幸之也宋朝士夫動擁虛名動多浮議其未見用人多以大用期之及其見用亦只如此而已矣嘗謂宋儒學問動師三代而致君圖治之效不及漢唐漢唐宰輔雖不如學猶能相其君以安中國而制四裔宋人則高拱浮談屈事外敵竭民膏以納歲幣苟延旦夕之安履霜不戒卒覆宗社而後已若此者可諉之天數可徒責徽欽而嘉佑康定以迄元佑之諸君子可獨逃責乎夫所貴乎命世豪傑為能見兆未形而先幾預策以制數百年未易測識之慮也况於事勢顯有必至之危然猶瞑乎莫覺者謂國有人也可乎宋朝士夫浮議甚於戰國之橫議而流禍之烈甚於晉之清談顧未有命世大儒起而掃之今之士夫動多掇拾其唾去之說以噍嚼之此士習所以益卑政治所以益弛我祖宗之舊章所以日益廢格民日益困財日益匱大勢日有不測之虞而當事君子莫或之省憂也先生際遇聖明言無不聽謨無不達時幾若此諒不輕易失之世傳三楊入閣極一時勛名之盛不如三楊壞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宴安苟且度日卒貽正統之亂昔李林甫死然後祿山反明皇卒鞭林甫屍謂其釀亂也三楊肉未寒即有土木之陷律以林甫之刑尚可辨乎脫今欲圖治非痛洗三楊以後之弊而上復祖宗之舊不可也若臣民慮社稷是荷區區潔身一隅之小節則卑官下士之事而非慕以為榮也韜謂心多病魂夢無復燕蓟之想矣惟念先生必有仰贊聖明者故敢附獻其狂愚舊進三劄錄貢倘可採一二亦芹人之忱也賜恕狂鄙為幸

議論磊磊落落快人胸臆以三楊比李林甫似乎過當然上下苟安釀成國禍即謂平允之論誰曰不宜

詩說

孫愼行

今讀詩於古今慷慨湮鬱之際愴焉感也二雅曰我瞻四方蹙蹙靡騁危時也曰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維彼不順自獨俾臧指之切也曰皇父卿士豔妻煽處諸番胝踞蹐之倫無不具指於名無敢一隱也至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即於已名不敢隱也夫子錄詩顧皆特有取者當是時先聖之澤未衰而正氣尚完上無誹謗之誅下無悻激之嫌不忌不阿而讜議出焉古所謂詩史詩諫者也迨其後有欲射諫臣者有欲立法監謗者而道路且相目莫敢言即黍離大夫其言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隱諷云耳而二雅之章熄矣（具眼特識）如是則主縱臣諛將何逞不可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直亾也直道之行也家自爲詩直道之亾也聖獨爲經其褒揚少而貶絕多至斧鉞凜於無窮者豈非詩之大義耶或者謂南山桑某等非詩之正也夫文王曰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告君者不切而至耶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君自憂者不更迫耶稱詩者顧云溫柔敦厚何也夫溫柔詩之小心也所謂怨誹不亂者也憂其危不忍詳其詞而冀一遷改焉是所以爲敦厚若謂溫柔者不必抗顏無乃優乎若以保奸忍惡爲敦厚境也滋甚雖詩而作者無如屈其愛君憂國與詩人不二也然其言敢愁思展轉而不敢抗厲至託葭蕭閒又見意斯已婉矣終爲群小所擠自沉汨羅夫家父不聞以直誅而靈均何至以婉廢也班固詆原曰露才揚已憤懟不容沉江而死噫謂原憤懟則毅家父諸人更以何名耶甚矣固不知原也且不知詩夫原廢而直道不信於朋若固譏而直道不信於後之人且不信於士君子魏晉來作者代不絕皆騁於浮藻其盛者鳴獨得瀟然間遠不關世也杜甫元白所作諸詩誌天寶後禍敗之因皆道之昔後非規之事前然千載誦歌其致能令人可涕可思獻噓而不忍釋者何也此亦直之未亾於人心也乃令學士家顧羞莊言喜危語唯靡靡之聽嗚呼風之流也公忠少而遜全之術多苟以與世靡靡無害而止者豈獨詩云爾哉

其論詩自具隻眼方見風雅一道有關世教而昧者顧惟爭唐爭宋矜葩鬬艷以求之可哂也

衢州篇爲李太守邦良作　呂柟

南禮部精膳郎中李邦良有衢州太守之命乃偕其僚問衢州曰此地前有四守率被訟去而逐又薄弱多病奈何涇野子曰前四守之去恐非皆衢人之罪也必其心衢人多未之知耳邦良茲往當使衢人皆知其心乎知其心而民之不悅者鮮矣又何難於衢州邦良亦聞漢張騫之窮河源乎西至葱嶺山星宿海所經之地多淳泥古里滚巴婆羅阿哇忽魯之種其生率異心鳥啄非人之所栖也騫往返數年未嘗有害又聞夏大禹之遵江漢乎南至彭蠡洞庭所遊之處或岣嶁祝融酉陽之險三晤匡廬龍伏儲潭之凹其幽多神姦鬼怪非人所安也禹往來且八年未逢其害蓋騫之心人皆知其爲窮河源以通遠非有他意也雖虎豹犀駝皆遁避矣禹之心人皆知其爲除水患以安人非有異謀也雖魑魅魍魎皆潛匿矣若使邦良之在衢也愛其獅橘以賂上官朝取十筐暮取百莒喜其藤紙以厚私室日取十一月取十千則其心誠衢人所不知固有怒及橘藤之少而怨及筐莒之大者矣恐四守者之去亦猶是也若使邦良之在衢也見姑蔑之南自爛柯門至於九龍浮蓋之問尼常山江山之區有田數千頃此不治其塘州者鞭其背彼不修其陂塘者笞其膚農隙方暇之日無或少息焉太末之北自峥嶸以至唐臺石門之處尼龍遊開花之野有桑數萬株不浴蠶者桎其足不益繅者梏其手蠶月方殷之時無或少逸焉則見三衢之人莫不曰鞭笞我者非厲我也欲我之有食也男歌於野矣桎梏我者非賊我也欲我之有衣也婦勸於機矣則我邦良之心如日月懸天清流在地莫不仰其照臨而藉其潤澤尚有一夫不知者哉雖魯公儀鄭子產漢黃霸龔遂皆可頑矣安可與前四守者論高下耶且邦良質直好善嗜學不倦嘗仕北禮部於法有逆亦持之而陳義發言於我則固已有父母斯民之本矣此其志意風聲衢人已先知之前云者因邦良自孫之言而解之也

切中情事

實情實理千萬世守令之金鑑不獨衢州爲然

跋蕭奇士宣平勸農圖　羅洪先

詩有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古者自天子達於諸侯卿大夫非農事無郊行也然即其茇舍觀之與馬僕從之不繁供億餼勞之不備雖無所考可逆而知矣宋之守令署銜必書勸農則猶餼羊之意而今制大誥諸篇所為規警何其懇且切也余自知事以來接諸大夫甚多間及土俗者則鮮矣況肯以身勞阡陌哉或以他漫行越俗則里正沿門戶驩呼集器什謹候積夜達旦不休至則（此弊在今日更甚）鉦鼓旌旗舟車若蝟田野人素不識官府或驚走奔竄懼銜哭為罪所過禾黍蹂敗雞犬蕭然以不逮去為憾嗚呼無變今俗雖鄉置田畯日歌豳頌何益乎嘗聞周文襄巡蘇州攜一老隸裹數日糧乘羸馬往來田間相水道饑則就儋者易食日且暮投古寺宿明旦令老隸自炊且食食已徑乘馬去以是盡得民隱而治行稱最今去文襄固非三代之遼邈也而俗已頓異如此可怪也吾邑蕭君奇士令宣平嘗春行勸農人即畀之至有繪圖以頌者夫天下之事習則忘異則傳蕭君特稱衆其職耳而宜不遂有所傳又可怪也使天下皆文襄則蕭君必無此圖使天下皆名伯則文襄之事應不復傳傳者衆則行者益寡吾是以邑邑矣雖然稱舉職而民頌之則知不能舉而加戕焉者民之怨咨未嘗忘也知頌已矣又為之圖極其聲容之盛以張大其事而懷怨嗟者不過誹於腹議於巷而已矣未有敢犯訕上之誅以白其狀者是何治民者之處其薄而民之自處以厚也蕭君文襄同里人與余為故交其存此圖蓋將以自警而余於蕭君未嘗以俗言䘏也故因事而為之規

感慨世道之言為守令者不可不讀

讀北門詩　　孫愼行

蓋嘗誦北門詩而深歎古人之知天也夫身爲大夫少背營取何不得而至以終貧窶委之天非也君身尺幅立朝法度天實有制不可違也故曰天實爲之卽艱亦非貧窶之謂也國家有盛世之人材有季世之人材盛世人材不沾沾以廉節見而於世無所不可爲季世人材卽軒軒以廉節見而於事尚有所不可爲苟有懷瑾之志必多獨秀之摧而讒毀多途幹畧一無伸於天下其爲艱也不亦甚乎而又安望世之我知乎若徒以終貧窶爲莫知艱是則陋而已矣至王事政事悉加之身室人推謫亦不復顧此之任與不任似宜可以自主而又曰天實爲之蓋賢者處治則爲雍容博大爲協恭和衷處亂則爲慷慨激烈爲獨勞盡瘁予嘗以漢之君宗卽古之元凱宋之儒學卽古之皐夔人才未必大相遠勢所推激不得不然眞天之爲也君子出身殉職矯情違利困於身必益於國縱不益於國未必不大益於名教正所以順天不違北門懸憂聖人錄之蓋萬世處衰季者極則不然當季世而以盛世之人才自託欲令坦易不見艱難欲令浮沈可免負擔則將容容

後編如胡廣輩所爲君子謂之逆天而已矣

如此解詩乃是自出頭地不寄人儲胥虎落之內者與一例百觸類可通也

書宋紀受終考後

張詡

宋紀受終之事諸老先生辨之詳矣而僕竊猶有疑焉授受大事也太祖臨崩之際顧命大臣無一人在旁而又散遣宮人使致疑於斧聲燭影之間此其可疑者一也若斐大事也史官宜大書特書以昭示天下後世太祖臨崩之後正史實錄皆不載若爲尊親諱然而見於僧策者往出於雜說之紛紛迄今卒無定論此其可疑者二也黃若曰爲太宗篡弒之禍實太祖有以啓之彼不傳於子而傳於弟豈誠心與直道哉特一時迫於母后之私命勉强從之迨其晩年亦有悔心不然授受之際文武大臣胡不使一人知之卒致宋后有名德芳之衆此其可疑者三也其崩也或以爲壬子癸丑或以爲夕或以爲夜之四鼓況宋后母子託命之言其詞甚哀其志甚慽而太宗怒猶未息至於不成后服此其可疑者四也若改元一事開國之初一時人才理會不得誠有如吾朱夫子之所言者而秦王德昭俱不得其死雖非太宗手刃蓋已知其無傳位之志故相繼滅亡此其可疑者五也嗚呼因其跡可以得其心推其顯可以知其隱太宗至是幾五百年何議者之不一耶

爲胡陳楊貝之説者皆以太宗爲弒石門梁氏畧書之徐齊劉氏力主之若黃文獻公之筆記宋學士之敘畧則明其非辜至吾篁墩程先生篇爲之論何爲之辯視諸公益加詳焉其所以明太宗無篡弒之跡可謂詳且審矣然愚嘗聞之師曰夜思宋太宗燭影之事深爲太宗惜之人須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方做得堯舜事業不然鮮不爲外物所移者愚恐太宗不能無愧於此有不待其跡之顯而知其心之隱矣春秋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原其心本非弒逆特以其不謹君父之疾而示儆霜之戒爾宋太宗之事其有無俱不必論當太祖大漸之時所謂危在頃刻爲嗣君者宜旦夕環侍而不可須臾離也顧乃退而安寢一聞王繼恩之召不俟駕而步雪入宮不待請而排闥直入其志蓋在貪位而不在君也是誠何心哉以許世子律之其能免春秋之誅乎此則僕之妄意而諸君所未及也極知狂率無似不足取信於當世大人先生姑筆之以俟後之君子

宋太宗斧聲燭影之事的的可疑觀秦王德昭之不得其死可見以許世子之罪罪之不爲刻也議論平允此爲千秋定斷

讀春秋　一　唐順之

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於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衡行。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間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巡守。諸侯既朝。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或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之。（而諸侯之專）諸侯朝於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於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如書朝者皆以罪其朝者。

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後得顓征伐。雖其顓之。亦必其臨時請命於天子而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於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請於天子而後刑殺焉。其不請於天子而顓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討不服。有以吳楚侵中國。有以中國攘吳楚。有以中國借吳楚而戕中國者。故戰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戰。盟會有解讐有固黨有同欲相求。

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有以吳楚受盟。有以吳楚主盟者。故會盟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愎諫。有借以說於大國。有爲強臣去其所忌。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於稷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畧也。以爲其會其盟其侵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晉殺其大夫者。此非畧也。以爲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

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爲何人。與其爲有罪無罪焉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爲之說曰。其會也以某故。殺某大夫也以某故。至於盟戰侵伐亦然。是皆無益於春秋也。而徒爲蛇足之畫者。夫春秋經世之書也。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矣。不早辨也。說春秋者亦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其爲將也甚矣。人臣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而久假焉而莫之歸也。其爲漸也甚矣。故臣子至於

推刃於其君父而春秋書某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
治弑
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
伐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辨也孔子嘗
自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於自大夫出無道而至
於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於陪臣大夫
者而還之諸侯挈其漏於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之
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已不競矣
而其權固在也幽弑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為草莽瀍洛之
外聲教阻絕於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橫變易禮樂馮衆
暴寡大小相朝強弱相掫無一不出於諸侯者而天子會
不得尺寸之權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
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
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薇是天子之自為
征伐而四裔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
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既喪之權而還之
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詩亡之後雖一日不得緩也文宣
治大夫
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之交政於中國者

擾擾矣三桓六卿七穆孫甯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
孤矣葬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卑之權移於
大夫矣盟溴梁盟宋而天下之權移於大夫矣衎出奔孫
陽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為禍烈矣蓋
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之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
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
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
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畧也以為不
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
雖溴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盟書雞澤之盟君既盟也
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為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
夫雖夷吾隰朋狐偃趙衰之勳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
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閱則瑣瑣以名見焉不繫
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
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溴梁雞澤是
矣不繫乎大夫雖王師亦畧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
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裨亦牽連而名之鞍之戰是矣其
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為亂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

治大夫之爲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爲貶彼㩦閔之徒以名見者乃爲褒也耶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且爲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況其大夫乎蓋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詳今曰書人爲貶則曰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受貶耶侯犯南蒯邢伍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治 陪臣）陪邴書陪費書闞成邢克書竊寶玉大弓書得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爲東周云者即春秋書墮費墮郈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葵（事則齊桓晉文諸侯之身二君爲其故詳論之 其）丘盟踐土師於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爲聖人予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權也蓋其權聚督之主人有千金焉而竊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焉尚未足以當主人也而竊之者一人苟一人

而併千金焉則是疑於主人也權之散臣悖於主權之聚而臣疑於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鬭猶不若權之聚而可以紓禍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猶不若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凶豫之坤曰由豫由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爲貞疾蔽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則亦一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群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則亦一國兩國相讐相結而已未有舉中國而聽於一人未有片餘國而共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屬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黼扆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然受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肯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肯有一介請於天子也是故糾合諸侯同奬王室未有如葵丘踐土者諸侯之群然役屬臣僕於諸侯亦未有如葵丘踐土之甚者荆楚擯斥中夏又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擯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於某盟於某是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

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既已盡折而入於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過也耶夫權自諸侯出（隨處照應）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道敵國相征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義不知禮樂征伐之出於桓文也其為道耶其為無道耶桓文之職其為義耶其為無義耶使桓文而誠於勤王誠於攘夷急病而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上陵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文且將為法受惡矣況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為急病而陰欲養亂哉（斷制甚嚴）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畀宋為謫已甚桓之末年侈然有封禪革命之心而文至於請隧以葬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則聖人所稱民免於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顯論功也而春秋者顯以明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中外之辨何也曰此誅亂賊之一也夫春秋之所外者（若吳楚）吳與楚楚之先鬻熊為姬文師國於江漢之間而太伯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荊人不道間周之亂革子以王叢謗上國吳亦相效而王是亂賊之尤也是以春秋從而外之春秋書（此合謀論更見斷例之精）侯中其顯然為逆者莫如楚吳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

晉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誅之故其辭直如卒不書葬君臣同詞之類凡皆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邢遷於夷儀城楚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夫小雅未廢而四裔不敢交侵小雅盡廢而後四裔交侵春秋始書荊入蔡以獻舞歸則其跼蹐之勢已見桓文奮而扼之其鋒稍沮文也沒而晉霸衰而楚人之圖北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是故春秋書荊入蔡此霸之未興而楚猾中國之始春秋書次於厥貉此霸之既衰而楚寬中國之始蓋桓文之所以扼楚者其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有倚伏桓起於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於召陵文據表裡山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遂能克楚於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千古定眼）然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讐秦自殽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失一強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

近則其勢不暇於畧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横者殽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曰殽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文襄之雄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讐秦非特生一强敵乃又借益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於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於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也晉雖已不能盡得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謂之匱盟蓋諸侯猶恥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

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虢之會長楚於晉則是諸侯甘心為楚役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於楚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夷禍極矣書伐鄭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晉楚所以治夷者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吳越横而齊晉拱之時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也今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夫賴人之功以紓患斯人之權以資敵是責鷹

鸇之搏而縶其足也不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之今有僕於此鳩黨鑄兵而主人弗能令也然益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嘯黨而逐之以僕為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益以僕為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於四裔縱横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於臣疑於主而莫之怪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桓晉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賊者誅其弒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於弒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狹矣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弒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也凡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一部春秋顛倒爛熟直可謂鎔成汁化成錠矣其擺落訓詁斷例精嚴直欲而見尼山於千載之上○說春秋者多矣胡文定而外如宋孫明復之尊王發微孫莘老之經解趙鵬飛之經筌明初趙東山之屬辭皆能發明經旨不落尋常餖飣之習荊川此作與數公書並傳可也○此與叙廣右戰功皆荊川集中壓卷文字縱横變化不可覊勒而按其章法步步森然惟其熟于史漢之法所以有此

讀律呂元聲　何瑭

律呂元聲前兩山李文利氏所著也其法謂黃鐘律三寸九分最短蕤賓律九寸最長宮音最清羽音最濁與古法大相反竊謂此不過一家之言耳究其實則非也夫律之短長音之清濁皆人所命則謂黃鐘爲長爲短宮清爲清爲濁似無不可今所以知其非者亦以其法象無準倫類不通知之耳古法黃鐘律長九寸蓋以天地之陽氣冬至之日始自下而升然去地上猶遠故埋黃鐘九寸之律於地中以候之氣至則律管灰飛以此爲驗若黃鐘止三寸九分則安能與地中之氣相接若謂候氣之法十二律之管埋於地中者皆齊其下不齊其上則十二律之管氣至當一時飛灰又何以別於黃鐘此其法象無準一也律以候氣和聲聲氣皆屬乎陽老陽數九故黃鐘九寸若謂三寸九分則不知何所取義此法象無準二也樂聲與人聲各有五音而人聲尤爲自然喉爲宮音舌爲商音牙爲角音齒爲徵音脣爲羽音此人聲之自然者也李氏亦謂此爲可據矣蓋喉爲宮音豈非以其管之深長而濁乎故古法以長律之音爲宮以配之脣爲羽音豈非以其聲之短淺而清乎故古法以短律之音爲羽以配之今李氏乃謂宮音最清羽音最濁則與人聲之宮羽相反此倫類不通一也李法謂數少者音清數多者音濁及論五音之數則謂宮音五十商音八十角音九十徵音七十羽音六十宮音五五十最少謂數少者音清可也商音次清乃八十羽音最濁數乃六十又安在其少者清而多者濁乎此倫類不通二也若謂宮土音故數五十羽水音故數六十則商金音數何以反八十角木音數何以反九十乎土濁水清理不可易今乃謂土音清而水音濁何居此其倫類不通三也既以宮爲清而羽爲濁矣及論樂調則又謂蕤賓爲宮則夾鐘爲羽又安在其宮清而羽濁乎此其倫類不通四也此六者音其大端餘瑣瑣者未暇細論然則其法之非也明矣

見得定折得倒存此爲留心雅樂者之一助

讀呂氏春秋　　方孝孺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卽飮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悞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况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葬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敗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代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議論識見都非庸輩所有結句無窮感慨尤有萬鈞氣力

讀戰國策　　方孝孺

文武之道至於春秋之世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其可嘆也）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蕩而弒篡爭奪之事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爲義狼攫狐頓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尚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然諸侯或遣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興師臨之而徵其鼎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恥衰矣譎詐盛而忠厚之風息矣（斷語）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據人之位非間人之骨肉則皆眩惑人之寡或大言傲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辭屈禮以冀其哀或正貌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澤餘化浸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文進一層意）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匡

扶其國久而後併於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巍然獨伸其尊以爲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即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地矣悲夫（無限感慨）

義正詞嚴後一轉更有不盡之感

讀戰國策

方孝孺

文武之道至於春秋之世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廢而篡弒爭奪之事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爲義狠攫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尚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然諸侯或遣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興師臨之而徵其鼎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恥衰矣譎詐甚而忠厚之風息矣觀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辯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搖人之位非間人之骨肉則皆眩惑人之耳或大言倨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聲屈體以與其哀或正貌詐心以釣其名或搖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澤餘化漫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又闢一意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匡扶其國久而後併於秦至秦之始皇則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矯三代之言而不法毅然獨伸其尊以爲可恃而其危亂不旋踵而即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地矣悲夫

春秋變爲戰國生民之困極矣戰國一變而又有焚書坑儒者出世道尚忍言哉議論昌明多少感慨

武王誅紂

方孝孺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衆而書之矣，爲簡略若是哉。及覩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攟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循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缺疑，（歷得史氏例）又曰吾猶及史之缺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讎（書曰乃汝世讎）（又何說）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此則其知聖人之心者）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必踊而哭之，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强臣陵上者，遊臨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議論正大筆力沉雄有益人心有關世道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　　張居正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譬之霖潦之時淡雲薄霧皆足致雨雖日光暫吐旋即彌覆陰之勢成故也亢旱之歲日光酷烈潤氣全消雖雲霭旋興旋即解散燠之勢成故也天下之亂非一日之積也上失其道民散於下貪吏虐政又從而驅迫之於是不逞之徒乘間而起堤防一决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夫吏之被訐也以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恆不能訐吏而訐吏者皆武斷鄉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盜之起也以迫於饑寒然饑寒者不能為盜而為盜者皆探丸亡命喜亂好鬬者也彼方合毒挾刃以鬬一時之勢而為人上者又以亂政驅之藉其怨憤無聊之心以鼓其好亂不逞之氣焱至火烈一旦遂欲撲滅之能乎故識其幾而預圖潛消之上也不幸而至於是在上者有人引咎罪己拯罷困之民誅貪賊之吏使天下之人係心於上而未暌離則盜賊之勢孤而應之者少數年之後根本漸固人心漸安不逞之徒其忿已泄而其勢日殺庶可解散耳然至是國家之元氣十損八九矣故勢之未成中材可以保圖勢之既成智者不能措意賈生之論曰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此不揣事勢之言也夫天下怨秦久矣當此之時雖伊呂何益乎

論有深識往鑒昭然其筆力亦勁可截鐵

送徐先生歸嚴陵序

高啓

嚴陵徐先生大年嘗被召至京師與修元史書成上進詔擇纂修之士官之先生以老乞還甚力會春官議修禮爲一代之典乃復奏留之未幾其書又成先生固申前請大臣知其志不欲强煩以事乃命有司具禮傳送以歸其鄉都之大夫士相與祖餞幙府門外有言者曰先生之學宜備顧問先生之文宜掌綸綍先生之經術操履宜在成均爲學者師今皆不可得顧令以布衣老於家歸雖先生之志然豈不爲司人物之柄者惜哉余進而解之曰皇上始踐大寶首下詔徵賢又責郡國以歲計貢士欲與共圖乎治甚盛舉也故待賈山澤者群然造庭如水赴海而隱者之廬始空矣朝廷待以庶秩猶梓人用材鉅細畢取豈獨於先生有遺哉蓋先王之爲政莫先於順人情亦莫先於厚民俗力有所不任者不廹之使必爲義有所可許者（大漢之論）必與之使自遂所以人之出處皆得而廉恥之風作矣今先生以齒髮非壯厭鞅馳之勞戀考槃之樂抗辭引歸上之人不違其請者蓋將縱之山林使其鳥飛魚泳於至化之中以明吾天子之仁又將以風厲海内使皆崇退讓而息躁競也順人情而厚民俗實在於是故寧失一士之用而不惜以其所得者大也不然先生豈苟去之徒而大臣豈棄材之士哉况先生之歸也必能著書立言以淑諸人詠歌賦詩以揚聖澤則又非潔身獨往而無所補者也尚何疑哉吾又聞漢祖中興嚴光不屈後世莫不高之今先（此意更折）生之鄉即光之鄉也嘗遊其耕釣之處山高水長想聲遺風必有邈邈乎千載之上者矣今之歸其無負於夙昔之志哉若余遭逢明時不能裨益萬一懷恩苟祿而不去於先生蓋有愧焉矣於是言者是之請書貽先生以識別

廻護朝廷却又斡旋隱士精思讜議有關世道人心不媿作者

送陳德遵詩序　楊士奇

余與德遵家居里巷相比幼而學也孤苦相類仕而官也職業相聯於論議趣向亦靡不相抵余去鄉二十有五年德遵亦十有餘年水木木源之念皆未嘗斯須忽忘也幸遇明天子推恩官其先世又俾得以展省歸厠余之菲薄辱在公卿不敢先其私而德遵視捧命書還登先人之丘壠拜顙薦告以昭寵貺而申其孝思退則合其族姻鄉閭以寫夫久別郄闊之懷何其榮且樂也於是士大夫相與賦詩贈之而委首簡於余余因之有感夫族姻鄉閭之素

厚於吾徒者矣始來而餞之也愛之祝之冀速其逵聞其需一命進一職則居者交慶於家行者樂告於途曰吾邦之華也又聞克慎厥行修厥職則老者興歎少者興慕曰吾邦之華也而間有勿率於道則閔焉以戚而猶幾其改之以不忝吾邦也嗚呼其忠且厚於吾徒如此吾何以報之哉古之禮君子雖貴且富不可以加於其宗其鄉而吾鄉前輩尤致謹於斯百年之間耳目所及卒其大者一二人元盛時先少傅吟窻先生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歸位恂謙溫不改其布衣時而歲時宴聚閭巷間無貴賤不當一以序齒而傾寫無間洪武間劉槎翁先生以吏部尚書歸尤謹下鄉里於親戚鄉曲雖至貧賤俯相與款洽雖童艸接之不見有惰容雖畜一騎未嘗以行城市中君子於族姻鄉閭其道無不然也前輩遠矣後生寡昧無聞抉其貴富忘其桑梓之恭敬忽父兄之交游矜傲澳忍其爲薄如此夫安知富貴之不可終恃也哉幸吾鄉之未見斯人也而吾道路所見蓋不少矣毎與德遵道論及此未常不其駭異愧汗而何幸德遵之歸以繼前輩君子之行以答鄉人老長愛厚之意蓋君子之行必信於鄉人而後可以

信於天下德遵尚以吾言歸驗諸來者其毋俾渝胥於薄也

溫柔敦厚長者之教也曲學小生得一官即睥睨桑梓此文固其藥石

深慮論一　　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弒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外敵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也而豈天道哉

大意欲人主修德以結天心實理實情該括全史

深慮論二　方孝孺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慎察於喜怒悲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濕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罔不壽其爲生泄敗之壞傷之而恃藥石以爲可免於死此死者交首於世而不悟也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絕於時豈誠法制之未備歟亦害其元氣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於法制之外者矣人常拘拘焉盡心於法制之內而不盡心於法制之外非惑歟聖人之法常禁之於不待禁之後而令之於未嘗爲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之無相攘奪盜竊也必先思其攘奪盜竊之由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爲有粟米布帛以爲衣食而後禁之則攘奪盜賊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爲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也必先爲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誦讀乎禮讓薰蒸乎忠厚知暴戾詐僞不率倫紀之爲非然後可得而息也欲其無相淫亂也必先使之無鰥寡怨曠之思欲其無貪黷也必先使之知畏戮辱而重廉恥夫先使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法者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罰加於下而民視之爲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爲當然而不敢以爲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己也非所以虐己愛戴其上而不忍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無上之心亦無由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其無爲邪僻禁其無爲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內鑠之疾而欲求活於針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針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邪

民心爲天下之元氣千古名言議論深醇綽有根柢

深慮論三

方孝孺

繼世而有天下者必視前政之得失而損益之知其得而不知其失懲其失而盡革其舊此皆亂之始也夫有天下遠者至於數十世近者百餘年而後亡其先之政必有善者及其子孫一旦而敗之亦必有不善者苟去其不善而復其善增益其所未足而變更其所難行求其宜於民情則可矣奚必使其一出於己而後爲政哉三代以降昏主敗國相尋於世者非他皆欲以私意更其政而無公天下之心故也舜繼堯未嘗改於堯之政禹繼舜守舜之法而

不敢損益湯之繼桀武王之繼紂及桀紂之所爲復之於禹湯之舊損益之而已未嘗敢以私意爲之也以私意爲天下者懲其末而不究其本者也周之政可謂善矣本於唐虞二代之爲而損益於武王周公二聖人之心後世雖有智者豈能過於二聖人哉暴秦起而繼之見其子孫敗於微弱則曰周之政弱於是更之以強周之刑過於寬於是易之以猛而不知周之法未嘗過於寬與弱也當周之衰國自爲政苛刑密禁四布而百出武王周公之遺意埽蕩無遺民不堪其主之暴虐於是亡六國而爲秦則周之

提明此段是一篇主意但周政之所以善處尚未說明

諸侯以強與猛而亡非過於弱與寬也秦不知其故不反武王周公之舊而重之以強濟之以猛於是天下怨苦而叛之非民之罪也變更之道非也夫政譬之弓然日用之則調越月逾旬而不用之則欹善治弓者見其欹則檠之使其調而已不善治弓者則折而棄之而更以朽株敗枲爲弓以射射而不中乎會豈會之過哉棄良弓之過也天下之弓不能必其良否惟羿之弓不問可知其良以其善射而擇之精也後世之政其得失未可定也千載之後舉而行之而無弊者其惟武王周公之法乎

大意欲後世帝王善法武周之政本是平常道理然議論却有獨到處

深慮論四　　方孝孺

有天下者常欲傳之於後世而不免於敗亡者何哉其大患在於治之非其法其次則患守法者非其人也民心難合而易離譬之龍蛇虎豹然欲久畜之則必先求其嗜欲好惡喜怒之節而勿逆其性使性安於我而無他慕之心然後可得而畜也既不失其性矣猶恐後之人未能皆若吾之用心專且勢於是立爲畜之之法而著之於書曰如是則可以久畜如彼則將逸去而不可禁使後世雖庸夫小子能守吾法而不變亦可以畜之而不失此創業者之責也法可以治而亂也法可以存而亡也歸罪於子孫而委諸天命可也苟吾法有未盡焉亂亡因吾法以起其可謂之天命乎周之嗣王自成康昭穆以下惟宣王爲賢其他者與漢唐亂亾之主無異然而至於七百餘年而後亡者守法者雖闇劣而其法善也當七國之時周雖已衰使有賢主如宣王者復出赫然奮發舉文武之遺典而修明之諸侯有不斂衽而朝者乎故周之弊在乎守法者非其人而不在乎法漢唐之法駁雜而疎略得賢主則治不得其人即亂而亡故其弊在乎法不足周事而不可專罪守法之非人若秦之法固不可得守矣使有賢主繼始皇之後猶不免於亂况胡亥之刻虐乎故二者俱弊而亡者秦也隋之法與秦異而守法者與秦同故法雖不足以取亡而亡於暴虐者隋也此五世之君惟周之亡爲天命秦隋漢唐雖爲法不同而自速其危亡則一而已夫有天下者豈有自速危亡之心哉而子孫卒不免焉者其爲法之過也世之爲法者莫不欲禁暴亂貪黠詭僞姦竊之人而此數者常布滿海內之獄不爲少止豈爲刑罰之不重哉彼其爲暴亂貪黠詭僞姦竊而後禁之而不能使其不爲也聖人之爲法常治之於未爲之先使其心自知其非而不肯爲故爲法者不煩守法者不勞而民不敢爲亂易曰豶豕之牙吉豶牙非無牙也有牙而不能傷也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

申足上篇之意言武周立法盡善在所當遵其氣味疎爽純乎蘇氏

深慮論五　　　　方孝孺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雙起）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之謂也古之為法者以仁義禮樂為穀粟而以慶賞刑誅為鹽醯（正喻一路夾說）故功成而民不病棄穀粟而食鹽醯此亂之所由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鹽醯而生者矣其害不過羸憊而無力以鹽醯為食不至於腐腸裂吻而死豈遂止哉人性非好死也當趨死之道而違生者告之者非也夫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本其實而告之人寧有不知其美者乎仁義禮樂之為人忌於世者由夫虛言而不為事實者始告之以為仁而不告之以為仁之故彼將曰此虛言耳奚可用哉告之以為義為禮樂而不告之為之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爾安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以見棄於世而不振也持劍擁楯而謂人曰我善鬭人必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鬭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見信必先示之以其事聖人之為仁非特曰仁而已也必有仁之政欲民之無饑也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教之桑麻而帛欲老者之有養祭享賓客之有奉也教之陂池而魚鱉牢柵而雞豚欲民之安也不為苛役以勞之欲民之無夭也不為煩刑以虐之親老子獨者勿事胎育而貧者有給以至於獺而不傷麛卵樵而不斬萌蘖皆仁也其為義也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節均之也有分疆界也以防其爭鄰保也以洽其歡車服也以昭貴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饑寒也減其力役之征略其婚娶之儀學於閭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於鄉也使其知善惡之效推而至於安生而遂分尊上而趨事皆義也為禮之政而使民自揖讓拜跪獻酬之儀各極其敬以至於五倫叙而三綱立為樂之政而使民自咏歌搏雅舞蹈之事充而大之至於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人之用是四者持之以堅凝而守之以悠久如待穫於秋濬泉於淡必得其效而後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膠結而不可解有不齊者從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而治之不難故三代之民非異於後世之民也後世之民常好亂而三代之時未嘗有一民為亂者治之者異也（雙收）仁義禮樂入其心民雖知可以為亂而不能賞罰旌誅動其心民雖欲為亂而不敢不能者有所恥而不敢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恥於為非雖無刑罰可也恃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

及其衰則不畏之矣三代以下雖有賢主而不足致治者欲使民畏而不知仁義禮樂之說也故爲治不可以不察也

湛滦於經術而筆力足以達之此種文字與歐曾相先後可也

深慮論七

方孝孺

謂必積德而後王乎漢唐奚爲而有天下謂天命可以偶致乎項籍李密奚爲而不有天下此世儒難通之論也然匹夫之家致千金之產其先必有忠信之人謂王者而不由於積德固不可也漢唐之高祖或起於隴畝或興於世族非有數十世之積累如周之先公而傳數百年之久謂不由於天命亦不可也（判斷）然則安所決乎有累世之積而又有聖人之德者必王王必久而後亡成周是也（分明）雖無積於其先而有聖人之心者亦必王其亡也必與積久者異漢唐是也二者俱不足以王而得位者僥倖乎天命者也暫假之而已矣秦隋五代是也（語從左傳）故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富貴之將使其涵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說出）善於知天者不敢恃天命之在我而惟恐不足以承天之命不敢以天下爲樂而以天下爲憂視斯民之未安猶赤子之在抱養之以寬而推之以恕澤之以大德而結之以至誠使其心服於我而不能釋然後天命可得而保矣今牧人之牛羊者欲其久而不易必蕃息之長遂之使其人喜悅而不忍易斯可以久牧矣苟鞭箠之飢渴之死亡其所授而欲求

其不已易寧可得哉欲知天命之去與促視乎創業之主可見矣創業者之仁不仁天命民心之所去就也創業者不患法制之不修刑罰之不嚴而患乎教化不行風俗不美誠能施敎化美風俗其後世雖有冥愚暴悍之主天猶容而不遽絶之周自文武以降更足以亡國者數君而不亡豈天私之而然哉思創業者之德而不忍也夫旣無先人之積可恃以不亡又不及已之身修德以庇其後而曰天命在我何往而不爲秦隋五代之歸哉

上下千年議論確然不易此一則千秋金鑑錄也

殷民叛周論

周洪謨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是言王者無敵也又曰篚厥元黄昭我周王是言人心悅服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旣崩而四國殷民煽亂不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閑之猶艱故大儒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謂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服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之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絜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倒戈執篚於予伐之日者不幾於虛文乎聖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人心之不易服哉南軒子曰是蓋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敵執篚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蒸民也所播棄之犂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所比昵之罪也所崇信之姦囘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又曰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之姦囘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武王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

朱子以爲皆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豈噍類無遺哉不過殲其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予矜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務其民以叛也今大盜蹠一呼聚黨數百猶能㩁人之國其故何哉務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而不能務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爲所務者衆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爲言而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胥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於畢命曰毖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爲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代暴救民之意終無以自解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借口矣予故爲詳辨之

渝吉有識自具隻眼卻此方不愧負讀書人

罪言論

皇甫汸

天子設臺諫之官重言責之寄蓋以刺百寮察萬民也匪徒利害得失攸係而人之賢不肖關焉唐虞敷奏上可達聰漢魏疏陳下將清憲今則給事科分御史道置權備糾繩職司彈劾者也明哲之庭若屈軼之指佞夫鷹鸇之擊無禮在物且然矧伊人乎飾鷺彰其發隱冠豸示以觸邪使簪筆立朝責成斂手以避持斧按部貪墨解綬而亡恭殺憯其威稜臺閣欽其風采庶幾鮑薛之概焉自昔孔光之奏董賢發其奸回任昉之按劉整數其貪嗇亦可以聯息動色矣近觀章奏跡涉風聞事同毛舉若盜嫂撻翁無而爲有也鄰鐵似虎疑而爲信也殺青兼兩薏苡懷珠似而爲真也履李覆寒目以爲挑予取奔疾坐以爲矯此泥其跡而不究其心也或希指於權赫若路粹之誣文舉或乘隙於寵衰若子虔之貢商君或逞忿於己私若到洽之詆孝綽或媒孽乎善類若牢修之排元禮既乏劉隗切正之義復罕傅燮勁直之詞譖譎鄙言妨污尺牘帷閨穢行亦濫惠文明主望譏當加欺謾之誅詩人賦亂宜申投畀之罰乃敢鼠忌憑附不肖網疏繩黜罪從群賢株逮雖衆

口易鑠而百足不僵致綴旒有棠蔽之嗟負材典倒置之嘆此非進言者之罪乎

當日黃門杜史之横其弊實然然使不鳴不飛仗馬是戒則又有江河日下之歎吾無責耳矣

係侯傳論　　方孝孺

此文原因史氏發起手群體

天下之賞罰必有所受受於人者必制於人大夫受於諸侯諸侯得以賞罰之諸侯受於天子天子得以賞罰之惟天子之大柄受於天而天不屑屑然與之較古之聖人恐其無所畏而肆也於是立史氏以書之史氏者所以賞罰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於世故天子之所賞而濫天下莫敢問史氏得以奪之天子之所罰而僭天下莫敢言史氏得以予之天子之身所為有當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氏秉大公之道是非之故天子之賞罰信於當時史氏之賞罰信於萬世天子之賞罰可以賤貴一世之人而史氏之賞罰可以懲勸於無窮榮辱於既死君子謂史氏之柄不在天子下彼以其位此以其公也使史氏之予奪而不以其公後世何所取信哉前有史識漢初輔相之臣多出於一時亡命屠販刀筆之流其人皆習熟世故追於利害善避禍趨變而堅守臣節求諸高惠文景四世間如王陵周亞夫輩無數人而亞夫尤得大臣體在景帝時以爭皇后兄信及外國降王之封忤旨遂用他事下獄以死夫封無功者以亂先帝之法納外國之叛臣以啟為臣不忠之心此誠

宰相之所宜爭也亞夫爭之豈爲過哉彼景帝者私刻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未得其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屈其說故忍而未發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名以誅之遂卒置之於死求其所爲事確乎有大臣之風景帝罪之（轉○落一片）者私恨也爲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訕之爲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乃可謂之不遜乎夫朝廷之禮君臣之分固有當遜矣至爲一事而亂舊典起邪心爲害於國甚矣苟阿意希旨從而附和之此小人反覆之計謀一身而不顧職業之所爲烏可謂之遜乎人臣者以義守職以忠事君利害有所不恤苟畏窮困而安利達則無所不至矣亞夫之心豈以窮困爲戚者哉遷不稱其能守官而訕其不遜不閔其死不以罪而悲其困窮史氏之論若此何以信於後世此（斷○再伏）吾嘗論遷善紀事而不知統善陳辭而不能斷有良史之才而不達君子之道亞夫傳之類也

偉論英思着力爲亞夫洗刷史遷可作亦當心折其言

讀漢鹽鐵論

方孝孺

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當武帝時兵革游興財用匱竭而均輸鹽鐵之征横出天下疲弊孝昭即位大將軍請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問民所苦咸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御史大夫桑弘羊爭難之以爲不可罷寬襲其意而設爲問答之詞以盡其辯善乎其言也於呼爲天下者曷嘗患（識見○正大）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有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近半其時非有均輸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朽不可校武帝之天下即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百出之斂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困之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糜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畜貨擬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亂矣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急從而稍稍能其害者故一變而弭元元之憤不然漢豈可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讀史之識名世之言可鑒覆車可垂金鑑

原墨論　皇甫汸

貪墨之吏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輿金輦璧京邸爲場鬻爵賣官朝堂爲市持衡者若操籌焉謁選者若登斷焉蚤朝通百鎰則夕蒙百鎰之酬夜納千金則旦受千金之驗取之者若探之囊而予之者若出諸袖由是笄[illegible]交於豪門質貸遍於鉅室郡邑小吏足跡未涉其庭而收責者已先至其境矣不取諸民將運之鬼乎天中人之性未有不貪得者也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御之華翫好之飾有限也廣置豐積以長子孫有涯也徼寵於利其用無窮揉售謝過其費莫算矣夫取諸人以益己情也割所有以與人豈其情乎是誼亡於秦而取償於齊雖黥墨日報而貪汚不止者勢也矧今之大臣蕭曹爲秦晉丙魏爲潘楊班寮締爲世睦椒戚引爲譚私歲時餽問動以億計吉凶慶弔有兩是將一切奢僭豈特衣履諸緣賈生痛其爲外塗屏錯蹈賢良斥其爲蠹而已哉雖殷貢苞苴之行漢矜簠簋之飭而患由官邪焉紓民困乎所有聚徒講學取徑於終南招友酬歌納賄於長夜官惟擇美寸簡信於斜封地或求良東閣高於西邸致太宰不能得人主上亦欲除吏惜哉未聞按蜀郡之輸貨不避曹騰發永昌之鑄金直侵梁冀者也由是採宸衷於闍豎排禁闥以錢神此明王哲后貴乎威福獨攬嚬笑自愛絕請託之私杜婚媾之隙中籍沒之典嚴漏泄之誅革不宣於掖庭樹無談於溫室源遏上流而風庶乎其少息與

貪墨之弊自昔已然長此厲階至今爲梗吾獨歎其日甚一日耳

躭詩論

張治道

正德辛巳客有謂作詩無益鄙而不爲者因作此以答之且以發舒己意爾何物隱者苦思躭吟寒暑不輟饑餓罔聞得之則悅弗得則患無我先生見而問曰詩何物耶而于躭之深也余聞富貴者修身之符功業者名譽之本二者生民之所急世道之所先也若詩者虛言而寡實者也子何損實用而苦虛詞損修身之符忘名譽之本棄其所樂而躭其所苦哉何物隱者怫然怒艴然笑曰子但知詩爲一時之虛言而不知爲一身之實用但知作詩之苦而不知作詩之樂也且詩本於天命之性原於人情之宜合乎日用之常者也肇於唐虞演於周盛於漢魏枝變於六朝而變於唐雖體裁不同而引情發性未始或異也今之詩即古三百篇之末流也國風歌於閭巷二雅陳於燕饗三頌奏於郊廟由此觀之人情非詩不宣神明非詩不感風化非詩不行此特其大者若夫喜非詩則怡悅之情遏而不流怒非詩則怫鬱之懷結而不暢哀非詩則流而必傷樂非詩則荒而必淫此詩之大段也方其思而未得之時情隱於未抉思泯於未抽四時運於無迹萬物藏於無形鬼神莫窺其際造化莫測其情斯時情滯於無方性懸於無向怔怔忡忡繹而未形醫醫軋軋收視返聽朣朣朧朧瞑目涵慮一志定情雷霆震之而不懼魑魅促之而不驚五音六律耳無所聽趙女燕姬目無所睹又不足以養心一志哉及其情與物觸應與感通五情畢具萬慮皆前括而成句團而成章手舞足蹈自莫知其所之也詠造化則收藏顯伏陰陽失其權衡詠山河則峻秀吞吐嵯峨失其標格詠草木禽獸則殊形異象成功失其運用詠朝廷軍旅則尊嚴威武朝闕不足以爲尊劍戟不足以爲利也不亦補造化而助成功哉且庇身求欲者富貴也顯身揚名者功業也斯二者內有所求而外有所制得之固足以償欲失之亦足以罹禍趨而成貪躭而成黷盡而成困覆而成敗位不相與分不相親若詩者則不然取於內而無所求感於外而無所制斂情於一心而人不病其拘放情於六合而人不責其蕩隨意而安而人不指其貪奇花異草因材而取而人不議其黷情淹慮滯思而無所而人不斥其困意適情曠蕩而無歸而人不鄙其敗若夫崇山峻岑隱秀埋靈詞客匪遊騷人匪繹品題不及吟咏不行斯

時也覽勝者不之共地採異者不列其名山嶽依而無靈草木慘而無精使顏謝經麓曹劉升巔見景生情逐意成篇模螢寫奇呈怪探元記之典籍勒之巖若當世傳其奇（寫得生色）後世慕其異山靈載悅草木生氣一經品題傳之萬世若夫朝廷之上君臣胥悅燕饗時行殺核未徹情抑鬱而未伸心盤桓而未泄當此之時工師獻頌大夫呈詩宣德達情磬竹闡揚來遊來歌爲龍爲光管絃失序琴瑟陳張於是使瞽盲歌詠載之典籍傳之百世諷詠無數若夫郊廟之間焚燎既舉鐘鼓祓陳尸詔無語神明感而來適宗祊

求而無所當斯之時繼之以歌詠奏之以篇章一唱三歎美哉洋洋神人胥悅如在其傍若使載我清酤潔我牛羊歌詠不行神靈傍徨烏足以動幽達明哉若夫戍夫遊子度隴行關涉彼危濤陟彼崇山卒然相遇會面承顏哭泣不足以爲哀笑語不足以爲歡也當是之時述別離之苦詠行路之難攜手行答載歌載歎山川忘其疲跡流離忘其儉與也當此之時縱使有金帛之贈車馬之親卒然離悅則後成塵紙非可錄客非可陳又烏足以道情感人耶至於棄婦寡妻窮房遂處旨怨含嗟寂寥無語明月當戶

淒風飄林心搖搖而靡依淚涕泣而如雨縱使琴瑟在御笙歌盈前怨結靡釋情抑匪宣當此之時搦情抽思操觚染翰興與時旋倏然成篇幽閨忘其寥落浩嘯舒其悲涼也由此觀之詩也者所以宣鬱抑之情達和平之氣者也使富貴可畧功業可忽唐虞不必有慶雲之歌周公不必有東山之詠四時不必傳百代不必重也嘗聞好騖險者以行坦爲勞寶敝帚者以懷珠爲賤人情不同不可强而一也由今觀之空山窮島不如朝闕之榮也荷衣蕙巾不如冠裳之華也岫雲嶺芝不如珍鼎之美也刳腸洞腹不

如談笑之樂也造化忌其鍾聚鬼神畏其嘲詠山靈避其探索花鳥愁其形容宜乎知道者之所不取養元者之所深惡也若夫騷人墨客棲身獨處於烟島之中青山壁立（名句）明月高懸洞淵哀猿雲林霧激淒風有聲悲鶴無侶富貴者之不必安功業者又豈肯暫處哉於是抽我幽思發我祕藏探異索奇飾藻麗章山不藏幽草不匿芳倏然成篇與造化而翱翔世不與爭物不與妨也斯時也朝闕之貴嚴孰若海島之放曠冠裳之華美孰若荷衣之朽散肥體滑膚孰若刳腸洞腹者之無災嗚呼叱咤孰若捫心瞑目

者之無怨鬼神喜其闡揚山靈悅其標榜造化與其流通也又孰苦而孰樂哉無我先生頹然悟縮然退曰若余者誠所謂飽死鼠而笑人之鸞膏者也不亦謬哉不亦謬哉

藻思遂勃秀色芊綿刻景鏤情窮工極巧詩學之足貴也信矣然韻語駢辭終似賦體不當類之曰論

物初論

朱右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人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有初必有終曰惡乎無方噫氣之太息也混混沌沌冲漠無始一氣既復陰陽遂判清濁以分高下以形非天地之初乎於是萬象森羅已具有初而迹未形也天地一陰陽而已人物固囿於陰陽以生者也陽生有六是謂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陽生子中極於午中乾道立矣陰生午中極於子中坤道成矣（一部易理）乾坤者萬物之父母也當一陽初復二陽既臨陽在地中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居下而末反居上陽在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壯鱗介群生羽蟲次之故魚鼈身橫飛鳥兩足而昂首陽未足也五陽健而決胥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於六陽既全乾道始備人斯立矣故人首居上足固在下得天地之全氣以生者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亥為六陰成物之氣故能全乾坤之德者為聖人聖人得天地之全氣而踐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曷而終曰生長斂藏一歲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為終也若夫生物所息天地無有斯為終矣曰終當奈何曰有終必有初作物初論

其大意多本邵子當與元會運世參看

難柳宗元封建論　黃省曾

王天下者計乎生民而已非可僅曰子孫利也計在子孫未有能利其生民者也不能生民利而能終庇其子孫者鮮也故堯舜爲生民不恤其子所以熙雍各得其所後世爲子孫不恤其民此唐虞之治所以不再也宗元封建論大抵爲子孫也卑乎淺矣故其指謂天下之權必覽於我以秦人之法可盡一於萬世嗚呼天下豈有不仁之郡縣哉使郡縣永永安莫徙郡縣之可也然而封建亡郡縣亦亡何獨乎封建利民者疑也譬之服餌郡縣之害猶黃也封建之益精朮也硝黃破劑孰如精朮沃補者之爲得乎天下天子有也天下之亡係於天子不仁非封建亡之也使其不仁郡縣亦亡始皇是也故三代之興也以仁其亡也以不仁果非封建亡之也仁者何也利乎生民之謂也不仁者何也不利乎生民之謂也封建之制術之仁者也何以爲仁也盡天下生民而田宅耕蚕之國之君以養之訓之諸侯弗能者黜而移之民有能賢與而庸之若其[illegible]而已非若郡縣之紛紛也（此說良是）封建各保其土子其民而富庶之郡縣者視其所治若傳舍過客然極其掊取而去之貪滿者方謝美渴者繼來歲羅天下之餓虎而臨乎其上又有土之豪右以銷戕之求生民之不盡徙而斃不可得也故曰郡縣者術之不仁者也宗元曰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其言非也若以封建之制二帝三王皆欲去之而不能也夫欲去之者必制之不善者也不善之制帝王不能一朝居（氣呂理直）何至含容勉忍沿非襲謬傳諸二千餘年之久哉夫莫大乎以天下與人堯直徙手而授之舜又莫大乎取人之天下湯武皆以臣子而有之其奮發神武而無難者如此所謂大有爲之君也豈有封建之制知其不善而不能去之耶果其可去則帝王去之不啻於一毛且二帝三王不能去而秦始何人則又一朝遂能去之是二帝三王之有爲反出秦始下矣以二帝三王欲去而不能是其說之太謬而誕肆者也宗元又曰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降於夷王下堂迎覲陵夷東徙爲諸侯盛彊未大不掉之咎其言亦非也封建之典前古莫究大畧見於唐虞既已分之萬國則又五載一巡四朝以敷奏明試其功然後車服庸焉又考績而黜陟幽明之量厥德而有乎邦家其土人慈

惡如防風四凶者則誅放而奪之國非若後代公侯世襲雖有愆過亦不之變也孟軻氏不云乎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有不朝則貶爵削地而六師移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由是觀之封建諸侯其權未常一日去天子也詩曰時邁其邦莫不震叠載見辟王曰求厥章此之謂也周之衰也不狩不朝敵國相征而有以失乎封建之初故論於亡耳葢不狩不朝則休戚不關於天子國有荒虐之

君無從而去之擕諸侯以交伐則是周之亡也在於封建之壞非以封建亡也天子不狩則號令不行於天下諸侯不朝則不復知天子之爲尊故鄭伯射肩楚子問鼎勢宜然也况以極定之微不幸祖考無以君乎天下時有湯武則南巢鹿臺之禍遇矣豈特射肩問鼎之侮哉宗元又曰秦有天下裂都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暴於威刑竭其貨賄咎在人怨也卽其言而論之則郡縣亦無救於

不仁而亡昭昭矣使郡縣之雖有不仁之天子亦可救而不至於亡斯郡縣之得也無救於亡而且以爲得何宗元貴郡縣而賤封建劣帝王之盛典而優秦人一切之政於其上也漢之封建病於太濫而無檢不廣之於帝王之後及大德之賢又無周家田宅狩朝司馬之制班固所謂漢興懲戒亡秦孤立大啟九國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矯枉過其正矣此其紛紜多故非封建之罪也宗元謂漢有叛國而無叛郡則獻帝之日袁紹守勃海曹操守東郡而孫策守會稽皆以其郡而叛安得謂之無

明文遠卷

叛郡耶欺侮甚矣宗元又曰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予則以爲周之衰也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大抵傷周室之無政也政不失春秋不作安得尚謂周之有政也予則以爲得在於制失在於政周事然也既失於制又失於政秦事然也宗元又慮孟舒魏尚之術黄霸汲黯之化非郡縣則莫之施行夫封建之行亦必賢有德者乃君之爾非曰不肖癃頑槪可使南面也所謂孟舒魏尚黄霸汲黯之治在其中矣雖然使郡縣之行吏治皆若孟舒魏尚黄霸

汲黯者惡乎不可惟其郡縣也而使彼豺狼不厭之人以漁獵乎其上致使民無聊生之日此予所以爲郡縣病也宗元又曰諸侯歸商者三千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爲安仍之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其言非也若然則湯武所爲一切出於私意乃若後世竊國奸雄者流爾非聖人光白之謨矣即如其說湯武資於三千（折倒子厚）八百不能廢易之矣舜禹之興出於揖讓初無三千八百之助何所不得已而亦不廢易之耶知舜禹無所私而存

乎封建則知湯武亦無所私而存乎封建也宗元又曰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嗚呼何其識之苟而言之易也先王之法至秦盡廢訕笑三代自號皇帝而子弟爲匹夫焚典坑賢何所不極三正且棄而以冬十月爲歲首郡縣之制亦猶是也行郡縣而併萬國以爲一人之褻天下之私莫大於是而宗元以爲公者抑乃非人之見乎且慮聖賢生於其時無以立於天下宗元之意蓋以必貴而爲聖賢之立也夫聖賢之生樂行憂違其窮與達無往不立也豈必區區爵位之縻乃謂之立耶此乃後世兒童之見拘糾縠而

揮霍者之心何宗元之鄙一至是乎且封建之世野無遺賢其惟帝臣矣而又歲進其士升之天府至於郡縣以來守不禮才令不薦士使天下俊傑鴻朗之輩懷珠含章老死巖穴者不算數矣何得謂郡縣之而聖賢盡立於天下也察究宗元之論無一而可何世儒惑其強詞而不悟也

道理正大議論昌明子厚封建一論膾炙千載徒以其強詞悍氣耳逐段披駁見得是折得倒

贈滁陽王定遠郭公廟碑　張來儀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皇上親纂滁陽王事實召太常寺丞臣張來儀諭之曰王之恩德注在朕心今滁有廟祀而碑刻未具甚闕典也汝其據此爲文於石臣來儀謹拜奉命謹按王諱子興姓郭氏其先曹州人王父少好術數常與異人遊得其書年長未娶南遊定遠邑人神其術將有爲卜之必驗邑中富翁家有處女以瞽未許嫁王父過其門翁以女命求卜數成曰此貴人也翁曰瞽未配王父曰翁能不鄙我乎則妻之翁曰諾旣而娶不數歲夫婦家贍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卜之吉謂人曰是兒得佳兆異日非常人必大吾家旣長兄弟別籍三人皆善殖產元末民間有造言者王誤中其說信之甚篤忽不事作業而妄散家財（日談曰妄大富不辭之意曰滁陽常信讒忌帝故也）陰結賓客至正壬辰汝潁兵起王識天下當變乃召所結賓客子弟拔濠梁據之時皇上潛住居民間爲謠言所逼懼禍將及挺身入濠梁抵其城爲門者所報將欲加害人以告王王親馳活之撫之麾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爲親兵居數月王謂曰汝單居當爲汝婚王暮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議有上子負服今憫夫夫人收○）次夫人忽慨惜謂王曰方今兵亂

（寄實錄稱鄧○特爲太山）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而使爲他人之親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后本馬公季女兒不浸滅）孝慈皇后是也王爲人勇悍善戰時軍帥四人名位皆在王上王素剛直不屈人下每遇事四人瞋目語難而王剖決通敏數以非語侵之衆故合忿未幾客軍首帥彭趙以兵來駐濠二姓皆僭稱王王等遂爲所制一日衆挾趙勢拘王於獄將害之皇上自軍馳歸或曰勿往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王家明日彭帥聞遣人釋王以歸明年夏還故里收元卒七百獻王王就令將之又明年夏燊末疾未差王聞元義兵欲歸將說之左右無可使特過寢門示意趨起因請扶疾往卒說降之得其精卒三千旣而彭趙東屯泗州因挾王以往時皇上方駐滁陽知衆不可共事獨堅守以待復遣人賂彭趙左右賂行王得縱歸滁陽王兵共四萬其麾下僅萬人皇上所部三萬有奇明年乙未王命守和陽旣而信流言親至和陽視師値王讐人亦駐其中間王至移軍異處皇上禮送行者俄爲所難王聞驚得疾尋卒歸葬滁州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死次爲降人所陷幼與群小陰謀（張三子與帝不睦皆不得其死又王之所自得）（不能法外而幼子一婦耶）伏罪次夫人張氏生女一爲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女二

洪武元年天下既一剖符行封追思更生之恩實帝業所始乃封滁陽王建廟墓陽命有司歲率滁人祭之臣來儀伏聞自古帝王之興雖受命於天未始不因乎人葢必有所祐助維持之者亦得與以享其榮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惟我皇上奮布衣提一劍而起外無尺土一民之助而王能脫危難識潛微納於武室授以兵柄慨然不少吝惜遂肇大業可謂有知人之鑒矣及今大統既定四海一家推本尋源實由於王爰建顯號俾永永血食蕃非王無以開萬世之業非皇上無以永王之名臣謹即是爲銘銘曰

皇受天命發跡濠梁方其始興附於滁陽滁陽先知識聖於微聖有大難王脫其羈取彼神龍翼之風雲浴日咸池滌其垢氛龍騰日升伊誰之功有相自天實啓王衷皇奮無旅王命予之皇室未娩王命女之謀行諫從肝膽弗疑萋非之言終莫我離秉鉞專征付以閫外頗彊憂驕有衆日大變生於意卒疾於驚何啓其緒弗享其成皇明日昌既臣萬方剖符錫爵乃侯乃王爰念舊恩極天罔報一飯必酬矧有大造乃封大國乃建廟庭乃復滁人護其園塋祠官孔嚴報祀春秋罍酒鉶羹黍稷羊牛王其來歆毋曰

無後王女皇妃三王挺秀王支百世王有廟祀棼棼者雄孰王之似小臣受詔作此銘詩勒著貞珉以永無期

有明三百年基業托始滁陽傳聞異辭當以是碑爲據以碑中事實俱高皇帝所手授也

勅修河道功完之碑　徐有貞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天子以河決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於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臣有貞應詔乃賜璽書命之行天子若曰（體裁）咨爾有貞（敘事）惟河決於今十年東方之民厄於昏墊勞於堙築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即功轉漕道阻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治欽哉臣有貞祇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眾咨詢群策率興厥事已乃周爰巡行自北東徂西南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濮范以還既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乃上陳於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不（不○者○可○為○千）可逆焉以堙（為○世○治○河○者○式）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為阻者歟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

救也今欲捄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四解○下逐段照○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疏水之渠（先疏其水）渠起張秋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於濮陽之濼又九里而至於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於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於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於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於李隼之崖由李隼而上又二十里而至於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於大豬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大治其決）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鄄東曹南鄆北之田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可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為之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楗以水門其下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衩流柵木絡竹實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蓄

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
山滙瀖濮之流而納諸滏遂濟漕渠（決泄其瀦）由沙灣而北至於臨
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二十里復作放水（又）
（爲之方以時節宣）之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
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
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
多難其事至欲弃渠弗治而由河訖及海以漕然卒不可
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蠲瀕河州縣之
民馬牧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天子從之是

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
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
倍木之數用鐵為斤十有二萬鋌三千緪百八釜二千八
百有奇用麻百萬荆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
計其算然其用糧於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焉蓋自始告
祭興工至於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於是水官佐工部
主事臣詡參議山東布政使司臣雲鵬僉山東按察司事
臣蘭等咸以為惟水之治自古為難矧茲地當兩京之中
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為患孰大焉夫

白之渠以溉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累年費
皆鉅億若武之瓠子不以溉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久弗
成兵民俱敝至躬勞萬乘投璧馬顮神祇而後已以彼視
此孰輕孰重孰難孰易乃今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溉焉
以漕焉無弗便者是以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矣厚矣其
可以無紀述於來世臣有貞曰凡此成功實惟我聖天子
之致所以俾臣之克效不奪浮議非天子之至明孰恃焉
所以俾民之克寧不苦重役非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貞
之於臣職其惟弗稱是懼矧敢貪天之功惟夫至明至仁

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貞㫖備員翰林國史身親承之
不可以嫌故自輟乃拜手稽首而為之文曰
皇奠九有歷年惟久延天之祚既豫而豐有蔀以蒙見沬（三句一韻）
日中陽九百六數丁厥鞠龍虵起陸水失其行河决東平
漕渠以傾否泰相乘運維中興殷憂乃凝天子曰吁是任
在予予可弗圖圖之孔亟歲行七易曾靡底績王會在茲
國賦在茲民便在茲孰其幹濟其為予治去害而利惟汝
有貞勉為朕行便宜是經臣拜受命朝嚴夕儆將事惟敬
載驅載馳載詢載謀載度以為乃分厥勢乃隄厥潰乃疎

厥滯分者旣順隄者旣定疏者旣濬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永存有埽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從水利斯通水道斯同以漕以貢以莫不用邪計維重惟天子明（學乃繁）（平淮西碑）浮議弗行功是用成惟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首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貫勒茲貞石昭示無極

鋪敘河事甚悉可式將來文亦莊雅合體

漢愍帝碑

（總見三意）

邵寶

世有存之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君子存之有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君子必毀也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於正者君子則以義起焉此皆關於萬世之綱常而不專於往事之褒貶蓋天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心也古今篡竊之雄首稱曹魏其惡有不待論者始其爲禪受也實在許之繁城實自領郡得遂覩其故都有壇焉曰禪受皆誇詡之迹有碑焉曰禪受皆矯誣之詞千載而下指而笑之讀而唾之者不謀同心不和同聲此所謂存之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存之可也其地有廟焉以祠魏文南面帝服儼然臨之雖易姓改物彼亦有不能泯者然當其覬爲篡竊之地而合此與彼則凡彼之所爲譎以欺後世者今皆墮其智計之中吾恐儒先筆削之旨終托之於空言而亂臣賊子將益無所忌此所謂不毀則無（分意）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毀之可也壇固存也碑固存也而獨毀其廟則他日必有復衆以奉之者卒亦何貴於此衆哉謂宜易所祠以祠漢之愍帝而其臣孔融配焉彼以其新此以其故若將驅而逐之撥而反之使奸雄之徒

不得一日立乎其地此所謂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於正者以義起焉可也愍之於昭烈勢同寄生然猶天下之君也融雖意廣才疎而忠言義色至不容於賊操亦足以愧夫北面稱臣上表勸進者矣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謚且漢之君非魏之所得謚也凡此皆所謂以義而起者嗚呼君臣之分有大防焉順逆之際有大法焉彼奸邪之所不敢動於惡即動焉猶必有以文之豈獨懼夫天下之將攻之哉亦以大防大法之所在雖後世有不得而逃也若曹氏之於漢是也然當時郡國之中既無一人仗義執言揚旗伐鼓以討其篡竊之罪而在廷在野又無一人登西山路東海以明大義於天下蓋畏威附勢無足怪者至於後世之君子亦以空言無補因仍苟且視大防大法而不一顧念焉抑獨何哉存其所宜存毀其所宜毀而易其所宜易此吾輩讀春秋學孔子者事也况職在守土乎是故寶雖不敏不敢讓雖不避不敢辭

讀史至漢獻之際多少不平得此快舉雄文豁人胸臆曹瞞父子千載下尚有忸怩之色矣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生祠碑　徐渭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關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歎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孑嬰婉孌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丱大江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下僚也動爲人所狎傑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使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性植歷千萬古而同一道今其祠若廟岐然相望豈偶然哉詩曰

伊昔孝娥垂笄統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沉伏下僚傑然長歎則怨其遺有冠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何況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啓宇崇功娥江之沚

祠水相望照映江水

慨當以慷悲憤激烈令讀之者一往情深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神道碑

趙貞吉

惟皇天篤我明之祚間出哲臣為社稷隸二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於隸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頃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科斗之能安敢投手其間哉傳曰仲之生為齊也仲在則齊存矣往事二際社稷之計賴二公居多安可忘邪于公已表於憲皇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我皇上奉我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諡文忠蔭一孫為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嗚呼休焉不忘臣下之勞其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談論公行事矣楊氏宗蔭改窆葺祠而祀之以碑辭屬予噫公希世之英也予茲之論豈敢荷邪公事業詳其家傳謹掇其大者以引士評之先導可乎公名廷和字介夫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祖世賢避亂入蜀居新都父春湖廣提學僉事母葉氏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廟廊鄉先達司馬

余蕭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自曰介夫當相
天下為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若備三十年修文講藝
犂磬茂猶時並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久之以正德丁卯
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璫之焰方蒸
寰宇數年內駭弁未息南平北討政府囂然而長沙亦倦
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曰吾於文人有一日之長若
經濟事須歸介夫夫余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
非楊氏之飽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議
奪情疏亟上讓得寢惟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闋日

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進而時事益難為
矣毅皇帝匹馬捶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狼陰山旋以
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自宸濠搆亂訛言
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
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景耶公血誠隻影周旋
其間遠奉綸音近承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
鳴鏑衛寡驚柝安平且泰俟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
乎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健卒環布肅寢梟獍在
側磨牙淬舌儌機事有一疑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耶嗚

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稟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刺紿彬
入賀獸吻縛之按押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便
貴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
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堋鄂之臍可不
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已乎然後清宮警道迎真主開明
堂而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
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勲名著矣風烈高矣將造物者
亦忌公耶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
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閣長老云公始定策迎

立之際亦援往代母子故事以動宮陛矣蓋以安社稷為
急不恤其他也逮詔中外上於時無難焉遂行之耳心豈
有他哉四子起而持之是矣蔣無肯亮公之心耳公可辯
耶公嘗歎曰衆尤交責吾何逃哉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
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圖機遠
識豈不知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不易之執禦特以處君
父骨肉情禮之間身任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
乎必推心絜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禮之至禮依忘名
之完名俟泰陵祔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必盡愜哉然欲

卽以厄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於
去以免義我尤也以此夫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
負者不以奪稱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哉無滅異
之厲四子之於公奚爲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於去以
免人我尤也以此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錮於
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齬實繁徒致聖主懷怒疑有諷吠
非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卒變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以
免事我尤也以此夫以公之功勞精忠而博此三去惴惴
焉懼補過之無地也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易曰王臣

蹇蹇匪躬之故詩曰我思古人俾無尤兮殆公之謂也夫
君子曰去易事也而公之去則天下惜之者爲大業之未
終也然聖皇念公則未嘗已也何則漢宣偶一思故劒而
左右測其意在於儷微我世皇亦數起用舊臣而因識皇
心之黙存於定策豈不然耶故十年之内九重懷鄉意切
矣然環詔雖勤而膚效未奏也假令公垂老尚在則皇慈
豈忍俾終於棄捐乎應知佩可宵還劒當晝合矣惜乎天
之斬之也恭惟我皇上知世皇之意也改元之初一洗釋
之嘉勞憫忠以慰仁人志士之心勸忠臣孝子於來裔猗

乎盛德曷以加哉往者奪門輩爭甚於公之議乃英皇獨
難之爭者曰不如是則今日舉無名而于公𡨚焉時惟憲
皇帝知英皇帝之意也則改元初亦爲先雪而嘉勞憫忠
於公復完嗟乎二公力於公家其忠同其受報亦類顧不
異哉乃若我二聖之心則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如日
月之照也窮劫賛頌不能盡矣傳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
於學無不貫惟以脅經濟故於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
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
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末以東廠功乞封

已持内旨引内官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
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
紛易易如此而不如由於夙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
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
轂草威武勅已瀕死逮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
抑奸雄如秦如瓊稍疎皆足以死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
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謗
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於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
岌鄰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焉者耳論

者謂公委任半於古人而功勛倍之往代以負荷危難名世者皆當出公下信矣獨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尤確梁公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處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如此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榜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旛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三辭錦衣衞千戶廕再辭文職四品世襲廕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不以為喜曰此末

事也謹言行修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於前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為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為學士堰次建坊牌費修縣城城成賊至救生命以萬計次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物業三焉公之加意人間世何如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今未易舉也公上三世皆贈如官元配黃氏贈一品夫人生子慎正德辛未科及第第一繼室翁氏內江人封一品

夫人無出側室蔣氏封孺人生子惇兵部主事恔中書舍人先公卒恍舉人女二長嫁修撰余承勛次嫁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同仁寧仁生員志仁湖廣都司經歷其仁廕生斯仁生員有仁舉人興仁指揮同知右仁尚寶司司丞叙仁力仁公以嘉靖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卒於正寢於時慎以議禮謫戍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已而惇恍卒而諸孫幼公處淺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付慎繼室黃氏云氏遂寧黃尚書第三女有才志幾幾楊氏嬰曰矣亦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宣孟之仁成季之勳天之所

以報公者豈有既哉貞吉曰惜乎予言也陋不能為公重聊持論以後之賢者耳因憶年二十時以諸生謁公公器之去四十五年得矢公薦藻之辭俯仰人代傷慨悲歌為之秋獻辭曰

坎坎擊鼓導江之浦雲頂山前鶴化仙鶴鳴壘畔雲行雨聊騁目兮四顧望夫君兮容與九疑雲淨喜回峯三峽濤平愁枉渚愁莫愁兮夜未央思莫思兮東方曙衙門空閉鎖松筠水遠山長倚能取歟靈駕兮未來悄娟娟而延佇

右迎神

擊鼓其鏜鳳山之傍松鳴風兮聲琳瑯葭泚月兮容蒼蒼
眇一夕兮千生睹君子之輝光琴瑟齊御千歲張妙舞並
奏進樂方樂莫樂兮兼相忘醉莫醉兮無何鄉天庭忽有
雙華飛薪傳火兮燈光光儼雲駢兮羽蓋翩形倏兮難將

右侑神

鼕鼕其嘈金沙之郊雲溟溟兮水滔滔嘯於岫兮鳴於皋
君乘舫耶乘轎石嚙月兮山嶠擲拋旋談何高登樓悵
慨意初消喜相逢兮雲中簫愁相追兮洞中濤百年惟會
在今朝君不留兮我心勞忽空明兮濯足蹇獨立兮逍遙

右送神

氣局大結構嚴思力厚命筆下字點滴不苟文忠公兩
朝名相非此不足稱之

林泉讀書齋銘 有序　方孝孺

士不知所爲學久矣文辭以爲華記誦以爲博古之學者
雖不外乎此以求道然道不在是也錢塘徐君文以林泉
讀書名其齋余喜其好學之篤也誦所聞者以銘之銘曰
斯人之生去物無幾參乎兩間惟性之美悖美勿學爲嚚
爲庸膚擴天明厥惟學功孰治於學而遺其事口習心游
卒淪於僞或憊其害力於躬行物有不知將躓於冥又或
不然去學絕爲惟心之求異端是歸三者殊科畔道則一
幸有聖謨啟其如日匪學奚知匪行奚臻主敬立誠卓爲

上四語○總提下是○分釋

天民萬理紜紜樂之如髮眘融海瀠水長泉達內刬其穢
外嬭其茂不吝以戲不驕以亢以聖爲準以賢爲徒大道
是趨廣居爲家勿溺於汚勿畫於遐日運天行眞語確履
細行宏猷小紀大綱察於纖微徵於家邦誰謂天下難乎
治平各充其需禮叙樂成學之成功庶其在此豈若偪陜
僅足一己俗學卑卑爲俗攸嗤非有君子孰能與之錢塘
之墟有書有齋我思古人於以永懷

實見得聖賢之學知行並進體用一源故議論深醇不
墮影响不落邊際

詹事現聞姚先生墓誌銘　一　　黃道周

嗚呼堅龍氣降濟發之茂不迨殷周其道德豪傑之士皆驟起無所承自有漢而然矣間有之隱隆蟬綿叩浦之數可得而稱焉若吳門姚先生世有懿徽發爲文章甕口方彤沐浴天下予閒其識嘗見其人矣先生諱希孟字孟長有虞之後也明興有祖榮者擇配黃盛年而寡高皇帝首以節行風勵天下旌其門史臣蘇伯衡爲之作頌於是姚以義烈起家二百有餘年文太君始毓先生先生淵源明德值貞元之會卓成名世宜其然也榮生華卿亦以節孝稱華卿生叔威叔威生梅谷梅谷諱翊始著高隱翊生晌艇君丞丞生白堤君厚爲沂州判官厚生五溼君圭爲武涉令三世皆明經不樂折腰而晌艇以吳文端公婿翁嘉遯以老蓋自梅谷而然矣古稱戴顒宗測皆遺世遐舉爲有嗣興人是唐子畏所爲梅谷圖者也五溼治武涉不二年致仕遴室施生穎巷公汝徹爲南國子生以先生貴贈如先生官武涉之拊子舍也贈公年方十四毀瘠踰禮既娶文太君是稱母師實舉先生先生未過歲而穎巷公辭世文太君方二十有二坐茶蓼中乳血襁哺又以征徭之

累從父借雞豰弛擔施太孺人抱先生辭公堂對簿是日先生正週歲居堂上弄飴笑視施孺人孺人歸哭告文太君文太君乃益哭然心喜是兒有福是堂上人既三歲嬰疾幾廢矣諸大母衛之哭忽一夕聞庭中聲翃然如大鳥翼擊而去質明遂瘥是所謂大鳥覆翼者歟自是岐嶷吾占對異於常兒外翁文衛輝公以少府致政歸太君數攜先生依外家見其先世懸籤積軸輒別識位置不爽衛輝公飭肅客輒呼先生出周折爲儀范客云是吾宅相無雙也於是相國湛持公甫總角爲諸生長先生僅六歲以甥舅篤朋歡衛輝公嘗云姚孫與吾兒異日當比珪廊庠雖湛持與先生亦自謂吾甥舅於當世有二無兩也湛持公既蚤登賢書困於南宮凡十九載先生始舉於鄉兩人相視謂吾甥舅如檜柏株葉無殊其飽霜雪耳及己未先生登第湛持後三年亦大奮去二公之於學同業誼同趣操秉同厲品藻同旨音吐同徽體質同瑰而先生文釆沉毅騷雅合致包裹六代邈乎辟衆矣先生既登第當選庶常諸前輩咸以人望推屬先生獨私念有東觀當三年侑周如何又東事方棘諸食肉者日發帑南下詎不得以一官

貽母憂且需次補廷評之籍而太君獨發緘趣先生讀書先生於是膺選也明年具版輿養迎京邸而東事亦稍靖冰玉之供爲熊丸解瘮韓蒲州劉南昌二公每見先生必竟日宗社大計盈庭未發者必先咨先生梢落翰飛都人競詡於是楊忠烈公入爲給諫左公光斗在臺班與先生同道相勗每言世界卽有缺陷只方寸間缺陷不得耳乃庚申七月神廟遐升光宗卽位甫旬日違豫內豎崔文昇侍藥無狀浹月遂稱大行中外哀慕又有停封移宮諸歧事忠烈先後發疏皆從先生質疑義先生亦匡益不辭云

故事詞林與言路蹤跡微疎先生獨謂青史法從離若蟬翼卽後世誰從明其是否者既授檢討爲史官於兩朝實錄多所論定於時名賢盡起田間葉文忠當國鄒忠介趙忠毅王莊毅馮恭定高忠憲皆在九列而湛持以鼎甲領望與先生翺翔及同邑周忠介嘉善魏忠節日夕講析首善之堂商古権今或値先生未至而諸老必嗒然若失也先生既道廣折節下士賓從雲歸頗慎許可門無厭刺又每出東西坊必遣蒼頭報太君食寢數反乃已亡何湛持以建言歸王莊毅馮恭定先後去國先生念太君初喜檄

又己丑實錄未就不得發片語與渭陽偕南居一年請假歸蓋自先生歸而時事大變諸君子蹙蹙如漢熹平間矣里居既三年逆魏愈煽楊忠烈再疏討罪萬工部捶死而逆魏手滑先生與湛持日夕慨歎周中丞起元引賈彪事勸先生北上先生曰吾不爲范滂足矣至河而反是何人乎入問文太君太君欣然曰爾行觀之爾志行沈篤亂必不及既抵畿而楊左併褫忠毅忠憲同日解職衆朝洶洶方頌玉璽河清致符命之奉先生以太夫人筅篰未安勉就房考是乙丑二月也考竣所獲如陳唐姜閔梁馬岳楊

悉天下名士一時學倫先是冬黨魁已發諸君子就檻中纍纍無一免者先生出對友朋凝涕在睫入侍太君怡怡（忠亦孝）湯藥如平時太君亦微覺外間有異疾日甚遂不起先生三日絕水漿扶櫬出國門徒步哭踊血目腫舟行至淮上見邸報知奸人受逆閹旨已得削奪之命先生入撫棺泣然出曰經年來皇甫威明之恥懷之久矣今成吾志又不於親存日奪捧檄歡是天之厚吾親也星馳歸卽金溼阡之旁誅茅作丙舍廬於斯金溼阡者先生所葬潁菴公子爲之作碑者也於是緹騎四出銀鐺相望先生念袁夏甫

在土室中穴垣視母緊我獨無亦大慟祈死丙寅三月緹騎至吳門逮周忠介齊民數萬爲呼冤捽旂尉殺之當事者慍欲遷禍於湛持及先生先生數擬從三閭之役而朝議憚吳民恐東南遂巨測僅戮五人餘寘不問先生始放跡湖山高笑縹緲幽探林屋自號閒生道人閒生之餘也先生初號現聞與內典通既以多難奉母故竊精於竺乾之言前輩中涉獵是學者稱內江趙公先生才似內江顧內江用而先生不用則先生閎深矣丁卯秋熹宗不豫逆璫謀變先籍海內清流五十六人欲勒自盡先生名在

籍中事未發而今上從信邸登極海內殆慶更生不月餘誅逆璫燬天下所在逆祀明年戊辰崇禎改元以太子贊善徵陟三階以右庶子充經筵日講官知制誥先生在講筵本正叔淳夫之意積誠悟主又善爲言詞嫺威儀法巽幷致每出班黼扆必爲改容諸前輩咸心儀先生然諸奸人謀翻案甚厲閣中諸老以次罪去又敵適薄城諸不靖者借爲風雨值枚卜遂罷會推援錢宗伯之厩先生心非之也湛持又有所排擊不動於是銓輔搆難欲先去先生次及湛持公庚午秋典北闈而冒籍之獄發擅柄者猶以

以論世

可

冒籍不足胔先生遂移冒籍而誅文因下二武生獄久之獄上先生以宮詹坐鐫秩嗚呼是足以快其舌掩文冒矣猶慮先生以文行被主知恐一旦發夢廻陰摘先生講章中語度夷之深先生弗知也嗚呼先生於羣小豈有詠觀之威破柱之痛而仇猜若此哉不過謂先生才耳先生才而用則諸番徒忍不得用諸番徒不用則仳仳簌簌者幸桃籍就死故其極賛如此也以予所見則先生才忍歸於道先生爲文章剖事包燕納許搖筆傾世而未嘗以是自詡一也先生與人交無大小先造驅車肅客不憚寒暑見

一善事及閭巷嫩蹟輒手記脈言恐忘二也徑草蕭然木瓜不入窮歸如水竿牘不出三也儀觀如神明而不作貴容不作介色謝諸紛囂四也自宗族閭里嘗負我者幸德報之未嘗訟誅一事五也天下才人幸以是五者傾敗而先生無有顧以才詘何也予從其長君宗典見癸卯歲發願文謂之五律一曰十不忘一曰三勿起一曰六勿言一曰五恥一曰三長幸發悟合修權借葱嶺實歸洙泗甚矣湛持公株葉共之丙子五月示微疾端坐奠楹湛持公實記其事不十餘日湛持公亦去陶陶未久是之謂矣蓋自

語頗害道

辭宗於諸儒者似不當入

公逝而岸谷屢遷又有甚於幾時者嗚呼公生己卯歲月日卒丙子歲月日享壽五十有八元配馮宜人繼王宜人子二長宗典國子生娶孝廉張與度先生女孫男二廷修山修次宗昌縣學生娶趙文毅公子欽州知府隆美公女蕃衍予姓備家乘中且葬爲之銘曰

一言幾道貴於玉積玉盈腰安所支千言幾道貴於穀積穀如山安所貽濤闊之堂天爰立額璧冐奎南斗入絳趺之館天旁求驂輌服孔迷春秋天之相人文行耳人之相天何其是上帝精徵達相理現前大麓納芥子諸種種者已如此不朽之言但皮裹玉書萬年記石史

眞敘不搭架子瑣瑣碎碎頭緒極多却是一氣到底而照應關鎖之法俱備忠孝之人其言炳如也○論一人而當日邪正倚伏之機國家治亂消長之故了然在目文字之有關史事者○啓禎之季諸公爭以禪悅爲高亦是一病今乃見之碑板眞謂借禪歸聖得無有傷名教乎石齋一代偉人亦復濫觴至此可怪也

喜友堂銘

方孝孺

與素先生家於海隅自其先人兄弟共居爰議築室燕衎以娛卜諸溪南龜協其繇除荒剔穢以葺戶牖先生左處諸季在右雍雍愉愉子姓先後徵名陶詩命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歎揚弁啓齒以言予所爲喜者吾能論之凡人喜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焉緣物而喜誇者喜權諂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賄相彼所喜先生不取恂恂骨肉恩義有加一室團欒共喜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且予不聞兄弟之間非特於今古人所難歌形斗粟詩賦然其豈曰無家兄弟爲佻先生之居雖陋弗完我行其庭爾箎爾塤先生之身雖隱林皋我覩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旅分饔并餐居不待葺同溫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盡形容千載下讀之便令色喜）吟接履坐諷聯牀三畝之宅五畝之原弟耨於後兄耕於前既孝且友從容話言飲此醇醴盎然春溫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孰無兄弟先生之喜不私諸己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末爲孝里先生聞之欣然而喜樂賓酢酒先生起舞取酒酌季且笑且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至情至性之言讀之心動

兵部武選員外郎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楊公繼盛墓誌銘

徐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謚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皇帝御極邇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爲國子生而特賜今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敵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敵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辨其說之謬者五鸞因抵公撓邊計惑衆心詔錦衣衛逮公詣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縣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上即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歷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殺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視公公乃自破甆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慄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斬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悔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僅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諭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

太僕少卿米友石先生墓誌

倪元璐

吾於十年以來之事有二慨焉遠六七年權奄用事忤者必死然非曰媚之而後生也而人不能不媚曰不媚即死文其求富貴之謀爲救死此童子之智而昔之所稱持局之傑則皆爲之此一慨也近一二年外寇并發誤者必死固非曰我不肯死即得不死也而不能死者曰不死將有爲文其畏死之情爲冀功名此不可以欺童子而今之所稱救亂之才則皆爲之此又一慨也嗟乎富貴如此其可欲而死如此其難是故吾於米友石先生夫婦之節樂得而稱之矣米氏在宋以南宮顯入明曰虎者由晉陽徙關中累功官金吾尉致傳爲贈公文學文學生贈公某即公父也並以公貴累贈至中大夫自公父始由關中徙京師生三子公居仲名萬鍾字仲詔以好奇石故號友石云生有異徵及長孝友備至於書無所不讀自其少時文章翰墨之譽已流天下然益務精苦夜讀必達曙以爲常逮以甲午魁本經明年成進士筮令永寧永寧民悍喜爭多睚眦殺人者公以仁義化導之其俗遂變時贈公就養於官未幾病卒公當奉喪歸永寧之人如失其父奔哭執紼者

千餘人重趼相隨至都門升其堂哭躃乃去服闋補蜀之銅梁時播酋既殲遺種猶多盤踞爲患公設法盡擒獲之根株於是蕩然矣久之調六合値稅璫嗾掠江南北橫甚公縛其黨數人立榜殺之璫甚憾恨顧無如之何凡公三仕爲令並以卓異徵乃當衡以公崛強無意大用之量移廷評公安之無慍色其在廷評多平反者旋遷計部奉命分榷河西務大疏梗塗行人呼便所節省金錢如干又以其羨築河堤爲畿輔末利尋改稽郎視陶清源爬梳積弊殆盡天子才之擢參浙藩分守金衢道多異政嚴溪有八虎幻形爲祟公移文禁之遂絕擢江西觀察分守江饒於是逆璫魏忠賢矯竊權政黨禍大興而江西爲甚先是奉常黄中介先生以甲元疏請緩刑小人以爲此熊江夏說客也忌欲殺之至是褫冠即訊當公司獄公曰今欲不死黄公無宜黄公宜黄公則黄公死乃故曲列其辜幾下死一等黄公卒以是不死久之以資遷山東右布政當是時璫燄愈烈公居京師與璫鄰璫目不知書而浮慕名士求公書翰再三卒不應已又屬其私人謂公即少屈曲上卿開府可得也公笑曰乃公即要富貴少年時猶能頂沒行

上卿開府遂已十數年今老矣豈有三十年共姜垂老獻笑者乎拒之甚力璫大怒然未有以中也會公從江右歸道經金陵時中貴人守備金陵者方爲璫搆祠祝尸聞公至大喜使使奉金帛求公數言彪炳上公公怒罵其人去中貴人恚甚以聞璫璫怒益甚乃嗾其黨御史倪文煥疏參公璫人魁也削籍爲庶人公遂不敢居京師當此之時璫怒未悛其黨日夕謀殺公更亟會上登極璫及其黨相繼伏誅於是以廷臣言起公京卿時卿署充塞而公又澹然恥自陳列久之不補於是寇逼城下京師戒嚴公感憤上書條戰守事甚具已奏劾督師袁崇煥使外寇踰薊門如枕席上過咎安歸乎崇煥當斬時崇煥功罪未列人猶以爲李郭公獨昌言請誅其始皆爲公危及其後乃始服而壯之於是得旨起補太僕寺少卿理光祿寺寺丞事守德勝門敵退上嘉其勞下部紀錄明年春上朝日於東郊公將事有恪時公望重主爵期大用公而公已病杜門月餘一日蚤起呼水盥嗽索所畜奇石兩枚怡弄許時忽起端坐遂卒公先配淑人李氏蚤卒今封淑人陸氏其繼室也陸有士行當公以避璫禍變服浪遊西淑人清源公長子壽都以應科試抵都奸黨爲毀室取子之謀者中夜奄至壽都踰垣得免潛歸清源泣告淑人懼一旦禍不測淑人𦵏猶曰若能爲卞壼子吾即范滂母夫何慮哉聞者異之公病時淑人日夕呼天號泣請以身代革之日一慟氣絕既甦諸子及親族泣共慰之淑人瞑目不聽曰吾何以獨生再慟遂絕嗟乎人亦有言天作之合豈不然歟倪子曰嵩死於牖下公殷尾亦不啞而有千年之臭美新祝釐之徒安在哉若淑人之殉烈吾以其爲命婦故難耳今或以其爲命婦故易之世無通論如此已婦享其千困不能死猶以清旌况淑人乎銘曰

其時奄濁道在鬚眉彼一君子其生有爲其時儒懦道有闇幃此一君子視死如歸於都瑋哉

寫忠義人骨力嶄嶄如生千載爲之神竦。本是夫婦雙銘題目不載婦人從夫之義也張說爲蕭灌神道碑妻韋氏出事實於內題則不列楊炯爲王義重神道碑其子師木附葬亦不別爲標題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同列之例起於近世大失古意矣

陳烈婦墓表

徐世溥

烈婦名有華字去華姓王氏金谿縣學生應薦之女而陳其謌字正夫者之妻也丙戌冬僉都御史郡人揭重熙出兵過金谿襲撫州敗績於文昌橋復走金谿金聲桓王得仁自南昌來追放兵大掠自黃通至石門士民無老弱盡殺之梳尸七十餘里婦女悉擁挾以去邑爲之空烈婦赴水死十一月七日也年二十有二嫁其謌纔五年無子丁亥十二月十六日始克葬於東城外椰源祔姑許氏墓右後五年金王死南撫道通其謌始克具啓尋余乞爲銘且屬爲求諸詩歌以彰厥婦焉世溥讀而歎曰烈婦之不張也以夫子存而夫又郡所推篤行能文章者也嗟乎金王之暴荼毒徧十三郡梳籍至不可聞而女子亦什居三四焉或夫婦同死或從母死攜女死同妾媵死或姑姊妹同死或與鄰媼嫗死其不及爲人所聞見而不傳者可勝道哉夫名與身孰親女子之能自貴其身也甚於男子彼身之不惜而奚有於名雖然此亦生者所以致其無可奈何相酹於無窮之意而已而亦未嘗不足感激夫生者也若曰身之不惜而奚有於名則反而用之男子女子豈可復問乎是吾以感正夫之誼重爲君慰而因以悲夫不及知者乃爲銘表之曰

從一而終婦人之常遭時鼎沸刀解冰殤知幾何哉曾天相望不過筆墨孰知潔芳皎皎烈婦義比沉湘誰謂清泠而若搖蕩而我因君皆彼幽光事同跡異湮沒不揚身名俱沒實可悲傷焉葬之宮河伯之疆聚斂貞骨與君偕藏君其求索相與嬉翔洗滌魂魄偕游帝鄉勿以未闊眷戀下方真性不朽虛名可忘其照星日視此銘章

烈婦幸而傳然其不及傳者何限眞可惜也銘辭斑剝古雅有關世教

趙氏客遊述

茅坤

客有趙廷瑞者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也字子龍別號中嶽少讀書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員數省試不第輒棄去然故嘗習青囊所歷名山水必按青囊以揣畫風氣融結聚散向背之畧或驗或不驗將客遊中州且訪異人也於是囊一瓢浮家而出由貴陽入蜀久之泝江流下荊州詣武當北轉許鄧渡河洛捷漳洛以次於燕又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學士家塚兆必仰而眺俯而步哦吟規度驗或六七復東遊泰山過闕里南窺鳳陽以達於金陵而高皇帝及武寧中山以下諸侯王百戰之處稍稍徧矣已而過浙訪天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間獲從予同年侯二谷陳敬亭兩方伯遊兩方伯公詩藏金君所卜築也於是挾陳方伯贈文及侯方伯公所爲書以抵予時萬曆乙亥也君年六十而所當江湖間亦十有三祀矣予頗奇之前問君家君曰吾離家時兒重華僅七齡所從母與姊妹及蒼頭輩殆六七口存亡不可知稍出陳方伯所贈文讀之大較悲君之衰且老而亟爲束其裝以歸者也予亦投之以詩曰近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傷昆明丁年數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孫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首迎座上客互起而歌歔欷飲且醉翁督促君君亦唯唯豈謂君別去五載矣猶栖遲東海并匿錫山道中君所遺妻已沒重華壯且冠年二十一而君客遊萬里外杳不得君遺之以音也於是日夜欷歔而號不自已葬其母嫁其姊與妹請路鄰於郡太守而出當是時旋之過黨及閭里問金爲言沮之華哭而題之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淒然從今即與家人訣不覯親顏誓不還於是族子以下共爲之太息以去華復謀曰吾少不諳父貌即道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從也別爲繕寫里系及父年與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衝輒過爲榜之宮觀街市間已而又日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益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宮道士間攜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蓋君所故嘗遊而書之者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詰曰若父曩遊年

以十二月二十二日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逢若父者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潁壽東涉淮西以泝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且渡江矣聞三茅峯冠江以南吾再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元帝鈞旗而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前復被盜攫其貨以去所遺者獨前請郡太守路鄆耳當是時華窘甚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眉覆眼貌浮百年者也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矣吾是以萬里裹糧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爲盜所窘且奈何僧曰汝胸所囊者何曰路鄆耳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又顧囑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偕道人過南禪寺俄而過其君鬚髮皤然白矣華心疑屬父而猶未敢請也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君亦絕不識華貌且以爲故鄉人也於是攜之同道士南嚮坐華泫然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於此君得無即吾父已乎

君笑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亾不可知焉能到此華於是前攜君而哭并出所囊路鄆以示君君讀之始驚且前問母及姊妹以下華隨一一口畫始末父子迺相攜哭而慟所與俱道人及寺中他客遊者亦相緡助泣俄而寺遠近及城以內外諸縉紳先生明日轉相告爲之過寺而刺本末其爲嘖嘖太息不能已鹿門山人聞而異之次其事如左系之以言曰中嶽山人者特潛宕不收古之彝曠之士也若華者蹤父之客遊於外也不憚萬里陸則穿癉癘冰雪之棧水則犯魚龍波濤之宮間關踣頓殆且百死卒之天矜其困假之神夢及異人者以遇覺乎抑亦奇矣吾故哀而錄之附古者蓼莪之詩庶幾乎異日者不致露零草莽也已

尋親萬里感動神人孝子固當不朽○敘次生動亦極縱橫變化之奇

諸葛孔明　　方孝孺

以庸常之人而問於賢人君子者人之情也以賢人君子而求所不及於庸常之人此非人之恆情而君子之盛節也爲天下之大事者必力行乎衆人之所難勉使所爲果有服乎天下然後可以驅馳籠絡天下之士而用之（語落權術）苟無以大異乎衆人則爲人役之不暇何暇用天下之士哉諸葛孔明以布衣至於爲相而人不以爲速以討賊爲己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爲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不以爲無勇斷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爲專世皆謂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而不知不自恃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之所以服人也三國人才吳爲衆魏次之而漢又次之然漢之孔明二國之司馬懿周瑜張昭之徒皆不能及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無所與讓及其爲相顧乃深有資於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之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於孔明智慮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遠（發揮處當理）而期望也大常自見其不足而不見其有餘常恐己闕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爲不可惟不自恃其才智也故能用舉世之才智苟露其才智與人角錙銖分寸以求勝則有才智者皆吾敵也吾安得而用之孔明之爲相欿然虛己以求聞己之過秦漢以下爲相者皆不及也而陳壽之徒比之爲蕭何豈不辱孔明哉（以替）事功之成敗不可以論人也久矣（起下爲轉）禹稷與天地並而顏子陋巷之窮人伊尹佐商有天下而伯夷餓死無以自存其身之所處殊其所爲又殊其志之所向亦殊孟子獨謂顏子可比禹稷伯夷與伊尹皆得聖人之一偏若孟子可謂善觀人矣夫善觀人者不以所至爲優劣蓋成敗利鈍天也天之所命雖聖賢有所不能爲聖賢之道寧有不至哉其所不能者非道之過也以孔明之賢與漢而致治其素所蓄積者不幸而功不成天也安得以成敗論孔明哉推孔明之心伊尹周公之亞也而其所未至道不逮也使孔明聞道則爲聖賢矣惜乎其未有聞也於呼道不勝其才智茲其所以爲孔明也歟然其過秦漢之士則遠矣

用人而不自用是孔明本領正大處亦是孔明才智高處從此立論最得要領其評斷俱極精確

周官一

方孝孺

余始讀詩大雅豳風見其積累之盛而得周之所由興然猶異之曰何其久也及讀周禮至於大司徒卿大夫州長黨正之法然後慨然歎其慮民之詳（詳字是骨子）曰盡在是矣治天下易也莫難於一天下之民心民心可一也莫難於使民心咸出於正道無加於堯舜求其治之法以爲必有異常絕特之事而其書之所載止於正德利用厚生斯三者何足爲異哉然而越數千載卒未有兼三事而行之者則聖人之治天下固不以求異也盡其道而已斯民也無以養生則死無以致用則勞無能正於其德則愚以利言之愚不者死之甚也以言乎義生不厚不過於死人不知德必至於爲亂故聖人尤以爲先武王周公豈好爲煩細不急之務哉官室衣服欲其數且同墳墓欲其族兄弟師儒朋友欲其聯比閭族黨欲其相保愛葬救州與鄉欲其相賙相賓或歲一讀法或月一讀法善有可稱者書之惟恐不及過有稍著者戒之惟恐不改其日夜提撕督厲斯民而訓之者雖父兄之教子弟不若是密也計其時之民不在於田廬則在族師閭胥之庭不治稼穡則聞仁義禮樂之教蒐狩則習弓矢祭酺則肄俎豆揖讓誓放其心而弛其力哉其法之詳如此故爲之民者有忠順而無乖逆可使以義而不可刼以勢六七百年之間强諸侯狠顧鳶視者莫敢先發陵上之言必至於周禮盡廢而後肆道之化民也夫豈微哉秦不識其深意視爲無用之虛言而焚除之由是斯民如放豚逸馬肆然法度之外而不可復制悍者爲盜桀者爲亂桀黠者雜出於徒因之中馳逐海內咸有乎天下之心至於今而未已人情易於縱肆而難於檢制釋先王之法服而被髮左衽去揖讓拜跪而倨傲怠佚順乎其適意也欲反而盡復乎古不亦難乎然而不行其道終不足以爲治不顧一時之怨而與百世之隆典非明以察（斷之以義）之勇以斷之堅忍以持之者不能也庸人習於苟且智士畏乎造端然則何由而可復耶君以身任之而不奪於流言臣以道揆之而不泥於近利三年而成十年而安繼乎其後者能推而守之武王周公之治可幾也

論本經術足以顛頗歐曾

寶武　　方孝孺

禍恆發於太忽而事多敗於不斷為天下之大事者當畏可恃而危垂成不以己之有恃而易人不以彼之不足備而肆志故所舉無不成而身完功立竇武之謀誅曹節王甫其志可謂忠矣而身不免受其殃世常悲之不知武有以致之也宦官擅政天下之所同惡也陳蕃及同謀之士天下之所稱以為賢者也女為太后而身為大將軍以天下之賢而誅天下之所惡宜乎去之如拉朽發腐事之成可以萬全而卒不成者以恃其可成而忽之也宦官之威行於中外久矣其根幹盤結宮省甚固為誅之之計當使黃謀預定於外一旦會在廷之臣白太后及帝縛而誅之如雷霆之擊山嶽之壓使之不暇生變拱手伏辜則不孤（疎畧至此安得不敗）朝而大患去矣今武則不然自五六月謀之至於九月而始發言於太后者再三而蕃復上疏陳其罪惡請太后宣示左右及攻其同黨不嚴為之備而從容歸府使宦豎得發竊奏劫帝為變其失計不已甚乎執犬於牢猶恐其噬而以兵自衛況節甫宮省久吏烏可謀誅之而不為備哉（斷得不允）武蕃之賢非不知此恃忽其不足畏故耳為計既疎遂使太后變遷身亡家滅海內賢士戮殺殆盡而漢隨以亡其志雖忠其才不足稱矣小人之謀害君子其為心忍為慮周為計決故君子多不能免君子之誅小人持以不忍之（千古情勢大概如此）心行以疎略之計而不虞其足以為害故反受其禍者甚眾此天下所以治難而亂易忠義之士於是無所成功也有國家者可不慎其始哉

議論老辣法度精嚴予嘗謂蕃武之敗皆其自取讀此為之心快

明文遠卷

嚴光

方孝孺

（發論便正大）

君子之處世必乎仕則忘其身必乎不仕則忘其民忘身不智也忘民不仁也皆非君子之事也譬之水之在川通則流障則止隨其所遇而水不與力焉故隱不求名仕不規利各當其宜而已嚴子陵之不仕光武或以不事王侯為子陵之高子陵豈為名高而隱者哉使有意於隱而假蹇不屈以邀人主之殊禮則樊英之流釣祿位之術耳吾知子陵不為是也賢者非事君之為難而行道之足貴故量其主而後入察其幾而後動不使吾君有待賢不任之譏吾心有竊位負國之愧子陵與光武布衣研席之舊知其志趣德量之淺深審矣苟光武推誠善任子陵寧不少貶相輔以濟斯民乎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羣臣以非讖而見罷黜者有之子陵剛介人也不默默以固位必諤諤與之爭光武豈能堪之與其用而使人主有疎薄故舊之嫌則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哉此子陵所以為君子而後世莫能窺其本心者也王良友人誚良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嗚呼為此言者其知子陵之志也乎易曰

（此意極有得析）（推求曲盡）（歸結）

君子見幾而作子陵近之

說子陵不是高隱一流知人論世善於讀史以君子見幾之義許子陵篇中四箇君子煞有意在

龐統

方孝孺

三代之時，人才皆本於學，故有才者必明於道德之要，知道者必通於為治之法。自周室既衰，主不知所以教，下不知所以學，於是人各就其性之所近而攻之，而學術治才析而為二。天下之士明於經術者未必能見諸事功，優於世務者未必能本於學術。其弊至於秦漢之間，世主以儒生為無用，而司馬徽之論人才，亦謂儒生俗士不識世務，識世務者在乎俊傑。其謬豈不甚哉！儒者之道，大之無不該，細之無所遺，近不以為易而不舉，遠不以為迂而不為，固無有不達乎世務而可以為儒者也。其不達世務者，謂之非儒可也，安可謂儒生不足用乎？自徽所稱者觀之，若諸葛孔明之言論事為，其不中乎道者鮮矣，謂孔明非儒者不可也。然徽以孔明、龐統並稱，吾竊有疑焉。論者惜統早死，故功業不及孔明。余謂使統不死，終非孔明比也。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統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劉璋之迎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殺之。昭烈之不即從，所以堅益州之民服從之志，猶有王者之用心也。統獨切切焉欲奪璋之位，其器量何淺哉！王者患乎德不弘，道不洽，不患土狹民微也。昭烈居荊州之地，能喻之以道，俾民樂生而趨義，吳蜀之民固將棄其主而歸之矣。苟為不然，以四海之眾而見奪於亂臣，所少者豈地與民哉？統不能輔其主以仁義、敷大信於海內，而尊之為齊桓晉文所為之事，其才智不足稱矣，安在其為俊傑哉！或者以昭烈得益州，故能抗吳魏，不知其不能興漢之業者，自取益州始。昭烈非有匹民寸地之基，特以區區之信義感激人心，所至人皆樂從之。及乎虜璋而據其位，由是魯肅得以讓詰關羽，孫權得以分裂荊州，而昭烈之聲威損矣。此功名之心勝，而不知道術故也。先王之智謀兵力非能遠過於後世，其能以弱制強，以小服大，獨何耶？以其養才立教，無不可用之學，無不知道之人也。夫行一法而使弱可強，小可大，雖不求功利，而功利豈不遠哉！而世主顧忽之，以為儒生不可信，謂之善治，殆猶未也。

士元之才不及諸葛遠甚，使漢無諸葛，鼎足之勢不成；失一士元，於照烈之成敗未甚有關係也。剖斷分明，千古確論。

張九齡

方孝孺

張九齡爲相而能使元宗無過太子不廢小人困不得志九齡出而綱紀壞唐室漸亂而幾亡國或曰九齡古所謂大臣哉曰九齡忠矣而不能擇義善事君矣而未善處身（先下斷語後論其所以然）安得爲大臣乎古之大臣正其身以爲天下準不可以位拘不可以恩狎立乎朝廷而君不敢爲非義邪佞畏伏而不可肆待之以禮則留外貌少衰則引而去之其决於去就非不欲行道爲欲行道故必審於去就也楚王戊不設醴於穆生生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醴之不設何遽至於鉗哉然禍發必有幾人心之敬怠必有漸不設醴必至於不進食不進食必至於不命之坐不命之坐則必至於笞辱僇詈笞辱僇詈又不足不至於鉗而不止然則不設醴之去髡辱危毫髮間耳焉可不預爲之計乎九齡臨事規諫近於以道事君者惜其知不可爲而不速也九齡必欲殺安祿山行敗軍之誅宰相職也且已知其有反相宰可已乎當元宗之不殺九齡宜以死爭之爭之堅不許則宜如褚遂良還笏而請元宗苟悟而從則可除天下之害不從亦不失去就之義而無愧九齡爭之不力而遂已焉（以下皆數其不見處）元宗以王夷甫見詆又忍而不去元宗寧不以貪富貴疑九齡哉九齡於此固可去矣及沮牛仙客之封李林甫以書生侮九齡而元宗亦深慢之無復敬禮之意其當去也明矣而復不辭終至見斥而後去何其昧於幾而不知義九齡欲留而盡其言乎則二者可以見矣欲留而行其道乎則未有待人不以禮而可以行道者也九齡之賢必不慕區區之富貴然觀九齡之進若未能超然於富貴之外者豈其心在君與國而不暇爲身謀耶世未有詘其身而可正天下者九齡或未思之乎（歸穴在此）使九齡獲聞聖賢之道以（抑）（此孔孟宋諸聖賢之大道也）古之大臣自望其事功必不若此而止也自道之不明通達者流於權詐卑陋者局於貪鄙求之於唐如九齡者不過數人亦豈易得哉（又揚）然則九齡雖未足爲古之大臣亦可謂唐之大臣也夫

論有深識不是刻意吹彈讀此知後世人臣去就之道其有當於古聖賢者未易數數見也

懼讒三首　　　歸有光

班孟堅爲蒯通傳贊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縱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自漢以來其如此類覆邦家者何限然小人之害君子而國與身亦受其禍故史得而載之若人有陷人於不知之中如射工沙虱使

人與國家受其陰禍而世莫能言之已又逃其人刑天譴（余謂人刑可逃天譴必不免。）此尤可痛也

唐史載盧絢嚴挺之皆爲明皇所屬意李林甫竟以計去之使明皇若初不知此兩人者至於人主之之所不及知者林甫能容之進乎德宗時李希烈反欲遣使而難其人盧杞薦顏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遂陷魯公竟爲希烈所殺小人之於君子卿上之所惡則毀以害之卿上之所善則譽以害之杞之於魯公是也人主非至明安得不墮其計哉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君子不幸與之遇能自全者鮮矣

韓文公爲人坦直計無所致惡於人爲國子博士相國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爲詩書即有讒於相國者又有讒於李翰林者語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千古同慨。）君子之致惡於小人豈有知其所以然哉文公作釋言以自解既自云不懼而何爲作此文累數百言以此見文公懼讒之深也

青蠅貝錦何世無之何日無之文公作釋言正是懼讒之甚此意最好雖然叔孫之毀仲尼臧倉之尼孟氏於

聖賢豈能增損毫末哉彼小人者含沙射影爲世詬厲徒自成其豺虎不食有北不受之人而已予嘗欲作警讒一首以廣其意讀震川三作爲之慨然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渾同選　受業羅仰鈞慎調參閱

說上

天說上

劉基

或曰天之降禍福於人也有諸曰否天烏能降禍福於人哉好善而惡惡天之心也福善而禍惡天之道也爲善者不必福爲惡者不必禍天之心違矣使天而能降禍福於人也而豈自戾其心以窮其道哉天之不能降禍福於人

亦明矣曰然則禍福誰所爲與曰氣也曰氣也者孜孜焉爲之與曰否氣有陰陽邪正分焉陰陽交錯邪正互勝其行無方其至無常物之遭之禍福形焉非氣有心於爲之也是故朝菌得濕而生晞陽而死蘼草得寒而生見暑而死非氣有心於生死之也生於其所相得而死於其所不相得也是故正氣福善而禍惡邪氣禍善而福惡善惡成於人而禍福從其所遇氣有所偏勝人不能禦也曰然則天聽於氣乎曰否天之質茫茫然氣也而理爲其心渾渾乎惟善也善不能自行載於氣以行氣生物而淫於物於是乎有邪焉非天之所欲也人也者天之子也假於氣以生之則亦以理爲其心氣之邪也而理爲其所勝於是乎有惡人焉非天之欲生之也朱均之不肖而以爲子非堯舜之所欲也蟯蛔生於人腹而人受其害豈人之欲生此物哉曰然則天果聽於氣矣曰否天之氣本正邪氣雖行於一時必有復焉故氣之正者謂之元氣元氣未嘗有息也故其復也可期則生於邪者亦不能以自容焉秦政王莽是已曰跖之壽操懿之得其志而子孫享之豈天之有所私耶曰氣之復也有遲有速而人之生也不久故爲惡

之人或當其身而受罰或卒享福祿而無害當其身而受罰者先逢其復者也享福祿而無害者始終乎其氣者也以懿繼操以裕繼懿不於其身而於其後是謂天之有所私不可也故見禍福而謂之天降於人者非也氣未復而以禍福責於天亦非也不怨天不尤人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惟知天者能之

○精到○修身俟命之旨方是聖賢正學

天說下

或曰天災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於人與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

汗呼噓動息啟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抑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木漂山三光盈虧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蝕背祲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瘥癘夭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蹶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惟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於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災朱均不才爲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於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汩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於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於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於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鉤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鴆焉由是病入於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天以氣爲主氣有邪有正畢竟以正氣爲主至於裁成輔相全靠聖人論皆有補世道以視屈原天問子厚天說其理解直高出一層

雷說上

劉基

有夫耕於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於天天殺之矣劉子曰噫誣哉何覩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殺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為也曰天譴於民有隱慝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徹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知之又不敢專而聽於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替天地之化育今曰天又自以震殺人罪吾不知天之所自殺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遜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而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腹脣刮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逭於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覘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於

盛積

胸中眼中無限

至理不可易

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為雷光為電猶火之出礮也而物之當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雷說下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為而非氣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為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為也忽而形倏而聲為雷為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而謂之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形則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質者有形而無質者有暫者有久者莫非氣所為也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於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既為神也而曰不能戮人罪何耶曰神形而暫者也彼且不能久其形惡能求罪人而戮之

平實之理足以辨疑解惑世俗龍車石斧一切怪妄之論皆儒者所不道也

史說上　黃省曾

武宗皇帝晏駕之明年大興史事內則開干館以作述外則盡郡縣以纂修嘗聞之師少傅太原公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此誠不滿於今之史也古之史也掌載有專官言動有記注故所撰皆實錄今之史也於一世之終而追筆乎數十年之事在位者或去而老老者亦復物故焉得盡精神而貌而詳書之也所以成者惟前後奏疏與墓銘二端奏疏之言亦多淆亂真實嘗觀宋之人如伊川考亭咸大儒也一則目以爲奸人一則比以爲正邪惟其所恨而致訟焉若此等疏亦可遂信而書之乎至於今之言官紕繆尤甚則奏疏不可盡據矣古之墓銘惟述生死歲月以爲陵谷之防至於後來爲子孫者於其先之沒莫不盛揚其善指空捏怪無有窮極試視於今之世家孰無銘銘孰無善則是凡有銘者皆可書而傳也何堯舜之代尚有凶人而今皆比屋可封之君子乎是大有不然者也以罪而黜者誌得掩其罪以墨而去者誌得蓋其墨嘗曰墓志立天下無惡人矣十文九諛何足爲信然則爲史之道奈何曰亦惟以天下之公是公非者爲之而已矣有是心而位館閣者豈少哉獨沿襲之不善則其流未可卒改耳愚嘗有志於此而無風雲之便徒抱恨於丘壑設使馬遷不世太史班固不預蘭臺則抱恨亦若省曾而已烏能成一家之言光照日月乎嗚呼有其事不得其人不可語史也有其人不專其事亦不可語史也必有其人矣而又專其事則遷固之業何難爲哉何難爲哉

史說下

聞之長老高廟實錄一百八十餘卷學士解公縉掌之文廟實錄一百三十卷大學士三楊諸公掌之修高廟時列傳有洪武之記注有金匱之勳烈以是一時鷹揚之佐制作之臣咸得軒軒磊磊與神功峻德並耀而無缺沒至於修文廟時列傳不知當柄之臣何故抹撥其事每載一人不過述其姓名科甲轉歷歸老如由狀然中間畧見其爲人若何而已雖有殊功顯謨竭力社稷抗法萬世一切不錄皆隨飄風春榮以漸滅焉耳噫造偏之人亦不仁矣哉自是歷朝以來遵習爲法善者無大褒惡者無深貶而勸懲之意亡矣夫蹇蹇匪躬之士所以捐生命棄墳墓焦心慮以建尺寸之功者徒恃青簡之名可垂耳今又不然則

人亦何所勸而忠藎生哉為史若此大非國家之福也昔遷固之史每傳一人則不特功德言語了了無遺模寫如畫又且并其形態之狀以鋪張之今專官已罷固不可以望此矣然亦當稍泛其意縱橫求之寧煩毋畧盡錄其長務令不朽若於今可詳之時遂忍致其落落則年移世改文獻凋零固將盡一世英雄之善而掃蕩之矣雖有良史之才又烏得鑿空影響而書之哉或曰造偽之人以善惡難知而性情無定不若平平書之為無咎也殊不知善惡難知者天下亦鮮設有是人何不遂書其難知之狀其他如有善七而有不善三則書其七而不掩其三何為不可有不善七而有善三則書其七而不廢其三亦何為不可善善惡惡隨其劑量多寡而信書之如寫真然凡而目口鼻肥瘦長短一一與之差別則亦何為而不善哉特由作偽之人無其智又無其才且或挾妒嫉之私存禍殃之懼故術避含糊草草應制求塞史官之名而已矣以是訛承謬踵至於今日而猶未已也廟堂之上賢俊羅盈必有能變之者

談　何容易

史學之亾久矣摹寫弊病十得二三其實有不盡於此者安得起馬遷班固而問之○才學識有一不備不足以成史以昌黎之才不敢自任況後世之庸庸者乎石室可藏名山不朽未知此僅將復誰寄

虎銜魚說

張合

春秋推災度云四方煩擾衆民失恩則虎銜魚矣禺山子曰奚翅魚乎奚翅魚乎今恐不免於銜蝦也棠邇停都見漁石公蜡謂棠云前之廿歲監司鮮以賕著近鮮以不賕著方岳滋倍焉況銅章名實皆銅墨綬名實皆墨郡下無議矣又曰士也固窮之節女也偶影之操婦也監司而賕殆六珈而妓者也方岳而賕殆翟服而嫪者也銅墨而賕殆十金中饋而奔也棠夜於公曰昔者之賕鑽穴踰墻今也之賕連闥洞房昔也之妓叔孫僑如今也之妓衛渾良夫昔人有云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今也反是前茲之賕惟恐人知今茲之賕惟恐人不知賕非美名曷曰惟恐人不知曰不知則何為來哉由此觀之虎奚翅銜蝦哉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是確論不是戲論江河日下奈何奈何

捕漁者說

李賢

滿之北崖有港焉水自滿流滙而為淵始容小舟入百步外漸濶成潭水深莫測相傳有龍隱其中魚大至尋丈戲躍自得觀之者環步垂涎而不敢犯有漁者不勝其欲獨棹往捕之飽其船以歸潭亦寂然無所靈異里人見之驚其得大且多爭問其所自漁者靳不以告由是潛持羊酒粟帛以賂之始告焉求者既多告之亦衆衆懼前所聞猶豫不往漁者利其賂曰傳有龍者妄也昨者吾捕良久寧不興起耶能我從者與俱於是隨以往者十八九惟一二熟計之謂龍處必深彼必會其未知耳其可再乎獨不從已而漁者進從者繼之至潭方捕之頃水忽湧溢漁者不知所在餘皆驚亂迅雷大震墨雲匝地烈風暴雨驚電閃爍漁人溺死過半得附岸者神飛心悸不知言語飲食者累日惟一二不從往者無恙嗟夫漁之貪利而蹈害也如此人之趨附權勢也亦然方見其赫赫炎炎可以富人可以貴人莫不趨之附之百計效勤以伺其所欲已而天道一還權勢既滅趨附之人逮禍莫逃與從漁者何擇焉惟守道秉義君子能遠之耳錄其說以為士之立身者鑒焉

結出立言本旨足以警世

趨炎附熱實繁有徒讀此當為心悚

常州新建關侯祠記

唐順之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繼亂東南天子命督察趙公文華總師討之師駐嘉興軍中若見關侯靈響助我師者已而師大捷趙公請於朝立廟於嘉興以祀侯事具公所自為廟碑中明年倭寇復亂趙公再統師討之師過常州軍中復若見侯靈響如嘉興趙公喜曰必再捷矣未幾趙公協謀於總督胡公宗憲渠魁徐海等悉就擒趙公益神侯之功命有司立廟於常州侯之廟盛於北而江南諸郡廟侯自今始或謂江南古吳地吳侯讐國吳不宜祀侯侯亦未必歆吳祀此未為知侯之心與鬼神之情狀者也先儒有言人皆謂曹操為漢賊不知孫權真漢賊也按侯所事與所同事當時所謂豪傑明於大義者先主孔明而已孔明猶以為吳可與為援而不可圖先主亦甘與之結婚而不以為嫌惟侯忿然絕其婚罵其使損不與通竊意當時能知吳之為漢賊志必滅之者侯一人而已權遜君臣亦自知鬼蜮之資必不為侯所容非吳斃侯則侯滅吳此真所謂漢賊不兩存之勢也侯不死則襄樊之戈將轉而指於建業武昌之間矣然則滅吳者侯志也侯之志必滅吳豈有

併此二句為主遂成一篇議論

所私讐於吳哉誠不忍衣冠禮樂之民困於奸雄亂賊之手力欲拯之於鼎沸之中而涼濯之使吳民一日尚困於亂推侯之志一日未已也然則侯非讐吳讐其爲亂賊於吳者也讐其爲亂賊於吳者所以深爲吳也侯本欲爲吳民殲賊而先殲於賊賫志以沒侯之精靈宜其眷眷於吳民矣由此言之侯之所讐莫如亂賊其所最讐而不能忘尤莫如爲亂賊於吳者東倭恣兇稔惡以毒螫我吳民是亂賊之尤未有甚焉者也其爲侯所震怒而陰誅之所必加與王師而助之攻也亦何怪乎神人之情不相遠未可

以爲杳冥而迂之也竊謂吳人宜廟侯侯亦必歆吳之祀於是郡守金君豪以趙胡二公命擇地得城東隅巍然一突下視城郭方可二畝相傳所謂中軍帳者曠無人居君以爲廟侯莫此地宜於是樹以穹宮而地益勝古樹數株適當宮前森陰倏忽若侯降止郡人來觀莫不喜躍强者賈勇弱者思奮抵掌戟手若神基之然則諸公之爲此舉非特以答侯之功其所以作郡人敵愾之氣以待寇者所助不小也久之金君遷去邵君惟中代守有嘉成績增之式廓爰勒碑以紀其成而請文於郡人唐順之其詞曰

朅朅關侯惟萬人敵天稟義姿志必殲賊北向揮戈七將皆殪匪曰後吳勢有未及欲拯吳民爲賊所先精靈在吳死而炳然陰騭吳民至千餘年東南不救天墮妖星島脅海兇兇逆再生競爲長蛇薦食我吳侯靈在焉能無怒乎脅刀如雪手攣不展渠魁倔强悉就烹醢帥臣避讓莫我之力陰有誅之實徵侯福徵福維何作廟以祀東南廟侯自今其始毘陵巽隅古稱將壇若有待侯鬼兵䝹蟜天陰勞攏長刀大旗生欲拯吳沒而來思侯德吳民無間生死幺麽小醜永鎮不起郡人入廟踴躍歡喜兢如赴敵强跳弱起誰鼓舞之侯有生氣

說出關侯所以眷吳與吳民所以祠侯之故議論深切千秋耿耿眞是不可磨滅

建陳渡石橋記　　唐順之

陳渡橋去郭南十里而近當邑西南諸鄉與宜興金壇孔道近郭而又當孔道故往來於其上者踵相躡也橋故以石爲之其始作與其既毀而易之以木皆不知在何時今獨有石趾在耳而橋木又不一二歲又壞壞則輒更而作之夫屢壞則病行者屢作則勞民者而費且不勝計非石不可以久而莫之能任也會有浮圖人德山至遂慨然謂於橋旁之人曰吾力能辦此衆皆曰然因請山爲主而相與以貧富爲率出錢若干緡不足則山使其徒募錢於四

方其得若干緡買石若干募石工凡若干其財取諸願助之家而不費官帑之一錢其力取諸傭食之夫而不勞公徭之一卒始於某甲子某月訖工于某月嘻可謂易矣蓋山之爲人吾知之有粟必以施餓者而終歲自食糠粃有錢可以易衣而嘗衣碎衲行雨雪中其苦行有足動人者是以募人而人爭應之役人而人不敢愛其力宜其成之若是易也於是友人蔣君英王君鎮之爲之請書其事

撈摭經術

夫橋梁王政之所有事也徒杠輿梁而國僑致譏川梁槩而單公以刺然特語夫長民者耳夫所謂浮圖者固與世漠然絕不相值者也山口不粒粟身無全衣以此自足而絲髮無所假於世亦可矣乃復能急人之病而閔閔於一橋之成也如此則彼長民者固衆之所跂而望以庇焉者耽而居飽祿以嬉其於人之疾疹阽苦則膂膂而莫知蓋先王一切所以捍災備害生人之道泯然盡矣其所缺者寧獨一橋也哉嗚呼此不爲而彼或爲之其亦可以觀世也已德山某所人其橋旁居人出錢者凡若干人

如此立論方與世道關切

記一石橋郤論到王政廢闕此不爲而彼爲生出無限感慨是何等布置何等識見文氣亦峭潔有神

惜陰軒記

宋濂

人之異於物者，豈特形貌而已哉，亦必有道焉。術苟徒飲食以生，死生無補而死無聞，則物皆然也，奚擇於人乎。古君子所以汲汲而不懈者，非徒求過於物，且求異於庸常之人；非特求過於人，且求所以治安之而後已。蓋天之生君子，所以爲民物計也。（篇主意）凡民之生，豈皆怠而嬉哉，其所趨者小耳。彼幽探而遠取，多致而急售，相時乘隙以徼十一之息者，汲汲於財者也；朝造而莫謁，曲磬而巧頌，瞷俟顏色以覘人之喜悅信任者，汲汲於勢者也；衒長而飾智术，能而逞功，上以欺乎人，下以欺其心者，汲汲於名者也。是皆有所利而爲之，莫不窮心力，竭思慮，日不暇瞑，而身不暇安，亦勞且勤矣，而君子何取乎。君子之所務者，狥乎道，不狥乎人；利乎民，不顧乎身。若禹益之治洚水，焚山澤，（所見者大）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春秋，孟子、韓愈之闢邪說，皆焦心苦思，東西奔走，食不待飽，而衣不務華，至於終身而後已，曷嘗爲其身哉。上以憂斯民，下以明斯道爾。君子之所爲固如是也。會稽翁昌齡，由國子生再擢爲監察御史，名其燕居曰惜陰，其有志於民者乎。夫人常患無志，有志矣，患不學而妄行；學矣，患無位而不得見於世；得位矣，患非其職而不獲爲。今昌齡沉篤而專慤，非無志也；讀書而能文，非不學也；國家內外之官，各不可越其職，而御史於天下事無所不宜言，則又居乎可爲之位矣。以利民之心，行利民之政，夫何難哉。昌齡且夙興而夕息，坐斯室而思之，民或有未安者乎，所以休養之者或有未至者乎，思而得焉，則以告乎上，日程而歲較，吾之所爲，果不負斯職與斯民，則（應所趨者小）惜陰之名爲不徒矣。苟曰簿書而已矣，獄訟而已矣，是則衆人之事爾，雖勤且勞，余何取於昌齡哉。

泛說愛惜光陰語便鶻突，士君子擔當世道，固當爲其遠且大者。試思禹之三過不入，所幹者乾坤何等事耶。文從大處立論，最有識見。

明文遠卷五十七 記十一

大觀草堂記　　唐順之

尚書西磐張公既歸老於家以書來屬余記其大觀草堂者曰願子爲我言大觀之義我雖老矣而不敢不勉也蓋余嘗獲聞公之爲人進無驚於寵辱而退無訕於隕獲躬盛德之容而謙乎其若不足甘委順之節而坦乎其若有餘其幾乎古之與天游者歟竊意所謂大觀者公既已獨得之於心而人不能知而余也執器而不通於方曲學而不見乎天地之全是儒之陋者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觀剏公之所謂大觀蓋得乎心而寄之草堂者也公之得乎

心者既深乎其不可窺而想像乎公之草堂之景則其藏形肖貌露情獻態森然而萃以縱乎公之所觀者吾又未能即而登焉以觀公之所觀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觀而又惡能爲公記之雖然余未能登公之草堂以觀公之所觀而嘗登吾之草堂以觀吾之所觀矣方吾之心閒而無事以逍遙乎草堂而觀於魚鳥之飛鳴而潛泳煙雲之出沒而隱映藹然若有凝於精爽然若有釋於神是以物無逆於目目無逆於心而心無逆於物一旦情隨事以遷勃焉而有鬬於是而心逐逐焉而目眈眈焉凡向之飛泳而出沒若有凝於精而釋於神者衆皆不知所在矣徐徐焉鬬解而機息乃始還而觀之則草堂向之草堂而煙雲魚鳥向之煙雲魚鳥也於是爲之憮然而一笑嗟乎嗜欲有蔽乎其中則凡物舉皆得而匿乎其外物舉皆得而匿乎其外則雖與之游乎瀛海之表而馳乎坱漭悪虛之域亦窅然若無覩也而況於草堂乎夫大觀者通宇宙而爲觀也故謂吾草堂之景非公草堂之景不可謂吾所觀於吾之草堂非公所觀於公之草堂者不可則願以我所觀於吾之草堂者而記公之所觀於公之草堂者以爲公之能

學道有得之言

得其大觀蓋不蔽於欲而物不能匿也

只一草堂寫出無數名理非潛心學問者不辨○昌黎作滕王閣記描情盡景步步虛設到底不曾目見此作亦懸空摹寫步步是實仍步步是虛正與昌黎同一機軸

明文遠卷五十八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參閱

記十二　書室

華川書舍記

宋濂

華川書舍者烏傷王君子充學文（文字作晉）之所也烏傷有大溪曰華川唐武德間嘗置華川縣不久而縣廢今之所謂繡湖者卽其地也子充之居直湖之陰猶繫之以舊名志乎古也子充之志乎古豈止此而已哉上自群聖人之文（樓出兩柱）下逮諸子百家之文咸萃舍中日寔搜而精玩之大肆其力於文愈出而愈無窮以濂同受經於侍講黄先生之門也請爲記書于舍壁濂雖稍長於子充視子充之辭鋒橫厲百未能及一縱强顔欲記之將何以云耶雖然子充弱冠時濂見其文輒曰子充他日當以文知名今始十年而子充名動薦紳間識者遂以濂爲知言濂雖不文寧不爲子充一言乎嗚呼文豈易言哉日月照耀風霆流行雲霞卷舒變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嶽列峙江河流布草木發越神妙莫測者地之文也群聖人與天地參以天地之文發爲人文施之卦爻而陰陽之理顯形之典謨而政事之道行詠之雅頌而性情之用著筆之春秋而賞罰之義彰序之以禮和之以樂而扶導防範之法具雖其爲教有不同凡所以正民極經國制樹彝倫建大義財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爲也自先王之道衰諸子之文人人自殊管夷吾氏則以霸略爲文鄧析氏則以兩可辨說爲文列禦寇氏則以黄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則以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爲文公孫龍氏欲屈衆說則又以堅白名實爲文莊周氏則又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爲文愼到氏則又以刑名之學爲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宗之又流爲深刻之文鬼谷氏則又以捭闔爲文蘇秦氏張儀氏學之又肆爲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則又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爲文荀况氏粗知先王之學有若非諸子之可及惜乎學未聞道又不足深知群聖人之文凡若是者殆不能悉數也文日以多道日以裂世變日以下其故何哉蓋各以私說臆見譁世惑衆而不知會通之歸所以不能參天地而爲文自是以來若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楊雄劉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韓愈柳宗

元宋之歐陽修曾鞏蘇軾之流雖以不世出之才善馳騁於諸子之間然亦恨其不能皆純揆之群聖人之文不無所愧也上下一千餘年惟孟子能闢邪說正人心而文始明（約大議論）孟子之後又惟舂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經翼傳而文益明爾嗚呼文豈易言哉自有生民以來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夥且衆也以今觀之照耀如日月流行如風霆卷舒如雲霞（筆筆照應）唯群聖人之文則然列峙如山嶽流布如江河發越如草木亦惟群聖人之文則然而諸子百家之文罔無與焉故濂謂立言不能正民極經國制樹彝倫建大義者皆不足謂之文也士無志於古則已有志於古舍群聖人之文何以法焉斯言也侍講先生嘗言之子克亦嘗聞之濂復取以爲子（一路層波疊浪歸結到此）克告者誠以子克將以文知名於世不可不以群聖人之文爲勉也（敍述轉餘波原是照應收拾處否則不成章用者余記矣）濂家芙蓉山之陽距子克之居不一舍而近他日謁子克於湖之陰仰觀俯察天地之文退坐書舍中又參之以群聖人之文則濂與子克各當有所進也子克以濂言爲然乎雖然濂言夥矣子克幸爲我刪之

源源本本囊括萬象○全學昌黎送孟東野序東野序以鳴字此以文字皆極縱橫變化之奇

靜學齋記

宋濂

三代以下人物之傑然者諸葛孔明數人而已孔明事功著後世或儕之於伊呂固爲少褒或又以孔明與管仲並稱則卑孔明矣以其事言之管仲輔桓公僅以齊霸孔明奉昭烈於艱難之中尺地一民皆奪之於群盜之手徒以大義震撼天下裂天下而三分之使孔明後死後主足輔復漢之舊疆致刑措之治於孔明何有哉在管仲未必能爾也以其本心論之管仲所陳於桓公而見於行事者皆徼權小智雖假尊周爲名其意則富强其國而已罔君子所羞道也孔明當干戈鞍馬間所與其主論者必以德義爲先其忠漢之心至於瞑目而後已至今誦其言想其人眞伊呂之亞乎史氏不知其本心謂孔明慕管仲樂毅之爲人嗟乎孔明豈二子比哉孔明於聖賢之學蓋有聞矣（發揮精湛）其所謂學須靜也之言信古今之名言也止水之明風撓之則山嶽莫辨渾天之察人撓之則晝夜乖錯况方寸之心乎（此言亦當與武侯不朽）古聖賢之成勳業著道德於不朽者未有不由於靜者也蓋靜則敬敬則誠誠則明明則可以周庶物而窮萬事矣苟雜然汩其中偶然應乎事卒然措之於謀爲其不

至於謬亂者鮮哉孔明之學惟本乎此故其所爲當世無及焉至今無有非焉者而又從效慕之區區霸術之徒固不能然也（上是折孔明之爲學）然世之慕古人者吾惑焉古人所以爲聖賢者其道德著乎其言其才智形乎功業而存乎冊書非徒以其名稱之美而已也苟欲效乎孔明於孔明之所學必無不學也於孔明之所能必無不能也而後可孔明之所學而有未至也孔明之所能而有未能也而曰學孔明何可哉（下是辨學孔明之道）於孔明且爾況乎學孔孟之學者而可徒誦其言乎哉近代之所學者浮於言而劣於行孔孟之言非特言而已也雖措之行事亦然也學者不之察率視之爲空言於是孔孟之道不如霸術之盛者久矣欲如孔明者安可得乎

錢唐羅宗禮名其絃誦之室曰靜學庶幾慕孔明者余欲勉其成也辯孔明之爲學與學孔明之道以告之

惟靜可以成學千古名言得此文爲之發明當是武侯知己杜工部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最善評諸葛與此作正可參看也。兩截文字格法緊嚴其竿頭進步處尤見本領

環翠亭記

宋濂

臨川郡城之南有五峯巍然聳起如青芙蕖鮮靚可愛其青雲第一峯雉堞實繞乎峯上旁支曼衍蛇蟠磬折沿城直趨而西如渴驥欲奔泉者是爲羅家之山大姓許氏世居其下其居之後有地數畝餘承平之時有字仲孚者嘗承尊公之命植竹萬竿而搆亭其中當積雨初霽晨光熹微㤥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閃彩晶熒連娟撲人衣袂皆成碧色冲融於北南洋溢乎西東莫不紺聯綠涵無有斷欠仲孚嘯歌亭上儼若經翠水之陽而待笙鳳之臨也

虞文靖公聞而樂之曰此足以抗清寥而宾塵襟乃以環翠題其額至正壬辰之亂烽火相連非惟亭且毀而萬竹亦剪伐無餘過者爲之彈指咏嘅及逢真人龍飛六合載清仲孚挈妻孥自山中歸既完其闔廬復搆亭以還舊貫而竹之萌蘖亦叢叢然生三年而成林州之壽俊與其有連者咸詣夫仲孚舉觴次第爲壽且嗜曰江右多名宗右族昔時甲第相望而亭榭在在有之占幽勝而挹爽塏非不美也兵興以來有一僨而不復者矣有困心衡慮伴脆於震凌者矣有爬梳不暇遷徙無寧居者矣况所謂遊觀

之所哉是亭雖微可以卜許氏之有後足以克負先志前承後引菴未有涯也飲且酬相與歌曰五山扳起兮青巍巍六千君子兮何師師鳳毛襍徙兮啄其腴秋風吹翠兮實纍纍邈千載兮動遐思歌巳而退壽俊中有陳聞先生者謂不可無以示後人乃同仲孚來詞林請予爲之記嗚呼昔人有題名園記者言亭榭之興廢可以占時之盛衰余初甚疑之今徵於仲孚其言似不誣也向者仲孚出入於兵車蹂踐之間朝兢莫惕雖軀命不能自全今得以安乎啡磐崇乎書詩而於暇日怡情景物之表豈無其故哉

豐樂亭記天下之平久矣

蓋帝力如天撥亂而返之正四海致太平巳十有餘年矣覩仲孚熙熙以樂其生則江右諸郡可知江右諸郡如斯則天下之廣又從可知矣是則斯亭之重搆非特爲仲孚善繼而喜實可以卜世道之向治三代之盛誠可期也予雖不文故樂爲天下道之非止記一亭而巳仲孚名仲麗嗜學而好修士大夫翕然稱之

大處立論

兩截文字郤又歸重後截從歐陽公豐樂亭記脫胎

看松庵記

宋濂

龍泉多大山其西南一百餘里諸山爲尤深有四旁𡺸起而中窊下者狀類箕筐人因號之爲匡山山多髯松瀰望入青雲新翠照人如濯松上薜蘿份份披披横冪數十尋嫩綠可嚥松根茯苓其大如斗雜以黄精前胡及牡鞠之苗釆之可茹吾友章君三益樂之新結菴廬其間菴之西南若干步有深淵一蛟龍潛於其中雲英英騰上頃刻覆山谷其色正白若大海茫無津涯大風東來飄飄去若復爲搆煙雲萬頃亭庵之東北又若干步山益高峰巒益峭

庵是主亭是輔先叙諸亭庵名篇在後出筆下殺色苦

下蒼勢

明文選卷五十九　記十三

刻氣勢欲連霄漢南望閩中數百里嘉樹帖帖地上如薺君復爲搆唯天在上亭庵之東南又若干步林樾蒼潤空翠沉沉撲人陰颸一動雖當烈火流金之候使人翛翛有挾纊意君復爲搆清高亭庵之正南又若干步地明迥爽潔東西北諸峯皆競秀獻狀令人愛玩忘倦兼之可琴可奕可挈尊罍而飲無不宜者君復爲搆環中亭君詩書之暇被鶴氅衣支九節笻歷游四亭中退坐庵廬回盼髯松如元夫鉅人拱揖左右君注視之久精神凝合物我兩忘恍若與古豪傑共語千載之上君樂甚起穿謝公屐日歌

看字到此

吟萬松間展聲鏘然合節與歌聲相答和聲松似解君意亦徵徵作笙簫音以相娛君嘗曰此亭得看松之趣者也（總出看名）遂以名其庵廬云龍泉之人士聞而疑之曰章君負濟世長才當閩寇壓境嘗樹旗鼓礪戈矛帥衆而擣退之蓋有意植勳業以自見者今乃以看松名庵若隱居者之爲將鄙世之膠擾而不之狎邪抑以斯人爲不足與而有取於松也金華宋濂竊不謂然夫植物之中稟貞剛之氣者唯松爲獨多嘗昧昧思之一氣方伸根而蘊者荄而斂者莫不振翹舒榮以逞於一時及夫秋高氣清霜露既降則皆黃隕而無餘矣其能凌歲寒而不易行改度者非松也邪是故昔之君子每托之以自厲求君之志蓋亦若斯而已君之處也與松爲伍則凝然有以自立及其爲時而出剛貞自持不爲物議之所移奪卒能立事功而澤生民初亦未嘗與松柏相悖也或者不知强謂君忘世而致疑於出處間可不可乎濂家青蘿山之陽山西老松如戟度與君所居無大相遠第兵燹之餘巒光水色頗失故態栖栖於道路中未嘗不慨然懷君何時歸濂當持石鼎相隨采黃精茯苓烹之於洞雲間亦一樂也不知君能余從否乎雖然匡山之靈其亦遲君久矣

鋪敘有情典贍中不乏奇崛之氣

任光祿竹溪記

唐順之

余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爲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纔遇霜雪又稿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稿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余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荊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之余以謂君豈眞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

者無乃獨有所疾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色臭味可好（善立地步）故其巧恠不如石其妖艷綽約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諷刺在筆墨之外）不過欲以此鬬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竹比君子天然當有此一段議論墨床書榻何可一日無此君也○詞氣倣兀托諷不少

明文遠卷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沏亦源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調參閱

記

西峪草堂記　　唐順之

靈寶陝洛之衝也環而山者以數十而西原獨當其僻處西原蔽泰山之南委蛇數百里散而數者以數十而西峪又獨當其最深處峪口僅入始疑路窮忽然中開更出異境茂樹淺草森陰蔽虧水泉瀧瀧若驚蛇出沒草間其人鹿覩而穴居可二十餘家於是許君廷議游而樂之乃即峪口作草堂於其上仰而眺泰山俯而顧西峪烟雲竹樹隱見千態不下席而盡取之其勝又於是爲最已亥歲予見許君於京師君爲人鬯達魁岸尤以兵自雄余固意其必且爲國家建萬里勳也（爲後凋議論發源於此）一日與余論草堂之勝且曰吾將去而休於此矣余笑而詰之曰君不聞馬文淵昆弟之相笑者乎夫魁才傑士其所奇意必於奔湍洄渦之川嵯峨崔巍之峰泱漭千里之野極世間險怪瑰偉超曠之觀然後足以饜其耳目而發其跌宕濩落不羈之氣若夫耽

水竹之清幽蔭樹石之翳薈此則窮愁枯槁之人漠然無所振於世而有以自足其樂於此夫固各自爲尚而不能兩得也今君試料才氣與文淵少游竟何似國家且北收河南南緊交脅之頸假令據鞍躍馬今之人孰能先君者乃欲乘欵段優游閭里自比少游其寧可得耶三門之間洪河巨石怒而觝擊砰砰磕磕若戰鼓然百里之外有聲而殽函又泰漢以來百戰故處過而覽者莫不躊躇慨然想見乎揮弋濺血虓虎喑嗚之雄此皆險怪瓌偉世所駭詫且近在君衣帶間君何不寄意於此乃欲自託於寂寞背鬼才傑士之好而就窮愁枯槁之所樂此又何說耶噫嘻吾知之矣君居河上豈嘗受河上公語耶故曰養辨於其訥藏勇於其怯然則君之欲爲彼而姑爲此也其有意乎倏而蠖屈倏而虎躍則余不能窺也已

反題議論則是記中一體其波瀾曲折照應緊嚴則又一字無滲漏處○孫砢自喜想見荆川公好事之意

尚志齋記

方孝孺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爲甚以其無志也吾嘗試於衆曰周公孔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師也顏子孟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友也衆若駭然而驚愕然而相顧佛然笑子以爲狂嗚呼甚矣今之士之無志也寧獨不思乎口之所食者周公孔子顏孟所食之粟也身之所服者周公孔子顏孟所服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廬而居車馬而行晨興而夕寢莫不與周公孔子顏孟同目能視耳能聽手足持且行亦莫有異者何獨於道而疑之乎使此四君子皆若世所妄傳神仙鬼物之不可形象則不可效之矣今其人生而居有鄉沒而相傳有子孫其德行文章具乎書可徵其所以爲聖賢爲學之次第可考而知奚爲而不可效之哉且此四君子者其性與吾同其形與吾同其能四耳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其心耶而吾心之所具者亦未嘗闕其一也周公人臣也思兼三王之所爲孔子顏孟皆匹夫也而或自比文王或謂舜可得而及或羞比伯夷伊尹其所志如此其自視其身何如哉天之生身也豈特養夫區區之口體至死

而已哉亦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而助之養斯民耳然有命焉或不得位以施其澤於當時則著諸書而傳之乎後世惟伸其道而已窮達不足以累之也惟其不累乎窮達故處之廊廟而無喜色困之畎畝而不動其中其中之所存者重故視乎外者輕志已素定也豈若鄙夫之為哉所志在乎富貴權術得之則為榮失之則摧挫而欲死自君子觀之與犬鼠何異而或自以為適者所志者卑故也故志乎富貴權術而不志乎道者自喪其身者也罰其身不足以行道者誣其身者也謂周孔顏孟為不可及者棄其天

性者也是三者皆君子之賊也余友金華俞君子嚴請名其讀書之齋於太史公公名之曰尙志余病乎士之無志也久矣故告之以其說

軒翁中極其精實提撕警覺足以振發天下之卑汙庸儒者

靜齋記

方孝孺

某郡郝君仲安治關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於左右公退則斂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予言夫靜之為學著於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援以為郝君告然余少時常從諸老生遊於市修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鬧耳珠玉錦繡之肆交陳乎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不能記而老生方坐而為人言所遇馬蹄

踣車幾輪鼓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為誰所語何言所歌何詞何為道以行行凡幾與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以問老人曰子知子所由忘乎心之為物靜則明動則眩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小大畢應者以其靜耳使人持而搖之與破鬲何異余曰敢問吾心何以不靜乎老人曰噫子何見之狹也子見夫車馬得無願乘之乎子見夫悅目而娛耳者得無願有之乎人惟無欲視寶貨猶瓦礫也視車馬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音也則心何往而不靜子有欲之之心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悟退而

養吾心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置余於寶藏之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惰僞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君之爲是職與遊乎市者暋同矣（數轉有力）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其庶幾知夫靜者乎苟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奚必處一室而後能靜乎浦江俗好淳古與人才士必有隱於市者郝君試密求而問焉其必以余言爲然矣

亦只無慾故靜之旨而別出一番議論以郝君治關市之征故也淺淺中發出至理何等新索

藏器軒記

方孝孺

（伏兩層意）

無其器與有其器而不良而望用以善其事者百工之所難也（無其器）（有其器而不良）今欲爲室堅美之材山積於前而無規矩斧斤以治之雖有絕世之巧將安施焉使削蒿爲規矩採鉛爲斧斤而命公輸成室雖假以歲月督以智力必不能有所就故用非其器猶無器也（提明宗旨）無器而治室且不能成況天下乎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器三代盛時在乎位者旣皆持此器而用之又教天下之士使人各藏此器於身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是以有位者無不知道而凡民無不學道故上下相安而成治也易及秦廢禮樂仁義而不修盡衆三代爲治之器焚之而用其剛虐私刻之法以挾制黔首猶以爲未足復使黔首皆以吏爲師而習其所爲故方其盛時閭閻山谷之民岌岌不敢出氣及其衰也一旦發憤奮起以戕其君亦何其易哉用無其器上下相猜而不足以成治功（應第一層）無怪其然也自秦以後稱治者惟漢與唐宋其所爲雖過於秦然或以小慈爲仁或以假正爲義或飾繁文以爲禮樂其器不良欲以致三代之盛終不可得矣（應第二層）（意此正是器之良者）三代聖人之（發出正）用此器也驗之於身而誠推之於家而和然後發之於政

教故人之從之者信而化之也遠苟無本以行之則虛器耳人將從之乎今皇上有意崇古之治立學校以造海內之士歲擇其良納之太學以教之以備公卿大夫之選猶古之制也於是太學之秀皆奮然磨礪其器以致用自期天台李宗魯尤其傑出者也乃以藏器名其軒豪傑之士固有及時復古者矣況上之人方以三代之道望於士士可不以三代之道自望其身乎後世之君臣非皆不如古也其不足以復古之治者器不善也以規矩為方圓以斧斤為斵削自三代至今無有異獨仁義禮樂不宜於今之民哉弗行耳宗魯斂而進於為政爵祿之來不可過矣仁義禮樂之澤殆將被於今乎苟徒小慈似正而已矣飾乎外而已矣任法而已矣是豈惟宗魯不為哉亦非予之所望也

三代而下具如此器識者少矣章法亦緊嚴一線不走一步不亂○稱先則古極似有守道徂徠集中文字

後樂齋記

方孝孺

匹夫而憂天下無位而論世事時俗以為狂而君子之所取也以言乎位內而公卿大夫外而伯牧守令祿豐者任榮寵要者憂重匹夫固若無與焉以言乎道吾之所受於天者與於衆人若此其遠也天豈徒以是私我哉故大而天地小而人物而與我同類者咸弗遂其性皆吾之任也皆吾任則皆吾之所當憂也安取以身之卑賤為解乎古之人不敢以衆人待其身亦不敢以後王望其時顏回纍然布衣而自比於舜伊尹在草莽而思致其君以唐虞非為夸大之論也道當爾也夫人在乎居已有仁萬物之心假之以位其功業孰禦乎故憂天下者天下之所恃以為無憂者也鄙夫則不然務安其身而不恤乎人悅乎君而不顧乎後世其未得位則汲汲以求既得之則極嗜好奉養之華以為樂生民之難疾政治之闕失若已不聞焉其心非不欲保祿位然其所務既私甚則僨人之國否則自僨其身固有不能免者以其自為之心大急而冀安之樂過早也苟能憂民之憂而圖利安之雖不期乎身之樂而樂自至矣寧有危敗之禍哉余少時誦范文正公之言而

孫其為人以為賢者固當如是既而觀其在仁宗時不獲大行其志以死每慨然太息以為仁宗近世之治主公經國之偉才猶不相遇合則世之有志如公而不値主者宜乎其多矣及遊四方求當今之士而交之欲其所志如公者未始一見然後又知非惟治主之難而有志者固少也近於京師識永嘉戴君思持思持為太學生試事於外數年有司未之用賃室以居縕袍蔬食困貧殆不可處思持不以為憂每語生民之故輒深思長慮如切諸身然扁其室曰後樂若慕文正公之言者余於是私愛敬焉士之不能行道者憂貧賤慕富貴之情害之也而思持獨不以此易其心其異於常人遠矣夫異常之事雖微而不廢古之義也乃記其齋以告於世焉

（到底戴切）

先憂後樂能實發其所以然非文正不能有此襟期非希直不能有此議論兩賢同心相印也

南思堂記

劉球

予家食時族人希斂為言交阯之叛也其婦翁彭友直以古費典史持郡牒撫諭叛寇著職歷新安主簿未數月病歿歿時歸道已梗其子威因費民之懷之也藁葬費之杜社寺後意及寇平發以歸未幾交阯境土悉為寇陷威伏闔城中久之賴朝廷弘天地之德宥寇罪寇亦懼誅悉遣中國人之留其境者歸威在遣中逼迫就道顧勢不得歸親喪以屬其親所娶交阯婦使與所生子丑奴長而告之遂行抵家言於其兄誠誠慟其親體魄寄葬萬里外竟遭兵塵流離靳然限為異域不得復通道路往而收以附先塋哀號攀慕之情弗克勝乃名堂於所居之西十里曰南思兄弟五人朝夕引領南向必窮神於海濱天涯而後已託希斂來請記値予赴京期迫未復之其後誠數至京每至輒三四詣予請不倦予念其悲深而意篤不可以不忍夫交阯壤地遠在禹服之外其得與失固不足為中國重輕然先朝既平其亂而郡縣之矣使為牧守者能訓明柔寬賦徭漸以禮義之教如錫光之勵於政理彼將變彝歸華必不樂於叛既而四野多壘使為元帥者能出奇設[illegible]

（得此段議論緩有關）（係）

仗天威以討逆。如馬伏波之良於用兵。彼將投首不暇。亦不難於平其叛。皆不能然。以致中國冠帶之士。委骨遠徼。不得歸葬故土。故予於友貞不能爲之不悲也。況其子乎。雖然。當時吾友仕交阯者三人。有歐陽典史堅者。與友貞俱授撫寇。爲寇所執。死炎火中。有謝縣丞子方者。與威同道歸。威親見其舟碎海中。舉家八人皆溺死。不得葬。獨友貞葬得地。且有所託。視彼二人。猶爲愈也。誠兄弟之悲。於此其亦可少慰乎。

因一典史發出治亂議論何等關係公忠義人其經濟亦卓卓如此

獨坐軒記

桑悅

予爲西昌教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憩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揚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襃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柏。予坐是軒。塵坌不入。胸次日拓。又若左臨大行。右挾東海。而磨萬間之廣厦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爲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爲交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爲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挐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挐糾錯者。皆世之叙實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突兀傲岸故當以奇士目之

遺安堂記

方孝孺

孤介之士離世自適而以利祿富貴爲致禍之具志於用世者騖於可欲而以守高不屈爲致窮之術是二者之論皆似也而皆未合乎中道古之君子居乎位者衆矣其子孫食其餘澤大者或封君遠者或數十世而不墜豈能致禍乎隱居行義苟無歉於心道德信於當時名節垂於將來其後人被服其遺訓卓然自立於天下世未嘗乏也豈果無以遺子孫哉劉景升僭竊於衰亂而欲以區區之勢誇龐公其意固陋矣龐公笑之言曰世人皆遺子孫以危

先揭其意

吾獨遺之以安蓋爲景升發也由後世觀之據一州之地智不能取仁不能守身死未幾而雄豪有力者遂其子而奪其位孰若畎畝之安哉龐公之言其取驗也速矣然非所以論出處之際也當景升之時使有高光之才居方伯之位將使天下皆安而况其子孫乎龐公雖賢安得而輕之公之輕景升蓋輕其無定亂濟民之術而以富貴爲累也以富貴爲樂而無憂天下之心能保其身則幸矣及其敗亡其子孫欲爲奴隸尚可得乎故無道而富貴者皆龐公之所笑以爲至危者也若夫有道之士則不然其隱也

揭〃發明其意

有以淑其家其仕也有以澤乎民故其身無往而不安其子孫無之焉而不食其報吾天台龐參父以公之遠裔而名其所居之堂曰遺安貽書候城里求予記之或疑參父非隱者而其堂名必襲祖訓殆以隱爲高是未知龐公之意亦未知吾參父之意也欲安其子孫者其要莫大乎爲善無位而爲善其事難而爲功狹有位而爲善言脫乎口而民懷其惠仁發乎身而化行乎俗若決水於崇山而注之澤浩乎其孰能制之世之嗜利行私而不顧者皆未知爲身謀者也奚暇計其子孫之安與否乎參父積學明世

務以進取爲事而欲遺子孫以安其所存者得先人之意多矣余家與參父之鄉邑比而壤接知龐氏之爲名門也稔矣參父素力於爲善繼自今以後越之東南世厥家聲者又參父所遺之安者哉

中一段議論駿偉切直足以警醒憒憒凡無道而竊富貴者其三復之

零陵縣知縣題名記

唐順之

名者其起於古之所以勵世乎古之所以勵世其法莫備於史史之法莫嚴於春秋史家者將以紀善惡而垂法戒而千百年之善與惡不可勝書也則槩而寄其詞於名姓稱謂之間春秋之法微者名姓不登於冊書其非微者則槩而登之是史家之常法而無所擇乎其人焉者也其有不然者或微而名或非微而不名或書其姓而奪乎其名或書其名而又奪乎其姓其新新不肯輕予人以名姓也如此而後得登名姓於冊書者足以爲重是史家之變例也今夫人望其容貌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過其室廬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識其姓名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故古之圖容貌表室廬紀姓名使善者因之以久其善惡者因之以久其惡其爲教一也零陵楚之南微也邑乎郴桂之間瘴癘之所濡苗獠之所鄰徃徃不能得善吏而邑之譜諜亦散佚無可考自余父有懷公少時則已聞先伯祖平樂公名復者始宰是邑有惠愛及爲永州欲按其故蹟詢其姓與名雖邑之耆老亦無知者考之郡志所載零陵令之姓與名亦無有也已而吏索

民間所藏景泰中所撰舊志則稍具其姓名政事歷官大略而其名亦已誤復爲福矣有懷公爲之慨然而嘆因復思國家二百年之間其邑之善令多亦有如平樂公或僅存其姓名而又誤或并其姓名而湮沒焉者當不啻幾人而其奸回饕餮乘令之威肆毒吾民者亦幸而逃其名於後世豈非志於懲勸者之所悼歎於是蒐輯散逸得某君而下若干人以爲是皆令也則槩登其姓名於石以告於世雖然後之人過而指其名有不就而問其爲令之善與惡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善也雖百世有不愛而慕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惡也雖百世有不嚌而噍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是則其爲令也善而名之也甚於旂常之載焉其爲令也惡而名之也甚於鼎象之鑄焉所謂美惡同詞其亦春秋之法也嗚呼其善者蓋不忍欺乎其民而務以自盡乎其心初豈有意身後之名也哉其不善者蓋亦偷快意於一時自計以爲其去官與其身沒之後且影響銷盡人無復指之者豈知更千百年其姓名並彰著而不掩若此噫其可懼也已

斷例精嚴爲吏者讀之毛骨都竦

蔣山廣薦佛會記

宋濂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起得典重〕海宇無虞洽於大康文武恬嬉雨風時順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二三與天爲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蟠充塞下土吊奠靡至煢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宸衷盡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雄氏之教爲然乃冬十有二月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於南京命欽天監臣差以穀日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上宿齋堂卻葷肉弗御者一月復勑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胡惟庸移書於城社之神具宣上意俾神達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群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啓御撰章疏識以皇帝之寶上再拜燎香於爐復再拜躬眎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仗皷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而大雄氏北向立群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郎舉麾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上再拜迎群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上跪進熏薌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氷桃暨名荈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上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所異者不用冊光祿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上還大次群臣退諸浮屠旋遶大雄氏寶座演梵咒三周以寓攀詮之意初斸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堊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寳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屠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門内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上升壇東向坐侍儀使溥博西向跪受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三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毗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杭鞄師咒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夜將半上復上殿群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徹豆上再拜群臣同樂七奏妙濟曲上拜送者再群臣復同樂八奏善成曲上至望燎位燎已上還大次解嚴群臣趨出〔法會事畢〕

瀕閉前事二日淒風成寒飛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辯草木鑾輅一至雲開日明祥光冲融布滿寰宇天顔懌如歷陛而升嚴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冥靈來歆來饗君蒿悽愴聳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肆惟皇上自臨御以來即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與哀於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聖慮淵深猶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而

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爲賢澤及朽骨而況於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於生道者則我皇上好生之仁流行無際將不間於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辭之可贊也猗歟盛哉祠部郎中李顏主事張孟兼蔡秉彝叙哲職掌寺祠親覩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以揚聖德於罔極同請濂爲之文濂以老病固辭弗獲既爲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之以詩曰

皇鑒九有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祀如生屈將

使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一）（此二段叙法會之因）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祲盪摩白日爲薄孰靈匪人流血沱若積屍橫縱委溝溢壑（其二）霜月淒苦涼飇酸嘶愁然四顧精爽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銕爲心寧免游波（其三）（下五段正叙法會之事）惟我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幽潛宥不逮澤爰啓靈場將彼蒙翳（其四）皇輿載臨稽首大雄遙瞻猊座如覩睟容香疑霧黑燈類星紅梵唄震雷鯨音號鍾（其五）鬼宿渡河夜漏將半飇輪羽幢其集如霰神池潔清鮮衣華粲滌塵垢身還清淨觀（其六）逝陟秘殿逝覯慈皇聞法去慾受戒思防昔也悖酣棘塗

背行今焉昭朗自晝康莊（其七）法筵設食厥名爲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用賓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克足（其八）（此下叙法會之應）鴻恩既廣氛翳全消乾坤清夷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玉燭時調大庭擊壤康衢列謠（其九）惟佛道弘誓拔群滯惟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咸遂史臣載文永垂來裔（其十）

跋蔣山法會記後 附

予既從祠部羣賢之請爲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庵禪師寄至鍾山藁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王子歲正月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

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上悅勅近臣於秦淮河燃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晏駕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蒲庵以高僧被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鈹機師請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爲疏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典雅莊嚴敘次有法從班孟堅前漢書得之○是編凡濫觴釋老之文多不敢錄間或錄之必其事體有關係議論有斡旋無害於人心世道者如此作亦幾幾乎附會矣然當元明鼎革之際龍爭虎鬬膏血成渠冤魄幽魂菸菸就訴不得已借佛教以湔滌之亦王政所不廢也甲戌夏月點定斯文因疏其去取之意如此○記作在前跋作在後以其同是一事故類而附之

巫山縣題名記

李維楨

不佞督學秦中門人張希尹甫豬而試爲冠首待諸公車者久之始筮仕蜀巫山凡六年蜀當征播之後物力耗詘希尹施舍已責匡乏困救災患薄賦斂宥罪過時用民民既小康則爲堅城樓治防廠浚井泉造輿梁敦秩紀縉紳廝書郊圻郵表啜險走集斧藻泮宮而將課其住予癸六府三事靡不具舉已修邑乘曰故人舊令之政必以告新是代吾告也已曰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巫山百里嚴邑也爲令者東西南北之人不乏賢矣可使泯泯無聞耶哀明興以來諸令題其名勒之石而使請記石之上左記爲題名而設不佞知希尹之雅意在名也第以名論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人有榮名若揭日月而行天沒且不朽故名者士之所勸思馳騖而上之所藉爲風勵者也三代而下惟恐人不好名今之從政者所以成名則有分矣有矯情刻意爭詭違道以徇之有賈交媚上曲體患姦以取之有怙勢倚法迫勒吏民以報之撮徒成黨隙功述德小有歌謠大有誦賦竹帛有書金石有考郡國有高第公車有薦牘去而臥轍生而奉嘗上下相蒙兵厲相淆習爲故常恬

不知怪要之可欺小人而不可罔君子可掩旦夕而不可逃將來齒其人而詈且詛讀其編而怒且嗔過其祠而笑且唾譬之齊豹之書盜也（試得可異）求名而名亡可不悲哉惟所爲題名石者其姓氏里籍不書行事而賢智愚不肖乃在邑人方寸之心與三寸之舌三代直道而行是非誰其淆之縉紳先生能明之野史能記之長老通於事者或傳之不佞求暇遠覽嘗官蜀見四明陳君令巫山尤直不阿義無苟取與上官上柄圍繫卒坐左官律罷巫山人惋惜涕號通國如狂彼哉夫已氏某子甲者而名與陳君並列然而薰蕕異臭衮鉞殊旦執匹夫匹婦而問焉溷溷蒼素無愚智皆知夫題名於是石者可以榮可以辱可以賀可以弔可以思可以懼也詩不云乎在此無惡在彼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希尹勉旃人且求多於子先勞無倦增修其德令名未世惟今日否則坐貽訕歎耳亦惟今日繼希尹而吏茲土者其不必愛此名耶不佞所不敢知若希尹之求名於實也寧無瞿然於不佞之言

況着透快一字一針然惟當日之守令可以此言進耳若今日則狃猾滿街并題名亦不作矣可奈何

尚行書院記

李維楨

隆慶初載余承乏爲吉士師事蜀趙文肅先生先生嘗言鄒衍論五德之運理固有之昔者孔子言仁孟子言義荀卿言禮宋儒言格致而王文成言良知今當言信乎余不識信所謂先生曰在尚行蓋去先生三十餘年而學術益敝矣虞廷之危微精一孔門之博約克復且以爲事障理障而去之希心妙悟合勢自然當體便是動用即乖擬措倫常謂狥名物互標法門爭誇証聖其說洸洋傲之以所不知而莫得其端其趨捷苟簡自便愚不肖者易合而莫覺其非其名尊美使人豔悅而莫摘其瑕游談作而周衰清言競而晉亡今學術不幸似之以此爲文學則廢經史之大義黜傳注之成說離章句之本指五尺童子拾二氏唾餘以自奇師心用智蹈藉前人而出其上以此爲言語則博名託於劾忠修怨附於嫉惡冥冥決事而或以事外之人掣肘匆匆逐聲而或以忌成之口譁衆以此爲政事則上下相蒙利害相仗毀譽相錯名實相詭膠序未聞揖讓而賢豪舉郡縣不問疾苦而尚擊斷新進喜凌厲而老成務優容長吏失操柄而下官逞胸臆區黨橫分體統衡

央蠱學術不尚行而馳騖於空談虛聲生心害政流禍若斯之烈也吾友鄒孚如嘗三爲主司衡文武士又爲天官尚書郎銓敘九流能已見於天下矣退而耕於雲夢之野遠近士人負笈挾帙受業者日益衆爲之精舍居之監司郡國嘉槩其事有所供都養費加繕治焉號其所居曰書院書院故嘗有厲禁孚如固辭其名不獲而名之以尚行行信也左氏曰信爲士朱子以爲然士四序何所不有孚如之專言行也其有所憂患耶彼其所進退士無亦有如孔子失之宰我者耶孔子之聖也聽言且觀其行又曰勿取箝勿取健勿取口銳士無行而其箝足以飾之其健足以任之其口銳又足以折人而恣其所欲天下孰能當之行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孔子之行余所不敢擬議庶幾爲孔子之徒者楊秉有三不惑酒色財張復之有四不言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劾功不言能邵堯夫有二不愧行不愧影寢不愧衾黃德恩有五不欺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此四子者宋儒未常許以入孔子之室即今之學者目爲老生常語耳余竊有取焉尚行故也孚如亂而爲諸生督而登賢能書齡冠

而成進士爲內史爲天官郎極清華之選愜情親以爲無所不滿志而生平所遊實有困窮拂鬱人不堪其憂者以故動心忍性其行誼日加修焉鄒人滑野公躬行君子母鄒宜人賢明仁智儷之孚如甫登第而失父聚百順以事母行如孚如父母善繼善述豈易也哉有終身之慕則有終身之憂夫行寧有已時耶孚如取義於尚行其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者耶非旦夕之積矣孝者百行之本孚如正直廉潔天下能言之而不以孝名以此尚行何以尚之從孚如遊者默識而時習可矣余安得起文肅先生於九京而告之曰今鄒子之學術非昔鄒子比也

有感而發切中膏盲○自艮知之說盛行士大夫之講學空虛者多平實者少此文眞藥石也

平播州碑記　陶望齡

皇明奄宅方夏，彙寄所隸，極於西南，睒褩濮落，烏蠻白彝，荒服幺麼，前世所弗役，莫不羈使羈馭，或在職貢。惟播州古之郡縣，楊氏以唐之季，乘亂因險，世長厥地，顛襲朝號，內相君民，區裂版章，以淪彝裔，歷宋暨元，羈縻弗絕。雖聖人繼起，洗濯腥穢，包併荒遠，猶取其貌恭，因而建置，蒸仍往宜，令苟便民俗而已。至今皇帝御寓，神武英斷，威德讋嘷，仁風既宣，義殺時衆，遂廼誅叛威，撫強獲，樞單弱，參伐順建，旬始隕鋩，維播孽應龍，怙其昏[illegible]，潛滅彝紀，嗣芽帷墻，以脩以莪，天極姻黨，遂延旺黎七姓五司，逆其蟊贅，咸仰天搶地而呼曰（辭氣古雅）：吾君予匪獲匪載，胡遼獨遺？天子曰：嗟播人子，予子可弗問。令吏召應龍，罷對，迺佚抵慢，未竟厥罪，用反戈於白石。覊吏來言狀，是當誅討。天子曰：豈不或悛？命大臣適往宥辟之道。至應龍詭服，請受罰，贖首領自效。使者宣上指，襮貸赦死，春夏煦養，父教母媪，惡梏驕息，憑倚慈惠，長傲滋愿，究厥兇狡，遂廼放兵擾境，逆犯顏行，戕我將士於飛練。事聞，廷臣僉曰：播徒蟻蝨，上不忍爪甲數，置之，覆用蝃螘，此自棄天，天所廢絕，不可宥。天子曰

然。遂以前巡撫遼東兵部侍郎李公往總師事，進督府威都，總統黔楚，賜劍一，得擅誅大將以下，而以都御史郭公撫黔，罷蔡偏沅，以江公往治楚師，咸聽於李公。己亥五月，公至蜀受事，當三方積不士，恇戈刓獨，僨弗爲。公謂以天兵誅小醜，當斧萬全，取一決而定。於是徵師輓粟，內修攻戰具，外陽示無動以紓之。賊遂入綦江，燒王廨，便偏隆猖，引九股，恫喝躙轢，闘以怵將吏，就懷挾公。因命之文告賊志，果鮫用綏深入。明年春，所徵秦隴燕齊滇浙之師，暨上司兵畢集，衆二十萬。正月望日，公登壇誓師，分五路，六師八道並進以伐之。推官折枝先以南川兵擣官壩，降真州，進據桑木。蜀帥綎破楠木、婁山關，再與應龍父子遇，力戰，大殲其軍。帥廣別擊斬賊大將郭通緒，夷崖門以入，再捷永牛塘，棲賊囤上。楚帥璘盡芟四牌七牌之苗，踰青蛇，蹟獲數千人，進略大小三渡。而黔帥亦再涉烏江，儆關以水西兵，抵於白田。夏五月，諸將士大會海龍囤下。公命按察使悄來視師，無何，封侍郎，計至公，飲血茹泣，責戰逾厲。六月五日，綎應祥兵破其郛二，翼日，廣璘攻之，城圮，衆繼以入，應龍自縊，收其屍，係房妻孥，盡擒其屬，獻闕下，皆論如法。

斬磔於市夫播人竄伏萊莽沉於雰霾不覩天地之大曰
月之朗者八百年於茲矣刑割春酢東身滔威霆鬼其酋
不敢逆睨其視王人天吏若與穹壤一旦更建城邑掛守
令仿新膠庠猱梯虺穴虎豹憑阻者皆剗削嶄嶮郡為道
周浹施羅甸豨峒君長震慴懲艾益祗罔怠明天子刑德
我公功烈於是乎遂宜標諸金石昭示萬禩永殿南紀用
都司某所向白田之南山下鋭頂夾樹銅柱其上就厥趾
桃源建公生祠銘功德麗牲之石堂除舊史館於職宜有
紀述遂系之詞曰播古州縣端淪於蘇封以順完地以鄙

遵明之舉與鑑先納土屑使穹階仍珪冀組南金象齒歲
獻於王稱爾干矛載啓戎行天命不滔妖與德寡有孽於
族有謀於社女戎勝苛禍水滅炎大猶兆勝小醜詎堪繆
虎兕蚍搖牙噴毒笑刃嚬鋒刑人以族高高昊天聽民則
邇命執罪人歸諸尉氏斧楮就訊焉我縶囚既縱而西嚮
隼夫鞲曰石弄兵射天唯王大吏執言壽張其譸糾聚姦
慝公相譙竄縻肉播人用以奔前彼捷其梯兕殪其窟再
抗黔師兕窮罪訖遷人告謂帝用惛惛簡命虎臣亂是大
戡伊誰虎臣曰維李公佐佑厥庸維郭暨江方師未集蔡

城宵壞公征以詞俾疑罔告裂兵輟殺機沉色阱難知如
陰不動如山屹屹王師有來自東虛澀擊徼命以兵從師
既會止神謀電發八道進攻濤掀岱歷公曰有命爰取其
魁播開鼓鼙若旱始雷拜跪扶攜百千其伍有不用命乃
斯以斧重關嵯嵯若騫若墜恃險與兵以即顛躓厥伐鬼
方憊乃克之三月告旋天子之整羅播在昔陂池滎涔今
始會同乃江乃湖昔為蟲蒙以飽威淫今有四肢乃步乃
先告爾播人勤爾征役嚴祗葦矜以償帝力告爾播人維
千百祀我公之功以名爾子赫赫天戒銅標在南逖矣西

人我公是瞻

義正辭嚴色古氣厚李義山所謂點竄堯典舜典字塗
改清廟生民詩者也此種文自當與韓碑柳雅並壽天
地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圖文瑛居大雲菴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為大雲菴也有菴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菴為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常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菴與亭何為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為釋子所輕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為滄浪僧云

（眉批：提清）（旁批：波瀾壯闊）（旁批：總收）（旁批：略敍文瑛）

跌宕感慨潔淨而有不盡之味此等與歐曾並馳可也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歸有光

虞山之下有浸曰尚湖水勢湍激岸善崩湖堧之人不能為田往往棄以走有司歲責其賦於餘氓而趙段圩當湖西北尤窪下被患最劇宋元時故有堤廢已久前令蘭君嘗與築之弘治間復淪於大水嘉靖丁酉予宗人雷占為已業傾貲為堤堤成填淤之土盡為衍沃而請記於予嗟夫自井牧溝渠之制廢生民衣食之地棄於蒿萊之間者何可勝數有司者格於因循積習之論委天地之大利斯民愁苦哀號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幸拱手熟視不能出一議而漫謂三代至於今其已廢者皆不可復夫未嘗施晷刻之功而徒諉曰不可復予疑其說久矣觀雷所為其力易辦而功較然者然更數十令獨蘭侯能之至蘭侯之業敗已又四十餘年為沮洳之場莫有問焉者何也天下之事其在人為之耶事有小而不可不書者凡類是也

（旁批：發出大論）

小題大做此等議論惟深於經術者能之

昌平州義莊記

陶望齡

始吾鄉人白居受釆幸錢爲山會義莊於京師齊化門之外以葬其客死而無歸者而屋其歸而有待者既成前官論張公元忭爲記其事哀越之土壤境恢無以食其生人而停之客客而不死於旅死若追慕乎古者死徙無出鄉之制而不可得然帝京四方賓旅所鶩而越人以貧隘輕去其上以來固亦宜然若昌平陵邑既去國門而邇於塞其城郭公府市鄽廬井可以取衣食者視京師不過百一而吾鄉人之聚居者復非少也夫鄉壤弗受人而走於京師京都復不能盡受客而旅泊於邊郡以死死而無歸而至委骼草野無以蔽天沉雲黲風悲日曛遊魂滯魄啁呼於昏烟枯草之際夫其父母兄弟妻子之不顧而間關數千里以死無抔土以掩其骼（悽絕）將亦有追焉以來而弗能已者耶其家之人引頸遐盼恍惚於道路之訛謬夢想之頃嗚呼傷哉斯人者當其旅泊邊鄙疢疾呻嘆遥望京師已蕭然有幷州故鄉之恨沒而有知且視齊化之藏爲丘首而不可即此亦生者之深惻已滕君騤客昌平最久慕義康仁慨然發議營塚地於某處地若干畝規畫大抵如京都捐金若干兩所醵鄉人某某等金若干兩役成索余文以記之余嘉滕君之義同於白君而有感於張公之言竊欲越人重徙而速還以愍於斯丘也挾山瀕水力耕而約食越雖小郡猶足以老何必燕之鄙能富貴人哉

婁凉酸楚感入心脾至今日則更甚矣使石簣先生見之當如何也

困學記

高攀龍

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冲(名復陽)與顧涇陽先生講學始志於學以爲聖人所以爲聖人者必有做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裡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覓註釋不得忽於小學中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爲心不當在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適江右羅止菴(名懋忠)來講李

見羅修身爲本之學正合於余所持循者益大喜不疑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動無謬己丑第後益覺此意津津憂中讀禮讀易壬辰謁選平生恥心最重筮仕自盟曰吾於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惡無所爲而發者天啓之矣驗之頗近於此畧見本心妄自擔負期於見義必爲冬至朝天宮習儀僧房靜坐自覺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是誠更不須覓誠一時快然如脫纏縛癸巳以言事謫官頗不爲念歸嘗世態便多動心甲午秋赴揭陽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

帖在武林與陸古樵(名粹明廣新會人游白沙先生主靜之學)、吳子往(名志道)談論數日一日古樵忽問曰本體何如余言下茫然雖答曰無聲無臭實出口耳非由真見將過江頭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勸酬爲最適意時然余忽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興而神不借來夜闌別去余便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彼而余之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於道全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事此生真負此身矣明日於舟中厚設蓐席嚴立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帖處只將程朱

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未發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法反覆更互心氣清澄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清美主僕相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澗時坐磐石溪聲鳥韻茂樹修篁種種悅心而心不著境過汀洲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甚樂手持二程書偶見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

近乎禪矣

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忽如百觔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一發與釋氏無異）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此是實理）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乙未春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參之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尊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即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

不覺也戊戌作水居爲靜坐讀書計然自丙申後數年喪本生父母徙居婚嫁歲無寧息只於動中煉習但覺氣質難變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余以最劣之資即有豁然之見而缺此

一大段工夫其何濟焉所幸呈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實信孟子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聖無凡天地人只是一個惟最上根潔淸無蔽便能信入其次全在學力稍隔一塵頓遙萬里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也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謂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鳶飛魚躍誰則使之勿忘勿助猶爲學者戒勉若眞機流行瀰漫布濩亘古亘今間不容息於何而忘於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如植穀然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而栽培灌溉全在勉強問學苟漫說自然

明文遠卷

都無一事即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具別刻中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絕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理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爲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豈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困而學之年積月累厥維艱哉而不足以當智者一笑也同病相憐或有取焉甲寅孟秋記

忠憲一生學術盡於此矣其得手處頗落機鋒然自是聖賢嫡子

李皥如重修黃樓記

董應舉

昔蘇文忠公守徐値河漲欲敗城極力捍護得以無事乃作樓於城上至以黃土胝水所向以厭水也其事若近於戲然自是以後樓之興廢水爲戢暴父老嘗歷歷言之有徵故樓雖圮而復興時莽而長存予以乙巳秋道徐發焉入拜公像於樓之下登而履其上歎然不寧以告同年李皥如皥如曰是在我時皥如讁判是州而署其政也越六載再過而張仲恢爲守招予游則見樓下與交拓入丈許矣坐公其中登者不犯樓上風檻宜出扁於腓睨而三開

其牖前則汴泗二河如虹貫入來自天際亘以九里如月內向左右顧視則東西諸山若拱若侍若蹲若伏若飛舞奔走求屬人目下則帶水東抱流光蕩魄連艫歌唱若在席前倚檻而笑若浮空倒影與雲氣相騰忽不知其身之着世蓋斯樓之觀於是乎始大仲恢曰此李皥如所作也不越尋丈萬景咸集何其巧與顧予竊獨疑怪夫厭勝之說儒者弗道東坡是樓豈眞能彈壓河伯者而輒以自詫天下後世游人墨客相與諷咏起而修其跡者不衰且神其事至於漢武宣房築於瓠子當時千乘萬騎雷動雲屯親屈天子之尊沉璧馬負薪菑爲將相從臣先築宮其上以夸世侈觀非不魁然壯也今求其處所已不可復知況有一遺礫之存乎而是樓僅數檻無丹靑之飾瑰麗之觀乃建而圮圮而復復而拓與二河相敵萬山爭峙則是萬乘之雄威不如一守之遺跡也豈不盛哉皥如從謫籍中能出其心巧爲名賢收勝使觀者踴躍其風韻豈下披羽衣樓頭歎靑蓮後三百餘年無此樂者漫爲之記且以志予往來之跡皥如名春熙建寧人今爲比部郎嘗理姑熟理庠慶署徐有奇政捐俸修樓其小小云仲恢名正綱亦

余同年晉江人故有才名今徐其初政也

磊磊落落議論之奇鬱鬱葱葱烘染之秀

王侯祠兩廡記　　高攀龍

天下有事匹夫能執干戈捍寇賊即不幸而死其一念自足千古何者此一念正氣也惟正氣不可磨滅天地之常運日月之常明山岳之峙江河之流皆氣也聖賢能精之一之與此渾合無間即匹夫匹婦一念秉正而死其氣未嘗不與之合然其心非精一之心故其氣非充塞之氣譬則盆缶之水必歸於器有所歸則聚無所歸則散聚則伸散則屈伸則神屈則鬼鬼則爲厲神則爲祥其小大之分然也往者嘉靖甲寅乙卯間吾邑有倭寇邑之義士何五路等三十六人奮然持白挺出擊之敗死城西之壕巫覡往往有言其爲厲者邑人即其死所祠之簫鼓緍紛遂爲淫祀余既與邑之紳衿建松磁王侯祠於惠山之麓王侯者寇未至而築城城甫完而寇至使我邑萬姓不糜爛於寇者也吾同年陳公筠塘曰當寇之熾也百雉而外白骨矣義士輩雖敗而死寇慮其有繼至者駭而去城以獲全是則侯之城體也諸義士用也猶之手足捍衛其軀者也爲得而無祀乃自捐貲爲兩廡列祀焉有司春秋犧牲惟謹自是而淫祠之祀大衰不卹其所以然也余謂公之此舉有四善焉表義息邪彰往示來大錫福於邑也夫一筵之醲醇一夕之妖冶一朝之爽若風露皆足以殺人與諸義士西壕之死等而諸義士之死不死也即不信視西壕之簫鼓鬼神之情狀大可見矣死者有所歸生者有所勸天下一旦有事執干戈爲吾民衛者必相繼而起故曰公一舉而集四善大錫福於邑也

惟正氣不可磨滅千古名言讜論磊磊落落足以鼓天下忠臣烈士之氣

遊白鹿洞記　　　盡傳策

域中凡四大書院，予既遊嶽麓石鼓，頃又至白鹿。所未至者睢陽耳。觀覽既多，然而感慨亦不少矣。白鹿洞之山曰後屏，當五老峯之東南，巍然突起，四山環之。有水自西來，縈遶其前，爲貫道溪，東流出峽口，聲砰磕壓如雷，名小三峽。跨溪爲橋者三，東西爲亭者五六，皆可遊眺。既入門，謁先聖先賢祠，坐文會堂，四壁題刻幾滿。洞嵌山趾，壘石爲之。又鑿石爲鹿，蹲洞中。其上爲思賢臺，舊有田二十餘頃，以廪學徒，近以新法廢書院，於是改額爲祠，散其田十之

八九。文室講堂雖幸存，亦且漸圮矣。予上下徘徊久之，爲之三歎。蓋古之爲教者，既設之學校矣，而又黨有序，術有庠，家有塾，所以振起而育之者甚備。故當其時，士有學道之樂，而國收養士之效。迨乎後世，學校既衰，而鄉三物之教罔聞，好古之士，乃創建書院，羣師徒講習其中，蓋以廣鄉校之遺意，而佐學校之所不及，即未能無弊，乃其利爲多矣。是何可廢也。昔者子產不廢鄉校，其言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論執政之善否，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子產之得爲君子也以是哉。且吾儒往往距佛老而外之，以爲

抑邪而崇正也。今二氏之宮徧天下，通邑大都無慮千百計，曾不能盡其居，而徒自盡其居，以推沮學者之氣，是不幾於抑此而崇彼也乎。是可慨矣。予又自解曰：凡物之興廢，何常之有。白鹿之興也，蓋始於唐之李渤。其後遂廢。至南唐升元中，又復興。其後又廢。至宋太平初，又復興，賜九經，置洞內，視昔加盛。其後又廢。至淳熙中，朱子來守南康，力請於朝，又大興。當元末則大廢矣。迨我明正統以後，乃又大興。今所創搆，大抵皆百餘年物也。夫其興也，或廢之；其廢也，或興之。興而又廢，廢而又興，若循環然。斯道之流

行於天下，歷萬古不可泯滅，傷廢舉墜，存乎其人耳。天之未喪斯文乎，此其人必有存者乎，又何慨焉。若乃居者冒領廪而德藝不修，遊者盛騶從而闤闠爲病，學者趨鍾南之捷徑，教者騖江左之虛談，若是則白鹿雖復興，不如其廢矣。凡居於斯遊於斯學者教者，尚念之哉，尚念之哉。

名賢勝跡彪炳寰區，自象山與考亭講義利章後，山川久寂寞矣。得此折衝今古，感慨遊淡，又增多少氣色

聖光永明寺記　　李維楨

聖光永明寺在五臺山漢名大孚靈鷲以滕蘭故北魏一名花園以十二院故唐名大華嚴以新譯經故明永樂名大顯通以多神應故萬曆三十五年上始賜今名云初蒲阪僧福登游蜀為文殊師利象及殿座十萬金高二十五尺廣深各十有五尺水陸萬餘里將至議所奉安僉曰顯通可時登鉅造大士普賢象殿制皆同上聞而賜金三百錢十五萬慈聖太皇太后賜數倍之已而上金書佛說服明經十二卷為慈聖祝釐先期有五色雲見於山者三日

已而經至萬目讚誦自是歲拜上及慈聖所賜金錢幢幡法器無算中涓相繼於道以寺制狹小不稱上意革故鼎新上為易名而勑登住持登辭以老請得寶塔寺住持僧法須來代須武陵人講經都下三十年其住持寶塔也亦奉慈聖旨賜千佛冠千佛衣有加常等須既至乃與登經營不三年而工具舉更寺門東向北為千手文殊殿左右為十方堂為淨業堂南復為文殊殿如故時象進為三身佛殿沿顯通之舊而加麗焉進為七處九會殿非光明遍照佛皆累甎甃無柱棟進為請聖殿為五須彌塔為新造

金地掘地而得餘花石若干枚適與殿等事甚奇異以甬藏經閣閣亦用甎甃若漢屬玉之意其左右則有祖師伽藍諸殿禪堂講堂庖湢庫廩養老居疾若僧廬凡千餘楹維楨與登相識於京師且四十年復會晉陽同遊五臺而屬為之記是役也楨竊仰窺皇上仁孝大器焉比歲左貂四出榷修宮錢靈昆帑圭仞稍三殿久幾司空曾不得一木一石之用邊境危如累卵請餉一切不報而獨於佛寺金錢無所愛中外章奏不啻漏刻之聽而手書梵夾端莊無纖微苟簡凡以祈母后萬年也此上之大孝也殊

玉不脛而走萬里人好之耳天下熙熙皆為利來世衰道喪仕於朝工於市商賈於四方不遺餘力而讓財其為龍斷一也上業能利不能稅收稅使中白簡無不籍錄其家惟仁人能惡人有賤丈夫焉惡而征之至於比丘無常業寄命於人不必有清淨戒律之寶而迹則近為大衆明因果談色空導之鄉善不必有福田利益之實而意則慈是以惟諸僧與水旱無告隱民上發政施仁恔先二者數損尚方水衡之供為衣食資衰多益寡其此類乎今天下曉然知為利者不必利不為利者未始不利務本而黜末以

出世法行教世法此上之大仁也烝楨復有感焉福登屌行天下所緇造工非一一費數百萬錙銖無染人尊信之楢施雲集上與母后稔知其人捐金恣所使不問出入造用成功登屛然老衲祭於衆而得法須法須一旦能領所素不習抑之衆與諸匠師徒庸遠近數千人廩然受要求如春大府之憲此非知人善任之效最較著者哉一寺且然而况天下今宮府閫閫股肱心膂莫知所寄八座九列不具官署有茂草政令廢弛膏澤壅閼災沴迭見狂狡觖望非冀在易爲否爲睽在詩爲板爲蕩杞人過憂天隕有如以二僧事入告上瞿然悟而敬大臣體羣臣式序在位充釆惠疇大孝大仁之化光被四表是齊王好勇好貨而孟子納約自牖之一端也維楨不佞因記新寺緣起而附以狂夫之言庶幾聖人萬一採擇焉

極贊佛法却仍是歸美國家有迴護有出脫文字瘠深

雅健一筆不苟

城外三槐記　　沈鯉

里居以潴垣爲城城之外吾不得而享其有也惟吾君有奇者予性不奈暑方盛夏夕陽毒人極爲酷烈而居廬不堪禦暑也適鄰人盛氏以宅來鬻予不忍受鬻第假其東界餘壤之莅吾西垣之外者種樹貲夕陰乘凉其下盛許諾予復與約言曰吾假壤以樹壤而壤則樹亦而樹也畢吾生而已盛曰諾予乃以辛卯仲春宜栽種之日植嘉槐三本高俱可丈餘閱兩擔有半幸雨多及時無不活者蓋一年如蓬二年如蓋迨今三適夏而樹陰迴合不見夕日時維六月羲和將委轡於咸池予几處一室方鬱蒸不可當忽從間西闥作某在彼則亟命兩童子舁一竹床與一几安寘其下而吾披襟岸幘手一編而翹之矯顧一望樹陰周環如幕斯界予不覺覺然一笑謂吾無一斤一斧之費而突起大厦若此乎少頃凉飇起樹端踰垣而至灑我洪滌拚翠煩襟若故人遠來灑灑出衷言相愉也已復有陰雲籠樹上方英英而自忽若然改色若深潭倒映在空也樹間有雜鳥可百翼乘風上下時往時來睍睆其音不知其爲彼爲此也予樂焉則更命童子治具招邀吾一二弟兄坐竹

床為河朔之飲酒後耳熱有賦歸來有歌棠棣有賽嘉樹者或擬為吾羲皇上人而吾獨感時事為泫然泣下蓋吾同里巷諸公當年起大厦連雲治高臺廣樹以明得意者何可勝數也今皆不知其蹤跡之所在而吾託陰于鄰人之尺壤以遂其苟安乃輒便得之而寬然有餘樂豈有常處哉今而後苟可適吾意不必皆已有為快矣

逸致遙情先生之襟度可見而世之怙勢以圖百年之業者讀此當如殘夢初回冷然汗下也

新設商丘縣學記

沈鯉

嘉靖乙巳歸德既升州為府於是設商丘縣為都首邑而未遑建學也萬曆癸酉中丞朱公直指褚公採學使周楊二公議請設商丘縣儒學制曰可後學使衷公來始布功令置學官弟子明年郡守鄭公邑侯何公築郡城之乾定址矣已賴公繼鄭公為守以乙亥八月工竣為文廟五楹堂三楹別為文昌閣三楹廊廡舍皆具後五歲庚辰鄭公繼賴守郡雅興文治加意葺飭而其僚別駕周公殷公司李陳公及邑呂侯始落成焉故茲學也蓋閱歷多人而其勞均不可無紀於是學博張君許君乃徵余言記之余覩國家久道化成所在廣厲學官師儒弟子俎豆規條雍容都雅即如我庠剏始經營設官備物聚多士而教且養之嗚呼盛矣豈不謂文教翔洽視昔屯蒙之風氣日益開而儲材之途日以闊乎養士不以多寡為盈絀而惟實得其人之為重得人不以科名官閥為軒輊而以實有益於天下國家為足稱昔者平原君豈嘉養士之名而門下容三千人比於諸公子矣及使楚而可與俱者止十九人則十九人之外三千人皆可無養者也毛遂自言處囊中卒

以定從而十九人且碌碌無所短長則一遂之外十九人皆可無養者也士之所以爲盈爲絀豈以人數之多寡較論乎上之重士與士之可爲重亦豈在多寡乎何世不察乃不深覈於名實徒見夫科第比肩應仕接踵則僉云人材人材而多之不知科第應仕賢者附之以成其賢不肖者乘之以恣其不肖庸人得之終不失其爲庸人則養士羅才之意正在彼不在此故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動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動其心夫安社稷濟艱難斯之爲功名而不澤於道德猶爲有道所薄况區區之科第應仕苟爲富貴者耶曾聞父老言弘成時民間子弟不樂爲諸生學使者至有司趣其能通章句者披之儒衣冠之時能爲文以中甲乙之科者絶少也然而居善俗出適用在鄉鄉重在國國重國不乏人我不敢以爲誣也成弘而後人文日勝咕嗶伊唔者遍東西家青衿濟濟登賢書第南宮者纍纍輩出然居善俗出適用未必人人皆然而或有羞當世而笑士林者我安敢遂謂盈也然則士品固有在矣澹泊寧靜不樂於世氛即布素可稱也而又濟之以旂常之代鼎鉉之榮得一士且侈爲名世而况其多也苟其眺巧浮薄徒志於榮利而鮮克終即九遷五等不足數也况其闒捷於雕飾恢意於菁華者將令項背相望祇見謂秦無人耳何足多也諸士其相與講於聖賢道德之學而一洗夫後世媒青紫之陋習處則爲珪璋出則爲霖雨使士不虛養而聖世實收得士之效庶有以酬諸大夫今日之勞哉

（非庸人即不甘耳）（正應賢者宗旨）（千古格言）

樸實無支辭學者之藥石著蔡百世而下共敬聽之

龍江沈先生泰交始末記

高攀龍

今上在東朝時，先生以贊善侍讀講。壬申四月十日讀講畢，上出檀扇二，命先生與編修張帙各書詩。何張書唐人早朝詩，先生書魏卞蘭太子頌。既呈，有旨命解說大義。先生倉卒敷陳，大發頌中親賢遠奸、窮經致用之要。上改容拱聽，命書講章以進。明年登極後，先生仍在講筵。上見先生衆止與他講官不同，退輒與侍瑞言某事某事沈講官行的是。先生輪講日，亦輒與侍瑞言沈講官講的好。先生以外艱歸，又接內艱。上時問沈講官何久不見，內侍以居艱告。久之又問，內侍云服未闋。上曰：令先補沈講官官，待其服闋卽來。先生以服闋於講筵見上，上甚喜曰：沈講官還是舊日模樣。江陵秉政久，以先生志誠無他（有骨力），齮齕及。江陵病，衆朝官爲禱祀，先生獨不與會。江陵故，先生得不被禍。及先生晉宗伯，適某縣產麒麟，旋斃。上聞欲觀之（大臣器識），政府曰：此禮部事。欲先生行文至彼省。先生曰：此端不可開，果爾天下言祥瑞者紛紛矣。執奏不可。上曰：此小事，沈尚書看得大了，還要取看。先生仍執奏云：麒麟已斃，腐穢不祥之物，臣不敢進至尊。止乃止。先生掌禮仍事，與吳縣相剌繆，相左。吳縣又忌先生得上眷，意欲去之，乘先生請告，遂票旨放歸。上見卽曰：沈尚書是好官，何處得這人來替他。溫旨留用。吳縣益忌。給事陳與郊承其意，疏詆先生。先生求去益力。上曰：沈尚書不曉我意，苦苦要去。時有老宮人名銀杏者，聞上言，令其姪一小內監密告先生。先生正色曰：此宮禁語，若奈何輕洩。內監恚而去。司禮張誠亦知之，令先生同鄉廖太監以告先生。先生曰：此等語張公公不宜語若，若不宜語我。廖監恚曰：住信報公公，乃語此語耶。先生曰：翰林官入內閣，乃其本分事，須要以正進（可師可法）。譬如人家女子，其嫁夫乃本分事。忽有人語之曰：某人悅汝，要聘汝。其女子喜而延接之者，必淫女子也；卽嘿而不言者，其心喜之矣；必罵而斥之者爲正。何以異於是。廖去，先生又對中書高務實述之曰：昨以此語廖，廖必不語司禮，幸爲我宜致之。張誠聞之恚甚，而先生亦竟歸。後推閣臣，吏部首列先生名，上見卽欣然首點，四明無能過也。然四明爲吳縣、太倉的傳衣鉢，素忌先生，又素知上眷先生，大懼，卽貽書淮中丞李修吾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此明知先生難進易退，欲中丞傳此語於先生，先生必遜

起不前也中丞乃亦言先生忠實無他彪獨共同心輔政於是四明大慼中丞先生與山陰同召而山陰乃四明腹心隨事媒孽先生先生初入閣即以沿途所見鑛稅之害為上陳之越數日山陰語先生曰鑛稅疏吾兩人宜再上先生曰告君有體有幾數日有兩疏毋乃非體非幾乎山陰曰敝邑人口語不好便以伴食相加先生不上某當上先生不得已乃復上疏上頗不悅曰我正向他他卻不向我四明山陰聞之大喜中計久之先生乃謂四明山陰曰鑛稅疏此時宜上矣四明曰雖上恐亦不看先生曰第具

疏進當以時一日大雨如注先生謂兩臣曰今日乃是上疏之時兩臣曰何謂先生曰今日大雨吾輩宜素服躬到文華殿上之上必動心兩臣不得已同先生往內臣驚問故先生曰有要事第對上言三閣臣皆素服冒雨在文華殿進疏上見疏果曰必有急事啓閱知為鑛稅亦頗頷之不怒也長至日四明被論注籍先生與山陰詣宮門外叩首上賜飯小閣中命陳矩陪席先生見小內史往來竊聽無何又見持紙筆竊記者知是上意心念曰此時語勝奏疏多矣乃謂陳矩曰某一路來見鑛稅害百姓所不忍見

再三疏請皇上未見允行陳矩蹙額曰誠然先生曰若說害百姓還是第二義矩曰百姓受害何謂第二義先生曰皇上受虧多了矩曰何謂也先生曰如今人家也要風水興旺今國家把名山大川都鑿破靈氣發洩盡了將來聖躬豈不受虧矩曰此利害真不小時山陰一語不發飯畢各謝恩而出陳矩復命上曰兩閣老有何語陳矩備述先生言上曰這話說得是關係我身上的你去與沈先生說有甚培補法子替我補一補先生對曰名山大川靈氣發洩如何補得但急停了鑛安靜久了靈氣自復便是培補

的法子矩以復上點頭四明聞之恐先生獨收其功急令李九我代草一疏上之上怒又止久之始有停鑛分稅之旨上有乳母號翼聖夫人者其夫為都督同知二品官也一日母三疏要令其姪承襲上傳旨內閣准他先生曰都督同知非世襲官且姪不祔姑亦無姪襲之理票旨兵部查例兵部覆無此例上謂夫人曰這個人情他每內閣不肯我也難做遂止又有真人張國祥自言皇孫誕生有祈禱功乞三代誥命且乞世襲詹事府主簿上亦傳旨內閣准他先生具揭言皇孫誕生自是祖宗與皇上深仁厚澤

結於天心故天降休美一道流何功之有皇上若念其禱徵勤止可全帛酬賞國家名器豈宜濫與上曰也罷止賞二十兩幾表裏雲南稅監楊榮爲諸武弁所殺上震怒立命緹騎逮諸武臣先生卽具揭首言祖宗取雲南艱難及其地方反側難定次開楊榮罪惡諸狀次言榮今被殺雖非國家法紀亦見聖德之入人深其地不忍誅叛但殺首惡以一兩人正法卽定矣若不速下處分漫遣官逮是速其反也上見揭怒解卽罷遣逮四明以妖書謀危先生者百方幸上見素定屹然不爲動先生在閣以一木屏書天啓聖聰撥亂反治一望謹天戒二望恤民窮三望開言路四望發章奏五望補部院大僚六望補中外庶官七望起用廢棄八望照例考選九望釋放冤獄十望撤回稅監每晨列屏焚香祝天四明卽買內監譖先生咒詛上一日忽遣人取先生屏覽之曰這如何叫做咒詛譖者曰屏上寫的不是他口裡咒的也又令譖先生穿大紅蟒衣潛往邊上看墻上令陳矩訪問矩明其誣而止噫乎以皇上天聰天明使無申王沈朱諸奸亂之早用先生當何如哉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背力議論斷斷有大臣氣節吾見亦罕矣

遊草堂記

薛瑄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僉都御史李匡約予泊大理少卿張固監察御史羅俊同爲草堂之遊草堂乃唐杜甫子美避地蜀中時裴冕爲作於浣花溪者子美詩所謂萬里橋西一草堂是也當時之草堂廢已久矣而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則累累不廢焉至蜀獻王崇尚子美之忠賢一新其堂且刻子美蜀中諸詩於板以示景行前哲之意每歲時良辰勝日蜀之衣冠士庶與夫戴白之叟垂髫之童皆知草堂之名而出遊其地人物車馬雜遝道路至塡溢草堂不能容由是草堂遂爲蜀中之勝跡雖朝之縉紳大夫有事於蜀者亦必至其地焉予與李張羅四人者皆以事在蜀既爲斯約是日早出中和門度萬里橋循錦江西上時霜降水落江流之湍急鏘鳴金石者有以清人之耳其洄澤之澄碧涵虛者有以清人之目與凡近岸之疎篁折葦遠波之浴鳧飛鷺皆足以澡心意而供出遊之觀西行可五六里有橋曰過仙過橋有宮曰青羊乃道家者言老子降於蜀青羊肆云後人因卽其地以爲宮宮西行約一里過溪橋扁曰草堂寺者蓋因子美之草堂而得名也寺

西行僅半里門扁曰杜工部祠以子美嘗爲工部郎故以是扁其祠云入門有堂三間以奉子美之神後有中堂三間以爲遊者宴息之所最後有堂三間覆之以茅葢象子美當時之草堂也予四人者相與觀子美詩刻中有所謂雪嶺錦江者葢皆在今草堂之西南然江山雖如故而詩中所詠當時之物葢有不同者矣方徘徊間四川藩臬都閫諸公皆至具小酌中堂有絲竹之聲以侑酒焉酒半而起還過青羊宮復酹小酌至暮而歸乎惟子美草堂不過江村一陋室耳今去唐垂千餘年當時之草堂已化爲塵土而荆榛矣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年愈久而名愈新是豈徒以子美詩之工而凌跨古今冠絕百世哉葢唐至中葉

知人論世少陵忠義之氣千載之下猶及見之

爲女子小人蠱惑君心竊弄權柄紀綱大壞逆賊横發黄屋出奔四海潰亂其人臣平日藉高位食厚祿號爲親信而近幸者率多頓顙賊庭受其僞職子美在當時一布衣耳亦嘗陷賊中乃挺然無所污其視失節之臣已不啻麟鳳之與犬豕矣及其拔賊中赴行在肅宗拜拾遺未幾竟以直言去官乃客秦州入隴蜀遂寓於草堂適嚴武鎮蜀奏爲檢校工部員外郎或去或來不離草堂者僅五稔焉

夷考子美平日所作諸詩雖當兵戈騷擾流離之際道路顛頓凍餓之餘其忠君一念炯然不忘故其發而爲詩也多傷時悼亂痛切危苦之詞憂國愛民至誠惻怛之意千載之下讀之者尚能使之太息而流涕感慕而興起則子美之忠終始不渝又如此非特不污賊中之一節爲然也夫忠在人心乃天理民彝萬世之所同故後世慕子美之忠則慕其爲人慕其爲人則併慕其所居之室此子美之草堂所以屢興不廢而名永長存也且自子美草堂以來以全蜀之盛歷代之豪族富家高甍巨棟歌臺舞榭蔽雲日而出風雨者不知其幾萬億室也今皆消滅泯盡寂無名稱獨子美區區一草堂而爲後世之所景慕與葺遊觀愛賞之不忘名將與天地相爲悠久孔子所謂誠不以富亦祗以異者子美殆近之與嘗讀子美詩有所謂百花潭者今訪諸草堂之側無此潭豈歲久而湮塞歟獨浣花溪在今草堂東北即青羊宮西行所過橋下溪是也時同遊者布政使張惠按察使茅惟揚僉事劉福都指揮李榮周賢廉恭藩臬都閫共六人其餘文武將吏甚衆不能悉書

因一草堂而論其人論其世少陵生面千載重開草堂不朽此文亦與不朽

文漪堂記　　袁宏道

余旣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今稍水鄉也，今京師囂塵張天，白日茲昧，而此堂中無尺波寸沼之積，何取於漣漪而目之？」袁子笑曰：「是未旣水之實者也。夫天下之物，莫文於水，突然而趨，忽然而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爲羅縠，旋則爲虎眼，注則爲天紳，立則爲岳玉，矯而爲龍，噴而爲霧，吸而爲風，怒而爲霆，疾徐舒蹙，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余水國人也，少焉習於水，猶

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絕震澤，放舟嚴灘，探奇五泄，極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旣官京師，閉門構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見澎湃之勢，淵洄淪漣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遷、固、甫、白、愈、修、洵、軾諸公之編而籲之，而水之變怪無不畢陳於前者，或（波瀾[illegible]淺風雨欲來）束而爲峽，或廻而爲瀾，或鳴而爲泉，或放而爲海，或狂而爲湍，或滙而爲澤，蜿蜒曲折，無之非水。故余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冶，非不文也，而高者不能爲卑，頑者不能爲媚，是爲死物。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

形者也。夫余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於睫前，而子不知，子則陋矣，余堂何病焉？」

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勘出至理，不煩斧鑿，然自有磐礴澎湃之奇。

廉石記

吳寬

石之產於吳者奇形怪狀不可盡述良工采之好事者賞之君子則藐之於此有石焉頑然數尺重而不奇蠢而不怪蠢山中皆是物也良工棄之好事者藐之君子則賞之豈徒賞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殆與魯璵秦璧等非物也人也蓋當漢末吳郡陸公績仕於孫氏為鬱林太守相傳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為裝蓋其廉如此公家婁門之內臨頓里之北石留民家至今猶存而埋沒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者今監察御史昨城樊君祉巡按吳中聞而美之謂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固宜表識且有可以風厲乎人者在顧其石僻在東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為埋沒等耳吾將有以置而立之侯以為然於是吳縣知縣鄺璠長洲縣丞王綸相與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為名之曰廉石石始僻而通久湮而顯觀者閧然足蹟不絕皆曰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為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人猶且揚之況其近者乎且御史之職在乎眾賢眾賢者可以激勸乎一時石之不朽雖至於千萬年可也其有功於風紀甚大且久惟昔南中有貪泉焉飲之者見寶貨以兩手攫而懷之物之能移人心如此今之廉石正與此反自茲以往凡過而視之者其廉士固欣然摩挲愛玩以益勵其操若夫貪者將俛首赧顏趨而過之有不動心而改行者尚得為人類也乎石之立為弘治丙辰四月越月而亭成樊君既題其楣曰漢鬱林太守陸公廉石請予為記予美其事故諾而助成之

一石耳寫出激濁揚清何等關係亦緣前賢名德原足興感後人故一經摹寫淋漓盡致

明文遠卷

萬曆壬子吉水六吉孫侯清補虛糧虛丁記

鄒元標

萬曆壬子會當審編。邑不清丈者九十年。有無立錐糧十餘石者。有父子二百丁者。（其胏至此）有都圖丁糧虛十之九者。有祖父爲中丞爲翰苑爲觀察鵠形受役者。有鬻妻兒者。有名家子願爲人奴者。有撏登傳罄空所有以給者。有挈妻孥轉徙楚粵滇黔者。茅庵石田一望莽蒼。風烱悽愴。雪涕寒心。年年以履畝請。而頻議頻罷。蓋收糧多不以則。小民惟有死徙耳。西蜀六吉孫侯蒞邑。稔知其故。私計曰。是難以口舌爭也。自下車。陰察民間開墾者。手存之簿。年餘。民漸以實告。侯亟收之。今期當審編。侯自惟奉聖天子命令茲土。令此子子黎民。長此安窮不忍。乃先以書播告諸士紳曰。不佞代匱茲邦。日諸民年年以虛丁糧受楚。不一爲之所。鴻雁嗷嗷者謂何。不佞有惕心焉。惟諸君子哀憐計之。聞者唯唯否否。有謂各有畛域。奈何以此益彼。有謂彼雖各都乎。然比落而居。不分胥燭末光。非仁。有謂父母於子。卽貧賤富貴各異。皆若子也。宜從各上書報有差。侯又慮聽覩之不廣也。乃投匭神廟。言他事陰穽人者立火之。其丁糧詭而未報者。盡得其主名。又各以先報者錯綜參伍審之。曰開墾繁盛。未報丁者。糧爲加增。此如九牛一毛。不見其損。虛絕亟與豁除。計去虛糧若干石。虛丁若干丁。諸窮民眞如夙蒙坌霧中。豁然青天開而杲日臨也。仁哉我侯。召杜比烈矣。鄒子退而思之。此郡邑。吾邑奈何久罹此苦。莫有援者。何則平議之說中之也。審役之年。上官輒以問通邑。通邑智詭匯故。僉曰聽里甲平議。垂拱受成。何日可竣。蓋安靜不與下爭。說甚美。不知平議二字。有力者爲政。小民僉里而居。不敢申一喙。例曰公庭平議狀進。一吏唱名。立而退。小民卽苦且甘之矣。嗟乎。上之人豈盡知乎。審者如鞫獄然。彼此相質之謂。一獄情更數官數年不能決。謂十年物情以一人片餉能得之。雖名不擾。十年內（言）赤子（之妻例）茹荼。淪棄於敗簷朽社間者。不知其幾矣。且平者如水之無波也。風恬浪靜。魚龍盡伏。始謂之平。瀾浪排空。隄壋摧殘。望洋者蹇裳而返。亦謂之平乎。聖賢論平天下在絜矩。夫平何易言。人非爲身謀。則爲子孫計。深遠於欲得其平。人人輸誠。是何聖賢之多耶。稍有微焰。便思熱灼。此閭閻恆情。非我侯公慈明斷。竭盡血誠。誰能破此瀰簏是

天以俟錫我邦人士出之水火登之袵席不然民幾無生矣元標山谷腐儒恐後來諸君子復爲平議二字所蠱當審編不細察與衰衆寡强弱而裒益之其爲閭里苦者復如曩日謹爲記以俟續至者取衷焉要知十年間滄桑靡定上以審爲主以平議方佐之上爲政小民之情得上聽平議爲主審爲故事下爲政豪民之情得夫分符綰綬謂何而不爲細民地乎豪民即稍稍服役昂霄有路細民稍不獲伸搶地無門元標非與時左心有所獨知也吾邑賢才無盡必有學明一體心元標之心者

丁口賦役不均最是地方實病傾吐至藎惻然情深爲守令者不可不讀縉紳篤桑梓之誼者尤不可不讀

趙城縣儒學記

李維楨

趙城有學自勝國時至明凡三緝之仍襲簡陋無以稱大祀歲久就敝矣靈星外道僅容車南門當學西方城內有廣勝泉從學東南去形家審曲面勢非宜不佞季弟標以國學衛蕭衛趙城謀改作會左官去捐月俸八金以貽後之君子此其一質也既十三年而得魏人李子思守邵過趙穉桼於學視其狀慨然圖之且言學四方皆大道縈環若帶宜於其隅各樹表焉東南鐘樓易而貌奎宿其中以象文明其南民居例之得若干丈以金若地易之而鑿池引廣勝泉滙其中泉四周學宮外甃不並半壁矣守具白分部藩臬督喬公越詹公督學使者吳周公皆諾不佞亦薄助以徙南門趙薦紳士庶聞之踴躍願加一力凡得八百金而贏處材鳩傭董功命曰棟宇齋廡赭堊黝之圮剝者更置芹藻爽塏壯麗閎粲川而博士弟子員來告成事因進而語之曰竊聞邑之名趙也昉趙簡子簡子在晉六卿中有聲孔子嘗欲西見之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難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人者晉之賢大夫也簡子須以從政既得志而去之刳胎

伐天則麒麟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乃還息乎陬鄉爲槃操以哀之夫簡子居位六十年操晉權夢游帝所射熊羆賜翟犬遺其子孫分晉而國之爲侯爲王十餘世豈無本來經緯以臻此迄於今不聞趙之人有觴酒豆肉之饗孔子轍環天下欲入趙不得委之於命然而匹夫爲萬世師一言爲天下法春秋禋祀匪懈匪忒以趙蕞爾邑俎豆之宮革故鼎新通國之人爭奔走焉何也夫簡子霸者以力服人者也非若孔子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施諸後世而無旦夕也故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人有貴於己者願學孔子孔子作春秋趙簡子事見於經以十數侵齊伐衛戰於鐵會於黃父歸於晉入於晉陽以叛納蒯聵於戚日提筆鉞凜凜不貸而受脅懲竄之因必趙氏世有亂彼其君臣父子大倫不明而仁義忠信大道不由故也令孔子而見趙簡子撥亂反正計莫先此趙人士稱孔子之徒宜以趙簡子爲鑒相與明君臣父子之倫修仁義忠信之道內反諸心外質諸經而足矣國家二百餘年右文養士方領矩步揖讓乎王公之前改容體貌唯恐傷之月有廩食中年而貢三年賓興唯恐失之無復胎夭巢卵澤涸之患爾趙人士爲龜龍在宮招爲麒麟鳳凰在郊藪以瑞清朝以紹明孔子所欲西見趙簡子之意雪臨河不濟之恨爲趙山川光俾諸大夫亦有辭於人曰是新學以來所勸相薰陶譽髦斯士也幸甚衆唯唯請勒其語於麗牲之石

確是趙城學記一字移動不得典則可傳

寧波府修廟學記　　楊守陳

皇上紀成化之十有三年河南張侯振守吾郡既[illegible]心仁政善民用輯寧始加意於教化之地顧廟學皆[illegible]獨殿與兩廡甃磚盡剗遂撤而新之於是執[illegible]奉籩者皆坦如矣士寢食之屋猶隘或敝迺爲善堂三楹寢舍楹二十於是退食入息者皆裕如矣學門外數武即民居道隘且囂塵迺購民徙居以闢道樹兩坊表於東西衢於是升而游學與而謁廟者皆廓如矣教授鄭君璣肆謁余記將有言者請尊孔子以帝號而加籩豆舞佾以稱其褒冕一如天子制有司沮之乃遷其說謂不加帝號猶可而籩豆舞佾在所必加朝廷從之加籩豆十二舞佾此固追崇先聖之盛典矣然猶未臻於極焉孔子道德教化之盛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於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子也稱爲先師固當矣若追崇之典必當臻乎極而後已焉夫禮因人情可以義起周公制禮追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師生之義與父子之恩同子可以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追王其師況孔子又萬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乎近世人君師孔子而追王之固禮也而未爲

禮之至者古之皇帝王皆因時建號非有等差自秦始稱皇帝而後世有天下者無不稱帝其父祖雖編戶伍卒亦追帝之而族屬功臣則皆封之爲王於是帝爲君號王爲臣爵懸絕矣君於臣禮當其爲師則不臣也況異代之聖師而可臣耶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其可乎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爲尊崇之典之極焉在宋真宗已欲帝之矣其下不能將順而沮之謂孔子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夫謂之周陪臣則雖公之與魯公班不可況王之與周王埒乎既王之則固謂其萬世之聖師而不以周之陪臣視之矣於周何預而不當帝耶故先儒羅從彥謂可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百世不易之至論也今言者遷就有司之說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王乃天王之王非國王之王故不帝猶可夫用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安可王之王之者自後世尊崇之典非周制也在周制則王猶帝耳在後世則帝之與王猶天淵之不可混猶冠屨之不可殺矣尚可以周制論哉尊異代之聖師而用當代臣爵曰此天子也彼國王也則亦非正名別嫌之禮矣孰若初說帝號之爲確乎我太祖高皇帝之定祀禮也凡嶽

鎮海瀆皆革去舊封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若所謂東嶽太山之神是已至於忠臣烈士亦止稱當時爵號而革去後世之封若所謂吳泰伯之神是已獨以孔子善明先王之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比故不稱爵大司寇而仍舊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其尊崇之意極至而無以加矣但當時未有援宋眞宗羅從彥告者故未及帝之耳今有司沮言者乃謂舊制而不肯更夫以太祖尊崇聖師之心如彼其至苟聞今議有不幡然更耶彼有司於異端與他政弗能一一尊舊制也而此獨曰舊制舊

制果不敢更耶又謂孔子之道雖在君臣身體而力行之謚號器數皆不足較夫道在身體力行是已係亦安可罷之如彼其說則明王但奉天道繩祖武足矣而又尊稱上帝追王先公制爲郊社禘嘗之禮樂皆必極其至而足爲萬世式者何耶有司之議過矣然自漢以至於今儒之僻陋者豈獨不欲帝吾聖師雖公之王之謚加數字天子拜之郡縣祀之冕服籩豆舞佾如天子制皆謂不可甚而獻官以皇帝遣而北面揖其禮太重請改東而此豈特不知禮而已蓋亦無是非之心者也然人心之天理自著於久

原缺

重修醉翁豐樂亭記

葉向高

醉翁豐樂二亭皆以歐文忠故聞於天下余三過滁陽皆不成遊甲辰之冬以報滿道滁則仲山林先生長僕寺聞余來甚喜治具伙余於豐樂詰朝遊醉翁放於琅琊觴焉於是生平之所心艷神往以爲不了之願者至是而始償顧其山童水涸求所謂林壑之美蔚然而深秀者差不逮於所聞亭之翼然者寖以頹釀泉之瀉然者寖以湮塞而不治也心竊歎之州守盧君方謀修葺而未竟其明年余復至酉都仲山先生則以書告余曰吾項者再遊醉翁矣

是非與子同遊之醉翁也吾視其途徑甚除其若堂若閣若祠無不飭者其泉之翳鬱者濬而加甃且護以周垣毋使滓穢矣其梅之手植於文忠者若抽芳妍其亭之爲見梅者則以舊墻之障礙而鑿之而之門而樓之其池之環亭者疏泉注之毋使虛涸又周爲石欄可倚而臨池且望梅也其循池東折復南而爲皆春亭業已久圮則撤而新之榭之曰山高水清又夾池水環之復注爲小池如玦如鉤疏而爲澗可以流觴矣其餘力之及於豐樂者輪奐爽然可以覽憩凡此皆守君之甚也其木石備作之費爲金

百而醉翁居十之八公稀民間不費一錢凡此皆守君之
指也夫吾與子之遊於君半載耳而景象之異至於如此
吾恨不得與子載酒其間共賞今日之勝願吾子記之余
惟自元祐以前琅琊之山川寂寥無聞至文忠而始著自
文忠以後瑯琊之山川雖著久而漸以圮廢至今日而始
復計其時世皆當國家熙隆久道化成之日民爲不偶顧
方宋之盛滁介江淮舟車商賈之所不至其民得安於畎
畝衣食以樂生送死守土之臣得因民之樂以流連於名
勝之區而脫然於風塵鞅掌之外固亦其地使之然者而

今日之滁則南北冠蓋之所經中使之所驛騷其民困於
徵發而失其本業蕭條窮苦無以爲生爲之長吏者亦日
奔走逢迎束帶折腰經營廚傳之不暇而暇及於山水之
樂又使其民從之遊而樂乎蓋其時世之不同有如此者
守君日夜孜孜拊循其疲民而與之休息故其民雖病而
有起色雖勞頓困戚而常有寬然自裕之意而守君因得
以其暇隙蒐訪名賢之故蹟而復其舊觀使滁之人僱僕
提攜而往遊者幾若文忠之盛以今程昔其難易不十倍
哉而文忠爲守雖以蒼顏白髮頹然於兩亭之間不問其

時有如林先生者以一代名流從容覽眺以共增山川之
重是尤守君之可自詫於文忠者也獨余荒陋之辭無能
望文忠後塵是爲愧守君矣爰記其事以復林先生先生
名某號仲山閩縣人守君名某浙東陽人役在萬曆甲辰
冬不踰月而竣董其事者爲判官劉如湯吏目方廷儉

歐陽一記永擅千秋繼之者難爲後矣有景有情有議
論有感慨雅足增醉翁之勝正不必嫌崔顥題詩也

遊驪山記

袁宏道

驪之山鬱然而青而其水浩浩然鳴九衢也古柏森森然騎東西嶺故宮遺址多不可識山下之民有雪嶺而杖者作而前曰民雖耄猶彷彿憶之指其巋然而墳者曰是與火臺褒女之所笑也指其溫然而澄澈者曰是蓮花湯明皇妃子之所浴也問山下之故墓曰是穿錮三泉而開七曜者始皇帝之地市也余倚松四顧蒼茫久之乃披荒榛踞危石楚聲而歌曰涓涓者流與山俱逝兮吞灝自照影不至兮吁嗟乎茲山祟三世兮歌竟浴於長湯遂登老氏宮梔於臺東過石甕寺休焉稍倦假寐倚欄忽有丈夫衣冠修髯揖余而言曰吾子失言夫山奚能祟使吾幸而過嚴匡諸君子豈不亦嘉遯之藪吾子謂九盤之屏七里之灘何遽出吾上耶又使吾所遇者爲宜城孤山輩驪壇之士豔稱久矣（議論稀奇）吾豈復戎吾姓也余蘧然覺自悼言之失也復喟然歎曰異哉天子之貴不能與匹夫爭榮而詞人墨客之隻詞有時爲山川之九錫也異哉今之處士誰能入山而爲水石所倚重者吾當北面事之

節短而聲甚長盼致遒情俯仰千古

大盆石記

楊守陳

鏡川叟居京師客或以方盆盛巨石遺之盆高二尺廣僅盈三尺石之高倍於盆廣如盆稍歉焉置之存養室之庭以石陷於盆不甚顯也乃積土盈盆樹石於盆土上石始顯而庭中群石衆芳盡出其下既又實膏土於其腹以爲原加奇石於其頂以爲三峯於是乎植之嘉卉被之秀蔓烟冒之而嵐生水注之而泉出宛然一小山也叟日玩之不厭焉然是石也廓陋堅樸粗厲廉稜徙以其高厚碩大而有隆類岡有峻類崖有穴類澗有罅類岜有岈類洞有谺類谷故可飾之爲山耳非若他石之狀樓閣形虎鳳備青黃黼黻之章具湖山雪月之景怪奇妍麗而可悅者計古今天下萬山中石猶河沙市塵然若此其粗陋則草翳苔蝕蛇豹之與群熊鼠之爲伍居者弗睨過者弗顧其誰取之如彼其奇麗亦或伏於幽遐祕於深邃有愛之而莫能取其見取也則必走豪宅歸勢家混塵坌遭喧譁几砧几之餘腥脂粉之殘膩衆得而汙之甚或啓爭端藏禍機若文饒之醒酒遺災於監軍東坡之仇池貽禍於貴戚又甚則若慶雲萬態奇峯與太平獨秀神巖歷岡如傳舍

凡若是者叟焉得有之而茲石也幸爲人之所取不爲人之所爭入乎冰淸之門處乎玉潔之庭漸翰墨之膏潤染蘭蕙之芳馨卓立永貞將超萬物而閱千齡此豈非其遭歟雖然吾於茲石亦比德焉夫堅樸廉稜高厚碩大皆君子之德而隆峻窊突各有所類德之備也實土加石漸膏染芳德之進也植卉被蔓德之發而及物也卓立永貞德之恆也其視夫怪奇以駭俗妍麗以媚人者不遠哉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茲石亦君子也故爲之記

借題寓意壁立萬仞惟文懿公乃不愧此言

愧軒記

顧憲臣

昔柳子厚落職末州其所謂文辭往往有無聊之色至如蘇子瞻文何超然自得也其詩曰日啖荔子三百箇不妨長作嶺南人可謂知所處矣予竊惟順逆府也窮通命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何則以忠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臣不得於君子不得於親所宜日夜省愆補過兢惕以將之誠懇以格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以俟之何得以樂憂近歎樂近盈是故柳既失矣蘇亦未爲得也雖然是二子者固有說焉子厚倜儻負奇有經世心其厭於叔文等非直冀富貴而已一旦被不祥之名以出將何以堪子瞻高曠拔俗不能下人人以故爭疾而中之非必上意也若是者曾不啻浮雲之過太虛而何足以介於懷然則子厚之憂子瞻之樂並是不苟耳且非獨此也子厚誠不勝無聊卒能發憤淬礪列於不朽與韓昌黎並驅則亦可以洗滌夙垢用自愉快消其窮愁子瞻豈不稱超然哉而忠君愛國出自天性顧坐戇直數買罪俾讒邪得氣重貽主德之累則黯慘悽惻殆有甚焉者矣此又以知子厚之憂未嘗無樂子瞻之樂未嘗無憂非恆情可得而

測也予無似自度去二子遠甚敢謬厠於愛與樂兩者之間惟是奉諱以來自監司而下卒儼然而客之不及以政其州之耆老子弟顧以爲是父母我也一切供事惟謹而予靡毫髮報塞間嘗與諸士有所揚推大都不離於訓詁非能益之也於是乎歸而求之六尺之軀猶然故吾微發困衡總歸鹵莽又靡毫髮表樹忽其職而勤其享據其名而察其實有愧而已予考州乘往莊公定山亦嘗謫於此甚有恩德至今人能道說之若焦泌陽雖貴在日月之際莫之問也得失之繫昭然甚明予將奚居哉因顏之曰愧軒而爲之記

推陳出新議論磊落可喜而先生返躬克己不以遷謫累其心從可攷見

石鐘山記

羅洪先

漢酈氏水經載石鐘山以爲風起微波激石有聲不詳其故東坡夜艤漁舟山下聽其所以鳴者本石多竅遂爲辨以補遺丙午春余過湖口臨淵上下兩山皆若鐘形而上鐘尤奇是時水未漲山麓盡出緣石以登始若伏軾昆陽旌旗矛戟森然成列稍滾則縱觀咸陽千門萬戶羅幃繡幕撓映低垂入其中猶佛氏言海若獻琛珊瑚珠貝金光碧彩錯出於驚濤巨浪莫可辨擇聯而覩之垂者豁懸側者岈岧缺者藕折環者玦連自吾栖巖穴以來攀危歷險未有若是奇者矣夫音固由竅以出苟寔其中亦復喑然故鐘之制甬則震弇則鬱是石鐘者中虛外竅爲之也虛者大竅者小故出之有餘而應且遠今夫甕盎罌卣鈞虛器也注之水則甕盎不若罌卣之聲此中外小大之驗也東坡艤涯未見其麓故猶有遺論嗚呼石本無聲虛猶足以召之又況人之心乎是石當彭蠡入江處衆流迸駛滃迴洑射日刻月消石雖堅不勝其力之久故其形亦備鑽研磨刮之工瑩白如玉其未入於水者色黯理疏頑悍而愉困略不相肖然則風靡波蕩其亦有助於石而致虛者

又進一意

固有道耶。因記以俟好古者。

記石鐘山却歸到學問宗旨何等見地形容刻劃亦古色鬱然。念菴之學全以致虛爲本故頭頭是道

文山先生畫像記

羅洪先

吾於人有願見而不可得。有欲避而不但已。斯二者生於吾心。咸莫知所自來。謂非天與我者耶。方其願見而不得也。不特聞其容貌。足以想其爲人。幸得至其鄕。并視其手足之餘。亦將欷歔悲喜。有如相接乎生矣。又況爲鄕之先哲。心所甚慕而敬焉者。一旦得其容貌之似。其於心何如哉。余生文山先生之鄕。相後二百餘年。訪其居已爲故墟。父老相傳。有寄隙亦岸帖。摹本與墨書絕類。捧讀不能釋手。嘗夜夢先生投刺往來。竊以自奇。舟道經螺山祠。輒登

堂四拜。雖衣冠塑像。未知與生存肖否。然低徊其下。恨執鞭門下無從也。嘉靖癸卯冬。泰和王生有訓持先生畫像來。布巾素衣。丰神朗逸。如史所稱炯目豐下。若或見之。嗚呼。豈非大幸哉。方先生少時。豪宕雄放。彼固一時也。多事以來。自奉貶損。雖流離困頓。不改故常。有道者然與。今觀其容貌與其所服。將致政之日。緩步田野與。將空坑之後混跡行旅與。將脫潤州之厄而北渡。失眞州之援而東奔歟。抑被執海上。悲歌慷慨。從容市中。問南向歔。嗚呼。鈞是人也。丹涅魁傑者何限。使人慕而願見。見而足以感者有

激。昂。感。慨。

几而在吾之鄉得遂願見者獨先生耳古人有言死而不亾嗚呼是豈容貌之謂哉人之惜身固惟恐其亾也然而不知惜之何也有訓以其先人嘗寶是像求之十餘年而後得方問學於余求所以自立者故於其别敬記以歸之、悲感橫生賢者流風餘韻起人愛敬若此

虢城新開學門記　任瀚

虢學自弘治壬子至嘉靖己未諸生無發科者辛酉縣大夫句容趙侯舍菜孔子廟庭出博士清苑郭君等率諸生進曰學舍而城而宮雖有南山洛水雄勝障蔽不克見識者以諸生老困場屋連不得意於有司咎當坐此前大夫嘗欲穴城爲便門以通地氣問日者言於法不利縣官中罷願侯財察侯報曰誠門矣苟利學校人才即縣官何必不利辟如人家有才子弟登選衆其父兄長老人豈必不安明日遂移文提學憲副東原朱君令國中良家子有能力任是役願升爲弟子員者聽維時師儒以韓生請議可不閱月而郭門開然以成諸生則問記於前史氏任瀚記曰今天下萬國不問窮荒絶塞蠻貊瘴海之濱苟可以建置學宮類皆有一二豪傑士好古博學能文辭蜥起章縫往往以制科名天下虢國近在成周東都數百里內當天地正中堯舜三王在位時聲氣相聞輦轂相蹂藉乃今王風未闕而絃誦聲不衰上下六七十年間不聞有一人凌跨風雲應制闕庭者且不愧東都耶古者太史令掌勒龜筴候王氣陳吉凶宅兆之數告徵於王以營城郭宮室動

罔不利乃者郭門闢王氣通人文興亦理數所有者辟如
人以巾幗自障目睫終歲無所睹一日撤去豁然復見天
地日月山海百物其爲神氣休鬯可知諸生自是其有與
乎吾觀郭門以南數百步瀰然逝者卽洛水遶洛水而東
去數百步巋然跱者卽燕居堂夫燕居堂者魯哀公庚申
得此一段從有關係不
以前孔子有事河洛所止處也今天下萬國皆有學亦復
然則道者亦俗吏耳
有出戶不十里與孔子燕居游息處相望卽鑛城者乎諸
生出入是門誠知省察經慕如七十子時毅然興起以弘
道振德爲己任濟厲不息駸駸乎升孔氏子堂而入其室
則是門也吾將以入聖名其誰曰不可獨取以發科爲哉
趙侯醇誠愛士隆學校郭君倡義來職皆近世所不及記
以劖諸石
喫緊在後幅一段地步儘高去俗學便有霄壤之隔

臨海縣重修儒學記　　王宗沐

臨海縣儒學附郡治中更數徙而定於今址其規制改創
事載先學記中迺隆慶二年戊辰七月晦忽大風雨郡中
洪水平地高二丈餘頹壞民廬舍而學廟因盡圮垣頹榱
仄宮墻齾露士以病告時郡守某縣令某以請於督學副
使林公某議協慮同始稽贖鍰市財用鳩工而修之起於
明年三月畢於十一月易朽緝壞塗丹奏級凡廟序器位
門廡廨庫翼然咸新士居其中頓去湫喧而卽新爽學博
士某某率弟子四百餘人造龍陽山中而問記於余乃進
而告之曰維博士弟子之欲述修學本末也其將圖有司
之功乎夫當洪水之後黕黕之餘鳩材而庀工使堂廡廟
轉過一層下從學術中發出精論
位煥然維新者有司之事也而今完焉是有司之事具也
若士之所以修學者則異於是矣昔周之季也迨於戰國
是時王道不著而處士橫議邪說詖行掉劈其間楊朱學
爲義而流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而流於兼愛二子又以彊
力將名遊諸侯貴顯而樹幟其學行於四方士之學其學
者聲和影附自名一家幾與聖人之學相爲壘敵有孟氏
子生於其時力起而排之曉曉其詞以發其弊而天下之

人方信而不解顧以好辨目之雖其門人如公都子猶不能無疑於其師而不知孟子之心直以是爲世道之一亂時無大禹周公孔子而吾任其責其排而距之也以是繼三聖之後而隆其緒而後學之士亦從而稱之曰功不在禹下蓋以配禹也夫禹之治水也九年於外矣過家不入智殫於相度而身疲於艄攎歷河渭仿淮漢周行薄海僅乃免民於木處而山穴其勤若此而孟子以空言曰吾與之竝功焉然則仁義不啻之學術其害乃與懷山氾濫漂擊而墊昏者若是等歟楊墨之初爲是也其旨猶以爲仁義乃其弊至於禍天下以勤孟子之擊然則唐宋以還士居於學宮冠峩而綦斐俯俎豆而仰鐘磬號稱儒者苟其（咸擬係之）意一毫不出於仁義乃徒以呫嗶諧偶之文程中取寵則其爲弊又將何極而設當其時有如孟子者出其辨又何如也明與二百年學宮徧於宇內居士之秀者其中而歲試之拔其優者以爲公卿百執事下亦不失爲丞簿博士士有出已意道說六經四書者輒以爲公卿屏去黜說不錄道術大同而吾際游名邑士尤能以理學文章氣節著於四海所爲三聖之緒不在茲乎然余嘗思之夫所謂仁

者非他也自吾心之廓然者也有所必愛則雖摩頂放踵利人而猶不爲兼愛也義者非他也自吾心之截然者也有所不爲則雖不拔一毛而猶不爲爲我也仁之端見於孺子入井而實於事親義之端見於有所不屑而實於從兄雖自吾惻隱羞惡之真心而貫之日用流行之實事則稱物平施自協天則而何有於邪詖此皆幾微之間毫釐千里楊墨不惟其心而惟其事如直以其事也則是仁必待於摩頂放踵而不兼愛者不足以爲仁義必待於不拔一毛而不爲我者不可以爲義牽外事以合心而不知牽真心以對事有高難之怪行則矜名者共趨有可循之途轍則逐迹者爭附遂使千古一真之學脈掩抑而不明如是則雖孟子微極其弊謂害於政事而倡天下以共排也非過也然則多士今日所以辨幾微修正學以承三聖之統而遏人心之橫流者寧有外於仁義矣乎而所以爲仁義者亦寧有外於惻隱羞惡自事親從兄之間而達之無所不愛敬者乎夫有司之教與士之學其責常相效也（又合刊有司）有司視學之頹圮而不以關慮者其過爲廢學仿居安處其中而不知所以爲學者其過爲僨今工非旦夕程也財非

棄於地也。有司者固不免於區畫經費。親臨朝夕督之。引歲月而後迄也。若所謂仁義者。則自吾心之廓然截然焉惡惻隱者。一念善反焉。無待於外。而堯舜具是矣。有司既先其難以辭於費。則多士寧後其易以任於負耶。是不肖某所爲深望之也。是役也。適守某節推某克始謀。縣丞某皆與督相有勞焉。而爲之記者。邑人王某新甫也。

不泛記庀材鳩事之工。從學術上發出一段大論經綸委折頗似曾王學記諸篇。○李太伯袁州學記以簡古勝此則以顯豁勝矣。然古今人終不相及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宋濂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惠敷浹於神人。粤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上御奉天殿。受羣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宗是賴。位於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祠享之禮。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雲雨以被澤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欽。邇者高麗國奉表稱臣。已封其君爲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其議行之。於是禮部尚書臣崔亮。郎中臣趙時泰。員外郎臣陶以權。主事臣黃肅相與具牢醴牲幣。選志慮凝一。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以臣徐師昊名上。既獲命。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冊。至十日。庚子。昧爽。左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龍墀之左右。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以授臣師昊。置綵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上親迓玉趾送之。臣師昊受命惟謹。以夏五月某日甲子。至其國。某日甲子。爲壇三成於南門外。將行祀事。其國王王顓。暨諸陪臣。先後駿奔。以竭顯相之義。當祀之晨。天氣晏清。海波不驚。祥雲瑞飈。廻旋上下。宛若神靈

來歆來格僉以謂天子不鄙夷遠民寵光下被人神具欣
雖鳥獸魚鼈之屬亦得翔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慶幸古所
未覩爭欲勒文於石以垂示於無窮臣師昊聞之自古帝
王以天下爲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如咫尺則公羊高
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固其宜也肆惟皇上撫有萬
邦臺遵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此之嚴者豈有他
哉實爲東民徼福使風雨以時年穀順成物無疵癘而已
書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既歆厭
明德洞達無間昭報響荅當有洋洋臨乎其上者矣臣師
昊不佞請書是以爲記以昭宣上德軫念遐方之堠不翅
中國者當與東海相爲無極云是歲某月日記

敘次莊雅存此見高皇帝開國規模何等弘遠而所以
崇海外嶽祀典者俱極一時之盛歷祚三百宜哉文字
引繩蹈矩筆筆有法不失臣子誦美君上之體

重修瓜州鎮龍祠記

唐順之

龍之祠不秩於三代之典記禮者謂之四靈蓋以爲鱗虫
之靈者耳其祀始見於封禪書朝那龍湫今天下大水之
濆無處不有龍祠宋之儒者論大河之治以爲不宜祀龍
曰是天地之功也龍何力之有然余竊以爲未盡也夫天
大議論
地無爲而百物之肖像於其間者莫不各致其能以效其
功而天地未嘗與之爭功然而百物之功孰非天地之功
也至於昔人之制爲祀典也凡有功德於天地之間者不
問細大莫不群然秩而祀之以致其報而未嘗疑於與天

地分功然而所以報百物之功亦孰非所以報天地之功
也吾觀於蜡而見古人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
矣夫生成百穀以粒民孰非天地之功若是則古人爲之
禋爲之祉以報之可矣至於大索鬼神而蜡焉者何爲也
其蜡也先農先嗇庸與坊焉可矣而至於迎猫迎虎而昆
虫亦登焉者何爲也惟天地之生成百穀雖一猫虎昆虫
亦使之盡其能於食鼠食豕之間而無遺利焉於此見天
地之功爲甚大人欲報天地之功而無由則雖猫虎之效
一能於天地者亦秩之祀而無遺靈焉於此見人之所以

報天地之功者爲甚淺。凡百物之靈。固莫不肖氣於陰陽五行。而龍得陰陽五行之氣之精。故其變化尤靈。猶虎。未嘗無功於田。而謂龍盡無功於水乎。（轉運有力）祀貓祀虎。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而獨疑於龍乎。且夫天地之間。大者不自擅其大而寄於小。小者各務致其小以歸於大。其爲力也。大者常逸而小者常勞。（又折一層意思）其功之成也。小者易以爲德。而其大者常不可名。故耕鑿之民。不知帝力之何有。而至於一社之長。一邑之令。則人煦煦然而德之。死則爲之尸祝而俎豆之。此豈可謂忘大君之功德而顓顓於一社長一邑令

之爲報哉。又豈可謂一社長一邑令之功德而非大君之功德也哉。然則龍何疑焉而不祭於古也。（一句收住筆力遒勁）曰百物之祭古矣。又安知古之不祭龍耶。古有豢龍氏。豢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耆氏之於蜡。實掌其祭者耶。（讀書別有眼力不是喜翻案）所謂豢龍者。其無乃羞飲食以祀龍之謂。而好怪者遂以豢龍爲畜龍也歟。龍乎可畜。其亦非所以爲龍矣。古今大水凡四。而河與江爲最。河移徙潰決不常。而江獨爲安流。意必有宰乎其間者。而龍之奔走以効其靈也。亦不可謂無。瓜州據江之衝。則其建祠以祀龍也亦宜。祠不知所始。歲久圮壞。嘉靖

癸卯。奉化王侯杏始爲揚州府同知。署府事。乃斥贖金之餘修之。而使道士某來請記。王侯儒者也。其爲是舉也。必有以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余懼後之人泥於舊說。而以爲非經之祀也。爲之著論如此。使龍其安且食於此而無慚焉。且使讀者其亦無以余爲語怪也。

本是駕空立論。却步步有經術以佐之。此文章家以虛爲實之法。○逐層展拓潤大莊嚴

茹荼齋記

方孝孺

余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復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館舍。蓋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腑。殆不能人。竊自悼當世之人。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而有者焉。有都崇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怙恃焉。則以為大戚矣。或四十三十。煢然為孤。則不自比於人矣。若予者。眇在童孩之中。而尊親頓已凋逝。雖欲自名為人。尚敢望耶。是以自忽忽而不寧。食入口而不知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為荼毒。可謂甚矣。因闢一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既以誌其悲苦。又以自勵也。（結上起下）追憶少時狂僭。甫有知識。輒欲以伊呂周公自望。以輔明王樹勳業自期。視管蕭以下蔑如也。遊行四方。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之由。至詳矣。將求所以試之。而復自淺。以為古之聖賢君子。成大業立大功者。天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患。涉天下之至苦。故其志堅凝而不撓。氣充盛而不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節孟子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之旨）數年以來。奔走厄抑於塵埃之中。為奴隸之所訾叱。胥夫俗吏之所困辱。心私自喜。間以告於先公。先公忻忻焉。如不知其疑陋。蓋深意屬之。不幸棄諸孤。先公遽棄以去。嗚呼。尚忍言耶。天之苦予。一至此耶。苟不自勉。何以白先公於地下耶。然患過而忘。備處安而縱逸者。恆情之難免也。余也日處乎斯室。而瞻斯名。使中心常若寢乎苦塊之上。立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呂周公之徒相講說。時乎遇。則有以償昔之所願。否則折衷一家言以輔翼聖人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公之志也乎。雖然。是亦徒耳。（此一轉更酸楚不忍多讀）先公不可得見矣。貴加乎眾庶。澤被乎生民。人以為榮。則有矣。而豈足以追父母之樂哉。茹荼之名。雖終身用之可也。

情酸意苦。凄入肝脾。有心人讀之。幾見一字一血耳。予不幸少年失母。而先君復於辛未見背。荼苦之味。所終身不忍去者。循環諷誦。不自知涕淚之漸漬也。

重修江陵佑聖觀碑記

梁潛

江陵龍洲之上，有觀曰佑聖，相傳唐景雲間雪菴李真人始來築之。其後有樂閒趙真人者，嗣而葺之，室宇煥麗，爲江陵偉觀。元季燬於兵。大明洪武戊申，元靈陳鍊師與其徒某復經營之，凡幾年而成。宮門殿廡，高深宏壯之規悉復其舊。三清天皇之像，太乙紫微北極之祠，以至鐘鼓之縣，燕閑之居，賓客之舍，井竈庖湢之所，無不皆備。而羽人仙客，四方遊遨之士，或仕宦而倦歸，道江陵，出龍洲，而不之佑聖者，咸以爲歉也。夫江陵跨衡湘而連巴蜀，於古爲重鎮，方盛時無事，其民爭奢競豪，而仙宮梵宇亦極一時之盛麗。及天下有故，干戈之鬪，獨當其衝，則有不勝其害者，而所謂豪奢盛麗者，忽焉化而爲埃塵，廢而謂丘墟，非太平涵育之久，不能如其故也。獨其間佛氏老子之徒，興起廢敗，若甚易然者，其故何也。夫變故多矣，而其澤獨流，興替屢矣，而其教不熄，豈其維持之力，有以勝之耶。然老氏之術，非若佛氏之箝人情而鼓致之，要其本能葆光斂和，以抱雌守黑，柔彊勝剛，使天子莫能賓，萬物莫敢臣，(黃老學亦成漢治非有體)故其清淨卑退無爲之道，亦足以裨世而補治，非獨靈化飛去，役致神物，禱祈驅禳之小數爲然也。夫其道不同於堯舜文武周公仲尼之道者，亦於堯舜文武周公仲尼之外而觀之，則老氏之所以獨立而常存，既僨而遽興，而佑聖之建，獨偉然爲太平宏侈之先者，有以然矣，是可書之以告其來者。於是張侯其來爲令，泰和侯江陵人，爲求予文，歸鑱諸石。予既道其道之所以能然者告之，復繫之以詩曰：

靡靡龍洲，煌煌神宮，靈臺曲館，窈窕穹窿，笙磬鏘鏘，有鼓有鐘，鸞輿降止，百神下從，金幢玉節，彌羅太空，丹霞紫氣，騰光重重。下視九土，九土茲茲，西極崑崙，東望扶桑，混元至道，無體無方，曰清曰淨，是謂非常，闔闢元化，樞紐乾綱，下徹九幽，上摩三光，沕合無間，衍祉流慶（音羌　羾也），於維聖明，穆穆皇皇，與天同體，與帝同行，惠鮮群黎，物以阜康，荊水之陽，龍山倉倉，萬靈衛之，呵除不祥，上祝聖壽，與天俱昌，於萬斯年，徵此頌章。

黃老之學亦成漢治，蓋公所以見重於曹參也，議論非雅自是大方文字

益菴記

羅倫

南海陳公彥祥僉憲江西結菴於公署之偏名之曰益公退居之思內有以益已外有以益人也屬予記之夫益求之而後至求益於利者之市求益於名者之朝求益於道者將何之哉求諸已而已矣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珠璣犀象求利者皆知其爲寶圭組軒冕求名者皆知其爲榮盡其智力以求之若邪塢之金西園之銅何益於得乎若夫仁義道德天之與我者求則得之四海之富天下之尊不能敵也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烈而雷迅遷善猶風改過猶雷則其益於已者大矣彖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損已之有益人之無如天地之育萬物則其益於人者大矣益有要乎曰有子見夫水乎水出於山山不得而有所居者高也水非出於海天下之水莫大於海出沒日月浸灌天地水出於山而海得其益以爲大所居者下也海之受益於水大者小者淸者濁者貴者黑者海無所擇焉君子之受益於人猶海之於水也毀者訾者沮

者斥者皆反求諸已而已於人也何尤夫然故則天下之益萃於我凡富貴貧賤死生禍福若浮漚之起滅於大海一無所動其中者況匹夫之毀譽乎吾嘗與公言君子之學在得於已而已吾有所得天下吾譽萬世吾同不足以爲加天下吾毀萬世吾異不足以爲損公不以爲不然公求益於內非求益於外者試以吾言觀之

書云滿招損謙受益發揮精淵眞吾黨藥石之言

共學齋記　　趙汸

后王降德之道不明士君子能反諸身以爲學者千百年來大略三變以復於古而異端不與焉處汙濁之世不忍自同於凡民而又患夫貧之不足也於是乃有佩韋絃以矯偏運甓枕圓以警惰晝有所爲夜必焚香質於神明念慮善惡之萌必察焉而各以其物識之以覘其消長蓄動心忍性不如是不足以有立於時則自知也亦明矣於是有君子者出主忠孝以倫其躬以匹夫而立師道使在三之義赫然白於天下後有作者不敢忘焉其視專一善名一行則又遠矣於是又有君子者出以其得於天而成諸已者本經訓以淑斯人使先傳後倦之教下學上達之旨復明於世蓋秦漢以來學術多矣至是始歸於大中可謂罔極之恩矣自其教行高明特達之士翕然歸之然其間善學者乃復因其性之所近端居默識以及夫反已致曲之功而後傳之無弊則君子之學夫豈易言也哉汸學於古人而未之能進竊懼夫氣昏力薄不足以底於成延題山居讀書精舍之西室曰共學與同志者偕而勉焉意人固與庶物並生者也苟無以反之則情熾利害之間將無以自別苟學不至於知至而意誠其氣機之竊發者每起於亾忽而天理之存焉者寡矣彼憤悱堅制高邁卓絕以自拔於凡行者亦何可少乎易曰智崇禮卑智崇效天禮卑法地聖賢之言無二致也羣居終日而義有不出於此者何足道哉乃書之以爲共學齋記

根柢湛深所言自有源委

表泰山之巔碑記

萬泰

隆慶壬申春黃河汎溢漕道梗澀天子憂皇命恭若曰汝其治水踰夏河成灌漕悉盡天子釋豫命恭若曰汝其封于府臣恭以八月迺泰山報成績也余乃歷覽巖踰險絕撫泰碑登日觀已乃陟山巔謁天宮忽緇衣蹁躚目蹬足蹬招余言曰是泰山巔石也余異之睇其上窒如鋼也睇其下砌如砥也而惡知夫泰山之巔而又惡知夫泰山之巔之石余喟然歎曰夫泰山擅四嶽之尊而茲巔石又擅泰山之尊乃從而屋之又從而彝之又從而踐履之令尊貴不揚廢靈異不表見余過也余過也亟命濟侔王之綱撤太清宮徙於後方命之曰第掘地而出巔毋刓方毋毀圓毋斲天成返泰山之真已矣侔乃掀土出之巔石博十有一尺厚十四尺有奇聳三尺戴活石焉東博二尺五寸厚一尺三寸西博一尺八寸長八尺有五寸夫約泰山而求之巔已奇甚矣又摩頂而戴之石斯上界之絕顛青帝之元冠也（像真是去天尺五物六河淮）余倚活石覽觀萬里俯仰八荒（宮出山嶺氣）遠睇則扶桑之日耀其東崑崙之風吹其西近覽則泰碑若正笏叢石如群圭而齊魯諸阜圓者似金直者似木曲者似水銳者似火方者似土枕青陽之絳闕俯元君之幽宮而六極之大備觀矣彼巔石不表見幾千萬年矣今出之始返泰山之真而全其尊後來覽觀者尚毋刓毋毀毋斲其天成務萬世令返其真而全其尊以毋得罪於泰山之神其緇衣蹁躚意乎余問緇衣何許人何所受而告余默而不答噫（異想作稍幾似俗筆不同）我知之矣蓋緇衣受之碧霞碧霞受之泰君泰君受之上清上清受之元始元始受之竅冥之祖

為泰山巔石作碑須有振衣萬仞八荒我闥之概落想空濶故是當家若仍用書生伎倆描頭画角對泰松有媿色矣

（力雅健有思恭纽）

東溪記

羅洪先

吉水蘭溪曾氏所居之傍有峯巍然東峙曰寨山泉出其下冷冷潺潺鳴如沸釜少焉瀦泓演迤蟠紆引滙為東溪春雨驟至潢潦四集其聲壯怒萬雷隱地秋水既澄明月吐華夜氣寂寥心與境會曾君佐朝氏樂之朝汲而暮游暑浴而渴飲波其餘以溉脊壤歲獲幾千萬斛而魚鱉蒲茨之利不謀於他州而自給於是棄去儒生衣冠契居士服以居非有大故未嘗一日去東溪也嘗自言曰世之泛江湖踰河濟逐名利之所聚而趨焉者我知之矣其始也利釜貪逐徒旅戒糗糒而易舟檝更彌歲月而後能達然猶不免乎風濤之驚湍石之險其崎岸之崩壓暗漲之橫潰晨夕凌突不測之變十恒居其一二焉而所逐者又有得有不得其徒手完歸又其最幸者也吾以是戚心焉吾嘗泊南浦望彭蠡巨浸未之迥觀而神已先褫為之悲曰茲非昔日陳氏赴南昌之役敗於火攻處耶想其建黃屋鳴旗鼓被其甲以艨艟揚帆而上亦欲決勝一戰依富貴於無窮也乃今所見汀洲宿莽與烟濤過鳥而已又嘗陸走長沙訪賈誼之宅弔湘江之魂又有大慨焉人生逝水耳逝有遲速時有後先即使功成名遂終不能挽頹波而返故壑吾擇其順而不累焉者可也且汩沒於濁流使人相訾竊指其後孰與吾被髮行歌東溪之上不出戶庭十餘武足以肆志而畢願不猶愈於浮沉之士乎念菴子聞之謂門弟子曰昔也吾誦緇林丈人之事登岸而歎挐船而去孔子拱立向之退而自失以為是寓言也乃今觀東溪君信矣彼所謂往而不返有慾於溺焉者也雖然豈必仕者之為溺哉丈人亦有之○時刊學○問貴止其所思不出位焉爾矣○小子記之吾少與之同師東泉先生吾見其古樸矣吾見其緻文矣彼非不慕仕者也然乃其樂止於東溪是果有懲者耶抑亦其跡似耶吾不能測也小子記之

爭古傷今百端交集却收歸學問正旨纔有地步不然則是泉石膏肓煙霞錮疾矣

重修涇州城記

趙時春

涇州距塞僅千里輕騎七日而至城高不及三仞隍僅仞廣不及附庸之雉秔鹽輸之郭遺世承平隅而不講甚無以副明聖苞桑盤石之至計嘉靖丙午春三月望濱海張君守涇越年能綱紀其民度時與力可以築治庀三之一共工方尺令曰不以監病工不以工厲民民趣治役如庀而止得歸業先而翚者慶後而窳者罰高廣淺後視古加三之一而嬴秔鹽屬之城毋爲寇俘民知利病所暨爭歡鳩役畢四旬而竣居者有依行旅有歸州人以爲張君庸來徵余文記石以示永久余自庚寅秋免夏官士至丁亥秋而赴史氏名與民居者十年再爲史職歲三月而免在民間者又七年其較民利病悉矣而最深且鉅者莫如城公使之督修城者旁午於道率不肯城可否但具印文取例賂而去城不可完賂不可止上之嘉猷不下施下之膏肉富私室君子爲之太息焉茲涇之民何幸而得張君哉守塞列城數百官吏文武倚城而饕食公私者滿萬城如之何成民如之何而不死且盜賊如之何而不猝且饕以逆奪上也從秔里甲凡官之役如之何而又肯賦於監城者以自瘠也安得盡如張君者舉而屬之以濟吾民之危苦乎使余如之何而得已於言不以哀鳴以號於世之大人仁者庶其隱而拯之也嗟夫余以無事而哀有事世目爲狂遂再廢不振今又指摘小民之困呼號以取罪余爲狂迷以至此哉楚有狂夫自投湘江髮已被矣漁者挽篙以拯之尚呼曰而勿拯我而趣拯楚郢吾哀秦師之滅楚也吾赴清流死矣幸免爲轉屍卒溺焉儒生有袒跣而行吟冬雪中者或憫其凍呼之使就襖生不肯曰吾雪能阜吾民曰吾喜而賦詩艮不可已已而僵手尚握厥詩余之文得無類此將無謂張君哂乎君名髦士字令夫濱海之霑化人先翰林君致諭弟子以甲午山東鄉進士守是州孰余之狂者自童稚迄今二十有七載其必哀吾之狂以仁吾民乎遂詳而志之

說利弊如指掌意高筆古健有骨力

重修長洲縣儒學碑記　陶望齡

長洲學宮舊當城北胝齊門內湫阨庳隘厥制大弗稱嘉靖間御史舒公汀始改築之得福寧寺址爲新學據向高塏位置以良邑人士咸謂吉遷焉然剏革之始先取大規或濶疎有弗遑矣歲既久殿廡講舍漸陁廦不治補緝飭新實維有待洎萬曆戊子而歷城周公以都御史濟寧李公以御史來治吳長育其材彥而本之黌序念前績未竟以虞其墜親涖視之而即功焉乃糾役徒料木甓丹艧含桼之廟鼓篋之堂有閎有赩無易其舊而煥若更始乃辨形面勢綴所未賅締樓於尊經閣之左方曰聚奎亭於右爲敬一閣於東南者曰文星梁其東畔曰升龍乃樹其棹楔曰興賢曰達材乃治外河紆其流如半璧舟行者如縈向拱揖焉乃廣內河闊地九折注外流委於內凡役若干日而竣用贖金七百兩有奇用能大稱舒公之烈而詳備其制度邑弟子來告曰自吾學宮之遷而士之登於是者實綦盛是役也文事其愈興乎夫二公之嘉惠也則可以無誌視諸末久則委文於余余受而次其事重以辭曰昔者周道之盛黨庠遂序鏘炎中國而吳遜遠弗與蓋延陵季子聘使於魯始得觀四代列侯之樂而仲尼設教洙泗子游氏竭屨數千里從學其道士生其時而欲與聞於文物道術之盛其難也如此然仲尼之門章甫之士彬彬甚盛子游氏緹冠秫縫而名處文學之科抑其土風清淑易嫺於文則從古然也今建學立師等於齊魯士生而誦孔子之書講其業非復古昔僻陋鮮聞之患而長洲吳都會地其文事不後於劇邑意者斯道弗廢流習失真以爲二三子懼若文采之末升進之數其何有焉夫先王之教期於使天下自得乎性而還其質不憂人之去乎道而憂其不能知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蓋用之而能知者先王特以望於其民之秀而又非可傳告而旋曉則多爲方以養之其纖者至於採緩雜服之習六書九數之事賓客車馬之容枝繁葉蔓文飾備具而其旨乃欲令之蹈習優裕憬然有以自得乎質性而止其多駢藻飾者非以爲文而所以適於純樸白素之路故古之教者文有餘而士顧多質迨世教陵遲士皆迂其煩細憚其勤苦黠慧橋捷而謂之能蕩佚游觀而謂之達挑撻城闕青衿刺焉蓋先王之文澌盡矣而後世之文興無以自還於質而至於滅質又

非特亡質焉已也禮壞樂頽投手而戾其節搖頰而悖其倫噫鄙甚矣而猶或謂後世質遜於古文或勝焉不滋謬乎古者士幼而入學學成而仕歸老而師以士風民而仕者鮮士故士貴而仕者尊教既衰其爲士者非直無大異於日用飲食之民而知溺其質甚或先生所棘奇而不獲與民齒者也仕者道德不足以師其後學而趨尚倡率抑又圯族焉庠校幾無以重士仕者幾無以重庠校而尊貴之寳蓋微其從來遠矣吳之先既僻遠無以與被於先王之文而後世之文不幸又最盛於天下濫其流而日泆泆焉而又奚所歸泊夫性也者終古而未始有渝自反之自得之今猶古也出則敎其實處則植其表爲號也貴爲道也尊焉可不自勉余不佞與日歸老里塾非敢謂其昧劣有足師也庶幾道術謡俗之盛美與二三子共視之其無負二公於今日矣

以三吳文字之盛正爲文字之衰慨世之言有補聖敎

文字亦溫潤瘠栗緜尺縈巖

滄江書舍記　　王禕

滄江書舍徐君方舟之所居以讀書者也桐廬濱江爲縣君居在縣北距江不百武而近蓋唐比部方公勛之別業而宋名臣方公愨之故居君間來屬予爲文記其舍壁夫書之在天下可謂博且廣矣聖人之經儒者之傳諸子百家之著述歷代太史之紀錄以及天文地里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字學族譜之雜出數落旁行虞初稗官燕談脞語之龠輿其爲說不同爲教亦異而其爲書類皆學者所當讀而通之者也雖然學問無窮歲月有限誠有不能徧觀而盡識者而惟聖人之經則弗可以莫之究也是故易以明陰陽之理書以紀帝王之政詩以道人之性情春秋以示世之賞罰禮以謹上下之節文樂以通天地之氣運凡先王之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先王之制所以成天下之大業者皆於是乎在然自尼於秦訓詁於漢聖遠言堙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易愈變而愈非其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仁義性命中誠太極鬼神皆所謂道也妙極乎無聲無臭而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皆講學之樞要而乃以善柔爲仁果敢爲義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依違以

為中鈍魯以為誠元虛以為大極冥漠以為鬼神或至以
佞為忠以詐為信以察為明以蕩為情以貪為欲以反經
為權捷給以為才譎詭以為術而世皆謬迷於聞見之陋
莫之或省若夫法制之遺其弊尤甚井牧以居民而丘乘
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以經國而百里
五百里之不同則托諸歷代之異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
郊丘為二或以禘祫為一焉廟堂明堂大典也或以為異
所而殊致或以為一廟而八名焉帝號官儀悉承秦舛郊
兆廟室雜踵漢謬以及貢賦選舉之設皆不過一切之法
而已嗚呼六經之書先王道學治具之所在而後世所取
法也然其為說之弊乃至於是蓋千數百年宋河南程子
關中張子者出始克實踐精討而聖賢明德之要帝王經
世之規所以垂憲後世者乃大有所發明其後朱文公張
宣公呂成公一時並興而當其時如永嘉薛氏鄭氏陳氏
葉氏閩中林氏永康陳氏後先迭出各以所學自成其家
大抵均以先王之道為己任以先王之制為必行而所以
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業者咸燦然方冊間矣然及
於今學者顧遂因儒先君子講習既明之餘因循苟簡承
前襲舊習矣而不察行矣而不著甚者以先王之道為莫
之可行以先王之制為無所於用夫然故書自為書人自
為人而學為空言矣嗚呼此其為弊不有甚於前日歟是
故學者之於經不可徒誦之於其文而已也必將求其道
以淑諸身明其法以用於世蓋惟誠求而實見篤信而力
行然後知人之貴果可以為聖賢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
而所學不徒為空言也予夙有聞於此竊嘗有志而願學
焉比與君定交錢唐辱遣其子膺從予遊會予亟東歸不
得與之相講習故因道予所聞者書以授膺以復於君幷
請揭諸舍壁以為記

通經為學者第一事發揮精實具見本領

烏蠻瀧夜談記

董傳策

世稱蜀中峽粵中瀧余未游蜀未獲睹峽狀迺今游粵渡諸瀧眞誠江道巨險即無論府江險最甚其在左江諸瀧若烏蠻灘其著者也歲戊午冬余時以入戍遡流而渡越庚申秋余從戍所出送家嚴君至蒼梧出而順流入而遡流合往還爲一渡焉又越甲子春轅門檄余探海徼倭寇事迺又從戍所出渡蓋七歲中三渡險瀧幸無他患苦艮歎奇遭哉艮歎奇遭哉於時余挾橫槎仙子陸生者登謁伏波祠夜泊烏蠻灘上談漢事笑指岸祠謂曰若視此公作何狀夫逸夫之與豪傑士未易同日語矣彼所爲窮堅老壯斷斷赤心報國眞漢奇男子若廟元修逸適無意人世事迺亦過式斯祠乎陸君曰噫夔伏鴻翔誠當其時可矣風流遷客何遽惱人如是余又笑謂曰若胡乃殊時論那夫嚴子陵馬文淵斯二人蓋同光武時然子陵委志高尚就徵不屈思以其身挽世靡競之風而文淵垂老功名屢請出塞至不憚衝寒涉瘴以身殉國夫斯二人雖殊趣迺其致非由一轍者與子陵當仕而處以矯貪文淵當休而出以矯滑世之徵罷避難者視二人宜媿死焉夫談理性者類擯其人爲未學然彼豪傑士顧又莫能效顰拾瀋依様畫葫蘆云陸君者王陽明子之徒也聆至此而慼頞改容余復曰王先生自比伏波既建社稷功猶不辭思田之役雖委曲招就諸酋尚稽正法獨其憂國奉公効節不顧私艮無異伏波武溪事云爾者安南不廷皇赫斯怒三將軍臨關按兵承望相指無能當上任使者然無事後訪忌迺於是益信王先生所爲非顧毀譽計利害者即其學非空談比矣陸君曰足下不聞灘聲乎夫今淙淙奔湍聽之若激而覽視之若飛舞者彼其中有不能平也然而巨險迫人爲自古功名之際蓋難處矣故爲嚴陵則易爲伏波王先生則難走故烏蠻人敢忿烏蠻巨險哉子休矣談無所用之矣迺相與假寐舟中明晨北發與之舍而談逸游事

肝古衡今意中有多少傀儡不是泛泛議論

志殺虎

蘇伯衡

余至高溪之七日有虎夜踰某子甲垣攫其豕豕狎然作聲甲意穿窬也亟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黎明與二弟俱躡虎跡覓豕行至黄土隴見兩虎叢薄中呼曰虎在此虎在此鄉黨鄰里幸與我共殺之不者不惟吾家被其攫諸公家之豕亦恐不免不惟豕不免害且恐及人於是環高溪一聚壯者操刃與挺弱者聲銅鉞器往助甲虎見衆前且行且咆哮作聲威羣以懼衆衆不爲懼益鼓譟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遽抨挺擿虎虎怒爪之其右股被創甲之幼弟矜戈刺之自隅貫膂一虎隨斃其一猶咆哮作噬人狀然聲戰慄儳若牛鳴衆知其無能也直前刺之於是兩虎俱斃刳其腹豕固在也虎於毛蟲中最暴戾人聞談虎且猶膽掉畏之而況敢攖之乎使其據深山大谷雖日攫麋鹿雉兎以自肥孰得而斃之哉顧恃其暴戾縱逐逐之欲入墟市攫人畜而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悲夫世之人自謂威權足賴而貪欲無顧忌者其亦無所鑒也乎方甲行覓豕惟二弟從率先衆人刺虎亦惟二弟詩言外禦其侮必兄弟豈不信矣哉甲喪其豕既而斃兩虎誠若快意者然爲酒食以勞鄉黨鄰里費抑亦夥矣一弟又几不脫於虎口持虎皮上送官人莫不謂其得厚賞以其皮之傷也率於吏議迄弗之賞然則出死力損家貲以除暴虐者上功幙府而欲文法吏無吹毛求疵而欲沾賞典矧可得乎矧可得乎

借題寫慨寫出三層意思第一層爲貪慾者戒第二層爲親親者勸第三層爲有功不賞者惜如此則文字綽有關係不可廢矣此小題大做法也

兩山草堂記

黃淮

永嘉號佳山水其崇大雄傑者率多淪於幽遐城居不能專其勝環城內外可名列而指數者其山有九衛者以其上應北斗故名其城曰斗城云九山之清秀穠麗莫若華蓋孤奇峭拔莫若積穀華蓋據城之東積穀由華蓋少折而南拱揖回顧斷而復續曲盡情態郡學司訓劉朝縉甫居於兩山之間北嚮洞啟則華蓋之秀色森然郁然近可攬結宴坐堂上則積穀之清氣鬱鬱紛紛排戶而入華蓋之頂有古松數十株偃蹇盤錯宛類虬龍天風間作則松聲怒吼若轟雷若奔濤若萬馬馳哭振撼林谷聞者毛骨爲之颯㨻積穀之麓有龜湖泓渟瑩澈可舟可釣可湘可濯沿龜湖東行數十步有仙人之故宅曰霞洞背見舟光起於其隙煥若霞彩焜燿人目景物可愛者大略若此若夫朝雲暮靄春而秋露雪霜之凝積陰晴之蔽舒變化倏忽莫窮其狀朝縉之居適據其會不出戶庭而華蓋積穀之勝槩皆在目睫間因名其堂曰兩山草堂樂得其所也屬考績來京間過余請記夫人之恆情處城市者厭喧囂處山林者厭岑寂常患不能相有也今朝縉處城市而有

明文遠卷

山林之樂其所得可謂厚矣然而兩山之左右前後室廬比櫛居者不知所以爲樂而獨朝縉得之何哉蓋天下之事有所重則有所輕彼逐逐於利欲營營於垢紛者雖有山不暇顧也朝縉心地坦夷神氣爽達不爲形役不爲物累靜觀天壤間紛紛總總無非自得之妙故於兩山也仰而視俯而思豁焉有契於中蓋將與淵明採菊東籬濂溪庭草交翠同一天機之流動豈徒景物云乎哉是則名堂之義信有其實而無愧乎古人乎雖然朝縉一士人也自非際遇明時優游教職藉祿入以仰事俯育殆不能遂其樂於兩山之間也乎是爲記

刻劃形容善於狀物其佳處尤在見地之高

蕭氏林泉居記

楊士奇

吾邑之南五里所澄江之陰有蕭氏其曰自愚者自少學老子法居黄茅岡之白鶴觀善書嗜吾童子時屢造其存誠之堂或戯弄其楮筆瞋目詬余不及早學爲霖雨事乃欲翻道士墨瀋驚起雷電耶而掀髯以笑自愚時年巳七十爲人磊落流暢超然塵表也繼識其姪以德恂恂謹愿善書天神古佛菩薩然亦老矣後識以德之子士信以寫眞遊兩京又識士信子于喬益精其父之藝嘗至南京大夫士求之者衆尚書蹇公尤重之後十餘年于喬躬于京來北京其藝加精於寫貌酷似一時京師之寫眞者皆稱其難自尚書學士以下幸喜而求之日酬應不暇而於吾家臨摹唐李杜宋歐陽司馬周程邵張及胡澹菴諸君子皆精妙于京爲人温靖恭遜不恃其能而益務進吾尤重之間出所得林泉居詩文求余爲記蓋得尚書胡公及翰林諸名公之作可爲富矣非其藝有以動諸公而能得乎林泉蕭氏之居也環所居彌望皆平曠膏腴墳宜耕稼竹樹茂密石泉瀰瀰其南則天柱之峯特起而挺秀又南則三顧之山嶄立如筆格又南則東鄉間川諸山如屏如帷連延衍迤其東則匡山雄偉弘博勢鉅而尊其北則贛江浩洋奔放帆檣泝洄絡繹無巳而白鷺之洲金魚之浦及官府城邑樓榭室屋如蜂房如鱗次皆咀江而望也又咀江而西望則武山嶷然峻厚而尤奇皆可眺可悅宜幽棲者之適而近居之西數百步則陳霸先之故壘其遺跡宛然想像當時英風偉烈不可復見徒見纍纍荒丘於榛荊蒼莽中可爲慨歎然事遠不足究姑即耳目所及者吾四五十年前嘗經其地於是其旁近貴者有焉富者有焉而一轉目之頃貴者固不可常恃富者亦多消落匱竭甚者其子孫斲盡其居第不爲瓦礫之墟則或數數易主可勝慨哉乃若蕭氏者吾及見其五世愈傳而愈衆又皆克紹高曾之業而愈精方取重於當世聞人未已也則知凡世之矜其富貴馳騁快意而不務德者未必可恃而静眞有常不變者可以持久也蕭氏後之子孫尚益勉之乎是爲記

低徊唱歎久有餘情其用意全在結處

汧陽縣三賢祠記

高攀龍

汧陽三賢者曰燕公伋從夫子於適周問禮之時者也曰郭公欽肥遁於王莽篡漢之世者也曰段公秀實死節於朱泚之亂者也舊皆祠於學宮邑侯夏公始創三賢祠特祠之請記於馮仲好先生仲好一日謂余曰若是者世之相去也品之各別也假令三賢者生同時聚同堂其志同乎同而後可同祠也余曰同曰有說乎余曰天地大矣惟人與之同者其才同也故曰三才才者何也生也生者何也心也故人之得其本心者同於天地失其本心者同於禽獸雖有賢哲語之同於天地必駭雖有凡愚語之同於禽獸也必憤是烏知不同天地則同禽獸其間不能以髮也夫子論成人非謂合知廉勇藝之四子各文之禮樂皆可謂成人也且推之利無苟得難無苟免不忘久要者則不必有四子獨到之才苟不失其本心者皆成其人也天以陳亢終身依聖人不識聖人夫子問禮之時名未著於天下而燕公首得聖人宗之視亢等憒憒何如乎揚雄號稱大儒不免死於莽大夫視郭公冥鴻威鳳翔翔雲漢何如乎李懷光千里赴難破賊解圍不甘奸臣之讒作爲亂

賊而不顧視段司農一笏何如乎此本心之辨也三賢者不同品同於不失其本心本心同則才同才同則與天地不朽同故成人者其途甚博其要甚約既成其人矣又惡乎不同仲好曰善即以記三賢可矣夏侯名之時成都人

極乎實亦極精微當與聖門求仁之旨參看

登平遠臺記

宗臣

平遠臺在省城中東南。閩志三山，此即所謂藜峯山也。山固奇，在城中尤奇。宗子入閩十朔，未登也，葢以戎故。而客有好宗子者，乃召宗子焉。凡幾折，始上；又折而東，登鰲石臺。天風高揚，萬象蕭瑟。宗子於是仰而思，俯而歟也。客曰：大夫何歟？宗子曰：嗟客乎，嗟客乎。客問其說，余恐客之投觴於地，而莫余飲也。夫閩者，豈非記所稱東南巨麗哉？家纓弁人，詩禮農嬉於疇，而商歌於傘也。當是時而登厥臺焉，高山大川，遊雲芳草，罔弗觸吾目也，則罔弗快吾心也。今何時也？吾見茲臺，三駐軍矣。客亦東眺大海乎？樓船組練，隱隱起也。南聯於江，故里婦曰濯錦，漂絮其中者，今徙見飲馬矣。西瞻烏石，蕃有鍛甲礪刃，鼓笳鐃吹之聲焉。北闚閭井，則父老子弟，被戎執戈者，怨讟盈道也。且千里之內，凶者未葬，瘡者未起，流者未歸，繫者未釋。吾念之，吾不知汗之濡濡至於踵也。昔何以驩，今何以悲；昔何以靖，今何以擾？斯其故難言哉，難言哉。夫君子之謀人國也，上憂主憂，而下憂民憂者也。今帝心常在萬里，而民瘼之洶洶在吾前也。方請纓枕戈，不暇餐沐矣，客乃欲吾覩高山大川，遊雲芳草，而嬉乎？此吾所為歟也。昔元臣據閩之險，以抗我旅，皇祖乃命樓船將軍，從大海擣其穴，容之。帝威煇赫，日月同炳。乃今策事之臣，顧不能設一奇制敵，而使醜孽往往截海閩我。此視皇祖諸臣何如哉？吾歟之，實愧之也。客於是起辭曰：吾不能解大夫之歟，而大夫又安能飲吾之酒？請大夫為客記之，以示後之登斯臺者，毋徒嬉此高山大川，游雲芳草，而忘厥民憂也。宗子於是釆客之言，以為之記。

然○情○深○觀○泛○泛○遊○覽○者○高○出○萬○倍

壯懷雅意，有忠臣烈士之思，不獨鬱鬱芊芊，蒼翠可愛。

似陸魯望登高文

宋狀元僕射何公顯忠祠記　　任瀚

華陽黑水在天地西南去中土遠異代能臣死上不登祀典即耆舊薦紳亡從得開究名往往多湮滅不振至莫保丘墓成都仁壽郭北十里所棘楚蒙薄中有斷壚殘碣兆時鼪鼯狐鼠戍于窟穴其下爲宋丞相僕射何公藏木主處明御史汝南吳阜喻公按部行縣哀僕射忠勞死事不食境土迺下令斬薙熏窒益封樹更寘祠宇美門華表百物使仁壽尹毛沂纘圖勒狀問記於前史氏記曰僕射諱㮚字文縝宋隆州陵井監人政和五年舉進士第一時金主始振稱號王室多事宰相王黼承蔡京後深文黷貨主佐金攻遼取燕雲計舉山後諸州割截餉金自決藩衛益增歲幣至百四十萬行路切齒朝士洶洶莫敢抗問㮚爲御史中丞獨上疏奏曰王黼奸回專制馮藉寵靈使海內觖望不去必亂社稷請悉去其黨胡松年等謝天下繇是黼松年皆罷免歸靖康元年童蔡既伏誅公稍遷中書侍郎金師攻陷天威軍古沒喝舉部曲南下兩河震盪詔百官集尚書省議三鎮便宜百官多言請割地求成便㮚固持不可謂三鎮爲國塞垣三鎮破國誰與守且敵人亡厭即割內地盡江淮豈有不來理唐恪耿南仲力爭不釋公厲聲曰河北民亡罪棄地民獨安之且以河北取天下勢若建瓴河北既亡其誰爲中原者（仁人義士之言下視唐耿輩奴鼠）帝曰何㮚言是然恪南仲寵厚不能奪竟罷㮚開封尹已復詔爲尚書右僕射數日師薄城下殿前諸統制敗死敵人縱兵乘城焚南薰門衛士殺傷相藉公猶勃勃率都民巷戰欲以身殉闕庭敵謝不還烏虖雄哉微欽北狩公及侍郎李若水從若水詬敵死公與秦檜等奉二帝至燕檜臣事撻嬾得南歸約爲間諜公獨伏節不屈日哭二帝所南望中原有能復讐者而竟爲賊檜所奪卒走死海上蜀故老嘗說康王典河北帥府事出僕射建炎中興僕射最有功勛宜配享高廟策勞記室而史闕不載誠爲遺憾吾悲靖康之難蔡京爲戎首王黼養亂侔成至耿南仲凌遲狠藉莫可援救然數人皆得完狗馬餘骨死葬東南（說得痛快而感慨係之矣道真不可問）僕射生不逢明王末路迺得栖用國事已去身走朔漠死委骨瀚海不克歸還其社至削木爲主題封舊山豈不慟哉而故故有祠曰顯忠院不知剏自何代僕射去今五百餘年御史持節勸忠千里間記伐取岷峨一片石照示無極使後來封疆之臣過其祠

行其墟墓將有慷慨悲傷踟躕不能去者知僕射得死所矣誰謂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感慨激昂綷有忠憤盤鬱之氣非此文不足以稱此祠

成趣軒記

胡翰

凡物之自得其得乎已者已知之人莫知也得乎天者天知之人莫知也天也者莫之致而致也雖已亦莫知之也易從而得之惟無係累者得之也扁之於輪良之於御蒲且之於射詹何之於釣極天下之技自以為得矣大叔之田虞氏之博昭文之鼓琴孟公之飲酒極天下之樂自以為得矣由君子觀之其溺於物一也天下有不溺於物者然後至焉若靖節先生之所謂成趣者其得於天為何如也張君子愚意有契於是遂即其宴室而扁之子愚客睢州城中有屋數楹俯地龍山之下有蔬數畝朝挾一童以出荷鋤耕植倦而休休而復作自食其力恆懼不給非有三逕之松菊與桑麻也又性不嗜酒親戚故人居中州者雞黍與壺觴也獨其環堵蕭然短褐簞食其貧類焉而殆為多加以師旅歷歲踰時不能會合相勞問非有近局之來能無車馬之喧如柴桑栗里也則子愚之所以成其趣者將孰信之余以為萬物一體也萬古一息也隨其所在而自得者皆天也以其所無慕其所有雖苟得之非天也故子愚之於靖節不必同不必不同各適其適而已矣各

適其適者。且莫知其然而然矣此天也其趣固天趣也余每恨無以得之間從予愚游見其甘隱約樂淡泊類乎其順也未嘗不咨嗟變色使吾得托於田父野老俯與欵門一笑於願足矣安能老而浮沈斯世猶曰古之人古之人哉

應將得字

園日涉以成趣其樂正在自得耳若事事規摹刻劃便爲俗不可醫文字蕭洒須看其用意高處

月潭八景記

趙汸

由屯溪遡流西南入張公山二百里蓋浙江之源水皆自高注下湍流峻急灘淺者可揭也當山水奇會處輒滙爲蛟龍窟宅自浮游至龍深以潭名且十數而月潭最奇潭上兩山相揖如牛飲於溪其鼻皆巨石夾溪對峙如門其南有山諸小水來會離立參拱故潭形正圓其深不可測也每春夏溪流大漲束於石門湧而復墜則震蕩迴滈聲振天地勢摧山嶽齊之所入漩若歸虛汩之所出旋如車輪使人目眩心掉不可端覩其水落波平則淺淡一碧瑩徹無瑕鳥飛魚躍於溪光山色間皆悠然自適夾溪多白沙翠竹販舟漁艇往來其間如畫圖然而雪天尤爲清絕此月潭之大都也朱君伯初父世居潭上心獨有樂於是乃闢其南曰臨清亭其北涯曰觀瀾造小舟置筆床茶竈其中曰釣雪其取於是潭者備矣其於游觀之樂至矣潭之北曰平林竹樹蒙密有隱君子居之平林東五里有古叢林曰星洲寺每與客艤舟其下意適則澹然忘歸南七里有顏公山相傳昔有隱者於此僊去君暇則杖屨獨游游輒數日而還蓋君之所好樂者如此而廓然無累於其

中又如此是故其神不勞其形不衰優游無爲若將終其身而不厭也於是好事者即潭之景物曰月潭曰石門曰臨清閣曰觀瀾亭曰釣雪舟曰平林小飲曰星洲寺曰顏公山爲詩凡八詠以貺君而屬汸記之汸蓋未之暇也至正十七年夏五月始來游於潭上而切有感焉時郡邑瀕經兵火水村山郭名鄉甲第高臺别墅凡昔之紛華盛麗相夸詡者莫不化爲丘墟瓦礫荒田野草則人與物之變滅相尋者多矣惟君與是八景俱無恙也然則君之不以此易彼也宜哉吾聞之智士無私慮之變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辨則不樂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皆囿於物者也豈惟囿哉舟已敗矣而乘風破浪者方新車已覆矣而夙駕疾驅者未已乃若有物使之然然則世之人終不以彼而易此宜也蓋於是重有感焉遂爲之記使後之人知月潭八景之顯於時實自君始

敘致有情其見地尤自峻絶

虎陘木偶人記

劉楚

歲乙巳飢而多虎夜則盜相迹於道莫敢捕逐之者是秋安成山氓有爲人盜已蔬者以里祠之神類能威殛人也則迎致而露禱焉與相約曰必得盜見厲乃歸否則終露暴耳其神固木偶也長短大小畧與人等叉衣黃絳衣冠大冠儀狀儼赫過者不敢正視既數日矣方夜半月朗朗在地門外勃窣若聞行步聲其人以爲盜且復至也亟起從壁間覘之見一虎逐逐然來至神所以爲人也爲之曳尾雎盱彷徨左右欲去欲前者數四偶人不動乃稍近對踞注視久之忽有風揚其襟若將起而動者虎直前奮攫之嚙其首始偶人刻桐爲之桐木柔脆歲久且枯遽飲虎牙至膠其兩頤不得吐嗑虎爲之搖首振脇跳擲以求解不可益駭怒卒蹴蹶頓撲左右揮拉始得脫乃去見者大驚且奔告其里人咸來聚觀見偶人軀幹手足狼藉道上無有完者因私悼神之無辜惟虎之暴而又笑其瞢昏不知以至於此也其家故畜豕他日虎復來伺知之夜躍入垣內有處窖伏牢側弗之覺也竟失足陷窖中咆號騰躍窮蹙不得上衆急聚挺刃相擊死因叩首謝神曰吾神固

聽也今虎死於是其譴怒之所致歟乃相率昇死虎祭而食之更刻木爲神軀飾製美衣衣之歸神於祠祭亦遂絕嗟乎虎之毒人甚矣乃有乘以肆奸者彼寧復知有天道哉方虎之匿水偶人誤也然冒冠衣而據非其所有者卒（作者意全在此段）能致禍偶人其假冒而失所據者歟及虎之隕於窖也若有使然者然貪得不已自足以喪其身不必神之所爲而偶人以毀喪之餘邂逅虎斃遂食厚報亦過倖矣彼悻悻然不勝於得喪之末而反覆謬迷以逆媚於鬼神者豈非（結得正大）愚且惑哉卒之虎斃於窖盜息於野天道之應微矣而警戒之機不亦妙乎

借題寄慨文有關係若泛泛然一記則此等事記可不作即作可不存也

采詩樓記

沈愷

余少小時即愛慕人論詩每侍翁長者見酒酣擊缶豪吟朗咏即不意會輒沾沾喜及長爲諸生日困於業既而學爲吏日又困於簿書輒復棄去不果學吾聞善詩者往往得於所感昔者司馬子長行天下故其文多少陵華詞藻句多得於峨眉錦江之助吾松鮮佳山水又無名寺院及物外奇觀可資逞興每以爲欠事余家城東草堂之北去可百步皆修垌曠野嘗與客對坐雲氣冉冉墮几席而物外奇觀騰英吐藻悉來獻狀乃喟然曰明珠在櫝而顧索之途異矣乎乃搆一小樓樓東西相距無踰二丈南北稱是其高倍之四面不設屏障八窓洞開而觴景皆詩矣遂名之曰采詩余於是乎得大觀焉時惠風歲至靈雨既零倚樓北顧春水瀰漫稿夫始服田事耕犁相屬江村農務隱隱可想見薄暮天宇晶明九山最高峯頂可一二數縹緲出雲外離立聳翠環以芳洲洲旁多蘭芷雜英春深翠色欲滴客有好事者乘酒酹水浮觴其上樵童牧豎爭以爲異洲稍北有方池植荷藻數莖六月退暑樓居晏坐清風徐來荷香襲襲可掬東望烟霞薄林木行人時時躡足

蒼苔水石間遺影在地彷彿如畫月出淸光射牖皎然如練間聞吳歌嫋嫋死轉淒切羇人孤子倚闌而聽感極生悲或繼之以泣時維九月白露爲霜涼風颯至楓林落葉蒼碧如染雅宜遠眺秋高景肅天空水碧橫塘在左葉舟放流帆影隱見迅駒過隙不可窮狀冬夜過長竹窗易寒沈沈數漏箭不易曉西去古寺咫尺聽鐘聲歷歷獨晨即披襟起坐宿酲悶思洒然去矣歲晏作風樓外積素凝白客至呼童掃雪烹茗既霽開軒園林珠璣相錯落又若水晶屋宇羅列上下疑是中別有一天地若不知塵外之有凝海也嗟乎是其爲樓也甚隘而四時之景天地之遠觀咸於是乎在是故其爲詩也日益富采而詩之也日益無窮余嘗怪天地間雲嵐木石崇丘絕壁足以發奇擠老然往往人跡所不至即人跡可至或風雨晦冥至爲塵襟俗駕所苦亦有遇有不遇吾采而詩之也有時而窮吾獨取夫茲樓不踰足越限而四時之景天地之遠觀咸於是乎在是故境與意會詩以與感譬之取材荆楚楩栩豫章皆可堂構而材無齧艮矣余自顧薄劣越在茲樓與至道浩歌長嘯聲谷虛谷然性質天根空切戀好至靄苍染翼竟日不能以何幸又慙悚曰吾負詩耶詩負樓耶烘染濃郁翠色欲流要是即境生情故與賦詠有別

知止齋記

錢宰

八年冬詔天下士凡寄跡佛老而有志於聖賢之學者入國子學俾習知天理民彝然後授之政焉余助教庠舍間因獲與諸茂異交間過尊經閣訪黃君伯厚於東序伯厚扁其齋居曰知止意伯厚逃佛而歸於儒不半載而知所止矣何其化之速邪今朝廷武功既成誕修文教示之以綱常道之以道德化之以禮樂禁之以刑政將使天下之士皆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將使天下之民皆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化以世之學佛老者往往多聰明識道理俾務於學去其虛而實踐變其寂而有爲孰其偏而歸於中正猶反手耳然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大中至正之道化天下後世俾修諸身措諸事業莫不各有所止之地也是故冠爾以章甫使知首之所止焉衣爾以逢掖使知身之所止焉正爾以夫婦復爾以父子明爾以君臣使知心之所止焉伯厚於是乎元冠綦纓俯仰後先以正其容貌以齊其顏色垂紳委佩周旋抑揚以敬其儀刑以愼其進趨入其室則夫夫婦婦怡然乎其和樂而有別也陞其堂則父父子子優然乎其慈孝而有

親也出而仕於朝則君君臣臣秩然予其明良之際會而有義也伯厚方且見之躬行矣其視視髮毀形滅性離倫遠世獨立而高出物外者夫豈伯厚之所止耶嗟夫北辰之止於天也不偏也流水之止於海也不息也心猶辰也（止字發揮得盡）靜而不偏則所止者正矣心猶水也靜而不息則所止者至矣伯厚尚無惑於偏無怠以息庶幾始終愼其所止哉

援釋入儒議論甚正其洗發止字亦復傳大精深

重修涇縣儒學記

唐順之

先王本道德禮樂經術以造士而以士大夫耆老之優於道德禮樂經術者命之以爲庠序之師至於閭胥族師什伍之所鼓篋而從焉者亦無不命於上而一閭一族之間亦無非以道德禮樂經術相磨切是以上無私師下無私學周衰王道廢缺齊晉列國學校猶在不過粉色潤飾而易象春秋十六國之樂徒以誇於諸侯賓客爲古物玩具而未嘗以教諸弟子所謂學官與弟子云者詡詡禮樂徒能習其鏗鏘鼓舞而絕莫知其義其士大夫之有道德者抱其器而私相與教授於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蓋觀於洙泗之濱訢訢侃侃弦歌鼓瑟者至數千人雖數百餘年諸生以時就其家習禮焉而使觀者低徊不能去此其最盛然孔子在當時非有司樂象胥之職沒不與瞽宗之祭而弦歌數千人者亦非所謂司徒俊士之選也自是之後西河鄒嶧傳易授詩紛然彌衆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聽縉紳動色番藝武夫莫不受經然抵以爲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謂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關西琅琊千乘世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

餘人然亦不爲之庠序由此言之王教興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庠序而師道爲公王教廢則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山澤而師道爲私雖其所寄無以異者而世之升降繫之矣國家建學徧宇內鑽甽海徼莫不有學生徒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人可謂至盛然而道德禮樂經術之寄其在焉否也所習者不過乎章句佔俾所志者不過乎聲利榮名其所謂高等者亦惟務文詞之博而秪以爲溺心滅質之資矜廉隅之飾而秪以成詭激矯誕之習是以豪傑之士往往病之而相與修身治心詠詩習禮考業講德於岩居燕處之間先王之禮樂經術亦稍稍賴以不墜然庠序爲虛器而師弟子爲私名論世者亦太息於斯焉涇於寧國爲屬邑而學宮圮壞不葺午山馮公爲提學嘗欲新之未克也而再爲提學則以屬之知府尹守葉令祥率其民之好義者使出財鳩工不足則濟以贖金之餘董其役於主簿某而視其成於學官董汝礪鍾維揚曹鑾於是戟門壁池衍箴在列登其堂者如入孔室而聞金石絲竹之聲丹雘黼黻儼而高居把其象者如見聖人而覩中如天如之容其與古之庠序亦幾無以異矣而午山公端枕

說盡本

學之弊

朝之弊而刻濯其字句以當於溫柔敦厚之旨然其學相萬矣故變而不化近而易窺要其盛衰可畧而言律體情勝則俚才勝則離法嚴而韻諧意貫而語秀初盛奪千古之幟後無來者絕句不必長才而可以情勝初盛饒爲之中晚亦無讓也歌行伸縮由人即情才俱勝俱不失體中晚人議論多而敦琢疎故無取焉初盛諸子吸六朝餘瀝爲古選不足論子昂應物復失之形迹之內李杜一二大家故自濯濯要之不越唐調不敢曰以漢魏況三百乎漢魏六朝遞變其體爲唐而唐體迄於今自如後唐而詩衰莫如宋有出於中晚之下後唐而詩盛莫如明無加於初盛之上譬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溟渤尾閭矣將安所取益乎不佞竊謂今之詩不患不學唐而患學之太過即事對物情與景合而有言幹之以風骨文之以丹彩唐詩如是止爾事物情景必求唐人所未道者而稱之弔詭蒐隱誇新示異過也山林宴遊則興寄清遠朝饗侍從則制作莊麗邊塞征戍則悽惋悲壯睽離患難則沉痛感慨緣機觸變各適其宜唐人之妙以此今懼其格之卑也而偏求之於悽惋悲壯沉痛感慨過也

通論

律體出。而才下者沿襲爲應酬之具。才偏者馳騁爲誇詡之資。而選古幾廢矣。好大者復諱其短。强其所未至。而務收各家之長。撮諸體之勝。攬擷多而精華少。模擬勤而本眞漓。是皆不善學唐者也。嗚呼。繇三百篇以來。得失之林。較然甚著。公臨綴三君子。會萃斯編。如善相馬者。雖千乘萬騎。良駑可獨目而辨。倘以不佞言能窺一斑否。猥公臨而校讎剞劂者。新安吳琯雅能詩。熟於詩學源流。滔滔汩汩。爛然盈紙。自非經笥史腹。决不能如此條鬯。

尚寶題名記

張治

尚寶司掌璽牌符印之事。國初建符璽郎。後改曰尚寶司。秩正三品。洪武元年。乃置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從五品。司丞二人。正六品。其後大臣子弟以蔭補丞者無常員。列署在右掖之內。其地至禁密也。寶璽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爲唐宋傳璽。惟祀天地用之。凡詔若赦。則用皇帝之寶。立封及賜勞。則用行寶。詔親王大臣調兵。則用信寶。冊上尊號。則用尊親之寶。勅諭親王。則用親親之寶。祀山川鬼神。則用天子之寶。封外裔及賜勞。則用天子行寶。詔外裔調兵。則用天子信寶。曰誥。則用誥命之寶。曰勅。則用勅命之寶。勅獎臣工。則用廣運之寶。勅諭來朝官員。則用敬天勤民之寶。凡寶之用。必請命而後發焉。天子躬祀郊廟。若親學籍田。勳衛扈從及公侯駙馬都督侍衛錦衣當直則給金牌。牌之制有龍者。虎者。麒麟者。獅者。雲者。以其官爲差。皇城金吾禁夜。五城夜巡。則給令牌。虎賁巡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錦衣校尉入直。則給雙魚銅牌。京官之朝參者。則給牙牌。勳臣以勳字。親臣以親字。文臣以文字。武臣以武字。文武官之與陪祀郊廟。及執事人。亦給

牙牌有圓花長花長素之別凡請得給牌者有故則檢舉而納之親王之國及文武大臣出撫鎮則給符驗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則納之稽出入之令而辨其數其事至重也每大朝會則二人以寶導駕先立侍殿中駕出幸則二人以騎從寶行其為侍從至親近國初類以文學儒臣領其職或兼秩焉尚書郎而下非有才名者不得調勳輔大臣子弟奉特旨乃得補丞他流所不與焉其選至慎也故事曹省皆有題名而符司缺焉嘉靖丁未分宜東樓嚴君以太常少卿領司事乃蒐諸故牘自洪武而下迄于今得若干人刻其姓名爵里立石於長安之直廬以稽往而昭來也丐張子記之治曰寶者人君所以信其令於天下者也名者君子所以信其行於後世者也人君之於寶則設官以守之者慎其令也然則君子之於名其賢不肖關於勸懲者至遠也顧可以弗思慎乎哉夫德者所以慎名之具也是故人君有慎令而後天下無邪政是謂治法君子有慎名而後終身無邪行是謂治人以治人而守治法則身安而國家可長保也嗚呼豈獨尚寶然哉此東樓所為題名意也

整齊嚴密一篇班固文字看他為東樓作記自首至尾絕無一句贅辭是何等地步

畫記

柯遒

畫一巨編雜山水人物亭臺舟楫鳥獸草木為四十九葉為畫二其首葉則聯畫合之九十有七也其間名筆亦多蓋集眾善以成之非尋常可得沔陽陳公功懋司天官務禮賢而好士天下士大夫挾一藝來京師者咸願見公以暴其能故有以得之非公求之而後得焉畫中山水有四時景象亭臺舟楫有遠近隱顯乃若其人則有臨流而洗耳者濯足者有憑依而騁望者坐而觀泉者看雲者垂釣者偶語而相命相對者坐若倦而欹者若將鳴琴者若鳴琵者居而讀書者閑逸而自適者立而侍者執事者渡而撐者載騎而渡者渡不弛檐者騎而游者行而隨者牧牛而牽者牽回首者騎弄雛者涉深而立背者凡四十人牛并犢凡五也物之飛走蠢動有家禽若鳴若翔若啄若息或群而或孤或命而相顧相鬭爭相游泳相呼而引雛其羽大小九十有七而毛屬之牛熊猿鼠鱗之魚介之龜蟹雜夫蟾蜍蛩螿之類不與焉植則有笋有竹有瓜菜茄瓠又有粟有芭蕉有雜花諸果有蘆葦苔蘚萍荇點染形色模擬態度雖未一一造極精妙要皆工致可觀出以示余

爲記其首余辭不得稽勳主事武岡劉養正謂公之所嗜不專於適情玩物而於畫法中皆有以知人之才藝而於天時之代謝人物之變更接於目而得於心亦格致之一助也醉翁之意果專於酒乎余聞而躍然喜曰人有一才一藝可用於世固不止如動植飛潛之各有所需設若牛不以耕粟不以食則亦未見其有益於世惟需所宜則凡列於是編者無不可以供耳目禦饑寒療疾病大而可以祝享贊貢未有不可用特不能自爲其才耳（小中見大）今公列官清朝預人物之鑑衡別輕重辨妍蚩推此可以知天下之才

寸長弗棄其有裨於家國天下多矣豈玩物適情者所可涯哉是爲記

從昌黎画記脫胎描摹刻劃無不工緻○於画法中得辨才之方識論固好然恰是銓曹故妙否則仍泛而不切矣

義虎記

王猷定

辛丑春余客會稽集宋公荔裳之署齋有客談虎公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爲山西孝義知縣見義虎甚奇屬余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臥穴內穴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平高丈許蘚落如溜爲虎逕樵踴而蹶者數彷徨遶壁泣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口啣生麋分飼兩小虎見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所思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臥樵私度虎飽朝必及昧爽虎躍而出停午復啣一鹿來飼其子仍投餕與樵樵餓甚取啖渴自飲其溺如此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拳雙足俛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携子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急呼大王虎却顧樵跪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中衢我死不忘報也虎頷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歸家人

驚訊樵語故共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
竟入西關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㭬矛挺銃弩畢集約生
擒以獻邑宰樵奔救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勿傷（虎以義報樵亦能以義報）
衆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樵曰
請驗之加誶願受笞官命至虎所樵抱虎痛哭曰救我者
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約入關耶復點頭我爲大王請
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淚墮地如雨觀者數
千人莫不歎息官大駭趣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犓尾大
嚼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義虎亭王子曰余聞唐時有邑
人鄭興者以孝義聞遂以名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
川之氣固獨鍾于此邑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
聞義虎之說其亦知所愧哉

虎亦作如此義事世之媿此虎者多矣叙次了了宛然
在目

宋文丞相祠堂記　羅倫

（首尾一氣如黄河之水奔騰萬里不可止遏）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死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
以貫日月可以孚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位萬世之天
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於天地之間夫殺身
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於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乎若
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
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
才矣董宋臣主議遷幸公上章乞斬之呂師孟偃蹇傲命
公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嘗倡以義裁之勤
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當之敵次皐
亭三宮震動宰相脫荒公挺身獨往說之可謂天下之大
勇矣夫慷慨就義決死生於一旦中人有或能也若歷履
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厲非仁者其能乎方公之使敵詆
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抵通州
當刑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強寇內煎於饑饉無日
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王開督南劍敗績
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絕粒於南安當死歷萬死而不死卒
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

天下之大忠矣夫公之忠誠能堅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使敵國上下之敬棟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黃萬石之疾李庭芝之疑陳宜中張世傑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與宋之亾也死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芾死於潭趙昴發死於池姚𨚗死於常趙世賞死於洪先君武岡公門禮死於吉安公制服哭祭之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於公之一身矣自古亾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為臣之極不在於公乎非仁者之勇浩然而塞於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祠公於學宮鄉郡祠公於城南公之子孫祠公於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變為橫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飲冰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雍奏加謚號錄用子孫今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不憲劉明顯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萬世之為人臣者

惶恐灘頭零丁洋裏孤忠耿耿萬載傷心假此議論雄辭渾淪磅礴於文字中亦有浩然之氣者

大足縣儒學尊經閣記

趙貞吉

嘉靖辛酉春知大足縣事董子極建閣於學宮之左以奉六籍而百家之文不與焉題其楔曰尊經過予居請記之予謂之曰美哉子之志於道也夫六經聖人傳道書也尊經所以尊道也子知夫先師所以述六經之意乎其當大道不明邪說塞路之日耶且上古之世有傳道之人而無其書中古以還著書始繁去聖益遠偽作競鳴而掊擊已撥遠於衰周則災災詹詹假於詭詖流誕之言以售其私者多不可勝闢而道喪世衰之極矣孔子始發憤嘆曰嗟乎吾其逝而不作矣乎乃取國史所藏太師所陳者而刪芟之存其什一以為詩書筆削七十二國之史而著其大法以為春秋讀數絕韋於太卜之文而贊二篇以為周易百代之典惟周之從十代之樂惟韶是學遂次定以為禮樂曰後之學者苟得吾之意焉則即此六者可以藉手見古人之純全矣奚必予之自作也哉於是六籍既出而群言自熄如二曜之掩衆光也二千餘年天下之談術業者必歸焉如江海之滙衆瀆也義稍悖孔氏者群起攻之才士巨子之出無盡卒未有操其觚翰摩孔氏之壘而與之

角之者。又如天王會同。而萬國來王也。嗚呼。非夫至聖孰能爲此哉。語曰。聖人之言可爲也。使人信之不可爲也。夫使人信之猶可爲也。使人信於久遠而不斁長世而彌光。若六籍者愈不可爲矣。非失道之所寓烏能然哉。是故道者。天地之所法也。鬼神之所發也。前王之所窻也。後王之所決也。其孰能違之。然後知秦之暴肆。罪通於天矣。董子乃蹶然起曰。洋洋乎先生之論六經也。而極何足以承之。予曰。未也。予姑竊言之。而子試聽之可乎。夫先師之述六經也。求其約而不可得也。非以爲博也。六物并示者。求其統一而多爲之方也。非以爲異也。知恃言不可以明道也。故不作以息諍。而欲擬之續之者。可已而不已也。知忘言不可以明道也。故假述以開先。而欲元解頓悟者。不可已而已也。夫是四者。以爲不法孔子則不可。以爲得孔子之意焉。則皆未也。何則。言不可已而已者。其失也誕。言可已而不已者。其失也僭。求之異者。其失也散。求之博者。其失也亂。昔宋蘇氏以爲後之治史者有其二病焉。而予亦以爲後之治經者具此四失也。夫道之不明。豈非四失之爲害哉。董子復起謝曰。亹亹乎先生之論治經也。極也。不敏

敢不服膺。請記其說。歸告同志。遂書與之

發揮經學實有見地不同影響抄撮之言。○予欲無言

聖人之述六經乃求其約而不可得此論最是

虎丘雲巖寺重修記

楊士奇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葬處世傳既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岡阜盤鬱泉石奇詭蓋晉王珣及弟珉之別墅咸和二年捐為寺始東西二寺唐會昌中合為一而名雲巖者肪於宋大中祥符間載盧熊郡志如此始淸順尊者主此寺至隆禪師而復振歷世變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戌寺復燬永樂初性海主寺始作佛殿某作浮圖七級繼性海者楚芳作文殊殿十七年良价繼楚芳是年作庖庫作東廡明年作西廡作僧舍又明年作妙莊嚴閣又三年閣成蓋寺至良价始復完价所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崇重二十尺有奇廣八十尺有奇深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為鈔二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价杭之海昌人石庵其字今僧錄闡敎止庵其師也余聞諸刑部主事陳亢宗云良价嘗從亢宗遊遂因以求余記其成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者老壯少閒暇而出游者必之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至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於此也然亦有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兄弟寵祿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者而能遺棄所樂輕若脫屣焉者豈獨以為福利之資乎其亦審夫富貴之不可久處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識超同高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為而無所係累乎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役志下至於草木之微者豈不超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壞而屢興其飛甍傑構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稱名勝於東南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多得夫瑰瑋踔絕刻厲勤篤材智之人能張大其師之道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瑋踔絕刻厲勤篤之人其用意也弘其立志也確有不為為之而孰禦其成哉嗟乎若人也使就於世用有不立事建功而可以稱當時聞後世哉吾又以慨夫屢見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

敘次有體一字不肯假借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沕亦渾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叅閱

記

遊太平山記　高啓

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九日積霖旣霽灝氣澄肅予與同志之友以登高之盟不可寒也迺治具載醪相與指太平山而遊焉山距城西南水行三十里至則舍舟就輿經平林淺塢間道傍竹石蒙翳有泉伏不見作泠泠琴筑聲予欣然停輿聽久之而去至白雲寺謁魏公祠憩遠公菴然後由其麓循徂棧以上山多怪石若臥若立若搏若噬蟠拏撐拄不可名狀復有泉出亂石間曰白雲泉綫脈縈絡下墜於沼舉瓢酌嘗味及甘冷泉上有亭名與泉同草木秀潤可蔭可息過此則峯迴磴盤十步一折委曲而上至於龍門兩崖並峙若合而通窄險深黑過者側足又其上有石屋二大可坐十人小可坐六七人皆石穴空洞廣石覆之如屋旣入則慄然若將壓者遂相引以去至此蓋始及山之半矣乃復離朋散伍競逐幽勝登者止者呼者嘯者憊而喘者恐而眺者怡然若有樂者悵然俛仰感慨若有悲者予居前益上覺石益怪徑益狹山之景益奇而人之力亦益以憊矣顧後者不予繼迺獨褰裳奮武窮山之高而止焉其上始平曠坦石如地揃石以坐則見山之雲浮浮天之風颼颼太湖之水渺乎其悠悠予超乎若舉泊乎若休然後知山之不負於茲遊也旣而欲下失其故路樹隱石蔽愈索愈迷遂困於荒茅叢篠之間時日欲落大風忽來洞谷呀呷鳥獸鳴吼予心恐俯下疾呼有樵者聞之遂相導以出至白雲亭復與同遊者會衆莫不尤予好奇之過而予亦笑其恇怯頹敗不能得茲山之絕勝也於是采菊泛酒樂飲將半予起言於衆曰今天下板蕩十年之間諸侯不能保其國大夫士不能保其家奔走離散於四方者多矣而我與諸君蒙在上者之力得安於田地撫佳節之來臨登名山以眺望舉觴一醉豈易得哉然恐盛衰之不常離合之難保也請書之於石明年將復來使得有所考焉衆曰諾遂書以爲記

得此大論文字方有本領

摹情繪景歷歷如畫高公以詩才擅名其文字格老氣蒼亦復規撫歐曾若此

君子齋記

方孝孺

去年秋詔選太學生高等者為郡縣學教官廬陵王蘊玉來教諭沔陽予獲見焉其色奕然其儀度偉然聽其論事與人之得失當否廉厲而精確使人悚然異肅然敬也是冬例朝京師予獲與蘊玉偕道途往返八千餘里蘊玉不予棄也行必聯轡息必比席食也匕箸之與鄰言也辭說之與參歡然有會乎心而若有所得予與蘊玉皆然而莫知其所由然也今年夏蘊玉復來訪予郡學留與坐察其○伏進字貌加粹以溫叩其言益醇以簡而其志欲然愈自下不倦論古人之學輒悔其用力之未至予於是歎而深許之噫何其進之速也○揭出古之君子德業赫赫著於天下流於後世者豈特天質之美哉蓋其操志也不諶於卑近其為學也不安於淺陋平居無事固無時而不學及乎臨政事君聽訟接下御家睦親教人授業行師奉祭以至遊息寢處燕語步趨亦無一事之非學惟其為學之心常存而不息是以凡有聲者皆足以悟乎耳不必聞琴瑟佩玉而後邪慮不萌也有形者皆足悟乎目不特閱典謨雅頌而後至理可樂也經乎耳目者顯而天地日月雷霆風雨山川草木幽而陰陽寒暑之盛衰進退無不足以濯舊蔽而啟新知君子之心曷嘗有斯須之不進哉是以自少而至老耄自恒人而至聖賢如禾黍自盈寸之苗而至於有秋杞梓梗楠自拱把之植而至於百圍蓋有可必而不可誣者後之士志狹而易肆學陋而易足口焉而無得於心書焉而不求其道少之所習至長而忘長之所有至仕而棄未貴而先驕未老而已懈勉強而僅得者不旋踵而失之豈復可望其進哉位愈高而名愈辱年益加而德彌損不至於小人而不止者衆矣求如蘊玉之進乎道而不怠者烏可得哉自識蘊玉始一年而已覺其進使每見而每有所進焉○提起進字折入君子其至於君子也孰禦蓋古之學者期至於君子後之學者期至於公卿為君子矣雖不為公卿無害也公卿而不足為君子其如公卿何蘊玉請名其齋居予欲以古人望之也因名之曰君子齋而以其說告之且以考其所進焉○收進字

所期許者重以周讀此猶見古朋友切磋砥礪之意江河日下求如先生者不可得矣○進字是君子步步提撥照應

草心堂記

方孝孺

難、將、寸、草、心、報答三春暉孟郊何也故開口提出難字

養親之道難矣以其滑隨甘美可以爲養矣則饒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斂慧者可以爲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爲之而斂慧篤厚之士亦不能皆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爲至大故報之爲甚難也耶故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爲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爲庶幾焉然亦難矣果能至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此吏部郎中永嘉楊景衡草心堂之所由名也景衡早遊庠序通春秋學領薦書於鄉擢居是官京師去永嘉數千里母夫人在堂以舟車之難也不敢奉迎就養因名所居堂以見志蓋取諸孟郊東野之言昔者詩人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亦謂寸草難報三春之暉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天下之事無難易惟自以爲不足者所爲必有成而自以爲已至者恒不能進乎道景衡篤志好古以有祿位爲時名大夫亦可謂顯揚父母矣而退然自託於窮人之辭感親恩之難報其不自足之意何可及哉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亦惟不自滿足而已爲子而自足必不能底乎孝爲臣而自足必不能盡乎忠爲學而自足必不能至乎聖賢之域景衡年尚壯强爲學未止而不自足如此推此以事君治人道德功業之成可望矣他日宦遊而歸奉觴爲壽使鄉人父老談事親者以景衡爲法而後世有稱焉則其爲孝也豈有旣乎楊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師舜如之何亦勉於爲善而已矣

寸草春暉千秋名句求人子之無憾於此者難矣發揮眞切要是天地間第一等議論莫僅作文字看也

吉水縣學忠節祠記

彭教

先王盛時，道德一，風俗同，行成乎邇，而達於遠，政舉於上，而服乎下，毀譽不僭，誅賞無濫，士生其間，一意修飭，而無所回互，上之人亦惟好是正直而不肱焉。孫叔敖有言，國之有是，衆之所非，則固有感於先王之盛矣。宋故參知政事文忠公歐陽永叔，以古文倡天下，以風槩立朝廷，以禮義廉恥處進退之際，後世至比之韓愈孟氏，而猶恨其不盡用。南渡之初，建康通判忠襄公楊邦乂，又不肯以城降敵，刺血書襟，死於位。開禧之季，寶文閣待制文節公楊萬里，不肯屈附貴勢，嫉進取，聞權臣誤國，憤恨不食，死於家。去今二百餘年，流風遺烈，與秋霜爭嚴。嗚呼尚矣。然文忠在當時，一知貢舉，而謗者成聚，一入政府，而謗者盈庭，一移書朝列，而如高若訥者亦得以操計而困辱之，一賦詩稍及時事，而雅有聲望如晏元獻，猶慊之終身不置，不奉行新政，而晚出用事之人，相與併排，漸傷名為流俗奸邪，致使朝廷薄敬故優老之禮而不恤，其見是於人，蓋亦無幾矣。至若忠襄文節事不盡傳，然竊計一時全軀取寵之徒，黨與倡和，必有以明樊之用，㾊趨時之變，通傚厲之叶道，者飾之匪貞，上下其議論者，陰竊名實之位，靜鼓進退之機，使天下之人，靡然習而安之，其於兩公所為，不訕其樸，必笑其強，況肯相是哉。由今而觀，其是非何如也。雖然，亦豈待今而後定也。時移世變，公論豁白，乃欲追直其毀譽而正其誅賞，則已無及。其人無益於事矣。嗟夫，此豈獨士之不幸哉。今永豐之沙溪，歐陽氏之先塋，故在吉水之塗塘，楊氏之子孫具存，沙溪故隸吉水，故吉水有忠節祠，合祀三先生者，舊矣。歲久修葺不嗣，頹毀畧盡。江西按察僉事南海陳君夢祥，按視學宮，慘悼麾廢，乃命以贖刑之金，別構祠屋為三楹於講堂之右，孝子亭之北，立主奉祀，一如故事。既邑之人士請教宜考故詔今，刻之祠下。教不敢辭，竊惟三先生之烈，在天下不啻家至而日見之，況於鄉邑之間，父兄長老所誦聞，街談巷議所道說，無亦嘗有扼腕太息於其時其事者乎。無亦有歆動企仰願為之執鞭者乎。有志之士，尚明道以端其趨，養氣以厲其守，庶幾三先生之是而不奪於衆之所非，所謂成就一個是者，附於是乎在。匪直先生之光，鄉邑之望，實國家有賴焉。陳君勇義彊仁，所至能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觀其所是，可以知其人矣。

一唱三嘆，文有餘情，筆墨之外，寄慨無盡。

鄭莊觀音堂記

趙時春

吾嘗慕元城劉忠定公之爲人，紹聖黨禍久而自信益篤者，公與陳忠肅而已。嘉靖甲申，以舉子請婚於大名，遊忠定公之鄉，始熟公事，又讀其語釋觀音經之刀尋段段壞者，適外舅氏之堂有此經本，遂從而紬繹之，所舉至衆，然大要不過以無畏力忘情於利害而已。忠定本從司馬公學，自誠而入，非但忘情於利害者。吾因此頗曉觀世音大義，大類告子之不動心，而其曰無畏者，卽告子之强制也。是年始申大禮，嗣是余登第仕於朝，值郭勛等造大獄，少師大學士楊公謀去大學士張公桂公而不克，楊與桂兩罷去，張獨操柄，桂之徒夏給事權附於張以自救，旣迺建議更郊祀以浸瀆，引入嚴父配天之說，遂與張相軋，士大夫風俗一變，獨縱橫之術大行，能如告子者亦罕矣。庚寅秋，吾亦以狂言考詔獄，恩貸除名，食貧無以自活，又爲縱橫家困甚，思遠城市，聞南去七十里有鄭氏之山，鄭氏久無後，羣盜鄭本康惠等穴焉，官軍討盪底定，其稅糧無所屬，里甲困於倍納，因共請吾治之。迺稍芟林莽，逐去虎豹，始通道於白崖山之巔，有泉泓焉，其面正陽，爲板屋蔬圃麥以居之，柞山木以市衣，凡十年而大熟，居者成井，迺作屋三楹。屋之前有峯焉，下瞰百泉，林壑幽美，學浮屠人圓淵被草爲菴，吾時登禾稼於其側，輒發其語，悵然不能對，問其所業，則曰奉觀音像與經而已。吾因宿樹下，取而讀之，幷法華在焉。法華多文藻，其質又不如觀音經也。夫觀世音一言而已，其經已自多，而又況於法華乎。老僕李之華樂歲之屢豐，而憫觀世音與吾常暴露也，請於衆曰，人柞一木，負一石，束薪以給圬者。嘉靖旃蒙大荒落之夏，觀音堂告成，其制僅足容吾與觀音而已。吾少而狂戇，不自度量，羨慕孟子不動心之學，年十四舉於禮部，公卿貴人多樂與遊，而吾悍然不敢有所附麗，獨思以一旦自見，結明主之知，以無愧於其職，以伸其迂濶不可用之學，旣兩遷郎官，再入翰林，言其職事，而俱得罪以退，重思自愛其身，以求無負於天之所予，而其侶羅子、唐子又各遠去，獨與邊氓日談干戈，以與其好殺之心，農夫固質樸可道，又役役升斗之利，卒隳吾意。夫所謂觀世音者，崛起西南萬里之外，談笑荒服之中，能不以聞見利害動其心，其視縱橫子與奴僕與茲吾之所以不以其其於吾而外之也，然

吾之所以與之異者何哉彼以爲妄而吾以爲實彼以其妄不足動而吾之實自不能動耳吾方病彼說之多而吾之辯又甚焉者何也彼既以爲妄矣妄不可言也而多言之是多妄言也吾以爲實理唯恐說之不詳而辨之不至也多又何疑哉遂以玆夏端陽之日刻之於石以與同志者共焉

又占地步

梗概頓挫節節可觀其高占地步處妙在與題熨貼

本一觀音堂記耳感慨世情旰衡今古剖析學問無一不備是何等佈置

了齋祠記

徐

自孟子沒而養氣之學不傳所謂豪傑之士徇國之[illegible]死生禍福以氣節自奮於流俗者蓋亦世有其人然而其氣或慷慨悲壯一發而遽衰或愁苦憂思遂敗而不振其故何也長江大河百折必東而滂滄之水朝盈而夕涸彼其於浩然之氣養之不素而所謂慷慨悲壯者特出於一時感憤激觸之所爲則不必困踣流離之狀足以動其愁苦憂思而敗其氣也苟出於有所感事往而氣亦平出於有所憤懟亾而氣亦索出於有所激觸勢定而氣亦沮矣刻挽之以憂患乎若了齋先生陳忠肅公乃所謂善養浩然之氣繼孟子而興焉者也先生沙縣人宋建中靖國初仕爲右司諫以論蔡京卞之奸罷監揚州糧料院起權給事中又以忤曾布出知泰州謫監建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彬州稍復宣德郎又以子正彙訟蔡京安置通州大觀末放自便又以所著尊堯錄忤宰相徙台州竟不用以卒夷考古今士之蒙被憂患未有如先生甚者而先生處之前後一節不少貶以求暫容於時蓋先生克己尊賢虛心取善所以養其浩然之氣者非一朝一夕之積是

故義有所不屈抑之而彌昌意有所不屑遏之而必逝流離困踣人以爲至艱而履之若平夷寬廣之途屢仆屢起毅然必伸其志人以爲奇偉卓犖而視之若寢興語默之常豈彼出於一時感憤激觸之所爲者可同年而語哉某每讀先生責沈文自警詩諭子姪諸篇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爲先生之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其原蓋出於此未可直以氣節之士目之也先生故有書院在縣西一里許後因以祀先生及從子默堂先生歲久甚圮有司者未之能葺某謀於教諭李邦光訓導林顧右愷將出月俸之贏稍修飭焉而邦光等各請以其膳值鄉縉紳曾君侗等各請以其貲爲助則遂屬典膳蕭延會言卿撤而新之以爲今祠自嘉靖癸巳四月庚子至歲十月乙亥工以訖功先生裔孫載與伐石請紀成事某因僭論先生之學使後之祀先生者知所嚮往如此若祠高卑廣狹之度暨諸好義者氏名詳具碑陰

忠肅公百折不廻壁立萬仞眞有得於孟子養氣之學道破此意便是了齋知己文字激昂磊落足以稱之

尚友齋記

方孝孺

生乎今之世以舉世之人爲不足必求士於千載之上而友之其待己不亦太重而視人不亦太輕乎非然也顧在我者何如耳我誠庸人也雖同閭共巷之人皆我所畏我安敢友之我誠賢也我誠有道也雖空天下無一人視千載如一時可也吾安可不友乎古之人是故昔者孔子自擬文王孟子羞比管仲而願學孔子斯一聖一賢其自知也明故其自許者當歷百世而無異詞苟不度其能而過於自許若司馬遷之比仲尼石勒之卑光武言未出口而人且竊笑將孰信耶雖然此要其終而言之耳學者之立志則異乎是古今一理也智與愚一性也能窮理而盡性雖卽吾身爲孔孟可也雖上取孔孟而期友之亦可也況餘人乎浦陽黃君仲昭年二十餘好學而警敏嘗以尚友名其齋浦陽萬家邑也其業儒者亦衆矣仲昭雖賢豈無一人可與仲昭友者乎又推之於一郡又推之瀏水之東其民益衆如仲昭者宜亦多矣又推之於大江之南極其廣而至天下豈盡無如仲昭之賢者乎仲昭昔不之求而遽取古之人以爲友或者固不能無疑然而仲昭之志則

可尚也古之聖賢𡰥嘗以衆人待其身哉世衰俗降士不知所立志視古之人如鬼神異物然以爲非人所能及聞有以古人自望者輒指笑以爲狂嗟乎今人衣粟衣帛莫不與古人同至於古人之道則自賤其身而不敢略效之不亦悲乎仲昭之爲人余雖不足知然斯志則古人之志（不妄許可是作家分寸）也是可以尚友矣顧未知仲昭所願友者何人耳古之人有賢有不賢其道有至有不至仲昭取其賢且至者以爲友而以其不賢者自懲則凡冊書之所具孰非仲昭之友（文從自家身上說法）乎予願有志於古以爲伊尹周公皆所當友者毋爲人所指笑喜仲昭之似吾志故爲之記若夫古人學術政事之（得數語更着實不）懿道德仁義之說尚當與仲昭講之（然則慮象耳非志也）

一層進一層意盡方止看其下筆有分寸處仲昭之學未成故始終只許其志此韓歐家法也

銅鼎記

陸深

海虞王君文潔喜文博古嘗獲一鼎其識曰維紹興丙寅三月己丑太師秦公檜一德協濟配茲乾坤乃作銅鼎賜（據此見宋高之愚而賊檜之負恩）家廟以奉時祀子孫其永保是蓋宋高宗之所賜而其相（負國其罪惡分外深重）秦檜所從受者也文潔讀之慨然憐岳武穆之冤忠而鄙其當時君臣之所爲若是棄而勿顧久之當正德辛未秋流賊入江江南騷動文潔又慨然思得若武穆者之爲將而又恐有若檜者以害武穆之成功（似有所刺）乃發憤即家山作萬松樓以祀武穆而以所得鼎奉焉既又範銅像檜跪於鼎（此舉見不朽）足間若伏罪者以向武穆云是舉也可謂雄偉不群者矣而文潔固奇士也哉按史記檜之殺武穆也在紹興辛酉之冬至丙寅之春乃作家廟遂有此賜五六年間和議已成忠賢盡擯固自以爲百世之勲也觀鼎銘所稱以君而諛臣若此計一時頑鈍無恥之士道盛德誇成功者何限也抑孰知百世而下人心好惡之公不容泯滅雖聲色之間亦有甚於鐘鼎刀鋸之所及者而況其他哉人可不自力於爲善也予嘗道西湖拜武穆墓下睹所謂南枝樹根瓶井焉又一檜樹中剖而植其前因亦謂之秦檜也擬皆

好事者所爲又聞湯陰有武穆祠戶外鑄鐵爲檜拜焉凡一方疫癘者必禱禱者輙持箠擊鐵檜或十百千數皆如所祝輙得福事雖涉恠誕於此益以見人心之公而忠賢正氣流行於宇宙間鼓爲風霆昭爲日星形爲川嶽眞有不隨生死古今而變者則茲樓也詎非武穆之所賚耶而文潔固奇士也哉文潔名澄別號竹泉

岳家父子寃憤通天每過西湖必拜公祠下㫄彿若靈旗之出沒於左右也以一時訦德倖功之具爲千萬世懲奸伐惡之資此記此樓並當不朽

重建放鶴亭記

陳繼儒

宋承五代餘至咸平景德朝廷始無事能容二三隱君子點綴太平如陳摶种放魏野以及孤山之林逋是已余嘗讀其詩因考其世有賜號和靖處士者眞宗也賜謚和靖先生者仁宗也建延祥觀詔徙諸墓而和靖墓獨留者高宗也生而唱和出俸錢以新其廬者太守王隨也歿而服緦麻哭葬於廬側刻臨終絕句納之壙者太守李諮也林翁本布衣逗漏聲光漸漸爲朝野所物色乘帛軒車貢相望於巖穴豈不婚不宦人之始願哉計無可謝客則放舟於山青水碧間而家童縱鶴報之不得已復還矣予嘗笑童與鶴不解事而又多事山不深林不密加以三百六十樹梅花如桃源引入漁郎而和靖烏能拒客也雖然今有司廻於功令埋沒僧舍中公署膠庠不蔽風雨和靖山澤臞誰遐過而問焉吾會稽西泠策杖訪之遇老僧巾目搨曼碩建處士橋安在曰但見斷溝耳王庭書和靖先生墓五字王肩叟張伯雨作祠堂庵漏安在曰久蔓荆蓁中皆零星殘碣耳李祈結巢居閣於群木之表安在曰僅存數武瓦壁耳余謙搆亭亭圮而李端李鈦嗣之有是乎曰非

其故址矣郡人丁晁沈恒種梅繞墓陳子安送一鶴爲山中司墓無恙乎曰梅枯鶴化游者寂寂矣若是則孤山眞孤隱士可隱而吾度和靖之靈尚有不安於此中者非恨其太寂恨邇年西湖之太喧又太垢也魏瑺祠初建第一橋與孤山隣近一片潔淨地番爲毒霧壓煙雙鶴有知必且唧和靖之衣而遠去之以餘甦不及爲幸一朝瑺敗社時士大夫喪心塗面稱功誦德者亟欲仆亭碑劃去官爵姓字不可得獨處士骨雖朽而名香梅與鶴無一存而圖皆有生氣孤山如故冰山竟安在哉崔使君重建放鶴亭於暗香疎影之內直將湖山邇年之遺穢蕩滌而祓除之雖謂崔使君爲和靖招魂可爲和靖招隱亦可爲和靖起懦而廉頑亦可如此韻事豈容復留以遜後人也崔使君初宰崇仁不肯作魏祠詩借漕事中傷遣緹騎提銀鐺逮至淮四日聞熹宗晏駕得生還今皇帝賜環未久分司浙中操守峻而詩文潔和靖快心於使君將無邀蘇白諸公拍肩把袖而還嬉於此亭之上下乎若種梅籠鶴歌咏而流傳之代孤山拾遺補闕則有使君之了㑹生徐仲麥陳則梁顧霖調汪然明吳今生在背鶴背上人也是不可

以無記

做兀自喜殊有疎影橫斜暗香浮動之意當是和靖知己嗚呼孤山如故風將已非安得復有妻梅子鶴者爲西子湖頭重開生面也

明文遠卷

承恩堂記

楊溥

皇上嗣登大寶嘉念蒼生期底雍熙圖任老成人弼綸治化少師吏部尚書蹇公實爲之冠宣德七年秋詔有司若曰予有輔臣粵自先朝偉著德望暨於今啓沃居多予於庶政咨焉予於庶官寀焉克允克諧寔惟其人欲新厥居以稱予優禮之意其爲圖以進有司明日以圖進弗稱又明日更爲圖進弗稱上乃自規畫授有司迺卜地於都城東南厥位維揚厥土維剛揀材於肆厥木維良厥石維貞陶瓦維堅乃卜日之吉鳩工僉作崇高以平築虛以實引繩縮版以垣厥周迺建厥堂甃之以室迺闢厥路重之以門甍之甃之塗之朱之不踰月告成禮先有廟禮賓有館庖有廚汲有井有庫有廐以備以收輪奐咸美百用俱備復命大臣燕伙以落之肴核酒醴咸出大官公謂翰林學士楊溥曰昔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落焉當時善頌善禱者見稱於君子子何以語我溥不敢以不敏辭迺酌而祝曰惟天佑國家迺賚以賢哲簡畀乎格復錫以壽若周之畢公策名文武之世相成王相康王永光周室公歷四朝進位師保享高年輔聖天子丕隆太平之運溥於斯爲國家賀又酌而祝曰明盛之世惠歸之德君子享多福而民咸樂其樂是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乃惟康侯溥於斯爲天下蒼生賀又酌而祝曰福善之報惟有德於民者爲盛古昔名臣輔君致治實功允德孚達神明身被光榮澤流子孫與國同久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溥於斯爲公賀公酌而復曰聖天子之恩篤不敢忘子亦可謂善頌者矣謹名其堂曰承恩堂請書此以爲記

春容大雅綽有盛世氣象

巡海副使雙華柯公海上平寇記　王愼中

自孔子荅衛君問陳之言存於冊學者習傳謂軍旅與俎豆爲二事軍旅之事自有人治之而爲俎豆者莫肯過而問也猶是頑固迂愨挾其盤辟委蛇之業以卑軍旅而恇弱謹細不閑於兵亦卒爲治軍旅者之所憪偶有能乎彼者則以爲才之兼而已葢孔子用於魯爲夾谷之會雍容壇坫之上却萊彝之兵若逐豚鼠論者直以爲聖人之才鉅而能全有文事而亦有武備乎不知夫軍旅之事固俎豆之所出其盤辟委蛇而徙以恇細見怵於治兵者固非孔子之所謂俎豆也故夫嚴固强決凜乎不可犯之武乃其兢惕對越之精而晉深參伍淵乎不可測之幾乃其齋（繹擇宜○有精義）戒神明之用其約束於節文制度之詳優柔乎講習論說之數而常若三軍之在行不待鋒刃之交鼓鉦之奏而後有制勝之威此孔子之所謂軍旅之事也如是而偶有伐肆絕忽之役以有事於兵而嚴固出於兢惕參伍由乎神明兩軍相接紛紜於鋒刃震動於鉦鼓稽乎其若在堂陛階序之間罇罍之逡巡球鏞之擊拊也嗟乎聖人之學不傳而軍旅之事儒者益擯而不講援枹鼓親矢石遂爲武人之所守學而爲仕者務自詭於儒以玩安養高苟自矜重掩其恇細不閑之愧而已此方今之大患也比歲閩海多警朝廷以爲憂制敕畀按察憲臣以海爲責者尤愼其人而福建實得青陽柯雙華公公之在鎭値島彝佛郎機君長率其酋卒浮海爲寇於漳州瀕海爲州而隣於漳者咸苦其害而東歐南粤均以爲警是時天子方勤郵東南慨然於洪波之不靖爲特遣重臣制置浙閩二海軍事符檄下公委重特至而督促亦不少貸公發策決機取成於心所選文武吏士皆得其才力所宜形便所向鼓倡作率各有怒心探畫懷中授之使往公爲之出次海壖增其氣勢兵出不浹旬而薄彝舟之所泊其與彝戰不崇朝而克之魁長徒從無一能遁者盡俘以來一時蕩平摧陷之功播喧海嶠風聲所憺殆窮日出之域嗚呼盛矣公學乎聖人之學其獨得妙契舍去世儒攣曲支離之見而一趨於易簡講究服行旦夕不倦所至與學者發揚宗旨討論歸趣睟乎仁義之色道德之談覩者徙見從容暇適若無所爲而警變迫猝用凶器臨危事奇偉之功捷取而全收意公陰爲揆謀秘怪荒忽人不及知自有戰陣之學如衞靈

公之所問者惟其藏之微洊出之淺耶有不可得而見耳嗟乎此乃近世兼才者之治軍旅公之所能固不出此也觀其洶濤巨浪稽天浴日艨艟千百鉦進班布雷礮駭發之機鈹矛決刺之利無一不具於胸中而戰休兵偃廓然無有此豈秘怪荒忽之揆謀籌於形勢之間動乎耳目之頃者之所能為乎蓋其以孔子爲學而得乎俎豆之所傳故見於軍旅之事如此信可謂盛也郡侯盧君璧郡丞龍君遂與龍溪林尹松遣使至清源山中屬愼中為文以紀公之功公於是功尤遜不獨居而推其美於下寄以郡守丞贊協圖議之審巳令奔走先後之勞而非三君子之助我亦未知所濟也盧侯華思以昭公之功而圖其不朽如是之勤上下相與之間有以愧今之私已而狹人者亦可記也柯公名喬字遷之由巳丑進士爲御史以直諫謫而後起今以福建副使巡海云

說禮樂敦詩書郤穀所以作元帥也軍旅出於俎豆儒者名言文字亦照應緊嚴一筆不苟

信芳亭記

席　書

雷州西湖之勝聞於海北然縉紳南遊過雷州若不知有是湖者蓋凡湖山以勝名則必帶林麓窮巖壑有宮室亭榭之樂而前人又有高人逸士留故事以傳如杭之西湖越之鑑湖然後其名始盛而游者踵至茲湖皆不能挾而有之獨其渾涵瀲灩吞吐萬象與海上雲日相澄輝於遐荒杳靄之表則非意趣悠遠不以奇麗弘富求山川者亦不能屢至而自得也嘉靖巳亥右盟孟子雷謫貳雷州始即湖心小島累土增高作亭以臨湖亭成未及名而孟子遷去又三年爲壬寅春僉憲蔘山翁子溥巡歷至雷游斯亭而愛之榱桷甍甓巳有壞者爲繕葺開拓加塓飾焉而余與泰戎鳳山劉子經適以事至雷翁子以其暇日觴余二人於亭上酒酣憑欄四望慨然嘆曰賀知章林和靖死天下湖山無真主人久矣其不幸據都會之盛日酬於笙歌羅綺又不幸則爲勢家之所據奪欲如茲湖之淪於遐遠而全其真胡可得哉試自亭而望東阻城闉西蘸蕉祠其南則走朱崖之路也昔之君子蓋有抱忠懷潔走朱崖萬里至於僦屋躬耕九死而不悔當其時豈有待於後世

之名哉卒其所以名者諸君子盍不與也士患不學無以自信爾既學矣而有以自信雖無以盡知於人必有以獨知於天者周公之聖而不悅於召公七十二子於夫子亦不能盡知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夫以聖賢之徒同堂合席猶且若是況於以遠外之身遠遊末俗而欲俛仰脂韋以求聲光於上下不亦重愧斯亭而可悲哉余與劉子爽然竦聽復命酒酬飲因取離騷所謂余情信芳者以名斯亭既名而去猶覺湖光之入夢寐也

上下今古之際耶衡身世之間感慨激昂寄托不淺

重修淨居寺碑記　梁潛

惟大雄氏之教自西土入中夏行乎世者盍千二百年於此矣其爲教以無爲爲宗以慈惠强忍爲道以圓融無染着爲神而又以禍福果報一切之說以警動其徒而引掖之其持己應物之方亦弘且周矣夫自大雄氏之教之行也堯舜文武之道周公仲尼之術導之而弗從禁之而弗止者徒聞大雄氏一言惕然自省畏心生而悔心萌其感應之機亦何其異也豈其說有以動乎其人哉然聰明豪傑之材世未嘗少也習周公之言而或爲之說以左右之

抑獨何哉以彼教之弘且周而左右之以豪傑之說翼之以雄高盛大之言宜乎其昌熾如此也古筠郡城之西有所謂淨居寺者世相傳以爲唐良价禪師經遊之處宋元豐中蘇欒城與郡守毛公惟瞻嘗往來其中吟咏以取適一時者發郡誌驗之盎然至今寺之勝大著一郡以此夫蘇黃諸公之在宋也其事業文章非不豪偉一時然信慕佛氏果報之說終身焉不悟抑豈有所見哉元季兵爭寺燬於兵者無遺構大明洪武壬午初郡有吉祥院僧大機者始經營以復之初爲堂若干楹既又爲大雄殿弘敞壯

臘自殿而廡而門而庖湢之所鐘鼓之懸像位之列以次皆具若干年悉復其故大機勤慎而開敏又率其徒力行以遵大雄氏之教戒者故所爲有成功如此予友潛溟來屬予記其事嗚呼予之言非有能左右乎大機若蘇黃者也而大機亦不待予言左右之也獨念吾徒能服聖賢教戒就事功如大機者幾人也因論述其事以見大機能自强而有立而吾黨之士或去此而入彼者可惜也

作方外文字莫善於韓柳歐曾以其善占地步如堂上人判堂下事也眉山則濫觴多矣踵而甚之景濂爲最斟酌如斯文猶見歐曾遺範

望湖亭記

鄒元標

邇南昌二百里爲吳城鎮鎮有高阜踞江而抱諸嶼上有廟祀龍王往來禱雩者無虛日廟後有望湖亭鄱湖在前一覽無際登臨賦詩代有宗工而荒頹且久市民某等謀新之時予以司封郎赴召阻江上兀坐經堂寺某等造予請曰昔文忠孫公自僑耳歸艤舟江滸得石碁爲記茲土記至今存子里解羅二先生題咏壁間其人其文抑何郁郁敢以記累執事無使三先生獨有聲稱焉予謝不敏明年奉旨謁南來吾母太安人再過江上某等爭持名箋來吾母太安人中前請且目子浮沉之蹤與蘇何異吾鄉人惟子言是式不減二太史何讓爲予不得辭乃周廻亭下復振衣其巔曰吾今而後知西江人文之盛也夫亭下惟一市市不過二三百烟其人魚蝦爲生役者卒能誦詩書取青紫即婦女以節老者數人何都也匡廬北峙磯岸東矗西山復橫亙而諸水汪洋浮灊拍天浴日風氣闔奧入文滂渤有油然矣乃從諸長老問興廢狀中有履作熱學故者曰昔孝皇端辰以聰維時元老如謝如李如劉皆一時鴻鉅以故宇內寧謐在府不聳正德間宸濠搆兵市鎮

摧殘賴新建力起而淸之然當時烈燄徹空血腥江渚湖水幾赤矣肅皇中興底定垂四十年庚辛之季倭徐稱兵與縣官角禍及一藩臣洋洋飽所欲去市民多亡匿此湖幾爲盜藪天挺我皇仁孝肅成庶幾復見弘嘉之盛乃近年大祲赤地數千餘里村市疫死無算湖有扁舟載子女望門投嚚者矣言畢相繼以泣予目諸長老且語之云孟氏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而不能不亂者循環之數撥亂而歸之治者存乎人計所談曾不百餘年而一亂於逆再殘於賊三困於饑疫茲亭巍巍再飭長江依然貫船官艦絡繹不絕孰非人爲之哉予夜宿沙瀨聞榜人歌五方之音不同要以熙皞恬愉仰戴聖化者則一予故樂爲之記俾觀風茲土者察其安危理亂之機未雨而徹桑無使奸宄潛萌擾我父老子弟以翊贊聖化於無疆此亭巍然與雲光並我江右尚亦有厚幸哉

一亭雖小發出治亂安危多少關係前賢之不輕着筆如此

南平社學記　　徐階

南平之雲蓋里故有淫祠雜老釋氏所爲像祀之里楊生贊予毀以爲社學旣又病其卑隘即祠之左作新居焉地高而明屋敞而固師弟子講論遊息於其間者旣安且適矣予乃進其師弟子告之曰若知此屋之所由作與吾所以責於爾者乎夫業賈者必於市業農者必於野業儒者必於學此屋之作固以別爾於市拔諸野而登之儒也然而謀利者賈之爲也謀食者農之爲也謀道者儒之爲也賈不能以謀利不可爲賈農不能以謀食不可爲農儒不能以謀道其獨可爲儒乎自三代之衰外誘深而正學隱至於今日益靡然富貴之爲慕師之教其弟子曰吾將使之爲文詞取富貴焉苟有工於其藝雖甚不肖世以爲賢矣弟子之求其師曰吾文詞之未能將就彼而學焉苟有能傳其藝雖甚不肖世亦以爲賢矣師弟子之所爲胥失其本業而世又賢而助之爲業日勤叛道日甚其名曰儒其實賈與農焉已耳其居曰學其實與市焉已耳爾師爾弟子苟所爲若是則此屋之作不亦虛乎故吾有以責於爾居其室必思修其業享其名必思履其事入而孝出

而弟是弟子所以學也率之孝率之弟是師所以教也愛其親舉之以事君敬其長舉之以事上孝弟修其身而舉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之為儒也夫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吾之責於爾非有加於常惟本業之復非有出於位惟所舉之職非有遠於人惟以別於賈與農之為爾師爾弟子其知所從事也哉於是胥應曰諾楊生曰是將久而忘也請記焉鐫諸石陷置壁間楊生名清從予學儒之知謀道者也

氣體疎淡而矩度又自森然是善學南豐文字

新都縣八陣圖記

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為成都近郊則其恆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剿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為八陣咸得其要自今行師更不覆敗淺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淺入也惜乎其方鋭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虞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僰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已殆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儺賊自相乘機胠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噫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故壘遺墟獨為之愛惜不已乃其忠

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凉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愼嘗放舟至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二十四聚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淡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大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愼曰之眾象嶙然銘石藐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藐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頗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不剿襲陳言低徊感慨摹寫出武侯一段心事少陵有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三復是作尤爲耿耿

譚節婦祠堂記

烏斯道

譚婦死節久未有祠四明烏斯道涖政永新之二年爲洪武十年丁巳五月十有一日爲擇頖宮與文閣西南闢大池上建祠設主以補缺典蓋以婦死而聖人是依今祠而依乎聖人庶以安其靈焉婦姓趙氏名逸不聞古廬陵郡之永新人也生有淑質嫁同里譚氏子年廿有七至元十三年丙子江南內附越一歲丁丑宋丞相文天祥志恢復有書約女弟之壻彭震龍起兵以是歲七月十有九日兵內外合發震龍亦永新人盟同邑張櫰翁顏司理先一月起與降將江西運使鍾棨并棨之裨將蕭明合戰永新而丞相之兵不至遂敗衄北軍突入城城中大亂民咸負攜遁逃婦抱所乳子與舅姑倉卒走縣庠聖人殿庭軍羣逐至殺死人且犯人妻女不畏忌軍欲犯節婦婦罵曰吾舅姑死於汝吾保身以生且不可況辱身以覬生乎固不屈軍怒因併乳下子殺死殿庭中時有屠者避殿庭楣梁上下視婦死事爲詳遂傳聞至今逾百有餘歲而婦與子之形在殿庭土磚上鉅細畢具後有守土者弗信以沙石礲磨或假以烈火試之形影愈見嗚呼當宋季時朝廷崇[illegible]

人物皆以科第進崇爵厚祿至白首者孰不以忠烈事講之稔而責之深哉及乎版圖失守神器從焉而向之崇爵厚祿者乞降走匿不暇其肯死節者曾幾何人哉茲以一婦人能慷慨死節與同郡文文山光焰相照垂名史冊豈不重可慕耶且其生時精氣素已貫諸金石不可磨滅況死於聖人殿庭聖人之靈尤表而出之者哉若是祠而歲時祀之宜也用請於郡府轉聞於上與褒異錫號使風俗益有以勵焉祠成越十日從仕郎知吉安府永新縣事四明烏斯道撰

節烈之氣千載如新此事不朽此文亦不朽於名教大有補益

全樂齋記

方孝孺

心無媿戚慕怨而樂者樂乎天資於物而後樂者樂乎人天下之物未嘗無可樂也亦無可樂而徒資於外物則其樂也有時而窮而吾之樂有時而厭崇華侈泰妖姱珍怪之於目繁聲遠調之於耳肥堅安養之於身可以樂亦可以悲衆人樂之而君子笑之君子之所樂全其受於天者而不以人偽忝之索之極其明踐之極其誠持而行之至於久而不息則天地之運寒暑之迹萬物之情皆吾樂也豈若資於外者之淺乎彼快然適意自以爲樂者可樂之具接於前則以爲舉世之樂莫能敵及靜思而熟念之凡其所樂者皆可慚恧悔恨也庸有一息之樂哉古之聖賢窮日之力常若不及者求其固有之樂而已不以窮達動其中也不以窮達變其樂斯樂之至者乎浦陽黃君資安修潔而知義處一室布衣蔬食若無以自適而心獨樂之名其所居曰全樂而屬余以記凡人心有所樂口未必能言也况君之樂而余能言之乎然天下之道同也古今之性同也余探乎千載之上而求之舜之鼓琴顏子之簞瓢曾皙之遊咏會乎吾心者如出於吾心也况於君乎余試

與君登浦漵之高丘而望之衆卉悴者何為也感乎吾耳者何聲也瞭明爽寒行乎兩間而無氣者何氣也流而逝峙而列者孰使之然也蒼乎其退倏乎其變化者誰為之宰也君請為余言之余嘗援琴而鼓之君之樂即吾之樂也吾之樂與舜顏子曾皙之樂將有同乎無同乎人之樂乎天之樂乎君必知之矣余烏足與聞之

胸次洒然直有孔門見地而慓悍迅爽之氣足以達之擬之前賢固狂狷之亞也

蜀山書舍記

高啓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吳興以書抵予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干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朴而粗完書雖不多而足以備閱吾將於是卒業焉子幸為我記之予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弁冕之於容珩瑀之於步豆籩之於陳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於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內哉往於田入於市處於戶廷覽於山川立於宗廟朝廷遊於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後世講學之道既廢而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始各占山水之勝築廬聚書而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凡事物之理與夫羣聖賢修己治人之要實皆不出於書況安僻阻之區絕紛囂之役得一肆其力於是則其至於成就豈不反有易者哉今幼文以方壯之齒有可用之材而不急進取益務於學以求其所未至豈非有志之士哉而予也北郭之野有土東里之第有書皆先人之遺也遭時多艱茀穢於榛蕪殘壞於塵蠹悵悵焉日事奔走而

學字看得好

不知返則其荒陋宜有愧於幼文矣尚能爲是記乎然而書此而不辭者葢姑復幼文之請亦足因以自勵焉

抒寫學問之旨有經術有見地蕭疎瘦硬其氣格固自不同

鄰壁記 爲訓戒諸子姓作也

沈鯉

予甲戌八月請告歸里先君子爲予寘莊田二所其一在城北四十里而與吾鄰壤者爲諸生管渭渭死遺一孤學林猶襁抱婺某氏則遣使以田來鬻予初不知其意謂有所不贍也而渭故有常稔田二所稱饒富何爲其然已探其微意則曰予爲官彼龐然婺也墻覆歷境詎能安業不如早見幾爲愈耳予聞之愀然乃進其使者語之曰歸語而母若果爲門祚衰不能多有田則鬻其他田而留其與吾鄰壤者吾力能庇若非是則先人遺業豈可輕棄若恐吾佃者之或軼汝也則吾當束以法使不敢拾汝一遺穗惟而毋自擇婺聽予果鬻其他田數百畝以安鄰壤至今而學林亦壯而受室矣予田卒無改於舊越十有五年戊子余謝宗伯事歸田而先君久厭世吾無廬可居之則假家弟之閒宅以居凡五丈即今亦玉堂是也惟家指甚夥事多有僦居於外者鄰婺盛氏年適六旬矣且無嗣亦時以鬻居爲言予知其意亦管之意也爲引予管與鄰人之事慰止之盛至今安堵予居亦無改於舊然自鄰管氏至今垂二十年未嘗一日不稱安他也余即東拓宅西斥畝

何益即不拓不斥亦何損嗚呼昔人有躬耕畎畝恥匹夫匹婦不皆被堯舜之澤者及乎用世卒能使鰥寡孤獨皆各得所而予乃無當於用今歸在田扶此兩斃使皆無恙(此等心期真是可師可法)或稍存此意於萬分一乎抑有愧昔人多矣惟吾諸昆季子姓有曠然知足閔然以賑窮恤孤爲事而演予此意以傳無窮者是予志大行也予乃爲述意於鄉人之壁

盛德之事盛德之言存此爲萬世之宜成而居鄉者法也

瑞賢亭記

吳寬

世所謂瑞者或昭於天或發於地往往有奇驗於人載於傳記其事甚異然特一見而已至於屢見而屢驗人爭信之不以爲異而以爲常則其事益不可致詰矣宋韓魏公登進士第唱名至公太史奏五色雲見人以爲公瑞吾嘗疑其事之適然惟魏公其人足以當之故其事傳耳然亦所謂一見而已者吉邑有水曰瀟瀧自永豐歐陽以下諸水皆合於此夾以兩山奔流噴激亂石間聲如迅雷其上有淵深不可測靈物潛焉其西岸有巨石一屹立數丈俯瞰深碧狀若人負而立者父老以爲每夏秋之交石上采色爛然如虹如霞照映水面則鄉士必有擢高科者郡志載之蓋其驗久矣宋天聖間獨不驗衆方疑怪既而歐陽文忠公流寓隨州連魁三試則公固鄉士也歷元至皇朝屢見之正統壬戌若劉文介公儼天順甲申若彭侍講敎僉以狀元及第此其尤驗者也其異如此初石名不雅或易以瑞賢仍作亭其傍名瑞賢亭而里人王全璧者實董役是功畢亦久矣又考自宋以來百里之內由科第而出者得若干人悉刻其名氏以著其驗於是彭公既沒其兄

之子恭恆同登甲科皆驗於此他日來道其從父曠昔之意求記於予予爲公門下士恐辱公命久未敢復也蕃石之爲物天下多有之而世之掇高科者亦多於天下其瑞不驗於彼而獨驗於此其亦有說乎抑科第未足以當其（洗去世俗尚陋之）瑞乎（見○識論幾高）試以歐陽公言之氣節振乎頹風文章變乎陋習天下後世仰其人品以爲不可及其瑞果係於科第乎若劉彭二公先後特起平生氣節文章亦欲希乎文忠者其瑞文繫於科第乎蓋其事雖異非賢者不足以當之彼以科第云者亦淺之乎知石矣易以今名於是爲稱此鄉之士或以予言爲然其亦相與以先正爲法則瑞當見之敢刻石以俟

不沾沾以科第爲瑞而推本於文章氣節之間此是學識高處

重建覺山寺記

吳寬

由京師東走七百里有關屹然當其衝關之北大抵山也入山而行石路危峻林薄蒙密凡四十餘里始得覺山山之麓有禪寺在焉寺之建相傳自唐既興而復廢皆莫能考其歲月入國朝其廢如故虎狼得以穴其上狐豕得以室其傍而人之蹟於斯絶矣顧荒茅野榛中獨其遺址依然猶存有高僧曰悟定者杖錫來關中知其處曰甘澹泊而安岑寂者吾儕之分也是山於吾獨宜遂入居之結草以爲菴槃石以爲牀道外身世若獨有所得者未幾傍近之民皆翕然高其道化其德而持金帛以施之者家至親其金帛旣無所於用遂謀復舊規爰市美材名大匠擇日興功功未及半而定化去矣其子弟本清謂其師之志不可以不繼也乃益爲復舊之衆清爲人淳朴而無僞韻靜以有爲而人之助其費者如其師凡其門廡諸殿各有位置總若干楹寺成群峯後抱遠岫前峙勢若屏几而寺之宅其間又若人之負而憑之也寺之東北有泉出於石罅色白而味甘汲之不竭凡僧之日飲於此取給焉山爲寺而秀泉爲寺而清而人之蹟爲寺而多蓋遂爲一大叢林

矣寺未有記於是淸徒步來京師介余同年友蕭君文明求爲之曰茲寺之廢而興其歲月無亦使後人之莫能考也余不之拒夫佛法起於西域而入於中國幾於都邑而延於邊徼行之者非一日學之者非一人其勢必不能反之於彼而絶之於此矣然就彼佛言之其始亦雖潛泊之（明是斥佛卻又題覺山）甘岑寂之安以成其道也而都邑者周朝市祖社之所在臣民人神之所止佛既不欲居學佛者且不可居而其徒乃欲高其宮廣其庭以與吾人爭尋常之地於此豈非妄哉有能遠引而去像設其佛於深山大谷之間枕石飲泉以求其所謂道者而居之則彼之居既得其所而吾黨之士亦詎肯窮追而深過之哉（節節）此悟定師徒覺山寺之建所以可取而余於其寺之記所爲以不拒也寺之重建始於正統十年之十月畢於成化六年之十一月記之日爲八年之九月戊申云

似進實退似褒實貶抑揚頓挫之間極合法度

放鶴記

沈鯉

予性極好淸尤好觀物其在羽族則形質最淸者宜莫如鶴矣予極心愛之顧非家常畜者不易致爰求之僅得一偶以寘吾綠竹之軒瀟瀟交映予少有不快則扶杖往觀之飲且食有不甘則對之食飲客詣予予不能款客則指鶴謂曰盍爲若羽士匿容無不大欲至醉者予以是好鶴篤焉將偏贊於客曰美哉鶴鶴乎其衣縞其裳元其頷頎而頂朱裒然一竹林隱者也吾與若其相其死生矣與方濮適見一蜣蜋推糞丸轉輪而行逐逐不休予惡其穢也而敗予之興欲斃之亦不忍姑縱而舍之而一心惟吾鶴是好一日予遠行未歸童子飼鶴者不戒其常倒致鶴餒甚及歸入門忽視其食穢也則駭而大驚以爲吾老且眊也不能審視邪迫視之鶴也予愴焉神喪菸然如有失向對之食飲者欲咯之不出更悔其曩昔之徧贊於客者之甚無當也而耻之欲斃之不可亦縱之而去而向之推丸者則化爲元蟬矣方高棲茂樹之林吸風飲露不需乎人世一粒兩翼飄然如霧縠微渺也不染乎一塵已復見樹上粘一殼肢體備具若尸解然者不知其所化問人告予曰

此所謂蟬蛻卽翼將轉化者之所變化也予黯悔其初幸不使就斃爲歎息無已嗚呼吾向來好鵠謂其質至清也今若此已惡於轉化則謂其近穢也而今又若此物安可皮相哉予表而出之爲世之持衡者存鑒戒亦因以自儆也

寄托之言有關世道一爲晩節不終者戒一爲改過自新者勸也

答林子出書　方孝孺

某愚戇而昧於道誦聖賢之言惕惕然懼無所聞以爲庸人之歸是雖鄙夫稚子有言尚亦恍而承之況吾兄之教乎茲辱書展誦徐繹自旦至午不能貫徹大旨甚知吾兄之相待者高相重者至也今天下俗異於古朋友之義惟以過相諛譽爲知愛謬爲恭敬爲蠹禮切磨箴規之益蔑然不聞或少施之又飾詞而曲拒無古人從善如流之風此素所駭歎者今兄乃遺書獨賜誨論是以古道見處矣倘有所道而不以誡咎能不負於心乎故直明之幸無以爲僭夫人之心五性具焉其中雖寂然靜也而不能不與物接及乎旣發則七情動矣苟動而中其節如禹之聞（推論）過則喜湯武之怒而安民文王之哀煢獨孟子之爲其端（極透）懼堯舜之愛民孔子之有惡而欲仁則何不可之有惟夫七情之發爲物所蔽則或汨其本然之善故聖賢立教使人寡慾養心克己以求仁周子後出又揭而爲圖明太極本然之妙陰陽動靜之理而言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又著於通書以釋其意而必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其意以爲聖人未嘗不動

但常主於靜苟靜而無動則物而不遍矣欲人在仁義中正主靜而應於物耳非欲人强制其本心如木石然而不能應物也兄書云此心一動則人而獸是周子所謂靜而無動此木石耳心豈能然哉夫人處乎萬事萬物之間而欲與之俯仰栽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欲其不動不可得也惟仁義中正存乎中雖動猶不動耳苟此心一動不論當理與否即謂之禽獸則推之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亦靜如木石之謂乎其他衆說皆不出此兄聰明察理過人遠甚矣獨於是而未思乎殆賜爲非知以試某耳某雖不足以知道者然性命之說嘗聞諸父師矣倘以爲未當而辱教焉以明乎聖賢之旨則敢不承命

太極圖通書正蒙之理黙會身體力行過來故見得分明寫得嶄截明初宋方之學所以不失爲朱子之世嫡也

答林嘉猷書　方孝孺

昔在鄉閭嗜學之士妄見推讓挾策而遊吾門者無虛席焉尤以得吾子與鄭叔貞爲喜及以朝命來教山南士子衆多旦夕不少暇夙昔百事遺忘殆盡吾子與叔貞之容聲言笑時往來乎吾懷居二年吾子果來叔貞亦至於是彌一歲矣吾倡也而有和吾語也而有答吾疑也而或悟之吾憂也而或釋之吾喜怒之失中言行之違宜二子未嘗不有以匡我也豈特二子獲遂卒業於吾而喜哉吾所以離親去鄉食釜庾之祿於數千里之外而亦戚戚以思伈伈以慚以得吾子故也邇者私歎吾子學業之進而怪其未嘗少言己志以爲豈誘掖之不至歟今乃忽辱長書浩乎其爲辭充乎其爲氣推而求其志意所存可謂卓乎絕出者也聖賢學術不傳久矣學者卑陋不復知周公孔子之大方因陳襲腐自珍自詭少或有志斯事謹愿者篤於守而不知推乎性命之原達乎政教之統疎俊者鋭於言而不知本乎倫理之常踐乎禮義之實故顯而在位則不足以淑世約而在野則不足以淑人風俗日偷而治功難成禮樂淪壞而刑罰不措非以斯道不明故耶吾謬不

自量其無能竊獨恥之而有志焉以智識之弗弘才氣之弗負世故縻之於外而疾疢災患糾纏之於內是以年日長而業不增空名日聞而德行益乖每覽古人大賢君子蹈道立德無所可悔者未嘗不自責且深悲也嘗一念之攻乎心以爲世苟有同志者吾必求而與之偕何幸吾子之所進乃能副吾之所望乎世人不能有見於斯道者非狂則惑耳狂則足已自放而不肯務學惑則毀己自畫而不敢爲學苟去是二患學之終身而不倦以止不盈以肆烏有無聞者哉吾子之所云幾矣所以自期者是矣世俗

無以齡子之志矣然必曰必爲卿相諫官御史而後可以行志則非也以人不知已從學事師爲當然而惡其譏病且亟與之辨亦非也君子之爲學事道而已道誠得也表世式民之具在是也尊主康國之術在是也傳後立敎之本在是也世有知己者衆而授之大位斯道得行天下之高論福也而吾何加焉世無知己者委之畎畝遂雍之中斯道不獲大行天下之無福也而吾何損焉故吾身之未爲聖賢君子也是吾之所當憂而所當自望者也雖言之無傷也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古之人有言之者顏子是也

吾身之未爲公卿大夫豈吾之所當憂而自望哉雖無言可也言之則爲慕乎外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孔子固戒之矣然則吾子之以道自期者吾之所望也以位自期者非吾之所望也當孔子之時公侯卿大夫何限顏子不得升斗之祿身不得暫立乎朝吾子以顏子爲得志乎以富貴於當時者爲得志乎以吾子之篤厚明敏固已無疑乎此所以云云者殆必有激而然耶流俗之疑多生於所希見天下不識從師學道之事蓋久彼見吾子二人者束書別家陟重山泝大川涉乎蛟鼉之淵穿乎虎豹之林而從迂

拙無勢力者遊彼固不知吾子之心也宜其以吾子爲隱者也使子以從今世之顯人出政令擅權寵赫然爲人所畏服夸美者而學焉則人必無是言矣吾之跡類乎隱者而世遂謂之爲隱甚矣所從之不可不愼也雖然吾子何辯焉君子審乎在己者而已矣使吾與吾子學乎古者皆獨善自私之術而謂之隱世則彼之言當矣今吾與吾子非堯舜周孔之言弗存非修己淑人之事弗爲非推之四海而準垂之萬世而信者無以措吾思也而謂吾子爲隱其可乎其不可乎彼庸人者不知之君子必知之今之君

予未知之後之君子必有知之者而吾子奚遽鬱鬱於是乎（江河淮漢之流數千萬里而歸之海者乎）賢否本乎學而係乎己貴賤毀譽聚乎命而在乎人在己者吾修焉在人者吾聽之吾子無以鬱鬱爲也嗟夫天之生斯人其必有以處斯人使賢者生而以衆人處之不如不生賢之爲愈也天之愛民亦甚矣賢者之澤不遺於世亦久矣吾子其勉焉擴聖賢之道以善其身延之爲及物之政遠之爲傳後之書不能俱全亦可以一得吾自度無補於世幸而見遊吾門者之有成其喜豈特什百於今哉叔貞好學吾愛且望之不減吾子其以吾言爲然否也書辭皆佳餘無所容吾言特以孟子相儗之說未善不敢受而有也能更之乃可爾

看其師弟子期待之情何等高遠何等真切學者必具此器識方得爲天地間第一流人

與郭士淵論文書　方孝孺

吾郡之文闕有間矣僕行四方每見郡人詞令可觀者即喜況能文者乎是以自見吾兄心洋洋如有所得寢爲加安而食爲加旨非勉勉而然也樂善之誠天性然也繼而又承寄以林君公輔之文且教僕曰試平其可否焉僕昔聞吾兄言固知林君之賢及展而讀之熟而味之其思淵以長其辭辨以達不覺叩几三歎反復玩繹遂至夜深乖離旅寓之思爲之頓消而沉伏鬱抑之氣勃然奮起信乎斯文之可以悅人而吾郡之秀不可及也僕不才自弱金華太史公之門當世士大夫多獲見之矣凡能文有名者皆得而觀之矣至論其文而使僕喜懽無所遺恨者不數人豈僕識見鄙劣使然哉亦作者鮮臻其極故也太史公嘗與僕言（得古尚深）而以爲嗟歎蓋斯文之在人（文字之理實見）如造化之於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息長之常理乃足爲文而世之人多不能與此樂艱澀者以艱言短語爲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爲美或采摭異書怪說以爲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論以爲易曉而不知文之美初不在是也古之名世者其可觀矣以僕言

明文遠卷 四十六

之秦漢以下文率多記載講論之文耳求如古之立言者未之多有也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源陳治亂之理而可發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立言者必如經而後可而秦漢以下無有焉然而猶足以名世者其道雖未至而其言文人好其文故傳其言雖不文而於道有明焉人以其明道故亦傳二者俱至者其傳無疑也二者俱不至者其不傳亦無疑也以僕觀於今之人求其成文而可誦者且不易得況望其明道乎僕所以見吾兄與林君之文而喜者以

此也自古國家之興功崇而績偉政舉而教行天恐其或失隆也必生博特英達之士執筆而書之所望於將來者非兄與公輔輩而誰乎此非僕私於同郡而言雖太史公亦深望焉更爲謝林君加意問學以法六經爲務倘有所得即以見教僕之几當不一叩而已也

偉道理足實如是

更進以文之至者

閉處亦應

寫得緊

議論精明而起伏照應之法點滴不漏○論文大旨大概根柢濳溪其英果剛貞之氣則獨有到處

答胡懷秀才書

方孝孺

往年在浙東獲交才俊問其最善者眉山蘇太史平仲臨海葉刑部夷仲浦陽鄭楷叔度天台林右左民趙象伯欽陳叔英元采王倚修德日夕相與周旋議論倡酬往復沉潛乎天人之奧博觀乎興廢之理追琢乎行業而浸灌乎文章意氣孚洽無所覬慕體不待粱肉而肥心不待絲竹而暢十餘年來亾落者數人餘多散處他所然猶時得以書疏相講切當憂而遇笑方思而暫釋未甚於窮獨也及居山南木石之與徒猨猱之與儔心欲言而口莫與談足

欲行而物莫與娛諸生講授經義畢輒瞑目危坐或取古書緩讀徐吟間有所得無從告語惟仰觀霄漢默默悟遣郡府以朝命燕集不可拒往就末座官僚強飲以酒諢詞盈耳優戲在前未嘗爲之啓齒一笑頗自意無復追曩者之歡矣去冬之長安見唐愚士爲之欣喜又於愚士舍見足下文章益覺胸中慰悅然未知足下之渼也今乃辱惠書千餘言陳述反復筆勢流動上思古人下慨當世偉然有奇丈夫之風自入秦且三年未嘗有 人以文相貺豈意乃得之於足下乎撫卷熟覽出入懷袖數日不能舍

若重見往時諸君而接其聲容也文章於士子最爲末事然非有得於聖賢之意者不能世之學者衆矣其用志不專探索不精聞見不博攻習不久而能得聖賢之意者無有也是以吾少而好觀人文非止以其文蓋將因其文而察其所存與之共進於斯道也覽足下之文於道信有志矣然而屢稱古之文人則是所向慕猶有所偏也賈生韓退之年三十餘已卓卓然樹立信如足下之云然使斯二公者得聞聖人之道而進於曾冉之列則其賢當何如哉僕鄙陋自度不足班古人而年長來閉口不復及天下事於政教舉措得失漫不復脈而篤信六經有所爲也以之爲權衡有所疑也以之爲蓍龜惟愚不足達世之機變甘以鈍拙自守人見其如此亦多竊笑之又素伉直不耐與富貴人仰俯有勢位者或欲招致聞其不善諂屈亦往往不合欲如賈生之亟談世事固不能如韓子之汲汲於得位尤不暇也而足下乃以賈韓相擬烏可當哉然賈生之勸農文以寬大韓子之皓排異教尊孔孟竊有志焉使天或將庸斯人明斯道他日倘萬一有成未可知也而不敢望也凡人當少壯時志意才氣百倍及年益壯力益衰則沮謝隤穫有悔往歎今之心如賈之長沙韓之潮陽其英銳之姿亦少減矣聖人大賢志氣隨日以强德業與時而加故有進而無衰既老而彌明僕之得乎天者未可知已之可勉者則猶有可進之地安知果不若足下之所期哉僕今三十六固未爲衰足下少三歲使三歲之中日有所得其於道僕而出其前猶騏駃騠蒲梢而逐伏櫪之駑馬特易易耳所願者先乎道而後乎文修飭其身心而無預蘄乎聲譽則僕之所見將有大過於今者矣喜慰其可量邪比懶作書尤不敢論古人於足下有言不能默默然世俗之難言也久矣足下其勿以示人恐衆人之竊笑也

第一等見識不屑依傍時人并不肯蹈襲前人渾雄博大卓絕千古

與彭學士書

何喬新

僕居閩五年矣德薄才劣無裨聖時殊以爲愧而來書奬予太過益增慚靦八閩自沙尤之變以來民多桀驁下凌上賤犯貴相帥成風而強宗大族依憑城社暴橫尤甚蓋吾江右所無也郡縣吏寧逆上司之令而不敢逆勢家一言以爲上司不過督責勢家能陷以重罪故也凡爲政者脂韋婞婀輒得美譽再歲而遷否則怨誹紛紛或因以得罪僕不能隨俗沉浮一切繩之以法桀驁之風雖少戢已不能無謗矣然謗與譽何足恤哉僕之所慮有如此者今天下且入於弊而未知所以捄之之方此甚可慮也我朝懲前代藩鎮之弊以都司典兵布政司理民按察司執法凡軍戎調發布按二司不得專非有符驗都司亦不聽調平日所以能前郤之者恃有三尺法耳一旦有事白刃臨其身厚利誘其心三尺法焉能制愚以爲宜稍變舊制特（明事之積今在文武偏分何公早見及此哉）詔布政使按察使兼典戎政而妙選勇略素著者爲都指揮使少寬擅興之法緩急調發二司得以專之不由中制庶可以防患於未然而救尾大不掉之弊焉古之善觀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歟否歟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或曰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率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片言立破）平居之時既徇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竊謂當崇奬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共振名教於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善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舉居交屬不可信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士出焉此二者時弊之大者也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材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院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閣下試觀今日治歟否歟在廷者孰爲李綱張浚歟居方面者孰爲宗澤張所歟緩急可倚者誰歟臨難不易

節者誰歟苟此數者未有其人抱火積薪殆未足喻也乞
賜意焉

所見者大所慮者深卒之明事之壞坐此二獘惜乎有
其言而不能用也

答王秀才書　方孝孺

前辱見臨且欲僕文以觀僕嘗閔世人不務學道而喜言文故有所論述耻為人出之以吾子不憚重山鉅海來造吾廬意氣愿款非世俗輩可及特出舊作以答雅意且冀指列其疵失以相發明今乃惠書猥有所稱美而以學文之說為問僕豈能文者邪何吾子問之異也今天下雖之奇才異能之士操筆執牘自負以為文人者不可勝計吾子有問焉彼將有以告吾子不彼之即而此之求所謂學稼於工求魚於獵者也使效其所得豈足副見問之意乎

雖然世俗之文僕雖未之學若古人之文僕嘗學之矣試為吾子言其所知凡文之為用明道立政二端而已道以淑斯民政以養斯民民非養不能群居以生非教不能別於衆物故聖人者出作為禮樂教化刑罰以治之修其五倫六紀天衷人極以正之而一寓之於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心見於詩書易禮春秋之文者皆以文乎此而已舍此以為文者聖賢無之後世務為其弊始於晉宋齊梁之間盛於唐甚於宋流至於今未知其所止也唐之士最以文為法於後世者惟韓退之而退之之文言聖人之道

者舍原道無稱焉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之記無有焉舉唐人之不及退之者可知也舉後世之不及唐者又可知也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知其何說也苟以其文未粹耶則艱險之元結俳諧之李觀且在所取矣如之何其去二子也苟以其所述者王霸之道不敢列之於文人之後邪則孔子孟子固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矣安在其能尊二子也退之以知道自居而於董賈獨抑之相如獨進之則其所知者果何道乎然相如雖陋其辭賦猶皆有爲而作非虛語也近世則不然一室之微號之以美名輒從而文之覩其文紛然雜出皆古之所未聞考其辭輕俳巧薄皆古人之所未有而求者以是望於人作者以是夸於時似有所爲使相如之奴隸見之且將棄去而今之士莫知其爲非此又退之之時所無有者也僕竊悲其陋故斷自漢以下至宋取文之關乎道德政教者爲書謂之文統使學者習焉達乎此者雖工不錄近乎此者雖質不遺庶幾人人得見古人文章之正不眩惑於傀常可喜之論袪千載之積蠹爲六經之羽翼作仁義之氣掃浮華之習以自進於聖人俾世俗易心改目以勉其遠且大者窮居少暇未有所成吾子誠有志乎古人之文則願無溺於世俗勿爲一時毀譽所變勿以道德爲虛器勿以政教爲空言則文可得而學矣不然則世之能文者孰不可問僕之昧昧豈足副所求邪

貶抑過當

論文字大有發明然貶駁退之頗似太過蓋退之雖從文見道其識力議論根柢六經終非俗儒所易及也

取文當取其有關乎道德政教者此論不朽一切俳優瑣屑之作無補世教何足以汚簡墨哉

明文遠卷

與友人論井田書

方孝孺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地已久見今國家法立令行實足以乘勢有爲舉而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才亦嘗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爲是夸談也然每患有志者寡無與論講明之者始見吾子行淳貌古心獨慕焉以爲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異於流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横爲異辭以非之謂不可行於今此流俗人之常言僕耳聽之而幾瞶者也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於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掬而飲歃血而啗毛衣皮而寢革爲巢爲窟以相居拊手鼓腹以爲樂此其不得已也固不若後世宮室鐘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矩方禮義之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親洽過於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曷爲而不可行哉人又言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虐人民稀少故田可均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

井田雖未行而人皆樂業其綸已見矣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盈城野民何爲而少哉今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平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子乃援王莽嘗行證之以爲不可益謬矣且王莽之亂非爲井田也欺漢家之老母而奪其璽稱制於海內海內之人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莽不行井田海內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又謂漢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世可行也而時無其人導之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徵之流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流俗之謂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絶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强欲埋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畫而井之甚易爲力也東海有魚曰鯤身如丘山動則雷震遊則濤湧穉井之蛙未嘗識也伸其股而自詫曰東海寧大於井乎鯤魚之大孰若吾股乎今未知天下之故而

曰井田不可行者是猶井之蛙之類也臣僕鄙陋之意以為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虛語也（○大○道○理○有○見○）仁義之行貴人（○精○）得其所今富貴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有取於富家者則小民已代之輸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為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為亂哉以此論井田疎矣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閒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絕乎耳苟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苦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將終身為南畝之民何暇反乎僕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而炊也決不得食矣夫不以釜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不以井田為治士大夫安之豈智顧不如愚婦哉抑習俗之移人也世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為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為辯性頗質又不喜為媚故直以故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則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於心當以見教僕尚能終其說不宣

必欲行井田於後世殆難言之而其議論正大自足不朽○逐段剖析見得明折得倒

明文遠卷

答閔鄉葉教諭書

方孝孺

郡守王公至辱示以劉翰林黃伯生所爲詩集序且俾有述焉物之美者無所待於外有待於外者皆持不足之心者也照乘之珠盈尺之璧不幸而措諸泥塗瓦礫之中其光氣之晶瑩朗潔者固在及識者得而有之雖棲之於故篋襲之以敗絮連數十城之價自若也若夫藉之以良錦韜之以文匭盡飾乎其外而彰其美以示人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矣執事之詩僕雖未獲見而伏讀之然因二君子之言而求之蓋可以無待於外者也苟無待於外雖二君之言已爲過而況復有待於無能之辭乎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之累亦不爲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賢士聞人之爲序猶不能有益於經況今之爲序者能有益於執事之詩哉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者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惜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楊雄之儔又直

自述己意以抒其奇偉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於其既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人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序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援援於世俗之求哉且僕少而不專於學長而奔走於虛譽無暇以學及今粗聞先聖人之道而欲從事焉其所學既不在乎文而於文復厭棄不省故陋於文者舉世莫僕若也加之闇昧庸劣無適時之資掛名庠序食斗祿以活養妻子言不足取信於天下執事過聽而求之何爲計之疏也雖然今之儒衣冠者不爲乏人以文辭自任者亦列於周秦之疆不彼之求而於拙訥無勢者有望焉執事之心殆非偶然者僕雖不能言烏敢卒愛於吾言乎哉第執事之詩足以自信而僕又未之見且劉黃既序之矣是以未能奉命倘未即見絕或以草木相示使得窺賦咏之大端庶幾可發舒所欲言嘗猶故篋敗絮以藉重寶而增榮則區區之願也太守志行

甚美可爲湖學薦紳賀勵患眼無聊不能一一
真識真力一字不從蹈襲中來而抑揚擒縱之法俱備

與孔元夫書　　胡翰

僕自去年入金陵因得拜閣下於公署之側有以見閣下之用心與古之君子相似僕鄙人耳何足以知君子竊於易而得之焉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陽剛而陰柔陽舒而陰慘其氣相反其在人也似之嘗以是博求天下之士其人正大剛明者也公平易直者也則其爲君子必矣其人深險柔佞者也回邪狡戾者也則其爲小人也必矣陰陽之類也故小人難知而君子易見閣下在省爲端人按部爲賢使者其謀猷言旨經緯猷爲所以簡在帷幄措之中外者僕固不能悉聞之悉見之則謂之不知閣下可也今遽以古君子爲言者豈苟相慕悅哉閣下見人不修邊幅摧黜陟之柄下視諸生猶故等夷與人言不存形迹曰是而是耳曰非而非耳開心見誠譬之青天白日雖庸人豎子皆以爲磊落明白則僕之與閣下有不待悉聞悉見而知其用心者蓋以此也以閣下之剛明正大公平易直有古君子之風則凡有懷而不能喻有誠而不能達若又安得自隱於左右僕委巷之人也非有高蹈遠引之意以偃蹇傲俗又非有良田廣宅優游卒歲以自足而背僊問學

（以君子待孔公）（論揚有體不爲過情之譽）（入手委婉）

豈不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耶顧惟孱弱多病
中年屢更憂患願頷發一癰疽潰血數斗卧而呻吟者數
月親友不忍其即死力拯之始愈少延視息已近廢人口
輔偏哆齒牙搖落幾欲墮盡故出言蹇澀麥食久乃下咽
如是者十餘年矣比罹兵火竄身山谷憂懼迫於內淫邪
襲於外自腰至髀遂成重腿倉卒弗治馴至足疾幸其不
發則周旋進退接武少壯問若無異然或發而不測則痛
楚通夕莫識有生之樂如是者又數年矣平生迂拙百事
墮人後今五十有九矣形影相顧子女無一息慰左右先

世敝廬焚蕩不存薄田歲入奉租稅不暇自治每上先人
墳墓則痛心疾首不知涕泣之所從閣下視僕如此以爲
（說○得○妙○楚○）
於世何如也往歲朝廷急於求才過聽人言移文見徵有
司敦迫就道及至金陵入覲主上退謁今相國李公於中
書一省之屬見之始知僕誠罷疾人也留省署兩月察其
學與才益又知其迂闊不及事者也遂以學校之職授之
特不欲以儒見棄耳承乏既久虛縻廩食無補名教時取
故書讀之目眵視短未能終卷即已遺忘將叙次一二文
（前非好學如此）
字擬諸作者而酬答累之亦莫能就學業惰弛莫此爲甚

今年士人家見錄至公文任官及賢良人才癈疾老病者
咨其乞身不覺喜形於色及聞閣下持節再涖東浙則又
（而）（折頗非）
益喜度其陳列自明有投策之日矣今乃有非所料者一
旦欲以不肖之名舉而進之夫亦過聽人言不採其執獨
衰病有大不可者乎此雖得之傳聞萬有一焉則僕之身
與家將俱廢矣恐累閣下知人之明且今賢才輩出慷慨
倜儻之士一切出其所長馳就功名豈少如僕者乎幸察
（又以○若○子○自○處○）
其縷縷之心非有險詖徂詐如世所謂小人者則亦可哀
之甚也韓子云天地鬼神實之在上臨之在旁僕豈欺閣

明文遠卷

下者哉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閣下爲時求才宜亦爲時保
（結○得○有○地○步○）
養人才可也夫幼而學壯而行老而休者士之常也

子長報任安書柳州寄許孟容書擅名千古惟情至也
稱心而出婉轉凄其風骨不在二公之下

上侯城先生書

王紳

向者不揣愚惑輒獻瞽言於左右蓋祈執事立言著書以振天下之聾盲情激於中不覺覼縷執事以為然耶談笑納之俾副其望可也以為非也訶叱而麾斥之不為過也今既不遂其請顧乃賜答以千數百言若有所論辨者尤見執事之德之弘不以言之不善而遺之獨固守其撝謙而不變且又道之使盡其言者是豈紳之所敢望哉然而有不可已於言者故不得不終其說也執事微揚雄王通之徒未明道而著書為無益於世遂欲躬顏淵黃憲之行俾默默無片簡之可傳而後已是猶懲人之病風而惡出畏人之溺水而却游何其矯之太深而過情也哉且天之生聖人也豈特獨厚其身耶亦將用其有餘以備其不足爾觀乎堯舜禹皐陶益之典謨湯高宗武成康伊傅周召之訓誥若孔子之所以刪述曾子思孟之所以繼繩其大要皆所以成己而成物也以是聖人雖不世出而斯道不終泯者以有斯文之足徵也今執事又謂斯道進世大備剖析刮磨其已明白縱著書不能加於孔孟故辭讓不為尤不可也且所謂成己成物之道六經已具載矣孔子無言可也而猶不忘於弟子之問答孔子大聖也其言該博無遺宜若無以加矣而曾子猶用心於大學子思親承曾子之授且聖人之澤未遠可以忘言矣亦汲汲於中庸孟子時異端雖起苟舉聖人之說而闢之亦可矣乃反覆乎七篇之言至周元公道絕千數百載文獻昭昭尚在也亦必以心得之妙筆而為書其後若二程子若張子若朱子若呂子輩莫不各以著書為事其餘紛然作者不暇論彼諸聖賢者豈不知天下之道一揆也聖賢之至不可等也然且偲偲焉若此者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至人之心也今執事言行皆取則於賢哲顧獨於斯而避之此紳之所未曉也且執事之所以修於已者美矣而士之所以望於執事者亦至矣正宜（是餘波亦是照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拳拳夜以繼日而圖副人之望尚何暇恬居安處而俯與紳論辨去取乎哉惟執事深思而無忽

兩層議論博大昌明立言之不可已也如是

答戴岳書

黄省曾

吾姑婿定遠公之卒也數年矣吾子不以省曾爲陋而銘書之曠於數年者一旦而諉之於僕僕固非其人也敢不執筆以報吾子之盛心然竊觀今之世自王公而下其濡惡滔天孱細屠販之輩不爲少矣其死莫不有銘其銘莫不稱述其善蓋濡惡滔天孱細屠販之家其藏篋嘗物而不匱不過少爲金帛之捐而稱爲達官通儒者乃甘心俯於今爲甚氣贊贊揚揚而不已此無他天下人心同趨於利而善惡不明故也子試觀於今之人家孰無銘銘孰無善是何堯舜之世尚有凶人而茲時何時乃比屋而可封也大人習之而不以爲非君子安之而不以爲陋朝廷縱之而不以爲禁所以齷齪之臣悖逆之子無良之婦皆不妨乎令名而死而春秋不可復作矣愚嘗痛以爲恥誓不爲此文以陷於諛墓之譏今子乃欲予以銘予之先人葭莩親誼固不可辭但當實錄吾子先人之行瑕瑜具存勿誇虛欺誕明白而告予也然後爲子書之精神而貌庶幾不失其故而吾子先人之心亦得無愧於泉下矣子其圖之予其圖之開國勳伐併行略詳來其無忽省曾白

諛墓之譏昌黎尚且不免况後世乎此文亦今日之晨鐘暮鼓執筆者當泚然汗下也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渾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參閱

書

謝太史公書

方孝孺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拔後輩爲職雖樗朴不才如某者亦收之於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敎之以言引譽過侈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頸西眺慼然懷戀不能自強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修己經世之大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怪駭獨執事見之以爲當然咨賞歎息喜溢顏面而某所以忘其卑賤旅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若庸衆人之間悶悶然無與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事於義則師也知己也於恩則拔之於庸人之中而感之也某宜何

如甚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某也蓋憫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蓋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敍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為輯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為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以其祖祔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康誨舉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為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與事人雖有聽者亦未并志一力以冀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潛者昭章既窮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己於後俛倖苟得之徒知公義之所存用為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事實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從報此二端皆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為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況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恆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遇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某奚敢讓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為過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人省事者少淳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楊子雲容貌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況淺闇小子見誚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殆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為來今準下次猶當著一書據所蘊蓄補葺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細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者亦在此況背忽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夫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多臥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

之冠揖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狺狺不已此非有他也見
所未嘗見心誠怪之而然三代被服豈顧狺狺者之愛惡
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遇有時豈務流俗
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
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怪君子之爲貴乎待於
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
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楊子雲頗
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雲謂後世有楊子雲必好已書其
心雖不求合當世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爲

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恥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
之知而著書則狹矣某竊有見乎古人處已之大方自待
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與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評論之不
可評辭讓而已見嗟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毋年
雖高而康強飲啖如六七十人侍奉祖適諸父諸兄足事
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而言
不可得恃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

傾吐知己之前不覺亹亹而希直卓絕千古之志與大
憲公師弟子期待之情一一見於言表○沉雄博大

與蘇先生書　方孝孺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
軼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閩中不知
歸期何時而某臥病山中無由遐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
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
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
弗闡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
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
其次如楊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

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於
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
臣皆其弟子議者謂多誕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
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常
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
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夫地之大日月之
明無所賚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
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
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

侗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後裔之國，而誦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先己占地步）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故，卒之與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爲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說得關係）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又開）士之蒙誣受誹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歎受戮，近則程叔子有食蘋之誚，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污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究

於朝，殁不得返葬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於後世者，賴有明人端士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悱惻淋漓）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開）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當官太史，而以論譔之作爲己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又進一層）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己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

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鄙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而竄逐之至，若返其鄉，㳂於江壖，端坐而逝。此其身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己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抑揚）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有力）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

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聲，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濶，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騁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爲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來，竊自推斥，向時之可以覘者盡矣。今時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

又說到自己身上

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汚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激昂磊落意到筆隨先生篤於師友之義如此

答林公輔書

方孝孺

僕自京師歸潛伏輿密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瘧彌年氣力疲憊未嘗妄出戶限又素懶作書疏由是生平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濶瑱上人及同姓九成回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棄官代父罪役旋即蒙恩復其章綬行益修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復知聖賢成己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寵騰陳言記成說則今以爲知經摭拾竄補稍旁句讀則自負以爲能文風俗既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愚騃無似亦欲掃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於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强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爲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於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議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爲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死伯欽之官北方足下之京師廷璧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倀倀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

愈乖，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尚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制於人而不得為者，吾莫如之何；由乎我而人莫之制者，勉而終業。（為學者增）（長志氣）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益於後來。（原本昌黎）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於足下者，夫豈薄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之帶流，可謂特出而有餘矣。然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為諂妄小生所戲。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千古學者通病，發得痛切）使日有人攻擊吾之過闕，寧不早有所聞，而迷惜至此哉？前時好作文字，諂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詆，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況不及萬萬哉？（何等胸次）近來絕不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也，抑有以也？今年常里長適值海濱策坡之殺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復悲瘡瘍，殊無意思。與足下言者滿膺，臨紙都忘，却僅發一二。聞周君、顧君皆來，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蓋，以立事功。有暇時常書以警發固

陋。不宣。

其識力議論，真有空前絕後之概，茲茲宇宙，誰復具此等胸次者。

答許廷愼書

方孝孺

往在京師士人從家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璧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爲奇才至説足下輒弛然自愧以爲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王修德所得所錄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寫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途所行千餘里恒往來於懷及到此獲歲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苟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厚至是邪斯文世以爲細事然最似爲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爲所記憶時時迫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絕不可曉豈其可重者果在此邪不然何獨忌此而悅彼邪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爲所困當危憂兢悚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爲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嚴駸焉欲抉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爲斯文喜然竊以爲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爲無窮之幸而悅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爲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徵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大不凡也僕侍祖母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今古皆然）（憤激至此）

一時耶爾不平之鳴遂成千古至論嗟乎文人之見阨於天者多矣其果靳之耶抑所重有在造物不以彼易此耶吾欲搔首問之

答憲長周友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　張居正

辱華翰佇布之惠深荷雅情且諗憲從節駐寧州因以彈壓奸宄撫綏善良甚休甚休蓋聞聖王殺以止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爲仁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於爲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慊而自不爲非者惟夔由曾史爲然今不因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奸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夔由曾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也臯陶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威之况其餘乎異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剚刃於上以毒其讐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不然明天子振提綱維於上而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必行奸無所赦（是此老○綜核之學）論者乃不惟堯舜之所以致理者而獨用懦者姑息之說衰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無乃違明詔而詭國法乎執事當弭盜之任而華翰所云又似不徇俗以爲是非者故敢略陳區區惟高明裁擇焉

姑息養奸此病不可不去此老雖祖述申韓之學然其胸中實有把握擒縱在我固未可容易看也

辭建亭　　張居正

承示欲爲不穀作三詔亭以彰天眷垂有永意甚厚但數年以來建坊營作捐上儲勞鄉民日夜念之寢食弗寧今幸諸務已就庶幾疲民少得休息乃無端又興此大役是重困鄉人益吾不德也（其言長○有利○）且古之所稱不朽者三若夫恩寵之隆閥閱之盛乃流俗之所豔非不朽之大業也吾平生學在師心不蘄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卽萬世（胸中）之是非亦所弗計也況欲奢恩席寵以誇耀流俗乎張文忠近時所稱賢相然其聲施於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後顯也不穀雖不德然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有知我者則所爲不朽固自有在豈藉建亭而後傳乎露臺百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產漢帝猶且惜之況千金百家之產乎當此歲飢民貧之時計一金可活一人千金當活千人矣何爲舉百家之產千人之命棄之道傍爲官使往來游憩之所乎且盛衰榮瘁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傷○見○得○到）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於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鋪前一接官亭耳烏覩所謂三詔者乎此舉比之建坊表宅尤爲無益已寄書敬道兒達意府官卽撤已行工作已興亦必罷之萬望俯諒

雄襟卓識度越恒流然不免怙勢作威身歿未幾爲世大戮其故何也

又答王仲縉書　一　方孝孺

僕資質不敏明聞道日淺行已之篤不逮古人是以年益加而智愈昏名益有聞而心益爲之欿然日汨汨與世伍諳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者幾希每念昔之聖賢道德言行之懿未嘗不内咎而深自慚也足下在友朋中最爲相知且相與最久不思有以正其闕失納之於寡過之地顧以書譽其所未至而強其所未能豈僕之所望哉夫古之著書者非好爲辭而然也非慕乎名而然也蓋以已之所有無由淑乎人天之畀以與我者懼其至我而絕也故從而筆之於書而公之於天下如子思孟子周元公之流其智誠足以知乎道其才誠足以周乎用其發之於言誠足以啓昧幽而垂矩則且不戾其所爲也是以學者傳而信之如龜策恃而賴之如稻粱尊而仰之如日月苟爲名而已爾夸其辭而已爾如楊子雲王仲淹之所述而已爾於道無明也於事無補也揆之於其躬文不能無憾也則亦奚以爲哉僕上之未能學子思孟子之萬一至於楊王之所爲心又不敢以爲可也居則默默以思兢兢以行勉勉焉期不畔乎道而冀其有成使吾學果能成其身乎則雖

不著書其所得者固在使學焉而無以自立於天下縱琢刻其辭其將孰信之僕之不易於言者鄙陋之志殆有在足下未宜以韓退之之事責我也夫退之之重著書有不自滿假之美焉未可深過其過在未聞道而言行未能無可議耳於道有得焉至和充乎中至順達乎外其音聲中乎律其周旋中乎禮其取舍好惡是非進退中乎義即之者邪慝消望之者鄙吝祛聞其風者相率而化於善爾千載而如尚存若斯人者何待著書而後有益於人哉故顏子黙然處陋巷而聖人予之爲大賢肯其後若漢之[illegible]言論之存者無片簡焉當時莫不自以爲弗及至於讀其傳者猶恍然想見其爲人與憲生相先後之士有爲昌言著矣有爲政論者矣有爲論衡者矣如足下所稱著書三數公其有益於後世者或有之而其人之賢否視憲何如哉僕少不自量亦喜有所著年長以來竊見聖賢之垣墻內顧彌覺不足非惟不喜爲亦有所不暇爲矣每見好名者不度智之不任德之不類而亟爲言言往往畔於道輒爲之汗下果使聖人之道世無知者必待吾言而後明猶當審其醇疵而後出之況斯道自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其

已明白所患者信而行之者寡耳今世有賢者作當以躬行爲先一反澆陋之習以表正海內庶幾有所益豈宜復搢以浮辭而長其虛薄邪足下謂僕所接見者少不能副遐阬僻壤之望因欲著書以化之夫以化當世爲職者賢士仁人事也僕也烏敢當且賢者能化從己者不能化違己者仁人能使善者勸不能使惡者變故孔子至仁也而化不行於陽虎武叔孟子大賢也而藏倉賤之王驩怨之淳于髡輕之彼一聖一賢且有所不及而況纖微脆弱者顧求一世而盡化之以口之不給而欲假書以傳僕雖騃其爲計不宜若是疏也且萬世之所共尊而師其言者惟孔孟爲然今閭巷庸人讀孔孟之書猶不知其可用或以爲戲笑之資僕縱著書其能加於孔孟乎孔孟不可加其能庶幾孔孟乎道德如孔孟不能必世俗之信而僕乃欲著其荒言以化世俗不待智者而識其難足下不宜以之相勉也然足下之心豈有他哉乃愛僕之深處我之厚而不知非其任耳雖然僕非無志於道者學道而未至者也學未至則悔吝不能無過眚不能免必賴朋友以相成吾今而後所望以成己者舍足下而誰倘肯求所聞時以告我則足下所云化今傳後者其將有在矣願少緩之無以著書爲勸

此一節尤折得到

文益轉

言益切實

昌言偉論日月不刊一篇理學文字

答郭慶守書　　劉楚

僕聞之古之所謂知己者惟管子鮑叔而已矣夫管子之所爲舉朝之人不之知舉朝之人不之知之而惟鮑叔知之非惟舉朝之人不之知之雖舉齊國之人亦不之知之則當時之知管仲者何少而不知管仲者何多也夫共賈而分利自多非誠貪乎謀事而窮困非誠愚乎三戰而三走非誠怯乎此人之知管仲者也然而爲貧也爲時也爲有老母也非鮑叔其孰能知之哉管仲既未嘗自言所以然鮑叔獨探其情而言之在當時之人其不以鮑叔爲佞而阿附於仲者鮮矣及其後策魚鹽之利修農工之政而國無不富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而謀無不得也進兵楚陘仗義執言而勇無不勝也然後鮑叔之言爲正而有信而管仲卒爲齊霸功臣使非鮑叔有以知之則管仲没於貧敗於不利而喪於怯也久矣豈復能少見一日之長於後來也哉○借○耕故古人之知己必論其遠者大者類如此○集○發○新○思○有○其○用○意今則不然棄置大端習猊細娛雎盱澳忍互相推上以同其好者爲知己其不同者非之其異乎古之知己矣況足下所以稱道而歎惋於僕者固又非古人之所先急者哉夫書以記姓名詩以咏情性文以道古今凡具手口習偷翰而稱知義理者孰不能爲亦孰不能言也而各有其道焉其道固未嘗不同而亦焉能以盡同哉譬如人之面焉其橫目豎鼻皆然也其笑語食飲亦皆然也今不取其同然者乃遽欲以己之肥而廢彼之瘠又欲以己之黔而譏夫人之皙也不亦難哉此不足較也在我固不當以彼之毀譽爲憂喜矣況又欲因之以重足下之憤怒哉昔人有飲而醉於室者行道之人過而見之以爲己之醒也群聚而罵之其受罵者弗覺也而傍聞者怒焉亦何以異於此哉其荷足下愛助之至僕非敢以此少足下也誠懼足下好善嫉惡之心過重或反爲其所動而不能以堅所守也故敢以言焉抑君子知己之辱將有大於是者又不直若管仲之於財之於謀之於戰而已也自今以往其進退可否則誠有望於足下矣足下其將爲鮑叔乎楚也敢不知所勉哉足下明敏周慎早得明師又善與人交其學日進如草木萌拆之滋長而人莫之覺也其德日修如江河波瀾之方漲而人莫之知也乃猶慊慊然以四十未聞道而見惡於人爲可愧可感且又欲以僕爲師法此不自滿足而過爲謙抑以推夫人

者也豈楚之所能當哉僕今年四十有九矣而行不見信於人學無成於己徒有以來讒謗之口若足下所云云者其感與愧又豈不浮於足下哉抑聞之文中子云止謗莫○格○言○如自修又曰何以止謗曰勿辨此古人處己之成法也既○不○朽○以自勉仍不敢辨惟足下其少安而圖之若所喻高文則不及見恐不曾將來尚與終示也

當時必有以文字譏劉公而郭公代爲之怒致書於劉故劉公答之如此○余嘗謂知人隻眼千古止一鮑叔至今未有堪僉駕者蕭何於韓信不能始終覉無知於陳平其所知亦淺外此益不足言矣眼前議論却自寫得生新世路風波須似此立定脚跟始得

與王修德書

方孝孺

在金華時日接當世名人說論亟見所未見悟所未知孳孳日求以達之苟快然有得著於文辭美惡可否輒有能辨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寓數年不肉而肥姿狀情態自覺大異於衆人蓋非爲悅名譽而言然也自違離獨處困伏無人之境所與往來者皆閭里同輩僕口時有所云彼尚未盡通解況著之於書不惑且笑則幸矣何能有所發明哉每自歎閔恐遂委頓不復振奮懲創以爲成人之歸日讀古書數卷瞑目深念搔首循舍獨行心憶古聖賢君子道術功業之盛愧交於心若無所容其躬流俗不察猥見引譽以爲有文學知古今諛言盈耳夸辭滿篋彼之意望於僕則厚矣其如古人何哉若此者以爲知固不可以爲相愛尤不可也足下識高而學古託知之日久不宜泛比衆人苟爲稱說而已近兩辱書皆未聞箴戒攻規之益而惟復相推奬若眞見可敬畏者當今天下學者雖不多然如僕之陋怯曾何足數而足下亟稱之何足下取於○大○見○識○僕之微也學者之患莫甚於自小其天自小其天者爲小人昔於其所爲者爲大人天與我者若是乎其大也一帝

三王以是爲君伊尹周公以是爲臣孔子孟軻以是而立德垂訓於萬世而吾乃以是而爲末技淺智之資上無以贊聖賢之休光下無以輔民庶於治平小其天也亦甚矣不亦深可悲乎僕雖愚不才其所汲汲於旦暮而不敢息者亦欲全其所受於天者舉而措之於用非止若今之所能而已也足下不責我以所未至而妄推我是棄我以爲不足進於道豈相知與相愛之心哉然世之欲效忠者常（後半幅專發明）恐人之拒而不納非惟君臣朋友亦然僕自度非拒人者（此意）常竊怪韓子以斯道自任而不能受善言張籍二書之所

譏可謂直矣而反覆救護自謂無害於道好無實之談而罪張籍爲同洛而譏裸裎夫昔雖同洛而今能譏之則是已悟昔日之非而善改過者也其言可用吾知用其言而已何必追校其昔日爲此而不聽乎韓子好論道而未足以知道者以其過於自信而昧於從善也夫韓子之賢千載不能數人從善不果猶能累於德況不若韓子者其可不取諸人乎以僕才質固不敢妄論韓子然聽言樂善則自謂過之足下幸察焉得僕之闕則以告我使由是而獲聞君子之道相與詠歌質難樂所得於空閑寂寞之區豈

非天下之一快哉

大開眼孔必欲以千古自命視世間專己自足之徒眞螻蟻耳

復鄭好義書

方孝孺

惡嘗以先府君學行不傳爲僕責吾兄辭業不修爲僕罪始而恐既而惑已而思之斯二事也固有任其過者而非非陋無狀所敢任也夫古之君子於親之存既竭其志力以爲養逝思其姓名德烈不昭於天下於是修身飭行務自樹立以顯揚之善稱於時功及於人使人推其所本而歸德於其親曰夫人之所立其父之教也而其親之名因傳若孔子孟子於古昔聖賢遺佚賢述之者衆矣而未嘗一言及其親夫孔孟豈不愛其親哉知夫己之所立者大親之德不待言而顯也已可以言之而且不言況肯以人之言爲重乎若夫以人言而傳者自漢魏以來銘墓者始然其初也作於門生故吏故其事爲可信其後門生故吏不敢自作則請於世之聞人其文苟傳則其事亦因以不忘僕於先公不幸弗獲同時執几杖在門生之列學業固陋又不能與世之聞人者齒而古君子之所務以爲親名者吾兄之所知也今不以自責而責之僕無乃非其任也乎且僕求於吾兄者古人之學也古人之條教具存其事始於通萬物之理而終於盡性知命始於正身及家而終於仁民育物由少至老而不以爲遠由中人至聖賢而不以爲誣有未至焉自訟於心有未講焉資益於友未嘗敢乖本末之敍而施怨於人也今吾兄所圖以顯親者不以道而曰以辭所引以爲未至而歸罪於僕者亦不以道而曰辭如果以美其辭而已則亦奚取於學而僕焉敢於是罪哉雖然僕交於吾兄幾何年而吾兄之期於我者辭也取益於我者辭也則僕之爲罪可知矣嗟夫僕少之時妄自許與謂聖賢之道爲可速成學不得其術企而望之茫然無所歸行乎衆人之塗倀倀乎其自悲先人之殁天下未有所聞每一念之君不欲生於世是心也其與吾兄有異乎夫內不足光昭其先人而翻其言可以取重於後世人皆知其不能也吾兄何辱命焉雖然繼自今不敢不勉吾兄其益懋乎古人之學相與講其是非而惟道之趨則僕之獲罪於吾兄者尚可贖於他日而吾二人先德之傳其必有在矣幸安之無遽不宜

（此等議）（孔是行功名致與天地同不朽）（取而言理如後不樹人道後）（如許特折）（以來有氣力）

圖不朽先人要在能自樹立挑燈讀之不覺涕淚之涔涔下也爲仁人孝子爲聖賢豪傑俱當莊誦此文

又與王修德書　方孝孺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旨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某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揄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勸於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蓋衆古閭師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冀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

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文之辭亦恐其卒歸於泯墜而况耆舊淪喪之餘問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冀乎是以嘗爲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孝友篤行之人既各爲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爲宦達既非所以侔之但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爲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爲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

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亾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於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絕無所傳間往時紀土風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從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與處顯位立名績於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斯一間於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蟜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

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覩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眞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子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

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詞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根柢聖門公所以）寖多絶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絶之而以顔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成就學卓者在此）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闕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若死甕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爲大深可懼也吾見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顔柳不知吾人著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贍爲阿軾欲毁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句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辨駁不自愧恥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略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欲其專意爲文辭嘗痛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民瞻來其爲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如蹲鴟黃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笑

其議論真剜膚見髓爲千古開生面及說到屏絶文字以顔曾治心之學爲主則又刊華就實潦盡潭清公所以忠義激烈紹程朱正學之傳根柢在此

與張吳縣書　皇甫濂

某無似韜跡山壑未嘗輕詣有司昨還自京師企仰芳猷乃一通謁繼辱枉顧不以鑿坏之節用失傾葢之歡邇者伏聞道體違和偃卧齋閤吳民負持槁禾無所控訴憔悴顛頓哀號道路公不強起何以慰之况今歲之旱異於往時赤魃爲災熒惑見象紅光夜燭飈風晝號鑠石流金忽歷三月河乾不激井泥無禽七十老人目所未覩竊念公自下車刋除苛法布以仁恩照了庶情澤濡萬物道化大行民心允洽災祥不時其故何耶昔夏桀之虐禍延有商劉英之寃憂在楚相天之積沴既久而民之怨毒已深矣然猶幸其及公之身而降之是天之不即棄民於死亾也何也公之德在民心民之所與天必享之人之所歸神必聽之公能強起而爲民請禱又何感之不通而何請之不得也大雩之說有爲神農之書者備言之矣祭以穀梁之著論仲舒之已行恐無不驗也吳有白龍之神載在祀典凡祭守令必親至其祠役乃追攝以往至用吏胥不已褻乎王濟南時旱甚躬往請之見其祠宇傾圮祝曰雨降而新之旋車而龍見入郛而雨沛濟南擢去祠猶昔也人則不信於神何在胡可泉下車適旱令有司畧倣神農之法爲龍形祠而呼之躬率吏民徒步壇社一時戶設几筵置水甕蜥兒童幡幢燈香歌呼踴溢應時而雨比之隨車今一府守而不能斷吏則不慮於神何在某又聞郡守有閔雨之誠按公講救災之政某妄意今日所急莫大於釋繫緩刑次之蠲逋次之弛禁次之勸分次之防盜次之六者皆舉庶乎其能鎮撫之矣葢吳自南畈公爲郡訟牒紛積兩造攝至扶而內之踰時歷歲不復訊鞫囹圄之中縲絏成群府治之前桎梏如市氣鬱而不泄反延而不已京房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南畈雖去其弊猶在故曰莫大於釋繫理官持法不平怙狥上意以爲輕重故誠僞不得出入任心非辜而服上刑不道而獲平反者有之矣邇乃赤日之下執內而刑之雖罪在不赦亦足上干天和傳曰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而常暘者非耶故曰緩刑次之往令催科無狀遺逋積負十有餘年肅齋在郡究覈所負一切括算籍發司徒爲害莫甚一旦徵之民力竭矣値茲災沴朝夕不給何暇治桔槔哉怨讟之氣發於謳謠所謂蜩螗沸羹虛譁積亂失在過差者也故曰蠲逋次之見

原缺

與王待制書　　　徐一夔

前年冬執事自漳州被召纂修元史去年二月道過錢塘時僕亦自天台裹事而還天遂良覯嗣後於候潮門僅僅往來之地握手道閒濶外執事以使者催促之亟僕亦不得從容聽教不勝怏怏分手之後僕以連歲奔播之餘生事寥落且有寒溼脚疾之苦遠適海隅覓一館穀之地聊用養痾旋聞文旆至京擢居次對之職與金華宋公同領總裁之命歆豔歆豔今上甫革元命即取十四帝一百六十三年之事修成一代不刊之書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者於今見之甚盛典也而執事拔自常調用稱其材然亦不可不謂之千載一遇去冬有一人來自京云置局以來未滿一歲自元太祖至寧宗一十三朝一百三十七年之事恐已本據實錄修成上進局中秉筆之士或已授官或已還山去矣獨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以無實錄可據分遣使者搜訪故都圖籍列郡文移有關於三十六年之政體者俱收並錄以備採擇足成一代之書適者縣吏踵門傳致浙省官僚之命云朝廷以史事見徵蓋以此也且云執事以僕爲善叙事薦之當路夫爲總裁薦人以預纂修此固其職向者道語之時執事不以僕爲不材已欲引而置之纂修之列僕固嘗數露情實以辭之矣今執事又何爲而有意於區區不材且病之人也竊嘗思之近世之論史者以爲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日曆日曆之設雖曰權倖用事姑以是爲創業之具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之遺法而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如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予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啟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於政體者必隨日以錄此日曆之所以不可忽也然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攷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公所以猶慮日曆或至遺失奏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慎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

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也僕之所陳西執事之所熟知有不待於贅說者而僕自有知頗識元朝制度文為務從簡便且聞史事尤甚疏畧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尚幸天曆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大典為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於天曆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預於其修之士凡若干人餘人雖不盡識如胡仲由閻中立趙伯友趙子常徐大年輩又皆有史學其成此十三朝之史不難矣今元順帝一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核其言未必馴也其首尾未必貫串也雖執事高材卓識推挪挈領有條而不紊有如向之諸公或受官或還山既各散去而欲不才且病如僕者承乏於後誠恐不能化腐臭為神奇以副執事之意有司不容見辭適上道舟至嘉興驛良晨大作行步不前謹令騎生奉狀上達左右乞賜矜察言之當路別求有史才者成此盛典不備

任例詳明善於論史○日曆為作史根柢千古名言後之載筆者當以為式

明文遠卷一百五十七

吉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崇洲亦灝同選
受業羅仲鈴慎調參閱

書十　論詩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𩐾𩐾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乎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淒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没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㷀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傚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

太沖景陽宪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
大羹充鉶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顔
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
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
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
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
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
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
越石近宗靈運元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

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
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
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
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
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
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
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
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眞所謂集大成
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

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
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
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
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
安至於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
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爲最盛韓柳起於元和
之間韓初效建安晩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
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窮耿清妍應物而下亦一
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

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
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
謝而流於蹇澁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
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雖人人各有所師
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况厠之開元哉
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
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晩唐五季之弊天聖以
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然
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

繩尺以衆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瞻縟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脅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疏或般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猶徑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流俗

之所移易驯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淸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頹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々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夫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爲人之臣

僕尚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揉觚未能成章輒闊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卽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意可勝嘆哉可勝嘆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略誦所聞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宜濂白

歷叙詩學源流瞭然紙上其先說相師者規矩法度也末復說不盡相師者性情自得之機也兼此二層方盡詩學之妙嗚呼難言矣○章生未必工詩意其言必躐等無序故末路一段景濂有規諷之辭

與舒君書　　方孝孺

舒君足下。某在鄉黨時，嘗接奉川朋友，輒知足下名。斯時新自京師歸，湖海間人物可數，慨然發不得見之歎。雖未一識足下，然已久存乎心而著乎目矣。昔有人在京師，以足下文見示，且道足下材質甚美，撫誦彌日，恍然如聯席交辭，神會意領，不知相隔千里而限以二江也。僕自十五六從先君學經，誦古人文字，頗思究其端緒，然竊病今人與古不類，自宋中世以下文，未嘗敢觀，時有所得，私述而陰藏之，恥以示人。及遊京師，始出謁太史公。公一見輒目子吾徒人也，遂送至弟子籍中。由是日獲聞所未聞，然後知斯道如此，而今人之得者果非也。蓋文與道相表裏，不可勉而爲。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帥也。道明則氣昌，氣昌則辭達。文者辭達而已矣。然辭豈易達哉？六經孔孟，道明而辭達者也。自漢而來，二千年中作者雖有之，求其辭達，蓋已少見，况知道乎？夫所謂達者，如決江河而注之海，不勞餘力，順流直趨，終焉萬里，勢之所觸，裂山轉石，襄陵盪壑，鼓之如雷霆，蒸之如烟雲，登之如太空，攢之如綺縠，迴旋曲折，抑揚噴伏，而不見艱難辛苦之態，必至於極而後止。此其所以爲達也，而豈易哉？漢之司馬遷、賈誼，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揚雄則未也。唐之韓愈、柳子厚，宋之歐陽修、蘇軾、曾鞏，其辭似可謂之達矣。若李觀、樊宗師、黃庭堅之徒則未也。於道則又難言也。嗟乎！此豈可與昧者語哉？今之世不幸斯事廢缺，賴太史公起而振之，一代之文粲然始完。人以爲公一儒者，於世何所預，而不知公之有功於斯世者至大也。譬猶星辰之於天，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修而人形妍，無則晝夜乖舛而容儀陋劣矣。蓋公之文一本乎道德，而氣足以暢之，當其發辭折辯，紆徐反覆，雄毅弘博，雅而不深，質而不淺，擊刺交前，孤弩皆發，觀者駭眩失色，徐而察之，則固從容閒暇，如無事時，而不失揖讓進退之禮。此公之所以服四方之士，而有誘民導俗之功者也。某之獲見知於公者，文何幸哉！足下太學一諸生，能自拔於千人之中，以得公之稱與，可謂有過人之才矣。公未嘗易稱人也。公待人雖極恭和，苟非其材，一言不加許。僕不肖，猥蒙公之獎引以爲教，雖自知不足以當之，而心亦私自幸。非幸公之稱以爲足也，幸不棄於大賢君子，庶幾可勉以入於道耳。每患喪亂之餘，英

後寡鮮求其人友之以供而不可遇故屬心於足下也亦欲相講說以同進於道耳（結出○自家旨意）僕性愚戇竊以爲古人之言有是有非是其是而非其非乃爲得之若以古人爲皆然則不可也識者殊少未免爲俗人所笑今足下乃病陸士衡文賦淺狹而有作爲竊竊敍述大意甚美士衡於道未有知所賦者特當時相尚之文固有志者所不讓足下病之誠宜第其中有不易之論如曰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又曰怵他人之我先彼未爲無見但立志有非前人之意乃不然耳然其言之善者亦不可不取世人或不察其立辭之說而徒取其所謂襲凡將故綴緝成篇者使論詞之盡氣率不得其旬則不知士衡之論故也故竊以爲昔（是○）足下幸有以教僕僕亦不敢虛歷（○昔○予○文足照應收拾）雖然吾儕之於文辭當法六經區區士衡又惡足羅齒牙間哉

論文之旨備矣大意歸重潛溪欲舒予同進於道以不負太史公期許之意是其綱領○　達之一字本於夫子此却洗發得妙

與趙伯欽書　　方孝孺

僕求友於四方十餘年可友者衆矣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林右公輔尤僕之所敬者公輔氣高而才敏於人鮮推讓視人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前與僕書獨稱足下陳元采文使因已知足下非流俗人可及近入臨海見公輔公輔說足下尤詳公輔之友張廷璧不相見者七八年其人奇偉不肯苟伏人至語及足下必稱善因二子而求足下之所造心已傾之久矣今乃承惠書爲論甚大爲辭甚達卓乎有曠視前古之意反覆覽繹嘉二子之確於取人喜吾黨之士果有足望發於中而見於外如獲大呂九鼎而載以歸也僕嘗怪近代道術不明士居位則以法律爲治爲學則以文辭爲業聖賢宏經要典擯棄而不講百餘年間風俗汚壞上驟下乖至於顛危而不救者豈無自也哉私誠根之不自知其不肖亦欲有所發明損益以表著於世而習俗卑下學者梏於背間不復知有學術竊竊詡詡苟且自恕或有志而才不足有爲或才高而沉溺不返可與言斯事者惟公輔耳公輔每與僕言未嘗不歎朋友足望者之少而有意於足下也書之所陳謂近世文辭不能比隆

明文達卷

於唐宋而有取於僕僕無能之詞豈能過於近世哉使眞有以過乎人則亦藝焉而已而足下安取乎是且近世所以不古若者足下知其故乎非其辭之不工也非其說之不詳也以文辭爲業而不知道術雖欲庶乎古不能也知道若行路然至愈遠則見愈多而言自異今欲至乎窮谷者言其所見不過泉石樹木禽鳥魚鼈之狀而已比之遊乎雄都巨邑者見宮室之壯麗車馬之蕃庶人民物產之瑰異變怪其言豈不有間哉故聖賢文辭非有大過於今人其所以不可及者造道深而自得者遠恒言早論亦可

爲後世法非剽襲以爲說者之淺也唐之諸儒惟韓子爲近道其他俱不若宋宋之士以言乎文固未必盡過乎唐然其文之所載三代以來未之有漢何足以方之今人多謂宋不及唐唐不若漢此自其文而言耳非所以考道德之會通而揆其實也僕嘗謂求學術於三代之後宋爲上漢次之唐爲下近代有愧焉斯道之盛衰其端微矣非明智睿達不能知之足下何知之蚤邪雖然足下之論近代信當矣抑僕猶有說焉世俗之患忽見而尊聞已之識旣不能決是非醇駁互相承傳以自爲黑者皆是也足下言

之而僕聽焉則謂足下誠知言士矣所與交者或與僕之見異則無乃以足下爲方人好高而爲驚世之論乎惟君子之所守不以毀譽而變苟愼所言而力於行以古之聖賢爲準而不與近代較崇卑得失則古人且將畏足下旣代安足爲乎又僕爲吾郡喜者寧獨若今而已乎久不識負足下勤厚聊以此奉報適有疾不能躬書

論漢唐宋優劣遂爲千古定評宋之所以遠過二代者以有濂洛關閩諸大儒故也文字識高力厚總爲見道之言

與宋景濂書

趙汸

初夏已熱伏惟講授優暇尊候動止多福前月中丞王總制處傳至所與陶伯仁書捧領忻悍汸今春準擬一訪陶公處傷風寒腠理不實恐途中又增外證累其本病一向畏怯竟未曾往謹藏褻尊翰以為後期也春秋屬辭鋟梓近畢工敬奉一部求教正前輩文字板行後刊修者多矣幸勿謂已刻之書而吝於指摘也不肖自少即悲悵融心病惜於記且不耐勞說是書毎舉一例必干涉全經全傳而近年以來既於疾病既倦檢閱尤憚思索是以因循歲月未能脫藁所望於鄭先生以校正之助者有二人汪德輔來年以此經發解嘗著胡傳纂疏出入五十餘家老於春秋者也朱允升素留意經學且嘗同見黃先生得其著書大意亦嘗集諸家說為春秋傳近者汪公學者抄屬辭諸小序去乃畧無所可否比相見索觀盡數葉置書笑云義例交錯易使人昏蓋平日不作如此討論也朱先生初見舊作集傳序文即云春秋之說定於此矣然辭從主人及日月之法始皆未能信後見屬辭乃手抄一部點抹甚精脫誤處亦時釐定然而所慮者明經之士未必人人聰合如此公則不但無可否而已也是以深有望於先生焉其纂述大意别幅求教印可一言弁於書首雖荷不拒然必詳賜考訂視其書果足以發其意志然後可以著筆或（尚平不衰○若書并不收易求序跋似此）有未是且容訂定耳昔止齋作後傳自謂身後之書今汸乃親見刻梓蓋有其說劉道原通鑑外紀成時病眼病瘡不寐不食因思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病而藥石不繼盧升之手足攣廢著五悲而沉頓水遂其說篇末以自哀今僕疲瘵與昔人同而負債則異何則黃先生壯年合得郡文學輒棄去之一家僅來不恤而自任以經學復古之功於六經多自得之說而尋未及成小子之幼也父兄亦以科第期之既而自知孱弱如此定非應世之具前冠則令時文如九江繼以多病故血氣當剛而反弱推頽疲薾食少心煩未嘗有一日之歡（負學者老如此）惟於春秋疑義忽有所悟則胸中暫若豁然而已今者謝天之靈幸成其書而哀痒益甚萬一散逸不傳則是師生兩世虛用苦心徒厲人耳方來學者以之為戒無復有堅困窮而盡力於遺經者矣（不○是○起○後○何○等○心○事）先生其尚監之劉公伯溫先生不敢別拜書恐煩省覽得一言同賜是正幸甚王府道過敝縣知子充在彼而山中

鮮人出入不曾得候領書卻奉字然莫不此殊矣爲勝有罪不宜

東山屬辭爲春秋披剝見髓包涵無際生平精力盡萃此書故其用心之苦一一爲景濂揣出後之學者有志於通經復古之事必以先生爲前導矣

答王仲縉書　　方孝孺

家兄長侍俞兄子嚴至得書及所作文序啓封伸紙立捧細誦意厚而誠義純而達不自知手之不釋而心之譽懌也世人之於文誰不爲之至於求其可誦者何其鮮哉（句針此輩通篇主意在此）蓋不得其塗故也士之患多厭常而喜怪背正而嗜奇用志既偏卒之學爲奇怪終不可成而爲險澁艱陋之歸矣且學奇怪者以其美也而奇怪亦非古人之所尚也文之古者莫過於唐虞三代而書之二典三謨禹貢亂征以及商周訓誥諸篇皆當時紀事陳說之文未嘗奇怪詩三百篇亦未嘗奇怪春秋書當時之事雖寓襃貶之法於一言片簡之中亦未嘗見其奇怪禮經多周漢賢人君子所論次其言平易明切亦未有所謂奇怪至於盤庚大誥其言有不可曉者乃當時方俗之語亦非故爲是艱險之文也（運段提筆）然則嗜奇好怪者果何所本哉苟謂本於司馬遷班固則遷固之書有質而無華如家人女子所言者唐之文奇者莫如韓愈而其文皆句妥字適初不難曉宋之以文名者曰歐陽氏曰蘇氏曰曾氏曰王氏此四人之文尤三百年之傑然者而未嘗以奇怪爲高則夫文之不在乎奇怪也久

矣。惟其理明辭達而止耳。而世顧他之爲者。猶之迷人辭宮。不問途於大道。肆意徑趨。是以卒不免入乎荆棘之場。隨狄之居。而終弗獲乎大道也。今足下之所爲。非特得其塗而已。而又有始終焉。有理趣焉。苟益修於不弛。浚其原而導其波。將見汩汩然來而不止。繼乎待制君之聲烈可望矣。昔在朝廷。爲文者非不多。而人獨推太史公與待制君。蓋文之法。有體裁。有章程。本乎學。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覈之。體裁以正之。體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小。始龍而卒蚓。而不足以爲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後乙。左鑿而右枘。而不足以爲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離錯糅。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沮詞慙。雖工。而於世無所裨。此五者。太史公與待制君能由其法。而不蹈其弊。而務乎奇怪者。皆反之。此世之公言。所以推諸此。而不居乎彼也。斯文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造其極耳。苟造其極。夬不可泯滅。有志者在乎自力而已。僕所志尚有大乎此者。省事者少。不欲與人言。總慮時作文。又恐人以文人相謂。亦久不喜誦。感足下愛我之深。念我之篤。聊以此復命。子嚴亦甚可喜。須時相與講論。有益也。

通篇爲嗜奇好怪者著實下針。而於論文大旨亦復縷縷見血。

與華修撰子潛論修史書　　陸粲

得手書知奉明詔將重修宋元二史甚盛舉也粲也聞之君子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良史矣魏晉而下古意寖微然其辭之鄙近猥冗則莫有甚於宋元之爲史者夫自孔子修春秋猶援據百二十國寶書馬遷爲史記既抽金匱石室之祕又旁采群籍以就之故凡有事於史不先汎觀博取而能成一家言者未之有也今二代之史乃獨據其當時所謂實錄者云爾而實錄所據又不過諸家行狀碑（予嘗論焦竑復欲）誌之屬（實錄不足據正此意耳）行狀碑誌之辭能盡善乎是非善惡能盡公乎乃至全篇載入不復刊削又不問其人何如凡階級稍崇者輒爲立傳其間苴敘官職遷轉而事蹟寂寥如一由狀然故其書卷帙雖數倍於前史而文辭乃無一篇可與陳壽以下諸人爭衡非但筆力不逮亦以紀載過繁難於檢括故也其他紕繆又不暇悉數今必痛掃去之自立機軸先廣開献書之路求諸野史小說雜傳記詳覈其異同之故準司馬公通鑑考異例爲一書使統體既定然後下筆大抵以正史訂雜書之繆以雜書補正史之闕凡其人之碌碌不足傳者事之瑣屑者奏疏之冗長而空言無實者皆畧去之期於繁簡適中是非不謬而已若祗用舊本宜易其首尾姑以了事竊恐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曾不若姑仍其舊之爲愈耳然二書體大自非在上者優假歲月無求速成而諸君子當事者能任爲己責不肯虛過日時則未易爲矣至其文體且當以平正通達爲主不必如今之爲古文者務爲艱深詭異之辭反使事蹟鬱而弗明此最大忌也當聖明在上垂情述作諸君子遭不世之奇會豈徒受大官酒食藉此爲陞轉之計苟且塞責而已哉况何不與文升輩二三同志以此意昌言於朝使二史之成追蹤班馬爲千載之一快也時難得而易失竊重爲諸君子願之粲病發之餘棲伏林壑弗與世事默默久矣偶感觸槪爲知己者一道惟弗以爲迂而俯聽之且無使不相悅者知斯言之出於我而重得罪焉受賜多矣

極論宋元史事之謬卓識不磨然此弊不獨宋元然也

千秋可托脩筆爲誰正當服膺此作耳

與友人論文書　陶望齡

僕也素非能爲文也與之言文猶未能學操筆而徒議八體雖然請以所聞與足下試揚搉之僕聞之曰發言爲詩者咏所志也登高能賦者頌所見也故詩人之賦外見而傳諸倚文人之作內見而闡諸理由此言之文生於見已詞乃決之耳以文以足言實猶言也今人有身歷之目見之而言者有徒傳聽而言者有意揣想決曰是將然而遂强言者生燕而言燕長楚而言楚無待倚其猶善也傳說者直之則滿倚之則溢如盲者之說日月彼殆幷化爲況於意揣想決從事於冥冥之間者哉夫妄聽之而妄臆之而妄言之者文章家多然也傳引剟合飣餖爲妄知道者未始一盻焉故孔子之所謂詞達言有物也如水澄滓淵滙決決然其欲溢也導之而泓然爾縱之而鱗然爾淵其源枯其實而文奚達焉凡文之組綴藻繪矜飾乎外者皆其中之無有者也凡文有優劣而無古今非文之無古今而其作者不可爲古今其善古者不必尊古而善尊古者不必卑今桓譚謂楊子雲書過老聃而柳宗元又以韓退之之膽蕩自恣楊子雲所不及雖推獎已甚然實有所契非苟相詆已也如三子者其見精粗自少懸隔如以詞雖雅行可也僕稚昧無知識溺流俗所聞每見漢以後書輒閉目不欲看後稍知其非就閱之深自悔恨乃知秦漢之製不乏於後獨今所謂學秦漢者乃剌謬耳前代韓柳以降諸名家皆務去之者也而合焉不爲西京則已爲西京未有善於諸家者也工師引繩墨度材考室堂雖奕然何必據庑邪而始稱宮撤其籓闢其廬何怪於戶牖之殊揣也然不特唐宋之作異於秦漢即秦漢亦異於秦漢各殊於竅而無異乎吻異也而乃所以同故一祀載而左氏備戰國策宏奧太史公加肆焉一封事也而鼂策雄奇若遠賈董江都劉中壘加粹焉江淹有言元黃金碧亦各其美並善而已古今蠡然何惑於後世哉必相率而後爲文是典謨以後商周不得稱渾噩又何論秦漢耶今世學者不勝貪羨終身守數十百字便爲博古不惟神色意氣去之愈遠而裒集累牘蔽以一篇作述如林僅出一手更自推獎動云西京建安以還淵洗欲盡雖盛世多材乎司馬子長之儔亦未至若斯之衆也夫漢儒治經術談者謂經亡於漢今後世謂明多文士而西京之業墜於明僕甚憂之足下何以喻我

爲愼語秦漢者下針寄意精思可程後學

與友人論文

舒芬

文章家序不以芬無似詔以作文法是欲引而升諸莊騷太史韓歐之堂意則盛矣然芬竊有見焉與論失大本莫適主也不足爲文章家稱說唐人不如韓子曰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雖愈何敢望六經之文哉宋儒祖是論紫陽明公亦云六經治世之文豈不知易之興也當商之末世而風雅多夷王以下詩乎春秋則又遠矣目之以文且不可况槩論以治世乎老兒之論要亦未離此義恐古文當始於逍遙遊諸篇而昌黎則大成矣（至論得未曾有）六經未可以文法摹做也書禮紀述卽事見道風雅咏歌以聲和律倂何句法章法不類之顧耶易始伏羲不知六書奇耦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春秋仲尼所筆削也簡者一字繁者僅三十五字其句法章法果安在耶故今之論文者動稱六經則亦前人誤之耳愚嘗以六經當以道論不當以文論此也惟是記誦不勤體認不明躬行不誠而求文摛作者之場未之有也盖無記誦則古今上下禮樂名物器數無所証據無體認則天命人心之微王道霸術之幾無所適從無躬行則處設注措之畧操縱闔闢之權欲布之筆札之間而信於宇宙環海之內必一出一入而無親切有味之辭也韓子曰本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吾取以爲法是耶非耶非也則大鵬圖南而借風怒飛莊生之說信荒矣芬以作文而主是三者則遝同不足多也苟不循其性而漫焉曰六經之文六經之文則不獨爲邯鄲之步也法言中說爲子雲仲淹平生之累矣伏惟終始敎之

謂文章根本六經則可目六經爲文章則不可高論破荒從未經人道着視景濂諸君子其見地似更親切耳

與方子服論詩書　　王穉登

子服足下足下吳人也吳人之詩大率驕淫綺靡之思多慷慨激烈之音少足下毅然欲盡洗其陋於鄉國辭人及當代闢奇發藻之士舉莫當意而獨於關西李氏之作咨嗟擊節命爲絕倡此則鄙人所未喻也中興宗匠鳳翔李君當其文采葩流辭條豐鬱山龍藻火之文章黃鍾玉磬之音韻宮商朱紫盈耳眩目誠亦一代之奇也然僕以爲李君之詩功崇而業淺何爲功崇而業淺蓋明朝以來作者絕響聲律之學幾乎掃地其或爲當時所嘖嘖者取覽其文悉皆死聲木色庸近卑下不可再之後世獨其氣質朴厚未可泯沒逮乎英皇之朝則益猥弱雕瑣無足采覩又并其氣而亾之矣李君生於弘治正德之間崛起關隴蛟騰虎視力挽七朝之廢身濟百年之弱指而號於衆曰古不漢魏非古也律不盛唐非律也一時海岱英靈之士翕然趨之而風雅之學亦遂復振今讀其詩吾獨惜其調高而意直才大而情疎體正而律庸力有餘而巧不足也何則矯枉太過和平不及摹倣深刻陶鎔未暇凡有識者不言可知（北地太過北地何足以）此猶戰國嬴秦之後繼以炎劉力其持質鏟斬白蛇除繁章削苛政其功非不快也然而其詩書則陸生而已禮樂則叔孫通而已僕以爲李君之詩撥亂反正之力多粉飾太平之事少所謂可與創造難與守成故曰功崇而業淺也武宗之時文士輩出李君赤幟於關西徐子角犄於東海李資弘亮徐學精深長才絕力則徐不逮李清聲古色則李不逮徐蓋李君之才產於北郡其地土厚水深其民莊重質直其詩發揚蹈厲吾吳土風清嘉民生韶俊故其詩多沖和蘊藉政自不能一律齊也僕謂武皇草昧之頃難少李君今日全盛之時當多徐子何哉時異而勢不同耳故曰分路揚鑣城門一軌畫虎類狗識者病焉足下賤家丘之易而效邯鄲之步舍熊掌之珍而甘嗜魚之癖不以謬乎雖然匠不爲拙工而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而變彀率三百篇者詩之繩墨彀率也今之作者即不能爲三百篇然古詩必準於建安黃初律詩必期於開元大寶若云尚有典刑此之謂也若夫寄興含思比物醜類會美旨於一途融精義於兩得則化裁之妙運於一心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足下努力而已

不滿北地之詩議論最是然已推許太過矣只三百爲作詩繩墨是第一義諦留心風雅者知之

與章楓山先生書　舒芬

芬自成童之時即知景仰道德茲二十年矣昨者始得拜
門墻又値謫限促迫不得需旬日侍左右聽謦欬豈芬之
分固如是哉芬嘗私論先生在今日其進德之功老而益
篤則衞武公也白首憂國家則畢公其人也然論學究極
義理之歸論治酌見經濟之緒論制作洞達禮樂之本統
會斯文卓乎有畢公武公之不可及者又善於作人天下
之士受答問私淑艾之敎者不勝屈指則先生眞古聖賢
之徒其諸論執事以一窮達樂貧賤蓋淺淺乎其論也是

則先生果何如人哉少有志於道德者其向慕服從之心
當何如哉芬神思無一朝夕不往來蘭溪山水間也惟嘆（前賢切於求道如此）
世之求富貴利達者往往如意而芬欲依道德之光難顧
若是則造物者亦可問矣雖然有孔以啓之必有顏曾有
周以啓之必有程朱皆貞元之會不偶然者若先生之敎
芬雖不獲海內之士必有能受之者矣我朝理學自薛侍
郎吳聘士倡二公皆精察力行在孔門可謂庶幾矣然薛
學自薛而止吳學傳者雖衆可稱具體而微者亦惟胡敬
齋一人而已然則先生之學雖天所啓授受告戒關於貞

元之會者亦有不可必哉是後有晉江蔡虛齋先生執事
必嘗與之上下議論蓋亦今日所無之學也芬雖得厠其
門墻根當時無憤悱之地徒苦先生之擊蒙也陳白沙任
資性而忽義理至今慕其道者恭以舉業利達之心遂成
鄉原此風既久則才識高者為王莽其次為胡廣其次為
馮道生人必受其禍矣近日王陽明一派門人頗覺張大
以王之學重涵養而輕講究不知陽明學聚之功在前雖
老釋之書亦討論之既乃斂華就實見涵養把固之力耳
若初學未有義理磨礲前言往行以開其智慮則氣質之

（此為定論）
昏愚者涵養雖久未必能變也故此敎在陽明自為則可
施之初學小生恐未可也芬於斯文之際不敢妄議竊以
論語君子不重一章求所入門戶以為易簡而所云主忠
信者內欲存赤子之心而外全君子重厚之質不知然否
惟先生閔而命之慕惟中和合序不欲徇時起居惟附上
警心詩數章以為承敎之地伏楮不勝戰栗

古人能自樹立者必承師取友以為進德修業之助讀
是書其中懷雅度可攷見也議論亦切實深警關係學
術

答程伯大論文書

朱　夏

古今能言之主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纔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澌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群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爲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一層）僕聞古之爲文者必本於經（二層）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

淆焉而莫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爲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應第一層）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蒼然鬱然巉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議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朽焉（應第二層）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爲文而不以法是猶用師而不以

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拙辟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斲車而肖於舟奚可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應第三層）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馴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耶蘇子謂錦綉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

今先生乃欲集群英以爲華爲卉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窶人爲覩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爲得計矣一日微者獲之則薾然盜也而至（名論）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緝之則其氣固已薾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戛之力哉故夫蘭苕翡翠又烏睹夫掣鯨也且古之爲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也故蹙之而爲濤含之而爲漪蹙之而爲縠蹙之而爲綾激之而爲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爲物也獨不然乎織者穠者丹者堊者莫不

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脒於此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王教之曰苟無毛嬙西施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而雕糞土之牆可得而圬矣無鹽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曳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奈之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睹天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帝論

其猶元耶太元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元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態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元吾恐其不堪為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嘗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覩古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怪之過也先生卒教之曰其觀吾文也還以一言廣有以知君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返之則

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為過之矣而烏知其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古矣則亦難乎據而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出其中之蘊取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己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辭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之日常多加以怠惰不力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見焉故敢畧陳其說

源源本本具有來歷當與韓柳論文書並傳。對症發藥固為伯大下針然而千古可以為法

與胡靜菴書　　霍

屢辱君子惠教之厚感而且懼內省而又愧激交并[illegible]生所以引拔後人者極厚矣然而生非其人也生剛[illegible]樂人也苟不自度而誤爲世用吾知其不惟不足爲世道幸抑亦反爲躬行之玷而自取困也生昨者五羊之行也士友聚酒而祝曰今日惟格君無其人耳子勉之韜對曰古之格君必德爲大人然後能子猶未免爲小人也敢辭且古人之啓沃也其相與也果如今之拜而稽首立詞講章（此風當日已如此爲之三嘆）耶今之人有求稽首詞講章不可得苟得之則幸且耀矣是其足與語格君耶我不足以與於斯也敢辭昨過崑山與魏莊渠聚三日乃別莊渠子曰聖明求治之心天地可質而格也二三子可誘乎生對曰譬諸曳大木者一人之力孰與九牛今有置九牛於林莽豢養於散地獨疲其筋骨手足望大木之曳而咫尺也必不能矣今天下負九牛之力者不少矣乃林莽自豢散地自逸而自適人亦莫之驅遣鞭策之也曰曳大木者果無其人惑矣二三君子天下之九牛也可無鞭策之及之懼乎莊渠子曰九牛非我家畜也惟幸雨潤草肥俾黃犢得安眠高臥耳生正色對曰諸君勿輕退托今日急務在薦進多賢以革陋習則人心自正善類自多而祖宗舊章自復天下自治古人求治有急於退小人者乎生謂退小人亦自有道苟正人在列正氣日長舉世士夫孰願爲姦邪故大賢君子之謀國也苟能誘一人以爲善是能退一不善人矣人人相勸誘以爲善是舉世不善退矣豈必出逐之云然是任也均非生後輩所能也莊渠子雖是生言亦自退托生謂此乃先生與南都列位諸老所不得辭其責者舟中餘上當候興居之贄不恭惟恕之幸

議論可傳想見前賢謀國之忠不苟推托如此

與王屐吉書

袁袠

傳曰心志既通聲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袠謂斯言非也士之遇不遇由人哉鴻鵠不能背風而翔非翼短也蛟龍不能逆淵而奮非變化不足也士不能矯時而顯非材劣也是以說操版築呂望鼓刀甯越商歌夷吾束縛孟明絷囚百里奚自鬻子胥乞食不韋賈販買臣負薪公孫弘牧豎此則忍耻以立功包羞以顯節建高勳於竹帛流鴻譽於人口非其材之獨殊亦由所遇然也明珠不易工而長價良臣不擇主而效能智者不狥時以改業達士不順俗以詭物覽消息之分辯通塞之塗則蟪蛄焉知春秋哉是故士之屈非詘於不知巳詘（琰荒之論）於命也士之伸非伸於知巳伸於命也通乎此而殆者鮮（都是玉理）矣屐吉足下才包乎群胄而名播於王公然而材伎不足以弋位智計不足以存身文詞不足以眩俗技藝不足以利用戢翼於緇呂汗膚於鹽車者屢矣此豈有司之罪也哉夫忌盈者天之道也損滿者神之謀也多材者士之累也危行者身之災也固窮者聖之修也委順者德之考也身名俱榮難矣嗟乎下和持璧而號九方皐相馬而嘆以今撰古豈難知哉袠再拜白

遇合有時并知巳亦不可恃議論得來會有從苦心閲歷中得之

答俞景文書

方孝孺

惠書以先夫人遺德未傳於世而以銘文見屬辭氣懇惻厚甚此固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美意然某之言豈足傳信後世哉古之傳世者雖不可勝舉而其大較皆豪傑之士道德充溢於中事功見於當時爲天下所仰服故其餘言緒論之所及無意於傳而後世自傳之以其抑揚予奪爲人之賢否輕重有獲著其名於文章之籍者輒相夸賀以爲榮耀至於子孫猶倚藉爲口實此皆以其人誠有可傳而然非特以其文也如范希文韓忠獻公程伯淳諸子其文辭固與人等耳後世傳而誦之而凡爲其所稱者因以炳著章明於天下豈非以其人之賢故耶使徒有文章而大者或不足若柳子厚劉禹錫及王介甫輩其身且不免爲世所詆議其所稱引贊譽之人欲望世人之盡信不亦難乎故善爲親圖者不在乎得可傳之文而在乎可傳之人其人傳文雖未至無害乎其傳也其文美矣而其人不掩焉縱美而不傳雖傳而不信祇足病其親夫奚補哉今足下慮親之名未著而欲傳之苟以其文則某非能文者苟以其人則某之無能別於衆人也審矣而望其信於今垂於後世何爲計之過而求間之疎乎且世之風俗澆薄視人之文未論其工拙先舒紙尾覽官位爵職（一篇意）故求文章者必於崇位隆爵之人幸而得假其名輒拜受以去（真可笑）不復問其中作何語蓋習使然也足下不於彼焉求而以某使誠美可傳亦將爲人所輕訕況在俗之信且不能致而何望後世之傳乎使後世之人好尚與人異某他日於道或有所成文或有傳未可知也使亦類今人之爲見某素賤士其身且不能自傳而安能傳乎人耶雖然以位而傳者猶器以丹漆而美也杞梓之器固有待於丹漆之飾其飾既亾而其美亦亾矣若夫金玉之器則不然其美天美也其貴天貴也人欲丹漆之且無所施而況有待於飾乎足下行義文學爲士子師於人不妄有所取而獨有取於某意者其相求於丹漆之外也與此之謂以古人之道見處而非汲汲於流俗之信也然則某亦安敢猥謂見棄於流俗而不勉乎銘墓之文謹如足下之命其可傳耶其無足傳耶其信於今邪其傳之後世而信邪足下存以取之其必有以議之矣其何敢知焉

○文以人傳千古定論世之欲永其親者可以知所取矣文章之士易得道德之士難求落落宇宙安得復有如希直者托以千秋之事耶

答撫臺龎惺菴揭　支大綸

業檄發洪其不道欵目命職廉之比者諏諸故老質諸閭閻悉無影響而怨家姓氏皆烏有子虛尤無足據過承亟委輾轉思惟彌日亘夜謬謂茲舉必不可爲亦必不能成請借前箸籌之彼獻計者類云分宜之貴也竟以反坐迄無後詞奚有於卿貳蓋分宜柄國亂政中外側目僕御充多資產狼籍故啗死無詞今洪家不過中人門可設雀羅性不近聲色左右圖史口談性命亦濁世之矯矯若聲者也比溜於色附盜以賕受書則然乃倚政府結臺司譸張變幻鑪錘所鍊權方爲簸抵金爲礫坐反唇以大逆目莞笑爲謗訕人命至重鬼神難欺明法幽罰善福惡禍如火就燥如水流濕氣類相投而理數有必相值者特善惡之分數有大小故禍福之黍會有久近俗士狃旦夕而不究終始覩肖睫而不黍要領若謂茫茫而徼倖於不必然耳愚聞在昔武安侯以酒過殺灌夫詞連魏其俄而武安病呼服謝罪以死車呂希時宰旨誣其帥胡舜陟死越數月胡乃白晝執呂殺之羅汝楫附秦檜誣武穆未幾楫以遺死而其子願亦擊死於岳祠王士驪希蔡京旨殺一無辜婦士驪既死而京及攸儵皆伏誅載在汗竹讀之凜凜胡可罔也即邇來路楷趙文華阿黨分宜以白蓮教殺沈鍊以失律殺張經以謗訕殺李默時遷事改身伏殺人之法而分宜亦以叛誅此耳目之所覩記亦不足信乎彼蚩蚩者又妄謂分宜事敗乃耳今茲且有無涯之望不次之榮奚咕咕於陳述爲也夫王如之隙於王敦也敦欲殺之而無名乃以意陰授王稜稜即酒中舞劒擊如反命王敦其希榮匃遇謂交手可得而敦乃陽驚曰如吾懿戚也而稜殺之因殺稜以謝奸雄欺人背面矛盾彼二心者出死力爲奸雄賫徒名禍而取名耳何榮之可與哉故守貞蹈義志遂命立即有不偶天日可明若前數子者當其得志含穢脊噱奄奄苟全論定禍叢百醜羣湊唁妻孥而拙詞對僮役而振汗矣彼其之子面承風旨力爲從臾蓋其心不附仁義目不知今古遂金帛而魂迷競朱紫而神炫如蠅逐臭如蜣丸終身憒憒然聲利是憑且不識禍福安問名義此宣尼所爲歎鄙夫不可與事君也浮雲易散駒隙易馳膏粱文繡終饜螻蟻肥骨毛爪卒歸糞壤獨三寸簡冊皎皎耳目千古不磨柰何汚之又聞諸司忿職倘强議

且移牒外郡以竟斯獄則又舛矣祖宗設推官非若近日之隨巡承委爾也念黎庶非法用乂故設法司以平天下之刑設臬司以平一省之刑設推官以平一郡之刑今之推官溺其職矣臺司既視推官爲私役而奔走之以快一已之喜怒推官亦奔走唯諾以身爲臺司之私人而罔敢牴牾然非設官意也身對大廷銜皇命持平一郡辟辟宥有惟三尺是繩即主上有令義且以死爭之豈臺司所能（理直氣壯）他委豈外郡所敢擅行哉天下方廣萬世方遠天命民彝終當顯露安能盡塗其耳目也事係紀綱不敢依違附和以傷雅化惟卒全之勿致紛紛

天地神明昭布森列何可欺也明目張胆之言多少快當足以戒千萬世殺人以媚人者

與趙大洲　　王宗沐

吏來拜翰教所示鄉愿亂德與正己率物使人行有枝葉皆切俗學之弊又過以期待不肖雖執事亟欲人爲善不復知非其人然厚意則安敢虛乃不一醒然反諸己也幸甚幸甚道喪千載人以其意爲學夫其意真矣其途雖少異然千蹊萬徑要在適用彼於聖人之道未有所害特其意（說得痛切）出於邪而其說近於正卒剽竊而緣飾之斯其初本以欺人其末乃止欺已其始求於媚世而其禍乃至賊德茲非所謂鄉愿者耶非執事所謂紛紛何時已者耶習而不察久而安之安而著焉衆共仰之設又不幸使其得志居其位而駭於衆則後生小子方且以爲不可及而相率步趨之皈依之其始一人其後合而和者數十人使又數十人焉則其說之倡也如揭旗以示衆目從之見其利而從之也則如水之就下矣嗚呼是安得不紛紛也夫中行狂狷鄉愿其始非不同而氣所勝習所奪未能無也故僕常譬之猶訟者也中行則直者矣狂狷則事雖有曲而彼以其爲鄉村之人不復知官府之法也而方且直認以爲是而屹不可搖動其訴於官者雖非法而其本心未嘗昧其

原詞未嘗飾也若鄉愿則其事之曲甚於狂狷而其詞之直比於中行又其奸猾之性硬執之口熏赫之勢足以助而張之聽者方不知所以爲斷而傷人視之以爲信然此其得利以歸市人方相以爲慶而後有訟而不得於官者將訪而就謀之矣嗚呼是安得不紛紛也夫其自外於吾道者彼其便身之圖雖少有得而不齒於衆則猶或羞之彼既得係術於孔子而其陰意之所圖乃如市焉則誰爲愚而不趨耶蓋緣道喪之後學不求爲入聖而求爲才能以才能爲聖則已種下種子病根將發故有以眩之則靡然而聽然此猶其可進者也蓋以有求之心在可得而救之耳初若未嘗有志於求而直於世路上揀一好營窟而居之則日緣飾而不足時竊取而有餘而其本根之地已朽腐而不堪入土矣故僕嘗謂今日論學更不須開立門戶蓋門戶多矣塞而閉之猶未遑也其切當人心而爲頂門上針者惟眞之一字是從古以來一顆眞人丹也志眞意切雖萬衆萬差吾猶信之也而況其不至於差乎志非意僞雖萬動萬中吾猶棄之也而況其必無中乎故匡章不孝三尺童子之所棄也而孟子取之少正卯舉國所視仁人君子之所取也而孔子誅之嗚呼是果易言哉孔孟取舍之極定於內耳今有號於衆曰吾學不入聖不達天德是淪於禽獸也是切如飢寒也又得數人從而和之則其進於善也若火銷膏也而誰能禦之顧其承絕緒之後當習染之深譬之大風在長林之中其枝葉不披而靡者則何如種哉非執事其誰倡之非執事其將誰救之僕之志自髫時頗識趨向敢復自諉哉顧以爲自執事來此不獲一面未得稱述以正有道而執事昨又以貴體有恙見示雖不敢强但執事此行得推明所學以淑後進亦君子之願不可得者且仕路風塵奔走南北誰能自定計僕按全不遠然飢渴之懷不能朝夕恐執事不日遂背馳虛此邂會茲遣人迎執事南行作山洞之遊倘可勉强一行鄙人亦得親承道論斯文之幸不肖之幸其亦何極三復乎教輙又縷縷盈紙餘祈面請指示反經使無邪慝吾君吾相之責行且與執事樂覩之臨楮萬種懇懇伏乞照原不備

以眞字爲學術之的千古格言世間分門別戶說長道短多只成就一僞學耳亟當以此文正之

戒弟書

侯一元

夫保踈不解猛虎決蹯危疚在前孝子進藥非不痛於身扼於口也愛有所至情有所不得不然凡熟諫之道異於責善義方之誨別於忍心如使畏不祥而曲阿慕怡怡而順非是以一蹯之痛易其七尺之軀不忍乎介然之苦口而自詒罔極之恨也豈可謂知類哉克己之難自昔而稱之柔曼之傾意尤其難者也故女戎禍水聰明之主以自誤而吳姝越艷智術之士亦以誤人（名言警世）譬之鬼物之惑人始者必有以中其意使如膏火相然不盡不止方李赤之惑於溷廁也所見無非清都麗宮妖艷飶芬者欲以區區之辨易其所見豈不難哉彼死而有不恤而欲陳之以毀譽利害不亦末乎故苦藥所以已病也苦言所以去惑也醫經云疾有不治者二不可藥一不治也可藥也而不受藥二不治也始之以不受藥終之以不可藥此忠臣孝子慈父友兄所爲流涕長嘆而呼天也衢塗跬步而楊朱哭之跬步之失何足哭也然至其千里也則又不及哭也詩曰何嗟及矣是也曲突徙薪以告燕雀燕雀其信之乎然而有必至之勢其不至乎焦爛者幸爾吾前所謂喫野葛飲酖而不死者也古今以來獨一曹公柰何以不貲之軀天地所畀父母所遺試之猛獸毒藥僥倖於萬一乎夫文人無行非謂固然惜其是文而廼是行猶言斯人斯疾云爾古今文人獨一司馬相如哉屈原之忠爲詞賦祖賈誼升堂漢之彥也昌黎東坡唐宋名臣人非堯舜誰無小疵然必立行大節不踰斯爲君子至如孔孟左國經史之文何常不妙絕天壤但不可以文目之耳假令天壤間不生司馬相如無其詞賦何損於治何傷於藝林哉且相如文傷靡麗故前輩謂其類俳而武帝亦俳畜之此何異奕秋尤僚以一枝番聲者耶昔人謂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區區雖未敢妄意九仞之門至於及肩之墻不願託足常思執鞭叔度對嘯孫登相與遊於無言而或發於不得已則灑灑洋洋爲爽餒帛粟疲瘵鍼石即不能然猶欲鳴其心之所藏如春蟲秋蚓宣寫和氣自得而止無用雕蟲碑樵僁靡淫泆如相如爲也今人固無相如即有之吾亦不好且如此況其行乎（有得之好）而聞以卓氏事自解此大謬也且卓氏事相如寧慕其色耶臨邛令謂相如窮困幸來過我而王孫奇貨可居故謬爲恭敬以相如壻之耳已而果大得其財

爲富人馴致以貲爲郎顯於漢庭則相如本意不在文君甚明讀史者忽之耳如令相如反效其貲財重幣卑禮以求失身之文君吾知相如不爲也若爲之則其家徒四壁者不將愈甚轉入溝中乎狗監未薦天子不聞獨與失身一婦人無用之書數卷而何適矣然則彼雖失行猶爲身謀今杭州諸公慕之名實兩失無相如之利而有其累難以言智矣位尊家温者其患遲位下家儉者其患速不覩之膏火乎雖同於灰燼而膏之盛者後亾亦理也或者或曰膏雖竭我能續之燎雖息我能揚之商賈恃什一之利

士大夫仰俸祿之進而能文善遊者資朋友之助此其所爲續膏繼明之術也悲夫吾所爲碌碌服賈致身策名抒思竭精者寧爲區區一女子哉武王不斬妲己乎且好色人之天性不知子都之嬌者無目者也而詩人如雲之棄縞衣之樂豈其性與人殊哉誠富貴有美金餘帛何不自置妖姬溪宮自娛猶未決裂男女之坊解絕廉節之維求之縞衣綦巾亦其次也夫巫山之雲朝暮而送人河畔柳枝如林離亭之泣如雨計文君之所當豈一司馬相如哉前秋未分來人復結是何異賦珍佩行道之中蒙袂者猶

嚼之而聰明之士顧甘心焉何也蓋婦人有挾媚道者其術如鬼神使人神眩目眯而不自制漢史往往見之吾意娼優之家其有傳乎不然何顛冥之衆而覺悟者之寡也商賈負販縉紳之士無知愚小大錙銖而積之胠篋而委之甘心效其力没首而不悔夫左右戮力治生以奉其主者奴也左噬右搏得狐兔以效之人者狗也今娼優挾邪術媚道奴畜犬豢天下之人坐食其錢財而或者猶然不悟一旦商者折閱亾其什一仕者失官亾其資財始匍匐而無所歸爾猶曰相如愛文君豈不謬哉吾觀今世文士

類多虛名昨所觀其人歌詩草書圖畫其品至下而能盜虛聲者正猶下里巴人一唱而千和也易世論定之後吾不知其人當在相如詞賦之科否也恐不能過李赤李赤詩賦固在適能與李白相亂而因循失足爲厠中蛆後世士羞言之況若人者乎夫蜩鳩之翼難以圖高蜉蝣之衣難以持久故附鳳者千仞附驥者萬里彼悠悠盜名之士安足榮其咳唾而與綢繆應和哉相如之事既其意指不類斯今又西施之顰不可慕效姑效其倩笑者可也觀今之文士非特盜名乃亦盜利故辛垣高魯連以其無求鄒

忌不信賓客之訑以其有勢勢移利盡雖黃臏變吾觀今世東書相遺傾肝相示語卒未有不涉取求者也此其交游歸趣大體可覩矣不待交解於張公子而龍陽之情已暴於後言矣凡斯之類不可殫陳區區今者藥石之獻惟在靜諷六經四子閉門謝客使天機有雨露之息則以子之才如賓鏡拭塵邪魅畢燭刀刃發硎向之繚繞游絲而斷之耳以相如之文明鄒泗之道以周南之窈窕易巴蜀之奔亾斯亦人生之至藥也於子何如楮短意長有言不盡

苦口之言字字藥石學者當猛省

吳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湯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叅閱

書十四　激發　感憤

答郡守聘五經師書　宋濂

十一月二十七日承遣使者來山中賜以書幣彊瀾為五經之師開命驚愕不知所云雖然執事之意則甚善也昔舒人文翁為蜀郡守招下縣年少者為學官弟子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蜀地大化比齊魯焉執事亦舒產是宜汲汲孜孜欲追躅於文翁也然而興學在乎明經明經在乎選傅得良傅則正鵠設而射志定土范齊而鑄器良聲流教溢俗轉風移反是則政墮矣此則執事不可不慎者也濂也不敏幼仰多病若藝黍稷與肇牽車牛遠服商賈之事皆力所不任靜自念之吾將何執以閲世乎適家藏古書數千卷因取繙閲習久成性遂不欲棄去然亦藉是以自遣耳非有所能也是故家庭之間未嘗以知經稱之豈直家庭哉至於鄉黨州閭亦未嘗許其通經也執事者不之察一旦彊儒之使服深衣大帶張拱

徐趨於講堂之上吾恐人無不嘆之而所嘆者又恐不止於區區也執事何爲欲强之乎况五經自孟氏後無兼通之者如施讐之易大小夏侯之書轅固韓嬰之詩尹更始之春秋慶普鄭興之禮各僅僅成家而已濂視數子之間曾不足負覊紲以從執事乘浮華而忘本實但見耳目具者輒聘以爲師執事倡之曰某可師也左右畏威莫敢諫曰又從而和之曰某實可師也所以濫及於濂濂縱不顧清議曲徇執事意而俯仰從之衿佩森如立竹執經問難欲所之邪則所職何事欲應之邪則環視其中枵然無所有其於窘迫實有不堪執事何爲欲强之乎古之通經者非思騰頰口舌以聾瞽時俗實欲學爲忠孝而孝者又百行之冠冕苟於孝道有闕則雖分析經義如繭絲牛毛徒召辱耳陽城爲學官時謂諸生曰凡學者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其有不省親者即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濂嚴父年垂八十旦莫弄雛視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棄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尚不欲久去膝下况爲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將何面目以見之也執事何爲欲强之乎而屢然往道尊理勢然

也濂以輕浮淺躁之資習懶成癖近益之以疎頑不耐修飭亂髮被肩累日不冠時同二三友徒跣梅花之下轟笑竟日不然則解衣偃卧看雲出巖扉中有類麋鹿然見人至輒驚遁欲危坐一刻亦不可得自知獲罪名教痛思懲艾卒不可變此執事素所知非今日造此飾詞如此之人不棄絕則已安可使儀刑後進執事何爲欲强之乎濂雖不能造文性樂之甚常操觚沉思時闔扉凝坐不欲聞步履聲雖犬貓不使之近即近輒拊几大呼人咸指爲狂易傳以爲嘆儻章不能就擊碎遶室中行或使小蒼頭簡髮如捕蝨狀或摩搔膺腹使氣隆隆然降升乃已若一入城市衆人叢居又無邃房曲閣可下關牡未書半行狙伺猿視大鳴小噪敗人興趣寧失萬金之產乃不忍苟廢此樂不如無生執事何爲欲强之乎平生樸戇視人世百爲頗倒變幻動如神鬼或握手視肺肝乃宿刀劍之慘或鬭爭紛不可解則賄致玉帛之好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明以告我尚不能通曉况敵之以端欲使其揣摩測度邪自料決不能與此輩周旋苟與之相周旋寧免其見賣乎况兼目有短視疾雖月下可讀蠅頭之字距尋尺間白晝則不見

人不相知者必以我爲僨非挾人以濟如水母之目蝦必有禍我者素無所仰於人不知奚故而自求苦乃如此執（六幅）事何爲欲强之乎又自嬰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負戟而趨心輒驚怖若杵擊下上而無色聲口噤不能對人近年衰孱日甚酬答稍煩則肩髀頹墮重如壓石急呼枕熟寐一二時然後漸復其舊自度亦不久在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峯峻甚俗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閒曠之地思誅茆架草室三間以奉老親則志願畢矣此足一出衆事皆棄嘗日夜計之與執事相契亦

雖甚初無不共戴天之讐執事何爲欲强之乎（七幅）昔者衛人有西乞牟問褚師瑜曰世傳五鳳信祥徵乎曰有東方則發明南方則焦明西方則肅爽北方則幽昌其見或有孽焉唯中央號鳳凰乃至瑞耳曰可獲之乎曰否有德則見岐山之陽爾非可以力致也褚師弗之信出千金號諸岐山之陽岐山民疑之羅彩鷸售焉褚師持歸誇諸人人皆笑之執事之所爲無乃有類於是乎吾婺爲東萊倡道之邦而龜山考亭之正宗又往往傳諸學者故閥閱之家多尊道德而賤功利據案談經兀兀皆是執事不彼之即而

獨此是强豈棄瑞鳳而愛彩鷸乎（八層）古人有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遇執事於易得者尚不鑒其僞眞況所謂難遇者邪（揚）（抑）竊爲執事不取也雖然執事孜孜汲汲以興學爲意何讓乎蜀之文翁但未能選良師傳其術爲少疎耳（又抑）今之爲守牧者不爲不多也而溺冠跨項亦有之矣如執事者又何（又揚）可少哉又何可少哉濂非明經者愧不能成執事之意化吾邪如齊魯故歷疏鄙衰之不可强者如此惟執事釆擇焉儻黜之不制則黃冠野服負親而逃東海之上豈能悖性徇物亹亹隨人作上下邪禮幣隨使者還千萬情亮筆

不可盡

戇直處多委婉處少感憤處多含蓄處少不如此不得痛快○八層意思皆從閱歷世故中得之景濂當日已如此況今日乎嗚呼士君子之自處難矣

答李中谿御史書　　唐順之

兄之使聞也一年矣辱以書下問者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戇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自足辨此耳既又自惟以爲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輾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愚悃而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在此府然亦自度非迂則戇也惟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繫於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閱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兩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下天

○抑○揚○頓挫全在虛字着眼

下可以卧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毋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毋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毋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駁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强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嗾爲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舉者矣嘗駁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强與爲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由此言之爲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爲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爲可懼矣今兄之所屬其爲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爲州縣小官者誰乎僕山澤之人耳其姓

名且不知也大官賢乎不賢乎小官賢乎不賢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爲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爲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潛潛蹐之衆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雖然竊以爲莫如精舉

而愼劾則劾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彰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最賢最不賢者少也舉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課矣又何慮善有不章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爲莫如精舉而愼劾兄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

說盡當日繡衣之獘精舉愼劾千古格言

與李龍岡邑令書　唐順之

歲凶民莘賢侯爲之心惻而百方圖之者深矣輕齎一說向已而白茲復具之於書以爲可以佐百姓之急而裨萬一於賢侯百方之圖則不敢以出位爲嫌也竊惟國家之賦其水旱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外之數也雖水旱必不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內之數也水旱不可以不恤而兌運又必不可減免於是有輕齎之法蓋米自江南而輸於京師率二三石而致一石則是國有一石之入而民有二三石之輸若是以銀折米則是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已

不失一石之入其在國也以米而易銀一石猶一石也於故額一無所損其在民也以輕而易重今之輸一石者昔之輸二三石者也於故額則大有所減矣國家立爲此法蓋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脚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斂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而萬有利於民此其法之盡善而可久者也以武進一縣言之歲該償運米五萬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合此其入於國之正額也本色正耗水脚平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

合八勺四抄折色銀九千一百五十一兩四錢六分五釐五毫二絲此其費於民之美數也若以銀而推米石以直五錢爲率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有奇爲銀四萬九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與折色銀共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若得從輕齎之例石折銀五錢計銀二萬七千二百兩有奇而足縱使加折至於六錢七錢計三萬七千八百兩有奇而足則是民毎歲出五萬八千九百兩有奇之中而今出其三萬七千餘兩之數以不失國家之定額而實私其二萬餘之美以自潤也夫五錢者江南之平價也七錢者折色之極則也若使江南米貴自五錢以上而蒙恩折色或減至七錢以下則其所私之美固當倍之且蓰矣倍之爲四萬則是十萬人凶年一月之食也則是國家不出一粟不費一錢而爲凶年十萬人續一月之命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亦何靳而不爲乎且夫國家漕運四百萬石之中固嘗定有輕齎四十萬石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矣蓋其歲之凶與否與歲凶所在之地不可知而所謂輕齎歲四十萬之額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將安用之況自古經費其本折之權率視緩急

而爲之操縱今國家所以遠輸於江南不憚二三石而致一石者正以江南米賤而京師米貴耳近聞京師之米直自七錢而減至四錢而江南米直自七錢而增至九錢其（近聞隣境無處不到）爲貴賤特異常時則是江南以二三石致一石而又不當一石之用也今若取銀於江南而用銀以給京軍之常給米者江南無遠輸之費京軍無賤糶之困此正今日之便宜耳然則非惟無損於國蓋深有利於國而得乎操縱緩急之權者也夫損國以益民猶且爲之國家發內帑以賑災者往往有之矣又況無損於國而有利於民而又況國與民並受其利者乎此事在不疑而必可行者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何所靳而不爲乎嘉靖十數年間江南屢告災國家亦屢嘗以輕齎與之此其近例試求之故籍可覆案也查得嘉靖十四年蘇松等處災傷巡撫侯都御史等奏戶部覆准除蠲免外兌運四百萬石內准折銀糶一百五十萬石兌運米毎石折銀七錢改兌米毎石折銀六錢其被災尤重者量准十萬石於臨德二倉支運毎石止徵脚價銀一錢五分自此而上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十年折兌二百一十萬石八年折兌

一百七十萬八千石無歲不有災傷則無歲不有折兌此其因災傷而折兌者常例也又伏讀嘉靖九年詔書兌運米以十分爲率量准五分是時常州一府該得折兌八萬一千石此其不因災傷而折兌者例外之恩也由此言之蓋有因災傷而行支運以大寛民力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重困吾民者也蓋有不因災傷而折兌以廣例外之恩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啬於例外之恩者也此祖宗之良法美政聖天子之深恩厚澤於豐時足國之中而寓救災恤患之至意雖旱乾水溢而民免爲溝中

瘠者誠戴聖澤之厚於無窮也

勤勤懇懇逐步啟發前人熱腸爲地方如此今人一遇公事如瘖如啞噤不敢吐一字相對如土苴木偶以致地方利病痛癢莫關吁可嘆也

與人論祀鄉賢書　唐順之

鄉賢之祀關閭巷萬口公論關國家彰癉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當太牢於三桓而不當太牢於一棲棲伐樹削跡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吾不朽當大書特書弗何叔紇之名於鄭僑吳札之上矣故曰稱足以誅之稱足以諡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僕不能自

蘇而能爲人謀乎草草亮之

鄉賢一說大率出於有力子孫遮掩門戶及無恥生員餔啜之計相共成之絕無足爲輕重羅念菴以吉水鄉祠駁雜所祀非類恥其父與之同列欲奉其主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也鄉黨自好者生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爲伍死而魂氣有知何獨不然乎既作答學中書因漫記其說於後

鄉祠駁雜荊川時已發此嘆況今日乎存此書與以維世道也

書張貞女死事　　歸有光

張貞女父張耀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嫗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携入嫗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殽爲歡宴嫗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迺作何事若長大若毋如此（無恥至此乃知柳州河間傳實有是事）不媿死耶（不是寫言）一日嫗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毋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毋强卬之具以實告居久

之嫗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搒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耳多飲酒耳新婦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即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帨耶嫗益惡之

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梭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梭擲地嫗以己梭與之又折其梭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貞女入房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禁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死得慘痛）一人乃前刺其頸（奇）一人刺其脅又椓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

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䀹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鞫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慍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汚閨閫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

矣自爲婦至死踰二年而處姙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蚤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爲貞女死事之徵（節烈之氣天地感之）予來安亭因見此事嘆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張貞女獄事

初胡巖父子謀殺貞女傭奴王秀故嘗與嫗通後已謝去巖以金餌之呼與俱來本欲焚尸以滅跡又欲誣貞女與

王秀私而自殺其造意爲此兩端葢今豪家殺人多篡取其尸焚之官司以其無跡輒置不問故殺人往往焚尸爲吏者不可不知也火起人來救之巖裸身着草履其衣爲血所濺猝無衣易也人或詰胡郎事如是奈何巖疾覘曰若詰有何事耶亟令汪客詣縣且如所以誣貞女者會汪客詣縣門外而貞女父張耀已先入告之矣耀弱人其婦翁已得巖金教耀獨告朱旻及典史來驗巖尚揚揚在外爲賂驗者（可恨）貞女喉下刀孔容二指尚有血沫噴湧仵人（古冤獄皆仵人致之可恨也）裂其頸譌曰無傷者盡去其衣膚背脽寸斷如畫紋脅及

下體皆刀傷血流市人盡呼寃或奪擊仵人縣令亦知仵人受賂然但薄責而已（令終庸才）一日令晝寢夢金甲神人兩膊流血持刀前曰殺人者胡鍔胡巖也不速成此獄當刺汝心（天道可畏）令驚起問左右知有胡巖巖父胡堂令因詰堂鍔聲近訛也逮女奴鞫之遂收巖等先是嫗貲千金悉寄巖家巖以是益得行金求解時有張副使罷官家居與丁憂丘評事兩人時時入縣縣令問此兩人張顧丘曰老法司謂何丘曰（醜態畢露）殺一女子而償四五人難以申監司也葢令多新進不諳法律又獄上御史常慮見駁損傷聲譽故以恐之令果

問計兩人教令以雇工人奸家長妻律坐王秀足矣以故事爲解巖等皆頌繫方俟十五日再驗貞女遂釋巖等會令至學諸生告以大義（學校公論不可廢）令方慚悔回縣趣召巖等巖等自詣得釋兩人亦坐縣治前候獄定即持金回也（醜態畢露）令忽縛巖等以朱墨塗面逆至安亭（羌强人意）且遣人祭慰貞女兩人相顧變色遁去安亭市中無不鼓舞稱快時吳中大旱四月至於六月不雨及是大雨如注巖復賂守卒殺嫗於獄（虎役至此）欲以絕口且盡匿其金令亦疑巖所爲然但薄責守卒而已先是貞女之死數有神怪至是暴嫗尸於市汪客夜持棺欲竊

歛之鬼數百輩逐汪客去令猶以兩人言欲出為從者會女奴指周綸實以椎擊貞女鞫問數四不易辭令無如之何獨貸朱旻旻是夜實共殺者不獨於戸外竊聽而已獄已具兩人猶馳赤日中泊舟所居數里外竟日相謀丘曰我至大理此獄必反張對人稱巖猶曰胡公其無人心如此貞女之外祖曰金炳炳父楷成化乙未南宮進士第二人為涪州知州以孝貞女死時炳家近先往見其尸得金遂不復言及母黨之親多得其金雖張耀亦色動其族有言而止予論貞女事已詳又著其獄事以志世變即此一

事其反覆何所不至獨恃猶有天道也嘉靖二十七年七月書

貞婦辨 附

張貞婦之事邑宰凱鞫之詳傳爰之當昭昭揭日月於天下矣或疑貞婦之未得為烈也曰其遜於母氏也胡不自絕而來歸也曰義不能絕於夫也有妻道焉遂志而亂倫非順也曰其來歸也胡不即死曰未得所以處死也有婦道焉潔身以明汙非孝也然而守禮不犯皭然於泥滓之中故以谿姑之悍虐羣兇之窺鬪五閱月而逞其狂狡也曰其犯之也安保其不汙也曰童女之口不可滅也精貫日月誠感天地故庶婦一呼桀夫披靡水不能濡火不能爇蓋天地鬼神亦有以相之不可以常理論者夫事有先後迹有顯闇要之至於死而明矣屈子之沉湘賈生猶病其懷此故都文山縶於幽燕王炎午生祭之以文彼賢者猶不相知如是哉雖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貞婦之事今日所目見者也謂不得為烈者東土數萬口無此言也彼為賊地者之言也嗚呼綱常與天地終始而彼一人之喙欲沉埋貞婦曠世之節解脫羣兇滔天之罪

明文遠卷二百七十 書

吾不知其何心也作貞婦辨

形容刻劃面目如生摹西漢之江都易王飛燕合德傳也辨義精微尤得春秋斷例之妙貞婦為不死矣○奸黨之兇千載有餘憤貞婦之烈千載有餘芬谿嫗之毒千載有餘醜劣紳之貪千載有餘媿至於嘉定令之庸懦客父子之昏愚不足責也人則憤憤而鬼神告之孰謂天道不足畏哉為惡者可以懼矣居官者可以省矣寡廉鮮耻顧利不顧義之徒可以惕然知所戒矣辨當入一百四十卷以其同是一事故類附之

寄雙江公　　羅洪先

今歲不數數得執事書前兩書幸易有請皆甚謬不足入覽聽盛使貴二持十月所寄書儀高文華卷厚幣重賜芽屋窮窗照耀赫奕犬馬之齒候及五大袠矣分與糞草同委山野稱借之過錫賚之蕃何以堪之對之幾至掩泣愛之深不自覺其惠之傷固如此也感愧豈可言譬將來日月稍餘敢不自勉求少進以副期待耶執事功業寵渥日盛此不獨知感之喜謹列狀稱慶別紙見諭當道欲以軍旅物色荆川與生者極力說阻恐終不免聞之且愕且喜荆川命世之傑也其行峻潔其學精進其志堅剛其精力壯健世不用則已小用則小益速用則速效而又無擇於遲速小大之間此世道之賴也故可喜若生非其倫也非其倫而概求之故可愕願執事爲我圖之也往年鋭意功名以爲人生不展拓則已立乎其位務使君享其成民被其澤然後奉身以退斯無靦顏即使卑官下僚無所厭悔不幸殺身碎首亦當談笑從之故嘗高譽連東海之節壯少游馬革之語蓋得之天性固然不自解也歸田以來攻苦茹澹凌冒寒暑躍馬彎弧身習馳突考圖觀史山谿險艱意謂任其職庶幾即有其具不至束手擁位而已庚戌之冬警報疊至當是時自不交睫者月餘已而病作幾於不起兩年已來齒落二三鬢已半白稍近書册則頭眩目痛夜廢熟寢即飲食不甘乃自悲曰吾已不復可久人間世乎則又自反曰使吾無身吾復何爲則又自反曰使吾有身又有所爲於性分亦何干涉性分不有大於此者乎於是回顧嚮之所嗜慕者蕩如飄風淡如嚼蠟脫如振槁雖妻孥相對如處深山收視斂聽坐以待盡一切章句見解世俗技能甚若傷我不能復親蓋緩急輕重之辨其勢然也執事知我者豈不以爲誠然哉知其誠然聽人之求而不爲之所何也違期之罪在近例不過爲民而止猶爲民即可無事第不免形迹怪異驚動耳目故莫若豫討而默寢之彼此爲兩得也執事豈謂當道姑以軍旅行名旋復他移或還舊物其職不過供應入直講讀諸務殊不妨礙此在少年可耳以向衰之年俯首覗筆竭心思徼寵利未見其可至於假途躐榮累資待次尤其所不欲聞者也憐其早歲登第立朝不踰再期枯槁山林不無可惜此特（眼高於頂異常一等人見識）待之大卑爾吾儒名教所守何事退不失已進不尸位其

道同其責同也且性分固有眞貴存乎在我外物何得而與哉古人有廹於飢寒苦於僕僨不得已而爲之者矣生幸有薄田百餘畝歲入可給饘粥弱子多疾福量輕淺正不欲以厚藏美業累之雖近日移栖多所稱貸二僅販易久亦可了吾何求哉且仕非爲貧而吾之官亦非爲貧者所宜居也夫子有言邦有道穀恥恥之於人大矣生不幸得之天性者恥心最重稍有違拂輒憤憤恨不即死自其少時已不能被華袪新與群兒競侈其後取科名官翰苑他人以爲至榮也每旦侯鐘入朝坐史館書公會出則垂

鞭緩轡歸舍偃臥對食慨嘆不能甘飽誠不欲以此身爲豢養物爾及被罪歸褫服乘蹇出大通橋行道指目有可憐之色自顧此身若釋重負夫翰苑無政事之煩有備養之貴使當時低佪俛俛守其常度積日累月位可序登然人競進而已顧思退人競榮而已甘受辱此其不能自解者亦其福量輕淺一驗也邪得書歸語之婦婦曰不做能無若往年被罪恐嚇人也嗚呼婦人之見何遽至此哉彼相從於患難見其害不見其利又習知其平生所安故能以是相勉也聖賢遠矣東方朔避世金馬門汲黯願出入

禁闥趙克國請擊先零彼三人者所業不同然皆視天下如一家知其力足以任之故皆無所嫌避如此天之與我者何如哉苟得性分之眞出其緒餘以委曲當時大小必有所濟三子者何足道哉顧其所不能者有四學問空疎高之不能善世利物性氣悻直卑之不能諧俗同人見識淺陋內之不能追陪暬御筋力綿縱外之不能效死封疆上負聖主知人之明下負諸公知己之愛亦竊以此自悲卒莫如之何也已人之置身有如置器其安其危定計於早大約由己者可以進可以退由人者進亦難退亦難故

衰者不可以語勇病者不可以遠謀何則在已有所不足也生豈不知長往不返者爲苦節爲我自私者爲末志而與時消息者爲中行譬之飲酒有數升而醉者有數斗而醉者有一石而醉者及其既醉不可復強亦性分則然也故量已而進進則不辱非力而取取必爲災生自決久矣去歲與荆川別湖上論及出處謂之曰兒不可不出吾則終老山林耳荆川不甚許可彼蓋足以任之故其見與生稍異執事聞之得無又以爲希高慕大好奇喜新矣乎生年五十縱有希慕時已不待虛名無實於我何有然而云

云然者亦稍有見於性分之真不欲負其平生也天果有意於我乎必不令其多疾而早衰天如無意於我乎相知雖衆何能爲我果有聞於道乎舍之不足以爲損我如無聞於道乎用之益非其所宜已矣已矣幸勿復言長林遂谷一介不通瞑目委形百念皆弛考其言無一編之書責其實無尺寸之效泯泯默默以還造化豈於性分遂有歉乎哉望執事成之否爾終爲聖世罪人耳事有關係故不避諱惟執事不以爲迂幸甚

讀此知念菴先生之高風遠致不可躋及唐荊川晚年一出人多惜之終不若念菴之全令名稱完節也

與友人論文　焦竑

竊謂君子之學凡以致道也道致矣而性命之深窅與事（一直寫去直吐胸中所欲言總不期則文文）功之曲折無不瞭然於中者此豈待索之外哉吾取其瞭然者而抒寫之文從生焉故性命事功其實也而文特所以文之而已惟文以文之則意不能無首尾語不能無呼應格不能無結搆者詞與法也而不能離實以爲詞與法也六經四子無論已即老莊申韓管晏之書豈至如後世之空言哉老莊之於道申韓管晏之於事功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無絲粟之疑而其爲言也如倒囊出物借書於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實勝也漢世蒯通隋何酈生陸賈游說之文也而宗戰國晁錯賈誼經濟之文也而宗申韓管晏司馬相如東方朔吾丘壽王諷諫之文也而宗楚辭董仲舒匡衡楊雄劉向說理之文也而宗六經司馬遷班固荀悅紀載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詞與法可謂盛矣而華實相副猶爲近古至於今稍焉唐之文實不勝法宋之文法不勝詞蓋去古遠矣而總之實未漸盡也近世之文吾不知之矣彼其所有者道耶德耶事功耶蔑其實而欲妄爲之詞身居一室而指顧寰海之圖家巷屢空而

修談崇高之饗非獨實不中欵乃其中欵似影響方不自快又安能瞭然於口與手乎夫詞非文之急也而古之辭又不以相襲爲美書不借采於易詩非假途於春秋也至於馬班韓柳乃不能無本祖顧如花在蜜蘖在酒始也不能不藉二物以胎之而脫棄陳骸自標靈采實者虛之死者活之臭腐者神奇之如光弼入子儀之軍而旌旗壁壘皆爲變色斯不爲善法古者哉近世不求其先於文者而獨詞之知乃曰以古之詞屬今之事此爲古文云爾韓子不云乎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古以爲賊今以爲程故學者類取殘膏剩馥以相鱗次天吳紫鳳顛倒裋褐而以炫盲者之觀可不可也蘇子云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則紛繪之不若今之弊何以異此而一二陋者爲之不足怪也乃悉群盲以趨之謬種流傳浸以成習至有作者當前反忽視而不顧斯可怪矣學古者知有道而已道之能致文不文皆無意也而況苟以異人之知乎僕雅不能文又力薄逐遠方圖其大者而奚暇於此輒因執事之論一出其狂言惟有以教之幸甚

源源本本論有根據

與劉一丈　　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卽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慇卽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矣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且今世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拒之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卽門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卽見立廐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裾卽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形容饋謝受之情事宛是如此）卽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卽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柰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廐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內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

日來幸亾恤我也門者荅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哉以此常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爾矣長者聞此得無厭其為迂乎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於長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即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摹寫蠅營狗苟之徒曲折如畫描神取態頗似司馬子長

與司官書　　楊爵

竊惟執事名臣後裔儒林節行自理北司事以來獄中人感德之贊二天之謠走二人得於耳聞者亦久且熟矣往年曾寺丞子如獄中具道二執事於爵其垂念曲全之心甚為切至以二人事驗東人云幹國之臣當為調解此皆二執事痛隱時政懸切國脈而為世道深長之慮之心也豈特區區為二人惜哉在二人未常不銘刻肺腑感激思奮益自砥礪而求不負賢人君子之許可爵屢欲修書啟謝以罪難中多所不便而止其敢忘此厚德而忍於自薄也十月初爵以事出窮迫以死自誓又不欲苟且泯沒使死無聞焉思欲具書以獻主上以盡吾沒忠藎之識其書始終千餘言大抵援古証今剖析於義利邪正之幾懇切於安危存亾之戒欲主上納諫容直以廣君德以成君道與唐虞三代兼美比降中間有云臣以罪處獄中四十五月有餘矣延此一息尚未死滅此實陛下好生之德覆載之恩之所及而陶某等於臣飲食一節曲為區處不欲置臣於死使朝廷有殺諫臣之名其心未必不忠於陛下者也此數語者實欲以古人之作用望為執事之能事焉詎

云以所重加於所好爵以人臣以道事君者而望二執事是以天下古今所同重之道而加之矣其待之可謂至厚期之可謂至遠矣時以楮筆不便未能稱具君門萬里亦無由爲九重獻而徒能以口誦耳故嘗數語邏者云我有心事願告朝廷汝爲我達之所以爲此言者以冀主上明賜紙筆則頃刻可成稽首以上雖死不恨天啟聖衷萬一感悟不惟於國家大政有所裨益而二執事之高義美名亦因得以示天下傳後世矣近日獄中嚴戒之故走二人亦頗聞其詳矣顧事至於此莫非天命上則司法之法下則人臣之罪在二人敢不修身以俟而順受之乎但身居言路職任諫諍中奮感激不無觸犯而雷霆赫然之下既以微示戒咎而全此生矣以一時言語文字之狂妄而數年坎穽禁錮之凶危則所犯之罪與所報之法亦足以相稱矣今復困以桎鎖加之以非常之法而置之於必死之地焉在二人一時之存亾雖甚微而關於天下國家者爲甚大故憂憤感悲盡誠號呼而慨吾遭際之不淑[illegible]心此情實不能自已矣每夜初上鎖腰絡曰群綱曰生[illegible]一人立爲唱之數人縛而爲之以此治元惡強盜之[illegible]而

加之於出百死爲宗廟社稷慮之諫官焉則時事至此真可爲痛哭流涕者矣況二人家貧路遠官淺罪深貧乏已極於守獄校卒無毫末德意推以相及則舉手之際有何情分非有二執事在上將誰倚以存此生乎即今幽室窩杳門扇晝鎖漫漫然與長夜無以異下地冷木之上肌膚凜冽一苫一席之藉皆事屬觸法而并爲人所徹去坐臥起立輾轉關禁一飲一啄辛至窮詰其萬辛萬苦萬窘萬迫之情狀視獄中諸犯其嚴急之過不啻十倍聽其言語察其意向似欲二人速死以畢事焉耳竊以爲凡此毒苦之甚二執事或未能以盡知焉借曰知之則往年仁愛所及固切切焉欲全此殘生矣而今復不以生處之豈肯以數年至厚之德轉而爲一日之甚薄乎故二人直慮以爲二執事決不知其如此之甚也或者以一分謹慎分付而下之人奉承之者過於十分焉此則事勢至此容或有之今日切近災禍二人已身久罹之天地鬼神照此衷曲而志窮慮極亦已甚矣故不恤冒瀆之罪敢以迫切悃素仰告而無所匿欲望此等毒罰仍賜寬恕但不時預備若事出不測則倉卒即可處辦決不敢以餘罪有累於二執事

明文選卷

焉如此則情法庶幾兩盡因緊顛危之歲月或可以再延矣雖東人覘視日在於此而彼皆二執事屬下舊人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嘗亾而見其知好惡曉事理者十常八九更煩以一言欵喻則若輩斷未有不信從者矣若二執事不爲顧念而一聽下人之所爲則風寒凜烈之際羸瘠弱孱之質實難克堪而二人相繼死者有日矣（光明磊落）天地間無不死之人無不化之物誠使二人一旦命先朝露倏忽殞滅爲死於諫職之下求仁得仁志固未嘗不自慊矣豈以一死爲惜哉但念天王聖明堂堂天下不能容此致身報主之直臣使竟死獄中於二執事數年保全之德愛亦未得終始領之人臣之禍朝政之損主上盛德之累爲天地間留一無窮之悲恨矣故昨嘗有詩云九天風色夜蕭蕭此日君門萬里遙不是諫臣愛一死殺身恐累聖明朝此實二人惻怛悲感惓惓不已之心也古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二人今日之事其是非得失固不容以自喙矣但慮天下後世有志士焉其慷慨殺身而存視死如歸之節者實有鑒於此焉天下後世有仁人焉其見幾而作得明哲保身之宜者亦實有鑒於此焉所見不同而好尚斯異一時心事固爲人之所取而亦爲人之所戒焉若二執事身當今日之事上不使朝廷有殺諫臣之名下不使忠臣義士呑泣飮恨鬱抑於九地之下則經權迭用有善處之道存焉耳有祁大夫則叔向得以不死黨錮之禍非霍諝不能遽解而郭楫之語范滂事雖未就而高名千古不朽也二執事有賢者之節介有能者之作爲故二人敢以古豪傑之事業望之而欲其成廟社之遠圖焉富貴福澤一日（千古）之榮寵名節道德萬古之瞻仰於事變難處之際而綽有處之之道非吾二執事之高出等輩將誰望焉

忠肝義胆渾淪磅礴而出之烈士抗聲氣呂詞直固不是搖尾乞生活也

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張居正

居正惶恐頓首再拜上書師相閣下居正少不自慎被狗馬病伏蒙台慈得諒其愚即日南發遠隔門墻未一奉音徽徘徊瞻望竊念正自寒士非閥閱衣冠之族乏金張左右之容弱冠登朝賴相公甄拔厠在下弟子深蒙獎雖仲舉知深於徐孺中郎倒屣於仲宣未為過也知己之恩毎懐國士之報假令相公興周召之業使如正者束帶立朝參制作之任或拾遺左右備九九之數雖不能使惡言不至門人加親然進奮短翮飛翔之用退效杞梁一介之死正雖至愚敢不勉乎小人命薄分過災生蒲柳之質一旦溘先朝露則終已無以報知獎之恩死有餘恨竊不自諒有惓惓之愚秋毫少效於萬一惟相公裁察焉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即負重望三十餘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內無瑣瑣姻婭之私門無交関請謁之釁此天下士傾心而延佇也然自爰立以來今且二稔中間淵謀默運固非謗識可窺然綱紀風俗宏模巨典猶未見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委順以俟時乎語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竊見向者張文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歿近歐陽公人倫冠冕猶用方殷亦奄然長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養然二三年間相繼凋謝何則方圓之施異用愊結之懐難堪也相公於兩賢意氣久要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者兄今榮進之路險於荆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相公內抱不群外欲渾跡將以俟時不亦難乎盍若披腹心見情素偉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決其平生若天啟其衷忠能悟主即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無期即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亦一快也孰與鬱鬱顧頷而竊歎也

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來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於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情勝也然其失在黍廉人主之爵祿不能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視元覽抗志塵埃之外其於爵祿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於衆則身重於泰山言信於蓍龜進則為寵為光退則為鴻為冥豈不綽有餘裕哉公孫弘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身為漢相脫粟布被良史稱之夫京師四方之極大臣

振紀綱

節儉

庶民之表也自頃內外用竭習尚侈靡貧者褞褐不完而在位者或婢妾衣紈綺百姓藜藿不飽而在位者或厮養厭粱肉此損下益上之尤者也誠宜倡之以儉覩之以禮弘晏子狐裘之節覽詩人羔羊之詠庶儀型百僚易移侈俗也夫天子有諍臣士有諍友故能動不失則德有繼生

近正士

我美疢滋毒也端人直士藥石也令色孔壬美疢也然端直勁而難親令壬柔而易狎傾佞之人未語而唯唯未言而諾諾較德則擬於皋伊論功則卑乎管晏足使人志滿情逸受其面諛此高允所以深疾閔湛謂其所營尺寸之間而貽崔浩無窮之害者也願相公擇士之端諒者使在左右資其匡輔聞其讜言亦鴻業之一助也夫士習者人

作士氣

才之關也自頃士氣頹靡廉恥道喪苞苴顯於贄雉倖孔多於亡羊乞溫逐臭相煽成風豈可令明主在上相公在位而習弊至此夫爵祿賞鑒所以磨世也廉恥節義所以建標也爵祿賞鑑不足以激上才止可以勸中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令爵祿賞鑑常歸之廉恥節義則中才者望標而趨矣迨夫清議既行士氣已振然後相公鎮之以無名之樸醞之以醇和之氣帥大化薰蒸風俗長厚矣

此相公今日所得為者若夫格天之業致主之功固非末士所與且愚蒙未諳故不敢言也夫翳薈之翔回以論九蒼之高蹄涔之游無以測四瀆之深相公德冠宇宙知兼衆哲而下走欲以管窺之見仰裨高深不狂則愚且以下賤干非其分不知者以為預結於左右也然自惟受恩深重苟有效於涓埃即剖肝裂膚士所不辭況恤其他乎古人之言曰近而不言為諂遠而不言為怨今將遠矣不勝感激縈積鄙懷臨發潸然詞不宣心仰惟相公清閒之晏垂察狂言幸甚幸甚

江陵作用已露一班其議論皆切中事情有裨國計庸庸者烏足以知之

與錢季梁書　楊承鯤

讀足下癸未制文知爲神仙中人數年來甚欲圖一面不虞忽見辱也羨秀疎蕩如其文文可以知人不虛矣僕涉此道不深無能起足下意顧以爲古今詩文自有眞骨黃口執筆（作王李一輩）字剽句竄百綴成篇遂抗手高引謂前無古人此不以溺自照耳夫文猶書也臨池染翰無不師古人方其精心畢力必盡肖乃已及其成也必盡不肖乃成家故書之爲道無一筆不出古人而無一筆似古人無一筆蹈古人而闕之眞爲古人也斯書之妙也文亦猶是也李于鱗作古樂府謂如胡寬造新豐雞犬放之皆識其處其論精矣僕嘗駁之寬作新豐其材木雕繢堊漆瓦石戶牖衢道無不新也而無不舊也斯眞巧矣如毀其礎柱移其屋壁遷其戶牖瓦石道路堊漆之屬而爲之而曰巧何爲巧哉于鱗作樂府則移其礎柱屋壁戶牖材木堊漆而爲之者也不可謂不巧不可謂眞巧夫文亦猶是矣足下試思之外小詩一軸奉寄殊不可采悚悚

其論文之旨甚精結構雖小正不可廢

寄君奭弟書　陶望齡

少年學文正宜直尋易討多讀古書多看時賢名筆浸灌日久範我馳驅自是秀穎特達不可自縛逸足反慕駑馬也凡事之難恐求好未能得其劣下者何須學慕但肯自廢棄失足便成千仞今人不虎作文動言有奇平二轍言（有內外便有眞假）奇言平詿誤後生吾論文亦有二種但以內外分好惡不作奇平論也凡自胸膈中陶寫出者是奇是平爲好從外剽賊沿襲者非奇非平爲劣骨相奇者以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波息天水澄碧人曰此奇景也西子雙目兩耳人曰此奇麗也豈有二哉但欲文字佳勝亦須有勝心老杜言語不驚人死不休陸平原云謝朝華於既披啟夕秀於未振昌黎曰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自古不新不足爲文不平不足爲奇鎔范之工歸於自然何患不新不古不平不奇乎時文雖小伎然有神機須悟得之能悟者看一句書明經書皆明（讀書能見大意古今有幾）讀古人一篇文字得其機栝全部在是作一篇文便如百十篇若看一句止是一句做一篇止當一篇則何益哉併其一篇一句亦非矣弟雖不足及此於中亦少有領畧第曾見我終日翻講章否做五

篇七篇一歲至數百篇否喜看古書亦有幾段成誦否此
固筌拙慵懶不足多法要其所以亦有故存非專天幸也
甘苦之言字字警策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沕亦澠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調參閱

書　經學

答徐大年書　趙汸

鄭村良遇後毎恨相見之晩嘗盍孔類慨思晤言惟重贍系當臥疾敝鄉時適有鄭氏便人匆匆不能具書忽取黃先生行狀封寄左右凡書所欲言者何以加此不作書非有意也庚子春夏間處源山中友朋自歙至者言常見足下所寄書而忘却取來自是凡局數輩求之至今年春乃始得見三復不能去手莊生曰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於稽經考禮如面論者乎幸甚幸甚鄭康成三禘五帝六天緯書之說豈特足下疑之自王肅以來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陳陸葉林諸公其攻擊亦不遺餘力矣竊嘗究觀諸名家論著於經旨似猶有未盡者於禮意似猶有弗類者此先生所以不能已於言也雖然去古遠矣豈易言哉汸嘗歎王子雍有高才好著書又與鄭氏爲昔姻勢望赫然苟非高明博恰眞有據依安能譏其所短而

孫仲然獨取聖證論駁而擇之其所辨証必有可觀吾史
旣不作志其書復不傳千載而下無所鏡考可惜哉是以
先生行狀中凡諸經疑義首畧存梗概良以此也其於歷
代聚訟之說雖千百一二而本源制作悉已包涵懼觀者
忽而弗思爾今足下乃能反求經傳具示所疑豈非區區
所望於同志者乎幸甚幸甚楊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
禮家異同之說其來遠矣苟不反求於經將安所折衷乎
謹按周禮述舊問以答來貺足下其察焉經曰祀天曰祀
天神曰祀昊天上帝曰禋祀昊天上帝曰旅上帝曰大旅

上帝曰享上帝曰類上帝曰類造上帝曰祀五帝曰禋祀
五帝皆因官屬職掌器物司存言之然其間尊卑遠近親
疏隆殺異同分合有序有倫聖經簡要無費辭非後世文
字比也蓋典瑞言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四望別言
旣非祀地則旅上帝別言非祀天明矣大宗伯國有大故
則旅上帝及四望亦以上帝對四望言而小宗伯兆五帝
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始以五帝對四望言五帝卽上
帝明矣旅者會而祭之之名上帝非一帝也猶四望非一
方矣大宗伯禮天地四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詩

曰來方禋祀以其騂牡四方之神卽五帝也故曰禋祀而
得與天地通稱六器日月星辰四望不與焉大宗伯以禋
祀實柴槱燎祀神之在天者以血祭貍沈疈辜祭神之在
地者禋者升禋以祭之名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玉帛燎而
升禋以報陽也自非天神之尊者不得言禋祀明矣大司
樂祀四望祭山川各有樂而五帝樂無文以其皆天神同
六變之樂也又豈但與昊天上帝同禋祀同祭服而已哉
雖然五帝之非人帝可無疑矣其總言上帝與專言祀天
者豈無別乎其祭曰旅曰享曰類曰類造其事曰天子將

出曰帥甸曰國有大故以及曰祈穀與大司樂冬日至祀
天神於圜丘夏日至祭地祇於方澤孔子謂之大郊者其
於尊卑遠近親疏隆殺之節亦辨而詳矣若來書所謂天
與帝爲一惟兼言分言有異則經中神號祭名禮物徒異
同而已矣先王制爲一代大典豈爲是辭費以來後世之
紛紛乎大宗伯禮四方主作六玉言小宗伯兆五帝主建
神位言足下謂大小各從其類決五帝爲人帝非經旨也
夫五行之神爲五帝而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此孔子問
諸老聃而告季康子者也公羊子曰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郊之所以尚配也今將迎氣於郊而廢其所配者主其配者大皞以降雖有功德亦人鬼也人鬼豈能司天時而布五氣者乎陳祥道楊復齋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爲主帝則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朱子又謂凡說上帝者總昊天上帝與五帝言之意與陳氏同諸公雖不主[illegible]成至此亦不能異也足下豈弗考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此天神人鬼之別也國語曰郊禘之牛角繭栗謂郊謂禘而牲無異文此所謂禘非人鬼之祭

矣又曰凡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三辰五行而別不言祭天地則韋昭註禘爲圜丘不誣也祭法以禘郊祖宗對舉言之與國語同則四者皆大祭而事體相似可知其四代配食之帝一以先後爲次則四大祭者輕重必有差矣王氏謂禘者宗廟之殷祭而郊爲圜丘祀天以其序言則先廟而後郊廟言人鬼而郊不及天神以其實言是重祖以配天而輕所自出之帝惟廟享也又謂祖宗乃二廟不遷之名是郊禘以祭言祖宗以廟言也大廟之不遷又非世室比顓頊之於夏契之於商其

廟視周文武世室亦可同論乎二世室一曰祖二曰宗可乎此毋論禮意如何古人制言有序名物以類必不如是之舛駁弗倫也六天之神陰主化育著爲星象下應人事北辰中居御極而五帝隨天運轉以散精布氣於四時與開闢之初五天之精感爲帝王之祖皆非有得於化原有見於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垣太微昭布森列不可誣也況周人立閟宮以祭姜源大司樂享先妣序於先祖之上則南郊祀感生帝何必與乎緯書焚於隋河圖洛書至宋始大顯使無陳邵二公亦妖妄之類耳學者初不見

全書往往望風詆排先生嘗謂恐尚有如圖書蓍策之數在其中可謂惡而知其善者矣孫仲然遠矣安得起陳林諸君子而質之然先生論宗廟之禘與鄭氏三禘亦不苟同行狀中可見其謂成王以殷禮祀周公因詩言白牡以辨明堂位之誣也足下乃取何休氏周公生有王禮之云誣斯甚矣魯郊非禮春秋所書非一端但非成王賜之耳其謂魯禘文王於周廟者因魯有文王廟而辨於周公廟禘文王之僭也魯無廟主藏於稷廟也魯旣有文王廟安可虛而不祭但爲藏主之所乎明堂位又無典不至矣上

言祀帝於郊配以后稷下言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自車服旌旂以至樂舞廟飾皆天子也而獨不敢言上及文王吾家伯循欲推王禮以說魯禘其論起於唐末而不兼群廟之說子程子蘇子由陳祥道諸公皆無取焉足下謂之古今通論可乎向來嘗感楊信齋議鄭康成讀祭法不熟王祐讀大傳不熟杜氏主康成而兼存王肅未知讀書生熟如何然康成所得有在祭法外者雖信齋未可忽也王肅親注家語而自廢五天帝之說苟無卓然之見讀書雖熟猶不足恃而況不熟者乎學乎後世而欲想古人如此每爲讀儀禮通解君子惜之此先生教人所以貴乎致思也足下如有意斯事則聖經賢傳與諸名家成書歷代史志具在區區廢忘久矣何足辱下問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內外之說註脚已具右方六經補註爲人借去一時無他本可奉寄當俟後便圖之然此書頗難看仿游江湖間嘗出以示人鮮有好者金華黄公與夏先生尤不悅以其多引而不發也其論五經大旨皆已檃括入行狀頗以平日耳聞綴而緝之庶幾將來君子得以考觀其尚有能成先生之志者乎自遭亂離此事姑置而又以蚤衰久病雖嘗竊有撰錄未能脫稿其尚克爲先生之學使有傳乎雖然所謂學足以明聖人之心志在以六經爲明晦者先生所望於當世君子學者而未見其人也惟足下勉之則所以大肆其力於遺經者必有上達日新之功非俗學所敢知矣書辭已繁不復他及又未知何時可遂左右臨楮馳神不宣

東山經學甚深讀所著春秋屬辭可以想見而論禮復精核至此開國大儒罕有其匹○窮經有識多學者藥石之言

與鄭叔度書　　方孝孺

承吾子意厚過稱僕之文有足觀者慚愧彌日不能自解非謬逆盛意切辱知己願私情有異於此者鬱而不發無以答君子一笑故敢畧說其一二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爲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崒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文矣而豈有意而爲之哉譬如登泰山之

巔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鳧嶧龜蒙凫泰齊魯滕薛梁鄭衛趙韓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於心故言之而不詠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雞犬牛羊蹤跡輒逞智以談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高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爲文若司馬相如楊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爲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戚呼天目鬼神自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辯說詭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屈

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爲之也至於其徒宋玉失師意流於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而效之窮幽極遠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過數十言而衍爲浮漫瑰怪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之夫何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做不特辭賦爲然而於文皆然逮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皆以爲六朝之弊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何等筆力）向非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

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措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顏孟氏之域爲賢者指笑目爲文人心竊笑之從總角輒自誓愍以爲雖不易至孔子之堂與而顏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苟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爾亦聞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爲文也而吾子猥譽其文爲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

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出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爲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不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詬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僕齒年尚富又受君子之誨自謂不至此不止而儕侶之中無誰與語吾子明達敏慧乃肯降屈爲僕友此與僕所願而未獲者也夫道有可言者而不言則何以見愚陋之心冀盡所懷不覺近於誇大惟諒之勿怪

（微聊奮退此程子有取於揚雄）

闢從古未闢之見發從古未發之言時先生方少年乃其志氣識力已自崭絕如此此所以成就卓卓爲三百年忠臣義士之冠也

明文遠卷

㪍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渚同選　受業羅仲錡愼調參閱

書

論學校

上蘇參政天爵書　趙汸

汸生窮山下邑賦性愚拙自其修於身者猶扞格不勝是懼於四方事益不待言是以當科詔屢頒羣材競進之秋而終不敢持不足之資以侥倖於一得益羽短則翡近足蹇者步遲理勢則然非由矯僞而閣下一見乃獨憫其沉淪欲進諸俊選之場以增益其所未至噫閤下之心豈徒爲汸發哉計天下之賢者閣下莫不皆欲其出爲世用不賢者閣下莫不皆欲進而教之顧小子不敢當厚意推閣下之用心收效於天下可也是以姑蘇舟中侍坐時嘗以郡邑學校廢弛爲言而使命亟來言不及究故敢仰其說以書閣下幸一覽焉竊聞天下之患莫大乎士大夫廢學而民不知義使士大夫皆知學而民知義則學道愛人之政舉而尊君親上之俗成政舉則漁奪推剝之風息俗成則倍畔崩離之禍無自而生其得失益甚明也三代盛時

敎民養士之法達於天下皆由內及外相爲終始流官從政悉取諸其成材而用之其或上下不相應和聽其散漫四出而欲一旦收其人以充任使侍其心以爲垣墉者蓋未之有也國家混一天下許文正公首開成均之教以輔成治世之隆列聖責成具有明法故雖小有廢墜易爲興舉郡邑無遠近大小廟學具修先賢歷履民間義塾則爲學官者不可勝計亦云盛矣乃獨教養無法師第子去而（此弊至今尤甚）不常其甚者大抵與市井聚徒相類材德之成否何由可見而租廩聚蠹蝕於府人鄙夫之手往往傳會生員姓名

連簡累牘以待稽考姦民更相刼持所在金穀狼籍殊甚前代欲聚士而教者嘗患無以食之我世祖皇帝定制郡邑長吏不得擅用一錢獨在學校者捐以與士無所愛惜其恩德甚厚而士終不被其惠眞可爲長太息者哉其失在生員無定額選補考察升貢無通法爲教官者文皆循資而來故長吏得以好惡爲緩急風紀之司亦無從而察其實矣大抵下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貨物粟米之政督責嚴密間不容隧而育材興化之方設不知省西方祕密之教行乎王公大人之上禱祈禳祀朋呼朕拜家

自爲俗人自爲法者又紛然於卿大夫之間道宮佛宇所在增盛支流旁出與居民雜處不可勝言而所謂先王之道人倫之教者天下郡邑之間湮微泯廢如此欲士大夫皆知學而民知義難矣竊謂爲今之計當從朝廷定爲條畫使郡縣長吏擇民間子弟之可教者大學小學隨所在參酌爲額其流官子孫皆補郡學生員鄉貢罷歸願入學者聽之數多則均諸書院及廩食有餘之處大小學職由科目入官更采前代優崇之意陞其品秩均賜印章使得以成官府嚴簿籍治田糧行賞罰其專任訓迪則大夫士

之老於其鄉者有官而需次者山林興學者皆得爲之然必使諸生求（此論最是）其道德經藝可爲一鄉一邑師表者長吏卑辭厚禮以延致之身率學者而敬事之以盡古者公卿大夫隆師取友之誼田租寡少者許於官田添給或從義民中獻其所有以爲教者則以國學成規爲準又取前代法本經外益以吉凶二禮律令書算皆許兼習其敏學修行恬靜有守者則長吏加禮貌以表異之縣間歲較其優者貢於郡其不與者得推擇爲縣吏甚不率教者屏之郡三歲試其中等者與鄉貢之士偕行赴省不與者得擇爲郡

吏自行省罷歸者即郡學講業以俟再貢自鄉舉者亦須試於郡而後遣以革凡庸輕妄玩擾場屋之弊凡郡邑較試只以經义對策合為一場長吏親臨糊名謄錄而後考諸經各取一句為題則非通全經者不敢倖中經題臨試各擬十數以上使一人射而取之揭以示衆則請託不行凡部使者至學諸生皆得賫名祇謁間取一二觀其所業以勉厲之假託占籍者去之如此則為士者業教養之實在官者獲師友之益然後可以塞債吏冒儒之路廣賢才進身之途回斯民向道之心一四海未同之俗而又必察

之於幾微持之以悠久使善人日多而世鮮乏材之歎民風漸美而人懷尊上之心庶幾學校之設不終於其文者乎夫先王恐斯民之易散而難聚易分而難合也故養以井田教以學校而因其法以維持之收其賢者能者而共理之使中外遠近均齊方一精神徧攝喘息貫通天地之間共為一體卜年雖近終必過之今土宇廣大亘古莫儔益有前代帝王之所願見而不得者既以畫地為限揭其品彙之名以分異之而親踈貴賤崇卑勞佚之殊益懸絕矣惟教民育士無間邇遐苟以潤於事情不為修舉則所

以一道德同風俗起斯民之視聽而結其心者果何在乎今聖天子求治如不及既選賢守令以嘉惠疲民則與學育材移風易俗此其時也閣下以人材世道為己任志念所存見乎辭也故敢悉其僭妄竊述是説以獻焉法先王鄉校之實成許公未究之心以賛國朝治教之美於無窮非閣下尚誰望哉京學之盛必有成法亦可推之天下否汸居家養親讀書莫有少進以無負於門墻惟靜修先生曹學士虞先生碑文無由一見爾干冒凟崇不勝悚息

學宮茂草自昔已然必區畫如東山人才庶幾有日長之勢。學政至今日不可問矣黃口小兒坐擁先生之席菜傭牙儈同登苹鹿之場玉石不分淄澠莫辨安得有却金如楊伯起者一起而振斯文之脉乎

又與鄭叔度書　　方孝孺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跂視日如年今兩月矣忽奉手書乖間之思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斐然溢乎翰墨間捧誦循環且歎且羨病懷得此若脫垢汙而濯淸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慽者太常丈及范先生皆傾逝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窮困即死不死即病如僕之愚不足比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痎瘧疾輾轉至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伸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終四五行欠伸掉栗已欲就枕席不知天

（學退之與崔群書）

所予奪禍福竟如何今世人雖不見甚壽者然山谷間恆人年八九十或百歲者時有之如前之二公使之少緩一二十年而死誰以爲過而忽奪之孰知其故耶僕今始三十氣力志意使已如老人但髮未白面未皺耳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苦僕狀尋常患肩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嘗出門於世務都不通曉閭里小兒（此患白）（古已然於今爲甚）挾奸舞詐狠貪鼠黠變態百爲視僕樸懦可弄輒私相目謂與愚人獨賴季弟頗解事近者按田造圖及他細事壹以諉之人頗謂其能而病夫因得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棄不爲佃萊蕪盈疇家人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何等胸次）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慣與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誦書賦歌以自樂伐木詠芳非有力者不能因自歎非惟古之貴富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別我久思我深欲

知其所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平仲近因黃巖人寄書來相問意甚款款頗自悼聯事者皆非同輩難與言思解去而不得世所憤憤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已太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煩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叅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公無恙日嘗欲收僕中以婚姻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去遂不相聞平居常以爲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講師友之誼耳此身倘有樹立誓

不敢忘但媿學術荒陋無所建明孤負期待以損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亦朋友之辱也吾兄可徒譽我而不我教憐我而無以處我乎金華以道術相傳者百餘年范公之亡有繼其後者否吾兄亦宜勉之恭恭愛慕之心舍此無可祝者德輶如毛人鮮克舉之愛莫助之惟厚自貴重以扶植斯文

朴朴質質全以真意流行而波瀾起伏之致自在胸中開濶筆底沉雄隨手寫來無非精理

與胥溪王先生書

霍韜

向拜領教諭直氣射人未嘗不欽服第憾率直太過恐難乎與今人處也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遂成俗故凡遇直率者即羣咻焉曰其人麄鄙遇恬靜者即羣咻焉曰其人立異遇豪杰者即羣咻焉曰其人肝膽難測皆擯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駕馭聽使者也此輩人在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幸事變猝至委身寇庭而倒戈內向皆是也今之豪杰伏在林窟豈可數計然而當路者未見引共馳驅何也蓋將求其通姓名者與識面者苟不通姓名與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有公薦彼猶諉曰予未通名未識面也夫豪杰而必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任之則夫真豪杰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真豪杰也豪杰且不得況於得真聖賢而用之是無怪乎人心世道之不古也聖上極咨注先生惟當路者不無世俗之見故先生不見信於世亦以是也生竊謂先生一代奇杰也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三邊聊為之兆雖然全陝沃野周以王秦以伯漢唐四三百年基業也外嚴武備內勸農桑尋秦漢富饒故跡而修焉漸復西周之舊惟先生茲行

十古通病

是賴關中故多豪杰薦剡所及諒不求識而與通姓名者
報國以進賢爲第一重事尚酉意不一
宜截痛快負用人之責者當三復此書

救荒書　侯一元

夫救荒恆言其一曰平價平價者欲令凶歲用樂歲之價也糴者有餘糶者不足損有餘補不足故曰平此善政也愚竊以爲欲平者仁君之心也而不平者物之情也書曰惟齊非齊故必以平寓之不平而後可幾也昔耿氏常平之法穀賤則增價以糴貴則減價以糶此在官者也若民則惟害之避惟利之就有父母所不能諭君長所不能制者乃天性也昔范文正知杭州歲饑穀貴至斗百二十文范公更增其價至百八十文告諭遠近於是米商大集價亦隨減包孝肅知廬州亦不限米價米更以賤此固以誘致境外之米然可以推見人情誠價貴有利則境內之米亦不必煩告戒而自出矣常平所謂增價減價者蓋就時價而稍增減之故曰價平而止若豐凶獨守一價則何所用其增減而又何平之止哉夫以官府之粟無愛於民猶必隨時低昂其勢然也况在民者乎今境外之米或不可望境內之米亦宜用時價而少損之庶幾民之從之也輕其猶有不從者然後勸粟之令可時下也其二曰勸粟勸粟者亦平糶之意但其權稍出於上所以開民之故各教

之以相生相養之道亦善政也愚竊以爲勸粟之意本欲以有餘補不足也然凶年非巨富之家鮮有餘粟中富以下則足以自給而已責中富以巨富之事是使舍其父母（平恕之論）妻子之養而養人非補助之本指矣江浙之民其貧富以田爲差故欲辨其產者惟按其田則可知也愚以爲諸有田數十頃者爲定其高下之差使以差出粟官爲主其價用時直而稍損之若今所謂勸借者則粟有定數猶愈於鄉民無已之求也輸之於上猶愈於人自爲政之舛也如是民必樂之其五頃以下至一頃者勿賦以粟而亦不得受粟比其與責民自料其產自出其粟者相懸矣若使小民呈報則有賣富誣貧之奸使富人自糶則又有冒妄不實之奸而其甚可憂者小民群輩自入富人之家爭以攘奪爲事法不可勝則爲亂之漸也此俗一成中人以上人人自危矣又所謂饑民者謂其無田可耕無家可倚而令皆椎牛釃酒攘袂奮臂相與約誓而爲饑民而其無田無家者反不能自列於上則是善人常饑惡者常飽彼惡少年不喻上之德意方且以爲衣食之本惰其所有事而趨之傷化之大者也其三曰閉糴閉糴者非先王之法然今

之郡國各有分地人惜其粟人愛其民百郡皆然而一郡獨否則病何者無入而有出也故閉糴亦爲不得已之政愚竊以爲天下一家均爲生民以百郡之廣必有有餘不足之處因而通之則俱全之道是以先王禁遏糴也四海譬一郡一方譬一縣方今閉糴之政在列郡行之則不得已也何也以他郡之政他郡制之也在縣邑行之則仁政必有壅遏偏枯之患矣何也以一郡之政制於一人也就一縣而言之則諸縣豐歉不同矣就一縣而言之則諸鄉豐歉不同矣譬之決渠水以救涸澤渠雖稍減澤亦得滋水平自止渠澤兩利非必竭渠以附澤也凡人之情先自爲而後爲人誠使五縣之間各得通流相爲出入則其出者必有餘者也入者必不足者也不待爲之卻慮而民自得久之則五縣若一仁無不貫矣愚小子竊惟涓塵以必赴爲勤海嶽以并容爲大伯宗多知而梁山之議乃效於將車之役夫威王明主而治齊之理乃發於自售之醜女古今大賢若此者非一蓋議有不可用而言無不容則人自竭而理畢具矣伏見明公哀矜之心浹於窮民明威之治訖於豪猾令無不行法有必用將以兼舉周官恤貧安

富之政而幷包五縣之民此千載一途也故某自忘其將
車求售之陋而欲有獻於濬哲遠聽之前誠珍莪子而昧
太牢矣伏惟明公矜而察之幸甚

未必盡救荒之策然三段議論自不可少

答茅鹿門

蔡汝楠

楠自結束承兄銖爲心知之友辱教良多然毎一覯遇兄
見彌高容歲握手前山之麓一夕晤言之間徧匝宇宙結
以心期楠益歎兄厥修之益當不可量是時楠方困於新
州又繼之以慘怛痛結之時徒傾嚮慕未暇尋繹別兄之
後以輟哭之晨痛自思惟三年恭默古人非塊然槁因以
忍瘡痛必有不言之思不動之覺於愁抑之中得箴砭之
意偶於一日暋然若狂哀驚兼至雖未能修其所悟聊能
悟其所修遂欲千里馳書以告於兄如得覩酬以欽兄余

式好之懐方不能自已而聞兄且有左官之命南北蹤跡
未有定所遂遏而不發耿耿至今夫以兄奇瑋介特千載
令名入而爲吏部以世人之拘瑣齷齪傾擠陷出而判
廣平皆世道之所有故聖賢於五福六極茫然不齊之氣
無不歸之於天至於立言及太史之文先儒謂借史才以
發已蘊非天下萬世之公故不必覩其自敘而太史公爲
人之狀已散見於諸傳矣韓文最醇其友人張籍貽之書
曰近日甚怪君爲駁雜不實之文以累於道程夫子亦云
韓子之學華蘇文忠見放之後友人畢仲游貽之書曰近

無君以言得罪銘箴序記之文務爲炫耀以夸世是亦言
語之過也四先生之文所以不免有道之議者各以其不
平而鳴遂多太過不安之詞非有德雍容之象其自謂不
受煩瑣憑籍文藝而能不失所憑依而餒故君子但嘉其
文而非所以通於論道使四先生而逵孟子知言之指則
立言亦甚可懼也昔者孔子當道之不行不得已而竊比
老彭孟子之言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太史公欲以區區之
褒貶附於春秋何其不自知哉春秋之旨本於詩大雅清
廟悠揚婉微怒者不激喜者不淫使雅頌常存則春秋有
魯史在何必作也且平王以前未嘗無史孔子之智豈不
及紫陽之爲綱目白伯禽以後皆爲之筆削哉繼詩而興
明其不得已也惟其立言之意出於不得已故其所是所
非不改於詩人之旨寓直於婉不改於詩人之詞使聞者
微而如勸懼而不怒此夫子之立言視數先生者何如哉
即夫子之不得已而言則夫子窮而可以忘言達而可以
行道夫子又安何如也故立言者夫子之末節而夫子汲
汲於修德爲先忠信爲業爲吾人安身立命之學至於所
謂忠信之道大端亦在修省言辭恂恂便便誾誾侃侃修
省之用也至於六經刪述修省之準也建大中而不過積
和順而不詭立至德以示天下後世而不以文詞稱斯道
之在人至今若揭日月而行者蓋猶衆流之必有源萬木
之必有本也舜傳說膠鬲困窮拂鬱而動其獨知之心忍
其欲流之性心性者躬之所謂本源也名爲世忌而益之
以偏激無本之文是惡影而奔也故與其即枝流而遡本
源不若反本源而自然不窮也以是大行以是窮居以是
卷之至密以是散之至大焉往而非至性焉往而非懽愉
恬暢之地哉凡兄之文富而不艶奇而有典躬不敢以兄
所自知者贊兄乃以躬自知者致規於兄也請兄自今而
後不入煩瑣之思不作奇特之想既不必如所諭作意立
言又不必如所諭夢逃人世但密求本源安身立命豈不
坦易豈待依憑而種種心聲亦無出於此不然激而成文
文則美矣而無以考德則兄不可以不省也兄肯裁示尚
有以復不次

鹿門小小結裹尚非荊川道思之匹推許太過恐鹿門
不足以當之然其針灸處深中要害

移巳故宗子相書　　　王世貞

友人浮槃吳郡王世貞再拜隕淚移書故憲使宗君子相吾與子相琳宮托宿風雨如晦雞鳴把袂不謂今日者遂乖各天每小展念五內摧裂記僕扶服奔難時得卿信將子相一札問僕難所從起今何狀作何筴死轉片語千致讀之嗚咽涔涔落下也適會卒卒無南去之便因循報章今便巳矣子相雖號就衽漠然而遺藻煥發英聲踔踸僕遘禍屬毛銜冤刺骨塗炭以來雖綫息守魄而萬念蹈寞子相如生不佞猶死則幽明之孰未岐抑塞之衷尚可暴也向僕隸爽鳩[illegible]後至羽僚宴杯酒然諾之好而巳旣當事貴人驟識賢者峻領藻鏡衣襟薦紳三事以降莫匪還往而僕方逡巡守刀筆敗衣麤馬甘其僒陋乃子相不鄙從前碩尚書所得倣帶悅之下榻論心斷金稱利使僕愆棄援上之誠厭射餜㓨之操濟南吳與二三君子牵挽左右亦既斐然么麽詖側之士謬意傅會吾黨可以獵取浮名掩蹶遂欲尋釁而來聆辟而去旣戾厥望便生謗心以僕與子相為奇貨賈之嗜者簧鼓牙舌指摘諱忌子相旣不獲安鳳池而僕之餘淩徑沿尊人沬血廻腸方寸藴蓄欲逝不可在生無術試為子相數辛丙中故五六年僕南使子相移告半之實得三年耳休沐之夜率相過從擊鮮釀醇刻燭命題賦就輒吟吟罷輒飲飲過輒醉鼓掌掀髯談究古㝔比興所繇之旨上下數百千歲汙隆之調角勝自賢往往移丙漣五無復知旦坐是奇聲不得盡闕時時有聞人間然未嘗與子相隻語及長安中人事也毋論子相愼齋雅重僕即狂不檢獨不念家大人出沒荊棘爲於垣累乎且爲文章不巳其效能使智者妬愚者厭弱者獻讒力者出秘大抵勢當然耳其所以乃在蓁同調薄異巳疏易親賤踰貴少加長增倣益惰遺落富勢脫疏寒暄親暱麯糵倦罷禮數此數者僕不幸與子相間有之彼長安人事大小如蟻蝶之度大空何挂吾子相之目也今謂吾黨日夜簸唇頰非刺長短不亦繆悖大寃哉至又謂僕與子相嘗爲文哭竹書姓名人以犇動大臣令甘心我記其人自陷辟後不佞竊以國家於法巳盡矣念居平游好腊肉絮酒一力掩助長揖而退當寬大顯信之朝師耗驗脂習可免提湯同日之誅足矣豈有形之幹壘以干大僇者哉子相之於斯人固未半面也今者謂文出僕又謂出

子相謂出僕也者賜爲子相也者謂出子相也者賜爲僕也者其賜爲二人解也是不欲吾二人一存也於乎令吾身當之易耳而以中吾尊人哉僕雖存故不如子相也且僕年少不更練誤錄有司肉血躁熱氣志衡厲毎多籍康嗜醉之癖而負屬斗抗名之傲間懐傳班投筆之志自庚戌變後尊人忽被非常之命湍治兵革僕虞深巢幕過自懲刈跬武山嶽搖吻鱗尾功名二端等之吷蠟第令太宰御史考吏時稱有不謹王生削職於計遂矣何圖青蠅之巧變白爲黑迅霆之濫擊蟄逮株僕不憚左手奉尺牘右

手握厭刀於北闕之下所以拜跪乞哀延旦夕之息者與日月之迴照而雷雨之有時憤激暴伉非有益於生存故也事本末獨子相知之僕吞聲久矣不敢白之地上白之地下耳嗟乎子相僕獨何心苟住世間不記單閼之歲西郎中語乎子相謂僕夜夢黃衣而牒者云云吾不復能久矣僕夢亦如是因相與詫嘆惋然久之笑曰彼眞以爲能死余耶即使曹蜍李志雖至今生存何益也子相夢既以稍稍讐何獨難僕哉德甫來言子相則不能無王融中郎恨作此寂寂竟鬱拂釀病寄爾子相不亦明珠抵鵲耶居

又閒子相之大人當得報投井幾絕救之乃解子相寧能愁然逝也若婦奇姤未有子痛哉吾爲歌三章詩近體二章其所欲吐而不敢者固不啻是茲與子相約異日與得沐恩赦奉家大人南還以裁水之間當徒步哭子於邗溝之陰捜所著書籍汰次其事與於鱗序而傳之脫不諱亦欲子相治一容膝之室泉臺傍待我也僕與子相朝司命君詰所以拮据我輩之故彼而神也其寧無靦顏而枝辭也耶

欸欸言情悲感交集酷類司馬公報任安書

答陳兩湖論文

羅洪先

僕自少嘗有文字之癖稍長聞學不忍役心此事嚴禁者十餘年久之不能自已竊漫爲之而蹊徑繆誤知不足觀尋復罷去近年不復計其爲文與否直欲自見己意肆筆所書（此便是天地間第一等文字）陳言熟語猥雜無擇固知絕不類文而血氣日衰又不能淘洗煅煉則已自分棄擲於人必矣兄本以文名家乃時時相向虛心借問如不及者可笑也嘗共肆筆時亦竊以爲文有源委非人所能强爲也夫子不云乎辭達而已是辭其後也將以達意意實先之故有蓄意而不盡形之辭者矣未有辭至而意不足者也意不足辭無所爲至譬之於水泥泥有源以出之矣然後充擊而爲濤渟涵而爲淵迅駛而爲湍縈廻而爲瀾衍迤而爲波光浮紋蹙沫濺洑射隨其所遇各效奇巧以盡變態而又晶瑩澄徹不入滓穢至其經流之連絡又且詰屈宛復自源達委靡有斷絕使人廼而觀之心神眙瞶徘徊而不能舍夫文不可以强爲也何以異於是昔之人有能之者必其中有自得實見此道之流行橫斜曲直小大淸濁無所不在於是觸幾發微或緣彼而歸此或即古以顯今細則取巨巨則取細常藏於變變藏於常紛紜轇轕不可終窮雖欲不爲波濤瀾湍之類不可得也辭盡其變而意始融意融而後辭乃益至雖欲文之無傳亦不可得也不見丹訣禪偈乎辭若鄙俚然而終必傳者其中誠有之也僕則安能爲若兄之文脫去往日蹊徑正與僕同而造辭之工則沉穩敷腴句櫛字剔使讀者莊然停思而後能悟其措意如送范東明文立論正大無復可議獨欠專欠斷時復野戰雖多淵瀾却於經流不免分殺其勢此僕一隅之見非所語於大方不識以爲疵蔽否兄往日論遵巖文亦云肥皮厚肉然此但據其辭云耳眼前人若遵巖文式殺有見雖辭甚豐厚然其意之所起皆出入變化不肯拘常而就卑故其辭皆能究其意之所極而後止不徒爲應酬而已惜其頗費探索非盡胷臆流出視荊川不免讓步（兩人定評）然竊謂必傳無疑也冬至後因病默坐不復對客承遣使多遺又有重委不敢虛辱輒破戒草此惟教之

文章以本色爲第一所謂眞精神不可磨滅者是也念菴論文與荊川一轍過遵巖遠矣

答耿楚侗致理安民

張居正

丈田賑飢驛傳諸議讀之再三心快然如有所獲蓋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當日何○進王氏）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漢唐之末世乎幸賴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久僅免危亡耳隆慶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不振敝習尚存虛文日繁實惠盞寡天啟聖明雖在幼沖睿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於宋之懦弱牽制尤難僉謂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高皇帝懷保小民之一念用以對越上帝奠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爲務鋤強戮凶剔奸釐革有不得已而用威惟欲以安民而已奸人不便於已猥言時政苛猛以搖惑衆聽而迂闊虛談之士引動晼宋衰亂之政以抑損上德矯捍文綱（老○辣）不知我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拾餘無裨實用徒以惠奸宄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尠雖勉遵上令而實未得於心所以宣上達下者苟以具文規勉罪責而已比見公諸所條布訓辭雖若嚴整而肫肫愛民之意藹然於言外以是服公之高識宏抱非世儒所能及也願益自信而堅持之監軍道裁革爲便彭湖賊未必即是眞倭但嚴備以待之不必勤於遠也人旋附復拙稿末卷有歸政本末謹附一覽

此老綜核名法之學傾吐無餘其本領自是嶄截

答太倉王相公　馮琦

自王給諫建議後覩彖而得予假未嘗有也講僚得給驛賜金幣已爲異數至於屢節旨定期程前此未有也詞林贈別上頻元宰百年前有之然不過片詞隻韻若夫連篇盈軸又親灑翰而贈之前此未有也近世贈言不過誇詡遭遇與夫悵別道故之詞若夫談涉世之難盡舉生平艱險榮苦悲歡夢覺之境以相告而發其相靡相忌前此未有也語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夫士之相與在相知心耳言感則已淺言酬言報則又淺雖然以吾師披腹心教我我獨匿意隱情無一言片辭相別夫乃以我爲非人也頃者吾師移書諸司戒無輕言建儲事須冬初併力廷諍此背水陣法也言不聽而諍諍不已而以去就決之此如駿馬下坂勢不可止愚則以老師當以此事決去就不當以去就決此事也此事在持之堅定而不在處之決裂即如友朋相與過失相規爲勸解之辭則易爲決絕之辭則難隋文帝曰吾於高熲勝兒子比其去寘然忘之人臣之不可以身要君如此夫建儲大典不出於上而決策於下在人主必不安處人主不安之勢而過用其盛氣攖人主之逆鱗而激之以不爲又激成宮闈騎虎之勢而使不得不爲其爲社稷計不完今第安從容委曲反覆開導延頸爲太子死之意堅不可奪而其氣彌平其詞彌順以俟上之裁決正魏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大善不則請預教皇長子即兩皇子並出亦須明立等差端今日之蒙養正異日之倫序儲雖未立固已定矣若二者皆不得請然後以廷臣之上策爲老師之退着要之言者自言且無及去就去者雖去亦無忘君國明決忠厚人臣皆合如此而況受恩深重禮絕羣僚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臣不敢意其必成以爲功亦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爲名據事理守典章欵欵朴忠正不須文聖經賢傳如臨古法帖一筆似即一筆佳全體似即全體佳矣是事也成天下誰敢不服是事也不成而諍天下誰復不服從此紛紛之說皆當杜口而十餘年來所由紛紛者亦請爲老師畧陳其槩門生入官獨見丁丑以後事於時上成其勢下成其名天下議論乃始萌芽至壬午之冬而下之爲議論者始勝於時回邪屏斥忠讜登用人心國論庶幾得其平而排擊不已角立而爭至乙酉之秋而下之爲議論者始敗於是

可以論世

天下厭異同之議習和衷之論而其末勢乃至異者外同者內天下異同之論乃復益起而已丑之冬而下之議論者復勝則又排擊不已角立而爭勝爭勝不已其勢必敗敗不久其勢復勝同爲異根異爲同始大如風輪之持世小如水車之激水相循相軋無窮已時故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未常得其平譬之味然非飴則苦蘗也譬之藥然非烏附則大黄也夫治病者不計虛實而輕以大寒下之輕以大熱補之藥以治病而反以爲病後來者治藥而已未及治病也故寒熱之性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血氣未

常得其平夫人吾人也事吾事也相與語是非耳何譬何隙而成兩敵血氣有餘即成火病病已則復爲血氣天下紛紜惟在考其實修其本以服之天下私耶惟公以服之天下僞耶惟眞以服之服之自佳不必論是非勝負也夫我一人耳人且千百兩目難以視衆鳥一心難以應衆機衆口難調衆怨易結善解結者當於結心結根昔除諸妄自滅切視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者八九就言而論因章奏而起者一二因言語而起者八九以老師忠孝大誼爵如日月文章氣節神識力量天下推以爲

亦熾而比遂見疑於悠悠之口且昔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疑人在事先此何故也或以言入或以言出以言入者必有所傅會以見其親以言出者必有所增減以見其不蕪夫裁節文義更易訓詁即古人之言誰不可疑者兩喜溢美兩怒溢惡是開甲乙之論成人我之嫌此旣傳聲彼又躡影聲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之道法莫如大疏所謂不爭不講而不爭不講者不但不形於章奏亦願致愼於口吻夫事待言明其味已淺意因言晦其疑轉深古之愼言者身在事外則逃之元虛身在事內則歸之功實問四

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之廢興詢備邊之虛實一切是非毀譽絕口不道傳搆何由而起議論何自而生不但市虎可銷抑且海鷗可狎夫天下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議而漸大因爭而益大事已襯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濃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則漸無事矣此議不立則彼機不生後隙不開即前嫌漸弭譬之作文已盡必有問答以爲波瀾若無波瀾勢將自止夫相猶的也射名者趨焉射利者趨焉相猶舟也順風者乘焉逆風者乘焉言法便者言法不便者皆有所挹取

於我者也何也言便者以附我為利言不便者以抗我為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得利而我獨受其弊故謀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衆所以為勝而用獨所以為不敗郤克破齊王翦伐楚用衆也趙雲文鴦出入萬衆單鎗匹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二人將數騎入堅陣左顧右盼則難以濟矣衆之紛披其勢必寡與其用寡不如用獨用獨之久勢必得衆我在是非得失之外介然孤立則在是非得失內者皆來取衷而我持其衡我持其衡則人輕而我重我重則物自附矣內閣之有事權與得衆也以漸其失之

也必以驟失而復得也又必以漸夫吳君之吳也若廹得之則事又未可知也大抵今日之事上下兩難然下紛易定上隔難通至公血誠天下斷無不服之理惟夫中外相隔上下不交則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古人謂安有知政事而數日不見天子者况乃彌歲經年不承音旨下既無由接見上又未盡聽覽六部能題覆而不能使上內閣能票擬而不能使下即不知大權將安歸乎自古基禍往往在英明之主而禍不見於英明之世彼能以法繩下其下凜凜懼以身試斧鉞而以其家為撲滿故猶惕而未即遑至

於後世無前之英明有前之隔絕而為禍始夫此如人之有痞疾也膚之內膜之外鍼石藥餌之所不及以肥甘奉之則邪日盛以藥石攻之則氣日虛奉之而不可繼則必攻攻之而不克則又必奉之比待老師仰屋而歎煬竈意念深矣此類勢成如虎未成如兔搏兔者但患其窟穴深耳獵師手一矢臂一鶻可伺隙而取也戊子之役則幾如搏虎建旗鼓聚卒徒雖有千群萬騎僅以當一矢一鶻之用反以震驚山靈蹈籍士馬雖能取之所損實多不言則滿朝無一言者一言即滿朝無不言者言官之疏既以同

聲救言官之疏特出異例上安得無疑而輕外庭乎凡致君側之惡者必上悪主斷下仗公論而中乘其相疑之勢董澤之蒲不可勝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則不為一為則不可不力惟慎與果乃可以濟惟老師審圖之

議論斐亹波湧雲蒸要其赤心忠告實從肝衡時事甘苦朝局中得之歷練老成可以經世

王少湖先生傳

馮時可

野史氏曰夫學者博覽元覽猶必考信於躬行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然則爲學在躬行若斯之切也而世儒紛紛務張皇以立門戶奇說渺論出蒼天而入九淵綜厥行事曾不異於塗之人此何以責焉余雅多王先生行誼因載其事以勵學者先生名敬臣陽湖王公庭子也始孩而倍母畜繼母郁安人所以飼代乳故體甚羸稍長就外傳誦書輒了了讀詩至野有死麕章廢卷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何爲存哉必漢儒誤入其已刪者朱儒承陋而不能辨耳陽湖公不能難也年十齡值清明節書几云天何以淸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見者驚其早慧陽湖轉國子博士先生年十四隨侍長安誦四箴註悟孔子求仁之旨而歎曰學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禮之動安從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搦於此心至其體習而心忘則至精所感盪而神理爲之曲中如輪扁之斲規規矩矩其糟粕也由是居處必以禮自準雖燕褻必正襟危坐無惰容踰數年父命先生應舉流不忍離再被命始行陽湖雖久宦家無斉斧先生歸而處居甚隘則寄寓天王寺中讀書易粟有饋餐者卻之不已則書壁云不食嗟來食寧爲溝壑夫其人乃止饋年十九籍博士弟子員執贄謁莊渠魏公而考道焉時學者皆力爲奇傑文自振而先生獨默坐澄心曰學不聖賢雖處詞凌厲君子不貴也年二十一婚盧氏女相見如賓朝夕共省郁安人而郁安人性卞急臧獲稍拂意即洸潰至毀器擊床先生宛解之者萬方不聽則跽而進湯安人擲之地因入寢室先生蒲伏待命未得久之天旦矣陽湖觀察建衡先生從游居二年陽湖請終養歸而先生當戶晨昏伏臘奉盥請衹觴豆饎爨無不躬親有招先生飲者以妓佐歡先生見曰吾何以衣冠坐塗炭邪稱疾而返自是遂絕燕會祖母俞得老疾先生進匕劑逾月不解帶旣沒擗踊號泣如孺子慕至見陽湖則抆淚不敢爲毀容陽湖服闋叅藩江右而先生奉郁安人於家視滫瀡惟謹先後嫁妹者三皆傾橐以助矜禍愈於已女治閫內外井井不施撻而舍中兒無敢逼飲食狎游者陽湖致其仕歸則先生毋擊鮮邀文太史王吏部陸尚寶過爲親娛不令知所繇置陽湖出飲無論寒暑必逢衣大冠送於中堂戒侍者曰若

任也乃公或飲逾量須若節之迨歸雖夜分必擁篲迎於戶或風雨則逆諸途已酉歲得寒疾劇甚見所倚賓徵傾曰此非得正而斃也侍者整之將死歎曰長者在堂而身先萬里哉死逾時復蘇經旬而愈則以陽湖命養痾別墅亥年始歸于舍而配盧氏先郁安人驩先生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閉戶省愆不御內者十有三年陽湖疽發於背先生親自吮咂臥床下者數月陽湖慰令少休無苦也卒不敢寧戊午歲郁安人終哀如喪祖母三年未嘗見齒人不知為繼母也既而長子卒陽湖為置二媵人先生雅

不欲也陽湖曰若虞燕女溺志而不虞我一綫息哉先生乃勉從數歲不乳竟謝遣之甲子督學耿公聞其行超格貢焉强之赴京以親老力辭郡邑或交以篚謝不納而惟以坊金惠三族曰此國恩也願共霑之陽明老而足不良於行先生復絕內移床傍親所臥如是者三年久之陽湖病轉劇一夕十數便先生臥不交睫微聞謦欬則躍然起立為代鳩杖未几陽湖捐館則哀如喪郁安人者遺田數百畝以其租贍三族曰此父遺命也宗人莫不感泣相率而喪陽湖緦者如功功者如朞至賓客慕義而賵賻者亦

視喪郁安人什倍矣先生鮮兄弟友愛諸從痾瘵如其身諸表姪率子視焉闢館舍勵之學婚嫁必任不以歲詘辭至其自奉則一食脫粟終歲單袷蓋五十年如一日也嘗命僕以銀器質子錢家逾年贖之而子錢家誤與金器促僕還之子錢家勞僕以布僕不受也曰主行德而我顧為利乎陽湖嘗謁客歸途遇他家僕倚醉踞而詈輿人辟之其人愈益詬詈直至廳事呼姓名撻擊戶扉諸蒼頭忿欲復之先生曰是人不逞異常當暴死若無庸輕六尺以與較婉言謝之其人歸不數日死里中服其早見先生嘗謂

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試自見耿公公易之曰子須以言論橐籥後人聖賢無獨成之學俗雖敝不可誘也由是多所勸諭五十以後弟子來從游者四百餘人或刻厲相責諭一意事聖賢學不為兩端自解諸賓客聽講者戶外趾常獄獄諸生以二六日會禪與寺辨論鋒起先生徐以約言定之莫不渙然冰釋常云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為弊滋大吾道至公至大惟不見乎道則有是非有彼我苟見乎道則方寸大觀物無不可萬派千枝不離於一又何是非彼我哉先

生於學無所不窺而尤以愼獨爲標的曰聖賢論學總先於愼獨身體之自可見愼獨之要曰研幾也審則也盡之矣幾善惡也研之而後知否則或混於惡矣則帝衷也審之而始得否則雖善而不精非天命人心之本體矣又曰親長之際袵席之間愼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也戕其本何以發干霄之木也又曰學者眼界不高則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則不足以俯天地骨格不堅則不足以負荷無窮聽其言者興起甚衆矣俗恭魏晉放逸吞睢儀檢先生益繩以法冠婚喪祭儀節品式準於家

禮遠邇相傚篤者不敢蹈厲而拙者有所遵循自是風俗一變先生檢柙若處子而奮迅行義則如壯夫慈愛若柔門而諄切誨人則若嚴師其與門弟子所稱述皆庸言庸行無有驚世駭俗之論至於優而柔之曲而暢之使人日改月化而不自知則有留於言語動作之外矣余自黔歸與先生談權學問甚洽也嘗與予論文曰弇州四部吾懼其啓學者以靡闞也徐迪功著撰甚富而行者三四卷吾貴其能捨矣彼不能捨者有三多欲也好勝也自是而不知也有是三者斯賊道哉又曰六經文之本也今之爲文

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曁之祠惡池以爲河祠深林以爲岱何當耶諸生有專事靜坐者有汎覽子史者先生曰靜坐則繫心博觀則奪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萬變者哉自是諸生學之有鵠矣先生不尚言而言自藹然聽之有味不工文而文自斐然玩之無窮所著有父訓家禮叅游武夷記行於世馮子曰天下之言學術者衆矣守虛靈者以溟涬爲宅執象器者以筌蹄爲輿猖狂叫呶詭僻固陋而不自知其非至其下者則佔俾爲學齒頰爲師卑卑焉以逐時好取世資而已矣尋常踐履視爲贅行

若夫嚴於屋漏以對越上帝人欲是域以上達天德獨先生有焉昔蔡中郎作碑惟郭有道無愧予之傳先生也亦然

少湖先生愼獨之學眞切不浮可爲千萬世論學者法至其返躬實踐不事聲華謂之篤行君子夫何讓焉

謝孝子傳

顧璘

謝孝子名廣，字志浩，祁門人。系出南唐銀青光祿大夫詮之後，由大參三遷而居王源。由詮公十六傳至忠，是爲廣父。母汪氏。父性消遙，出賈梁宋間，神僊遐舉事，志竊慕之，遂遊名山，求至人，以圖不死，不歸其鄉。廣幼，母教之學。年十六，授春秋於從祖方伯廷憲公，讀頴考叔遺羹事，廢書泣曰：古人一羹不忘其親，余有父失養不顧，獨何心哉。抑聞朱壽昌失母，求之五十年竟獲，廣不生容桑，乃忘父母耶。顧母氏無他兒弟侍養，即納婦李，入門七日，決計出行，纒擔發誓，周四方以興，必見父。大梁得父於小客旅邸，號泣抱持，如得再生。父摩其頭曰：兒孱孱遠來良苦，今與兒歸矣。相依旬月，戀戀顧慕如嬰兒。已父忽變前志，顧乃給廣徃汴北取浮貲，云同歸。會伯龍起偕兄祿自魯山來會，因託二人代侍。緣父惑彼道深，得間即脫去滅跡矣。比還，躃踊幾絕，莫知所適。忽傳父在魯山，即匍匐徃尋，弗得。有郭馳氏者，儒生也，哀之，因館穀爲圖計。諸儒生來唁，益憐愛之，欲挽留就學取科第，云爾父聞之必來。（三代下乃有此等器識。）廣以書復諸生，其畧曰：子不得親，雖擁天子之位，猶怨慕而懷憂，若余則失其親矣，乃欲務虛名，沮實念，是誠何心耶。仕以求忠，安有不孝而可爲忠乎。已矣，吾求吾父矣。辭旨懇欵，諸儒生不能強，咸嘆曰：孝子孝子。聽其辭去。歷陳蔡鄭衛之墟，達於荆襄，及於河上，皇皇如追，戚戚如喪，舟涉陸跋，弗御酒食，夜則稽顙北辰，以控精懇。凡諸寄宿之舍，輒勸人修孝悌行，感動甚衆，人亦每每導送，窮索幽險，渺不得彷彿。母在家病作，族黨寓書名之歸。歸乃持母泣曰：天乎，何置我於慼慼間耶。人有襁抱稱孤者毒矣，我幸有父而不得見；有列鼎調膳者福厚矣，我徒有母而不得供菽水，雖謂非子可也。仰天大號，聞者酸鼻。既侍母疾愈，聞武當有道人影嚮類其父，即卿哀辭母，以死爲誓，嚴戒步拜以徃，腰貲販賤，營給口食。至則非是。又聞終南山中多學仙侶，乃衝暑雨，躡冰雪，歷風濤崖磴之險，深入窮探，艱苦萬狀，足瘇且跛，竟不得遇。匍匐河汴又十餘年，形羸髮禿，悵悵待斃而已。家又報母大病，倉皇籲天，挽輿兼程歸。至家，跪牀下泣曰：兒罪當誅，求父弗得，復棄母養，天地不覆載矣。於是躬奉湯藥，衣不解帶，嚌滌必手乘之。踰三月而母安。又數月，乃復逡巡進曰：兒初意父志神仙，索居方外，窮矣事

久不可料嘗聞河埠館人云有徽商毎二三年駕巨船一至貨盡即去述其容貌行事儼而翁乎兒因置行篋在彼計今秋冬當來欲往候之天其或者遂此也母許之乃輿痾往候踰年又不至彷徨計無所出長號而歸母亦老且病矣日維率妻子竭力供養結樓日北望與父來歸又以意繪像朝夕哀臨或夢挽父裾不能留則號哭達旦至動鷄鳴凡飲食及其所嗜輒投筯不食迨母氏以天年終乃具父衣冠招魂以窆焉哀慕之心至老不替也年六十有九忽疾作且起命製衣衾仍口占曰正氣還元造餘辜積厥躬一生行止定千載是非公遂卒卒後二十年其子祚錄其孝德委悉成帙謁余為之傳予讀之移晷乃盡評焉踰年未敢捉筆問其鄉人曰信然乃作傳著其槩論曰父母所由生也是謂之親生致其愛死致其哀豈待慮而能哉其或事變外迕弊精殫力以濟所願固亦天性之自然非有加乎其外也唯夫世教衰替耰鋤德色往往路人其親而後孝子得著其譽吁亦痛矣如謝孝子之事間關險奧憂愁疾苦亦云窮矣而持念專篤至於蓋棺猶抱遺憾斯天性純良無慚於薄俗者乎其可謂篤行士矣

至行如此與朱壽昌尋母何異乃既得復失則孝子之不幸也卿悲風木彌緒傷心每讀此等文不勝嗚咽

二孝子傳

耿定向

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予聞諸長老先生言為紀其大凡云

其一丐子也行乞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聽其下有歌唱聲者下覘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缶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人詰之丐子驚曰儇窶人聊為阿母歡耳貴人嗟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此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

其一括浙之長興里蓋椎魯人也獨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猶麗於貴一日飲諸婣呼孝子侍婣多豪貴人饌且腆甚孝子未及舉即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母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睨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品裹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即御若未嘗旨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間復私念曰令何緣客罷即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卮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卮置樓簷間覆以瓦先間歸俄侍者報亡其卮衆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扃戶令人人袒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澀也倉卒不得計即謬

曰由我詰出之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未
諸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奈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
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寛我俾先償屋奉母居
令無訶也不爾懼傷母氏心從父雖嗔恚聽其語亟道母
氏已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憶而厄乃折簡主人諭以故
且曰昨若黃歸未有白也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檢
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日擬兒吾業已（令人妻絕）
得厄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誣負不避名孝子始吐實淚
淋漓下曰某若不能勉奉母氏歡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
客在設令把我袖將大訴我且重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
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贏餘兩豚犬兒能似
爾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坐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
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母氏焉閭其族
里至今多禮讓人謂遺風所漸云贊曰
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乃丐子殆契是乎
世之力能具五鼎八珍而羅而不能令其親一開顏者豈
少哉令人脈脈感愴矣或曰行乞至訴恥辱親也不知彼
營營競進者視乞墦行何殊矣究所止能以親顯不恥懷

肉至自誣事若甚騃可憫乃其顧養一念卽古潁封人奚
加焉卒感叔氏風施後世有以也夫
事本瑣瑣存之足以厲世有心人讀之定當潸然淚下
也

沈嘉則先生傳

屠隆

沈明臣字嘉則四明之櫟社人以文行高東海稱櫟社長後進咸尊事之曰嘉則先生爲人高朗洞達父文穎賈俠用賈敗而先生起窮巷從里中授諸生業迺獨喜爲聲詩弱冠上書郡守華亭沈公幾萬言沈洋自恣沈公讀而詫之曰奇士補博士弟子居恆好鄗落大節風流自命慕謝安王猛之爲人慨然思以功業自見時無有能用之者悶放之氣一發之於詩歌束髮濡毫染紙百韻俱落倏忽淋漓其上矣鋒穎旁射觀者辟易酒酣長嘯聲碎銅如出金石澗達自喜竟莫窺其際也世廟時東方兵興督撫尚書胡公辟置幕下抵掌談黃石不獨乖空文自見也胡公爲人豁達有酒失善嫚罵所喜輒賜千金所怒箕踞張目其人立死劍下先生匡以大義正色無所阿公亦雅憚先生遂見爲起立其見敬禮如此胡公行部太末及七閩先生皆從行一日公燕將士爛柯山上酒酣樂作命先生作鐃歌鼓吹十章先生援筆立就至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胡公矍然起捋先生鬚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是直視陳孔璋輩猶小兒至今石刻山上之閩中偕賓佐躋大王峯把酒呼武夷君意態縱逸旁睨一世客有言某歌姬妖麗者時胡公業已被酒呼健兒爲我取以來少選麾下報姬且至先生正色起立曰明公可以行矣胡公酕醄登車去其輔胡公以正皆此類也及胡公以功見讒死請室中賓客星散先生蒿目而走哭墓下持所爲誄徧告賢士大夫曰東方自島夷內訌百姓子哭父妻哭夫無寧歲胡公親犯霜露冒矢石而芟除禍本安固疆圉功曷茂焉而以讒死臣不佞心傷司馬冤願爲司馬瀝血白狀以故司馬死而其事卒白則先生力也自是先生遂淪落湖海間往來吳越泛錢塘登海門慷慨想慕鴟夷子揚靈處稅駕吳會浮五湖陟洞庭諸山至華亭拜二陸先生墓下西金昌尋要離專諸之遺跡往往託之詠詞寫其胸中跌宕遂杖馬箠遊金陵捫鍾阜望國家王氣而日醉吳姬肆中片語一出豪傑才俊咸逡巡避席謂天上歲星再謫先生亦自任不疑也姑蘇王元美吳興徐子與武昌吳明卿新安汪伯玉輩咸高才玩世而先生以布衣遊其間晚好衣緋衣與二三曹偶踞坐長林之下或白日行游市中觀者如堵先生自若也屠子與先生故同里閈不相往來時時

（兩出）

（此篇尤見）

（高義文長不及也）

明文遠卷

從他處竊讀先生詩若文輒自失也先生一日於張司馬公所見屠子詩若文歎曰耳屠生十年倏乃今得之司馬公曰若欲見屠生乎吾爲若致之一見如平生酒罷期至郎中談咏達曙矣先生爲詩兼漢魏六朝唐人所長而尤善自出奇揮霍雄渾不以氣傷格不以格掩材居然大家文益疏宕有奇氣迺其魁偉大節洵不媿其爲文世人徒知先生以其詩且不盡也近世作者或乏長材則詭而跳諸偏枯以爲險絶而務掩其短每撰一篇杜門而首蒙襆被搆以累月穎至爲禿也而出號於人曰吾鈎元尚奇夫苟情至即莊語而可安事奇語則艱僻類出奇者而按覆其旨猶夫人耳何不遵大路趨而崎嶇走間道爲問與先生論至此爲撫掌必若先生所謂遵大路而趨者也後世而不廢殺青之業則有先生在也

風流跌蕩肖其爲人於立身大節更寫得磊磊落落當與石簣徐文長傳叅看

侍御方公傳

鄭之元

公名震孺字孩未直隸桐城人遷壽春父曰大引以節俠著聞母孔太孺人誕侍御之夜夢正學先生來因命是名公五六歲肌肉皆香恍惚憶因中事舉萬曆癸丑進士爲福清葉相國門人相國心器重之訂以館選公偶因太孺人小恙一夕遁歸相國驚異贈以詩有竟然拋却鳳凰池之句蓋心知其非尋常科甲中人矣明年謁選授福建沙縣尹縣居牛有稅歲數千金公悉行禁革其爲政清廉不可犯然大端以教化簡易爲主故沙之人戶戶祝之滿三年考舉卓異第一明年擢御史是時神宗末季諸要人把持朝權橫分區類海內名賢多所禁錮侍御銳意開闢力請開門戶之禁前後所薦如趙忠毅公南星高忠憲公攀龍鄭公三俊熊公明遇李公邦華魏公大中鄒公維璉等相繼登八座爲一時名臣即今十五年後聖天子破格枚卜舉朝共推孫公愼行劉公宗周猶是公當時特疏以請者也其人倫之鑑如此會光宗皇帝賓天熹廟以冲年登極逆璫魏忠賢交結客氏表裏爲奸浸浸將不可制公潛察其微上三朝艱危之疏屢以在牀在旁爲言欲

熹廟首逐忠賢遠客氏忠賢恨之入骨辛酉正月公巡視
南城璫甥傅應星强奪人妻公窮治之閉應星南城獄璫
踵門長跽以請公笑曰有執法御史無撓法御璫御史逆
璫怏怏去謂劉相國一璟曰我與南城小方豈宿世寃家
耶五月遼陽不守公一日上十三疏凡添設巡撫疏通海
運調遼兵撫司馬語中款竅確然以于忠肅自任而一時
倚以爲安亦以忠肅共推之是時遼陽新破河西風鶴皆
驚自廣寧至三岔河凡三百里無人烟公慟哭於朝曰諸
君遂棄西河耶若以其地爲荒野危險臣請自往犒師臣

本呆腕書生當此炎天烈日之中猶有熱血黄沙之想凡
以激天下忠臣義士使其心東向耳雖然吉凶悔吝生乎
動臣一出都門將不得再覲天顔矣願皇上識之是時逆
璫既以公爲釘附璫者又以公爲屑惟恐其一日不出緹
至通州而廣寧卽與之議上矣公隨上疏曰當此主憂臣
辱之時臣不敢憂死惟是越二十七人而差臣後來必有
以攘差中臣者嗟夫臣何差不可攘而攘僅僅一衞之差
攘刀頭誓死之差耶願皇上識之讀者多泣下六月公至
西河不居廨宇不修巡方威儀選死士五百人相從虛虛

實實示以不測旌旗相望是時羅一貴劉徵方爲馬前卒
公一見奇之卽特疏請爲大將後兩將殺敵兵無算鎮武
城破力盡矢窮猶西向再拜曰吾以此一腔血報方公也
其識拔英雄又如此壬戌正月公差滿回前屯衞造冊候
代而吳主事淳夫徐主事大化逢璫意乘間疏論公攘差
下部院議總憲鄒公元標奮筆曰御史係全山海無過且
有社稷功不知大化是何肺肝偏欲中傷善類能免之而
給事中郭興治遂借道學以攻總憲爲大化報怨正以逢
璫意也鄒公遂公亦移病歸乙丑逆璫勾連南樂相魏廣

微毒焰大張羅織忠良將與大獄募忝方御史者賞京堂
郭興治再應募追論公河西贓私逆璫矯旨遣緹騎逮問
而苦於對簿無律乃密囑緹騎曰逮死御史更佳緹騎至
徐州卽先遣人焚公宅第倡言有旨彝三族於是家人星
散僮僕多焚死其傳公已成灰燼而公實在府廨候問讀
緹騎無可奈何乃趨就道公至都下法司究問坐贓至六
千四百一日一比幾斃箠楚公有弟曰震仲震鼎亦兩俠
士乃遍走海内負意氣者之門於是東省則華東張公游
客房公北直則質公范公性緜李公楚黄則武阜黄公共

釜瘡助。僅完贓之半。其一半則抄扎戶族以竣。株連之極
慘矣。擬罪必欲坐以死。大司寇李公養正三爭之。獄屡持
不決。而揚州守劉鐸在獄。作青辭告於帝。逆瑞誣以咀咒。
併誣公與鐸杯酒交通。遂擬斬。丙寅九月事也。不數日。郎
當伏躓西市。公與惠給事世揚慷慨賦詩。安之若素。臨期
皇長子生。得停免。公雖暫免。而逆瑞愈不能釋於懷。日遣
邏卒一人曰馬牌者。伺公與惠給諫動靜。旦必以聞。名曰
打事件。公日坐一土坑上。屏絕家屬。人施與飲食則飲食。
不則閉目寂然。其邏卒始而伺。既而相憐。已而感化。至日

市餅餌餽公。歲時或一具佳饌。公疑其有毒。邏卒跪泣曰。
良心之在人不死
此我妻某氏聞老爺精忠。手治以獻者也。公因賦羅刹成
佛詩贈之。故一年之內。所打事件。不曰惡疾舉發。則曰危
在旦夕。逆瑞稍稍疎於防。與惠給事幸而相延者。皆此邏
卒力也。丁卯八月。秋審將及。公知倖不可再僥。乃自著年
譜易序見志。所賦詩有孤臣九死原無恨。要典三朝幸有
名之句。已自分必死矣。至九月今皇帝御極。日月重光。逆
瑞以大逆不道族誅。義子乾孫皆不免。於是刑部上疏理
公冤。十二月二十五日。為萬壽聖節。上傳旨特釋公及惠

給諫於獄。兩公策馬出刑部門。兒童婦孺擁觀如堵。至馬
不得前。群北向呼萬歲。此亦足以見直道之在人心矣。亡
何給事中曹師稷鄧英陳獻策等。御史馬如蛟倪元珙等
上疏言天實留方惠兩臣以遺皇上。碩果靈光。不可再得。
其速加以不次之擢。爾時長山相國與公同門。欲索重賄。
是何肺肝
公笑曰。使方子而行賂當魏瑞時已九列矣。遂被格不用。
而公自謂與楊左同被鋃鐺下獄者共十七人。今纔得兩
人在。不啻再生矣。白骨再肉。華表重來。即蔬食水飲。嚋非
天恩。若使作宦海汩沒之想。便是冥頑不靈男子。名其居

曰懺菴。額其閣曰樗園。濩落自愉快焉。或曰。侍御之自愉
掀髯千古
快誠得矣。唯是天固留之。而人固棄之。魏瑞日欲殺而偶
然漏之。今之君子。其以為當用。而恝然錮之。其謂天下後
世何哉。其謂天下後世何哉。
野史氏曰。以余觀侍御立身大節。即剛腸鐵骨。何以加焉。
而眷眷友朋。又何其溫以厚也。人遂以是為侍御詬病。是
豈窺其汪洋者哉。白香山處微之奇章間。不得名其黨。呂
黎於實錄。未嘗假借。而傾倒於柳州夢得。豈廢如塤如篪
哉。侍御嘗言天下無一才可廢。廢之則成疹癘。卓哉。金石

之言具隻眼者以侍御爲廣大教化主可矣
忠肝鐵石千載不磨甲申之變先生竟以身殉國眞日
星河嶽之間氣也

長沙守季彭山先生本傳　張元忭

自新建公倡道東南四方之士興起而從之者無慮數百千人而彭山季先生及門最久稱高第先生敏慧絕羣尤刻厲好學（門字是○季公一生命脈）弱冠領鄉薦尋丁父母憂終兩喪不入閨閤自是家居者十二年未嘗一日釋卷每讀一書必竟其顛末乃已或有疑不憚屈己問辨上自經史下逮星曆度數地理兵農之學靡不窮究然皆務該博求窺領要旣而師事新建公獲聞致良知之旨乃悉悔其舊學而一意六經正德丁丑成進士時年三十有三矣猶自以學未就不欲仕新建公勸之仕乃出自建寧推召拜侍御史自侍御史謫揭陽簿稍遷弋陽令蘇州貳守南京儀部郎又自儀部謫判辰州尋遷貳吉安終長沙太守先生歷郡縣所至輒有聲其平訟獄寬繇賦賑饑捍患績甚衆然皆他有司所能至當利害是非之衝他人所縮首畏避噤舌不敢吐一言者先生挺身危辭無少避也在建寧時値宸濠反江西新建公方發兵討之而建有分水關自江入閩道也先生請於所司身往守之會趨按御史某以科場事檄郡守與先生偕入守以書趣先生先生復書曰建寧所恃者有吾

兩人爲人心所係耳設因科場棄去不爲地方計是棄人心也他日欲復收之寧可再得且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場往返動計四旬今江西勝負未可知士毆生發叵測微吾兩人其誰與守郎幸而無事當此之際使試錄列吾兩人名傳播遠邇將以爲不知所重貽笑多矣拒遠按院之命孰與誤國家事哉守深服其言竟不往其令弋陽也安仁桂公復召入相道經弋雅重先生一見握手求教將方忌新建功將奪其爵先生爲言國家於人臣錫典固不宜過越然顧其人何如耳爵上公加九錫分茅胙土誠不可施於溫懿操莽其可靳於周公乎桂公爲之憮然先生仕凡再謫而卒以讒罷其以御史謫也坐論救御史馬明衡朱淛馬與朱所陳處慈壽太后及肅皇帝兩宮間事已下獄且不測公獨抗疏救之舉朝以爲難其以南儀部謫也時方排講學者鄒公守益爲主客郎與先生日夕講論不輟會鄒公以疾乞歸當事者搆以徵事黜之并連先生其在長沙政尚嚴鋤擊豪强不少假借豪家苦之競爲蜚語入京師中先生竟以是去先生在官凡二十餘年所至輒聚徒講學孳孳不倦在揭陽時新建公始建叢文書院於南

寧使先生主教事士至者以百計先生爲發明師旨提闢啓鑰中人心髓士翕然宗之南寧至今傳新建學大抵先生力也在辰州時辰故新建所嘗經寓地其於良知旨士往往有聞一聞先生至執經者滿庭廡先生爲擇辰陽書院居之親爲講授士多所奮起保順兩宣慰相讐殺變且作先生遺尺紙諭之事遂解辰陽之學者至今猶誦而思之其在吉安講學於青原山時講學者多以自然爲宗而厭拘檢先生懼其失因爲龍惕說以挽其敝大都以龍喻心以龍之警惕而生變化喻心之主宰常惺惺其要歸乎自然而用功則有所先間以質諸同志或然或否先生亦自信其說不爲動既罷官歸則載書攜諸子就居諸禪寺誦讀其中手自校讐迄晝夜寒暑無間者凡二十餘年所著書有廟制考義春秋私考讀禮疑圖四書私存孔孟圖譜樂律纂要律呂別書書法別傳說理會編詩說解頤易學四同凡十一種爲卷百有二十大要以己意近發師說遂會聖心節解條貫悉歸於一而後已非特經義爲然即典章政令之出於古爲今人所不及見者有乖於理悉掃除之必歸於一而後已既又窮九邊考河故道索海運之

舊跡別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川原則又涉淮泗歷齊魯
登太山又歸而自江入閩者踰年見聞既廣學益精進其
書往往能決前人所未決之疑粹然成一家言當世號稱
博洽如唐公順之王公慎中皆以經學相推尚其所至與
所居士多以此師先生而先生亦以此教人皓首而益勤
迨卒之年蓋七十有九矣疾且革猶進門人講易於榻前
亹亹如平居時先生磊落不羈表裏洞達即有過不爲掩
覆嘗斷建寧獄當死者三已著案後覺其誤大悔之比擢
去悉爲記達諸司令後斷者得據記以解其訟過之勇如

此性剛介不可干以私朋友有過或面折之至不能容然
與人燕坦無圭角喜引掖後進有一善亟稱之不容口人
以是樂親之以理卜禍福或奇中於數年之後至以堪輿
術家之言蠱者特爲說以闢之家居不問生計篋無餘帛
廩無餘粟先生不以爲意惟讀書談道怡如也不嗜酒然
喜飯豆觴邀同志與登泛挾冊以往詠歌講說盡日忘疲
處家庭多濶略教諸子亦疎其節目使歸自得至事伯兄
東所公問視膳寢出入必告雖皓首一如童時其慎密又
如此先生歿且十年而鄉之縉紳若諸生益追思之相與

明文遠卷

建祠禹蹟寺西林賓先生舊著書所以祀先生又買田若
干畝以供歲祀先生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越之會稽人
彭山著書甚多間有好異之過然自是一代學者文於
精神處一一寫出○龍惕一書乃彭山論學宗旨其時
同門諸子玩弄光影流入禪機故先生欲以主宰爲重
又論龍戰於戰其血元黃六陰晦極而陽未嘗亡猶人
心昏蔽已甚而天理未泯也陽在陰中惺然復覺以爲
受侮於陰將自振焉故與之戰主於戰者陽也故以龍
言而所戰之地在陰當陰陽有定位之時天元地黃今

陰陽相雜猶理欲未明也故曰其血元黃此皆先生特
出之見其易學四同謂四聖皆同也至大傳則以爲秦
漢而下學者之言祖歐陽氏之說春秋私考則公穀之
義例左氏之事實摧破不遺餘力詩說解頤不免惑於
子貢之僞傳如以定之方中爲魯風謂春秋書城楚丘
不言城衛以內詞書之蓋僭自城也故詩之秉心塞淵
騋牝三千與駉篇恰合由是以三傳小序皆不足信著
法用四十八策虛二以爲陰陽之母分二掛一揲四歸
奇三變皆同除掛一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

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旣以大傳非孔子之言故不難改四十有九爲四十八耳此皆先生信心好異之獘也間有疑長沙之政及家居著禮書將以迎合時相則誣之者過矣

節婦虞氏傳

許相卿

節婦虞氏錢山董湄之妻也少慧知書年十六歸董歸董及兩月湄㬥得感疾强死節婦褫魄驚慟一日三四絕復蘇痛且自念從一大義也同穴信誓也殉義成信莫如死潛治後事以身殉家衆覺共防之節婦不獲逞則長慟曰吾即不死終不能與生人事耳於是盡屏常所服用髽免麻衣以居哀哭無間晨夕姊姒弗恭語笑丈室重扃攻苦食淡時董方饒樂獨瘁瘠如枯禪苾芻尼人爲弗堪顧甚安之間詠菊云移種春苗愛護周柴桑無主爲誰秋芳甘抱枯枝萎羞墜飄風逐水流詠竹云一片貞心古井泉清爽徹骨自堪憐相看歲暮青青色歷盡冰霜戴一天

節婦死計不遂終怨無已曰吾不得從官人死得復見官人如生者快長瞑乎乃自貌其夫頟準眉目耳輪郭倩輔兩顴重頤鬑齒絳唇晳肌黝鬢如其平生募工刻畫而私潤飾之然工得形似耳意態風度溢於雕繪粉墨之表則節婦情屬神解會手應心得十五焉旣成大哭曰官人今果如生矣且酒炙嚮之自是日必薦語必告事必禱盥櫛湯沐昏旦寢興裘葛更襲無異生人之奉十五年一日也

夫感通之實精誠之極也節婦於夫誠積而忌專夢耶寤耶而目若見之而耳或聞之家衆老穉駭而走相告曰木官人汗簌簌下矣又相告曰木官人舉袠指揮矣兒婦人口語張甚身謙木强人也恚曰兒乃馮爲厲耶亟取火之節婦無可奈何大慟曰吾長已矣由是食則祈死泣必淚血煢爾鬱悒以終節婦死時年五十一以伯氏淞子升嗣淞好文與予善故爲序列之著於篇

論曰婦以節事夫義也然時遇邅迍全於堅忍機來眇忽貴於決從決從俄傾而堅忍將終身焉故節一也唯時與機而難易懸矣是故江漲待符貞姜溺旅舍斷臂王婦決惡疾偕老宋女貞早寡終養孝婦義自刑全節梁行高浴室畀命陰妻壯殘刑顯操魏婦激投崖骿死二實勇血書清風王婦烈禮殿血象譚婦靈是其節何可軒輊而難易自非一律也故仲由結纓王蠋伏劍桑之荒庭十九年不屈之臣同一節耳而子卿險艱倍十百矣節婦亦云悲夫

刻劃摹寫奕奕有生氣論更意高辭徤古色斑然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他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人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

伯巨疏最有書疏志以數語櫽括

語甚何等筆力

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疏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也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瘐死獄中（李遠合傳史遷之法也）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為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為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於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罔行省大臣二

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為天子殺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

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辭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

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為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簡氣）曰吾將為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為必有主謀者士（學史記）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為國家言事自

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爲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筆有奇傑之氣其傳神生動從司馬子長得之此人此文俱堪不朽。葉疏尤有關係遂爲三百年奏議之首以高皇之英察而廟堂王計社稷遠圖非惟不見聽且見殺焉亦所謂自貽伊戚也

二孝子傳　　王叔英

余在衆中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之以爲世觀。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爲當刑者哀訴於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敎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引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歎息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爲不宜。以是不得赦。卒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爲變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爲守。當再嫁耳。愼弗嫁軍人。農夫樵夫庶可相保也。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語時當濠塹上。謂夫曰。汝尚未知吾志乎。遂投於塹而死。其一人夫河橋上。夫旣死。卽自投於河。又其二人。妯娌也。竚視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家人財產盡沒於官。婦人則當給爲官婢。其妯娌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

於義猶難獨生況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余欲各爲之傳以傳於世旣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以是輒不得發以余一人所聞如此則余之所不聞者可勝道哉余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卓如此者蓋寡豈多有其事將亦如余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錄邪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今耶余故不得而深辨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余於同邑得一人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子傳陳圭字錫元台州黄巖人也其父叔弘與其鄉人多讎圭嘗諫之後其讎人以贓告叔弘罪當死圭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爲子不能以諫其父以陷於不義得罪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罪死於圭之身原圭父使將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爲天下勸頃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歎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煦皆善視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眞猶子也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令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耳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坐作城須役嚴督重刑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資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歛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熊正共守不敢少解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於通政司通政司爲陳於上上覽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已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命嗚呼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其死足惜

開張名教義當大書特書比類言之亦太史公牽連合傳之法

朱學士傳　　朱同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後徙居歙幼師鄉貢進士陳櫟剖擊問難多所發明櫟深器之至正癸未聞資中黃楚望講道湓浦偕趙汸子常往從游明年春歸講學郡城紫陽祠始作書旁注是年秋登鄉進士第丁內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路儒學正庚寅始之官學之田歲入富於他學而官吏蠶食之弟子員日僅一飯教養無方師生解體升始至則舉吳文正公澄鼠牛之喻會出入整齋廚去宿弊晨興講授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明年淮甸兵起又明年壬辰秩滿南歸而蘄黃之兵至徽矣自是連歲勝負相尋而所居僻在窮山雖避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輟（讀書種子）越五年丁酉大兵下徽被旨名見上潛邸冬辭歸明年梅花初月樓成宸翰書四字賜焉嗣後連歲被徵受命即就道不辭比至見上有所訪問後亦不強留也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次年聖上肇登大寶改元洪武車駕幸汴得告歸省丘墓冬末再行尋以年高得請致政而歸明年庚戌冬十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二自幼爲學即以列聖傳心爲主踐履致用爲工上窮道體幽探元化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探沿流泝源謂濂洛既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於世然後學者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既不求其眞知而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於後人者哉加以詞華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之心誘於外是以聖學明而復晦飄流忘返慨然思所以救之於是考六書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詞助之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見於方册者始可得而見然後旁參之以傳注之文究極乎濂洛之說熟玩乎其所已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嘗曰先儒傳注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注既不能體味乎傳注而反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應（此弊於今爲甚）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始作諸旁注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綱提目舉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必窮研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嘗曰旁注之作也知其麤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之要法平生之所以有得於聖經之蘊者以此此學道之大槩也於易則有以見夫河圖洛

書之異也而源則同先天後天之殊也而實則一序卦之
說則本乎吳澄之卦統以總其綱表章乎蕭漢中之說以
極其趣他如四卦從中起之故方圓往來逆順之妙蓍七
卦八之實跡用九用六之微機卦象神奇卦變之定法貞
晦元吉之大義三陳九卦之要旨諸如此類有得於前聖
之心者旁注不足以盡其蘊則又列於前圖以表之而千
古不釋之疑於是乎定於書則蔡沈受命作傳惜其成於
朱熹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是以猶有未備者乃
參考諸說以折其衷成書傳緝補其缺而正其偽又直約
之曰書傳補正以翼之而朱蔡之旨於是乎備他如禮經
大祀未辯春秋書法未明三聖執中之本旨孔門求仁之
要義中庸知仁勇之統尊德性道問學之說孟子存心養
氣之異用風人詩章之體音韻之說諸如此類皆涵泳玩
索有得乎聖賢之旨者其異也非立異以要名其同也非
雷同而苟合今不能悉錄平生處己以儉待物以仁恩以
濟鄉鄰巽以處患難犯而不校寬而有容是以遐邇宗師
小大咸服然天性剛直不肯苟同以其出自公心人受其
責者亦未嘗怨也自幼學至於捐館六十年間雖出處不
常未嘗一日釋卷編錄考索日益月加勤成卷帙所著書
有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小學
旁注讀老子孫子亦爲旁注他如小四書小學名數齊家
諸書之奧義葬書之說皆有紀錄茲不盡載其在國朝有
所擬議隨卽廢毀無存制誥表箋前後文藁若干卷俱藏
於家

全以議論爲叙次發揮經術輝映儒林

特進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恢岳朱公傳

陳子龍

公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也家世以仕宦顯公爲人沉毅詳審好大畧研學慮事皆務精實不尚浮夸質直潔行進退必以禮自其爲諸生時已如此舉進士拜大理寺評事五載遷寺丞奉命慮囚山西平反者三百人時有土豪以睚眦殺七人白臺使者至郡邑長吏咸爲所持獄久不決又輦金錢京師囑貴要爲請寄公至晉首按其事辭驗公語衆曰天子命我治獄非一切縱解也廷尉天下之平無罪而收與有罪而舍寃等耳竟特奏論殺之朝議稱其正直出守蘇州蘇財賦甲天下凡屬邑賦應輸府藏者邑先爲羸羨賫吏乾沒公立條程使邑自封識不關决吏手即屬邑亦無名徵民羸羨矣公有撥煩才即治劇郡多暇日也以其閒集生徒較讐經史勉以道義吳士丕然變風焉四載遷廣東提學副使所取士多鉅儒顯人有倚督津勢者立黜之御史某以巡按至自貴倨於公所錄外强以二十人檄藩司令與省試公大怒曰我奉勅專治士若何爲者敢撓我法謂我難一官耶盡除其名榜爲首數人於市御史恨刺骨伎害無所得人多直公而薄御史者御史以罷去而公在粵滿六載念其父母年老棄官歸鄉里家居者十年丧母服除起家陝西按察使分行隴右行部過首山見一老者心異之下車與之言益知其異也求載（此事亦異彷彿如子房遇圯上老人）與俱歸老者欣然從之公遂師焉數月盡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書并古兵法臨別拊公背曰幸自重異日西南有事公貴極人臣矣又二年遷四川右布政使先是朝廷以營建殿門採木於蜀令右使董其事凡奇材大木生深山絕險遠異日郡縣委吏督工徒入山斬代置大壑中候暴漲乃得出集於涪州吏因緣爲奸吏不願竣役類言不中程如是者二十年費水衡數十萬官吏坐是逮繫至洗命者不可勝計公疑其事立趣駕至涪第其上下而簡料之凡五日而羸異材一千七百餘章盡釋諸纍囚而以不及選者給高貲商算其直由江淮達京師官無賫焉蜀田沿永樂中故籍田日益闢而賦不利爲豪强所隱佔遼餉起海內悉加賦公遍料蜀田正其疆界每畝均徵三釐歲省賦七萬五千有奇蜀人德之又明年晉左使是歲天啓元年也公既感老人言又夜則仰觀見參井之墟有大兵氣

急議數軍實募材勇人莫有應者至秋而藺酋反藺酋者奢氏其種人猓玀也洪武中歸附命為宣撫司世守其土數傳而至奢從周無子奢崇明以疏屬得立崇明性陰鷙譎為恭順凡有徵調罔不應命人皆狎之子寅尤雄狡負勇力納亡命拯護若黨友奸民何若海等為之用蓄不軌心聞敵大入遼左其為逆益決上疏願提精卒三萬入援因此以益治兵械道其黨樊龍等將兵之渝城故增其籍倍所調王大中丞往蒞之餉弗繼也激其眾殺大中丞以下官吏無一免者遂反陷渝州時九月乙卯也已未變聞至成都舉國惶駭公方以入覲就道矣蜀王自出國東門同百姓擁道遮留公公慷慨以討賊自任眾大喜於是遣信使乘傳持符發石柱羅綱龍安松潘威茂建昌諸道兵入援下令募民徙集市民治守具米粟在二百里內者悉斂入城甲仗金鐵麻枲油炭之屬當軍需者分督所產各郡邑守令凡二十餘日守禦粗備而偵者至賊分兵四道奢寅自統木廣遵義兵自仁懷出合江賊將羅乾象朱國恩等統羿子出納溪彝來化等自渝州奢崇明自長寧招合徼外雜種蠻彝及納我亂民各不下數萬皆會成都時

明文遠卷

郡民多懷異端有倡議城不可守者公手劍誅之因與眾誓曰眾心不一內奸不除不用間諜不任死士力戰於法（朱公平亂之略在此一誓）皆不可守今日願先諸君死此城願諸君無負國家誓畢則報賊陷內江所過州縣三十有七皆望風而下前所遣將屯守榫木龍泉諸險隘悉潰敗公乃急斂四門屯兵登陴而守門未扃而賊至矣賊聚其戈戟若叢林直薄城下以誇其眾大治攻具攻城凡三晝夜公百端禦之殺傷甚眾又先遣人決都江堰水至濠滿賊治橋因得少息賊反計久奸人刺客布滿城內而無賴惡少年輸情於賊為其耳目乘間竊發瀕於危者數矣適有天幸謀洩前後受誅者二百人賊如期至輒縣首示之賊氣阻相拒十餘日賊於四面立望樓高八九丈或升高屋登浮屠以窺城內或告公曰賊設瞭望必四出擄掠其中虛空公遂命死士五百人突出奔賊營賊無備斬其三將燒雲樓而還越數日賊又造陽橋陽橋者後如楯前懸橋高數十丈以牛數百頭推之瞰城城中人有驚死者公專以火砲擊牛中其當軛者牛駭返走公乘勢縱兵擊之大勝當是時諸道援兵相繼至或轉戰得至城下或敗潰以去然賊兵亦日益增

四面立屯無退意城中漸懸裨將劉養鯤告公曰寇深矣難以力爭有諸生范祖文鄒蔚然者被脅賊營遣孔之譚來約賊將羅乾象內附不可失也公遣之譚復往夜半乾象縋而入公見之乾象意驕甚與公譚久之惟問江以南山川景物不及兵事酒半酣起跪曰公天人也乾象敢不唯命賊旦夕滅矣公又命善醫者蕭德往來賊營（精於用間）賊梟惟乾象與廖鎮權鎮權既中彈死親信惟乾象既歸正賊孽動無不知而德等亦時時來告賊心疑待左右束濕衆心始攜公又使牙將周斯盛僞爲書約內應以誘賊賊以名

劉此擧亦甚得力

馬美人餽之又令斯盛自潛出盟而質其來使設伏以待之崇明果自至甫懸一人上松潘守兵不知被誘也大噪崇明驚走伏起獲其從者數人（剛中寓有韜畧）城中氣百倍力戰燒其早船攻具而援兵益集公知賊且走造水牌數百投錦江順流下令有司沉舟斬筏斷橋梁嚴兵以待賊逸夜半乾象等內變賊營四面火起崇明父子策馬走僅免乾象等皆來歸餘悉奔潰時正月之晦成都圍凡百日解朝命得達公已擢都御史撫蜀專討賊許便宜賊之逝也郡縣得公檄者皆預設備四出截殺賊死者數萬被縛遞俘者不

絕於道賊渡瀘始得休息而我兵以餉不繼追弗及先是賊以圍成都久不下共僞相何若海誑檄諸彝我已得成都遍擕金帛行賞賄之二月水西遂起兵犯黔水西者安氏與藺世仇殺宣慰安位幼弱安邦彥支庶也擅其政聞藺已得蜀亦欲乘間據黔而藺又交倚爲逆解仇盟詛相綴連又漸招合諸彝勢復逞公以三月大出師復江安五月復建武長寧擒僞相若海所遣別將及酉陽石砫之兵復重慶殺樊龍六月復瀘州七月楊將軍喪師於江門遵義再陷八月公督諸將吏分兵進討賊亦殊死戰至明年

二月轉戰以數百計勝負畧相當卒不得要領朝廷加公少司馬總督三省公拜命會諸將議曰我之久不得志於賊者賊以合強我以分弱也於是列營納溪陽爲進取而陰令大兵會長寧四月我兵壁青山崖乘霧奪險而入石砫兵亦來會遂入永寧五月破藺州燒其九鳳樓蕩彝其巢二賊走客仲壩水藺界也我兵以其間盡平諸彝落降者撫定之時出兵窮追而賊轉展入溪箐不可卒得然永藺已定開疆千有餘里諸將吏咸願郡縣之以爲分賞地公曰公等皆欲自營以欺明主不爲封疆萬世計溪山窩

箐其民猶鳥獸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遂上奏以外四里高腴之壤歸永寧衛隸敘州內四里濮險磽瘠分給降將使各守其土為天子保塞二酋窮蹙寄託遠遁勢已瓦解然所居絕險卒誅之恐徒費兵力稍寬以歲月當懸首北闕下是時水西方覆黔師於大方崇明意頗倦且病寅驍勇自如乘勢復擾藺公輒擊破走之安氏亦恐蜀師之綴其後也假兵於崇明出沒藺界以拒蜀公於是重購降彝阿友阿引等佯得罪叛去大懸賞捕之或令販鹽布市弓弩往邊界久之寅不復疑悉召用之因得通外間約死士斬其腹心將賊左右漸稀意念彷徨益疑其下拷掠阿友備五毒以刃穿其左足一晝夜阿友終不服釋之寅益不自得輒痛飲阿引等乘醉夜刺殺寅稱官兵至餘賊盡犇焚其屍以首來獻時天啟七年二月也先是朝廷以黔事急加公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督貴州先是寅誅公移鎮渝部集分兵一意討水西而以父喪歸明年上即位錄平藺功加少保賚金幣蔭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秋詔公仍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巡撫貴州公抵黔周覩形勢即上狀曰竊見黔中山林深阻苗彝錯處惟上下六衛一

道經遁逆苗剽勇嗜殺當示以必戰師已踰險如鼠鬬穴中將勇者勝若專在撫循至秋水涸寇必大至士不得解甲者八年於茲矣算不定計不立緩急失序首尾衡決爵秩太易則衆志競將領太多則號令棼此前鑒之最明也如臣愚策據險要立營壘飭兵馬練戰士以待其至坐得致敵之術曩者諸將轂坐靡廩食無以塞責竊取小功自相矜誇此最無益邊計所殺或係他種非反者或掩戮降人報功次失蠻彝心違聖朝柔遠之義今大兵所誅叛逆耳環黔皆苗安能盡殺御以威信皆良民也六衛腴田非此屬誰為墾耕者若殺不當罪是敺之歸賊而自樹敵也臣當使肘腋安定軍伍充實覩釁而動用奇迭出期於滅賊不敢僥游以稽天誅天子可其奏公於是大簡諸將賞功罰罪更易署置各當其職人心大和乃檄滇兵下烏撒杜安邊助逆路蜀兵出永寧抵赤水扼四彝要害而親移師駐六廣逼大方鬼師莫德說邦彥曰安邊在烏撒滇人不敢南下永赤之兵牽制我後我當先破之取永寧以畀奢氏取建武六縣以畀法舍然後挾烏鎮以臨遵義併黔及滇大事可圖也邦彥從之以歹費等防六廣小阿烏謎

等防遵義阿鮓怯等守鴨池三岔各自號元帥而邦彥號四蘇大長老崇明稱大梁王六月先抵赤水公諜知之授言守將許成名佯不勝拔營去之永且戰且守誘賊深入藺永寧城公知賊已入誘郎令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禎從六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聞有王師恚甚恃其勇欲旦夕先破永赤之兵還拒諸將急索戰成名與永將侯良柱鄧玘等約夾攻賊玘等兵始交成名與羅乾象繞出其背奮擊之賊大潰士馬自擠壓死者數萬計崇明邦彥其徵等各受創漢兵斬其首當先之帥卒殆無不人人震

讋崩壞鳥獸散王師蹙之可枕席上度而蜀將以爭級發憤拔營先歸餘賊得稍稍遁去公移檄安位諭以內附許自新位豎子不能決其羣自復集兵迫脅諸小種號二十萬以抗王師公大會諸將授方畧且誡之曰水西地深昧而多山險谿谷之間篁箐之下霧瘴陰雨莫辨昏旦林多蝮蛇猛獸卽不戰鬬而兵易疲且陸不通車水不度舟奉傑者無遠也我深入險阻陷賊伏中幸以此敗困獸之鬬未可輕也必屯險要四面迭攻漸次蕩滌使資儲空竭賊必自斃諸將謹受命於是焚蒙翳剔叢穴被溪流縋懸度

盡發精卒馳百餘里或斬樵牧或焚積聚暮還歸屯使不可測凡百餘日所得首虜萬餘拔所鹵生口數萬軍行得嚮導輒發窖粟就食而賊饑甚斗米五六金劉養鯤又密遣其客入大方燒其宮室懸櫛而出安位大恐乞降公弗許要以四事曰而欲降者當如先朝制通九驛獻故殺王巡撫者及藺部逋人併貶爵不得稱宣尉安位從其三集四十八目出降誓不敢叛公受之而黔人自軍興來歲食楚餉百萬不樂罷兵恐無所資相與作亂曰水西我不共戴履者也必盡戮無使遺種殺其使奪其所獻馬公立斬

數人乃定而水西亦厭兵再遣使乞降公爲上奏詔許之公遂上善後疏曰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彝之法必先內固水西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墜亦頗廣衍今已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所築城三十有六所近者控扼彝地制出入遠者聯滇蜀通商賈皆立邸舍繕郵亭建倉廩烟火相望部曲相保塹壘木樵較聯不絕虜必不敢卒入爲寇也鴨池安莊計河旁可耕之土通溝洫者不下二千頃事定之後無慮常屯萬人人賦水田十二畝旱田六畝稍益之使自贍鹽酪芻茭出其中諸將士皆身經數百戰被

草莱立城郭咸願得尺寸以長子孫即劃新疆授之使知
所勸謹條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彝漢相
安一也地益墾闢聚落日繁經界既正彝不得以民不耕
地漸侵軼二也黔地險瘠仰食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
之勞三也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幣以勞諸將不足以爵酬
之爵轉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四也既許世其土各自立
家計經久永遠爲折衝五也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
以安有事易以使六也春夏治農秋冬治兵耀旗河上揚
威武使敵日備我七也從兵民之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

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八也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
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業九也臣
布置有緒謹昧死以聞上從公奏焉崇禎五年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七年論戮邦彥功加少師賚金帛蔭一子錦衣
衛指揮僉事世襲八年一品再考滿加左柱國九年公出
師誅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五洞叛苗悉平之水西之
勢益孤公又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千
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商賈露處道不拾遺滇中沐氏
土舍曾名聲作亂朝廷命公討之名聲伏誅蜀師侯良柱

貪橫公劾良柱不法狀時有爲之根抵者又因永寧爭級
事修怨於公遂以藺界發難龍場壩者實水西地水藺相
仇殺爭此地時屬藺時屬水其後結盟崇明敗水西假之
以居其地抵大方七十里去永寧且六百里山箐峻險不
產五穀蜀人欲爲設官屯兵以自廣公上奏曰臣惟禦彝
之法治以不治既來則安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既已納
款鋑藺安敢負固惟當明定疆界使諸彝自耕牧遵往制
職貢賦數世之利也若設官屯兵臣愚以爲不便夫守邊
者但開扼險不開入險此地陡臨彝穴四面孤懸中限河

水不利應援築城守渡轉運煩費損有用以事無用且內
激藺彝必死之鬬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卒
止如臣襲雷同之見創可喜之談誇開疆闢土之功此人
臣一時之利非疆場之福也書上明詔詰責數四公持前
說及推勘地界卒如公議焉安位死無嗣朝議又欲用兵
郡縣其地公上書力爭之遂傳檄彝目布上威德諭以出
降諸彝感公誠信爭納土獻重器公分裂疆土眾建諸彝
使其勢小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爲逆
遂上奏曰水西各酋恃其險固向阻聲教今安位殄絕疏

族遠條紛然爭立臣奉明詔一切禁止聖威遠暢有苗來賓納土獻印相繼於道臣惟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籍其戶口徵其賦稅殊俗內鄉同於編氓大方西溪谷里比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以丕振國威永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蠻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滇之定番彈丸小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來未聞有反者非他酋之好叛逆而定番之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酋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彝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悉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抵定焉十一年春公薨於黔年七十有三凡黔蜀之民訖於彝裔爲罷市行服立祠訃聞天子震悼賜祭九壇遣官視葬禮也公軀幹洪壯年六七十佚蕩如少年室無姬媵堂無戲好性介潔不苟取所至人服其廉介鎮黔蜀垂二十年軍資贓鍰不下數十萬皆籍之於朝居處節約如韋衣之士焉其爲人明敏而有度量雖立矢石之下軍書旁午從容晏笑應之各有條理居軍中久未嘗有訛言章奏書檄皆身定之諸將校或起卒伍或奢奴隸或由降虜公因材任使各當其用用法嚴犯者雖素所親愛必誅即有功所養卒不遺賞故人樂爲之死御彝人一以忠信不妄殺一人彝人懷之相率親附故所向成功非專師武臣力也內江有牟康民者隱士也佯狂當兵未起時嘗語人曰蜀且有變平之者朱公也及亂公召之不至凡有軍事密以咨之無不悉中公在黔猶時時致書爲公畫籌策公薨前一年忽不知所往役人覓之於秦蜀間者此亦首山老人之流豈所謂幽犢者耶公子三壽宜襲錦衣衛指揮使兆憲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兆宣後軍都督府都事

陳子龍曰奢酋以梟雄之姿憑藉土地竊伺國釁奮戈重臣席捲千里有吞噬益州之志公無寸兵一卒之任徒手而角之遂全名城復州邑覆虜穴申天誅此功施川播川侈矣天啓之季政在閹寺公紀功之章不歸重閹閹以此失侯雖哉其後再定黔難鎮撫西南安民納土此尤彰彰者也夫自漢以來通道西南彝者疲所恃以事無用故王者之道叛則誅之服則舍之不貪其土不臣其民也公不爲功名之計力抗郡縣之議有嘉折首不窮兵威因俗制

宜分疆裂土使弱而易制垂永久利忠臣之節可為萬世法矣易曰師貞丈人吉公其庶幾哉

老謀深算為國家計久遠西漢之趙充國也鋪敘整齊頗似班孟堅范蔚宗手筆

南宮生傳

高啟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好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遨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陣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游金陵入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瓌怪渡浙江泛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殴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酗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為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為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過生客次顧生不下已目攝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懦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日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已則面數之無酉怨與人議論斬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策其儁驟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

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闢一室庋歷代法書周彜漢硯唐雷氏琴日游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陶希復執筆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違遠道德者異矣

屢變益上南宮生所以可傳文亦磊落自喜綽有奇氣

給諫惠公傳

丘志克

三秦之中有所謂惠元孺先生云凡語及先生即燕褻時無不肅然改容者而兒童走卒直曰延安夫子而不敢姓名也公名世揚父承芳仕至南京工部郎以忠孝世其家公生而穎秀一日十行下弱冠舉萬曆丁未進士令華陽不畏強禦然獨有召父杜母之謠三年入覲清風兩袖而已擬授工科給事中候命不下公索米長安靜觀時事見至尊以厭薄紛囂故慎重言路然人愈少權有所獨歸一局未終又換一局其最狡者外連政府內結貂璫於是四海善類當門者鋤入山者焚幾如一鐵圍城不可搖動矣即間有一二有心者思一舒筆發攄其不平而外備羣焰筆戰舌框而不敢下徒有仰屋私嘆公獨毅然曰我得其要領矣因以一疏攻某某而羣謀遂破是時方禁錮名賢題之曰東林題之曰門戶而諸君子多以羽翼光廟被讒擯於是又題之曰東朝之黨公又毅然上疏曰言東林則東林已耳而又曰東朝夫豈有臣子拱衛君父而可目曰黨乎識者韙之亡何光宗皇帝賓天一月聖政比隆唐虞而變生倉猝楊給事漣受光廟顧命恐以熹廟托李選侍

聖躬未安穩故有移宮之議公是其說然亦不過事定之後因衆議紛呶辨言害義爲一剖斷其是非耳顧未嘗身先之而身與之也乃後來羅織者至謂公靑衣小帽交結內侍王安以成移宮之議豈不馬牛其風哉公人品趨向雖大段與楊忠烈公相合而意見落落毎自孤行或見諸公汲引太熱必規之曰吾輩言官司議論而已至於登進正人雖關係世運然自有主者我等不當與聞人多服其遠見以故公先後省垣在長安不過數月餘背乞差里居其避勢焰也如此天啟乙丑逆璫魏忠賢柄政羣小附之教猱升木既矯旨榜死楊左諸公鎮撫獄又逮方侍御震孺論死併逮緹騎逮公過潼關獨吏部郎孫公必顯無敢平生爲周旋鞫問十一月逮至獄鎮撫許顯純坐公交結內侍搖撼宮府罪不赦公抗論不服大呼二祖列宗知臣之心於是先後杖五百一十四拶無數夾十七遍脛骨俱斷氣息如絲而抗論愈堅呼二祖列宗愈厲（鐵漢）先是殺楊左時羣小以獄詞未具無以服天下心乃復下公刑部具供狀欲與方侍御騈斬西市是時御史徐揚先掌河南道主司審徐大化爲僉憲徐兆魁爲大司寇主堂審揚先詰問公曰你說鄒尚老等是小人今果是小人否公昏憒中徐（正氣不少）厲聲曰諸公見地高明或以爲君子若世揚愚昧不明到底以爲小人（提）丘御史兆麟曰此人殺機又動矣是日會審御史十餘人獨王御史業浩悽然不言人以爲有禮次日會審大化問曰爾如此面孔而不死當是何意公又厲聲曰天留之以磨障公等兆魁曰今日當了却磨障遂杖公三十以轉側故加杖又七公舊傷正劇新刑倍慘血肉淋漓不能下炕床寸許獨心內微温喉間氣息未斷而已司寇吏屛絕公家屬不與通而方侍御已先在獄持公大痛曰元孺竟先我而西耶公漸甦侍御親奉饘粥至躬爲服役公瘡楚甚二便皆不能舉侍御負而下炕復負而上至夜半不敢怠或床褥不潔侍御皆手自洗滌越春徂秋如一日也公偶覺必瞪目曰世間乃有朋友如方子哉或痛甚呻吟不可忍侍御微言曰眞忠元孺恐不受痛公瞿然（大義彪炳不當以禪學擬之）良久曰此是何意侍御曰此便是吾儒立命之學亦名曰禪於是公言下大醒從侍御問禪相與恩讐平等六合一家矣一夕公受煤熏氣絕侍御爲公治殮具守公側如孝子禮經一日夜復甦故侍御獄中詩有一覺還元萬事平

偶然蝴蝶又莊生之句蓋實錄也丙寅秋審決囚單出共四十二人公居第一次方侍御明旦行刑矣是日大金吾張公懋忠治酒爲公賦別泫然泣數行下公獨笑曰送遠行人而灑淚將無增其離思耶乃顧方侍御曰子云何侍御曰曩與公言矣真元孺恐不受殺公復大笑曰豈有假元孺侍御曰此是隨大千俱壞轉語公未臻此境且防散亂自作主人勿戲論也公頷之遲廻至三鼓下俄傳皇太子生得停刑公與方侍御俱得不死公繇是益精心禪觀六時研究每與侍御交相刻責謂我等此時日月正猶叔夜顧視日影時惜叔夜浪費於廣陵散耳明年聖天子御極逆璫以大逆族誅十二月萬壽聖節公與方侍御特旨釋放此時柄政者猶多魏璫餘孽公雖釋尚謫戍隴西明年御史馬鳴世等再理公冤始還公原官與起用又以有中格者未即起用也然薦剡爲滿四海九州望公之出不減司馬再相君子得與想亦稍睫間事矣

野史氏曰世皆畏元孺先生以爲百尺無枝太孤冷人耳所謂得其半遺其半非知先生者也元孺戟手而與人語似冷而急人患難軀命可捐與熱持已一介必嚴似冷而朋友之莫能自振者必多方區畫使俯仰無累則熱大節自處不肯纖毫假借似冷至人有片善微長雖素與讐怨者必嘻噓歎賞則熱故深知元孺者不惟不畏而遠之且暱就焉以舉世未有如其熱者也噫使世界多元孺其人君臣朋友之間豈宜落落如此哉

（有至性人決不慼慼泛泛）

浩然之氣百折不廻今附璫者已如屠豕而公名長在天地可以鼓千萬世忠臣義士之志矣

徐文長傳

陶望齡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幼孤性絕警敏九歲能屬文年十餘倣揚雄解嘲作釋毀二十為邑諸生試屢雋胡少保宗憲總督浙江或薦渭善古文辭者招致幕府筦書記時方獲白鹿海上表以獻表成召渭視之渭覽罷瞠視不荅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試為之退具藁進公故豪武不甚能別識乃寫為兩函戒使者以視所善諸學士董公份等謂孰優者即上之至都諸學士見之果賞渭作表進上大喜悅其文旬日間遍誦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寵禮獨甚時都御史武進唐公順之以古文負重名胡公常袖出渭所代謬之曰公謂予文若何唐公驚曰此文殆輩吾後又出他人文唐公曰向固謂非公作然其人誰耶願一見之公乃呼渭偕飲唐公深奬歎與結歡而去歸安茅副使坤時游於軍府素重唐公嘗大酒會文士畢集胡公又隱渭文語茅識是文誰筆乎茅公讀未半遽曰此非吾荊川必不能為公咲謂渭茅公雅意師荊川今北面於子矣茅公慚愧而亦勉卒讀謬曰惜後不逮耳其為名輩所賞服如此渭性通脫多與群少年昵飲市肆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囂不可致也公聞反稱甚善時督府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惕誅責無敢仰者而渭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門入示無忌諱公常優容之而渭亦矯節自好無所顧請然性豪恣間或藉氣勢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及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剚耳刺深數寸流血幾殆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為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又擊殺其後婦遂坐法繫獄中憤懣欲自決為文自銘其墓曰山陰徐渭者少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道徒從前長沙季先生究王氏宗旨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惰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眾處不浼袒裼似玩人或病之然傲與玩終兩不得其情也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僦數椽儲瓶粟者十年一旦客於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為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交留者兩期賻金以數百計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為危至是忽自覓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眾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為人

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平生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其自名如此然卒以援者力獲免既出獄縱游於金陵北客於上谷居京師者數年獄事之解張宮諭元忭力爲多渭心德之館其舍頗甚驩好然性縱誕而所與處者頗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既歸病時作時止日閉門與狎者數人飲噱而深惡諸富貴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與見者皆不得也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渭遽手拒扉口應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晚絕穀食者十餘歲人問何居曰吾噉之久偶厭不食耳無他也尤不事生業客幕時有餽之洮絨十許匹者遂大製衣被下及所發私褻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及老貧甚鬻手自給然人操金請詩文書繪者値其稍裕雖百方不得過窮時乃肯爲之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即餧餓不妄用也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幬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槀寢年七十三卒渭爲諸生時提學副使薛公應旂閱所試論異之置第一判尾牘曰句句鬼語李長吉之流也及被遇胡公値比歲公思爲渭地諸僚官入謁屬之曰徐渭異才也諸君校士而得渭者吾爲報之（愛才如梅林亦不易得）時胡公權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而偶一令晚謁其人貢士也公心輕之忽不與語及試渭牘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彈摘遍紙矣人以是歎渭無命而服薛公知人焉渭於行草書尤精奇偉傑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其論書主於運筆大概昉諸米氏云所著文長集闕編櫻桃館集各若干卷今合刻之註莊子內篇參同契黃帝素問郭璞葬書各若干卷四書解首楞嚴經解各數篇皆有新意渭父鏓以龍里衛戍籍領貴州鄉薦始至龍里也土人譁之鏓以教讀自晦授童子孝經故謬其讀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薦仕至夔州府同知渭貌修偉肥白音朗然如鶴唳常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二子曰枚枳

陶望齡曰越之文士著名者前唯陸務觀最善後則文長自古業艱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務觀者鮮矣況文長乎（確論）文長自負才性不能謹飾節目然跡其初終蓋有處士之氣其詩與文亦然雖未免瑕纇咸以成其爲文長者而已

中被訴辱老而病廢名不出於鄉黨然其才力所詣實詣古人傳於來禩有必不可廢者秋潦縮源泉見彼涇喧汜溢者須臾耳安能與文長道修短哉文長沒數載有楚人袁宏道中郎者來會稽於望齡齋中見所刻初集稱為奇絕謂有明一人聞者駭之若中郎者其亦渭之桓譚乎刻意摹寫有抑有揚要不失為布衣之傑○文長與沈明臣嘉則同客梅林幕中篇什之富麗徐不如沈文章之奇崛沈不如徐然其任真自放不屈節於權貴則一也以視投身鈐閣獻諛乞憐佩劍戟門爭妍取寵真不啻黃鵠之於鷃雀矣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九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汾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斯參閱

傳十四　節婦

二賢母傳　宋濂

瑞安有大姓曰吳氏世守禮度而嚴於昏婣柳州教授埏生子欽年近弱齡埏欲為之擇配久且未成或曰同郡胡節有容德且達宦之後可室也乃遣行媒知名節之父悅焉六禮既備故節來歸於欽內外宗暨媼御而下宜之生子璟鞠育至長為娶縣人林廉廉名卿孫粗習書傳匑匑然勤翼翼然抑畏節愛之不翅若親女廉亦事節若母懷姙九閱月璟以病死未死執廉手涕泣惓惓以養親存孤為託廉諾之後三十日廉生一男子且悲且喜曰吳氏之宗其不為敖氏餒鬼乎未幾欽亦卒節與廉蓬首垢面自稱曰未亡人誓撫遺孤以不墜其家後六年元政日紊四方寇盜蠭起市魁都伯各聚農為兵陽號保障陰則倚藉為姦有利吳氏多貲欲奪廉之志廉年二十有餘爾（善先其節）善自閉拒不可撼遂有謀殺其孤者廉懼棄家挾姑而逝擇隣

境大山匿焉艱難備嘗室如懸磬無絲毫怨懟意惟飭厲兒以學無有寒暑晝夜年三十九卒節撫棺哭泣竟欲無生益督兒事書詩勿怠又二年節亦卒兒名荃今爲巨儒州人識與不識咸稱爲吳氏二賢母云

太史公曰吳氏之系何其危哉當璟瀕亡時荃在母腹男女未可知林氏毅然以存孤爲請非見義明如皦日能然乎使林氏之足一移吳氏宗祀墜矣此其功非再造其家者乎譬猶狂瀾東奔欲舉隻手以障之抑難矣予謂林氏具五美焉其不畏强禦一也富而能貧二也炳於幾先而

不陷於虎口三也干戈紛紜之中鬻環釧市書厲子以學四也終始一致不爲浮議所惑卒令終於牖下五也夫然故其能以節操顯著者宜哉雖然不爲之先孰爲之後非胡氏挈綱振維於上則林氏煢煢然無依矣是則胡氏者不爲尤賢乎賢哉二母如楚之雙璧光彩交映見者動容如越之雙劍光芒閃鑠不可狎玩誠可謂無愧於彝倫者矣嗚呼女婦且爾則凡受人家國之寄委棄若土梗者果何心哉

守節難守節以存孤更難閨閫之姿凛如鐵石可以媿丈夫而巾幗者

柳氏二節婦傳

宋濂

柳氏二節婦者上虞柳宗遠妻唐及其子桂之婦陳也初唐年二十三歸宗遠事其姑孝越二年生一子桂而宗遠卒或少唐恐其難寡居也以語試之唐怒曰吾喪夫命也婦不二醮義也命天使然義出於人心吾縱不畏天能昧吾心而負義乎且吾姑老吾子少吾去之將安求乎益苦心瘁力營粟帛以養姑命桂學詩書於鄉先生姑年八十餘乃終而桂長遂娶陳女爲婦陳歸桂逾年桂亦卒陳年甫二十四或閔陳無子且少也勸其再醮陳哭曰此豈人

所言乎吾姑不負吾舅吾敢負吾夫乎吾寧即死柳氏牖下不願聞此語也乃去膏沐屏華靡與其姑相依以居姑食然後食姑寢然後寢家內外事必告而後行姑婦孝愛如母子歲時具殽醪祭柳氏亡人二婦煢然拜階下輒涕泣不能相視後以某子某爲桂後今唐年六十陳亦四十鄉人咸稱爲二節婦云

史官曰夫婦者相扶以生者也相扶以生者人道之常也不幸遇夭折臨患禍夫不獲婦其婦婦不得夫其夫是豈人情所願也哉斯變故也夫人處平居無事雖至闇劣皆

可以勉事有出於難處者雖奇偉丈夫時時猶有失焉況婦人哉若栁氏姑婦皆在少年喪夫處人之所難堪以至於老余讀其事未嘗不為之歎息也人常患後世俗不逮古是烏可槩言乎二婦之所為儗之古賢婦何讓乎余因門人朱蓮請為列其事使繼此執筆者有取焉

孀姑嫠婦相對悽然卒能全令名以終老宜景濂之特為作傳也

王節婦湯氏傳

宋濂

婦以節名非常也變也變而不失其正不亦善之善者乎若王節婦者是已節婦名慕貞姓湯氏世居武林施水坊父榮母戚氏慕貞生十七年同里王君暹聞有容德俾其子常奠鴈納為室既歸三族媪御交譽之常字彥常少有遠游志既生女及男驥元至正乙未出商番禺已而之桂林後六年死焉慕貞二十七矣遥望南海淚眼無乾時上承舅姑米薪鹽醯之費靡不經度不足使蒼頭貿易以給舅姑思其子之亡舅嘗患疽慕貞稽顙北辰乞以身代疾

乃瘳舅有女兄二人年耄無所依慕貞迎還於家忠養同其姑夫之季弟曰暉娶史氏育二女貧不能嫁慕貞擇良婿治嫁具遣之暉與史旅死三衢慕貞不憚千里之遠取二喪藏諸先塋其訓驥尤切俾事賢傅受春秋三傳之學

國朝洪武癸丑取浙江行省第六名文解貢入成均選授為吳王府伴讀朝夕陳訓於王久之拜監察御史近以使事入閩過其家方嶽大臣洎部使者交謁於門問母夫人無恙人為慕貞榮慕貞不自樂也且曰我夫亡人爾自意危如朝露不復有今日幸覩驥加長歲時持一觴酒酹王

家墳上庻他日九泉見彦常無慚色爵祿之有無皆天也奚暇計哉君子愈賢之嗚呼婦之青年喪夫最號多艱儻居貴富家有僕媵足以備驅役閭廬足以蔽雨風粟帛足以供衣食猶可自安苟或煢煢形影室如懸磬恐寒夜織機聲與候蟲齊鳴達曙不休自非鐵心石腸未必不爲之動也學士大夫讀四庫之書平日抗手論天下事何處更有豪傑一遇絲髮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視女婦未嘗知書者乃有所不及可勝嘆哉濂於慕貞之事不得不爲之紀載也夫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慕貞實有焉因具書之以厲

爲人婦者

贊曰婦以節名初非美稱唯王婦湯守變以貞心堅同石操榮如冰太史作傳永揚休聲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節婦有令子亦天所以報其節也委曲抒寫有酸楚處亦有感激處

周節婦傳

宋濂

節婦姓趙氏名淑宋燕懿王之裔安定郡王令詪九世孫也令詪從高宗渡江南居越諸暨遂爲諸暨人父孟德有文學生二女節婦長且賢尤愛之授論語孝經列女傳皆能通其義年十八求宜壻者得同邑周本恭歸焉始歸而姑卒旣而舅及兄公姒氏亦相繼死兄公子顯宗尚幼節婦相夫飭喪治葬咸盡禮育顯宗如子歸十一年生三男宗善宗祚宗政宗政始生時天下亂夫嬰疾甚恐不起顧節婦曰今兵革四興嗣子單弱如此我死爾能自保乎節

婦嚙指流血泣曰天在斯吾有不能保孤兒者天實誅之夫卒節婦年二十九髽跣號泣泣間含食哺諸兒不暫出戶限明年國朝克諸暨與僞吳分邑拒戰兩兵交焚掠家貲無纖毫存節婦抱兒及顯宗從一媵出走匿惟持田籍以行深山窮谷間飢餓顛躓削木屑采藜藋以食或閔其艱勤勸之曰呱呱者何足恃奚爲自苦耶節婦怒不與言翦髩髮示之益自裁戢厲色峻辭使人莫敢近兵定而歸富民侵主其田殆盡節婦持田籍與辨卒賴以完知州田若賦高其行欲上其事於朝節婦曰宜然耳何足上聞力

辭不顧乃復其家節婦感泣日治麻縷爲布帛以繼之絕市詩書教諸子夜焚松脂於室坐諸子兩傍而口授之或怠聽首俯輒笞咄不少恕諸子皆凜然畏憚如嚴君覩其色變即惴恐莫敢舉目視及長遣從名師遊所友善士相過則喜爲之置酒否則憤歎竟日節婦以兄公早沒惟顯宗存爲之昏娶先於己子羞服與諸子同人不知辨諸子遜弟皆有士行宗祚入爲太學生以文行稱人咸謂節婦善教所致云

史官曰世之傳節婦苟多貴殺身爲難能至於守義不二者則略而遺之余甚惑焉鋒刃之威廹於後湯火在前有所不顧此人情所能勉至於困窮災變切身凍餒顛踣而不渝其志存人之孤非篤於禮義者其孰能之若周節婦是矣嗚呼此豈特賢於女婦而已哉

流離顛沛中汚泥不染其勁節可以勵世至於市書課子一洗姑息之態尤奉爲女師可也

王貞婦傳　宋濂

貞婦名順榮字靜安姓王氏台之黃岩金沙里人性莊毅日處深閨人不見其面其父廣東元帥嗣奇之愼擇所配年十七歸同邑楊伯瑞伯瑞以才用世累官行樞密院斷事官階從四品得封貞婦河南郡君至正間猺獠兵侵天台伯瑞帥師往扼之弗勝遂遇害貞婦時寓四明年二十又七生子慶壽始兩月聞夫亾躑躅欲求死親屬交相慰解遂護喪還葬於鄉屏鉛華弗御戴道家冠被鶴氅衣儼然如塵外人未嘗輕於笑語人詰之則曰我未亡人爾尚何心追逐世好耶鄉里小兒欲媚上官以貞婦美姿容族使聘之不從將以威刼其去貞婦遽引刀斷髮痛詈不少休事遂寢越三年有權貴人聞其賢强委禽焉貞婦度不免拊膺長號呼曰楊樞密何在楊樞密何在妾將相從於泉下因悶絕仆地媵人抉齒以藥灌之移時乃蘇侯閒執慶壽手曰吾命婦也不敢虧節以辱汝父汝父亾我非不能死以汝年幼將誰育之即不育歲時何人持卮酒以酹汝父墳乃忍死至今今汝已十齡吾復何憂我將死於汝父之墓言訖泣而行慶壽號訴從母林氏林亟往救貞婦

以刀自刭不殊林奪刀挽之歸環守至旦稍解貞婦復斷髮如初權貴人曰此烈婦不可强之强之不祥嗚呼女婦之質甚弱耳扣益足以駭走之今貞婦乃不爲威武所屈若是非其秉志剛見義明有不能也世以丈夫自居者冠帶儼如步趨鏘如議論譪如人倘以女婦目之則頹然怒去及究其所爲一遇小利害則甘心喪其所守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然自兵亂以來婦人徇節而不屈者或自刭死或墜崖下死或赴水火而死固人之所難此特出一時義烈所激爾有如貞婦處孤燈敗帷間凄風蕭

蕭然中人歲積月深必有甚不能堪者恆人之情寧不爲之少衰貞婦之操則愈堅如鐵石百折不撓豈不尤人所難者乎使一鄉之得若人必有率德而勵行者由是達之一邑一州無不皆然其於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有國家者蓋有賴焉是宜爲之傳以俟觀民風者

賛曰昔夏侯令女夫死不嫁遂致斷髮爲信或感迫之急乃割耳與鼻誓不欲類於人至今想其遺風猶凜凜然可畏也今貞婦截髮絕人其厲操蓋與令女侗若其持刃自刎也之割耳鼻者且欲并身而捐之其志爲益苦矣嗚呼令女不可見有若貞婦其所謂異世而同符者非耶

將門節烈之婦英氣逼人固當與夏侯氏女後先輝映

孫孝子傳

趙貞吉

孫孝子者餘姚孫長公也名堪字志健忠烈公之長子也世系緜邈語具忠烈傳中公歷官都督僉事贈都督同知頃以御史上其事旌爲孝子不稱官重孝子之行也孫孝子生有異質無所不學雄於古文詞而不屑爲舉子業談經濟之略而不營仕進慷慨慕古忠孝大節事器識出行輩人上故有盛名於鄉矣當正德己卯奉母家居而江西之難作變聞卽洒涕挺戈從之至則逆魁已擒因改治忠烈之殯一慟而死蘇時遂聵其兩耳當是時陽明先生哀

孝子之悲憤而爲文以予忠烈曰公爲忠臣公之令子爲孝子故世之稱孫孝子者自王公始也孝子乃結廬忠烈之墓所三年而孺子泣復墨衰九月又歷三年而不色喜於是有一莖九葩之芝生於墓左矣久之上念忠烈之事錄孝子入禁衛孝子乃與其弟墀陛約曰終天之痛已不可爲吾以未死之年奉聖善之養似可勉竭也纘先緒而酬國恩其在二弟乎始治宣武里第率二弟以奉太夫人者無不備明年嘉靖丙戌孝子以才中武試第一大司馬嘉魚李公嘉其賢行而孫孝子之名動於京師然孝子則

痛其先人之烈也又自傷已之不可離親以有爲也故斂其果毅之氣恢奇之才精絕之藝惟思親怡母之爲計沉抱幽懷默以待老不復顧世之知我矣獨時時事翰墨作爲怪石幽香寒英奇嶠遠水滄浪諸數十百本流散人間其奇情若此止耳室拂媵姬門無雜賓祭祀必齋室家振振聚美百行以光二人則孝子之志日孜孜焉孝子嘗自敘曰先人之變期一慟而死此殘年者爲老母留耳其言棲絕如此故孝子之視生也若浮其視死也若休其於世也若暫寓而寡儔其於名利若不可與謀其氣素剛其言

素莊其在太夫人之前則氣和而言柔矣是時孝子漸已耆老二弟亦皆貴顯諸郎孫俱入高等而孝子旦夕率之爲嬰兒之嬉於太夫人之前則無不翕然愉愉以從太夫人偶有訶責孝子必長跪於前解之音辭惻愴故太夫人即瞀然意釋而無傷太夫人每哭忠烈忌甚哀孝子率闔室助之畢哀旋必百計以求其意平諸子弟徐察孝子所獨居處常有淚痕死在枕間終不令太夫人聞也癸丑之秋孝子年七十二而太夫人始捐館孝子毀甚初孝子雖老而健過壯夫以痛於水漿故建極尫愈烈烈不可奪旅

次錢塘一夕隕石於江漏水盈舟衆共訝之明日孝子以不勝哀卒於旅處嗟乎若孝子疇昔所自敘之言信矣（前後照應）柩前之卒與殯前之瞶蓋如一日也豈非至性不可解於中而卒能不食其言以成其純孝也歟

論曰歷選古之孝者七十而慕自重華以來或有之矣然未若孫孝子之於二親哀亾養存各極其情若此之至者也抱茲至德以配忠烈可謂能子矣

摹寫如生奕世下讀之令人悽惻

陶菴先生傳

高攀龍

陶菴先生者歸子季思也蘇之崑山人名子慕字季思其父故太僕震川先生諱有光歸子兒時即有至趣嘗掛酒一衣帶間見一卉一石佳者輙引酒自賞其餘童孺所弄一切睨眎無所屑及長苦心爲文詞濃味沉情而出之以輕聲遠度飄飄乎如祓濯以醴泉甘露而蕩以清風被以鮮霞者辛卯舉南畿乙未從京邸交於嘉善吳子志遠過錫山交於高子攀龍三人相得歡甚時高子築室於蠡湖之上曰水居吳子築室於祥蕩之上曰荻秋歸子常三對公車不第又兩喪婦得羸疾築室於崑之西村曰陶菴三子者迭相過從凡席湖山衣被風月飲食圖史見者以三人（高風如見）相對一室終日默然自怡而不知其所事也（總無凡趣）然歸子病相尋不已遂屏跡陶菴陶菴者縛茅爲屋插槿爲墻屋後樹梅庭藝菊杞室中琴一張書數百卷一爐一藥囊一瓶[illegible]他無長物歸子鼓琴讀書晏坐默識窮天地之無垠紛品物之有自陶然不知身之病也時復行吟溪畔覽物從容作小詩自娛客至煮蔬沽酧而已歸子自扃陶菴不與衣冠之會不詣府縣不受當路問餽不爲宗黨爭訟伸白不爲子姪應試干請雖甚貧養其子之孤者養其弟婦之寡者雖甚病於人倫事未嘗偷惰少孤事諸兄友愛篤至乎居無疾言遽色農人牧豎相與依依如儕伍周念僮僕如子弟其病愈久其學愈進客有至陶菴者登其堂未見其人不知塵念之從何去也見其人未聞其語不知和氣之從何來也飲食焉笑語焉退而慨然以歎油然以思人人覺其形穢不知心腹腎腸之胥易矣此所以爲陶菴也或問高子曰歸子何以願學陶也高子曰嗟乎使歸子而得志所謂斷斷休休者其人與而以病癈所自饜足者東籬南山之咏而已此誠天下高士也而使歸子以高士名則世不幸也崑山令王公時熙嘗造歸子屏騶從載酒肴而往歸子欣然納之清言彌日時以爲白衣之致及卒學者稱爲陶菴先生而以傳屬高子高子謂吳子曰惟子則能傳歸子矣吳子曰子第傳之凡人之美人懼溢歸子不懼溢天下之美備是矣高子曰子懼子之得其郛郭而遺其神理也吳子曰不然歸子如冰壺內外瑩徹其郛郭者其神理也高子曰善夫吳子之傳歸子也（精言可法）歸子有一子名奉世歸子遺言敕奉世曰人能親近賢者雖有下才不至墮

落吾無以貽汝貽以此言歸子衎年四十有四其卒以丙
午十二月二十日

山高水長季思有此遠致眞不媿震川子矣文心孤峭
雅足稱之

王進德傳　　方孝孺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爲儒以進士官於
宋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兄觀縣
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爲彼耶從兄聞而奇
其志因令入縣學爲諸生同舍治經爲文辭者易進德年
少問其文法靳不以告進德憤且奮兼日夜攻習不休踰
年輒出其上進德氣剛有廉隅不與人爲款狎其所爲事
每欲異恆人其家固貧當其爲學饑渴歸取杯水飲休休
然若飫粱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其友
夜讀空舍中夜半鄰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
扣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此門因疾呼使聞於外其
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遂去後學舍諸輕蕩士指目進德相
戒不敢爲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跫步卽皆屏避始易之
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徵郡縣士遂貢於京師試列高
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陛見以行進德得太原
時天子方注意太學學中少年被寵顧異甚入預近事外
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
者亦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爲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平

時不復過淮分守令敬愛退相語以為儒者不可媚犯落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已欲試其所為名使飲酒床幃婦人於偏室酒酣納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廄馬乘之逃還主將驚謝稱之以為難後徵分教諸生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己罪多賂以金錢貪者受至數百千緡進德一揮辭父老即行無毫髮私奉旨監收嘉興新城糧後督舟運糧輸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運舟陸行為自全計進德坐舟中不顧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祗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為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旬日以例免歸再起為刑部司獄坐微法輸作赦歸暴疾五日以洪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於家年三十有二進德容貌端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挫屈於人而善事父兄得孝敬意其所從為學從兄蘊德方進德卒時為紀善於燕王府還書與弟琦相弔極痛惜之琦有文章謹操行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進德葉伯巨居升郭濬士淵皆奇士伯奇以上書論分封事死濬亦言事後以他事死二人皆負豪氣不服人至稱進德則自謂弗如也

贊曰金華胡翰公生高介人也嘗與余論獨行士自言於衢得一人曰汪琟公昔至京師見琟故嘗仕斥不用弊衣繩屨閒槩然卒以窮死然其論議犖犖不少貶而進德亦喜琟為人古所稱方以類聚者進德與琟之謂耶跡進德操持可謂篤義君子矣而所遭乃如此子罕言命其以是夫

篤義之士竟以夭死胸有無數感歎形容刻劃面目如生

凌漢章先生傳

慎蒙

先生姓凌，諱雲，字漢章，別號臥岩，湖之歸安人也。世居歸安雙林村，因號雙林凌氏云。先生自幼善屬文，補弟子員，屢試連不得志於有司，乃喟然歎曰：丈夫志在萬里，顧屑屑研析章句，如置身矮屋，不能擡頭，是鴻鵠抑志於燕雀也。乃屏舊殖以遊，遊至山東太山，山下見古廟前病人氣息垂絕，嗟歎者久之，忽遇一道人在傍（方外異人不少，根本易遇耳），問先生曰：汝欲生之乎？先生曰：固欲生之耳。乃命公驗腿氣之冷熱，先生曰：氣尚蒸蒸然汗微出也。乃針其左股，遂蘇。因語公曰：此痰

氣內蔽，非死也，痰散則生。因與語本輸根結終始順逆之法，自是引伸觸類，妙悟神解，有未之或知者，姑仰予所而受於先君與傳聞於父老者言之，信哉！予先君南槐公病哮嗽，日夜吼不絕聲，至不能就枕，且絕粒者五日，切脈者以為虛也，法宜補。藥投而病愈甚，計無所出，就先生而問焉。曰：如諸醫言，是有餘而以不足治之（其理微矣），非也。此寒濕積也，穴在頂，針必暈而若死者半晌，須假四人以分扯其髮，使勿傾跌。針入，果昏眩踰時，予祖父母皆行哭，先生乃言笑自若，少頃氣漸舒，復加補，始出針，針微染血，因而嘔吐痰

積將及一斗餘。先生曰：病根自此拔矣。先生兄天章亦稱明醫，有男子病後舌吐，狀如懸物，天章語乃弟云：此症乃病後近女太早，夫舌者心之苗，腎水竭，不能制心火，病在陰虛。先生曰：然。其穴在左股太陽，是謂以陽攻陰。先生曰：然。遂如其穴針之，久之舌吐如故，兄亦泫然自失，以問先生。先生曰：失在於知瀉而不知補。先生就視之，轉而補者三，其舌以漸而入，遂不復懸。又河南淮陽王病風，臥病不起者三年矣，請於朝，數省明醫畢集，針與藥交治之，不效。先生至，投之以針，不三日而行動如奔，與為起廢。臨行賄

之以詩云：千般藥餌渾無效，分寸針芒却有功。甚者感恩刻骨，圖其形以祀之焉。又金華有一富家婦，少寡，淫火方熾，遂致痿心，始見屋柱緊抱之，若有所弃，久之雖見篩杖諸微物，即以兩手爬之，甚至裸形露立，亦亡其為恥。時先生年已七十，令渠就針。先生熟視之曰：是謂喪心。乃先命二人殄其左右手，并扼其二指，忽以冷水噴面，欲令其忽然驚惕，且云針後用帳以蔽之，許其心正而知恥也。指揮既定，乃以針入其心，穴名曰鳩尾，補泄兼用，不踰時，婦人狂疾頓除。復語其家人曰：宜以好言慰解，以泄其慚恥，庶

病不復發矣又先生某年日夜泊吳江有憲副陳岑恭子息臨產胎不下者三日夜其心痛如割遂呼號遶地帷求以自盡至夜分燈火煌煌出以迎醫先生起而詢其所以然因語主人曰何必多醫假吾一針足矣衆目之爲狂怪且曰姑試之以觀其收也先生即燈下以針刺其心穴針出孩亦應手而下如瓜脫於蒂然問何以故先生曰此謂（與宋龐安常同）抱心生也針出則手舒手舒則胎下因即兒手掌驗之針眼甚明衆醫皆搖手吐舌而去夫母之心與其子之手相爲聯屬母之命與其子之命相爲存亾差之毫釐兩敗俱傷無疑也非洞見臟腑意與神通者孰能與此以此名聞當宁召試之太醫院乃出銅人以衣蔽其體命先生就針（微矣）針無虛穴則知先生之醫得心應手要非襲取所致者且公性素豁達不事居積凡親戚之貧而苦於饑寒者婚與喪不能舉者橋梁道路之修甃有求於先生者先生曰吾貧不能爲汝助但至某日吾設座施針即其所饋遺者計其數之所盈與之而止其輕財樂施有可述焉抑予又聞之先生少年與晟舍閔莊懿戴山王長史偶望日以行香（此以庶衣道人付）冉步出東門有相士前進而揖閔曰伏犀貫頂玉帶腰懸揖戴曰好一金肚皮但有科無甲揖先生曰既非科甲出身又不以異途入仕惟有名高天下後閔官至尚書宮保戴以進階腰金先生大名垂之宇宙至今不朽然則先生之術殆天授非人力也故傳以表其神異云

論曰予讀史記謂扁鵲得桑長君方書與異藥飲三十日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以爲作史者特神其說以誇示天下後世及觀吾漢章凌先生之醫也信哉夫湯液醴灑撟引吐納均之所以治病養生至於濕熱壅腫手足痿痺甚至毒氣內攻存亡係於呼吸有藥力導引之所不及者非針砭以補泄之死可立待故曰取五脈者死取三脈者恇奪陰者死奪陽者狂誠毫髮不可僭差者是故唐之狄梁公去鼻贅而却絹千疋高誼流芳梁之道人慧龍能開帝胄之雙瞽後世有述今觀先生之五醫其起廢生死効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與唐之狄公梁之慧龍入於神聖者一也即其胸次豁達不事居積乃知古之伎術文章大過於人不惟聰明得於天縱而其心胸開拓疏亦物表亦自與人殊云

論醫學本末針灸在湯液之先而其取効亦遂有逸過湯液者然而其理微矣雙林凌氏至今以針灸名數傳以後浸失初指往往以盾衞欺天下則又不能爲刺反能爲害安得起漢章於九原而問之

石孝子傳　　戴良

石孝子者。四明山農夫也。家世貧賤。老屋數楹。隱隱叢薄中。孝子早喪父。獨與其母居。一日以事出。則告其母曰。兒出。母居此無侍養者。幸往依女氏。待兒之歸也。母曰諾。其女氏家去母甚邇。孝子謂母可即至。竟行。後二日歸。首過母所寓。而母未嘗至也。孝子即心驚。倉皇抵舍。忽見壁間一巨竇。覘之則虎子三。據其榻處爲穴。孝子知母已爲其所害。即慟。且盡殺虎子。復磨一斧。堅執立竇內。頃之母虎循竇入。即斫其首碎之。取肝腦磔諸庭。而復大慟。以斧指天曰。吾雖殺四虎。而吾母之仇未足以報也。乃更跡壯虎所行路。持斧阻崖石待之。壯虎果跑哮過崖下。孝子奮而前。當斧首連斫數斧。即斃。虎雖斃。孝子亦隨死。僵立不仆。張兩目如生。而手所持斧猶不可奪。鄉鄰都走爭。咸凜凜欲亡去。獨常捕虎者相率拜祭而神之。蓋余至越聞諸宋先生元僖云。

論曰。父母之仇。不與共戴天。是以齊襄仇紀。而有紀侯之去國。齊莊仇齊。而有乾時之戰敗。蓋寢戈枕甲。仇在必復而已。其可逆計强弱。畜情抑志。以苟其生哉。竊痛宋氏南遷。二帝客死金國。稱兵以復仇。誠不可朝夕緩也。而顧有沮於奸議。卒使終天之恨。竟莫一伸。是果何爲哉。（賊檜所以爲萬世之戮。）當時議者。孰不以宋弱金强爲說。以孝子觀之。宋雖弱。豈下於一夫。金雖强。詎勝於五虎。孝子能行之。而宋之君臣反有所不能。設使孝子之事。見之於彼曰主國議者。亦可少媿哉。嗚呼。若孝子者。皜皜焉。烈烈焉。雖與岳將軍輩比質可也。

讀史至宋南渡後。奸人得志。多少憤惋。此文固有爲而發。

毅齋王公小傳

羅洪先

正德間逆瑾僭權威虐搢紳搢紳中稍懷恥者鮮不見忤得禍而先大夫在武選以事不關白幾逮余每聞人談瑾事輒恨當時大臣不能相正則已反蒲伏乞哀門下思駕其勢以自便是禍搢紳者不在瑾而在此數人也然瑾得肆威虐大抵皆藉口祖宗之法以持人短長使大臣各思自盡無所缺失不得其職則斷斷相諍繼之以去瑾雖凶悍烏能累犯衆難哉及讀象山王君子長所撰毅齋公墓志始知余言未至也公嘗爲御史連上疏指斥時事被杖朝堂除名既歸猶以他事論輸邊其疏有曰救亂之道貴防於未然及其已成噬臍何及漢之黨錮唐之甘露之變其所由來豈一朝夕之故哉嗚呼可謂至論矣瑾之勢至是已成而公云云者葢自盡其職不復虞其禍之及也瑾伏誅諸謫徙者皆復起當道䘏公故嘗直己竟抑不用嗚呼用不用於公何與吾獨念瑾未振而縱其萌惡瑾已敗而幸其餘威者不知凡幾人矣而卒逃於後死之誅則是可恨也說者多咎韓忠定伏闕之請不行爲縱瑾之漸（時指西涯）夫幾事不密韓或有之至於沒露取媚以致報復相尋者誰歟然竟爲時名碩老死牖下一時被禍之人妻孥流離道路困阨病餓隕絕於瘴烟荒塞之外言之使人掩泣拊心不下於黨錮甘露之慘則公爲幸多矣彼其流離困阨既已不暇他顧而病餓隕絕於遐方者文猶弃於嚴禁之時其多湮沒無聞何疑也而公有子子長能暴白行事於既往使不肖亦得以欷歔感慨於數十年之後方思追戮始禍者以爲後鑒則直道豈必盡屈而逃刑者顧可久恃哉子長慷慨自許必不辱公余與相信厚善故傳其事補史文之闕公名溱字時霖弘治丙辰進士初令長樂有善政爲御史所上諸疏皆可誦生七子而梴最顯即子長云

婉轉激昂可垂世鑒

周主事傳　　楊爵

周主事名天佐字字弼號碩山福建晉江縣人登嘉靖乙未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以言待罪死於獄中楊爵曰凡天佐其他行實爵未能詳知今不記姑記其死之歲月日時與其所由以死焉耳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大略謂雪雨不可爲祥瑞而頌之謂權奸不可爲忠信而遁之謂土木之工不可不止謂朝講之禮不可不修謂邪說之妨政害治者不可不斥謂讒言之蠹國與民者不可不聽凡此皆爵一時愚昧之見狂妄之詞信有罪矣二月初四日干冒宸聰初五日械繫下獄十三日夜復蒙箠撻備極拷掠血淋漓衣前襟盡成赤紫色桎梏械鎖晝夜困苦間伺警惕罔敢疎寬坐臥處血流地上可手抔之屢襪衾苦之類爲血所沾若滯於水中然天威震動之下人人悚懼謂爵必死而不可救矣延兩月餘夏四月初九日九廟災天子詔百官使言時政闕失天佐應詔上疏其畧曰陛下以宗廟災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門條陳且欲務關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虛應故事俾見畏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爲祥之機也

（先詳敘楊公所以獲罪之由然後知天佐之敘不爲無見）

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効其愚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聖明采察之度未宣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時即欲冒昧上陳但開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況明旨既許條陳苟有所見寧忍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楊爵所言之事豈逃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直納忠爲囚犯又孰不能爲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旌爵之忠讜以風天下之直則聖

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疏上有詔周天佐笞六十下鎮撫司獄牢固枷杻天佐體幹細弱其手梏微寬可自脫出守者以鐵鍊貫梏目中令不能轉側絕其飲食三日死矣當此九重赫然之際爵實延一息以待旦暮之盡而人孰不以爵爲戒哉天佐以未信疏遠之小臣執以是非好惡之常理奮筆於言論之間而納其區區之忠竊焉宜其言出而身即死也故法凡死獄中者司官必具題死者日時緣故請監察御史刑部主事各一員驗其屍然後出之葢慮有不得其死所以重人

命廣德愛也天佐笞之甚重兩臂爛裂腹上俱青黑色驗者御史主事立屍傍吏驗屍訖高告曰遍身上下並無他故止因急病身死御史主事即據其所言題請出屍未驗屍時天晴日皦俄而雲霧橫空震雷徵雨屍既出雷已天佐妻某氏候於門外見屍出以頭觸地幾死柩寘寺無不悲痛民有張弼者祭於柩前而哭之人曰子與舊相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爵與天佐未嘗一相識亦未嘗以名相通天佐初下獄爵不知天佐爲何許人亦不知其言何許事也既而知

之思欲以識其面貌然各閉於幽室中困於桎鎖又天佐以救爵故下獄故獄戒諭甚嚴凡廁所往來必問其期未得一相遇焉然爵一念惻惻洒泣恐天佐不能堪其困苦之甚而思有以寬解之呼一人即膝上手作困卦二字以潛慰天佐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无咎之義也聞天佐首之且微有笑顏獄中人有以宜自寬心語爲天佐慰者天佐應之曰事吾所自爲則死吾所當安吾心何不寬乎五月初六日下獄初八日未時死爵亦未得親哭其屍終不得一見其形容也死之次年福建一士夫來獄中爵問以

天佐事其人曰天佐年甚少風神清秀當謂其少年柔順而已不知其己之剛烈能作如此事傳聞其無子死時一女在既死之後又生一女未知是否又聞其父母兄弟俱在家甚貧亦未知是否柩停數月其妻歸葬於閩中嗚呼遭際之不易葢自古皆然也士當總丱藏而修之於家塾焉承師模執典訓必明與心誓而期以終身之踐履事親無或有不孝焉事君無或有不忠焉及名登仕版身荷天工此心所在君恩所在固造次顛沛而罔敢易也顧以脂韋依阿之風勝而三極大中之矩泯然於流靡波蕩之洶

湧而承以孑然獨立之一身斯時也必欲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其不殺身而成仁世之恨者鮮矣天佐之死天地爲之震動萬人爲之流涕焉嗚呼天也命也不肖爵之罪也復何尤

周公以忠諫死年纔三十有一敘夫眞切面目如生合王道思墓誌銘讀之其事其人千古不朽

東溪廖孝子傳　　解縉

張鍠伏質報父讐曹娥没水求父屍不幸而死吉翂代父受刑黔婁爲親請命幸而不死然皆自分必死矣幸不幸有命焉人尚憐而著之王子安省父南交溺於海廖自公省父大寧溺於河死命也而心不展志不伸不其重可憐也嗚呼宴安固樂於奔馳闤闠固樂於行旅人不知命也有定焉當死也居亦死行亦死自公雖未嘗必其死然曷嘗計其死且而死於省其親也若死於兒女子之手者乎老筆於是王子安死千年而自公繼之自公幼能文章跟經斷史涓涓耿節恂恂恭敬儼然貌不逾中人而所當爲奮發如霆不可測其父敬先謫大寧三四千里水陸奇險自公歲往省不以寒暑需有大父有母有叔父有弟姪有妻子家人衆多當離別忍淚背腱閒强顔笑語慰帖老穉出門及童奴客從相處曲折艮難敬先粹然有德君子也然能動其愠喜自公見輒喜慰甚自公平生愛人一家人愛之自公幼子孑然孤立人見者皆爲變色自公死時洪武某年某月某日也其弟自勤祭以文綢繆纏綿痛苦情切甚讀之使人墮淚初廖氏嘗大顯於吉吉稱東溪廖氏有名

自公大父退省先生卓行舉世不可測與予叔父刑部公原祿相謂親家敬先兄弟三人皆賢亦皆仕有名聲其季敬巳尤高潔不諾世特與予善自公兄弟四人皆善予嘗歲時過從見其一座三世人跪起列侍森森郁郁或舉觴論文川華月映顧盼如在圖畫中識者多云是家不偶然必將昌大未幾敬巳沒敬先謫去自公死倏爍閒慘然凄斷若此何也贊曰（贊亦奇傑）

玉也不必以圭璧驥也不必以羈的中道而折衆所爽嗚呼斯人而斯溺

欵欵言情凄然筆墨之外。格律高神致雅詞氣潔

莊節婦傳

吳國倫

太史公常悲巖穴之士名湮沒而不傳嗟乎巖穴之士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胥婢女而婦奴即有奇節不得負青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羞稱之乎夫甯仲父之舉甯戚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賢爲能忍辱甘死以全其主父母不可謂細行矣曾不得少槪見至如翟家婢青死其主女即因主女見列自古及今其不得有所因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乎予所聞里中莊八兒死節事竊不勝其悲矣八兒郡富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爲莊家奴遂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葬舍傍八兒報恚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於墓屢絕復甦久之爲舅姑所厭欲嫁之八兒以死拒又數月有少年傭耕者見八兒悅之求爲贅壻其舅姑業已納聘而使八兒母從臾之八兒自度不能抗佯許爲傭遂爲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姒方晨舂私謂姒曰明日不相舂矣姒不解其意少選又與姒易釋曰他日見釋毋相忘也姒益疑之至暮忽改新粧出拜舅姑舅姑不知其誠也以爲將受壻而喜之須臾入室自經死夫八兒以人奴子爲

人奴婦，至微賤矣，又年少質弱，即依違其舅姑，非有門閭可損，實訓可辱也。顧獨覩再適為汚，而甘死若飴，茲不槩槩丈夫女哉？彼以宦人子而有文，若名人子而有文嬾，豈得與八兒論貴賤哉？諺云：金生沙礫，珠出汚泥。信矣信矣。

存此為世之死節者勸，不當以賤故廢之。

王承奉傳

張居正

王承奉大用者，霸州人也。逮事敬皇帝，為奉御，侍慈壽皇太后於仁壽宮。毅皇帝時，陞御馬監太監，賜蟒衣，內苑乘馬，通顯矣。然性刻廉剛直，弗能下其儕輩，以是不得久內庭。出為遼府承奉。是時遼莊王病，不能視事，委政國妃毛氏。國妃賢，通書史，沉毅有斷，而承奉從內佐之，所釐正國家事不可勝道。頃之，莊王與國妃相繼薨，嗣王立。王聰敏辯給，而嗜利刻害，及長多不法，常去數百里外遊戲，有司莫敢止，故無所憚，然心獨憚承奉。承奉好直諫，王積弗能

恐，乃曰：承奉老矣，宜免朝請。於是承奉希得見王。王少無子，所幸樂婦生子，置外舍。久之，王有痿病，度終無子，乃取外舍兒內宮中。時兒已八歲，詐曰宮人某氏子，欲以聞於朝。故事，王子生，承奉司即具所生母姓名及產媼狀，關相長史，乃得奏附玉牒。王以其事下承奉，奉愕曰：王安得有子？承奉乃不識何宮人有娠及產子狀，不敢奉令。王大怒曰：老奴敢爾者死邪？於是盡捕承奉諸用事者，皆榜笞數百，被重罪，欲以迫脅承奉。承奉終不為動。王乃召承奉，繆為好語曰：而不知子之為病耶？事成而後有土，而富貴可

長係獨奈何爲他人忠承奉伏地叩頭流涕曰老奴受國厚恩死無以報願此事涉欺罔法例甚嚴王子非真子外悉知之後有發者禍且不測老奴死不敢奉命王謬謝曰承奉言是也乃以計給奪其印而自署承奉名行之承奉既見欺無可奈何慰以首撞壁大呼曰生不幸爲刑餘又棄外藩今王所爲如是吾弗能匡救禍且及矣誠不忍老見刑獄即閉戶自經繩欲絕會有救者得甦日夜涕泣竟至失明以死國人悲焉太史張氏曰余在司局好問先朝事諸老閹語及孝廟時輒流涕有哽咽者及歸楚見王承奉憶往事猶能歷歷道也語具別錄中夫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何敬皇帝時（大議論）人物之茂乃其廝隸亦莫不有大臣風節焉覩其臨議執正毅然不爲利回不爲威惕雖壯夫哲士何以加焉第令久內庭凭樞密如近時興安懷恩輩詎足多哉余以是知敬皇帝之澤入人深矣

筆力嶄嶄寫木强人如畫後段追想到敬皇帝之澤培養人才故閹宦中亦有賢者是其用意高處

張簡肅公傳

羅洪先

國家當盛治之時必有維持培植之人生乎其間其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若出於天性而不可已未嘗有矯戾眩衒纖靡偸薄之態入於見聞是以朝廷刑賞簡當公議淸明天下趨向咸歸一時君子恃之得以無恐譬之少壯之年元氣充滿起居以時嗜好有節自足以凝精而握固不待服食導引之外助嗚呼此其所係如何哉某數歲有知聞先大夫與客談皆弘治時事且於當時六卿大臣江右有安成張公浮梁戴公二公行事酷類古人至若剛嚴難犯張公又其最也我朝政在內閣士之始進（有膂力）以翰林爲極選競進者幸規計恐後公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爲國家建勳業甚幸沒沒徒老文字竊所恥也於是自兵部郎中出爲浙湖兩藩擢副都御史巡撫山陝進尚書都御史掌院事歷仕凡四十年所在咸有樹立縉紳之間倚以爲重其後閹瑾用事憚公執法相尼一日假內降促令致仕公去而紀綱廢矣悲夫公致仕時瑾遣人道偵之禁假官舟且不得與有司見公乘敝艇至徐州洪觸石敗漏適先大夫以工部治洪夜且半聞扣晉聲

明文遠卷

問之知爲公也於是密往慰勞時寒甚衣盡濡乃解衆治具相授雞且鳴易所乘便舟以行臨發公慨然曰吾受先帝厚恩愧莫能報賴君復生吾有孫當以今夕事語之必且遂吾志也先大夫灑泣而別後洪先既長見公孫御史鰲山詢其所聞於公良然御史者即公所指之孫也御史嘗爲余言公初爲郎中奉使畿內夜遇盜刼其橐得俸銀七兩慚悔而去一日屠人告衙隸易公銀同官給之曰爲知非張衙銀乎屠叩首曰張衙惟有俸銀以是知之是時爲浙右轄尊貴家口衆矣日料肉止一斤公子某以歲久來省體魁碩食兼數人公笑曰吾固慮汝不飽也尋遣歸楚中任滿庫羨金二萬餘公盡籍錄之副在諸司歸見路夫人戲曰汝嘗笑吾貧今羨二萬不已富乎自夫人侍公至是始聞戲言則爲應曰得子孫無饑寒常如今日足矣於是相顧一笑公不獨在官無所私也即以小物餽遺亦必有義路夫人卒有以帨餽者公返其人御史從旁問故公曰帨以爲餽知我廉矣不知帨非餽物也我故返之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觀夫人之言與其處于若孫可信矣此至隱細者也當陝西用兵時有俘獲止以地方

明文遠卷

事入奏不爲張大語故事兵部多幸外功冒恩賞即公所爲妨己數窘詰之竟不少變及督漕運入京諸閹用事者聞公名樂與結納因李西涯戴浮梁傅新喻三公通姓名復以名香爲壽冀得往謝公固辭曰三公以公會故朝夕某則不敢三公强之公不得已各報以幣使者纔入內城（不遠復）念追還曰幾誤矣吾平生無內交恐一旦自敗乎其後劉公薦公於上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或難爲人耳公之處己若此然遇人無問善惡休戚相通不爲峭厲山西鎮守閹人劉瑯以公不便己入廝於朝移之陝西及代者至相視無禮悔思至於泣下掌院當考察京朝官三山林公爲吏部欲淸汰鄙薄以厚風俗公於中獨多保全有坐帷箔詬者咸欲黜之公曰彼不幸而有遭非其罪也爲請之使自勵嘗曰寧失不明無爲不仁林公亦莫能奪瑾之害縉紳也多詞倉庾之虧以爲奸贓公坐楚中耗糧三百石禍且不測翰林武公康公與高陵呂公皆公貢議士也康侍瑾鄉里故以弄語諷瑾曰公陝人也陝人愛張某如父母恐相薄耶瑾意始解其後呂與御史云然呂素鳴康之冤言之將以揚康也然公忠厚之報於是乃見夫喜功者

易於矜而持正者近於刻公措辭美秩視若贅疣竊念一時意氣激發若可矯強至於功名之際不爭表恭與人款欵而自操之潔凜於冰霜非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迭用而不悖者烏足以語此古人有言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近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公不其庶幾乎宜其遭遇聖明先資畀敎以身壯國逮擯斥而不悔也蓋嘗因先大夫所論推之當弘治時朝廷之上未嘗無小人也雖其憚於公議限於刑賞欲亂君子之所為而不可得亦以君子者以其道相勝是以得久於位稍行其言以遂其維持培植之力若公者是也彼徇俗以就功名之會委曲以拯時勢之艱斯人也吾莫得而詰矣惟任己者悻悻以自是嗷嗷以自異其始未嘗不藉口於公輩也然儀寒之慮或奪於妻孥利害之機或間於朋友賁負則訐陰細而忘大體好剛則觸凶虐而啓釁端理不制欲之流誠不勝私之積內乏堅凝外無予感卒之不免於矯戾肱飾纖靡憸薄之歸而小人相乘翻為鹽戒國家元氣因以摧傷若是者視公何如哉使其有以自勝即不幸擯斥矣其於世豈竟無所補哉此余所以語公行事語若頌而不厭也御史所述皆志銘行狀所未載且惊先大夫遺言不敢忘忽竊祿世萬則為列傳抑亦備史闕文冀或風於君子云爾

持世之言有關名教自古壞天下事者固在於真小人尤在於僞君子誠得此論而存之於國是其猶有濟也

李掾傳　耿定向

李掾者余里中人也名學楠初為臬司幕下掾當世宗賓天詔下諸司哭臨時掾伏庭下哭之獨哀督學顏冲宇氏義之因晉署司刑功曹云掾兄弟凡四人掾為嫡且長餘孽子掾父暱諸孽而疏薄掾田宅便利者悉與諸孽諸孽富厚而掾獨窘其大父不平欲訟諸官掾跪大父膝下泣曰翁吾足手父鍾愛翁即愛我奈何以腐鼠傷父意且也從孫訟子以子懟父匪彝大父乃已里人稱其讓尋母死掾廬墓所者三年往見廬墓者率為廬居或為茇乃掾埶獨棲莽間暑雨一蓋嚴冬一葉席耳又貧苦日不免以拮据生理出出必返即深夜必至墓所一夜至墓近溪潚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溪上望墓號曰母兒在此母兒在此如是者達旦又一夜雪積數尺許鄉有耆儒張姓者意掾苦雪或他之也深夜往瞷之席葉臥雪中驟沒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一髻張益嗟嘆轉語諸人人近歲其父死亦廬墓側如喪母里人稱其孝掾前從事刑曹也憲長方某氏亦廉其賢特令督臬獄舊吏督獄者值慮囚時可坐得若干金乃掾受令即自楠獄中曰諸囚犯於刑者中多以賄故上令吾督獄者敕法耳若干法而暱賄何如此囚一毫不以自浼且從家畏糧具饘粥以飼囚之無告者又有囚法不應死掾揄牘得其情請於憲長生之絕口不言恩其人懷百金致私為同曹掾取後察知德由掾也乃置酒飲間吏薦幣加金為壽掾艴然振手去人又稱其廉且仁云掾往歲傍介紹謁余余重其行見之掾故古貌又冠履敝惡嘖然一田夫也余間與友人談經史或舉其凡未悉其末或憶其意偶忘其辭掾從旁代對每多助余始知掾亦常涉獵經史者詢其少師里儒張高高師郭先生慶善甫若甫王文成之門弟子也其行誼蓋有本矣耿子曰夫也命夫其不幸而不生於元和永建之年乎藉令生丁其際久已公卿矣乃掾故不善治生其家日落里人無識者咸姍其迂而行輩或反嫉其矯士貴遇乎哉雖然（此意誠得有力）若原憲高柴輩得聖人為依歸則亦不可謂不遇也掾幸受知冲宇矣

淳麗樸愨當入壹行傳中近時那可復得

陳見吾傳　　張元忭

自考亭朱子倡道於閩中。一時及門高第。砥行植節者滿郡邑。故閩中之學。在有宋光寧之世爲最盛。迨明興以來。朱子之書布四方。家傳而人誦之。然特習其說以獵取科第。影嚮剽竊。而朱子之宗旨轉晦矣。自蔡虛齋陳紫峯兩先生相繼出。乃始一洗俗儒之陋習。獨採朱子之精微。而閩中之學。在皇明正嘉之間。又最盛。見吾公蓋紫峯之從孫。自少即稟學焉。盡得其衣鉢之傳。而統承於虛齋者也。（評語不當入）然當兩先生時。陽明先生方講致良知之學。獨興於朱子世之爲兩先生之學者。泥於舊聞。相率而排之。公既尊信兩先生。而亦無疑於陽明之說。嘗與人論學。有云陽明先生懼人謂格物只是窮理。窮理只是讀書。故以格物爲主於行。懼人以致知爲致聞見之知。故加一良字於知之上。非良知不足以言知。非格物不足以言致良知。又云陽明之學。入頭處在格物。要妙處在慎獨。獨者獨知也。獨只是良知。慎獨即是致良知。此學初無足異。不知世人緣何而異之。又云宋儒之學。爲公之中不無一失。陽明發明其所未至。將以爲宋儒之忠臣益友。而非欲拾彼之短以形己之長也。今講陽明之學者。輒掇拾宋儒之短以爲口實。語養德之學。則爲薄德語。講學之事。則無益於學。而徒使陽明得罪於先儒。可爲深戒。由是推之。公於朱王二子之儒。蓋皆超然自得。而非徒依傍口耳。私開戶牖者。使論學者人人如公。則二子之說不惟不相悖而實相濟矣。尚何辨論之紛紛哉。公姓陳。名讓。字原理。少穎異不群。爲人奇崛邁勁。不爲蹈襲語。嘉靖辛卯舉閩省第一。尋登進士。授紹興府推官。聽獄稱平。暇則進諸生校藝講學。士彬彬興起。天真祠之置圭田。三江閘之捍海患。公區畫贊襄之力爲多。徵拜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諱避。執政愛其才。令所知諭之曰。賢御史稍須安靜。公即對曰。爲我謝相公。御史非安靜官。由是與執政忤。肅皇帝既嗣大統。迎興獻太后入。仁壽張太后悉以藩妃禮遇之。兩宮以是有郤。巨俠劉東山者。睥睨兩宮間。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其黨捕誣張鶴齡兄弟有逆謀。左道咒詛。詞連宮禁。逮繫無辜數十百人。都城騷動。諸司不敢出一語。於是公方視東城。遂捕東山下獄。究其彎弓射父之罪。東山度不可脫。益令其黨告變。且誣公爲張氏羽翼。併下公獄。公從獄中上疏。謂陛下

明文叢卷

有帝堯九族既睦之德而東山乃敢對陛下倡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克諧底豫之孝而東山乃敢對陛下公言桑秦遷母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宗社上覽疏意稍解會西曹鞫東山所奏悉無驗併其黨坐欺謾伏誅公得還職京師宴如當是時微公仁壽宮危人心搖矣已而興獻太后登遐廷議遷興獻帝合葬天壽公以藩王不宜入祔皇陵乃借堪輿家為言顯陵氣脈不可洩又重於勞民請以衮帔交襚便上初覽奏怒甚投疏於地少頃復取視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遷之議而執政從旁擠公竟賜

罷然公身雖退而言則已行矣公在臺中二年疏屢上皆侃侃大計獨此二事尤人所不敢為不敢言者咸謂公有社稷之功焉既退休里中日夕靜坐讀書孜孜學問口不談當世事惟地方利病所關輒不惜齒頰亹亹為上官陳說為人剛方廉介見者竦憚然與之久處談論慷慨真意溢出人益信慕之上自承天還循問公姓名臺使者至閭輒以公薦於朝而執政終忌之置不用家居十五年而卒隆慶改元錄先朝諫者贈公光祿少卿所著有見吾文集二十卷邵武府志若干卷行於世夫公始終出處大致如

此世之知公者徒謂公為廉吏為直臣為博雅之儒為剛介之士而不知公之學其所見者定其所造者深其所養者粹蓋真有以紹紫峯之家傳振閩中之末響凡其平生所表見凜然偉然者皆其所學之緒餘而非襲取於外也公歿未幾其子孫無以具饘粥予往嘗見其子某於溧陽益傷禍不完予甚憐之頃者走二千里外來謁予請為公傳且曰吾父之事行誌若狀既備矣惟學術所統承未有發其微者是以竊有請也嗚呼某之志若此亦可謂知所重矣故予傳公特詳其學之所自以附於誌狀之後

閩學一盛於光寧再盛於正嘉如見吾公亦其一也極盛而衰天道循環之理宜今日持鑑於吾浙者攫金白晝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徐渭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警世。始補府學生，以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校浙士，得君文驚絕，謂為異人，拔居第一。嘉靖辛卯，遂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御史擯之，卒得謫徙茌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錦衣衛，以諫。庚戌冬，敵入古北口，掠騎至都城，大殺掠。時先帝倉卒集羣臣議於庭，大臣以百十計，率婾㛄不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公貞吉歷階抵掌相倡和，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執抑之。君遂抗辯詆嚴氏父子。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涿以西護陵寢，遮敵騎，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便。不報。無何，又上疏面詆嚴氏十罪。有詔廷杖君五十，例官徙保安為布衣，以戇當是時。君慷憤之日久，而忠不信於主上，乃削木為宋丞相檜象，旦暮射撻之，隨事觸景為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奸諛，懷忠主上也。當是時，邊人苦敵殘掠而傷頓者，方握符鎮宣大，敵殺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敵退則割漢級以敵首功上。君飛書入轅門，數順罪，順痛忌之，承嚴氏旨，日夜奇搆君。及甲寅，敵復寇大同右衛，順計不出前敕，君飛書益急，而君在邊久，當思結客以破敵，或散金募士人豪宕者為城守保安計，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萬餘人。順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為，可以叛搆君，遂以御史巡宣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從中下其事，棄君宣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其長子襄，械抵宣府，杖繫糜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來疏上，有詔逮順、楷，襄得免戍。時丁巳秋月也。先帝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林公潤等說，悟向者嚴氏奸罔，斬世蕃西市，奪嵩官，籍其家。再踰年而先帝崩，遺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得贈光祿寺少卿，蔭子一人。今上立一年，襄復疏父寃，順、楷坐死。上感君戇，為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外史徐渭曰：余讀離騷及閱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劍小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嘆曰：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然，死不酷無以表忠烈。今夫于將缺且折，其所擊必巨堅也。君結髮處越山，至入仕，至放居塞垣，其時言之，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親忠君。少時若父翁勝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君舉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為供具長

聽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洒泣者父翁遂感動亟命駕歸翁嫗相歡如初跡君所爲孝如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嘗至京師過君故邸舍傷人爲余道流大夫盛時車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張雀羅所不去者成嘉張尚寶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耳然兩公者卒以此得禍悲夫宋玉爲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魂余於君非弟子然晩交耳君徙居塞垣時余亦寄所怜詩一篇愧宋玉矣徙筆凌霜千載下尚有生氣文長亦振奇之士故刻摯至此

孝烈婦唐貴梅傳

楊　愼

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弃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悅之自拊心曰吾無頭風何以老嫗虛拘哉乃密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誘婦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玉亦受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全吾名而汙吾姑非孝也乃夕易祥禰雉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之知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叒從我言又得金帛且享歡樂今定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既以不孝訟之死乃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贓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收兒咸爲墮淚每歲梅月之下影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程於府官之故終不舉余舅氏喻士積游遊至池州[illegible]門其事作詩予之歸屬愼爲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

梅為名。死於梅之株。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旣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為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跗。

其烈難。其烈而且孝更難。貞心耿耿。千載不沒

湯琵琶傳

王猷定

湯應曾。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為湯琵琶云。貧無妻。門前有石楠樹一株。構茅屋。奉母以居。事之甚孝。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曾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間。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峯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其技。罔有善者。王以為恨。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於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嵌琵琶。令著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拍。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百斛。以養其母。曾由是名著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曾頗自矜重。不妄為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曾為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大雪。王榆關馬上。聞觱篥。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是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觱篥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鄰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於母。而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箒為君婦。曾曰。若能為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曾名。使人聘

提出大節

孝

之居楚者三年。偶泛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曾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蓬窗，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曾自失故物，輙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尚健，索婦而婦已亾，惟居旁坏土在焉。母告以婦亾之夕，有猿啼戶外，啟戶不見。婦謂我曰：吾遲郎不至，而聞猿啼，何也？吾殆死，魂魄不即逝者，以久不聞郎琵琶聲，與郎一訣耳。倘歸，為我一奏於石楠之下。曾聞母言，掩抑愁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於其墓而祭之。自是不復彈，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貧，母鬻食兵間。其生平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戰鬭，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於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於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屋瓦若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為楚歌聲；淒而壯者，為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會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戊子秋，余乞食，遇曾公路浦，已不復見曾。曩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曾，曾在土銼中作食，奉匕筯於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曾仰天歎曰：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之岸矣。予悽然許曾立傳，越五年乃克為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歎息於知音之寡者，獨曾也乎哉？

琵琶小技耳，却寫得淋漓悲壯，感慨激昂，然其根本在一孝字。曲高和寡，千古傷心，作者寓意在此

高氏譜傳

高攀龍

嗚呼我高氏之起於儒也自黃巖公始矣黃巖公雪樓公長子也諱材字國文號靜成七歲能作偶句時有誣雪樓公者公願偕至縣庭令占句試之如響應令大奇賞與果餌筆紙爲抉誣雪樓公者十歲能文以嘉靖辛卯舉鄉試其人剛果英邁重名節多智畧邑中有顯者奴笞一孝廉一文學於途諸孝廉文學譁甚求直於太守孝廉中有最辯口得顯者金中撓之公曰去敗羣者事乃濟乃計歸之而後力申大義諸奴背伏辜既令黃巖有尚書黃綰有才名家累巨萬侵細民又爲良知家言令至即稱門生惟所願指紀綱之僕至令庭爲設便坐訟獄以意左右公初謁尚書尚書謬引上坐公即上坐公亦謂尚書何以教令尚書曰令學者大患好名如漢之黨人唐之清流是矣宋之名士盡於史嵩之一誹悲哉公曰固也即非清流究竟死死等耳以清流死不勝耶尚書默然一日其僕大帽華衣直入令庭言事公曰若何爲者褫其衣笞之民大喜皆恭尚書諸不法事得數百牘公東之逐尚書自爲理盡反侵奪民地田尚書大窘令其子橐金寶餙美姬至錫冀餌其

家燬之許卒不行請其太學公傳而公治嚴訟責主訟者凡獲奸猾數人隸之官訟事一不讐輒問誰爲此以欺公也訟遂大簡盜責主捕者盜發過期不獲囚諸捕以次出捕捕盜盡乃出之盜屏息役責主田者以若干役隸若干田計田承役役乃均一年而庭可羅雀所攜惟二蒼頭圖書蕭然以間引名士啜茗咏詩而已有顯者奪民地民訟之公驗果民地也第以二詩批牘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萬年心鴻溝未必常爲限倏忽浮雲變古今踏遍青山山轉峩問山不語奈山何若無山下纍纍塚料得爭山人更多顯者慚而還地於民一奸胥世掌軍籍爲贋冊誣民而匿其應解歲衣食之所從來久不可詰公一日忽入胥家破壁得眞冊所出入千家公立杖殺胥盡釋誣者即日清勾所補軍伍起解不擾良民并焚其冊又有無名冊霍御史核之急里胥相連斃杖下公進曰奸弊誠有之今死杖下者非爲奸者御史怒曰如令言何以清勾爲公曰固也非所論於台昔方國珍聚烏合之衆據兹土高皇帝惡之盡籍爲軍旋散亾此冊在永樂時已不可問徒殘民無益御史愈怒曰如是盡令爲政也頃之部使者覲公

至御史告之魏公曰令言是也御史乃喜一聽公六邑得無擾於是六邑民皆號公鐵漢事不決爭願一得當公而倭且突至巖無城寇至公猶坐堂皇矢及案公曰去無之死此矣崔丞呼曰以公得民深可出拯民死掖公後壁出公乃募壯義數格殺賊公亦數數幾死持數日而吾衆集賊遁去公曰吾死矣而幸生乃今身吾有矣遂歸自公懸車至捐館凡二十有四年攀龍猶得十餘年見公不問生產不治宮室不近聲色不內寵不外遊不接賓客不事博奕不畜玩好不服華好衣服門不納僧道師巫俳優所居書齋三楹寢室三楹中庭時植百卉四壁瓶罍鼎彝者二泉也喜食蓮芡芋栗喜吟杜詩喜談古人節義事喜文中子言敝廬足蔽風雨薄田足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萬古格言學者）時誦之輒摩腹長笑（常銘座右）訓攀龍輩曰謹以養神勤以養志神完則志銳志銳則學成後攀龍游海上雁宕諸山過巖肅拜公祠祠宇甚治香火甚嚴祠前居民爭指余曰此高一合孫也余不解其語問父老則曰噫我公聽斷斂民以訟至持一合米事竟矣往有周太守者案無留牘民裹米半升結一訟人呼周半升而公加斂故號高一合又曰倭

熾時有擒賊數人公訊之曰鯗商也脅奪吾金又誣吾盜公鞫出其橐千金即取鯹鱢之氣鯗也問橐中裝幾何皆符公曰賊刼人金寧知數乎立釋之還其橐又曰倭去公有罰鍰千八百金吏白曰方多事此足自衛公曰吾不受人錢誰當受吾錢者悉輸之府又曰按察司都吏權最重守令媚事巖有都吏休沐歸爲人居間公怒曰汝吾民也何敢爾笞之十後公以倭事問勘適當吏吏乃謂其儕曰此一文不取縣令勿有所冀又曰台之倭自撤海船始海船者募閩人習倭者備倭人給異等餼倭平久舟兵卒以閩輸倭貨至大姓得直且稱貸復往以爲常而亦有遂豢爲奸刼商船者監司遽撤之諸大姓受輸貨見船撤遂咎其直不與黃尚書家爲多諸兵無所歸又銜諸大姓又素習倭遂搆倭入寇我兵格殺倭往往有生擒舟兵者舟兵大言曰黃尚書令吾等來殺高令公爾諸監司皆喜謂公曰尚書齮齕公久此足報矣公曰豈有是哉（人情所繫）彼自恨沒其直耳尚書聞之大慚服父老言細事不能悉志志其大者嗚呼此豈其以聲音笑貌强得者耶公生弘治戊午九月十一日卒於萬曆乙亥四月七日年八十八祀黃巖名宦

娶惠山黃家灣生男子一人女子三人有精敏處亦有寬厚處史漢所紀循吏不是過也高氏之世有令德也宜哉

錢大可傳　　梁潛

可大名瑛姓錢氏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滙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篤行之士也可大生十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為雄長自至正丁酉五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避之走廬之富田遂泰和之梅岡既又丞其邑之大洲尋又奔雷川最後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鎗不死縛之以行可大聞即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縶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哀訴其無子唯此一孫耳兩人因爭相代死情亦悲憐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孝子孝孫金矣千古）妻張氏匿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我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縛其姑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違即罵賊不復肯行遂死之變故倉卒之頃而一時憤然求死以全生者若素約然何其可

悲也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凡三薦之皆以親老辭親既沒終身爲之悲痛梧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其孝行篤至世益少見也然其爲人頗豪傑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冦嘗殺人有司俾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於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第得官爲山東按察僉事云

賛曰吾嘗過錢氏所居其地今所謂錢塘者愛其山水清曠因登高而望焉其南數十里外峻峰躍起視衆山特高云其北即宋丞相文信公故居也諸老人言丞相往事與史傳所記殊異因言可大之避亂也居其山下最久其被執也亦幾不免余既壯其山川又聞可大事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也因爲之傳云

孝子可傳孝子婦孝而烈尤卓卓可傳千載下讀之有風肅如神竦爲竦

胡巫傳

劉楚

庚子夏閏五月不雨州民以旱告守土者即齋沐出宿城西延眞覲禮法師之能祠雨者飭壇墠合群祀具儀物無敢不丏既三日不雨有一男子揚言於市曰我則有雨乃不我求而求彼彼焉能有也市人走致其說守土者驚喜命羅致之要諸途以見問曰若能禱雨乎曰能也曰將有戒備否乎曰毋爾也且請盡撤向之祠禱者則敬勞之曰凡吾所請者民也果致雨當厚報效因命徒卒數人從之俾給勞焉其人乃去爲壇設位於通市要守土者拜而祈焉以环珓擲廷中踴躍出望若見若聞即自書揭於門曰某與神約某日雲雷來會某日當大雨三日乃止是日自州長以下至吏民農賈無不稽仰聽敬謂雨之至者可跂而待也比明日日乃益熾其人叱咤鞠跽唇焦力疲又明日至於三日五日七日雲卒不興陽日以亢州使人詰之則曰方龍之布有五弓咸檄而至矣獨一龍爲九天使者所縶故雨不得行言已又時時引觀者睢盱指示之衆人固不見也他日請詣他祠更焚檄焉既又不雨則又出其所繪神秘禱之以哀告雨又不果公府使人候之益急乃

擿然以身狥於路且行且拜裸袒頓跣扣首出血流汗被體喘不得息則又曰神告我矣是龍匿於江之某潭其速具舟吾載而下索焉衆弗之信姑固視之自是率夜號於市曰天乎何雨之不降也今衆强我不我舍號已則又語市人曰曷不具薪焚我以速雨乎言已輒長號不已市人（寫狀亦有漸次）童子聚觀而憐之問之則爲世奉婺源神胡巫之孫子也自某日閲二十九日天卒不雨巫遂遁歲與大旱劉子聞而歎曰嗟乎言之不可易也如此哉矧欲罔天功以爲已靈者乎今以己物託於人雖孰務以求之猶或得或否而況懸於天者人固不得而測也古聖人所以春旱而雩者亦惟行吾理之所可知而盡吾之所可爲者已爾若後世叩頭反風積薪致雨雖本於所感然不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也今胡巫籍其滌狡以环玫簧鼓禍福於人其倖而獲中者不少矣而不知雨之不可以倖致也於所不可倖者猶悻悻然欲專覬之以掩人之知而貪天之功其不亦愚甚矣乎卒至不酬其言顛沛狼籍欲求脫去而不可得是可哀也嗚呼豈獨巫哉世之挾私智小術謬爲大言以欺（奇慨在此）人者卒至禍其君喪其國不知自怨自悔猶哆然遂之不

置彼不足責也而上之人終亦不悟方且厚歸其德自服其過若有異其有所爲者苟或一僥倖焉則遂謂其果有回天不世之功而不知其誣罔之禍大矣之人也豈非斯巫之罪人哉

借巫說法爲大言欺世者痛下針砭介甫輩有慙色矣

兵部主事贈光祿寺少卿王冕傳　　朱睦㮮

王冕字服周洛陽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萬安知縣踰年宸濠叛所過屠燒無子遺諸郡縣長吏多望風遁走冕聞變即奮義募勇得死士數千人會都御史王守仁帥兵至冕以衆從時我軍已復南昌濠解安慶圍還救至鄱陽湖兩軍相拒濠盡出金帛犒士殊死戰自晨至午我兵不利王守仁憂之我而風順冕密白守仁以小艇實葦於中（用周瑜）擬建昌人語就賊艦乘風舉火濠兵大驚遂潰敗焚溺死者無算（一云孫赤壁之戰猶出其不意）濠易舟挾宮女四人而遁冕追及濠投水水淺濠不死遂并宮女執之檻送京師伏誅嘉靖初論功守仁封新建伯其下爵賞有差而冕仍知萬安縣（功不賞）久之稍遷兵部主事命守山海關甫五旬而妖卒作亂侍吏欲挽冕趨避冕曰不可吾有親在乃亟趨母所執兵以衛賊至執之以刃脅不從遂見害守臣疏聞詔贈光祿寺少卿仍命有司建祠祀之子西星舉鄉試第一（是孝兒忠）

忠孝之人千古不朽然而有明之功賞薄矣

烈象傳　　楊師孔

事有以一着係安危一物關成敗居恆視爲平平而識微主幄者尤必謹之焉歲乙丑當霑烏聯水藺大舉犢兵再出雞聯四省震驚六詔目中視昆海一杯不足當飲馬矣傈山彌谿峰峰撬帳雲連夙將名王望前鋒惴惴不敢輕試賊騎分三路下東南一路尤銳鋒不可當時陶兵象馬初到有陸姓小將銳若初生犢主者置之此路非無意也鋒刃未接合營面面無人色主師叩天誓師三軍振奮賊果先以東南萬騎奔突排山倒海陸將兵不滿千幸陶有名象一隻象奴馭之素得神機深伏小壑鼻巾飲水泥數斛賊驕恬不知騰奔而下象突山咆哮號吼躍起丈餘萬馬辟易鼻巾水泥噴作雲霧直搏賊鋒勢如猛虎舉足踏賊人馬俱如糜復用鼻捲一悍賊拋向天墮地踐壓皮骨無完陸將引兵乘勝追逐喊聲四起馬奔蹙人潰野器械山集揮刀發銳我兵刀劍盡敵肉溪壑漲賊血十年來滇兵之捷未有如此勝之大且速且全者抵暮收兵象尚勃勃具餘勇馬龍通城百姓携壺漿芻食望象稽首百拜以謝次日創發遂病遍體出箭鏃計三升餘鼻中一矢壽

蓝遷又曰象蠢痒矣嗟乎據三侌惡談六韜兩適只拉枯朽中外洶洶不可保得此一象演雲數百萬生靈轉危為安易亂為治間不容髮孰謂象之功可泯耶嗟乎設使象知有人我知有衆寡知有趨避必憧憧於勇怯即忘人我衆寡趨避矣藏伏不深沈機不預敵必因變設奇勝敗不知詎屬所謂無心合道善藏為勇不意於一象見之也焉能人棄巳封掾立碑余代庖守安普聞見最真特表出之以告黠膠臣子之面心封疆者捐軀報國必先忘人我象一物且踐大功矧具七尺靈萬彙者背出此象下耶

捐生報國物且有然為人臣子者當知所勵矣

胡應炎傳

高啟

胡應炎字煥卿常之晉陵人宋樞密副使宿八世孫也父聰淮南節度計議官咸淳中應炎登進士第授溧水尉未赴元丞相伯顏南伐師次常境知府王洙遁朝廷以姚誾知府事復命將軍王安節都統劉師勇將兵雜守之誾等至常見應炎喜曰君吾劇孟也得君敵不足破矣署節度判官應炎歸告聰及兄應發弟應登曰吾家世受國恩今戎馬在郊王室將危是吾立功之秋也父老兄弟當奉以出避吾身許國不得復徇家矣聰應發並曰吾與汝雖父子兄弟然於國則皆臣也圖報之義彼此同之豈可臨難而獨免乎乃命應登侍母及護妻子出城囑曰善避以存吾宗不幸城亾吾必死之今與汝訣矣既應誾命即選民之壯勇者三千人自將乘城為誾畫曰吾州京師北門不可失守然城庳塹狹兵皆市人非素所撫循者而北兵銳且衆乘勝遠來其鋒不可當恐未易與戰也宜樹木柵傅城益調粟繕械為守計誾然之初洙遁時其客王虎臣盜郡印自稱知府詣伯顏軍門獻之伯顏不知其詐命還守常而遣兵與俱及城闇等已先至不得入反以民叛告伯

顏怒命元帥唆都率步騎二十餘萬圍之應炎與安節師勇分門出戰各屢大捷殺其將校甚衆功上進直祕閣圍且久元兵多傷斃唆都請益師伯顏遂以西域諸部兵來會攻圍益急餉援俱絕唆都以柵堅不可拔剽近野得婦人刳乳煎膏沃其上發火矢射之火熾柵焚又運礮石擊樓堞盡毀食盡唆都偵知之遣使呼應炎語諭使出降應炎罵之且截紙縷置盂中若湯餅狀者以筯引示之曰吾食此足若欲得城需金山長也金山長蓋諺語謂無其期唆都聞之曰能破城者金山長老也世呼寺主僧為長老故云卽趣名金山僧至軍問以攻城之策僧不知為計周行視城曰是城龜形也東南其首西北其尾攻尾則首愈縮其法當攻首從之城遂陷師勇遁閩安節死之應炎率民兵巷戰至孔子廟前衆潰猶手刃數人力屈遂就擒唆都讓之曰若卽嘗多殺吾將校者耶應炎曰吾欲殺汝何將校也恨力不及耳唆都怒腰斬之時年二十七兵入屠城聽應發皆被殺民匿溝中免者數人余為兒童時嘗聞父老言元兵取常時事甚悉及壯觀史多所未載豈蒐采有失而致然歟抑著作者有所諱避而弗錄歟或其事多繆悠務皆無有特好事者為之說歟是皆不可知也每竊恨焉近遇胡黼江上問焉子言其祖應炎死節始末與予昔所聞無異斯固足徵矣夫以虎臣之奸唆都之慘與僧者妄言而幸中其事雖微猶不可使泯況應炎之忠烈毅然如是耶因掇其語作胡應炎傳以補史氏之闕云

慷慨激烈視死如歸亦文山秀夫之亞吾於是而嘆宋德之入人者深矣

陳烈婦傳　　　　傅占衡

烈婦字去華金谿名方伯如水王公孫也嫁諸生陳其謌正夫有才色年二十二隨母避亂鹹塘正夫時病足謁醫容路會兵數萬自石門躁縣西諸村落殺老弱無算將近鹹塘初正夫大父蒼梧令元亭先生生平僻書畫多祕珍者盡予謌謌尤愛蘇文忠書醉翁亭記真筆常自袖之出必藏烈婦所是日平明烈婦改服蓬首棄簪珥衣襆獨持一手卷著胸前與其母倉卒徙鄭家源食時兵噪蹄自後至烈婦孱不能前哭地上欲遲其父翰卿及弟惟矩而翰卿已呪行見殺不來母強挽之稍前行得一池汪然深淺二尺許烈婦止不動麾母曰娘老矣疾走走無返顧告陳郎求我屍此池急置卷池旁一躍入池死母尋亦死三日兵盡翰卿屍先得或傳言烈婦入軍中矣當是時民追蹟婁女係道正夫意不樂直視久之擗踊且哭曰若尚不知吾姊耶吾姊前與母發鹹塘語絕痛誓必死者但南求無北索我係姊不妄言遂共行到池上亡有衆皆曰死三日半而肉不浮乎正夫不聽使人涸其水則烈婦在焉出之泥若一折藕浴而斂肌顏玉雪唯十指甲盡脫血凝碧[illegible]兵所過女子無佳惡馱以副馬或連繩縛去蹈溪水輒衣帶漂波面長戟鉤取亡完者烈婦脫不自奮入泥中入泥中不力者幾不得死正夫及是慟絕矣始謌祖母吳孺人從昔特孝烈婦嘗讀書見崔澹之妻及呂正獻夫人事謂君子曰妾學此足乎正夫不荅而甚大其志雅相賓客事舅姑孝謹溫溫無間言家人以為長者然立大節乃在宋共姬曹娥間近世儒者不能及也正夫痛之不已以書告其師陳惟易問所以禮之者惟易報曰必某也為其作傳其葬之也疏衰絰而出以杖拜賓不辟爵者卒哭而牀則而除食肉飲酒必底三年然後娶有子則服烈婦之黨如其母之黨皆加於禮一等

冰清玉潔亂世所難烈婦得死所矣予每遇此等文字不忍不錄以為一女子而能嶄嶄立大節於天地視烈丈夫殆又過之名教綱常賴此撐拄耳

周汝衡小傳

顧璘

周汝衡蘇人也上世善陰陽星曆之學國初徵隸欽天監遂從家金陵又以醫行至汝衡貧絕人見世工率習近世脈訣方書諸雜家說不究本原即見病莫知從來一切揣度施治乃悉屏去衆習書獨取内經本草難經等書徵晝夜讀務窮精奥初爲小兒醫輒有奇効聲稱欻然時有楊茂者學古大方脈醫群工視爲迂怪背笑之獨考功王欽珮與余等數人尊信之時時賴其效汝衡好其論議獨相與往來講究甚審益歷閫域由是吾黨並重汝衡後楊茂

死南都病家獨爭迎汝衡凡汝衡至診病立方多與衆殊指諸富貴家所饋金錢恒倍它工汝衡獨知斯道深永或失手則殺人重於用藥遇有故輒不赴人召及赴召或見病疑輒不投藥大率如倉公所設意繁以重故諸人弗測所操或謂其難致汝衡終不言又善談名理及神仙幽怪家說每過士大夫言即移日多失諸富貴人名故所獲金錢反不逮它工士大夫久益愈重汝衡余家人病無貴賤必迎汝衡汝衡無不至藥亦皆應手効余嘗問之曰若子於醫可謂入室矣乎汝衡曰噫嘻言過矣言過矣夫醫者

聖人之學也非盛德莫能操其慮非明哲莫能通其說如銓者尚未能瞥藩籬安敢望堂階乎是故士有能知草木金石昆虫之藥辨類審性析經致能弗乖其宜弗亂其忌是謂知物知物者巧士有能知人之疾病滯於四氣薄於五臟動於七情見外知内按徵知巨占始知終執生知死由是以審施湯液醪醴鍼砭按摩之治是謂知證知證者工士有能知臟腑之所表裏經絡之所離合榮衛之所輔勝命脈之所消息選物設方制於未形體微發慮決於衆惑是謂知生知生者聖士有能知天地之情陰陽之本變

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使人轉氣含精以握樞機法穢葆眞以固根柢疾疢不作神乃自生是謂知化知化者神夫神聖者上智之能事未易與及工巧之道術學之所造也醫不臻此不足以名業講借事實譬之是故不知藥理盲投鈞試是將兵者使人以弓剌而引矛盾射也察病不定揣摩施治是相國者昧國所患而寬猛倒施也尚焉得爲將相乎哉此敗亂所以接跡於天下也銓爲此懼是以聞名如赴難臨病如對敵探匕握勺兢兢如不得已心有所重也今怒者乃以慢詆安得戶說而家告乎已矣已

矣盡吾之心慎吾之術苟徇吾口而已請勿以醫名我可也東橋子歛袵謝曰仁哉汝衡知道之難而不輕治人其所全活可勝量哉昔者齊桓公欲相鮑叔牙叔牙曰如欲霸天下必管夷吾可相秦始皇欲以二十萬卒伐荆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此眞知將相之道者也故卒有功於人國汝衡之於醫殆類此夫余患世之人終不知汝衡爲作小傳

軒岐祕典垂法千年自粗工藉爲糊口之資遂至殺人如草可痛也茫茫宇宙無一人知醫者觀汝衡所論庶有合耳

攖寧生傳

朱[illegible]

攖寧生出滑伯仁世爲許襄城大家元初祖父官江南自許徙儀眞而壽生焉性警敏習儒書於韓說先生日記千餘言操筆爲文詞有思致尤長於樂府京口王居中客醫儀眞治方脈術有時名壽數往叩之居中曰醫祖黃帝岐伯其言佚不傳世傳者惟素問難經子其習之乎壽遂受之旣終卷乃進請其師曰素問爲說備矣篇次無緒錯簡不無愚將分藏象經度脈候病能攝生論治色脈鍼刺陰陽標本運氣彙粹凡十二類鈔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靈樞之旨設難釋義其間榮衛部位藏府脈法與夫經絡腧穴辯之博矣而闕悞或多愚將本其旨義注而讀之何如居中曰甚矣子之善學也善哉子學之得其道也予守師說者子識卓理融契悟前訓子過我矣他日以醫名世其子也耶自是壽學日進益叅考張仲景劉守眞李明之三家而大同之據其所得投之所向莫不中肯綮旣又傳鍼法於東平高洞陽得其開闔流注方員補瀉之道又究夫十二經走會屬絡流輸交別之要至若陰陽維蹻衝帶六脈皆有繫屬而惟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而

（其書至今傳之足以不朽）

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乃取
內經骨空諸論及靈樞本輸篇所述經脉著十四經發揮
三卷疏其本旨釋其名義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而施
治功以盡醫之神祕他如讀傷寒論鈔診家樞要痔瘻篇
及聚諸書本抄為醫韻皆有功後學故其行有治驗所至
人爭延致以得攖寧生診視一決生死為無憾生無問貧
富皆徃治報不報弗較也遂知名吳楚間在淮南曰滑壽
在吳曰伯仁氏在鄞越曰攖寧生云生年七十餘顏色如
童行步輕捷飲酒無算八有請雖祁寒暑雨弗憚世多德
之其治法徃徃奇中人間能言之故記者頗多其徒日采
表著者成編以傳其在儀真御史中丞八臣亦家焉其內
人病痢於小溲中滿喘渴門僧寶頗知醫投以桑麥梔芩
諸滑利藥而悶益甚召壽候其脉三部皆弦而濇壽曰經
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所謂水出
高源者也膻中之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因於氣徒行水
無益也法當治上焦乃製朱雀湯倍以枳桔煎用長流水
一飲而溲再飲氣平數服病已端君寶母六十餘亦病小
溲悶若淋狀小腹脹口吻渴邀壽診其脉沈且濇曰此病

同治吳學書者當參之

在下焦血分陰火盛而水不足法當治血血與水同血有
形而氣無形有形之疾當以有形法治之即以東垣家滋
腎丸服之而愈三寶廉使仲之妻泰不華尚書妹也病滯
下晝夜五七十起後重下迫且娠九月眾醫率為清暑散
滯痛苦尤甚壽至診視曰須下去滯眾以娠不肯壽曰素
問有云有故無損亦無損也動即正產乃以消滯導氣丸
藥進之得順利再進滯去繼以清利溲苦堅之劑病愈而
孕果不動足月乃產亟氏婦年三十每經水將來三五日
前臍下㽲痛如刀刺狀寒熱交作下如黑豆汁既而水行
因之無妊招壽診視之兩尺脉沈濇欲絕餘部皆弦急曰
此由下焦寒濕邪氣搏於衝任衝為血海任主胞胎為婦
人血室故經事將來邪與血爭作㽲痛寒氣生濁下如豆
汁宜治下焦遂以辛散苦溫理血藥為劑令先經期十日
服之凡三次而邪去經調是年有孕丘仲山女纔八歲病
傷食煎煿內悶悶口乾唇舌燥黑腹痛不可忍或以剛燥
丸藥利之而痛悶益甚壽遂以牽牛大黃清快藥為丸以
伏其燥利而愈天寧寺僧病發狂譫妄視人皆鬼壽診其
脉纍纍如薏苡子且喘且搏曰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云

陽明主肉其經血氣並盛甚則棄衣升高踰垣妄罵壽以三化湯三四下復進以火劑乃脫然如故馮萬戶妻體肥而氣盛自以無子嘗多服煖宮藥積久火甚迫血上行爲衄衄必數升餘面赤脈躁疾神恍恍如癡醫者猶以治上盛下虛丹劑鎮墜之壽曰經云上者下之今血氣既盛溢而上行法當下導奈何實實耶即與桃仁承氣湯三四下積瘀既去繼服既濟湯二十劑而愈楊子縣吏陳某嘗臘月鼻衄至正月凡十三日始定其脈實而數治法與前證同盞馬婦過服剛劑陳過食煎炙飲醇酒皆積熱所致也

鄧千戶二婢子七八月間同患滯下壽至診視一婢脈鼓急大熱喘悶曰此必死一婢脈洪大而虛軟微熱而小便利曰此可治即下之巳而調以苦澀苦堅之劑果一死一愈張佛兒暑月患中滿泄瀉小便赤四肢疲倦不欲舉自汗微熱口渴且素羸瘠衆醫以虛勞將峻補之邀壽至診視六脈虛微曰此東垣所謂夏月中暑飲食勞倦法宜服清暑益氣湯投三劑而病如失記其在儀眞時所治若是什無一二焉至正間趙璉守杭州以同里知壽且邀之與俱過嘉興汪澤民病怔忡善忘口澹舌燥多汗四肢疲軟

發熱小便白而濁衆醫以內傷不足擬進茸附趙彥博爭之未決固招伯仁至視其脈虛大而數曰是由思慮過度厥陽之火爲患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擾能爲百病況厥陽乎百端之起皆自心生越人云憂愁思慮則傷心汪君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積久致內傷也然抱薪救火望安奚能遂命服東垣補中益氣湯朱砂安神丸空心則進小坎離九月餘彥伯抵書云汪之疾瘳矣尹安卿妻妊五月病咳痰氣逆惡寒咽膈不利不嗜食者浹旬招伯仁診視其脈浮弦形體

清羸伯仁曰此上受風寒也越人云形寒飲冷則傷肺投以辛溫劑與之致津液開腠理散風寒而嗽自安矣既之錢唐館郡守第時出治病即愈屬縣有不能之治證皆來就伯仁臨安沈君彰者病自汗如雨不少止面赤身熱口燥心煩輿來杭城舍客樓盛暑中幃幙周密自云至虛亾陽服朮附藥巳數劑伯仁診其脉虛而洪數視其舌上胎黃曰前藥誤矣輕病重治醫者死之素問曰必先歲氣無伐天和术附之熱豈可輕用以犯時令邪又曰脉虛身熱得之傷暑暑家本多汗加以剛劑脈洪數則汗益甚悉令

撤幔開窗初亦難之少頃漸覺清爽為製黃連人參白虎等湯三進而汗止大半諸證亦稍解既而兼以既濟湯渴則用冰水調天水散服七日而病悉去後遍身發瘍疹更服防風通聖散乃已其同縣陳元善病氣發則臍下築築漸上至心下嘔漏痛懣手足清喉中淫淫而痒眉本痛疲目不欲視頭不欲舉神昏昏欲睡而不寐惡食氣畢凡控引小便數而欠年未三十尫瘠若衰耄人劣劣不自持伯仁視其脈沉弦而澀曰是得之憂鬱憤怒寒濕風雨乘之為肝疝也屬在厥陰故當脈所過處皆病焉厥陰肝也張

從正云諸疝皆屬肝素問云肝欲散亟以辛散之遂取吳茱萸佐以姜桂及治氣引經藥兼製同練等丸每十日一溫利之三月而病瘉俞彥良亦臨安人病嘔血或滿栝或盈盆盎且二三年其人平昔嗜市利不憚作勞中氣因之侵損伯仁視之且先與八寶散一二日服黃芩芍藥湯少有動作即急進犀角地黃湯加桃仁大黃稍間服抑氣寧神散有痰用礞石丸其始脈芤大後脈漸平三月而瘉彥良遂以此法治他人皆驗宋可與姜暑月身冷自汗口乾煩躁欲臥泥水中伯仁診其脈浮而數沉之豁然虛散曰

素問云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為陰盛膈陽得之飲食生冷坐臥風露煎真武湯冷飲之一進汗止再進煩躁去三進平復如初杭妓有患心疾狂歌痛哭裸裎妄罵問之則瞪視默默其父母固邀伯仁診視脈沉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沈鬱食與痰交積胸中涌之皆積痰裹血復與火劑清上膈數日如故既而左丞楊完者統苗兵守江浙民頗不安居會故舊陳性中王叔雨招乃挈家渡浙江往來鄞越居虞姚間最久人皆稱之曰攖寧生初叔雨寓錢唐病傷寒他醫至皆以為痓證當進附子持論未決其

弟熙賜謁攖寧生曰舍兄病亟惟幾生忍坐視不救乎至切其脈兩手俱沉實而滑四末覺微清以燈燭之徧體皆赤斑舌上胎黑而燥如芒刺身大熱神恍惚多譫妄語攖寧生曰此始以表不得解邪氣入裏裏熱極甚若投附必死乃以小柴胡湯劑益以知母石膏飲之終夕二進次日以大承氣湯下之調治兼旬乃安比來上虞熙賜館於魏氏一日乘盛暑肩輿入邑途中嘔血數口亟還則吐甚胸拒痛體熱頭痛病且殆或以為勞心焦思所致與茯苓補心湯生至診其脉洪而滑曰是大醉飽胃血壅遏為暑迫

上行先與犀角地黃湯繼以桃仁承氣湯去瘀血積宿後治暑卽安陸用和病惡寒發熱頭體微痛苦嘔下泄五日矣其親亦知醫以小柴胡湯治之不解招攖寧生診視脈弦而遲曰是在陰當溫之爲製眞武湯其親爭之強與人參竹葉湯進卽泄甚脈且陷弱始亟以前製服之連進四五劑乃效人始服攖寧生之賢於人遠矣余子元病惡寒戰栗持捉不定兩手背冷汗浸淫雖厚衣熾火不能解攖寧卽與眞武湯凡用附六枚一日病者忽出人怪之病者曰吾不惡寒卽無事矣或以問攖寧生生曰其脈兩手皆

沉微餘無表裏證此葢體虛受寒亡陽之極也初皮表氣隧爲寒邪壅遏陽不得伸而然也是故血隧熱壅須用硝黃氣隧寒壅須用桂附陰陽之用不同者無形有形之異也魏士圭妻徐病寒爲疝自臍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脇疼尤甚嘔吐煩懣不進飲食攖寧生視之脉兩手沉結不調曰此由寒在下焦宜亟攻其下無攻其上爲炙章門氣海中脘服元胡桂椒佐以薑术諸香茯苓青皮等十日一服溫利丸藥聚而散之也士圭守其法治之衆效王宗祥之父年老病臍腹㽲痛其里醫爲溫中散寒卒無驗宗

祥固邀攖寧往視脈兩尺搏堅而沉曰此大寒由外入也寒喜下因爲疝治宜在下加沉降之劑引入下焦數服尋瘳陳伯英病肺氣焦滿攖寧生視之曰病得之多欲善飲且殫營慮中積痰延外受風邪發卽喘喝痰咳不能自安爲製清肺泄滿降火潤燥苦辛等劑服之既安衆詰之曰是出何方書名何散飲生應之曰是爲混沌湯聞者皆大笑曰混沌湯有用也濟子庸得感冒證已汗而瘉數日復大發熱惡寒頭痛眩暈嘔吐却食煩滿咳而多汗攖寧生診之脈兩手三部皆浮而緊曰在仲景法勞復證浮以汗

解沉以下解今脈浮緊且證在表當汗衆以虛憊難之且圖溫補生曰法當如是爲麻黃葛根湯三進更汗旋調數日乃瘉時淮南丞相方公分省四明聞攖寧生名禮致見之館穀畨城中一日公埒戴顒仲以使事往奉化雪中且進冷食病內外傷惡寒頭疼腹心痛而嘔診之脈沉且緊時伏而不見曰在法下利清穀當急救裏清便自調當急救表今所患內傷冷飲食外受寒沴清便自調救表裏急以桂枝湯力微遂爲變法與四逆湯服之晬時服附子一兩明日則脈在肌肉唯緊自若外證已去內傷獨存乃以

丸藥下去宿食後調中氣數日即安方惟荅患消渴衆醫以爲腎虛水竭陽不能上升合附子大丸服之既服渴甚舊有目疾兼作其人素豐肥因是頓瘦損倉皇中召攖寧生視之生曰陰陽之道相爲損益水不足則濟以水火不足則濟以火未聞水不足而以火濟之不焦則枯乃令屏去前藥更寒劑下之蕩去火毒繼之苦寒清潤之製竟月乃平復適方明體寵姬新産受寒四肢逆冷脈沉弱亟令取向所製附子大丸三四粒餌之立効生曰不得於彼而得於此葢用有不同耳丘彥材平居苦胸中痞滿憒憒若怔忡狀頭目昏痛欲吐不吐忽忽善忘時一臂偏痺名攖寧生視之當關以上脈溜而滑按之沉而有力攖寧曰積飲滯痰横於胸膈葢得之厚味醇酒肥膩煎炙蓄熱而生濕濕聚而痰延宿飲皆上甚也王冰云上甚不已吐而奪之法當吐俟春日開明如法治之以物撩咽中須臾大吐異色頑痰如膠飴者三四升一二日更吐之三四次則胸中頓爽平復矣龍君澤分院餘姚其室張暑月中病經事沉滯身寒熱自汗咳嗽有痰體瘦悴腹脐刺痛招攖寧生至診視脉弦數六至有餘生曰此二陽病也素問云二陽

明文遠卷

之病發心脾女子得之則不月二陽陽明也陽明爲金爲燥化今其所以不月者因其所遇也陽明本爲燥金適遭於暑暑火也以火爍金則愈燥矣血者水類金爲化源宜月事沉滯不來也他醫方爲製歸茸桂附丸以温經而未進生曰夫血得寒則止得温則行得熱則搏搏則燥復加燥劑血益乾則病必甚亟令却之更以當歸柴胡飲子爲之清陽瀉火流濕潤燥三五進而經事通餘病悉除龍君曰微生幾爲人所誤矣宋無逸餘姚大儒也病癯積損饘粥難下咽六十餘日殆甚攖寧生聞而往視之脉數兩關上尤弦疾久體瘠而神則完生曰是積熱居脾且滯於食飲法當下衆疑而難之藥再進而疾去其半復製甘露飲柴胡白虎等劑浹旬而起如故後四歲無逸客昌國病頭面腫赤妨於飲食或進以姜附攖寧生爲製劑清上散火而瘉無逸曰嚮得清凉藥以濟危急否則誤於剛劑矣德之不忘嘗以語人云夏思忠病胸膈脹痛心怔忡嘔逆煩懣不食情思惘惘不暫安目䀮䀮無所睹攖寧生視之六脈皆結澀不調無復參伍甚怪之既徐而察之其人機深憂思太過加之脾胃內傷積爲痰涎鬱於上膈然也素問

曰思則氣結又曰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忘飲食自倍
腸胃乃傷其是之謂乎爲製祛順丸服之旋復平和思忠
曰吾疾諸治罔効始以爲天下無藥茲服生祛順丸乃知
天下有藥矣金丙病韓自行邀攖寧生往視之脈數而散
體寒熱咳血痰生曰此二陽病也在法不治當以夏月死
至立夏果死自行愀然曰攖寧生能知死必能知人生矣
乎方德明七月內病發熱或令其服小柴胡湯必二十六
劑乃瘉如其言服之未盡二劑則升發太過多汗忘陽惡
寒甚肉瞤筋惕乃固請攖寧生視脈微欲無即以真武湯

進七八服稍有緒更服附子七八枚然後瘉夏子韶妻病
瘧當六七月他醫以爲脾寒胃弱久服桂附後瘧雖退而
積火燔熾致消穀善飢日數十飯猶不足終日端坐如常
人第目昏不能視足弱不能履腰膀困軟肌肉虛肥至初
冬子韶謁攖寧生往候脈洪大而虛濡曰此痿證也長夏
過服熱藥所致蓋夏令濕當權剛劑太過火濕俱甚肺熱
葉焦故兩足痿易而不用也東垣有長夏濕熱成痿之法
當以此治之食日益減目漸能視至冬末忽自起下榻行
步如故其姪夏仲儒因拘留赴海積恐怖心常惕惕如畏

人捕之狀攖寧生視之脈豁豁然虛大而浮體熱多汗曰
凡病得之從高墜下驚仆擊搏留滯惡血皆從中風論終
歸厥陰此海藏之說也蓋厥陰多血其化風木然也有形
當從血論無形當從風論今仲儒之疾是走無形也從風
家治之兼爲化痰散結佐以鐵粉朱砂丸良瘉鄭高卿母
倪病瘧寒熱嘔涌中滿而痛下痢不食年五十餘殊困頓
他醫爲清脾氣理中脘不効邀攖寧生視脈沉而遲生曰
是積暑與食伏痰在中當下之或曰人疲倦若是且下利
不食烏可下方擬進參附生曰脈雖沉遲按之有力雖痢

而後重下廹不下則積不能去病必不已其母弟倪仲權
獨是之乃以消滯丸藥微得通利即少快明日復加數服
之宿積腸垢盡去向午即思飲食旋以姜橘參茯淡滲和
平飲子調之旬餘乃復王敬中母病反胃每隔夜食飲至
明日中昃皆出不消化他醫以煖胃之藥悉試之罔効敬
中詣攖寧生言且固請往視脈在肌肉之下甚微而弱生
撥衆醫用藥無遠於病何至不効心歎然未決一日讀東
垣書謂吐有三證氣積寒也上焦吐者從於氣中焦從於
積下焦從於寒其脈沉而遲朝食暮吐小溲利大便秘爲

下焦吐也法當通其秘溫其寒氣復以中焦藥和之生得學深思審醫者當如是此說而喜起嘆曰其合於王毋之證與但王毋大便不秘遂再往視轉治下焦散寒以茱萸茴香爲君丁桂半夏爲佐服至二三十劑而飲食晏然生曰經不云乎寒淫所勝平以辛熱其是之謂與俞德明嘗病傷寒經汗下病旣去而人虛背獨惡寒脈微細如綫湯熨不應攖寧生乃以理中湯劑加姜桂藿附大作服外以蓽撥良姜吳椒桂椒諸品大辛熱爲末和薑糊爲膏厚付滿背以紙覆之稍乾即易如是半月竟平復不寒矣此尤治法之變者也顧機仲

病傷寒後勞復發熱自汗經七日或以爲病後勞將復補之攖寧生曰不然勞復爲病脈浮以汗解矣補爲以小柴胡湯三進再汗而瘉胡茂林子婦魏仲彬妹也新産二月惡露不行臍腹痛頭疼身寒熱當隆冬時衆醫皆以爲感寒溫以薑附益大熱手足搐搦語譫目擫仲彬固邀生往診脈弦而洪數面赤目閉語喃喃不可辨舌黑如焦燥無津潤胸腹按之不勝手蓋燥劑搏其血內熱而風生血蓄而爲痛也生曰此産後熱入血室因而生風即先爲清熱降火治風凉血兩服頗爽繼以琥珀牛黃等稍解人事後

以張從正三和散行血破瘀三四服惡露大下如初時産已十日矣於是諸證悉平方明穉內人盛若病洞泄厥逆惡寒胃脘當心而痛自腹引脇轉爲滯下嘔噦不食人以中暑霍亂療之益劇攖寧生診其脈三部俱微短沉弱不應呼吸曰此陰寒極矣不亟溫之則無生理內經雖曰用熱遠熱又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於是以薑附溫劑三四進間以丹藥脈稍有力厥逆漸退更服薑附七日衆證悉去遂以丸藥除其滯下而臟腑自安矣生之活人率類此然頗有不盡述者生嘗語其徒曰吾在儀眞時聞友人王

德全言江西有醫士曰黃子厚爲術精詣其治往往出人意表有富家子年十七八病徧體肌肉拆裂召子厚偕門生四五輩往診視各以所見陳論皆未當子厚乃屏人詰病者曰童幼時曾近女色犯天眞乎曰嘗十三四曾近之已子厚曰得其說矣褚澄云精未通而御女則四體有不滿之處後日有難狀之疾在法爲不可療後果惡汁淋漉痛楚而死又鄰郡一富翁病泄瀉彌年禮致子厚診脈浹旬莫効子厚曰吾未得其說求歸一日讀易至乾卦天行徤朱子有曰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如人弄

硥珠只運動不住故在盆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因悟向者富翁之病乃氣不能舉為下脫也又作字持水滴吸水初以大指按滴上竅則水滿傾放其按則水下濡無餘乃豁然悟曰吾可治翁證矣即治裝往翁家驚喜至即為艾灸百會穴未三四十壯泄瀉止矣生自少識之後在鄧胡元望女生始六月亦病泄瀉不已因教以前灸即瘉子厚在至治天曆間術甚行虞文靖公嘗有贈醫士黄子厚詩云

史右曰予幼喜業醫遇醫士輒近之睹其治往往誤藥死若以試其術然予懼陰殺人而莫之罪必不逭於天刑遂棄不復習襄城攖寧生壽能活人反掌間而奇驗若此時人為之語曰世以人試術生以術活人其相去奚啻千萬予聞盧扁曰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倉意曰吾以脈法治之而瘉生其有得於二子者與

熟於素問難經之學故所詣獨精其治案可為萬世法

○家君遂生先生博極羣書而尤邃醫理於伯仁之學韋弦佩之嘗曰醫至伯仁真軒岐嫡子其所著書具在當與靈蘭秘典同壽千年嗚呼後人之知此者鮮矣

魏純傳

薛瑄

魏純字希文山東高密人也其先世多仕者至其父為官江南希文就學於江南初治易後明春秋詩書大義亦皆知之其父為績溪令時希文客金陵一時達官貴人聞希文名屏勢就見請交因合幣羅致館中俾訓其子弟未幾人有所指摘語及希文謫戍邊衛寓薊州玉田縣先君子永樂七年教訓其邑希文復薦諸將官子於學宮俾瑄因得納交為心友自是往返凡十年議論連日夜不舍瑄之踈劣賴希文規輔之益為多先君子官滿去希文徒步送數十里執手為別別三年嘗一得書自是信音不相聞者又三年其後先君子丁大父母憂起復至北京時希文亦以薦至吏部因同膺薦者有所不合復退於初又二年為宣德元年侍從有薦希文學行者復名至京師集試吏部文既合格將上其名於朝以官之而希文竟暴卒於旅次是年某月某日也明年春瑄在河南始聞其訃先是瑄有詩懷希文考希文亡日與瑄作詩時皆在宣德元年冬豈非交情之密默有感觸於中而不能自已於言乎嗚呼瑄嘗觀古人論富貴貧賤必皆曰有命瑄少猶未之信年來

經涉既久數數考之於己驗之於人然後有以見夫富貴貧賤蓋皆有決然不易之命而非人之私智所能去取也以吾希文觀之其賦質粹而明其爲學正而純其立心必欲一毫無媿於屋漏其制行必欲一事不悖於天理是則以德言之希文之賢固當見用於時也處警伍僅三十年超然自適不爲顯者焜耀而有自沮之色其貧至於床無完衾身無完褐耕穫薪蒭之事靡不備嘗而操行堅如金石略不少變其所處蓋有古人所難者而希文優處之以時言之希文困極宜通當不至於終困也至於忠信之行積於中徵於外武夫小子皆信其爲善人而起尊敬之心搢紳大夫皆知其爲君子而咸欲其得位於時是則以人事言之希文名實孚於遠邇亦當顯於世也三者皆無絲髮可疑而乃卒至於窮死不得一試其有則所謂決然不易之命豈不信哉瑄又竊有疑焉夫所謂命者果何自而然哉蓋出於天也天必貴有德福仁人希文乃不克棠其貴與福則所謂天者竟何如哉豈貴德福善者其常而貴福差爽者不得其常乎果天道自然而然初無心於其間乎抑人之生也適丁其氣之淸濁厚薄不齊而非天之所

明文遠 卷

能爲乎是皆不可知也或者又謂天於善人不有以福其躬必有以昌其後是又未可必也雖然古之所謂善人君子者顧自處何如耳固未嘗以命之厚薄爲輕重也昔固有貴爲卿相富累千金生無益而死無聞者命則厚矣其於道果何如哉以希文之賢雖卒至於窮死其德行名譽孚於人人其自處者既已無愧於道矣命之厚薄奚足道哉奚足道哉瑄與希文交最久情最密始以希文之不遇質之命而自疑終以希文之無愧揆之道以自解又恐希文之潛德懿行久而或泯於世也遂作傳以志於私篋以傳之悠久且俾世之君子當力於爲善而無疑於命云

淡情曲致無限悲惋從太史公伯夷傳得之

明文遠卷二百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瀲亦潭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調叅閱

傳十五 烈婦

蔣貞婦傳

宋濂

蔣貞婦德新世居歙之黃山自幼莊靜父忠甫爲之擇配鮮有當意者年二十有八始歸同郡羅宣明宣明鄂州刺史諸孫家法素謹貞婦奉尊章處先後咸底禮度中外稱之弗置至正壬辰蘄黃妖寇起破州郡居戮人如刈草菅

蔓延將至歙宣明散家貲募兵保障鄉井已而兵大集歙城陷官軍復者再三宣明功爲多癸巳夏四月元帥沙不丁治歙城以宣明慷慨仗義俾分築一百三十戶宣明之家索於用兵其計無所從貞婦盡售奩中物相之宣明忘其憂乙未冬十二月祁門黟縣惡少年構浮梁劇盜來犯歙宣明謂貞婦曰我素負殺賊名賊必不貸我汝宜相從軍中如何貞婦曰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子獨不聞之乎妾有兄弟在香山砦柵頗可守妾往依之君努力自愛勿以妾爲念也遂灑泣而别丙申春正月歙城復陷宣明請兵江浙行中書賊聞宣明妻孥在香山攻之益力二月天雨雪寨破賊大肆焚掠初貞婦以宣明從征不忍茹酒肉至是炮炙行觴命左右醉飽以二子驢兒馬兒屬蒼頭奴詹寄詹勝寶曰事勢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决矣然不可使羅氏無後汝宜護二兒還主翁也言訖勝寶負驢兒出勝人挾馬兒繼之貞婦又繼之遇賊石崖上賊遂褫其衣貞婦力拒賊攫貞婦髮貞婦齧其臂爪其面出血罵曰死狗奴汝何不殺我賊怒斫其臂以刀舂之墜崖而死驢兒見母死哭罵曰賊賊爭忍殺吾母他寇曰何等小物敢

爾耶橫槊刺其背死勝寶遁寄不勝怒執木戟擊傷數寇與勝人皆遇害日將夕寇退貞婦從姪蔣志道從積屍中緣崖下見貞婦屍如生傍有衣篋類有物牽掣然動啟視之馬兒在焉亟抱以歸宣明云

太史公曰喪亂之餘女婦以節著者有矣若歙之蔣氏何其烈哉夫以柔脆之身竟欲抗如虎之盜自非義激於中視死如歸其氣不如是之明也大抵故家遺俗詩書之澤弗替宣明又能奮揚而餙導之使一門之內婦死於夫子死於母而一蒼頭之微亦能爲其主捐軀此殆難以聲音

笑貌爲也然則宣明亦賢矣哉賢者宜有後篋中之兒所以能獲全於今也

剛毅之氣留於婦人鬚眉丈夫對此不無愧色○婦死節子死孝僕死義皆足不朽

王媛貞阮傳

宋濂

王媛貞阮者名淑稾城人均州守阮容之子歷陽王瑀之妻也瑀故名閥淑亦出右族好禮而貞一陽和陰肅懿聞流三族間瑀以材起家爲裨將當戍夫槩夫槩與敵土犬牙瑀將邏騎偵其營敵意勁兵壓境悉力迎戰瑀知不能免蹈白刃前邏騎皆逝瑀尋被執以不屈死淑慟曰夫者婦天也吾天傾矣尚何所仰哉遂蒙被泣臥不粒食媵人以食進淑麾曰去吾不食矣已而氣呫呫若絲先後僅屬媵人又以藥進淑復麾曰去吾不藥矣如此者七日竟終年甫二十三爾淑葬金華城北黃塢其顛有異瓜生蔓一而四實其色光翠如沐者君子謂淑能知貞道矣貞道明則常倫定矣詩云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頌曰翼翼貞阮執行有常夫戍而俘藎然隱傷不食以死其節煒煌瓜瓞之生天旌厥祥

絕食以完其節貞而烈矣描摹生動直得腐史之神

宋烈婦傳　　　宋濂

烈婦宋𡡉（音辛）字新，金華潛溪人，美姿容，幼即讀書，知大義，撊管作字亦莊正可觀。既長，歸烏傷賈明善，足不妄踰戸閾，雖家人弗聞其語笑聲。一宗讙曰：是端飭靜默也，賈氏有婦矣。父母亦賢之，不忍其遠去左右。越一年，令與夫來居潛溪。烈婦孝養益謹，見諸女讀古烈女事，則慨然想其爲人（其志可見），既而曰：是亦不難，爲婦者當璧碎而潔，無寧瓦全而穢也。歲戊戌十月，西兵擣蘭溪，遠近大震，烈婦不自安，同夫避入浦陽城寶山中。未幾，鄉民嘯聚倡亂，樹旌纛，執劍殺人如刈草菅。烈婦亡匿灌莽中，爲游卒所執，乃抽銀條帨求解，不聽，將亂之。烈婦以計紿（音怠）曰：吾有珠貝可直數千緡，昨夕瘞山前坎中，爾幸無急我，急我我將死，於爾何利，不若導爾發之。游卒悅其言，從之行，至深淵側，竟躍入死焉。時十一月十四日也。其兄濂聞而哭曰：天乎！烈婦在家爲淑女，歸人爲良婦，既淑且良，縱不備有胡福，其豈不得考終於寢乎？不知何爲而遘玆兵禍也。嗚呼！自古莫不有死，當是時，執法之大吏，秉鉞之將帥，守土之二千石，或有不能，而烈婦獨能捐軀徇義，死固死矣，千載猶生。視彼弗死而若死者何如也？縱遘兵禍，又何傷焉。（一折）然而婦之守貞，猶人子之當孝，人臣之當忠也，烈婦之死，恆道爾，何足深美乎？（二折）雖然，是固恆道爾，而亦非易致也。人之所欲莫甚乎生，苟所見一髮未盡，則幸存之念興，幸存之念興，含辱忍垢，何所不至哉？（三折）想其臨淵之時，貞剛之氣充塞上下，天不足爲高，地不足爲厚，日月不足爲明，視區區微生直鴻毛輕耳。不然，何以能若是之烈也。微太平日所言當璧碎而潔，毋令瓦全而穢者，不亦允蹈也哉。烈婦之事與軋之實氏、越之王氏無大相遠，求之千百而不一二見焉。濂因不避親嫌，其行實著爲私傳一通，所以白烈婦之志。他日傳之竹帛，詔諸海內，良史氏職也，非濂之所計也。

景濂一代儒宗，復有烈婦爲之女弟，珠光玉潔，不媿名門，蔡文姬有慙色矣。

謝烈婦傳

宋濂

謝烈婦芾婺之金華人年十三適蘭溪吳履奉尊章處宗族以禮性勤而剛事非義毅然執弗行鞠撫衆鷄紡績補綴常至夜分雖血貫指不自寧履貧而宦游家政一聽芾能弗墜戊戌春三月西師破睦州游騎日壓境土芾懼急謂履曰妾聞西師鐵騎適十萬數出則塵埃蔽天白日爲黄既得睦必東窺婺謂其不至者妄也卿讀書號男子宜察知之妾袞瘦如鬼旦暮禍及决不能挈弱幼遠遁曷若先買舟東下爲上計否則歸妾母家母家南有池即有急

以身餧魚鼈爾誓不受汚以病君也履重於行紿曰勿恐有履在也冬十月二日丁卯履出城南芾復申前言且祝履曰宜急旋稍緩噬臍無及矣履復答如初越四日辛未芾見潰軍被血衣東奔不絶謂媵人曰事急矣候鷄再號裹糧挾季女以東媵人負小兒從明日壬申力憊甚芾猶手牽女且行且泣曰汝父不得復見矣吾與汝死即死耳身不可失也遂避入金華山中媵人後視芾不相及棄小兒道上亦泣去已而游兵四出赤幟徧山澤東西作呼嘯聲虜女婦無算芾度不可免力疾挈蘿而上抱女投崖下

爲得妻悅

死履歸求之夾日始得尸母與女相向其貌如生時嗚呼人極之所由建者三綱也使臣子之於君父皆如芾之弗畔其夫國家安有喪亂之禍哀哉嗚呼世之號士君子者平居暇日高自稱譽無不曰我學周公仲尼之道苟指爲婦人女子則勃然怒去一旦君父有難輒或竄或伏不翅狐兎是婦人女子之弗如抑又何說也然自兵興以來女婦以節著者亦頗見之未有若芾之烈者也夫豈樂死惡生者哉誠以義塞於內與其生而抱愧寧若死而就安推其所志神明可通金石可貫衡嶽之層雲可開非細故也

彜倫風教於是所係爲甚重濂故爲文道其事使濂言行人心或不亡者當自省矣嗚呼彼有家而奉箕箒者孰非人婦孰非人婦哉

贊曰戊戌之變濂女弟婺亦以秉節沈淵死後烈婦特三十有六日爾濂悲之淚落弗止聞有如婺者必謹叩之或歷其地以訪焉間嘗過金華山中問烈婦投崖處悲風四集林木怒立猶凛凛有生氣豈其貞魂烈魄猶足以感人耶烈婦雖死其弗死矣夫

刻意摹寫烈婦貞毅之氣千載如見

三義傳　　周是修

一義者古泰和鳳岡胡如林之犬也有元初胡爲泰和巨室如林胡氏之傑然者也富而敦詩書重交游喜射獵常入山以所畜愛犬自隨防虎而射之冥搜抵絕壁中卒與虎遇機未及張而爲虎所攫仆地將噉之犬見主危亡命以赴縱嚙虎尾虎棄人而從犬則退走喧呌聲動岩谷虎復攫人犬復以死進嚙如是者屢故虎不暇噬而如林已魄散不省矣既而旁林之樵者訝犬聲之異群趨而視之虎稍驚却犬奔伏主身舌䑛其傷者樵者知爲如林併力逐虎如林移時乃甦造歸賞樵者樵者辭曰公所以得免於虎者是犬之功也如林感其義撫愛不下所生數日犬以駭膽而殞如林慟之具棺斂以人禮葬焉君子聞之曰勢迫主危去死一間爲畜犬而能捨生赴救勇駃若此卒脫主難死以義稱爲人臣食君之祿而有不憂社稷市私賣國臨難苟免貽唾罵於後世者嗚呼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二義者滁陽野湖之鴈也洪武丙子冬十月予從王子朝京師經滁陽去周道里許有湖方百餘頃鴈鶩之團沙以居者不翅萬計王子令將校縱名鷹擊之鷹發而鴈起蔽空如雲鷹竦身直上奮擊一鴈墮湖沚間鷹據鴈爪嘴各肆其鷙鴈殆而音甚哀群鴈皆廻翔喧呼不去俄而一鴈下赴以死敵一鴈繼赴之其敵尤力又數鴈下赴之皆殊死鬭鷹幾不支以走免於是始受擊者與諸赴救者俱定神理翮而舉空中群鴈亦喜舞下迎呶呶喔喔然若相唁相勞而相慶焉觀者莫不異之君子曰義哉斯鴈乎同類和處一罹於禍則勇敢者爭先赴難格鬭若此之力世之人爲兄弟爲朋友平居懽洽自謂魚水之不若蘭金之莫加一朝勢窮力盡或變故卒至則紛然解散視棄之同芻穨連困踣倉皇而失措者曾不動心一相拯援甚者至於投之井而又下之石焉比比有之於斯鴈寧不大可愧乎

三義者陝西長安蕭陽里晏氏叟之烏也叟性慈仁而無子夫婦獨居行林中見雛烏爲風雨所墜螻蟻偪之叟惕然不忍取而救之歸養以筠籠閱月而瘡痏瘳羽翮稍稍然長馴擾眷戀有感恩慕德之意叟奇而釋之由所之烏乃時止庭樹旦暮去來愈相親狎叟益奇之名之曰黑兒

闞呼輒至止叟几席懷抱間以爲常一日啣金釧泊叟膝上作啞啞聲若伸其報應者久之求一雌爲偶結巢庭樹育子而孫歷二十歲譊譊以十餘皆馴狎如黑兒之習叟婦或近出呼黑兒以護家即謹守於門人至則噭噪搏擊拒不容入婦還哺以所攜則忻躍無任婦亡一逵求之弗獲呼之曰得非汝輩啣置巢中乎少頃啣髮至婦前以獻又二歲而叟卒晝夜哀號於庭率其類啣土以益冢封又歲餘婦去庭樹莫知所之盂君子聞之曰世降俗薄兵凶荐臻士子有流離而失據顛沛而無告者幸而長者收而畜之衆以衣饑以食病以藥凡可以底全而保愛者無所不至及其免於患而賴之以壯且强也其不忘不悖眷眷而不去切切以圖報者幾何其人或思故里而欲返其初或因小忿而輒昧其本遽然無情飄然棄去者往往而是皆是烏之不若也

周子因三者而嘆之曰古人皆云人而無禮無義則與禽獸奚擇是果可以一槩論哉麟鳳龜龍爲聖世之禎至若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騶虞之仁關雎之別皆性中之天無間然矣又若晉之義馬唐之義象義猴俱著名傳記不可誣也今泰和之犬則能捐生以赴其主之危滁陽之鴈則能奮迅以救其類之殆長安之烏則又能馴恭以念其人之恩犬鴈烏禽獸也其於徇義且爾況稱爲萬物之靈者乎況讀聖賢之書習先王之道而名爲學者乎傳其事以爲流俗之戒且勸焉犬之事予聞之先師諸樵胡先生先生如林之至友也鴈之事予親見之烏之事聞之郢府紀善周添祿氏添祿常敎諭長安於叟爲鄰比云

借物喻人有補世道文極感慨激昂

德安府同知羅先生性傳

楊士奇

羅先生名性字子理以字行維故泰和儒家宋有爲盧溝主簿曰伯壽嘗封股和藥起親疾縣表其所居坊曰旌孝者先生曾伯祖也曾祖伯霖祖見可父穀禎先生少孤貧自奮於學苦志畢力博記精思夙夜不懈旣冠遭元季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卷性耿介一言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涉邪行輒絕之然口未嘗言誨桑先生陳心吾嘗稱先生及楊子淵有冰玉之操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史劉昭先知縣禾譽望聘先生及子淵鄧彥高三人爲之師時號楊羅鄧四年中鄉貢進士明年赴春官勅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先是有冦號糟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劫殺郡守以下掠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糟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蹤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先生初下車民有負一骸詣府言糟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矣曰一歲曰始死時曷爲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然白也曰糟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耶笞而逐之悉出所繫數百人諭之曰朝廷但欲得糟李耳糟李旦出即汝等暮皆寧家何爲不自愛體膚乃甘受

楚毒而庇一賊耶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即汝皆良民衆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月生縛糟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命下賦民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猝無所辦先生居第後治蔬圃得窖鐵萬餘觔民爭趨求售同官亦勸以售民先生曰固天以濟民豈爲我也悉以代民充賦有餘皆入官庫銖兩不私焉其冰蘖之操愈厲而卹民之心寢食不忘爲政以寬恕爲本惟贓吏無所假應城縣吏劉仁盜官麥事覺府逮治之仁懼逃匿會按察僉事朱逢吉過德安仁出誣告先生他事將就鞫湖廣參政陶凱吳雲按察副使劉某聞之馳名逢吉還謂吉曰君不知德安有羅同知耶廿七府之賢守裁三人其可以枉忠賢哉岳州馬知府沔陽彭知府及先生三人逢吉卒白其誣而正仁盜麥之罪在郡四年闕知府皆先生總之秩滿詣京師坐擅用棄木染軍衣爲陳寧所劾謫戍西安行橐無數百錢怡然就役不以得失置意既至西安之達官貴人皆敬禮之而安於處賤未嘗一毫干人郡諸生從之受經後多舉進士去是府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中鄒奕獨曰合

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益先生學甚博爲文章切淡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書法鍾元常年及七十卒士奇少孤五歲先生取而教育之有父道焉明年官德安又挈以行又三年先生有陝西之役屢遺書督其學又廿年而捐館當是時所以誨不肖者雖不能盡記而爲道之大要不敢忘也恆竊私念先生所以修諸躬施諸人者皆當追配古人而今之人知之者寡矣謹述其概爲傳手錄一通以寄其子賓幾蓋又欲其子若孫皆圖不辱云

文學政事操守一一摹寫曲盡羅先生爲不朽矣後一段感恩念舊固是敘次交情然塵埃中成就一太平宰相眼光心力迥出千古即此更見其人品高處此歐陽子善學史記之文也

月娥傳

烏斯道

月娥者太平蕪湖葛通甫之妻武昌邑長職馬祿丁公之女西域人也少聰慧靜幽諸伯氏皆明經攻舉子業月娥隨而諷說通奧義及長歸通甫及葛門事上撫下凜如禮法家婦盧見月娥德踰於己一日率諸婦諸女請曰願以諸婦諸女屬之姊丞莫教詔之月娥奉命惟謹幼箴之際必告以婦道及援今古烈女示以爲則以是咸淑其化既而寇萃起其一據有豫章自上游而下勢張甚郡邑悚懼盧曰郡有城郭可恃且有兵守因使月娥挾諸婦諸女避郡城未幾寇果至城陷寇紀綱尺事月娥歎曰吾生縉纓世家其忍出犬彘下耶遂抱所生女赴水死諸婦諸女咸驚愕曰姆之死必安於義吾可幸生乎哉亦相與死水中凡九人莫有後者其姻張綱中爲物色死所得其屍時夏暑方熾七日不浥顏色如生郡人靡不駭異父老與綱中議曰十節同志死不可異瘞乃於故居之南黃池里作巨穴同以葬焉題其石曰十女墓其弟鶴年相與樹碑墓下以昭節行月娥無子其夫子與家婦盧皆死於寇鶴年富於經史有操行幼時讀書皆娥口授月娥幼名也今亦以

月娥名焉

論曰月娥不忍處寇境死以素習禮義諸婦諸女之死以素化於禮義以禮義死安於生也始一人自以死而九人亦相與俱何化之深耶是則九人者一月娥也自是而遠邇化其風者豈無其人奚止九人而已然不惟感諸人也至若七日而不腐於毒暑又豈非精氣感鬼神鬼神爲翊其靈與嗚呼異哉

白全其節又能使九人者相感而共完其節月娥之德化深矣此在烈女傳中高出頭地不當以巾幗目之。

九人者其氏不傳亦一欠事

萬孝子傳

陳弘緒

崇禎乙亥楚豫流寇犯鳳陽及皇陵孝子萬公元亨死之總督漕運巡撫都御史以其事聞於朝巳閱視科臣林公淮陽按臣張公覆覈之請得旌揚如例嗚呼孝子者鳳陽司理南昌萬公仲實子也當流寇從姑山永城來仲實有母之喪問計業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毁過甚杖不能枝遂卧疾司理之案牘房忽人馬洶湧喧聲如沸仲實曰誰與左右曰燈市鬧時蓋元夕云鳳陽故無城俄而賊巳及於司理之署矣左右曰賊賊覘之則流寇也司理曰吾必以死殉國强起披衣然病甚輒起輒仆於是賊急索所爲理官安在孝子廼注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著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爲吾廼官也賊遂厲色脅之孝子大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嘱命旁賊加刃所持乃庖人食刀刀無鍔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孝子乃死死惟呼阿爹阿爹賊不知鄉音爲何卒以爲此理官也遂置仲實而去方孝子青衫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併執思尹將加刃孝子復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孝子不獨以身代父且以死免其師嗚呼烈

哉。仲實爲余言孝子遇害時賊碎裂其青衫僅存一袖血斑痕籍今袖上縷縷層疊不知孰爲兒之血痕孰爲其之淚痕矣孝子名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死之日僅年十有六齡云少年乃成就卓卓如此陳子曰予讀仲實急投胎諸詩泫然涕下蓋無日不望孝子之復爲其子也夫雎陽之陷張鄧州至願爲厲鬼以殺賊今大河南北賊連營數十萬注矢窑於蝟毛郡邑骸骨相撐拄孝子方且搏顙帝庭謀所以洩其如雷如霆之怒賊不盡孝子必不肯遽出人世也審矣仲實試於風號雨泣冰裂霜凝鳥悲獸駭之日呼孝子而以予言告之當有刀劍鐵騎颯然浮空而至者必孝子也仲實爾時幸無至於哀感損生以重傷孝子於冥漠也哉

英壯之節雖死猶生文亦摹寫有奇氣

滄州翁傳

戴良

滄州翁者姓呂氏名復字元膺晚號滄州翁其先河東人也東萊先生成公與其季忠公自河東徙婺吏部郎知台州事諱寶之者復自婺徙寧家焉大父克德父居敬比三世皆早喪翁幼孤且甚貧獨依母氏居既長從鄉先生受尚書周易久之棄去習詞賦後以母病復喜攻岐扁術而恨無其師一日遇三衢鄭禮之逆旅中即知爲醫中毛遂也每謹事之鄭亦見翁醇謹無他傾心愛翁因呼翁語曰我有古先禁方及色脈藥論諸書知人生死定可治甚精我年老欲具以授公翁即避席再拜盡得其書受讀可一年所試之有驗然未精也鄭復教翁日記診籍攷方藥驗可否悉爲參定不使毫釐失理又若干年所積爲人治診病效無不神於是鄞之病家及凡遇公過客以病兩鄞者必歸翁翁皆樂應之浙省平章尤荅納失里在帥閫時病無寐寐則心悸神懾如處孤壘而四面受敵兵達旦目眵眵無所見耳聵聵無所聞雖堅臥密室睫未嘗交也即延醫之良者處劑累月勿瘳後召翁診切其脈左關之陽浮而虛察其色少陽之支外溢於目眥即告之曰此得之膽

虛而風諸公獨治其心而不祛其臟之風非法也因投禁
方烏梅湯抱膽丸日再服遂熟睡比寤病如失郡人蘇伯
友病衄不止時天暑脈弱衆醫以氣虛不統血日進耆歸
茸附彌甚則告術窮家人皆容貌變更蘇亦流涕長潸泣
命其子強翁診翁至未食頃其所衄血已三覆器矣及切
其脈兩手皆虛芤右上部滑浮數而躁且其鼻赤查而色
澤卽告之曰此得之湎酒酒毒暴悍而風暑乘之熱畜於
上焦故血妄行而淖溢蘇曰其常饑走赤日已而醉酒向
風臥公診當是翁爲製地黃汁三升許兼用防風湯半劑

飲之立驗童芳仲幼女華病嗜臥頰赤而身不熱命小兒
醫三四人療之皆以爲慢驚風屢進攻風之劑兼旬不愈
翁切其脈左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童曰女
無病關滑爲有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酒後輒乳
故令女醉非風也及詰其內子李李曰乳母近掌酒庫鑰
苟竊飲必任意潛使人視臥內有數空罌榻下翼日拘其
鑰飲以枳椇葛花日三二服女起如常時童艮甫子年十
二患內癰腹脹臍凸而頗銳醫欲刺臍出膿其母執不許
抱子獨泣童馳告翁邀與俱及至臥內見一野僧擁爐熾

炭燃銅筋一二枚烈火中瞪目視翁曰此兒病癰發小腸
苟舍刺臍無他法翁諭之曰臍神闕也刺針所當禁矧癰
舍於內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若言必殺是子矣僧怒趨
而出翁投透膿散一七明日膿自氣合潰繼以十奇湯下
善應膏丸旬浹瘥趙氏子病傷寒餘十日身熱而人靜兩
手脈盡伏俚醫以爲死也勿與藥翁診之三部舉按皆無
其舌胎滑而兩顴赤如火語言不亂因告之曰此子必大
發赤斑周身如錦文夫脈血之波瀾也今血爲邪熱所搏（精論）
淖而爲斑外見於皮膚呼吸之氣無形可依猶溝隧之無

水雖有風不能成波瀾斑消則脈出矣及揭其衾而赤斑
瀾然卽用白虎加人參湯化其斑脈乃復常繼投承氣下
之瘉發斑無脈長沙所未論翁葢以意消息耳曾濟寺主
僧無爲病厥已三日不知人翁切其脈右口之陽弦而遲
少陰之脈堅而勁不滿四十動而止此寒邪乘於腎肝所
致法當以辛甘發其陽爲作湯三升頓服遂起對客如不
病然一藏已絕去此若干日當復病病卽死果死如其日
臨川蕭聖泉羽客也偶遊鄞造翁告曰某病兩目視物皆
倒植屢謁名醫勿喻翁曰視一物爲二視直爲曲古人常

言之視物倒植誠所未喻也顧問其因聖泉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達曙遂病翁切其脈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即告之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膽腑故視物皆倒植此不內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膽腑遂授藜蘆瓜蒂俾平旦湧之湧畢視物不倒植東阜寺僧逝無作族姓孫氏一女子病厲風爲夫所出家貧不能致醫無作過翁約曰吾女侄病可念早昇致就翁診顧僧舍不宜能速爲我治療乎翁曰喏他日匿患者於寄室召翁診其脈翁曰脈來疾而去遲上虛而下實蓋得之醉酒接內而風毒乘之今雖髮禿眉墜然鼻根幸未陷肌肉幸未死遂以防風通聖而益以下藥下淤血數升及蟲穢青黑物并進蘄蛇長松等湯丸復佐以雄黃楓油作膏摩之逾月瘥餘姚州守郭文煜病嗽十餘日州之以醫名者畢至悉以附子丁香等劑療之益甚翁切其脈陽明大而長右口之陽數而躁因告之曰公之嗽即古之欬逆由胃熱而致或者失察而反助其熱誤矣飲以竹茹湯未終劑嗽止帥府經歷哈散侍人病喘不得臥老醫製麻黃之（精子脈理）劑以散其肺邪翁後至診之脈口盛人迎一倍厥陰弦動

而疾兩尺俱短而離經因告之曰病蓋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衝非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倍芎歸煮二三升服之夜半果下一死兒喘止哈散喜囑曰病妾誠有懷以室人見嫉故藥去之衆人所不知也老醫閉之慚而去樞密董孟起在帥閫時命翁臨診俾審新故病翁切其脈兩寸俱浮弦脈法浮爲風弦爲痛兩寸屬上部即告之曰明公他無所苦首風乃故病也蓋得之沐而中風當發先一日則劇劇則大吐而後已董笑曰然余少時喜沐每迎風以晞髮因致頭作痛痛則一如公所言公善診幸余療也爲製龍腦芎犀丸四分二之一遂愈帥府從事帖木失兒病下痢完穀衆醫咸謂洞泄寒中日服四逆理中輩彌劇翁診其脈兩尺寸俱弦長右關浮於左關一倍其目外眥如草滋蓋知肝風傳脾因成飧泄非藏寒所致飲以小續命湯損麻黃加术三五升痢止續命非止痢藥飲不終劑而痢止者以從本治故也（近醫知此者少）純孝廟祀楊天成女壽在室病不月命婦人醫療之不得其名狀及五閱月其腹如有妊求其色脈即怪因紿之曰汝病非有異夢則鬼靈所憑耳女不荅趨入臥內審語其侍媼曰我去夏

追凉廡下薄暮過黃衣神心動是夕夢一男子如葬間所見者即我寢親狎由是感疾哀慚赧不敢以告人醫言誠是也媼以告翁翁曰女面色乍赤乍白者鬼也脈作大作小者祟也病因與脈色符雖劇無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豚肝者六七枚俱有竅如魚目病已延慶寺僧珂瑩中病痞翁診其脈獨右關浮滑餘部皆無恙曰右關屬脾絡胃挾舌本蓋風中廉泉得之醉臥當風而成痞珂舞手索筆書几上曰酒吾先佛所戒自祝髮來未嘗飲露坐當風誠所不免其師天紀在座即怒訶曰汝處別業時每飲輒

醉乃諱疾自誤耶翁取荆瀝化至寶丹飲之翼日遂解語湖心寺僧履師者偶搔腦中疥忽自出血汩汩如湧泉竟日不止瘍醫治療勿驗邀翁往視履時已困極無氣可語及持其脈惟尺部如蛛絲他部皆無即告之曰夫脈血氣之先也今血妄溢故榮氣暴衰然兩尺尚可按惟當益榮以瀉其陰火乃作四神湯加荆穗防風不間晨夜併進明日脈漸出更服十全大補一劑遂瘥全本然病傷寒旬日邪入於陽明俚醫以津液外出爲脈虛自汗進元武湯以實之遂致神昏如熟睡其家邀翁問死期翁切其脈皆伏

不見而肌熱灼指即告其季曰此必榮血致斑而脈伏非陽明病見陰脈比也見斑則應候否則畜血耳乃去衾裯視其隱處及小腹果見赤斑臍下石堅且拒痛爲作化斑湯半劑繼進韓氏生地黃湯逐其血是夕下黑矢若干枚即斑消脈出後三日又腹痛遂用桃核承氣以攻之所下如前乃愈內子王病傷寒乃陰隔陽而赤足蹠而下利躁擾不得眠論者有主寒主溫之不一余不能決翁以紫雪匱理中丸進徐以冰漬甘草乾姜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利足倦四逆症也苟用常法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紫

雪折之徐引辛甘以溫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歎服集賢修撰南宏遠奉旨往閩諭土猾余爨子余嘗戮人母妞之間以恐之遂驚氣入心疾作如心風比銜使命來鄞疾屢作逐逐奔走不避水火與人語則自賢自貴且或泣或笑翁切其脈上部皆弦滑左倍勁於右蓋痰溢膻中灌心胞因驚而風經五藏耳即投以涌劑涌痰涎一頮器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病瘳郡史虞東村內子王年盛嗜酒且善食忽疾作肥肉頓消骨立翁診其脈則兩手三部皆洪數而左口尤躁遂語虞曰此三陽病由二水不能勝五

火乃移熱於小腸不癃則淋王曰前溲如脂者已數日語未竟趨入臥內漩及需其溺器以視則如飪釜置烈火中湧沸不少休翁以虎杖滑石石膏黃栢之劑清之痛稍却而湧沸猶爾也繼以龍腦辰砂末之蘸以秤柿食方七沸輒止餘姚余愼言子孟仁病寓湖心僧室以求治翁至其處而孟仁方飯坐甫定即搏爐中炭雜飯猛噬且喃喃詈人翁命左右掖之切其脈三部皆弦直上下行而左口猶浮滑蓋風痰留心胞症也法當湧其痰而凝其神旣湧出痰沫四五升即熟睡竟日乃寤寤則病盡去徐以治神之

劑調治之神完如初御史王彥芳內子病飧泄彌年衆醫皆謂休息痢療以苦堅辛燥之劑弗効翁診其脈當秋半雙弦而浮即告之曰夫人之病蓋病驚風非飲食勞倦所致也以肝主驚故虛風自甚因乘脾而成泄當金氣正隆尚爾至明春則病將益加法當平木太過扶土之不及其泄自止夫人曰儂寓南閩時平章燕公以銅符寄投御史俾出入自如吾兒閧閧玩弄久之遂失去平章一日追符甚急儂心懼焉由是疾作公指爲驚風信然乃用黃犉牛肝和以攻風健脾之劑服之踰月泄止郡守李孝文妻母

羅病小腹痛衆醫皆以爲瘕聚藥之浹月勿愈繼命翁診翁循其少陰脈如刀刃之切手胞門芤而數知其陰中痛癰結小腸也即告之曰太夫人病在幽隱不敢以聞幸出侍人寄語之乃出老嫗翁曰患者苦小腸癰以故臍下如瘕聚今膿已成壅迫於玉泉當不得前後溲溲則痛甚嫗拜曰公神人也所苦一如公所言遂用國老將軍爲向導挾麒麟竭虎珀之類以攻之膿自小便潰應手愈浙東憲使曲出道過鄞病臥痂虛羸召翁往視翁察色切脈則面帶陽氣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陽合病也以方涉海爲風

濤所驚遂血菀而神懾爲熱所搏遂吐血一升許且脇痛煩渴譫語適是年歲運左尺當不應其輔行京醫以爲腎已絕泣告其左右曰監司脈病皆逆不祿在旦夕家人皆惶惑無措翁曰此天和脈無憂也爲投小柴胡湯減蓡加生地黃半劑後按其胃實以承氣下之得利愈副樞張息軒病傷寒踰月旣下而內熱不已脇及小腹偏左腫滿肌肉色不變俚醫以爲風矢所中膏其手摩之浹四旬所其毒循宗筋流入於臯丸赤腫若瓠子瘍醫刺潰之而左脇腫如故旣選醫之尤良者在門更召翁診翁以關及尺中

皆數滑而且芤因告之曰脈數不實則生惡瘍關內逢芤則內癰作季脇之腫癰作濃也經曰癰疽不得頃時回下之愼勿晩乃用保生膏作丸衣之以乳香而用硝黃作湯以下之下膿如糜可五升許明日再悶下餘膿立瘥㚅府陳斷事內人病召翁視翁切其脈左口弦而芤餘部皆和翁卽起密告陳曰夫人病當陰中痛而出血且少陰對化在玉泉心或失寧則玉泉應心痛痛則動血而與經水不相關蓋得之因內大驚神慴而血菀陳曰公醫誠良也致病一如公所言翁乃製益榮之劑且納藥幽隱再劑卽善

苦翁之治病雖若不甚搆思然其鈎取古法洞中肯綮多類此其於醫門群經及古今方論無不考索其要歸他若諸醫爲術之精粗施治之工拙亦嘗品彙區別無一義之或遺所考群經及古方論諸多不錄有曰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岐伯問荅之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爲諸韓公子所著程子謂出於戰國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子思之言並傳也蓋靈蘭秘典五常正六元正紀等篇無非闡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配象合德實切於人身其諸色

脈病名鍼灸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謐之甲乙楊上善之太素亦皆本之於此而微有異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越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有內經十八卷及白氏扁鵲二內經凡三家而素問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不指爲內經唐王冰乃以九靈九卷牽合漢志之數而爲之注釋復以陰陽大論託爲其師張公所藏以補其亡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淆玉石相亂訓詁失之於迂疎引援或至於未切至宋林億高若訥等正其誤文而增其缺義頗於冰爲有功今於各篇之內

注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釋以已意冀與同志商確非敢妄議前修也內經靈樞漢隋唐藝文志皆不錄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注及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冰以九靈更名爲靈樞又謂九經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爲鍼經卽隋志鍼經九卷苟一書而二名不意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靈寶注者乃扁鵲太元君所箋世所罕傳宋季有靈樞略一卷今亦湮沒紹興初史崧併是書爲十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頗善學者當與素問僉觀蓋其旨意互相發明故[illegible]三卷舊稱神農本

經漢藝文志未嘗錄至梁陶隱君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耳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與故猶得全錄及遭漢獻之遷徙晉懷之奔迸文籍焚靡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卷是其本經然所書郡縣乃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化元所紀舊經之藥止三百六十五種陶氏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注釋分爲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㕘攷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爲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常用者一百二十種僞蜀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㕘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常禹錫等補注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爲神農所說黑字爲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也若雷公以下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鄭虔諸公所譔名本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輔翼舊經焉耳近代陳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本草亦刪繁之遺意也竊思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同及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定俾歸於一可也難經十三卷遡秦越人祖述黃帝內經設爲問答之詞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非靈素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望注本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疵或相亂惟虞氏粗爲可觀紀齊卿注稍密乃附辨楊元操呂廣王宗正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易而考証未明李子埜亦爲句解而無所起發近代張潔古注後附藥殊非經意王少卿演繹其說目曰重元亦未足以發人之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爲是也傷寒論十卷乃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爲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爲譔次而宋成無已復爲之注釋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祗和王實之流因亦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法而已蓋一症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前修指爲羣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畨脉時汨王氏之言三陰率多斷簡況張經王傳亦往往反覆後先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其閫奧者陳無擇常補三陰症藥於三因論其意蓋可見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合余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所取也脉經十卷乃西晉太醫

令王叔和本諸內經素問九弄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裒次而成實醫門之龜鑑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倣託鈐訣者不同歷代既深傳授不一各祕所藏互有得失至宋祕閣林億等始考証謬妄頗加改易意其新撰四時經之類皆林氏所增入陳孔碩何大任毛叔王宗卿輩皆嘗審訂刊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舊本刻於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摭其精語并引內經之辭作診切樞要二卷非敢剪其冗複間亦補其缺漏且附私說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爾脈訣一卷乃六朝高陽生所撰託以叔和之

名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以惑學者通真子劉元賓爲之注且續歌括附其後辭既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刪其舊辭而益以新語既不出其畦徑安能得乎本原餘如清溪徐裔甄權李上交輩皆自撰著凡十餘家亦每蹈襲前說在叔和之所不取讀者止記入式歌以馴至乎脈經可也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大醫博士巢元方等奉勅撰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裒成一家之書醇疵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爲課試元復循襲列篹門之七經然附會襍採非復當時之舊具眼者當自見

之吳景賢亦作病源二書近代不傳太始天元玉冊元誥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至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錄其文自與內經不類非戰國時書其間有天真皇人等書其文若道正無爲先天有之太易無名先於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意必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勝復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殊爲詳明深足以羽翼內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元君扁鵲爲之注猶郭象之於南華非新學之所易曉觀其經注一律似出一人之手謂扁鵲爲黃帝時人則其書不古謂扁鵲

明文遠卷

爲秦越人則傳中無太元君之號醫門倣託率多類此元珠密語十卷乃啓元子所述其自序謂得遇元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啓萌故自號啓元子蓋啓問於元珠也目曰元珠密語乃元珠子密而口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詞理祕密難粗論述者別撰元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戾意者元珠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黃帝遺元珠使罔象得之之語則師事元珠子而號啓元者皆妄也宋高保衡等校正內經乃云詳王氏元珠世無傳者今之元珠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十九卷二十

四卷頗有發明予嘗合素問觀之而審諸所述乃六氣之說與高氏所指諸卷全不侔疑必刊傳者所誤也原其所從蓋摭摭內經六微旨及至真要等五篇洎天元玉冊要言而附會雜說其諸紀運休祥之應未必可徵實僞書也苟啓元別譔果見於世又豈止述氣運一端而已覽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中藏經八卷少室山鄧處中云華先生化游公宜山古洞值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牀上書一函用以施試甚驗柰乃先生外孫因予先生寢室夢有所授獲是經於石函中其託爲荒誕如此竟不考傳獄

吏焚書之實其僞不攻自破按唐志有吳普集華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弟子宜有所集竊意諸論非普輩莫能作鄧氏特附別方而更今名耳蓋其方有用太平錢并山藥者蓋太平乃宋熙陵初年號薯蕷以避厚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餘可以類推然脈要及察聲色形症等說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爲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述內素而引援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軒岐遺旨政和間頒是經於兩學辟雍生吳褆爲之解義若逵道政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治道啓迪衆工餘如孕元

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於穿鑿良由不考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於美玉也其論諸醫有曰扁鵲（論文諸名家○一一諸當○詞氣亦古雅）醫如秦鑑燭物妍蚩不隱又如奕秋遇敵着着可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斲輪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師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華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注書詳於制度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無饑矣龐安常醫能啓扁鵲之所祕法元化

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顱顖方著名於時蓋由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爲之變耳陳無擇醫如老吏斷案深於鞫獄未免遺情就法自當其任則有餘使之代治則繁劇許叔微醫如顧愷寫神神氣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摸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濂溪之圖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病自爲家法或者失察則欲折圖爲極則近乎畫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橐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爲春利於松栢而不利於蒲柳張子

和醫如老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
後生不善効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
也李東垣醫如獅弦新緪一鼓而竽籟僉熄膠柱和之七
均出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開指所能知也嚴子和
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學者易於摹倣
終乏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景如簡齋賦詩每有杜
陵氣韻王德膚醫如虞人張羅廣絡原野而脫兎殊多詭
遇獲禽無足算者翁之學問該博非獨醫門爲然他如經
史傳記諸子雜家以及天文地志曆算兵刑食貨卜筮釋

老之書亦靡不精求熟玩故其見之言語文字皆有考據
可徵不爲浮葩以炫世至於爲詩尤雄健著古有古作者
之遺風嘗以晦迹丘園薦爲台州仙居縣儒學敎諭後調
臨海及陞本郡敎授俱不上善著書有内經或問靈樞經
脈箋五色胗胲切脈樞要運氣圖說養生雜言脈緒脈系
圖難經附說四時燮理方長沙論傷寒十釋運氣常變釋
松風齋雜著稿各若干卷傳學者爲人恭勤詳緩與人交
欵欵常若不自足狀貌不踰中人語言如不出諸口卒然
遇之不知其學之富也年老無子而有女門人生女不生
男人亦以太倉公方之
論曰自古有疾醫參之以九藏九竅之變通之以五味五
穀之養五色五氣五聲以視其生死五毒五藥以攻其疾
疾其爲術博矣故非聰明治達知夫天地神祇之次明乎
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以與神聖爲徒
者未易以臻此若滄洲翁豈近是乎翁之爲醫一遵古昔
神聖之格言而且博考載籍參取化原著之於方冊余論
次翁事頗采其意云使翁自拔醫術之中一意儒學著書
以垂世可謂稽古之士矣

其於醫可謂精矣大矣有案有論採掇菁華如韓信將
兵多多益善一篇司馬遷之倉公傳也得心應手全
在察脈處有隔垣之視嗚呼後人之知此者少矣

東園金先生傳

顧璘

先生名賢字士希江寧人上世本籍永平曾祖洵國初始徙江寧先生性資穎敏慨然閎達有巨人度少學易於吳公彥華之門窮探妙解有聲庠序於時晉江蔡氏者易說行海內乃與董生林輩推衍傳授盡其精微以之發科登進士第乃嘆曰聖人精蘊盡於易矣而妙用見諸行事則在春秋學者不通春秋終不達聖人之用遂取三傳及諸家之說研究異同發所未發著紀愚若干卷其自序畧曰昔壺遂問於司馬遷曰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遷曰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達王事而已矣夫平王東遷周室雖微遺法尚存禮樂征伐尚或自天子出及齊桓主伯天下宗齊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溴梁之會群臣主盟降自大夫出矣陽虎作亂季斯見囚又降自陪臣出矣此春秋之大勢天下幾於無君經不容以不作也若其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四裔崇仁義黜詐力尊君卑臣貴王賤伯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衆人皆可得而知之至若有功者或不錄有罪者或見原如齊桓違王志而會世子反或許之鄭文承王命而背首止乃致譏焉晉厲弑於臣而書國蔡昭弑於臣而書殺晉昭微令欲示威也而或取其功吳師從蔡欲謀楚也而或進其爵桓公無王定公無正權衡獨裁於聖心是非不狥於衆見此則程子所謂微詞奧義時措從宜者也學者非深於道其孰能識之哉或曰仲尼之意發於傳左氏述事公穀研理庶幾於諸儒大備於文定盡矣紀愚何謂而作也曰今夫山草木生之而樵者不能盡採今夫水魚鱉生焉而漁者不能盡取聖言淵微義理弘博傳者雖多而各有所得探之益深推之益廣譬之飲河者各充其腹而源不竭此紀愚所由作焉夫先生之學識其大者如此故其達於政事恒以王道爲心不殉俗矜張以希近譽初爲仁和知縣事上以誠接賓以禮御衆以義蒞事以勤文而無害寬而不弛竟與杭守楊孟瑛疏浚西湖數百餘頃民賴其惠召入爲兵科給事中時閹瑾擅國流毒薦紳先生獨持大體不亢不隨嘗劾淮安獄正知府某罪明周給事自殺之冤雖拂瑾意而莫之能害他如論宗室寘鐇逆謀議斯輔平寇利害於時都御史有治軍無狀濫殺無辜者僉見奏黜君子謂之有識服是

喪再起轉右給事中時瑾既伏誅錢寧繼起亂政以事見啣求補外避之遂出知大名府下車以後清淹禁止橫政纒長吏之桀鶩獷黠盜之牽誣民以安堵乃繕城浚池與舉百度修子貢祠又以狄梁公寇萊公有惠於郡爲建祠置祀刻元城劉公語錄以興學者地瀕黃河民罷障塞乃建議請疏支渠分殺其流俾無泛溢爲害臺臣是其議而不果行郡藏有羨金三千兩不登於籍吏言之先生先生曰吾不忍厚私以負國家遂白御史籍之官入覲言官有不悅者浸詞誣劾乃改知福建延平府先生曰官非吾志矣不往則跡不明因之郡受事者七日卽上疏乞骸不俟報而歸旋得請致仕日與朋舊爲樂公卿不先加禮未嘗往見孜孜以興起後進爲念講析疑義終日不倦讓舊業於諸弟仍出歸橐之餘治其家室婚嫁其友王大僕韋破嘗貸白金百兩以上往哭之卽曰嗟嗟欽珮毋念吾逋以恤而後於是義聲重一時嘉靖戊子大禮成推恩進亞中大夫年七十一卒於家子男四大車大輿大輹大軏大章鄉進士有文行大輿府學生善詩並稱於鄉贊曰六經道之綱也苟舉其綱萬目咸正今仕者治經用世往往務科耗亂而之治聖以文不以道也金先生學易與春秋皆盡其微斯身心與之化矣故治民則惠司言則直豈非綱舉目正之效耶夫然後知六經可貴而聖人之道果濟於世用不誣也

以治經爲綱以直言善政爲目輕重得體人與文俱卓犖可傳

明文遠卷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六

吊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渤亦源同選　受業羅仲錡慎調參閱

傳十　孝子

孝子丘鐸傳　宋濂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流聲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鐸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稽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自給親驩然忘其貧曾未幾何丹翁鈞擢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上下神祇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如聞鬼神鐸恐母悸數起繞塋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眞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人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死皆返葬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亾誓不再適鐸敬之養其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然其制行峻絕它皆類此文不能盡載也

爲說者曰予聞鳴鳳山當白馬上妃二湖間人跡罕至白晝虎狼分午鐸煢然獨處心無畏懾者豈不以親之體重於身乎然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敬其身斯孝其親矣鐸情固迫切當知以禮自節哉當知以禮自節哉

纒綿悽切孝子如生

危孝子傳　宋濂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浦江縣貞昉時爲郡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柰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爲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絓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桑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懽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

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狀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尩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死於孝）貞昉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歛袵久之且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爲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爲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詣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唯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邪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尚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觀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爲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特爲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身代父役以死殉之不媿孝子之目景濂謂宜登國史誠確論也

孫孝子傳　　宋濂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濰州昌邑人祖明父琳世爲農孝子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性雅愛宋名臣言行歷歷能道之凡所謀猷恆取以爲則年及壯用推擇爲寧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瀕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葬城中結菴廬其側藉苫以居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日啜淖糜二盂却酒肉弗御晨起無火掬雪頹面輒詣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蕉瘁甚或勸其還哭而不對閭師韓泰亨帥閭巷

民言於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將廉之伺夜半携二蒼頭出風雪中抵庵廬而聽孝子聞足音遥問曰暮夜欲何爲戴嘆息而去以爲不讓古人亟上之府部使者加覆察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禮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髯善談古今事遇子弟若嚴師家法著於井落多効之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居舅喪亦不近酒肉三載生三子尚志尚文尚德尚志業爲儒今禮部主客主事云

史官曰李璮據益都明被兵掠至洪瀞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倀倀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卽至家矣明如其言走罔閬隳塲中草深滅頂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啟視之明也亟挽以入初父止生明今明之子孫適四十人而惟中又孝行卓卓如此天之不絕孫氏者其有以哉其有以哉

至性至情摹寫曲盡含悲風木者披讀一過不自覺淚之涔涔下也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諓諓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

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戚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

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邪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全學史記深情冷韻當於行墨外遇之

葉秀發傳　　宋濂

葉秀發字茂叔其先由栝徙金華爲金華人秀發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力爲文輒擢慶元丙辰進士第弟子慕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初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而歸服除轉慶元府學教授秀發嘗著論語講義發越新意以誨諸弟子且曰聖門授業之源無過此書然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爲用用之於已且惴惴焉不以爲便況欲假人乎哉時鉅儒樓鑰史彌鞏安昉鄭性之楊簡袁燮皆器秀發與之交而於簡問難尤切每至日昃忘食簡自謂有所啟發得邊詹顧葉四子爲喜葉葢指秀發也秩滿闕陞循從政郎建寧府政和令丁母憂服闋調安慶府桐城丞金人犯蘄黃二州桐城爲鄰壤萬目睽睽不相保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雖死何憾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修城浚濠曰爲備禦計會金人使諜者至秀發擒之亟斬於城門以徇金人計沮不得近邑賴以完事定制閫忌其功不自已出上其擅斬非法降廸功郎未幾再叙改合入官授宣

教郎知徽州休寧縣俄以前事論奪秀發退居餘十年無一毫觖望意獨憤李誠之之冤上書頌於朝初誠之守蘄蘄陷一城士卒皆戰死無降者誠之亦望闕再拜拔劍自剄議者不錄其忠反咎其不能全人故秀發不平而訟之宋政之顛倒如此不亡何待言辭朗烈聞者降歎史彌遠當國人有自桐城來者彌遠以秀發事爲問其人歷言撫綏安定之詳且謂某等得保首領至今皆葉桐城之賜不然已無桐城久矣彌遠領之從容問參知政事宣繒其言同彌遠歎曰幾失賢矣即日起廢擢知真州楊子縣轉奉議郎差監都進奏院越七日命知高郵軍高郵爲淮東繁治時尚繹騷弗寧秀發上五策一曰防海道二曰審邊城三曰擇武守四曰練軍實五曰畜財用而以正人心作士氣爲之本言多聽高沙三十六湖水高而田下隄防不固則千里一壑民且無稼秀發建石堘以疏水勢瀦洩有恆無乾溢之病其後馬光祖來爲守行堘上思秀發功構堂樊梁之隄以祠焉尋轉承議郎疾作上書乞致事特陞朝奉郎已而疾甚力劾去貪墨吏人勸其何自苦如此秀發曰不可吾死後彼必殘吾民以逞同列來問疾整襟對坐惓惓以究心職事爲祝無他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五　傳九

言其忠義出於天性至死不變如此紹定庚寅九月卒年七十卒之日唯遺書籍數篋弊衣一襲至無以爲斂當屬纊時民夢秀發擁高牙大纛入獄祠民疑其爲神遂肖像而祠其中云秀發艱險一節臨事唯可以義動不可以勢利刼澤物之念則若饑渴然居田里日有犯私鑄者縣令趙善琛欲重其刑而連坐之秀發曰刑一成而不變君子所盡心焉縱姦固失傷善亦豈爲得哉善琛爲之止有悍戾者日嗜闘富人嫉之欲以嘯聚之名寘於法秀發白於郡守鄭如剛曰血氣之爭則有之嘯聚則未之聞也民因

得不死秀發卒後累贈朝議大夫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書有易說周禮說論語講義及詩文行於世子夢擇孫振祖皆出仕能以清白世其家云

贊曰濂嘗讀國學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諜事未嘗不流涕而嘆也當金人陷蘄士大夫析圭儋爵者或納款賣降之不暇有若秀發者官僅一丞耳則不顧妻子嬰城固守法宜在所褒嘉顧以擅斬而罪之果何道耶譬有丈夫焉居深山中盜欲舞刀劍斂其財先遣游偵以察虛實其隸怒殺偵者丈夫乃不責盜而責隸可乎不可也國之

政如此將何以致乎治耶宋自是而微矣嗚呼自古當季世變白爲黑倒上爲下若斯之類甚衆人所不能堪而秀發安之抑賢矣哉

備禦之策政事之才忠義之氣三者皆不可泯沒至於宋政不綱黑白倒置則景濂論之詳矣

周襄敏公傳

唐順之

公姓周氏諱金字子庚號約菴其先武進人也國初有彥居者以閭右徙南京因家焉至公爲都御史復還居武進彥居生贈戶部尚書道信妻贈夫人董氏於公爲祖妣道信生贈戶部尚書廣妻贈夫人張氏於公爲考妣墳墓皆在南京而公始賜葬於武進之惠化鄉公自弱冠爲應天學生弘治甲子舉鄉試正德戊辰舉進士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薦起爲副都御史陞兵部侍郎轉右都御史尋轉左陞尚書南京

南京公所生長也因得葬黃先人之墓南京人以爲榮公之始爲給事也於戶右於工左於兵復都於戶凡歷三科爲都御史也僉於延綏副於宣府於保定右左於淮鳳凡歷四地爲尚書也於刑於戶凡兩部公所歷多在錢穀刑名兵戎劇曹與邊腹要地公爲人淵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練習人情世務章數十餘上度可施行而後言不敢迂生敢言而已武廟數游幸晏朝公上疏請復常朝之規退則躬覽章奏以總權綱亦頗見采納時貴寵用事團營蠹於冗食公言京糧歲入三百五十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

提挈綱領

乞痛加澄汰便又言中官以迎佛以織造濫討引鹽恣橫道路又言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或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後昂雖不罪而女竟被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贈謚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方是時佞幸相繼擅勢尤與言路爲讐不旦暮死則竄少能全者公在科九年卒以老成周慎免於僇辱而以久次得擢爲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其在科中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邊境要害衆輒目屬公公口對甚辨聞者莫不心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

首尾變化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二 傳三

有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參遊實職大而虛銜反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反大今一例陞級則管哨以下皆可爲督府而參副以上或止於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廷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寧乃欲遠拯哈密譬之人家囊篋空虛子弟臧獲疲死而盜賊滿門庭將拯門庭之寇乎抑急比鄰之災乎衆曰是則然矣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於賞不然勦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於是衆以公可屬邊事推延綏則推公推宣府則推公公

旣家居廷臣交口薦猶尙以邊事也公在兩鎭値寧夏甘肅大同三變之後公旣素諳達不拘讀有帥臣體裁又善煦愉接下邊人見公色詞旣已心安公公益務寬簡繩法以休懊尉帖之嘗欲笞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袴公見之惻然曰邊人窘乃若是遂不忍笞而百方爲之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人有重生之心又爲之葺墩墻以衞其居疏石渠以足其水凡有規畫期於利益而人不勞邊人益愛公嘉靖甲申公在延綏命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因入靜室躕踟久之喜曰吾得之矣乃開門

其政事

召諸將吏軍卒盡入環列庭下詔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衆曰知之公曰若輩以殺之爲得已耶非得已耶衆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尙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素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爲命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衆大懽呼叩頭退當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公自喜得應機之知居家時數嘗爲余言之其在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心公數爭之不能得侍郎又以引鹽數萬與其私人爲市而平時商人無能得一引者衆固甚怨會諸軍詣侍郎請

犒不得且欲鞭之衆遂憤譁然而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入院泣告公公曰吾在也毋恐卽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暘罵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盡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屬也則氣固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不卹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譁曰公生我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敵衝公內撫軍情外策强敵關城晏閉邊畊綏帶兩鎭四五年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然公他所施設其與公不同趣者或不能

不以好惡爲贊毀至論公長於治邊則莫得而訾也自公去宣府八年而大同復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徃扼紫荊擒大同諜者數人遞京師會眞定巡按李者有疑疾入某邑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己欲抶死之廣平守爭之又以守亦謀己至逮吏發卒闔府平捕守一城盡奔公聞變星馳往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庇其屬爲之訟寃公復上章力辨廷論竟直公而黜御史巡按於巡撫爲同事而臺長又於公寮長也公本通達不務爲崖異立磽磽名然利害大體所在不肯苟爲婉婀此蓋公

叙事○議論

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淮當士大夫南北衝地。過者或不愜所望。則益易爲謗。然公自如也。丙申章聖梓宮南祔。始奉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主儀與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於以身任江行之險。恇懼不敢出語。公獨力爭之。極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奉玉體馳峻坂上下撼頓萬一聖情聞之悲惻柰何。議論往返數日。而諸大臣亦密遣人探沿江路果險如公言。乃決從江之議。以鋏絙維舟行。如期至承天。遂如期以葬。沿江千里居人免於伐樹發屋役夫數萬人得無走死山谷中。公於是有力焉。及爲

刑部尚書。轉戶部。益能於其官。乙巳致仕歸。武進歸年餘（傍及其餘）而病。卒年七十有四。公性喜讀書。雖稗官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畧。尤喜爲詩歌。羽檄倥偬中率不廢詩。上谷榆陽稿皆成帙也。善字書。有晉人風骨。其罷宜府家居。好奬進後輩。與人言娓娓不厭。與士人言言讀書。與俗人言言勤業。莫不取其有益。是時余以諸生候公。公過待以爲國器。及入仕途。公每遺書誨以經世之學。顧樗散無能自效於公者。公且死。以傳文見屬。余不得辭也。公平生儉樸。旣已貴。其自奉如居約時。獨祀先款客則極豐潔。曰賓客重事也。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教諸子愛而有法。一飲食必有訓。自公旣歿。天子賜之葬祭。贈公太子太保。謚曰襄敏。嗚呼可謂有始有終者矣。妻夫人吳氏。子二人。佃爲都督府都事。倬太學生。皆好禮讓。能世公之家者也。

襄敏傳。達之才可以傳世。文亦敘次縝密。結搆整齊。固得歐陽子家法者也。○以論諫之切。政事之長。肯立二柱

甫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沕亦渾同選　　受業羅仰錡愼調忝閱

傳十一　儒林

二喻傳　偘　南強　　宋濂

喻偘字伯經義烏人其從祖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又同登紹興丁丑進士第其季良弼亦太學生晚以特科補新喻尉皆以文學稱而良能最知名偘蚤從良弼學繼受經於永康陳亮復由太學諸生登慶元己未進士第調宜

城尉有境外盜狙入尉界內偘登執之歸於府府帥臣丘崈異之乃立所由尉庭下曰盜逃出境尉不執闌入境他尉乃執邪所由尉震恐開禧丙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偏軍由歷陽達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以重兵護糧護不滿千人令畏縮不敢前偘奮不顧難諭鄉長老召募足千數節行道經含山有敗兵同揚言於衆曰我曹潰矣將以糧資敵乎弗去懼殲耳民愕視亡策將逃偘曰事急矣乃命弓卒執大斧而前曰設遇敵尉必先死雖死猶不負國汝未必死乃負尉耶欲去視吾斧民不敢動卒致餉

於濠糧有羨衆謂尉宜得偘悉歸於公府還慶元府觀察推官丁父憂不赴詞隆興府觀察推官眞德秀來爲帥素知偘能文見偘與屬吏迎道左爲之改容思論薦之未薦德秀去偘乃以選人爲宜春丞宜春地接贛吉吏珥筆成風民善訟偘爲人怦怦諒直聽必以情民退無後言凡訴臺部者必曰得宜春丞一聽死無憾居久之由承直郎改宣議郎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聽公事改章服尋陞朝奉郎初偘久從諸老游幕中多新進少年議論雅不合偘歎曰吾髮已種種寧能與翩翩小兒較短長哉遂請祠而歸

築室夫人峰下曰蘆隱若將終焉嘉熙丁酉九月年八十四卒子二人宣子武子偘性豪談論今古輒目光如注氣軒軒出鼻召間人莫能抗尤長於文辭通直郎杜游嘗稱之曰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憤而不激怨而不懟不以食膾炙爲美瀹乎其有味不以刺文綉爲工黯乎其有光其感時念故推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其不合於律者鮮矣君子以爲知言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張栻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亮偘起其傍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之

徵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之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無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覇之大略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偘獨出爲諸生倡研礫綱紀發爲詞章扶持而左右之使亮之門惡聲不入於耳高名出諸老上皆偘之功也已而亮爲世讒所抵當路必欲擠之死地凡再下詔獄偘與同志生極力營解幾陷羅織遂脫亮於萬死一生之中亮顧偘曰此生死而肉骨也人多義之偘所著有隨見類錄二百卷蘆隱類藁五十卷首論六經之功用云

從弟南強

南強字伯強自幼負奇氣父直方以與陳亮類俾從之游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南強周旋其間獨能探深索隱語移日精銳鋒起亮曰喻伯強文墨翰議凜然可畏也慶元乙卯戊午連貢於鄉未幾入太學中監舉月書率占前列上禮部皆不得第嘉定庚辰俛奉南廊對授邊功部臨安府富陽縣尉轉修職郎南強剏射樓補闕卒額時其練習春秋則都肆府中巖巘精明行列整肅復出他縣上縣民譚甲與丘乙鬩譚女以痛死誣丘驚跌所致挾王丙爲左縣以命南強南強召譚與王列於庭且詰譚曰汝以病死女誣人汝不吐實將坐汝譚色動顧謂王曰汝悞我也亟袖案白上言抵譚罪境內多盜販鯆鱅尾相銜不絕徼卒與豪猾爲市弗可敗南強一切禁捕雖犯權勢貽怨讟弗懼也寶慶初禮部侍郎眞德秀以言事去廟堂風京尹跡其所至欲并以爲罪德秀舟過富春江南強亟見且賦詩爲餞人皆壯之轉承直郎處州縉雲丞未上紹定庚寅三月卒年七十一南強讀書不爲口耳學必欲見之實踐每至名義可喜事擊節慷慨謂戾契可致初當路欲排善類指陳亮爲根煆煉刺骨罪且不測門人畏其威焰噤不敢出聲南強義形辭色貽書前責言先生無辜受罪將賈恨入土吾曹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得爲士類邪復走東甌見葉適備陳寃狀適曰子眞義士也即隶獨爲作書數通南強又持走越補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亮之寃南強爲人不立崖岸而見義勇爲關朝廷行一善政輒昂首吐氣或有司苛虐彈指長吁終日不樂暇時

旅肴設醴與賓友握手劇談日至再三不倦爲文善馳騁下筆輒數千言不縄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往往不甚愛惜惟梅隱筆談十四卷尚存子二厚祖埜埜業進士

賛曰自道廢民散師弟子之義缺乎居則繆爲恭敬視其影或不敢踐一逢患難輒反目若不相識然甚者至更名他師使偘與南强見之必將唾去之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其偘南强之謂乎永康之學一代人豪然非伯經伯强幾陷虎口不得出存此爲萬世事師者法也

明文遠卷一百九十八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渺亦潭同選　受業　羅仰錡愼調　羅仰鐮守黙　叅閲

傳十三　高義　隱逸

謝翶傳　宋濂

謝翶字皐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辨證傳於時翶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倜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叅軍聲重梁楚間已復别去及宋亾天祥被執以死翶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樹雲嵐草木與所别處及其時號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孤絶千丈時天凉風急翶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爲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鴈山鼎湖蛟門侯濤沃州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祕

所至即造游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游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雲邨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通之其苦索多類此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詫見翺晚明年乙未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游惟方韶卿吳子善最親不翅兄弟愼收吾文及吾骨授之韶卿即鳳子善即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燾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葬翺子陵臺南以文藁殉伐石表之曰粵謝翺墓初翺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掛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勒諸石未就復爲建許劍亭於墓右從翺志也翺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翺好修袍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游不務諧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游自號晞髮子遇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愲開翺翺自若也所著手抄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

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詞芳草圖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游錄九卷餘俲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韋柳諸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

贊曰翺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於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麾衣繩屨章皇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祿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翺不負天祥肯負國哉翺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横不降漢拔劍自剄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翺之志其有類横之客者非邪吾聞諸任先生云西臺慟哭千古吞聲每讀公淚落吳江隨潮到海之句未嘗不潸然出涕也吾鄉任士林金華胡翰俱爲皐羽作傳然其形容悲憤之意則大旨相彷彿云

李疑傳

宋濂

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俛以出入曉鍾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詬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自眴眴未瞑即舁弃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尚義名於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閭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它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煑糜煉藥旦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與屎同）汙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濯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槖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而發槖籍其數而

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槖寄其里人家徃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槖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償卻弗受反贐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迯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太史氏曰吾與疑徃來識其爲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疑事皆恆情所難足以風世

吳思齊傳　宋濂

吳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來家永康父遂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倣遂爲古文郎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用辭章家知名尋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鎖廳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後從常調爲嘉興縣丞會令以言去攝縣事縣獄多留繫思齊坐獄戶讞問凡株連疑罪悉簡出之死刑多平反事有檢覆得實郡首吏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亟聞部使者黥之郡有盜殺

其黨於貨獄蔓延不決下思齊議思齊曰盜攘盜貨與民殊科獄久不斷者由吏教囚以贓累民爾若正其殺人罪置寄贓不問則得矣慮囚者如其言民有育人之子者恆出入父母家一旦忽不知所往其父訟求之思齊召父母至庭一訊而情無隱卒白其事提點刑獄洪起畏辟思齊類田吏或謂通籍可立致思齊曰斂怨以干祿非策之上也辭尋監戶部犒賞酒庫起畏時守鎮江復檄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諫曰京口以長江爲天塹城之何爲卬城徒厲民耳其役遂輟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鹵簿臨其

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上疏言慍禍且中止思齊曰此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黙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爲太府少卿留夢炎當國言堂有勳籍浙劾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畏勢家而屈臺諭天下其謂何似道丞相堂貴戚力能生殺人思齊以小官中其諱惡不虞宣泄人爲危之而思齊弗顧也俄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嫗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齊賢每謀以自近思齊不樂依婦勢避去性好施與兄弟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隣兒女欲殺者食之死無以斂手足者棺之宦

游十年田無半畮之增後値宋改物家益貧虞至無儋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大節）譬猶處子業巳嫁矣雖凍餓者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聽交游苦其聾語未畢馳去獨婺方鳳謝翱睦方韶劇談每至夜指畫手書傍觀咄咄而畧無倦意先墓在麗水不能數歸省歲時必遥望隕涕因自號全歸誓不失身以病父母也思齊天性亢慤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異心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鳳評思齊之爲人如徐穉陳師道君子不以爲過大德辛丑年六十四子羅聖孫服正考

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臨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擬周公瑾平荊州碑魏司馬孚贊跋杜詩集陳亮葉適二家文選又倣眞德秀文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卷袠多未就子三人翼之拱之成之拱之蚤卒

贊曰濂遊浦陽仙華山問思齊舊游處見其石壁題名尚隱隱可辨故老云思齊與方鳳謝翺無月不游游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携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群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間柰之何而弗悲若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歟士有哀思齊者云睨碣石其如巷兮鉅海簸而不移其言信矣哉

子善居官蘄蘄固足稱道然其大節尤在忠義也趙社既灰而謝方子善之徒能以遺民故老一伸其感憤之氣文山叠山而外復見此人千載之餘孤忠不滅

辭多云云由庚則曰太極圖與先天圖實相表裏固不待預見先天圖而暗與之合先天有圖其辭已具於大傳說卦中亦不待邵子別爲論議而後明況先天乃伏羲所圖無非法象自然之妙太極乃周子自出心思擬形畫象而爲之者先天圖當作先天圖觀之太極圖當作太極圖觀之圖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若曰周子之爲圖蓋在於修之一言使學者可以用功謂之隨時立教至是益備則可耳切不可謂陰有以補先天圖之未備也先天圖自太極生兩儀加倍而爲四八以至於六十四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陰而六陰自然生生不窮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太極圖止於四象以爲火水木金即其中以爲土說至五行輒止各有其義未易優劣正不必將先天圖比並叅較也稽以論語屬詞聯事集爲魯經章句而以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已整比成卷質之由庚由庚則又曰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爲不可第論語乃孔子之微言與他記錄者實殊非可以緒分類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朱子猶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又況孔子之言誠有不可破壞者以今第

原缺第一葉

一卷首條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類爲夫子出處若
入門人記孔子德容之盛未爲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曰至
公則說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明二十篇之
大旨與孟子篇終歷叙道統同一意亦恐不但思古傷今
而已也今欲尊四書爲魯經唯以孔子格言大訓與問答
之語爲經門人所自言及子思孟子之書爲傳則庶幾爾
夫欲尊之曰經者以其大公至正爲萬世常行之道不可
下同諸子並稱不必類合而經始尊也基栢皆深服其言
由庚於講切義理不立異不苟同虛己精索必求眞是之

歸雖十徃返不厭然其爲人端重寡言笑燕居謹獨盛服
不去身暑月則冠雲巾衣素紗深衣終日澄坐四時之祭
豫戒內外祗事具饌必豐潔奠幣必署名封識如期行事
命弟子爲儐贊奠獻告廟成徹俎而退則以餕餘饗宗人
若冠若昏喪亦皆遵熹家禮問道考德者戶外之屨常滿
其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
能行唯恐有聞若纏縛於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
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縣大夫過門問政多以謹義
利之辨及覗民如傷告之邑民陰被其賜部使者蔡抗及

郡守趙汝騰趙孟傳先後具書幣請由庚攝麗澤書院山
長雖皆力辭而名聞益顯婦人女子亦如其爲修身踐行
之士也前至元己卯閏五月年七十八卒無子以族子遐
孫爲後平生不務著書雖研濂洛諸家之說以教人僅有
論語纂遺若干卷詩文若干卷瓌叟自誌二卷藏於家
贊曰婺傳朱熹之學而得其眞者何基則受經熹之高第
弟子黃榦而王栢則基之門人也至若徐僑親承指授於
熹而由庚從僑游者最久又盡得其說焉及僑既沒由庚
與基栢遂以道學爲東南倡評者謂基深潛沖濟得學之

醇栢通睿絕識得學之明由庚精詳暢達得學之通考其
一時化廸之盛入其室者殆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從容一
言之加輒睟面盎背而鄙吝爲之消盡嗚呼何其盛哉九
京可作濂當爲執鞭焉
槩公論學之精直得考亭深處一時師友淵源之盛高
山仰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徃之矣

巖西遺典序

符驗

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其綱維世道考驗風俗[illegible]道生而
覘隆汚賴諸文獻耳文與獻質相表裏如剡子[illegible]對非[illegible]
孰徵如周禮在魯非文孰徵文不足則稽諸獻獻不足則
稽諸文文獻不足雖至聖如夫子亦末如之何已故外史
掌四方之志而十五國之風皆足以達於上而委巷匹夫
匹婦之言亦得以上諸朝稗官小史所載無或遺之者且
有采風之使日勤於天下是故國無遺事野無遺賢俗無
遺紀而天下之疾痛休戚如一人之忻戚天下之賢不肖
如一家子弟天下之習尚美惡如一家之仁讓與否故曰
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故率由是也後世則不然匹夫匹婦
之言謂其俚而不錄隱居獨善之人謂其野而不錄不求
聞達者謂其僻而不錄殘山剩水憂時憤世之言謂其譏
世觸諱忌而不錄而其所錄率獻諛標榜與夫爵位通顯
者耳上下之情於是乎揆是非之實於是乎眩而道德風
俗世道隆替遂莫之稽果孰爲傳信之言也哉吾甚傷山
陬海澨其俗朴以直其人質而不浮其文覈而不史雖有作
者不能自眩抱藝而獨居隱行甘遯以及里井之謠感激
之賦記傳逸載者不知凡幾楊君某憫之而有巖西遺典
之集或者曰會鄉有錄赤城有志是可無作也予曰信若
是則滄海之珠皆無遺耶國史所記段太尉尚有逸事史
記傳聞而王子言且有拾遺如段少卿之雜俎如太平廣
記如朝野雜記皆不一而足況幽僻不達於通衢小說不
關於顯達遺不遺其可必哉於其遺而泯不若傳采傍摭
以俟知言者擇而取之之爲愈是故識其大識其小不可
誣也嗚呼吾知者吾記之人知者人記之文獻其興矣夫
天下尚有逸情遁事也哉

歷代正史所載掛漏者不知凡幾拾遺補闕正鄉邦士
君子所有事也議論昌明煞有關係

壽沈母張太夫九十序

趙貞吉

始乙未予同爲庶吉士者三十餘人而奉母就養京邸者數人耳於時泰州沈吉士德夫之母張太夫人七十設帨之辰館中推尹吉士暨予爲文合歌詩具粢羹栗棗以慶之明日主人稍備酒食宴諸賓於堂而饋其母氏於宮賓致辭曰敬壽太夫人矣有子讀中祕書必爲名世士以光太夫人於無疆母氏使人答曰爲謝諸君恭吾兒得友天下士其庶幾有成未亾人亦藉手以見先子蓋張太夫人義明志潔而通於文事有古烈女風一時稱名母矣此館中一勝事也無何諸君皆散列於職不復有此暇踰二紀昔之爲文章詩歌人已艾然稱老而况於所祝頌之老人哉然聞張太夫人拜九十矣明潔康寧無改於昔豈不異哉德夫時亦乞少司馬身以致養於家而太夫人甚安之夫以仙然不老之親而有翩然勇退之子以事之也豈不勝哉此又海陵近一勝事也於是少司馬公之同舉進士而任於留都者有九人焉而六人者出於館中予待罪光祿以從諸君之後欲修館中舊事以諗於海陵而諸君復以文事諉予予豈可讓也哉因憶往者予述太夫人事太夫人讀之愴然以命德夫曰汝毋忘趙子之規也蓋太夫人抱志克家於艱以砥礪德夫之業而日有睎目之望予安得不以守身事親之義告之今則器業已成非予可及矣予觀少司馬公涉世有法而始愧予之坎壈矣忠不違親孝不疚義知險知阻一健一順風雨蕭蕭而鷄鳴不已以成其令名以得其親之懽心矣雖古之君子亦率用是道焉耳豈予可易及者哉故始予之規之也稱義稱誨而玆予之爲詞宜頌焉耳夷予蓋涉世而後知此道之誠難也夫太夫人難於其始而德夫難於其終者也何則始之難者母道也亦妻道也母道得而妻道始盡太夫人稱名母宜矣終之難者子道也亦臣道也臣道得而子道始盡則少司馬稱名士奚爲不然哉夫以名士奉名母奚翅海陵之勝事而館中勝事越二紀而復舉則司馬公爲不負夙昔所期而予亦得追於私頌之責决矣

撫今追昔敘述有情議論亦復雄駿

胡汞之集序

趙時春

蒙谿丈人釋典謁之班，遁於五陵之墟，將謝紳纓以畝以漁，力休而歌，歌而成章，歷閱滋久，裒輯成集，以示顧蒙野人。野人駭而問焉曰：此豈終南沃野倜儻淑瑰之英，長河鉅關蓄秘滈嬪之氣，假之於子，子無所庸，庸為歌章，以暢其聲而有是與？曰：然。曰：子胡不賡明良，矢卷阿，陳車攻，賦柏梁，等比於雲咸韶之音，以鴻鉅儷而宜大雅乎？曰：唯唯否否。曰：夫華祝楚狂擊壤擊磬，其情之歡悲相懸，而其音象然爾也。子曷以兼而有之，而復若是之密且富與？將逝數之升降，難窮物理之長短，弗務子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與？野人昔者追欽丈人之風，仰探達者之閫矣。夫雷砰電激，雲霧暝迷，而戛然不已者，司晨之節也。大風鴟於萬仞，而斥鷃讙呼於蒿下，偃之不畏，摧搖之不可奪，已霜霰紛集，萬植摧落，群動歸藏，蛟龍蟄於重淵，而蟋蟀為牀下之鳴，以夜繼晝，弗休也。王公閉幃，薰灼擲扑，弗避也。雖或尼之，必或贖之；雖能郄之，必間生之。是非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與？夫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雖天亦莫為之所也，而況於人能為之乎？洪鐘璈紘，金聲玉振，孤竹之管，宁文之鐸，劍關之鈴，山陽之笛，師涓之清角，蒙古之襄陽礟，雖妍媸殊途，其響調震越絕世，驚人至矣，而今安在哉？將人（此理當務會）成之，人廢之，有不足恃者與？若然，則不因人而成，不因人而廢者，此其道或可久，而吾與子之所共保者，其有在於是與？丈人輾然而作曰：有是哉。遂書之為蒙谿集序。

古色意深，非淺學所能髣髴。

徐文長三集序

陶望齡

徐渭文長故有三集行者文長集十六卷闕篇十卷藏者櫻桃館集若干卷行者板既弗善而渭歿後藏者又寖亾軼予友商景哲及游渭時心許爲彙刻之及是歎曰吾曩雖不言然不可心負亾者遂購寫而合之屬望齡詮次授諸梓序曰明興經義盛（於今爲甚）而藝文之學寖衰其好古博物之士出於餘力習既醞薄或未暇究於精微其視古文辭如書者於篆籒鼎彝然畧取形似傲然謂能而睪目茂短肬所希見者高相唱引遞以爲凌鍾跨王罷斥虞柳而不知草隸之變蓋久矣夫物相雜者文文也者至變者也古之爲文者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故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其窪隆可手模而青黃可目辨古不授今今不蹈古要以屢遷而日新常用而不可蔽然微跡其緒系又如草隸變矣而篆籒之法具存其閒非深於書者莫能辨也今文人之論則惡變而尚同去情而悅貌詭見事裁已衷以苟附古辭夫迫而吐者不擇言觸而書者不擇事擇言則吐不誠擇事則書不備不備不誠則詞成而情事已隱默然若象人之無情而土鼓之不韵故弘正嘉隆之閒作者林立古學爛焉修明而所謂一家之言一代之製蓋有其人焉而亦鮮矣夫文有常新之用有必敝之術接而不勝遷者情也多而不勝易者事也虛而不勝出者才也僥而不勝取者學也叩虛給饒以抒至遷紀至易故一日之閒而供吾文者新新而不可勝用夫安得而窮之吾見有文左國而詩初唐者矣（王李之學）已則人厭之而思去之矣方其自喜爲新奇之時而識者已笑其陋此必敝之術也文長老於庠脫於獄一著名於幕府其爲詩若文往往深於法而畧於貌文類宋唐詩雜入於唐中晚自負甚高於世所稱王（王李）文柄者不能俯出遊其閒而時方高談秦漢盛唐其體格弗合也居又僻在越以故知之者少然其文實有矩尺詩尤深奧古之窮士如盧仝孟郊梅堯臣陳師道之徒所爲或未能遠過也其書既侈刻者文取五詩取八如文長者於當代不知何如而謂文長一家之文信矣故仍其始名曰文長三集

於文長無過量之辭然其稱許也信。文長與王弇州同時時方高談秦漢文長心非之也布衣樹幟偏強不肯下要自成其爲文長者而已篇中多所諷刺即此意也

少陵志序

趙時春

杜陵之名舊矣。少陵子生不能有其地，死不占一隴。歷唐開元至有明嘉靖幾千載，有恍少陵子之道者，長安太微張子。適以諫御史言君，即其地祠少陵子，以實所謂杜少陵者。太微子又輯志以傳，其考涉者詳矣。想其雄都偉觀，王公鉅人一時第舍池囿服玩遊樂之盛，聲華氣燄之雄，耀山川而賁草木者，可勝道哉。少陵子薄遊寒士，摸觚吟詠，立其疢渴，得餘瀝，僟抑厭肉，固足矣。彼皆殫志竭力，而後有此地，享此樂。然樂之未久，而其地已丘墟，陵谷已變遷，姓字已磨滅矣。安知千載之下，以虛名享實祠者，乃昔日孑然旅食之少陵子也。世之得失利害，安足道。士之榮辱成敗，何可量哉。或曰少陵子工爲詩，詩人祠之。然孔子定詩三百，唐詩人亦數百家，無獨受祠者。或曰少陵詩不忘君，忠足祠焉。然唐有安史之亂，享祀忠臣甚衆，今其存者無幾，何獨有特志其地而追爲之祠者乎。抑杜子一若朝班，而自比稷禹，備嘗艱阻，而雅持不渝，屯遭亂離之極，而能順適委和，其志有足稱者。士尚志，而詩言志，此少陵子之所以祠，而張子之志有足扎而同之也與。張子名治道，太微其號，正德癸未進士，爲刑部主事，以不得其志，棄官歸，尤以詩歌名。少陵子之旁有虛位焉，後有作者，必將泰太微子於此矣。

感慨激昂，雅足爲少陵吐氣。

巖居稿序

王愼中

巖居稿者吾同年無錫鴻山華君子潛罷翰林家居所著詩也丙戌賜第當今上圖治之始方招延茂異思與翊贊鴻猷黼黻大業之意甚盛於是選其儁彥養之館中得二十人葢其愼也子潛與姑蘇陸浚明袁永之檇李屠文升在選中尤以才名最於同館皆吳人也會大臣異意正邪相軋之機未決朝議靡所定館中所養僉除他官無復留在翰林者浚明永之文以譴謫久廢而子潛與文升最後乃由郎中改授修撰陸袁二君廢既久著書益多君與屠君以文學進用淸顯爲上左右顧問講讀之臣復善爲詩歌而吳中之才雖或廢或用要爲有盛名於時然文升竟以疾自免君亦繼以議貶自疏乞休詞學之士反錮於右（千古同慨）文之朝良有不可知者昔之以才困者往往扶持所能之過恣恃傲睨以干世怒而犯神之所忌故不有忤於人則必有畸於天而諸君無是也君尤沖雅惠良不以才智先物厚自處而薄責人有君子長者之風而亦以不容嗚呼其尤不可知也夫永之文升既長逝惟君與陸君在耳國論方明論思潤色之託宜無踰君嘗有圖及此者而君所爲詩顧灑然自立於塵壒情累之表意象之超越音奏之淒淸不受垢氛而獨契演萍若木居草茹服食導鍊淪隱聲迹者之所爲言非世人語也豈其果於自廢不難與世絕無復有意於世用昔日急君上憂民物之志悔其非計而翊贊黼黻之盛如浮漚蓬夢永棄而不顧耶嗚呼人方有意於君而君乃自絕於人其爲皭潔肥遯而不汚乎其亦懷奇抱珍足以自好怨而不怒也予知是詩之妙含藻發擅長而成名其所以自悅者固其所以自窮歟雖然士之得志於仕顯融尊貴者未嘗一日無於世而半語片言合乎古而可傳於人者不輕使有之也君雖以詩自窮其又何憾民物之事功惟其無意於爲之廹之而後起爲之而必成逃世自足者人將求之而有意於干世者不得也君豈終窮者哉予既爲此序遂書一通以貽陸君共評之當以予爲知言也

千廻百折無限感歎○道思與鴻山書云僕嘗愛歐公所作釋惟儼祕演梅聖俞詩集內制集數序感慨曲折極有司馬子長之致昌黎無之也嘗有意學之而才力況趣絕不相近此序亦頗有其風矣

迎養詩序　　方孝孺

人心果足以動天乎疾痛而呼憂患而祈籲焉而不命者固多矣苟謂果不可感也則誠臣孝子心之所願天必應之如影響者世多有之是則謂天不可動者非也謂皆可以感而致者亦非也惟事由乎天倫之正而立志堅確者所望必有成而出乎私情淺慮者不能也世之人以不足動天之事而妄意其報及乎弗命則謂天爲幽遠而難徵是豈知天者哉若今吏部侍郎東萊侯公景中之於父可謂能獲乎天矣公生七年而父坐累謫閩稍長而母氏告以故輒悲痛自誓願爲學立身以贖父入膠水縣庠爲弟子員劬書攻文晝夜靡懈年二十以高等入太學後二年甲子遂登上第擢給事中以忠慎爲上所寵任而念父之心未嘗少忘因乘間扣頭自陳請納官代父辭甚哀切上聞而憫之詔還其父皇太子復承詔俾乘傳躬至閩迎以歸公馳詣謫所見父述詔旨父子相抱涕泣向闕拜舞以爲更生廼俱至闕下謝恩上嘉其純孝眷待日益隆遂累除至今官薦紳士觀其事莫不稱歎皇上待下之仁喜公孝思之有成相與爲歌詩以美之而友人鄭公禮爲屬官天曹以書屬予敘天下之事其初可以力至者人之所能與也非人之所可必者非天莫能與於斯也夫學以淑其身固人之所可爲至於學成而仕仕而列乎朝爲近臣爲貴臣而爲聖主所知受知之深而不違其願此豈人之所可必哉上不違其願矣使父或有疾疢則何以償人子之志今也父子相離十有五年而一旦高車駟馬迎於瘴癘之鄉而歸致其養非夫誠心之至而天有以相之何能及是哉雖然天道恒與人事相符當海內未定時子之不得養父者衆矣孝思雖切孰從而應之今公幸際太平之時上方以孝爲治而用賢恤下重違人子之情是以素願獲伸而無憾雖天有以相之自非聖明在位莫能臻此榮遇也然則公可不思所以爲報乎夫孝爲萬善之原移事親之心以事君則忠莫大焉推愛親之心以及人則仁莫厚焉公以盛年處要任當竭誠以輔國家澤天下俾後世不特稱公爲孝子而爲忠臣則長見天道之佑其盛於今者非止一時之光寵而已也蓋人恒患乎無志有志而不怠則所爲無不成予雖不獲識公之爲人然觀其孝親而知其有志於忠君之業也故樂稱其事而以大者望之

人子之思養其親也幸者少而不幸者多吸泣蓼莪卹
悲風木其爲終天之恨也大矣如侯君者何可易得披
讀一過爲泣然流涕者久之。入後幅歸美君上方得
體裁而氣力亦深厚不薄

馬晳稿序

陶望齡

劉邵志人物嘗言具體而微謂之大雅一至而偏謂之小雅葢以詩喻人耳予嘗覆引其論以觀古今之所謂詩辭求其具體者不可多見因妄謂自屈宋以降至於唐宋其間文人韻士大抵皆小雅之流而偏至之器惟人就其偏而後詩之大全出焉夫人之性有所蔽材有所短短而蔽者若窮於此而後修而通者始極於彼此恆數也古之人緣性而抒文因能而效法文以達意法以達材務自致於所通而不求全於所短如火炎則彌揚之水下則彌滑之

醴盈其甘醯究其酸不獨無以採之也而且爲之極焉故其勢充其量滿其神理所至自足以軼往古垂將來吾觀唐之詩至開元盛矣李杜高岑王孟之徒其飛沉舒促濃淡悲愉固已若蒼素之殊色而其流也抑又甚焉元白之淺也患其入也而郊島則惟患其不入也韋柳之冲也患其盡也而籍建則惟患其不盡也溫許之冶也患其稚也而盧劉則惟患其不稚也韓退之氏抗之以爲詰頗李長吉氏探之以爲幽險予於是歎曰詩之大至是乎偏師必捷偏嗜必奇諸君子者殆以偏而至以至而傳者與然偏

之所奏夫是之謂富有獨至之所造夫是之謂日新向令諸君子者舍獨以羣衆易己以摹古療偏以造完將因躓之不服而服成其能哉而說者遂謂唐以後無詩於戲詩也者富有日新之業也無詩焉是無才與情也斯人之生久矣其狀貌有同而莫辨者耶童而老辰而暮酬對論說有窮而莫繼者耶此不求異而異無意為新而新出焉人之材如其面而情如其言詩也者附材與情而有者也欲不新與異得耶鳥之慧者其效人至數十語而止善繪人者其肥瘠動靜各異態焉然至百人而止矣此人言者也非自言也人貌者也非自貌也欲新與異得耶然則所云宋以後無詩者非詩之果窮為者窮之耳夫杜韓之詩信大矣羣宋人之稱詩者而畢效焉不亦至小而可笑乎羲望齡之持論夙如此間與友人沈伯含氏言之而合譬之兵然予談兵而伯含用兵者也伯含之詩情務已出而格由古造其材富故詞博而工其神完故氣和而王其用力久故假鍊組織之跡盡泯其言曰予不見學書者乎其始按古帖而師之點摹畫擬若有律令繩墨焉而不敢踰越至其合而忘也而妙解出焉以成其為一家之書夫語闘蛇爭擔之悟於未始操筆之先不亦遠乎然則予之論固未盡矣予曰然吾之言偏辭也待子而完雖然使予操故說求完理以序子詩懼其為予辱也子言子之詣吾言吾見是足以序已

獨到之解似奇實正必知此方足上下古今

舊集自序

屠隆

今學士談詩文者何其硅廓戰方內哉腹不習先民足不登大雅嘗試咿嚶稍比音節輒侈口而薄古人夫古人安可薄也當其卒業此道神搖搖乎蹈忽荒而上之之而遊乎九天之而遊乎九淵取精多矣用物弘矣業大以侈矣及其日久論定名言幾何其大者才參參數篇耳而今學士往往窮極於數百萬言則古人不既拙乎古人之業專精一家而今人好獵衆體及其卒也衆當一家即奚論衆體矣而與日月爲山川並後世且遺迹棄之則古人非拙也今學士用諸生談藉起家朝釋呫嗶莫爲詩歌肯何速乎身沒而集出出且充棟矣其高者蟬蛻諸生影向古人務作壯語厚自標表目爲雄才高天大海不災乎余自總角學伊吾時有所得多棄而不收惡爲大物災今存者什不當一二嘗不敢望今之君子而何以蔓衍古人爲容詰屠子曰往子與客論詩文於京師則古證今甲是乙否此瑕彼瑜攻所彈射言辨矣而持論卒無定子知詩美與惡與何說而定屠子曰余惡知詩又惡知詩美其適者美耶夫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今夫天

悤悤卷卷氣象萬千

清日出山川晶晶六合曠朗黝黑飄劉雷電交至崩雲走雨惡風谽谺其狀異矣今夫閶風之上泰山之巔鴻濛超忽萬里几席陰崖盤谷下臨千仞紆廻澒洞龍蛇鬼神窅不可測其境殊矣今夫長波鉅海回蕩六幕天地若翻日月倒行險壯無極也而清溪白石之間渟泓瀺灂浸日星鑑鬚眉小大易觀矣今夫鄭衛之郊邯鄲之道芃芃者草耶華灼灼耶歌懷春之章稱勺藥之詩則可謂至麗而方瞳綠幘之夫采芝茹松刳形息景即大石而禹履巉嵒而遨棠枯殊致矣今夫翟冠翠翹縞衣綦巾文質鏊矣洪鐘鼉鼓清濁辨矣然而當之無非適也夫當之無非適斯雨存之也余讀古人之詩則灑然以適而讀今人詩則不適斯其故何也其美惡之辨與余惡知詩又烏知詩美曰若是則空同子所稱金元之樂今盛行民間淫媟而哀思響越而瀏浣亦快人矣美與惡與曰噫嘻是惡乎快哉余方入耳則驩然而心動已則悄然以悲久則氣索索然而沉

讀書種子

余嘗讀古詩歌讀數過稍厭束書起過而復新讀可老也嘗試取民間音讀之能終篇乎何論金元夫宋人亦若是矣此適不適之辨與即余之作吾取吾適也吾取吾適而

惡乎美而惡乎不美吾又安能知之

才情蓬勃固是赤水所長此則範我馳驅歸乎法矣其議論稱心而出卓有見地

詠巫序

史鑑

吳江之俗信鬼神人病率不飮藥惟巫言是聽祀神禮巫之費殆不可勝計富者倒囷囊貧者鬻田產勿惜也故其巫日肥而民日瘠雖以衣冠之家亦習以爲嘗莫有非其非者成化戊戌馮侯朝京師歸知巫之病民也以爲不治則日深乃赫然下令名捕其魁得若干人悉寘於法餘皆逃奔出境由是邑中之誑民者戢矣嗚呼自異端之說興蚩蚩之氓狃於耳目之習利害交戰乎其中膠膠擾擾其惑也固宜而高明宏博之士乃欲溺而信之又有口議其非躬蹈其迹者甘心而不悔良由不達乎死生之理不明乎禍福之機而天理卒爲人欲所勝故耳間有守道不惑者群邪反從而姍笑之致父不得以慈稱子不得以孝名夫婦不得以義而與也其在乎民上者或昧而不能知知而不能卹卹而不能行者有矣宜乎其肆行而無所忌憚也斯正孟軻氏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矣侯之是舉蓋欲息邪說正人心哀民窮而憫天命其於死生禍福之說一不經諸心豈不眞大丈夫哉請凡長民者聞侯之風苟能推而行之則天下生民之困庶

幾瘳矣某成童時嘗聞諸長老言國朝將置衛太倉大爲屋以貯軍儲守期率民財有林推官者獨建議毁郡中淫祠足之嗣後數十年間惟陳侍御能去學宮之祠非以理者此外無聞焉然則豪傑非常之人世何其少也昔西門豹令鄴能投巫於河以破河伯娶婦之説鄴民至今受其賜而褚先生記之亦得附太史公之後以傳今侯之祀豹其有異乎其無異乎安知吳江之民受賜不自今日始也但無爲記而傳之者耳某故敘其事以俟有如太史公者爲

快舉足以不朽特存其序爲長吏者知之

呆齋先生文集序

李東陽

我文安劉公先生遺文若干卷皆所自擇或以類析或以歲次自舉業程試講章奏疏應制代言以至著述賦咏應答之作皆備焉東陽少竊第入翰林爲庶吉士奉詔受業獲聆緒論謂爲文必博先而約後（議論不朽）譬之山焉必出雲雨產寶玉生材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爲嶽爲鎭譬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畜魚龍變現蛟蜃而汙泥濁潦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以爲河爲江爲海古之所謂大家者皆然也若句鍜字鍊探之而有窮取之而無復餘者不過爲孤峯絶澗而止惡足以成其大哉至其伸紙運思揮毫對客正書旁寫晷不移日稿不易幅而典册金石施諸朝廷播於四方者往往而是徐而求之則見其渟洔演迤頓挫奔放奇正並用變化而不常者皆相與駭愕歎羨以爲不可及及登秘閣析疑義稽古訓或日咏百詩或一抑九制嘗有質宋人名氏者援筆就案列其世次若普系然乃定爲某人之子某人之姪詞臣學士恆侈言之蓋先生之父石潭封君嘗教其徧讀經史而戒勿作文及見所私著始有八面受敵之譽於是縱其所爲比

得鄉試恠不在優等謂不慰春選無相見也果以禮部第一人及第是其厚積而後售持盈而後發溢乎心胸而著之藻翰者無惑乎其大如此也古稱文章與氣運相高下即其人論之則其情志行業亦可考而知也國朝洪武初肇啟文運宋潛溪諸公遠不可見永樂以後至於正統楊文貞公實主文柄鄉郡之彥毎以屬諸先生文貞之文亦所自擇世服其精而後人乃有刻爲續集至數十卷者先生餘藁嘗裒而焚之於衆所傳誦或未之錄今存者不過十之四五而已蓋雖以博教人而自律之約乃如此豈所

謂小聽大好猶有非末學淺見所能測識者耶昔漢劉向宋劉敞皆博極羣籍以文章名而未見於用先生純確樸厚之心變出流俗優游翰林晚始大用用亦不久雖其功業未竟而其文偉然大鳴於時固一代之盛哉先生嘗閱東陽闈試炎暑賦進而謂曰吾老矣縱不死亦當去矣子必勉之東陽雖嗜學無所底就目熟遺文耳存善誘不知涕淚之交頤也是集先生之子通判稼刻於蘆州本鉅字細弗便繙閱其仲子南京太常少卿稱重刻之時先生門下士皆散去東陽獨謝政居京邑謹爲序其編之首先生官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贈尚書賜謚文安學者稱爲呆齋先生集以齋名者仍其舊也若其名字邑里天下共知之而誌狀可互見云

劉公論文之旨甚精足以不朽文字春容大雅極有法度

伊洛淵源續錄序　謝鐸

昔晦菴先生嘗取周程張子之書緒正表章以示當世既又慮夫世之學者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於是取其生平出處履歷之詳及其師友之所授受者編而錄之曰伊洛淵源錄以見聖賢之所謂學者皆言行一致體用一源而理之未始不該於事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於乎微哉先生既沒其遺言緒論散見六經四子者固已家傳而人誦矣獨其授受源委與夫出處履歷之詳窮鄉下邑之士或所未究則無以盡見其全體大用之學鐸僭不自量於是竊取先生之意具錄其碑撰行狀與其師友之間凡有預聞於斯文者定爲續錄六卷以見先生繼往開來九功於是爲大而是錄之不可以不續也嗟夫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學不傳其騖於高遠者不溺於虛無則淪於寂滅其安於淺陋者不滯於詞章則狃於功利二者雖有道與不及之同而其爲吾道之害則一也向非伊洛諸老先生相繼迭起於千數百年之下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則吾道之害將何時而已邪然自是以來（意有所指）猶有竊吾道之名以用於否塞之世借儒者之言以蓋其佛老之眞其得罪於聖門甚矣凡爲孔子之徒者皆將鳴鼓而攻之不暇顧復偃然求以自附於伊洛之淵源何哉豹窺貂續極知僭妄特高山景行之思在平生所不敢後者姑錄其概而撫其說如此後之君子脫有取焉其亦明道術扶世教之一助也哉

平實正大之理顛撲不破足以羽翼考亭

明文遠卷

潞州貞烈倡和序　王雲鳳

我國家百四五十年矣治化浹洽民族繁富海宇熙熙干戈不用然文驕武惰上慢下頽罔念人窮惟事貪黷閭閻之下忽吞相聞於是梟黠之徒呼群嘯朋竊弄弓矢自知斧魚延喘靡爛必至大肆淫兇以快目前所過之地公私一空而猶以擄掠婦女為急庸將怯卒遷逐避之凡再踰年厥勢益熾正德六年五月六日自青兗彰德西上太行至潞州之西大鎮居民走匿山林賊散兵搜索驅其婦百人有趙氏女賊擁致上馬女曰我良家子死則死誓不受辱則投地如是者三賊見其美不肯殺脇之以刃女聲止自若罵賊求死賊怒矢落其一目罵愈厲斷其左臂而死程氏者焦相妻賊牽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程曰吾有夫寧就死不汝從也遂仆地不起賊強曳之程仰面背着地曳半里許膚肉綻裂血流滿道罵賊不從賊殺之袁氏女年十六歲與程同為賊獲見程死亦不肯行賊好言慰誘之罵而不從被殺平氏者王川妻賊迫之行見路傍一井謂同行婦女曰吾志得以遂矣抱幼女投井而死嗟乎近世士大夫習於阿諛軟熟以詭隨汚合為通才一遇秉正

守介之士指為怪異不祥之物靡焉成風莫或自振虧閑爽操廉恥衰微豈意窮鄉下邑閨閣弱質乃有知節義為美而挺然各行其志不與衆同若四女者哉是時賊中從來婦女不啻四五百人皆金珠錯落羅綺營煌揚鞭笑語略無靦顏所驅數百人者亦俛首莫敢出一語四女平日非有姆傅教訓之素世家薰染之風一旦事起倉卒獨能却去於群趨其赴之時塞耳於飴言甘語之誘閉目於腥刃血鍔之威必求一死之為安非其天資高潔確有定守安能偶爾而為之哉以慷慨從容之難易為議而不察所遇之事勢緩急不同則若王蠋嵇紹諸賢卒捐生者皆將可貶必如豫讓之屢求殺襄文山之三載留燕然後為貴凡史傳所載拒賊遇害婦女皆不得與年老守節之婺比矣豈理也哉賊自西火南抵趙城北旋至遼州歷州縣十餘自五月六日至六月四日出境未及一月四女之外不從賊而死者尚有二十八人惜遺其姓自賊起山東已二年往來三四千里之地全節婦女耳中寥寥何三晉婦女之多賢也西火百家之鄉乃有四女之死何潞州婦女之多賢也四女之死皆卓卓可書而趙氏程氏其事尤偉袁女年幼亦

能處於死生之際嗟乎雖大丈夫臨難又何以加之初賊既去州人致仕宿州吏目仇時濟書其事以授其弟瀟瀟儀賓時茂商於儀賓牛定瑞宿以德栗廷琛郁宗魯白於部使者而疏聞焉吾觀今戚畹之家惟以撞鐘伐鼓沉酣歌舞爲務而時茂五君者乃留意於扶名教勵風俗之事其志趣高遠矣時濟去官家居實倡首焉瀟之士風如此則其多賢婦女豈無自哉旌命既下五君作詩詠其事聞者和之積爲巨帙將捐俸刻以傳而徵序於予嗟乎四女之死有關於綱常之常五君之衆實爲國家風化之助故爲書之以待他日史氏之採錄時茂名森廷瑞名麟以德名政廷琛名珞宗魯名賢時濟名相

表章四女以鼓勵士大夫之名節激昂磊落文有餘情

劉成齋先生詩序

顧啓元

詩以持人之性情天地之神理寄焉古人之爲詩也無亦惟是取眞情與眞境緣飾之而已矣晉宋齊梁最稱浮靡然其一時人物之風華情態之艷冶可按而求則神理猶未盡離也自摹擬剽剟之道勝稱詩者往往以其所不必感之情與其所未嘗涉之境傅而成之其音響膚澤豈不自謂爲漢魏爲盛唐然而神理之存焉者蓋寡矣夫所謂神理者固亦不出乎音響膚澤之間然是音響膚澤者神理之變化也吾才不如古人學不如古人思不如古人工力不如古人所謂神理者固已寂寥而不韞祕抑而不發矣乃欲以音響膚澤閒襲取之以爲工豈有神理而可僞爲者哉余蓋觀關西成齋劉先生之詩而有味乎其言也先生之詩以眞情緣眞境而以眞語出之其音響膚澤不摹古人而特寄焉以寫其心之所欲吐故今讀其詩而先生孝友婣睦之行蹇產悱惻之思穆然而如覿其人則以其爲神理之所寄也視彼摹擬剽剟者情與心反境與情反其眞僞何如嗟乎戛石彈絲舞干揚戚不足以感人蟲鳥之嚶鳴草木之變衰人有爲之驚心動魄者彼其無作

而然乃天地之神理有待而興則人情之流遁也昔王符譏賦頌之徒苟爲饒辯屈蹇之辭兢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世人鮮識從而高之由此觀之宜先生之詩在此而不在彼矣余故因邑父母劉存吾先生之命而序之存吾先生於先生爲同年友精於詩法而拳拳與先生之弟司成君泉其遺文如此有古者歌棠伐木之道焉詩可以觀其此也夫

能以神理爲主便是天地間第一等文字俗學膚淺工於剽竊不可不三復此言

唐詩分類精選後序

桑悅

右唐詩分類精選二十卷凡五千餘首四明呂侯尹吉水時所選將繡梓以廣其傳其子尚清過予西昌之棲雲軒求一言於後予嘗注意三百篇而知其意古人之詩運意而巳辭畧點綴而意自明往往餘意出於字句之外（是善讀詩者）如愛召伯則云弗剪其甘棠則見其子孫臣庶其愛可知如作樂以合祖則曰我容戾止永觀厥成先代之後有聞樂而感泣則和洽神人又何待言說耶且興起無情而難接比雖有影而斟酌難類所易作者直賦而已而其言之厚薄又其關於氣化之盛衰如正風正雅皆作於周之盛時是時詩人皆飲天地之和以發聲故其辭盎然太虛寥晝無迹九罭伐柯諸詩畧伸情志其風遂變剌風雅變之極安得不憤激風雲而氣撼山岳哉就以周公所作論之大明東山之間又自不能無升降矣況其下者乎繼而離騷之作比興畧備其有三百篇遺意蓋原之詞本爲憂國畏讒鬱抑不平而作又安得不馳騖於變風雅之末流哉如九歌中心不同兮媒勞交不甚兮輕絕最爲善語而使原當文武之世茲言何爲而發就使文武之世之詩人當原之

世吁嗟騶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等語又豈可纂空而妄出哉風雅變中之變又不可專委之人也自秦而漢去古未遠五言之作古意猶存如唐山夫人樂章鳴漢之盛與頌彷彿而靈芝搖蕩等語漢之風雅又曰變矣降至魏晉亂日多而治日少則能詩如嵆子建阮嗣宗張茂先陶淵明輩將何所歆以發和平之音耶大抵三百篇以取其詩之上薄風雅當味其意之淺深何如不可專論其詞之平不平也曾南豐曰自文武而後又千餘年而有太宗之治唐詩之和順清適太帝之治釀之其盛中晩之外又唐業隨之可考也就其中傑出者四家曰陳子昂氏曰李太白氏曰杜少陵氏曰韓昌黎氏間有數詩畧存漢魏比興而頗解古人用意殼率然一篇數十言中其意不如風雅中之數言則又似唐之制度文爲足以凌駕三代而先王之眞德實意僅存絲髮也詩可以易觀耶然後世學詩之士多舍四家而他師豈不以王摩詰劉長卿韋應物之流皆意隨句絕而平順易見哉詩猶海也三百篇爲其蓬島漢魏晉爲其弱流而唐則猶其中之疊巘前淵學操舟之士至海門而震疊苟望洲之畔岸心意俱倦更何有希冀者乎呂侯之選此詩芟剪其荊棘去其傷岐誘人至止是洲而予仲以是言又欲過此而往直遡弱流而至蓬島也況我朝治隆唐虞尚何古之不可復哉侯名炯字文昭以名進士出爲今職政通人和歌謠載道拯物之餘留心文字不易得云

其論詩能自出見地摘經酌史不依傍前人固是才人心手

重刻陸宣公奏議序

黃道周

陡然而起多少感嘆

人已瘵乃索良醫國已瘵乃貴謀士蓋如今乃思陸公之言也陸公起書生談時政不數年而贊密勿使悍卒爲之下淚猜主爲之開誠雖其際會使然亦豈徒文章之力歟史稱其論諫十百篇皆本於仁義切當時炳於後世世之賢者至擬於伊呂之際雖已過然如其才亦可謂難矣方陸公時天下更造大勢已決藩鎮作而帑藏竭備禦之師無處不設意使今之賢者爲之亦不過開條例屑積貯秣馬厲兵以待四方之動如此而已而陸宣公方從播遷之餘談醇悶之事捨衆細而舉大僃以謂散財可以聚民見倚可以得衆源本精誠以進三代之盛意使今之賢者聞其言亦以爲濶迂耳順而心吐之也然至於今天下無不知誦陸公之言者凡人智皆務於事後而迎於事前故論多淆於事前而定於事後十家之市閭而被盜掣其牛馬乃擊里鼓聚族了酒儲之費無有寧夜久而厭之亦以爲術禮義譙垣墉之可以更保也建中之初陸公方爲翰林馬燧討河北久不決乃請濟師朝廷問公以爲師不在衆久必變生徒勞輸輓而賊不可得不如委澤潞以抗山東還神策以固關內於時朝廷亦心迂其言旣而涇卒發難天下騷然世於是知有陸公也君子不幸而生於不得無言之時又不幸而使其言中則天下不得安無言之禍君子亦不得不受有言之禍後世之人處於事外執鏡而測之其故炳如也然而君子之意盡見於言者則亦鮮矣尋致陸公爲相在貞元之中年天子已脫於艱難感猛獸爪牙之喻思祟中尉握兵於內於時劉希暹白志貞則旣敗廢矣竇文場霍仙鳴計又且起陸公於此謂天下之禍不發於邊疆則必發於禁衛天子之意旣不擴而受公庭之言則必護而受中人之詞特其意已蚤而言之太察故獨澡雪其身絕交游郤餽問以一意於天子自邊將贈遺刀錐而上屑然不取因而推之以塞倖進之門閉傳奉之路以陰奪脅藪爲天子保其名器如賞散官郤邊餽及論元從功臣諸疏中其意可推也自陸公去而後延齡用竇霍始恣淮蔡翩然而中官柄兵之禍遂與藩鎮俱底緜斯而觀陸公之意見於言者則猶未盡也公之所盡言者內而治道外而邊計使天子消貪疑之端邊臣得捍禦之實情見於上民聚於下卽不罷護軍汰神策屏掠爪牙亦未足

提出綱領

為難而惜當世無復能知之者予意今賢者亦猶未之知也節不知但取其所論治道邊計五要九弊八利六失諸篇觀之宜不至於漫試以天下為倖故復刻之與衆共繹焉

知人論世尚友千年嘆惜陸公之言未能盡用胸中具有無數感慨懷宗喜名法之治而石齋與蕺山兩先生每以仁義之說開廣上意往往見為迂濶故持論如此

送周仲瞻應舉詩序

吳寬

今之世號為時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對偶率腐爛淺陋可厭之言甚者指摘一句一字以立說謂之主意其說穿鑿牽綴若隱語然使人殆不可測識苟不出此則群笑以為不工蓋學者之所習如此宜為人所棄也而司其文者其目之所屬意之所注亦唯曰主意者而已故得其意雖甚可厭之言一不問其失意雖工輙棄不省其言曰吾知操吾法以便吾之取而已惡暇計其他蓋有司之所取又如此夫國家今日之用人莫急於科第其事可謂至重矣重之至則宜慎之至慎之至則宜精之至然而上下之所為如此吾不知其何說也夫既以為科第為重則士不欲用世則已如欲用世雖有豪傑出群之才不得不此之習顧其所以習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矣上之人不欲薦揚人才則已如欲薦揚人才雖有休休有容之量不得不此之取顧其所以取之者無若前之所云則可矣所以若前之云者豈下之人所習在是而上之人姑取之也耶抑亦上之人所倡在是而下靡然從之耶嗚呼文之倣既極極必變變必自上之人始吾安知今日無若宋之歐陽

永叔者而一振其陋習哉吾又安知無若蘇曾輩出於其下而還其文於古哉太原周君仲瞻侍其尊人大司寇游於南都有年矣其爲人淸愼而雅明爽而達蓋予所謂出群之才也乎居脫去驕貴氣習獨喜與太學畸衆之士相講學其學長於春秋而尤好古文詞以予之同其好也相好日益厚今年當大比告於司寇公將就試於鄉諸友皆惜其去而不可留也則相率作詩以贈之詩成其所厚胡彥超葉昌伯輩過予俾序諸首簡噫仲瞻之行決矣以其學之長而少徇乎流俗其取科第也必矣然或使其確守所學不從風而隨波焉世亦未必無歐陽子者取之蓋文之體有不定也而學之志有定所以有不定者時之尚所以有定者吾之守時之尚自尚而吾之守自守此眞所謂特立之士非流俗之所知而唯仲瞻爲可以語此也（卓識名言學者當以爲法）仲瞻之兄伯常先生官於翰林固常有意於歐陽子者仲瞻道經北都試卽而驗焉予之年先於仲瞻而學視仲瞻爲後蓋天下之困於場屋而拙於科第之尤者以是頗知其說而以爲告（文補一意）若夫由科第以登仕版所以致君澤民之道仲瞻之得於家庭者有素矣予奚言爲成化七年三月望日

當日時文之獘已自至此何從今日噫可嘆也時尚不定而吾之守有定千古名言是所望於吾道中之有志者

明文遠卷

宿少卿奏草後序　張邦奇

嗚呼此嘉州宿少卿奏草也天下傳之國史載之侍御衡陽劉公按蜀之暇爲之校正而翻刊之既又命邦奇序之宿君始官戸曹以是奏也至擯廢以死可謂辱矣而人情顧榮之若此豈非天也與葢古者上以天御其下下以天事其上是故喜怒有所不任則慶刑施焉而天下以勸以懲罷辱有所不恤則身名立焉而天下以動以變否則爵賞之加辱於梏拲擯斥之及榮於登崇吾其如民何宿君是奏所謂六患三本者當時果能用之則豈獨朝廷幸哉雖一時狐鼠之徒其禍亦不知若是烈也然不敢必其少試於上而顧能使之盛行於天下以及於無窮故曰豈非天也與是故榮辱人主之柄也而君子之於榮辱有時乎（有道之言）不在君而在我夫不在君而在我者非違君也必以天事吾君而不敢易也夫惟以天事君吾身雖辱朝廷猶受其榮焉而況遭時行道者乎予不佞謨官西蜀有彈彰之責敢因宿公奏草也發侍御公之志以爲今日告

榮辱不在君而在我千古名言非文定公不能如此斬截

山齋先生文集序　歸有光

今天子即位十年間吾崑山之仕於朝者遍列九卿侍從幾與大省比刑部尚書周康僖公與其子大理寺丞于岐同時在位而永嘉張文忠公方秉國公父子皆以失張公意先後罷去居閒以詩文自娛康僖公年八十餘而大理僅餘六十以終前歲公次子太僕丞以貞菴漫藁見屬爲序至是大理孫廷望遂自太學復請序其祖之文余及侍康僖公又辱大理知愛不可以辭嘗讀武宗毅皇帝遺事時寧藩不軌臨安胡永清爲按察司副使奏事中陰折之而王府交通近倖必致胡公死地禁繫連年而給事中御史章連上大臣亦擁護之故遼左之謫姑以慰謝驕王卒賴朝廷清論而一時薫天之勢迄不能致胡公於死方永嘉用事御史馮恩上書歴詆大臣永嘉與吏部汪尚書尤惡其指切欲傳致之死會皇子生將放赦故事諸司各條事欵上之公卿平議其可行者書之詔中而大理條欵類有以爲馮御史地永嘉與吏部怒大理遂去官而馮御史亦得不死嗟乎（數昂頓挫）寵臣端士世不可一日無設不幸陷於罪致旁觀者不出力以爭之則囚縶孤臣斃死無日矣余每

論此未嘗不流涕歎息也大理精於法律或疑其文深然論議未嘗不引大體易州上巨盜二人一人瘐死一人病此兩人皆死則所誣引皆不能白乃餔藥之其後獲真盜而誣引者皆出敵人郎務松犯邊獲其兄子郎尚加兇坐以親屬相容隱律減死論以懷遠冤為都督馬永任遊將尚書以有前詔未不許起用欲奏請曰若奏不可其人終不用矣卒薦之朝論翕然稱服惠安伯提督團營奏有旨以豐城侯佐之豐城以侯當先伯奏改勑下兵部議曰侯先伯者常也若上所命則公以下宜皆不敢抗其在朝可稱紀者如此余嘗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後能知學古故上焉者能識性命之情其次亦能達於治亂之跡以通當世之故而可以施於為政顧徒以科舉剽竊之學以應世務常至於不能措手若大理所謂有用者非有得於古文乎予故述其行事大畧以俟後之君子讀其文而求論其世者凡為文若干卷曰山齋者其自號也

因文集而詳論其生平大節不沾沾文字間感慨低徊關係世道

戴楚望集序

歸有光

世宗皇帝自郢入繼大統戴楚望以王家從來授錦衣衛千戶其後洊遷至衛僉事常典詔獄當是時廷臣以言事忤旨鞫繫者先後十數人楚望親視食飲湯藥衣被常保護之故少瘐死者其後往往更赦得出如朱豐聶文蔚以兵書被繫楚望更從受書獄中以故中朝士大夫藉藉稱其賢嘉靖四十四年予中第居京師楚望數見過示以所為詩其論欲遠追漢魏以近代不足為予益異之予既謁官浙西遂與楚望別隆慶二年春朝京師楚望之子楹冀其平生所為文百卷謁予為序蓋楚望之於道勤矣始楚望先識增城湛元明是時年甚少已有志於求道既而師事泰和歐陽崇一聶文蔚至如安成鄒謙之吉水羅達夫未嘗識面而以書相答問及其所交親者則毘陵唐以德太平周順之當平楊子修金一時海內有道高名之士予讀其所往來書大抵從陽明之學至於往復論難必期於自得非苟為名者噫道之難言久矣有如前楚望所為師友皆以卓然自立於世而楚望更與往來上下其議論則楚望之所自立者可知矣予之初識之特謂其與詔獄為

國家保護善人以爲武臣之慕義者也及稍與之親覩其論詩欲上追古作者又以爲學士大夫之好文者也葢不知楚望之於道如此昔魏舒爲將軍鍾毓長史毓毎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一日令舒偹偶毓初不知其善射而舒容止閑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君才如此射矣楚望之初不以語予者豈其不欲以自見歟抑何予之知之之晚耶抑以予之不及於此歟予與諸公生同時間亦頗相聞顧平日不知所以自信嘗誦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嘿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黯黯以居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以親就而求正之又怪孟子與荀卿同時而終身不相遇及是而楚望之所與遊一時零謝盡矣此予之所以爲恨而羨楚望之獲交於諸公間也因讀其集慨然太息而歸之

與楚望相識而不相知寫出無數議論無數感慨得歐陽公抑揚婉轉之妙

先太守文集後序

方孝孺

愚菴先生既卒其孤某摭其遺文爲二十卷將論序之以傳於世辭不勝夫哀未能也越三年可以有言矣恐世之人以爲私乎親又不果爲後二年執書而泣曰嗚呼先人有道而不能述使大彰明於世小子之罪也其何敢讓焉君子之言惟其公而已言而公雖子述父事不爲過言而不當出千載之後論千載之上人猶且非之何私之足避乎周人稱其父如日月之照臨子思稱孔子如天地四時其言可謂夸矣然而天下信之後世莫敢非之者何耶以其公也不然荀淑以黄憲比顔子王安石以楊雄爲聖賢而比之而人終不信者以其出於私見也小子亦公而已矣何敢欺先人以欺後世哉先生之志其大者欲潤澤天下其小者亦將使道術明乎書風俗成乎身立經世淑民之法以幸無窮皆未之遂也遽棄斯世而弗居嗚呼豈先生之不幸與抑斯人之不幸也先生初守濟寧千里之內士與民相慶先生不色喜既五年罷去慶者咸泣先生如平時大故垂及猶忻忻不少變先生視生死貴賤無毫髮入其心豈以志之得失爲幸不幸哉天未欲俾斯民安其

生而復其性。奪先生之年。不使拯斯民。斯民果不幸也。於先生乎何與。先生之言。其憂時憫民之意。猶慈母之於子。無或怠之。自爲學至於仕。自冠至於服官政。不斯須變也。嗚呼。此豈可以勉强能哉。蓋先王之道。有伊尹之任。諸葛亮之平。范希文之惠。故其言若是之盛也。而先王之道。不在乎言也。後有誦先生之言。考三君子之德。而求先生。則庶乎知言矣。苟以小子爲私其親。不仁者也。謂先生不足儗三君子。不明者也。非小子所望乎後世也。

○道○字○志○之○源又寫出提振

爲先君作序。矜慎不苟。惻然見仁人孝子之意。志在澤民是全篇骨子。而道者志之源。故後段又提出道字

白鹿子文集序　方孝孺

古之君子。以美其德行爲先務。而不務美其文詞。窮天地萬物之理。察是非善惡之端。以正其心。謹其言動。使凡本諸身者。無毫髮之可悔。此君子之所汲汲也。若夫言語之華。文詞之工。斯後世之所尚。豈君子之所汲汲哉。然君子之德果修矣。人必慕其人。慕其人。則其文亦爲世所貴。故文有以人而傳者。以其德之可尊故也。苟不務此而惟其末。雖麗如相如。敏如枚皋。精奇雄健如柳子厚。亦藝而已矣。君子寧以是爲貴乎。越之諸暨。有隱君子曰楊公本初。居白鹿山。其學一以古人爲宗。務於躬行。言高志大。自勉以孔子孟軻爲師。敎人亦俾以孔子孟軻爲師。取與不妄。進退不苟。始而鄉人尊之。既而邑人尊之。既而郡人尊之。太史潛溪公。以道德文學伏一世。亦甚敬之。至爲之傳。稱之曰白鹿子。白鹿子不喜爲文辭。其言嚴厲峻切。警薄嬌邪。往往中世俗忌諱。以故一時之人。雖知白鹿子之賢。而死於布衣。今年其孫友。載其遺文若干卷至京師。介浦陽戴公原禮。請敘其篇首。予年餘二十時。嘗從太史公。識白鹿子於家。聽其言論。悚然敬異。而白鹿子見余喜甚。以

○一○篇○主○意○　○提○出○　此處波瀾頓挫

古之君子見望今二十餘年公與白鹿子既皆淪謝而予亦頹然無用於世矣因復於友曰人之自修爲善事之必可勉者也修德而冀其傳世立言而冀其行遠此雖聖賢有不能預期蓋幸不幸有命存焉非人之所能及也以白鹿子之學古飭行自當爲天下後世所重蓋必有知德之士慕其人而誦其言然後白鹿子之文赫烜光著於天下有不可掩者矣昔楊雄沒而法言傳文中子死而中說顯事未有不以久而定者然白鹿子之爲人卓卓可稱如此遺文之傳安知不較然著於後世乎

確是白鹿子文集序字字真切不可移易他人○白鹿子以德重不以文重然文未始不以德重也一路頓挫抑揚全是此意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歸有光

陝西省治故長安周秦漢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其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而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雖三河天下之中王者之所更居然古今建都之形勝無逾關中者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嘗幸汴幸洛將幸關陝時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之亂戎馬蹂踐所過皆空城千里無行跡而金陵廟祏已定遂爲帝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遷而萬世之業定矣然以長安爲大省建布政司則前代行省之官蓋周之師保萬民寄任不輕也司有使其貳爲參政即前代之參知政事宰相之亞也拊循教化數千里之地非獨漢京兆馮翊扶風之任也今天子哀憫元元作興吏治未及三載考績之期特行黜陟之典於是陽曲王公以按察司副使分司江南遂晉是官予素受教於公輒附於古贈言之義以賫公之行蓋王者以六合爲家其根本在生民非必其行在所當軫念也長安浩穰稱爲陸海河山土地無改於昔今之懸耗甚矣豈非任岳牧者之責乎昔鄭國渠白渠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佑以爲大曆初所溉田比於漢減三

萬八千頃是時長安尚為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杜氏計復此兩渠勸農置官嚴修障塞積穀繕兵以收漢南之地漢唐之盛豈不庶幾哉昔宋慶曆初是時天下全盛范文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為迂其後乃思其言先朝丘文莊公亦以幽燕迫近外服而漕河易噎欲重山後之守尋前元海運之法今以關中百二之險（前呼後應歸結到此）誠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漢唐河渭之漕故在於此以為國家之陪京此萬世之慮也公番貴而好學方有志於經世而其治吳寬靖文雅清廉慈愛吏民歌思之余不容以頌述獨以迂愚之說贊公仰答天子之寵遇云

深謀遠慮萬世未圖惜也言之而未有聽之者

倪文毅公集序

李東陽

有紀載之文有講讀之文有敷奏之文有著述賦咏之文紀載尚嚴講讀尚切敷奏尚直著述賦咏尚富惟所尚而各適其用然後可以為文然是數者皆用於朝廷臺閣部署舘局之間裨政益令以及於天下惟所謂著述賦咏者則通乎隱顯蓋人情物理風俗名教無處無之雖非其所得為而亦所得言其所言者文窮深極博而無所不得盡若兩用而兼能者則一代而不數見也苟不得其所尚而徒以為文則不過枝辭蔓說雖施之天下亦無實用而況不見於用者哉青谿倪先生弱冠舉進士歷翰林編修侍讀以至學士嘗修英廟實錄及憲宗文華大訓記載之文祕在史局世莫得而見也講讀經幄根據書史傅以時事明爽暢達有竦天聽而回聖心者然其功猶隱而難知及出為禮部侍郎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南京吏兵二部參贊留務入掌吏部如黜濫祠却異物謹天戒守舊章諸疏亦嘗考古義稽古典極陳利害辭嚴理正得古人告君之體是其文見於敷奏間天下皆傾耳注目顯然知勳業之所由建非苟具簿書循條格之為者誠可為有用之文也

至其詞賦碑表序記著述賦詠之作長篇大章泉涌山出聲應響答情興遄發事理兼備游刃於全牛之內安行於逐水之曲固其天資所得素業所就以鳴一時傳四方者自先生觀之亦其餘力所及視彼句鍛月鍊章追而句琢者固其所不暇為亦其所不屑為先生之父文僖在正統間以文名有集行於世東陽嘗得而序之先生之文手自編訂以所號名青谿漫稿知府熊君桂刻於徽州其嗣子中書舍人霦請予序予與先生同舉進士入翰林志業契分極親且厚既銘其行事之大獨於文有未盡發者故為序諸簡端先生諱岳字舜咨贈榮祿大夫少保文毅其賜謚也國朝父子入翰林為學士命謚為文實自倪氏始且以文集繼世梓行者金華王忠文公之外不一再見亦於此著一代之盛云

意以法行部署井井

鏡川先生詩集序　　李東陽

詩與諸經同名而體異蓋兼比興協音律言志厲俗乃其所尚後之文皆出諸經而所謂詩者其名固未改也但限以聲韻例以格式名雖同而體尚亦各異漢唐及宋代與格殊逮乎元季則愈雜矣今之為詩者能軼宋窺唐已為極致兩漢之體已不復講而或者又曰必為唐必為宋規規焉俛首蹜步至不敢易一辭出一語縱使似之亦不足貴矣況未必似乎說者謂詩有別才非關乎書詩有別趣非關乎理然非讀書之多識理之至則不能作必博學以聚夫理取物以廣夫才而比之以聲韻和之以節奏則其為辭高可諷長可詠近可以播而遠亦可以傳矣豈必模某家效某代然後謂之詩哉顧唯其異於文也故雖以文章名者或有憾焉兼之者蓋間出而始一見韓昌黎之詩或議其為文蘇東坡之詩或亦有不逮古人之嘆今觀其宏才遠趣拔時代而超人群也惡可與不知者道哉鏡川楊先生夙抱古學以文名一世而復深於詩自入翰林三十餘年積晉巷東觀桂坊金坡諸稿若干卷某得而觀之竊以為先生之詩博采深詣典則深厚成一家言當意所

得雜體及七言古似宋五七言律似唐五言古似漢然於其時猶當擇以為對非苟同時代稱名字者比而愛君憂國感時寫物則得諸三百篇之旨為深元之盛時稱范德機善作劉會孟善評先生生聖世稱大家殆於范有所不屑某之愚不知於會孟何如也獨自髫丱蒙獎識至於今不改評且益加厚某雖愚不敢以是私於先生蓋其名在天下不待知詩者然後知其為重也先生歷編修洗馬侍講學士少詹事以至吏部侍郎天下之望方隆未艾於是疑少達多窮之說為未必然又以見先生之學非於詩焉止也藁以文類者若干删詩尤多則別為卷云

論詩有識而起伏照應之法步驟整法猶見高曾規矩

毛詩折衷序

沈鯉

古人之書有出於千百載之上而泯無可據之迹者欲從而訂其是非明其疑信則安所取衷哉亦曰信之以理焉而已矣前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見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後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述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君子之聽訟於人也非家至而人視之也而以吾心之聽見懸斷於茫昧不可知之鄉卒之而為曲為直且判然如蓍素之在目矣彼載籍之無據孰與夫人心之難測乎故曰信於理而已矣秦漢而後六經雜出於煨燼之餘其錯亂逸失啟人之疑而不能自決者曾何啻一毛詩也然書之渾厚易之精微春秋之屬辭比事非聖人不能作雖無據焉疑而二戴之禮詞多繁複或足以漢儒之附會雖有據吾不能無疑也執此義以折是非雖羣籍可知也豈獨一毛詩哉蓋詩之有序如今之詞賦先以名篇而後有詞賦之作未有其作傳而其序不與之俱傳者然則毛詩之序當亦為並傳無疑而或云子夏或云衛宏之作者皆非也方詩之未出也在左氏說春秋往往引詩詞為喻如栢舟清人等篇皆散見列傳雅與序合則前乎此者信之以左

豎空立論

氏可也詩既萌芽有齊魯毛韓四家後乃三家廢而毛詩獨傳當其時去古未遠而碩儒鉅卿博古通經之士皆籍籍傳誦而未聞有嘗且議之者豈亦人心之公是有不得而終泯乎則後乎此者信之以當世之好尚亦可也而奚其疑不決哉或曰朱子之註詩也深闢小序之說而去取其間則毛詩之序朱子亦既嘗折衷矣然則信毛氏而疑朱子也可乎愚曰不然朱子之說據經文而推之與諸經例論也詩之爲經多民間閭巷之辭含蓄諷詠之非有所指受固不得以已意懸斷之如他經此耳且如聽人之言

而知其曲直凡明者能之至其人之名氏非嘗有聞說於人必不可以想像測度而知也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又曰放鄭聲是夫子刪取之意亦可於二說推之也而淫奔諸詩毛詩以爲刺淫朱子以爲淫者之自作判之以夫子之旨則得失將孰歸乎故曰信之以理焉而已矣雖然詩之本然者在吾心善讀詩者取其可爲性情之助觀感之資而序非所泥也如其讀之而有得於心也雖微詩序而不以爲畧得其章句而無益於身心則泰火未焚而三百篇已亾矣序雖詳也奚邾焉孔子引詩諸說皆斷章取

（此論甚正）（又進一步）

義而其許商賜可與言詩亦未嘗拘拘小序之說也讀詩者又何必深辨焉

自成見地不依傍前人雖其說未必盡然要是窮經隻眼○朱子註詩欲盡廢時序然二雅三頌之序卒亦不能盡廢也其大相剌謬者惟十五國風而已木瓜美桓公狡童刺鄭忽序果可盡廢哉先儒之辨之者多矣

選詩序

孫慎行

詩所謂興觀羣怨者要以事父事君而餘乃及多識若後世人言詩專以多識先而君父則缺矣即於興觀羣怨茲無歸着竹林諸賢不可興者也其興者淸言寄傲逃禍之藪也建安才人不可羣者也其羣者飛文馳議私門之植也胡笳獨造不可哀者也其哀者偷生忘義亂婦之音也六朝綺富不可觀者也其觀者哇靡沿習優曲之觴也是於君父大義亘毀垣揖盜不已而又何賛流敎化之爲是道也太宗旣弗蒐之正之高中益煽而揚之子昂名爲復古一振乃振於調格非振於義理也爲周作賦甚巳古今所宗獨李杜人第知才高百代衣被詞人而不知其君父大義焯如也子美一飯不忘君人猶知之而太白以詩爲諫烏棲曲淸平調蘇臺越中作其所謂咏歌之不足則長言之長言之不足則嗟歎之者也自是繼起者無不以宗大約一身之窮通其關涉其興味猶淺耿而世道之衰離厄會追古悼今者波瀾橫於江漢節概挺於鋒劍聲韻淒於金石點綴窮於繡錯此不蹈彼今不借前皆要於極態而止焉非是道也不在其選夫千古此君父則千古此義理若激之弗動便如無孔之錐安用砭之況有逾焉胡越不郵宗周又烏取夫啤音梟喙者也葢自武韋之朝大泄越之而諸季益陵夷即如維如光曦才美者尚拓落不齒非傑者不能自拔已嘗以四種衷裁之如太白歌曲七言古風有迫挾一世之心是之謂可興樂天新樂府極鋪陳百年之變是之謂可觀子美北征秋興收京歷艱難而無訕誹是之謂可怨太白宮中行樂詞閨情詩寫濃至而無豔失是之謂可羣諸類是者若谷藏山峙不可量也第爲之舉其凡又嘗以人格衷裁之曲江昌黎東野次山達夫襄陽大義爲可興隨州賓客柳州浪仙玉川淸聲爲可怨襲美微之美山仲初文昌樊川鋪陳爲可觀其可羣者集中多有之即諸類是者亦明珠翠羽間雜不可域也第爲之衆其凡他一二篇見奇見錄者不可窮也所謂海錯山珍適口而止其凡無可舉焉北海睢陽魯公表聖大節屑一代人倫恨不多見其詩也夫論詩之作多識與興觀羣怨賓也觀其名便濱維其性情與品類而比興隨生作者所最用力也楚騷極命椒蘭桂茝虬螭鸞皇比興要念念在君國而無他之故爲風雅之遺若諸家從風雅起義不

(論古有識獨出手眼)

(有功名教之言)

第以楚騷起俗自李杜而外則昌黎次山今未見也諸家故未有楚騷之才而未嘗不有楚騷之心其聲渺其志潔其致雅其思沉益彬彬善用多識之資於君父間者大抵楚騷流派無治世之風昌黎所謂和平之音淡泊愁思之聲窈渺懽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好也世之觀者將病我不貴彼之華悅而貴此之清淡也予蓋安吾初服而不以易焉

論詩而折衷於聖人之言指歸定矣恢張名教籠絡古今泚筆皆典雅名貴之色

別周龍岡序

羅洪先

先宜人所生幸存者予與女兄二人女兄許聘龍岡周君已而以目眚遂婚於我踰年而夭故予視龍岡猶女兄存也予年十四未屬文龍岡時時爲語東泉師舉業法其後師事陽明王先生於贛又時時爲語學問正傳及冀闇齋篤力處予於是慨然有志聖賢之業父母憐愛不令出戶庭然每見龍岡未嘗不自憤憤也龍岡身多病舉業不竟然其性行淳實一無改於相語之時予雖以二業冒虛名亦誠有感於當時之語而年已垂老卒無所成白沙有云白頭不負垂髫志記得城南就館時同心之言一字一淚當垂髫時何意遂至白頭即白頭何意所期止此交遊滿前誰復可告故每見龍岡又未嘗不自惻惻也龍岡長予六年今以太學生待次公車且三就矣當語二業時其自視何若亦何意遂至於此昔不能改性行於久病豈以一命之寄受變流俗耶憶龍岡嘗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素厚善會毋死往請墓志實以濠事賄相邀結不合而返顧龍岡呻吟昏瞀意其熟寝也呼門人王儲歎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詗以言若不愉意更不

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安得以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大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為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為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髡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夫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反舍語予若此已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予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然曰是附濠而貪以為利者也或曰與劉期而中變賣友也或曰擒濠者伍吉安而攘為功也予與龍岡竊歎莫能辨此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偽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為前言者否乎盍以語予者語之以解其惑且告之曰其及時自修聖賢之業乎無若予之垂老而徒惻惻為也

存此不特見念菴之篤志學問垂老不衰而文成公心事如青天白日無可訾議亦得表暴於天下後世矣

送陳直夫先生序

莊泉

余在京師時見天下之賢者多矣得與十人者交焉如陳白沙之大雅一峯之廓陳直夫之直李賓之斂婁克讓之公潘應昌之偉意德懋之浩沈仲律之溫黃仲昭之暢林緝熙之雅皆余所不敢望而及者余皆取以為友是十人者不以余為不肖亦皆有願納交之思而直夫與余又有婚媾之雅視他人尤厚善未嘗不責過未嘗不規凡所以教誨余者無一不盡而余亦不敢負直夫也其後余以憂歸病不能出是十人者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與余聚散不常而直夫亦十年不一見今年直夫起復御史余喜得侍時或聽其議論以助不及未幾直夫又與應昌出而掌憲大藩矣余之喜者又不能不為之懼也余終於何所歸哉直夫將行過江與余言別余留之三宿不能舍去直夫亦以遠別於是極論古今上下人物題品畧盡凡所箴規余者亦無不至直夫視前日益加直矣直夫因是謂夫其官居於鄉者十年鄉之人皆以直夫之直為好奇雖直夫亦不能與之以自辨者於乎直夫果好奇哉世俗之人軟美圓熟上下雷同不以為怪偶見吾直夫之直抗不容物

譬之夏雪冬雷見者必駭不謂亶夫之好奇吾不信也亶夫學聖賢之學以孔孟為法亶夫之奇其殆孟子之英氣伊川之過剛者歟人以伊川孟子為非聖賢不可雖然聖賢以純粹為質寬恕為心攻其惡不攻人之惡見其短不見人之短坦坦乎寬平廣大之地廓落乎天包海納之中而泯然渣滓之渾融形迹之俱化也若夫英氣過剛者不能無少瑕疵圭角一世而凌厲萬古自攻之旗累什累踣而攻人之陣則雷動鼓行於鴻門井陘之間為之不少貸矣嗟乎嚴霜烈日果如和風甘雨之可親乎龍蛇熊虎果如鳳凰麒麟之可愛乎孟子之與伊川吾固知其非顏淵明道之比也亶夫於此當何如哉賓之贈亶夫之詩曰病來緘口坐今日為誰開事忌於名近身寧與世猜鸞鳳終瑞物鷹隼亦雄才畢竟將安作頻君次第裁蓄將進亶夫於聖賢廣大之中而望其刻削乎崎嶇稜嶒之地故耳故余於亶夫之行亦以是為言非以孟子伊川為非聖賢也吾聞白沙以東白先生之薦將主白鹿洞亶夫出此以求印正當知余與賓之為不敢誑也

鄭啓範北上亭序

舒芬

鄭君將赴闕來別予坐移日歷舉其鄉先哲人忠孝廉節剛徑亶方之德曰吾之師亦於是乎在且曰近日名士大夫或黨陸而伐朱使吾不知所是言若騁者予以鄭君既學古而師道復近取師於鄉先哲人其識趣可尚矣而求陸之辨學術之大者乃告之曰今之才智之士欲倚虛聲鼓後進則惟尊德性之說可掩覆也若謂道問學則必窮天地之高厚參百王之憲章極禮樂之中和諳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蓋有不可偽為者矣故黨陸者非為道也未見朱之大全也啓範曰信哉言雖然自二家門人已不相能必有所異同也曰其稟賦與其入道不能以不異其識趣同其至道不能以不同朱不容議矣觀陸與趙生論講明踐履之書是豈偏於尊德性而不知道問學者哉然則二子班乎曰濂溪立德可繼乎聖其立言可列乎經陸子以為穆陳之徒而訛無極為老莊之說則知德知言兩失之矣或者謂與高明過於晦翁豈其然哉啓範欣起曰然遂別明日廖君師賢郭君徵卿曰亦有所別鄭子哉予曰識趣者學術偏正之本也學術

者人材純駁之本也人材者治道隆汚之本也予見其識
趣之高與予論學術亦切時弊俾守一官於國家其無負
哉廖君曰仁哉言其書以堅鄭子
朱陸異同此為定論近日之觀為講學者剽取異說往
往右象山而左考亭皆偏私邪曲之見所謂蚍蜉撼大
樹者也

水厓集序　羅洪先

自聖人之道不明學者往往溺於神仙之說大要握固守
氣可以遺世而久視故貪生與厭務者必趨之彼方守氣
其於向人出一語已為損漏矧肯與世酬應役役文字間
哉惟呂純陽白海瓊則各多所著述然皆縱逸不範法度
又出入變幻於怪異之事不過假以自適而溺者傳焉如
以質於聖人之道同不同奚足辨也然聞其說而不動於
心者甚鮮彼蓋確乎有適而此失所主吾嘗即是以測人
之淺深未有不驗者也弘治間京師多傳尹蓬頭尹善絕
粒每食輙又數升不畏寒暑或雜乞丐宿閭閻下人無異
者而士大夫爭邀致之不去顧時時假館於水厓彭公公
是時為南京刑部尹來必索食食已相對危坐間出幻術
相調復試以隱語後公出守兗州尹涕流別去於是人皆
疑公得仙比為布政使去位無以為家年八十餘氣甚壯
盛日飲水數碗人益疑之余往見公公好議論張髯傲視
語琅琅終日不休公既卒讀所遺詩文數百首皆據理道
關風俗其意欲追作者之軌度是豈有所溺者哉當公守
官時侃侃持法律多忤人人遂以是尼之故其官止於方

伯不大顯而公於去就無少怯尹之戀戀焉知其中有所主而世之視公者眞若羽化獨立無復塵埃垢穢之跡然公固不以是自多也余獨悲世之溺仙者其遺世反不若公而取材於世者其識公反不若尹余又以悲世之溺者固不在仙而仙之於世當亦恆悲其鮮所遇也夫以神仙之說人所易溺者猶且如此又況爲聖人之道者耶余幸生公之鄉而先大夫復在莫逆既得見公又得論次行事於墓石茲復集其詩文若干卷藏之家因敘其所存且以悟人之疑者

竭力洗刷彭公論高筆快然閒念菴先生雅好仙術人且以疑彭者疑之讀此知先生默坐澄心其獨得者固自有在人言未足深信也

漢七畧序

王禕

七略漢侍中奉車都尉劉歆所作自秦人無道燔滅典籍文章蕩然漢興改秦之轍大收篇籍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孝武時文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史太常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下及諸子傳說皆充入焉至於成帝復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典籍既以大備乃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乃詔

其子歆續父前業於是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種別而爲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及班固因之爲藝文志而於其間頗出入不同其存者蓋六略而輯略不復可考藏籍之興尚矣自聖人之經賢者之傳名人魁士之述作以及諸子九流百氏衆技之雜出誠有終年不能窮其旨累世不能究其業者是可謂廣且博矣然而求之未嘗無其要也求之之要分其類例而已矣類例之不分學術之所爲不明也蓋書者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

而學術之異言人人殊自非大雅宏博之士爲之簿判而區別之撫末而探其本遡流而極其源以分其類例之所屬則載籍之廣何自而求之此劉氏七略之書所爲有功於載籍也所謂輯畧者會粹衆說掇拾精義以究大道之變者也括囊大典統一聖眞詳傳註之羽翼破後人之附會是爲六藝之略兼舉儒墨推明道德列名法農雜之流著陰陽縱横之術是爲諸子略備道揚風諭雅正侈靡之詞是爲詩賦略具權謀形勢陰陽巧技之利是爲兵書畧曆象五行形像占驗蓍龜夢卜之法則術數審焉砭劑脉

絡寒溫佐使神仙性命之說則方技詳焉類例之分較若畫一使凡學者一開卷間得以覽載籍之梗槩而審學術之所存無復博而寡要之患此其爲功夫豈可少哉蓋向歆父子爲漢宗室號稱博極羣書而世府文儒之任載籍之克内府者受詔悉加校理亦旣參合同異別白僞眞删其重複正其脱誤無復魯魚亥豕之僞然猶慮其類例不可不分而七畧是作門離戸別條同貫異稽其本旨明著於篇俾不勝異之說莫能相亂而古人學術之所存如指諸其掌謂之有功於載籍豈非然哉故嘗諭之十二野所

以分天之綱者也其要在明乎躔度而已九州所以分地之紀者也其要在明乎疆界而已七畧所以分書之次自非明其類例烏能得其要哉後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率皆因乎七畧之遺而劉氏之功於是爲不可廢矣大凡序六藝爲九種諸子十種詩賦五種數術六種兵書方技皆四種而藝文志所存六畧三十八種凡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云

西漢經術推劉光祿父子雖歆有慙德不以人廢言可也叙次源流瞭然紙上留心著述者可以法矣

中庸輯略序

唐順之

中庸輯略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𡼖子重采兩程先生語與其高第弟子游楊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爲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爲輯略其後朱子旣自採兩程先生語入集註中其於諸家則又著爲或問以辨之自集註或問行而輯畧集解兩書因以不著於世友人御史新昌呂信卿宿有志於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兩書而余以所藏宋板輯畧本授之已而呂子巡按江南則屬武進李令板焉而集解則不可復見矣序曰蓋古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嘗與儒並立而爲六家爲九流其道不相爲謀而相與時爲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而爲儒佛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同夫彼之各駕其說而其盛也至與儒亢而六而九而二也斯亦悖矣雖然其不相爲謀也則是不得相亂也嗚呼六經孔氏之教所以別於六家九流與佛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是六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以法律說禮者以刑名數度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說論語者以尚同之與兼愛尚賢明鬼是六經孔氏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眞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中有佛家矣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家九流之竄於吾六經孔氏也其爲說也粗而其爲道也小猶易辨也佛之竄於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爲道也宏以濶而其爲說也益精以密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於六經孔氏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者可識矣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

明文遠卷七十六 序四 中二

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主於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觸乃在於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於順故其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於睹聞聲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於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子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吾學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駕其說群儒之所不能亂其眞也彼游楊謝侯諸家之說其未免於疵矣乎吾弗敢知然而醇者大矣其未能不浸淫於老與佛乎吾弗敢知然而師門之緒言葢多矣學者精擇之而已矣則是書其遂可廢乎是信卿所為刻以待學者之意也

六家九流之說皆亂吾道而佛言近理尤大亂眞同異之際至難辨也荊川此序分辨明白而以機之順逆立言愈精愈邃眞足以破千古之疑者矣 歸震川

異端亂道日異月新非荊川不能破其毫釐千里之謬

中庸輯略刪子思子功臣而此序又考亭之功臣也盡闢諸家大意尤專距佛氏程子嘗謂佛氏之言比楊墨近理其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荊川作與此同意

唐五禮序

王禕

唐五禮者非唐始有是禮也自三皇五帝至於三代五禮之名未之有改及唐而損益之定為一代之制雖謂之唐五禮可也若昔伏羲造儷皮作瑟而嘉禮興神農播種制飲食致敬鬼神而吉禮興黃帝與蚩尤戰而軍禮興九牧倡教而賓禮興葬於中野而凶禮興五禮之名於是乎兆唐虞修贊類帝以為吉禮遏密八音以為凶禮征於有苗以為軍禮群后四朝以為賓禮釐降嬪虞以為嘉禮五禮之文厥用以具沿夏歷商而成周五禮之文葢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粲然大備矣故曰自三皇五帝以至三代五禮之名未之有改也三代而下歷秦漢魏晉以及於隋儀章制度莫唐為盛矣初太宗既定天下踐帝位即詔禮官學士修改五禮舊義房元齡魏徵等乃定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十二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卹五篇總百三十篇為百卷貞觀七年頒示天下是為貞觀禮高宗以貞觀禮節文未盡重修正之顯慶三年禮成為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而是時許敬宗李義甫用事其取舍皆依違不中節學者不便尋廢不用唯依貞觀禮為定及

其後復題慶禮行事禮司益無所遵元宗開元十四年集賢院學士張說奏唐之五禮儀注雖兩經增修而其間頗不合者莫或折衷宜詔學士官講求斟酌古今定著而頒行之乃令徐堅李鋭施敬本等向加檢校删定功不就而說卒蕭嵩繼其職復奏令王仲丘續爲之二十年九月禮成是爲開元禮一曰吉禮其儀五十五二曰嘉禮其儀五十三曰賓禮其儀六四曰軍禮其儀二十三五曰凶禮其儀十八總百五十有二勒成百五十卷終唐之世迄遵行焉曰貞觀曰顯慶曰開元總而言之所謂唐五禮也夫禮

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者也是故設其器備其物定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凡皆因天道以爲節原人情以爲制推而示之天下國家故可得而正也然其器其物其數其文儀章制度歷世未嘗相同而所以制禮之意本末先後未有不同焉者也葢上世之居也土處而巳其葬埋也爲溝而巳至於中古爲之宮室不以土處爲不可更也爲之棺槨不以爲溝爲不可易也又其後也更杗椽之質而兩觀是設也易瓦棺之素而文梓是攻也夫聖人者豈好爲相反哉其所謂相反者乃所以相成所謂因天道原人情而爲之節制也故五禮者自三皇五帝以至三代下更秦漢魏晉以及於隋其間或因或革未嘗有同而制禮之意無不同也大抵古今之變不同儀章制度不能久而無弊及其既弊則必損益之以求其當審其宜而後可行是以禮之用在乎適時之變而其本在乎因天道原人情本末先後求合乎先王之意也故禮之本所以合理也不可不同禮之用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唐之爲禮其器其物其數其文儀章制度雖不能一一以合先王之迹然百代之損益三變而著明折乎古

今酌乎文質求其當審其宜以爲一代之制者其本末先後固不可謂不盡合乎先王之意而議之也是用爲之序論以著其說庶議禮之家得以爲所擇焉五禮之目舊以吉凶軍賓嘉爲次而唐以嘉賓次吉軍凶次賓其義頗相從終始無顯爲足據依矣

經術深厚考索詳明議禮家有所依據

水經序　王禕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至新唐志始謂爲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即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即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

即湖陸縣章帝所更名分水過永安即彘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爲矣又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托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爲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爲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質爲此書及郭酈二氏爲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

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厓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無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爲欽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淆而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爲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疎略迂恠而已不傳今酈注四十卷固完而舊本往往逃於遷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今唯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之間唯水爲多故水者地之脉絡也

大川相間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棊布皆因水以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緜亘無易州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於州縣以爲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傳以彼之易於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之歟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而酈氏注引枝水一千二百五十一其源委之吐納沿路之所經纒絡枝煩

條貫亦毀搜渠訪瀆摭或溯遡總其衆而覽之天下可運於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爲近古而不可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爲地理學者莫不即邇而昧遠就簡而憚煩而卒亦紛紜而無所據桑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故予因爲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覩其會通必有能識其要者矣

即一論水而經經史緯歷落貫串前輩之潛心學問如此○有議論有斷制

章氏族譜序

王禕

龍泉章氏族譜四篇二十一世孫溢之所著而章氏有譜自溢始前乎此非無譜也蓋其族盛於建之浦城而分於處之龍泉其居溫之永嘉婺之永康者亦本於浦城與龍泉爲同祖四族子孫碩大繁衍在故宋時毎閒歲或數年輒爲會會則各出譜牒互考而續書之曰慶系圖則其族各有譜舊矣龍泉之譜尤稱詳備然皆荐經兵燹亡軼弗存溢爲是懼乃因本房小譜及歷代墳記之僅存者復旁搜遠採裒集而次第之著爲是書本支原派秩然有序於是章氏號爲東南巨族者益可考不誣則其族之有譜雖謂始於溢可也夫氏族古史官之所記也周有小史定世繫辨昭穆故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於春秋諸侯卿大夫名號統系左丘明以爲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謚爲族邑亦如之自後受姓命氏日益衆多遭秦滅學公侯子孫失其世及漢興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人乃知姓氏所由出終漢世有鄧氏官譜應劭氏族篇王符姓氏論魏晉以來有司選舉必稽譜牒以考眞僞故官有世冑譜有世官宋何承

天作姓苑復以克廣前志至唐有貞觀氏族志元和姓纂路敬淳姓略柳沖族姓系錄當世薦紳之流無不明乎姓氏之學者自五季之後喪亂相仍譜牒俱廢士大夫之習其學者遂鮮矣嗚呼崇德貴功尚論氏族此聖人所以維持天下別婚姻辨族類厚風俗扶世教大宗小宗之法所賴以久存者也自宗法壞而門地盛門地盛而譜牒興及譜牒既亡人始不知其本矣章氏序系所從來者遠今溢獨龥龥焉推念本始而究心於譜牒迄能以亡而為完尊尊親親之道藹然可見其可不謂知所本哉雖然論氏族之盛衰由子孫之賢否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宋之戚氏呂氏其操義風槩累世不替皆足以厲天下矯巽代豈徒以貴富之故乎章氏在巽時嘗顯矣然則世濟其美而今聞長世固有不在彼而在此者溢字三益方以宏才粹德嚮用於時古稱能世其家庶其在是矣乎

（本又之論日月不刊）

何典字核得考見譜學之詳末一段責成子孫尤有關係

送孔成夫序　蘇伯衡

惟二年十一月癸巳知縣孔君克勲至自清河越四日丁酉朝於闕下吏部考厥績以其民孚於而政俾復往涖厥邑爰自丁未陛辭天子登進克勲申命之若曰爾邑濱於河昔屬天降亂草竊朋興寇剝爾邑民爾邑民四方出徂亡宅弗克宅田弗克田邑時則空虛自朕命一二熊羆之臣底定中土爾邑民乃携持厥婦子復厥宅里惟爾尹茲邑亦既越三載民情民痌亦宜迪知之朕永念人惟求舊肆復命爾以往嗚呼我民亦孔艱矣爾曷相厥居爾曷開厥衣食爾曷屬厥鰥寡爾尚寬乃事戢乃刑夙夜宣昭朕德用澤潤保乂之我戎士苟有離厥次迹於爾土以暴於爾有民時則執以歸於京師爾克俾乃民有生有聚於而邑罔或怨咨爾克及爾暇逸以詩書惟乃子乃孫是訓凡民亦莫不懷於爾奔走惟爾之歸若厥子於厥父母時乃能朕則爾嘉其大用爾克勲受命再拜趨出以告伯衡曰聖訓聖心罔不在斯民克勲雖無良民牧哉其曷以對揚伯衡曰君克勲惟君世家聞孫克祇慎厥身嘗列在近侍克荷眷知肆簡畀茲邑君亦既克綏茲邑民於前日我開

善厥始斯匪難善厥終如始斯惟不易矧乃祖仲尼有訓既庶斯富富斯教嗚呼邑無小大民無衆寡治則同道徃其率由茲以終厥功茲惟無忝乃祖之彝訓茲亦惟克對揚天子之明命君克勳念哉

有意學尚書無筆不肖古在神骨不在字句正與吞剝經語者不同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唐順之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為聖經不如是

叢此立論

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為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為是而弑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為非者哉人人知其為是非而或陷於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為之也雖其以意陷于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為之辨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遏抑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恐而聽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

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罪我而不敢爲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爲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爲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爲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爲是說久矣儒者皆齊於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於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視余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推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

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爲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與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里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星曆之數度禘祫郊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貫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摘之序中孫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邃厭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進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洗發懼字千古隻眼文字亦精深透快。荊川於經學甚深故凡所說春秋都發前人未發然其大旨則一而已

成仁遺稿序

舒芬

予行篋有文山指南集二冊集杜句一冊吟嘯集一冊又有疊山詩文集二冊藏久壞爛亦多磨滅病中敬補綴之以是集皆行乎兵戈忠難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復訂其訛脫而宋史本傳與夫祠記銘狀祭文輓詩則取而各附於後總題曰成仁遺稿付書林余氏刻之嗚呼仁之難成久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非果聞道者烏能殺身以成仁哉二先生之所成仁夫人能言之矣然有繫於救敗存亡興滅繼絕世或未之知也乙亥文山以勤王兵入衛即議建四鎮以扞大敵執政者不從（是救敗存亡著數）明年知臨安請徙封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執政者又不從（北宋相所以亡宋）及元兵壓境始行其言則宋之亡而未絕者有二王也故雖國事既去猶足以延宋祀三載何使從其四鎮之議而舉國以聽命焉則所救敗存亡必有以大過孔明而媲休臣靡者矣疊山得守信州大結民兵捍庇饒撫隱然一長城也比敵退執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邪（是宋相誤國）明年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畧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仕元之故臣（是興滅繼絕苦心）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於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信於前則宋之祚未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於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二先生所得於道者不其有以勝天乎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為先生多雖然宋亾而文山幽於燕者三年元人感其忠誠將釋之留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豪傑置吾十人於何地夫天祥毀家以紓國難身九死而不顧若十人者安知其終不死邪疊山匿於建寧者十年元人亦屢詔釋江南有罪人矣留夢炎程文海力薦而執之至燕夫枋得一也前日共擯之於宋而今日交薦之於元何邪是亾宋者固宋之宰相也非元也殺二先生者亦宋之宰相也非元也不知宋之諸君亦何負於宰相也哉

論文謝者多矣從文山看出救敗存亾從疊山看出興滅繼絕忠臣烈士耿耿寸心千載下尚有餘恨

明文遠卷八十一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受業羅仰錡愼調參閱
西昌羅景洲亦灋同選

序九 宗譜

柳氏宗譜序　宋濂

浦江之柳氏其先居河東宋高宗南還時有名鑄者扈從來江南遂家浦江之烏蜀山生一子瀚瀚生森彬森生監蘊蘊生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郵令元贈泗州知州浦江縣男金高郵生四子其次諱貫仕元爲翰林待制以

文章名天下門人私謚爲文肅有子三人皆善士而六孫能守其學不墜歿後三十又七年而介孫穆書其始徙傳緒之詳列爲譜圖持以示濂濂泣而歎曰天道於是可徵而文肅公有後矣濂少時幸執弟子役於公門公之爲人其崇深閎博者固非淺見所能知至其端方直易厚重嚴毅怒氣不形於色惡聲不出諸口不知古之賢者復何如耳世之妄議恆謂賢者言論足以予奪當世文章足以抉發至理所爲與造物者爭強故天道尤忌之而多難爲其後是殆不然天惟有所不能也故生賢者出而代之爲之政以遂天之生爲之教以輔天之成爲之文章語言以宣天之道使善者勉而惡者懼賢者何負於天而謂天忌之（前此可無造物忌才之嘆）哉其不然也明矣是論也吾意賢者之子孫而不能自力始引天道以自恕而非其實也不然自文肅公觀之何其異於彼哉文肅公之傳今三世其諸孫盛矣固可以見天道而未足以盡報賢之意今諸孫皆有德積久必愈昌越十餘世將有傑然秀出者與其間然後可見天道之全也斯譜也君子由是觀天道焉穆之後人安可忽哉

不泛徵譜諜只就文肅公身上自立議論以見賢者之後必昌如此方是柳氏宗譜序

送第上人度海謁觀音大士序　唐順之

自三十二相至於種種恒河沙相謂之曰皆觀音大士焉可也徧微塵國土謂之曰皆補陀焉可也昔諸菩薩亦見多寶佛時多寶佛乃在寶淨國諸菩薩旣見多寶佛時多寶佛卽不離娑婆世界多寶佛無在無不在而人有見不見耳由此言之求觀音大士者不必補陀求補陀者不必海然而大士見身獨補陀爲著而爲其徒者往往必跨海以求而後得焉何也吾聞佛家之說以塵勞爲苦海以解脫爲彼岸非離苦海不能到彼岸如非跨海不能見補陀

或者大士假此以度世而其徒又假此以自度也第之意其出於此乎然則世豈眞有補陀者耶其亦化城火聚之寓言耳補陀之事其誕與信無足深究吾特有激於第之行也以補陀之渺然大洋之外絕不見蹤影至使其徒莫不翕然醉心焉不憚驚波之險颶母蛟魚之毒冀一至焉而後爲快葢其信之篤而趨之果如此今儒者學於孔氏孔氏之宮巋然可目量而趾援也其醉心焉與冀一至焉而後爲快者何其少歟嗚呼孔氏之與佛不待較而知也然彼能奔走人於窮海不可蹤影之境而此不能奔走人於可以目量趾援之間彼不憚措身於蛟魚之窟而此豈地於坦坦之途是何詭之易溺而正之難歸耶豈吾儒言義利乃不如佛氏言死生足以關斯人而鍵之耶藉令第始者不爲彼而爲此其能必至於孔氏之宮如今之必至補陀見大士否耶諺曰雀翼不能伏鵠卵吾才薄不能熾吾儒以柅第之行而廻其轅於孔氏也第玆行過山陰見吾友王君汝中者其必有以語第矣

作釋家文字不放倒架子是荊川極有身分處千廻百折波態橫生亦得歐曾妙境

贈訓導丘君序

唐順之

古之職於學者皆其鄉與國之老其體貌也甚尊而其廪餼也甚豐其在國學天子至為之饋醬酳爵而鄉學則鄉之大夫歲而事之如師其子弟之不心服而安其教者少矣今之職於學者則異矣饋醬酳爵之禮其廢於國也既久而其職於郡邑之學者自數溢之廪月朔而望抑首促步揖且伏於守與令之庭候顏色怒喜為欣戚雖其子弟有不貌而師背而嘲者少矣故古之職於學者常易而今之職於學者常難雖然古者非苟隆其禮而已固責之以德行道藝之備乎其身軌物化導之善乎其俗弟子執經而雜問以觀吾之所應郡邑之鄉大夫有大事從而乞言焉以決其所疑苟一之不副則其責不可以諉而今也課書升散之外一無所於責矣于于然飽且卧而已矣故今之職於學者常易而古之職於學者常難然則今之所謂難者顧待之者則為薄耳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為便也古之所謂易者顧待之者則為厚矣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為懼也古之易者果易耶今之難者果難耶雖然抑今有所甚難者古之道不以責於今之人而今之官古

明文遠卷九十四　序二十八

之官也人雖不以古之道責之而吾古之官也則亦安得不以古之道自責乎以古之道自責則是食今之食而任古之事其勢將益齟齬而不行且夫古者據至隆重之勢以御其心服之子弟其教之行也豈不易然然猶有一再三不變而移之郊與遂而屏之遠者是其責尚有所不盡而況據至卑褻之勢以御其面而師背而嘲之子弟欲驅之帖帖以就吾教以冀於育才善俗如古人而無負乎其所自責其必能乎否耶然則古之所謂難者猶或有所易而今之所謂易者終有所甚難也雖然亦在乎自盡而已苟德行道藝之在我者備則雖勢有所不行而吾固已無愧於古之人矣自余為諸生所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及往來仕途則以詢於天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豈古今人不相及往往如此耶抑其待之者薄則亦不能自為才耶若丘君者其幾於自盡而為吾之所求者乎丘君卑而無所屈於身貧而無所緇於利於今之藪藪齪齪之態丘君一無有焉其德與藝不知於古何如耳夫因乎待者之厚薄以為其人之隆汙者有之矣因乎其人之隆

汙以爲待者之厚薄者有之矣向使覷覷者而出乎古亦安知亦未必不以薄待之向使德行道藝者而出於今亦安知不以隆且厚者待之耶余嘗問丘君於學之諸弟子群然曰丘先生吾師也則旣與乎貌而師背而嘲焉者矣古不云乎教學相長也自今以往丘君德益成藝益進而學曰益流也然則所謂嚴而事之與就而乞言焉者安知不在丘君余旣有感於古今之難與易而喜於丘君爲余之所求又冀於古道之復自丘君始也因諸弟子之請遂書之以爲贈丘君序

借古形今只難易兩字多少變化所謂累九層之臺一層高一層者也。青霞官冷皐比風微倘能莊誦此文不啻晨鐘暮鼓

贈何沈兩公歸蜀廣序

唐順之

嘗聞石鐘之說乎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嘗有聲一經石鐘山下則噌吰鞺鞳驟發而駭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相得而一露其奇耳使數萬里間不一遇空洞之石則遂終無聲矣使其爲空洞之石者不止石鐘一處爲然而瀕江處處多有之則聲當滿天地矣終於無聲與聲滿天地而聲之在水者自如也人之遇於世亦若此矣栢村何將軍之在蜀紫江沈將軍之在廣以身繫兩鎮安危國家倚長城者二十年松茂線路關百

餘年之塞而牂牁兩江燧燧帖息蓋栢村之沉毅如太阿之在匣而不可測紫江之敏銳如太阿之出匣而不可擬兩將軍意氣不同而同爲一時名將頃倭寇起東南驁帥數潰事人人以爲非二老將不可而廟堂亦遂召之及兩將軍之來俯仰諸當路間則舌若膠噤而不能謀脅若跪縮不能展謀焉而卒不見奇展焉而卒不如意賈勇而來垂翅而去何其智於蜀與廣而拙於東南也倭奴恣睢豈必勁於西番南徭江海沮洳豈必險於松茂牂牁而利鈍頓異人或以此歎兩將軍兩將軍亦未必不以此自歎昔

佐有力

者李郭兩公專制一面則挫安史方張之鋭而有餘及與九節度逡巡相州之役則熄朝義既厭之燼而不足此一人也何哉權之在不在焉而已矣使今兩將軍於東南其所遇如蜀與廣得自專制安知不且爲東南長城使向在蜀與廣所遇一不得自專制如東南帥毫毛之功未可必立況能以身繫兩鎭安危耶嗚呼士不能自爲材豈不信乎兩將軍歸矣松茂牂牁之間人人相迎曰我公歸矣吾鎭無事矣兩將軍亦感於東南之乖想而慨然於故所立功處將不有技癢而心動曰我思用趙人乎否也然則人其可無歎兩將軍而兩將軍可以無自歎矣

前朝武事之病坐在掣肘此文殆有感而作

杏庭摘葉序

宋濂

濂昔受學於河東公獲見新安洪先生詩十餘篇心甚樂之竊意先生之所述篇章必富而新安遠在數百里外嘗愧弗能一見先生以窺夫大全及河東公没先生之子存心來爲浦江尉濂始得悉受而伏讀之不覺歎曰嗚呼是豈非詩哉夫詩未易言也商周之時三頌二雅洎夫十五國風之作旣經孔子所刪列爲一經固將與天地相爲終始若秦漢以來至於近代其間彫肝琢腎以自馳騁於一世者不爲不多果能傳之于萬載而弗泯幾何人哉縱傳矣求其無愧於孔子之所刪定者又幾何人哉蓋必有超絕之識克以包羅宇宙之量濟以俊偉光明無所不通之學然後始能與於斯不然則流連光景之辭爾尚得謂之詩矣乎新安爲江東一大郡自舊多文學之士及吏部諸公兄弟以詩倡於建炎紹興間而作者益盛流風餘韻直至於今不衰先生之生雖後朱公百餘年嘗及接鄉之諸老故聞見甚多而講索甚精其發之於詩和而不怨平而不激嚴而不刻雅而不凡庶幾忠厚惻怛有三百篇之遺意者嗚呼是豈非詩哉濂頗覩今人之所謂詩矣其上

焉者傲睨八極呼吸風雷專以意氣奔放自豪其次也造爲艱深之辭如病心者亂言使人三四讀終不能通其意又其次也傅粉施朱顏燕姬越女巧自衒鬻於春風之前冀長安少年爲之一顧詩而至斯亦可哀矣求其如先生之作尙可多得耶濂方將謄寘東明山中與二三子共學焉而存心以四方之士多願觀之俾濂摘其今古詩若干首鍥梓以傳先生之詩誠不宜無傳故濂特舉詩之未易言而先生絕出於今人者序之於首簡惜乎河東公墓木已拱無從質其說之然否也先生諱猋祖字潛夫由儒官

起家四轉而爲遂昌主簿遂以休寧縣尹致其事其善政可稱述而不係於詩者不書

詩未易言而今人之詩則卑卑無足稱道牆用兩意作杜參差變化仍自綿密整齊景濂最善用此格

汪右丞詩集序　宋濂

昔人之論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以槁臺閣之文其氣麗以雄豈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發於言辭之或異耳濂嘗以此而求諸家之詩其見於山林者無非風雲月露之形花木蟲魚之玩山川原隰之勝而已然其情也曲以暢故其音也眇以幽若夫處臺閣則不然覽乎城觀宮闕之壯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萬國會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厲其志氣者無不厚也無不碩也故不發則已發則

其音淳龐而雍容鏗鍧而鏜鞳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今觀中書右丞汪公之詩益信其說爲必然者矣公以絕人之資博極群書素善屬文而尤喜攻詩當皇上龍飛之時杖劍相從東征西伐多以戎行故其詩震盪超越如鐵騎馳突而旗纛翩翩與之後先及其治定功成海宇敉寧公則出持節鉞鎮安藩方入坐廟堂弼宣政化故其詩典雅尊嚴類喬嶽雄峙而群峯左右如揖如趨此無他氣與時値化隨心移亦其勢之所宜也然而輿王之運至音斯完有如公者受丞弼之寄竭彌綸之道贊化育之任吟咏所

及無非可以美教化而移風俗此有關物則民彝甚大非
（亦頗推亦照應有變化出沒之奇）
止昔人所謂臺閣雄麗之作而山林之下誦公詩者且將被其霑溉之澤化枯槁而爲豐腴矣雖然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而已風則里巷歌謠之辭多出於氓隸女婦之手髣髴有類乎山林雅頌之製則施之於朝會施之於燕饗非公卿大夫或不足以爲其亦近於臺閣矣乎輶軒之使弗設而托之於國風者若無所用之皇上方垂意禮樂之事豈不有撰爲雅頌以爲一代之盛典乎濂益有望於公他日與鹿鳴清廟諸什僉傳者非公之詩而誰哉濂

也不敏受公之知十有一年故竊序其作者之意於篇首蕪纇之詞要不足爲公詩之重輕也公名廣洋乃皇上之所賜其字則朝宗也淮南人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金華宋濂序

鋪張揚厲典贍克腴其鈎鎖照應處仍自一筆不苟

朱葵山文集序

宋濂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一篇主意）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煒然非故爲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覩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爲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也則有是道也有

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本於道故爾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强言之弊也（名論不刊）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删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末莆田有朱先生文霆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爲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濂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强之

言不言其所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者失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予所撰墓銘故不著

以後世之文與聖賢之經對勘名言斐亹刻劃湛深世人本領空疎妄希撰述徒辭費耳

葉夔仲文集序

宋濂

臨海葉君夔仲宋丞相西澗先生族諸孫也夔仲生有異資其文辭之進如榮木升而春濤長日新月盛蓋未已也頃由茂才舉於鄉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唐州判官轉知睢寧縣爲學猶孳孳不懈其弟廣武衛知事惠仲類集成編釐爲若干卷來徵予序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齒加長志氣摧撼操觚所云云皆無精魄頗類寐語者讀夔仲文方畏敬之弗暇尚奚敢序之哉雖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經爲本根遷固二史爲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爲文則槁木死灰而已（先窮經）予竊識之不敢忘於是取一經而次第窮之有不得者終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達旦如此者有年始粗曉大旨然猶不敢以爲是也復聚群經於左右循環而溫繹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聖人之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猶一日也然猶不敢以爲足也朝夕諷詠之（次讀史）沉潛之益見片言之間可以包羅數百言者文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由是去讀遷固之書則勢若破竹無齟礙矣權

衡既懸而百物重輕無遁情矣然猶不敢以爲易也稽本末以覈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究其微析章句以辨其體事固粲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皦然不誣也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別白黑而絕無難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翩翩乎其萃也衮衮乎其不餒也渢渢乎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予以五十年之功僅僅若此今年日逾邁慨茲舊業反成荒落將何以爲彝仲言哉彝仲諸作溫醇而有典則飄逸而有思致其辭簡古而不麗其神豐腴而不瘠可謂能言之士

矣求諸輩行之中未見其敵也進進不已何古人之不可至哉予因念其固陋以平日所自得者序諸篇首彝仲宜有取焉雖然文辭道之末也彝仲方與有民社之寄當務爲政以德而昌其道哉洪武九年正月望日具官金華宋濂序

潛溪一代文宗其於經史之學浸灌若此學文者可以知所法矣

白雲藁序　　宋濂

劉勰論文有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爲之根嗚呼爲此說者固知文本乎經而濂猶謂其有未盡焉何也易之彖象有韻者卽詩之屬周頌敷陳而不協音者非近於書歟書之禹貢顧命卽序紀之宗禮之檀弓樂記非論說之極精者歟況春秋謹嚴諸經之體文無所不兼之歟錯綜而推則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蓋蓊然在上者天也天不能言而

聖人代之經乃聖人所定實猶天然日月星辰之昭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繫焉覆焉皆一氣周流而融通之苟欲强索而分配非愚則惑矣夫經之所包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其可不尊之以爲法乎吾友朱先生伯賢以純篤之資而畱意於辭章先秦兩漢以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久灼見其是非之眞復取近正無疵者衆而爲書蠅頭細字動至數十大冊時出而諷詠之已而嘆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玩培塿之卑而忽嵩華之高乎乃復致力於經功益倍於前時越數歲胸中浩然若有所得援筆書

之凡陰陽盈虛之運民物倫品之理萬彙屈伸之變皆隨事而著源源乎罔知其所窮且其爲體多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蒼勁誠可謂粲然藻火之章矣濂之有志爲文不下於伯賢古今諸文章大家亦多究心及游黃文獻公門公誨之曰學文以六經爲根本遷固二史爲波瀾二史姑遲遲蓋先從事於經乎濂取而溫繹之不知有寒暑晝夜今已四十春秋矣用心之苦雖與伯賢同而伯賢之所造詣濂固不能窺見其髣髴也然而太上立德其次卽立言立言甚非易也自孟子以來致力於是者非不多求其可與經並傳者舂陵周元公一人而已元公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是則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由其心與道一道與天一故出言無非經也元公豈嘗拘拘學爲文哉濂（此是進一步）與伯賢交當共勗之可也伯賢以白雲藁若干卷請余序濂故具論之使知伯賢之文壹以經爲本而蹈襲近代以爲美者其尚有所發也哉伯賢名右天台人著書甚多所謂春秋類編三史鉤元秦漢文衡深衣考鄉子世家傳皆別行

發揮經學理解湛深不獨爲文章家高占地步

蘇平仲文集序

宋濂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畧何如耳濂謂去病眞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欲之制勝伺隙者常紛然雜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乎古之遺法其不敗覆也難哉爲文何以異此古之爲文者未嘗相師鬱積於中攄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覈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爲工哉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傀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不可多遇其初亦奚暇追琢絺繪以爲言乎卒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喙比聲不得稍自凌厲以震盪人之耳目嘗猶敝帚漏卮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郜鼎亦已遠（入題無迹）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晚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於文辭精博而不龐蔽敷腴而不苛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仕皇朝爲國子學正近臣薦其才擢國史院編

修官以贖辭歸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卽以平仲應詔旣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濂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所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括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閣待制遲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爲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十世矣

平仲旣爲文定裔孫比合三蘇恰好有此一段議論故起伏頓挫步步自然

楊學士先生詩集序　　童軒

詩不易作也作而無補於世教雖工猶不作也古詩三百篇孔子取之善惡可備鑒戒二南正雅周頌之音用之鄉人邦國可以厚人倫美風俗奏之郊廟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其有補於世教大矣漢魏兩晉之詩大抵多主風賦於世教之補亦不可少者齊梁而下詞氣浸靡音律浸微校之正聲槩無足取李唐作者相繼楊王盧駱首開唐音之端餘若陳伯玉之高古岑補闕之工緻王摩詰之清純柳子厚之平淡蕭散亦各以其所長名家其稱首則有李太白杜子美兩雄爭鳴光燄萬丈今觀李詩古風五十九首及遠別離蜀道難諸作大抵得於變風之體居多以譬而言殆猶太山出雲傾刻之間彌布寰宇隨以雷車電砲欻霍砰訇及其飈輪一停則泯乎無跡此誠神於詩者也杜詩北征詠懷苦戰冬狩等作要之得於變雅之體居多以譬而言殆猶滄溟巨浸涵雲天浴日月時或颶風一噓則黿鼉蛟龍百怪呈露觀者每有望洋之嘆此誠聖於詩者也然二子之詩類多主文譎諫忠君憂國憤事憫時之情往往不釋諸口謂無補於世教可乎嗣是而後又有韓退

之者以閩中肆外之才發而爲詩奇幅演迤高者可薄漢魏兩晉下者亦不汨於齊梁譬而言之殆猶河源出於崑崙合流積石三千里至龍門而下波濤奔放百折盤迴而卒歸於海此誠一代之詩豪也矧其志存匡君憂國屢形於詞謂無補於世教可乎宋元而下以詩名家者固非一人求其能接響於三子者誰與皇明天啟文運作者輩出若今四明楊先生維新蓋其人也先生生而天稟異常在孩提時或授以書一二遍輒成誦吻間常作吟詩聲家人詰之先生笑而不答甫六齡入家塾學對句九齡學詩逮

年十五六巳有所作詩歌五六百篇萃爲一帙題曰晉菴稿既而業舉子庚午大比先生首冠鄉解浙中明年遂登進士高第入翰林歷官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嚮用未巳文名大振一時四方人士求其詩文者履塡於戶歲月既久復有詩二千餘篇文集爲鏡川桂芳東觀等稿若干卷頃者寄自京師邀予爲之評并序其首慨予自謝病老懶日甚學植荒落惡能知先生之詩評而序哉然予辱在先生同列之後義有不可得而辭者於是菲誦累日㑹於意會處輒以數語箋之仍統而論之曰先生之詩其清奇不

文得兼數子之長語欠斟酌

腐則李太白之詞調也老健不卑則杜子美之氣格也浩瀚不竭則韓昌黎之才思也矧其詩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恩義篤而倫理明忠愛孝友交契之情諄諄悃愊其於世教之補抑豈出於三子之下哉譬猶甫田之稂莠有秋艾而納之則如坻如京上足以美公賦下足以給私室非但於寡婦之利而巳此誠詩壇中之名家也嗟乎關雎以鳥興而君子美之取其夫婦之有別也鹿鳴以獸興而君子大之取其賓朋之有禮也今先生之詩篤恩義厚倫理其有補於世教如此藉使推而行之與民共

由則人倫可厚而風俗可美也而李杜韓三子亦豈得專美於有唐哉是則先生之詩不可以不作也審矣遂序之

論詩有識不可不存然楊詩豈能兼李杜韓之長此等處殊失分寸

送太學生石大用序　　陳敬宗

太學生石大用薊州豐潤縣人自邑庠生登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惟強力植志務學不少自衒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為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困首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先生耄昏不能勝大用蹷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艱而弟子奚忍坐視大用察衆志不與己合乃退去閉戶疏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急難詩歌鶺鴒況師乎亦弗聽竟挾所奏走謁銀臺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於上蒙並釋之於是在廷文武縉紳莫不嘆息曰此前代之所僅有而近世之所絕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泣涕餞送立石紀德集賢正字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為昔李膺嵇康時太學諸生叩闕赴訴僕謂迄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大用卓卓如此余亦謂自蕃後迄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蕃等伏闕數日卒不得遏而大用誠意悃愊能感動天聽排釋艱困於時刻之間則其賢似有過於古之人也夫師固不與五倫而五倫弗得弗明故於三事之道均焉凡天下之為師為弟子者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迄千載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為教無實德弟子之為學無實心上下名分依稀典故而已而於三事之道視為虛器焉固無怪其不可復見也先生秉仁廸義凡所以施教於太學者無非實德太學生恆二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盧粹美者甚衆大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蹈此固出於大用之素稟然亦先生道訓漸漬之極致然也先生之於楊公大用之於蕃等皆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為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而興起者哉是歲大用以書經顯擢京闈鄉試高等說者咸以為積善之報理或然矣是用播諸歌咏以為後世名教勸詩曰有偉石生義激於衷陳厥悃愊徹聽宸聰帝曰釋茲復厥章服用顯名教維新化育簪纓紹瑞爰及儒紳合詞贊誦卓哉斯人樸棫菁莪多士攸同翹楚錯薪穎脫奏功維初倡議衆且笠望爰播誦聲能弗祉頌三事道均

云胡弗尊茲焉不篤懋負聖門師道岌圮延年植之陶煦醇懿明效在茲左右高徒前後國士衆人之中大用崛起山有巨材犀木蔽之貢珍明堂公輸忸怩天佑善類龐德弗報顯擢高科斯文有耀昌黎紀傳集賢致書我作歌詩永揚令譽

激昂磊落藴義生風此舉不朽此文亦不朽

贈李典籍序

崔銑

高陵李先生守典籍三年考績得上考將還南監司監呂道夫偕銑往餞之李先生吾友呂太史仲木之外舅也吾友之賢天下莫不聞先生恬雅沉篤見容若消其言若[illegible]者去其躁昔孔子稱子賤謂魯有君子焉夫君子者立教則變宋有石介者宜講也太學自介興故道有可尊不計乎其官人有可師不賴乎其勢先生之職典籍也自經而下咸在焉凡數十萬卷矣當年不能誦其辭累世不能究其學太史公已病之夫先王之道存乎經耳學者倦於行於是乎深性命之談亡其本（切中時病）於是乎長聲華之飾始也以經進而中也與經戾是故習詞賦曰屈曹而已矣不曰風雅習文章曰遷固而已矣不曰典誥習訓詁曰王鄭而已矣不曰伋軻習事功曰律例而已矣不曰經術習元理曰虛靜而已矣不曰孝弟習通變曰謀術而已矣不曰仁義甚者剿古義而易其文卑已就而高其論代增人衍假以名世學者皆眩迷而不知要銑聞之古詩三千篇孔子刪為三百而後始可誦法夫豫父母者言之行優六經者醇士之學是故經行而習同習同而德立德立而化行化行而後天下國家可從而理也

破俗學之膏肓立後賢之準的論高意切簡朴不支

贈楊子任監稅蕪湖序　　顧璘

楊子子任將監蕪湖之稅病其雜也憤而作曰吾聞襲芳者厭鮑肆持潔者遠汙泥財利之柄高士所惡政關聚斂仁人蹙額吾何事於此乎吾寧納檄於省乞骸於朝潛伏以從吾好安能抑志若身以蒙世俗之疑議乎東橋子聞之笑曰異乎吾所聞莫非政也子取其清孰取其雜擇便而顧私此巧宦之所希也而謂吾子為之乎君子務恐夫己之所不可易而不患夫事之所不可為故德成於獨立功絕於羣疑夫然後謂之貞固良玉磨而不磷其質堅也水華泥而不滓其性潔也伊尹於君人益須其忠柳下惠昏夜懷女人益信其介非以己勝者乎子之執是政也公私別則官政清矣義利嚴則中德固矣毀譽罷則浮言汨矣若夫操籌而校權金而貢乃斯職之所有事也抑何與於我乎子節高而器遠人方以公輔見期幸毋淺焉自視而今有道者闞子也明日子任遂束書裝糧告行而去

結構雖小議論極正今之為曹郎者唯患不得綰利柄耳一得當則錙銖必悉豚犬不遺要皆以飽私囊肥俱僕也曾何益於公家哉

送大司成尹洞山赴召北上序　　何良俊

吉安之永新蔚有兩先生在英廟時有劉文安先生今有尹洞山先生夫永新雖壯邑然在禁近者亦尠尠下時有有一人即能踔厲霄漢其所豎必殊絕衆所謂千萬人亦見者尹先生以文章侍從二十年蔚淵然凝重人也方其備顧問參密謀徐出一論即中機宜衆雖盈廷舉不能加先生故一時推可以定國是者必曰尹先生尹先生云適甲寅之歲五月擢先生為南太學祭酒先生奉命而南到官甫七日繼有新命則又以先生為北太學祭酒時西都士人以為南北太學官等耳其所養士多寡與職業繁簡皆適等不應數易地夫以天子國學之師乘傳而出縣官除道郵驛具供帳不易南北既等又何必往來促數費劇若此哉余曰是不然夫聖天子重得士故撤先生以教國子然自先生之來或者廟堂缺諷議之臣一日國家有大計天子下其事宰相宰相方欲集衆思命百執事議可否百執事又持其說不能下或不能盡當宰相意宰相曰使尹先生在顧不當折其角耶為我促駕召尹先生夫南北太學教士之功等獨在北更得諷議之助則召先生惟恐

不逮耳子迺以道里供頓爲念噫何陋哉子之見也然余竊有以告先生余讀劉文安采齋集至登極建言其所陳十事如戰陣守禦諸事皆斤斤詳實可施用末復歸之議政勸學則又敦本重內有大舜修於兩階之風今東南西北用兵西北近輦轂每歲講武有成晝可守獨東南久無寇祖宗之制廢壞且盡而南倭狙狡獰惡蘇松焚殺之慘先生嘗一二聞矣今當事者曰惟請兵聚糧畧不講求備禦之策益不能拒之海上縱其一入內地則室廬櫛比溝港鱗次彼得藏形匿跡設伏用計雖有强兵十萬竟何所施古稱中國匈奴各有長技苟乖其長難以制勝夫調遣之兵地利不習此所謂乖其長者非耶且我之虛實彼皆詳知我兵既集彼必遁去一年之後遠兵既久勢必思歸養兵不用我亦坐困不免各散遣之而倭船復集海上矣東南之民素不知兵正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今被寇已二年餘畧不聞訓練一旅而專恃客兵無乃亦大過計矣夫君相側席待先生先生至必首問國家大計國家大計莫先於此尚庶幾設一奇畫以副朝野之望余於先生同郡人也辱先生知愛至深凡此皆先生之緒餘而余猶

論中肯綮

言之不置者蓋以贊先生之決欲先生不以觀望自沮耳先生幸深念焉

不泛陳誦禱之辭發出實落經濟何等本領○當時倭患半天下至竭東南民力以禦之僅而獲濟古人所謂前車之覆後車之師也吁可畏哉

說齋先生文粹序　　蘇伯衡

宋自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倡明性理號爲道學遞相傳受至乾道淳熙間紫陽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呂子鼎立於一時而東南學者翕然宗之說齋唐公出乎其時又與呂子同居於婺而獨尚經制之學眞可謂特起者矣而豈立異哉尚論道統由周程等而上之至孔孟由孔孟等而上之至三王又等而上之至於五帝經制者三王五帝之治迹也聞之曰治本於道道本於心得其心於道而後其治可
謨論精濃
得而言則經制性理固自相爲表裏者也苟從事性理而

經制弗講焉不幾於有體而無用乎公之尚之也有不能已者矣立異云乎哉公與其父侍御史堯封其兄饒州教授仲溫樂平主簿仲義皆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間自相師友不惟史學絕精而尤邃於諸經自謂不專主一說不務爲苟同隱之於心稽之於聖人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謂三代治法悉載於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此其志爲何如哉天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政星曆度數郊廟學校井野畿疆莫不窮探力索於遺編之中而會通其故不啻若身親見之上下古今和齊斟

酌之以綜世變精粗本末兼該畢舉其所造又何如哉使得志而大行焉舉帝王之大經大法於千載之後輔成一王之治俾天下之人復覩唐虞三代之盛夫何難之有然天性廉直利不能回勢不能撓忤物既多謗讟攸歸仕未通顯而遽自引退其欲發之事業者僅推而托之論述此
乎不得盡見
君子之所以追恨而深惜者也所著書六經解百五十卷
其書富矣惜
九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各一卷諸詩精義百卷帝王經世圖譜十卷乾道秘府群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地理詳辨各幾卷故事備要詞科雜錄各四卷陸宣公奏

議詳解十卷說齋文集四十卷今去公垂二百年薦更兵燹行乎世者惟經世圖譜諸史精義耳其他傳者蓋亦無幾矣楊雄有言存則人亡則書欲求公於公之書而其書又如此不愈大可惜哉諸孫懷敬爲是極力搜訪得文集爲覩士介所爲序乃重刊本也以發題愚書足四十卷之數且駢儷之什應用之作居多然則亦非彙次之舊矣欲採擇爲文粹嘉惠承學則又懼以寡聞淺見而輙去取犯不韙之罪伯衡曰梁昭明太子統嘗以一人之見去取秦漢至本朝數千百年諸家之作爲文選矣宋姚鉉嘗以一

人之見去取唐三百年諸家之作爲文粹矣他若文鑑之類未易枚舉至於昌黎之文自謂約六經之旨孰得去取之而公嘗掇取二十六篇爲韓子今是舉也猶是意也奚爲而不可使是集出則公之學術庶亦粗足表見後公而作者有志於學而無從見其書一旦得而見之豈不深可籍而若獲拱璧哉於是懷敬採擇論議記序書銘表議雜著共凡一百五十四首釐爲十卷其發題愚書則置於前詞科仍列於後合十五卷不鄙以序見屬伯衡脫陋何足以知公竊嘉懷敬不墜其來學喜承學之士得有所考故不辭而書之且以見公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所蘊之精微所造之高妙不盡在是猶愈於槩乎無徵云爾

說齋先生經制之學與東萊呂子角立於時可謂豪傑之士惜乎其書之不盡傳於後世也九原難作吾誰與歸

送趙中孚詩卷後序

趙撝謙

凡古聖賢名士英傑俊良之輩聞於天下後世者皆志[之]所志者也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曰尚志孔孟而上三代盛時斯道大明著於六經而卓卓然固不待言爽考孔孟而下如荀況司馬遷楊雄班固陳壽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之志於文韓信衛青班超鄧禹諸葛武侯李勣郭子儀張俊之志於武董仲舒管寧陶淵明司馬光周程邵朱之志於道龔遂黃霸房杜韓富之志於平治蘇武楊彪王導顏眞卿文天祥之志於忠江革茅容王祥朱壽昌之志於孝枚乘曹植王粲謝靈運杜甫李白之志於詩程邈王次仲史游蔡邕鍾繇王逸少歐虞褚李之志於書皆極其志而沉潛篤樂者故其名垂於後歷千萬代而不漫也下而至於卜筮醫數使衛奕射之流雖不能若聖賢英俊之久遠顯赫而其所存亦異於庸衆人禽獸草木之隨滅者由其心之所在造其閫奧咀其膚髓而不以勞苦爲辭者也宗人趙中孚有志士也其卒業於賓庠也虀鹽苦淡而不易事其親也勤勞色養而不怠困苦頓弊志於道於孝於詩文者固已足徵今因薦者而登天朝則

於忠於平治之道必能更加其志其不失望於所交歟於其行凡在等夷皆賦詩爲規爲頌既序之矣余復道其志之大者於未簡蓋亦以其已然者爲中孚頌復期其未然者爲中孚規欲中孚之必至於古聖賢名士英雄俊良而後已也中孚其勿以余言爲贅

一志字爲通篇骨子意高筆健老幹扶疎

史業二門都序

趙貞吉

客問曰經世通分史業二門何也答曰經世通者史氏掌故之書也統傳制誌史之綱而記事之方也典行藝術業之常而記言之章也史有綱而業有常則體有宗而宗有眼故化理可稽而道術不裂是謂史之良也經世之主其能舍諸客曰予學道者焉以史自居噫是烏知六經之皆史乎又烏知仲尼爲史之聖乎六經群言之宗也仲尼萬世之眼也班固陳壽以下不足與於斯言也司馬子長自謂百代史才亦有意於尊孔氏明道術矣惜也統典未建

傳行不彰制誌鬱而不明藝術漏而不張務多而不要其宗好奇而未具夫眼夫多而無宗者必散也奇而無眼者必亂也烏能原化理而究道術哉予爲此篇臚以八部攝以二門求免此散亂之咎已耳是故臚以八者常歸諸二也攝以二者常求諸一也客未達請詳示之答曰今夫經世之位爲統輔統之功爲傳上所出令曰制下所建事曰誌攝於史者其體恆異而同歸於記事之宗命世之訓爲典翼典之德爲行久習而工曰藝得訣而妙曰術攝於業者其體恆異而同歸於記言之宗是謂臚以八者常歸諸

二也故知苟得其宗雖愈多而不散若夫史所擷體雖異而眼在於統統建而天下之治出於一治一則外王之法行而傳制誌皆隨之一矣業所擷體雖異而眼在於典典建而天下之道出於一道一則內聖之學明而行藝術皆隨之一矣是謂擷以二者常求諸一也故知苟得其眼雖愈奇而不亂客曰何以明之曰予亦知用師乎善將者既（前後照映）鈐數明則兵益多而益善此不散之驗也予又知博奕乎善奕者馬目穴成則碁愈刼而愈活此不亂之驗也客曰唯唯

勢者理之散者合之善讀書人要當具此心手纔有把柄

送少師寇張公致政序

董玘

予瀕海人也蓋嘗登吳山而望下臨海門見賈舟張帆自遠而至俄傾越數百里抵岸奇貨山委市者鱗集慨然樂之乃下從舟子而問焉曰爾獲利不既多乎舟子呀然笑曰子視其利惡知其害之倍也夫天時適逢舟楫無害出有入無驅驗累貲豈不誠利也歟乃若盪汨泼渀四顧無（善言水事）侶風撞濤齧靡日靡月予知之乎洪濤瀾汗上下嶢嵲蛸涎鰐鬣存亾瞬息予知之乎牟大載盈馳驅角迅衣袽不戒爲魚龍獲予知之乎自吾同往於海者多矣蓋有一往而覆焉者矣有一往而遂其利再往而覆者矣有再往而遂其利數往不已卒覆焉者矣若此者利之倍於害耶害之倍於利耶吾幸而先登於岸不覆厥載子適見之而謂皆然乎予於是憮然嘆曰嗟乎仕宦之道亦若是矣往而不知止溺而不知返其亦殆哉厥後予入仕途迨及三十餘年以所聞見徵之或滯於一官偃蹇數十年而不振遂以淪沒或乘時矯厲而歲九遷一蹶以仆或宣力罪知遊禍不虞或祿位已極功成名遂終陷險難其遲速得失沉顛靡摧亦何異於舟子之云而先登於岸不覆厥載者何

其鮮也蓋吾乃今於張公應祥之去見之公爵自諸生以擢進士兩宰大邑遂拜監察御史久之擢吾浙按察副使召入為大理右少卿尋進左轉左僉都御史再進右副已復為大理卿遷刑部左侍郎出入中外者二十九年位秩之崇聲名之榮驕能逮之茲以目眚年甫六十四遂乞致仕以去蕭然長邁節完而名全仕宦若此可不謂誕先登岸不覆厥載者耶而或者猶以公位未極為慊以公操履堅綜練久年未至而為大理為侍郎皆廝不服煖案事於外其勤且勞久如此受其下進務入何階不涉然而不門

止則入海迷其利而數往者是也公何居焉況茲之歸蒿巾野服自肆於沮漆之野孰與夫波濤嶢嵲之危雲門迭谷荷亭竹樹孰與夫舟居海宿之愁苦姻戚故舊聚處而談笑心怡神悅孰與夫蛸涎鱷齩濡袂終日之虞不迷其利固無其害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夫居易香山之約日如臺池之飾皆昔之同官而能止者也祖疎傅而歎息送李尉而盈遂情之所不容已者也招賈之文望海之詩寓言以達志者也予與公為布衣交再會於蜀而同官於此念始者傾蓋海濱後公來為憲副實理海道固熟觀於海者於其歸輒以是為說

比喻親切議論斐然後世仕宦者以官為命讀此等文恐格格不入可奈何

張彥輝文集序　　方孝孺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概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為人有壺觀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遊龍鶱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具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繳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舉乎如恆華浩乎如江河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而終

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姱都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訐楊雄齪齪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懇願摸擬窺竊蹇澁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起促數殆欲無（右其裁剪）文惟陶元亮以沖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為雕刻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眾稍為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偉善辯說故其文開陽闔陰奇絕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如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

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為人精緻警斂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其於魏隋之間宋（總一句兩分序法又變）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不和不為斬絕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絕一世不為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儉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度中南渡以後真希元魏華甫（又變）以典章文物為文陳同甫以縱橫之學為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眾至於末流而文又弊矣

元興以文自名者相望於百年之間為世所稱者曰姚寬甫虞伯生黃晉卿歐陽元功寬甫敦麗有威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鬱而隆厚伯生質疑鉅人談故事遺忘竟日不竭故其文敷膽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慎有禮故其文守局遵度考據切當不放而密元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歸宿列此）而不迫至於今則潛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和毅之質宏奧元深之識發而為文元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萬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如列子御風翩然飛舉不沾塵土用鳴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齊近代不足疑也由此觀之自

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者豈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轉出道字)不可不同者道也辟之金石絲竹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河淮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大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猶其形也不可不同天地之道根於心一也故立言而衆者文之隸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之爲文豈故爲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故不得而强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道明則止耳(停滯得好)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爲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乎聖人之文著於諸經

道之所由傳也賢者之文盛於伊洛所以明斯道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師其道而求於文者善學文者也襲其詞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抉怪雜取艱深之辭敷錯成文以飾其鄙陋之意至於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爲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翻陳蹈故泥不加修甚則取里談巷語猥褻嘲笑之辭書之編簡以爲明道文與道判裂爲二互相訾詆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爲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嘗學古之辭

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爲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衆流入海)道明則氣昌氣昌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一綫不走)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强也嘗執此說竊觀天下之文爲三者之歸者多矣而無愧於古者亦有矣往居京師從潛溪先生學得勾曲張君彥輝之文而覽焉(歸結本身只)其語疎爽類陶元亮善持論類李元賓(此數語不類而意已盡)意其人必雅飭和易君子人也雖未嘗見而存乎懷今年幸而見之與昔之所意合且得見其文之全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己出而無艱深俚陋之病往

往本乎聖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苟精而不倦於今之人又何難乎此某所以不能無感而言也(放開作)雖然文之道大矣某也何足以知之哉(結又遒不盡之意)

其論文大旨根柢潛溪而反覆議論一軌於法

顧全州七詩序　　蔡羽

辭無因因乎情情無異感乎遇遇有不同情狀形焉是故遷人之情紆以縱其辭嗇窮士之情隘以戚其辭結羈旅之情怨以孤其辭慕遠遊之情荒以懼其辭亂去國喪家者思以淡其辭曲此無他遇而已矣予讀顧子全州之詩知其遇也全州曩時詩格和平讀之令人喜豁自謫全寄詩七章皆感慨愁抑必有所不足也顧子平日視富貴若浮雲豈爲是哉於是乎竊見忠臣烈士之操素也疇昔哲人執人之政職思其居有故而去憂其終不信於當時信於來世故居東斷爻返魯例史去韓著蠹寄沅爲騷以宣暢其緒言道其志慮至於憑高望遠撫時而動殊方異域靈山秘水丘墟臺榭一寄於目言爲之變時有適然以爲非遇乎夫王粲之江陵庾信之關中子美之成都其地至今爲天下勝非山水之間故有情而弗釋也乃三子者之發爲文章憂愁鬱結一慨千載讀之者未嘗不流涕是去國懷鄉之情也夫處興廢而無窮其情與行情而莫能言凡庸也楊子雲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予以爲君子進則憂其民退則憂其君若夫取貴一時權務勢

通論

乘去而邈邈拉齒折膂者之所爲也豈忠臣志士之情哉華玉忠義奮發慷慨有大節自開封府尹左遷全州全爲國家南夏之鄙山川秀淡華玉有淡思惻怛之情其遇也詩之鬱結固宜

山水何情要在有心人自爲領畧纏綿蘊結讀之慨然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李東陽

甲申十同年圖一卷蓋吾同年進士之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朝者一人而十會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之第而圖焉者也圖分為三曹自卷首而觀其高顴多髯髯强半白袖手右向而側坐者為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用敬微鬚鬒須白鳶肩高聳背若有負而中坐者為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微鬚多鬢白毿毿不受櫛面骨稜層起左嚮坐右手持一冊冊半啟閉者為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黃巖謝公鳴治又一曹微鬚頳面笑齒欲露左手握帶右嚮而坐者工部尚書郴州曾公克明虎頭方面天目豐準鬚髯微白而長左手携牙牌右握帶中左坐者閔公也白鬚黎面面老皺兩手握帶中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達無鬚頳面聳肩袖手而危坐且左顧者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公廷珍又一曹為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者（叙法變）面微長且頳眉濃鬚半白稍右嚮而坐為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者面微方而長鬚髯皓白左手握帶右手按膝而中坐予則面微長而臞髭數莖白且盡中若有隱憂右手持一卷如授簡狀坐而嚮左居卷最後者是也十人者皆畫工面對手貌槩得其形模意態惟焦公奉使南京匆及會預留其舊所圖者而取之故僅得其半而已是日謝公倡為時吾八人者皆和焦公歸亦和焉傳有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十者數之成而亦數之漸以吾十人者得之於四十年之餘良不為少然以二百五十人者而不能二十之一則謂之多亦不可也以年論之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會公又少二歲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予於同年為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追憶曩時之少者壯者使猝然而逢之若不相識也且以地以姓論之無一同者以官則六部之與都察院其署與職亦莫能以皆同蓋所謂不齊者如此然攄志效力各執其事以贊揚政化期躋天下於熙平之域則未始不同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今固不可以貌論也又何爵齒族里之足云乎孔子論成人以久要不忘為次而廉智勇藝文之禮樂者為至茲九人者之才之行彙征類聚建功業於天下固將以大有成唯予蹇劣無似方懼名實之不副而是心也不敢以相負也然則今日之會豈徒為聚散離合時考而世講之

具哉唐九老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於休退之後今吾十八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於和平優裕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他日功成身退各歸其鄉顧不得交倡迭和鳴太平之樂以續前朝故事則是詩也未必非寄情寓義之地也因梓而序之以各藏於其家閔公名珪張公名達曾公名鑑謝公名鐸焦公名芳劉公名大夏戴公名珊王公名軾陳公名清今各以字舉而予則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賓之也進士舉於天順之八年會則於弘治十六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越翼日乃序

脫胎昌黎畫記并景濂九賢遺像記刻容刻劃面目如生議論亦綽有關係

滄洲詩集序

李東陽

詩之體與文異故有長於紀述短於吟諷終其身而不能變者其難如此而或庸言諺語老婦稚子之所通曉以為絕妙又若易然何哉若詩之才復有遲速精粗之異者而亦無所與繫杜子美以死徇癖語必驚人斗酒百篇者方嘲其太苦而秦少游之揮毫對客乃不若閉門覓句者之為工也是又將以為易邪以為難也邪蓋所謂異於文者以其有聲律風韻能人反復諷詠以暢達情思感發志氣取類於鳥獸草木之微而有益乎名教政事之大必其識足以知其突奧而才足以發之然後為得及天機物理之相感觸則有不煩繩墨而合者詩非難作而亦不易作也

滄洲張先生於文無所不能而尤工詩縱手迅筆衆莫能及其凝神注思窮深騖遠一字一句寧闕焉而不苟用晚乃益為沈著高簡之辭而翕斂其嶒拔奔洶之勢蓋將極於古人而不意其遽止也蘇之詩在國朝必稱高太史季迪合天下而言亦未見決然有以過之者使先生生同時居同地與相馳逐殆未知其孰駕之所而皆不壽以死寧不為天下惜之哉先生尚論古人雖唐以上猶有所擇予

以一時一郡論之殆非其志亦姑就其所至者云爾若其恬淡寡欲之心端居自守之操官雖久而不究於用天下之所惜者豈止是哉予先生同年進士又同官甚厚先生之卒其孤璡尚在襁褓求其遺詩不可得後靜逸陸先生取諸其從子瓛以歸予家而靜逸亦卒因與謝方石吳匏菴二先生錄其若干篇爲十卷文太僕宗儒以付其所部成府判桂刻於淮安書成屬予序因爲題其編之首先生名泰字亨父別號滄洲累官翰林修撰卒時四十有五

非難非易簡中自討消息此意非善詩者不能道也文字㡳徊感慨何等曲折

宋氏世譜序

方孝孺

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天下至大也睦吾族何由而化之人皆欲睦其族而患不得其道吾爲之先孰忍棄而不效乎有族者皆睦則天下誰與爲不善不善者不得肆至治可幾矣睦族之道三爲譜以聯其族謁始遷之墓以聚其心敦親親之禮以養其恩譜之法正月之吉會族以修譜也四時孟月會族以讀譜也十二月之吉會族而書其行以爲勸戒也謁墓之法春序飲以申禮義秋序飲以明憲章也親親之道喜慼富貧相慶弔周䘏也老壯稚弱相敬讓慈愛也役相助也力相藉也難相拯而死相葬也斯三者并行雖士可以成化況有位者乎不難於變天下之俗況鄉閭之近者乎近者宜其易爲有位者宜其易化然而莫爲且莫化者知道者鮮也知道而有位人焉得而不望之乎金華宋氏太史公之族太史公以道德文學師當世道之行先於其族凡可以睦族者無不爲矣斯其譜也譜非公一代之書後世之所守者也非止一家之事舉族之所取則者也使遠而後世衆而族人皆如公之心雖無焉可也苟爲不然有法以傳之猶恐其或廢

況徒譜乎某是以私附其說於後俾後之人得以覽而擇焉由一族而推之天下將必自茲始此固公之志也歟

爲太史公作譜序點墨不苟一味朴朴實實然而所關於世敎者大矣

倪文僖公集序

李東陽

文一也而所施異地故體裁亦隨之館閣之文鋪典章裨道化其體蓋典則正大明而不晦達而不滯而惟適於用山林之文尚志節遠聲利其體則清聳奇峻滌陳薙冗以成一家之論者固皆天下所不可無而要其極有不能合者故君子觀人之文不必識其而聞其論議觀其所施爲而其器識材用之稱乎此或疑乎彼斷斷乎其可別已是雖殊世異代操吾說以求之無所不得矧耳目所接風聲義槩之在天下方盛而不可泯者哉東陽爲青谿倪先

生舜咨爲同年交最深獲見其先文僖公樂與天下士誦公所爲文舊矣公居南京有火厄手掇舊稿數帙以出青谿復力檢得之雖頗散佚尚多不能盡錄公旣沒青谿乃取公所自編訂者爲三十二卷刻梓以傳東陽始得而備見之作而歎曰我國朝四海一家奄有六合光嶽之氣全得於天自高皇時宋學士景濂諸公首任制作而猶未得位文皇更化楊文貞諸公並起而振之天下休養涵育以暨英廟之初富庶之效可謂極盛矣而劉文安諸公出焉逮於憲廟其用猶未已也時則有若文僖公相與先後揚

廢其名大著其在景泰間應制賦詩中官常立俟以進自餘碑板金石之文雲涌川溢沛不可禦嘗奉使朝鮮即席命筆略不搆思國人皆縮頸吐舌駭嘆不能已及歸梓其作為編至於今存焉蓋公之雄才絕識學克其身而形之予言典正明達卓然館閣之體非巖棲穴處者所能到也故雖中歷巇險晚發通要不得盡見於用而其於典章道化關一代之盛以為後觀者如此豈非不朽之事哉昔孫盛作晉春秋傳之外國後有購者於遼東得之宋孫甫作唐書甚自珍惜嘗火後歸問其書他不復顧斯文出處與此正同然二氏之書卒不見於世者詔其子孫不足以繼之也公修英廟實錄未及終青谿繼入翰林以成事告校諸前代其班馬氏之風乎且青谿為學士為禮部侍郎尚書踵美承闕為當代所僅見行業之著其於公益有光焉後世稱江東倪氏之盛者殆不獨文之為重而文其徵也是固不可以不傳已公諱謙字克讓學者稱為靜存先生己未進士及第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文僖其賜謚也文有玉堂藁百卷上谷藁八卷歸田藁四十卷南京藁二十卷通為卷百七十則裒為家集青谿與其弟工部主事阜藏之而遼海編別行於世云

議論軒豁法度精嚴此正所謂臺閣之文也然其中有感慨有頓挫非一味鋪張揚厲者比

萬曆疏抄序　　李維禎

今皇帝臨天下久，耆宿名德，廑有存者。守經據古、危言覈論之臣，投鼠器，探驪珠，不安其位，身且不免，後進無所稟承，紛然殺亂，莫繇取衷。而侍御史吳公，昆陵世家賢胄，練朝章，通國體，思以發末俗之弊，取程先民。會按部雲中、上谷，自公多暇，乃葺上纘服訪落，迄乎今茲，凡諸臣封事若干篇，數十萬言，而離其目為五十。其關切君身者為首，而總論諸政體，若臣職，若官邪，若民隱，分而屬六卿者，遠而制四彝者次之，而以上書終焉。亦四十年中朝野得失之林也。義興陳公方按河東、陝西，相與共校行之，而授某序。所以某俗吏淺聞，不能究宣，然四十年乘空乏之間，充位其官，耳目私所睹記，大都有三變焉。嘉靖末，執政（嚴嵩）墨而善阿，邑固寵，群蟻附羶，濁亂天下。自壬戌至萬曆凡十年，而歷三朝矣。代者（高拱）或尚（徐階）清靜，獎恬退，貴名理，而空談廢實；或（張居正）輕喜怒，急紛更，重意氣，而太剛易折。於是執政綜核名實，繩下如束濕薪，其知淺而勇沉，僨瞯者不得要領，吹影射聲，株連蔓衍，其詆詆言貌，距人千里之外，其極[illegible]少恩，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驕倨而專恣。上益習聞[illegible]不欲倒殺人太阿柄，執政無一介不取、三公不易之節以厭衆望，而慾驂乘前車，都俞多，吁咈鮮。上既無所逆於心，見以為馴謹，而時詘言者以狥之，內不沾洽，而外示包容，強笑語相下，中外章滿公車，謹謝之賜罷而已，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泄沓而靡靡。（申時行已下）上久廢郊廟朝講，厭薄大小臣，不即除，諸屬鞠為茂草，奏入不答常十九，而舞知御人者（沈□已下）因以為利，曰：默足容也，諫愈磯也，遇主於巷可耳。粗翹不急，為而靜正，伏言何在，人不適，政不間，而格非心何日？橫政橫民，悖出悖入，怨歸於上，而下逃其責，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眠娗而巧匿。人心世道，譬諸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不溯其源，則頹波不可挽；不緣其督，則藥物不可投。四十年中，情僞微曖，事勢鼎革，按是抄而約畧得之，於以轉移人心，祛詖淫邪遁之害，綱維世道，歸乎康正直之路，昆有藉賴矣。我思古人，忠愛無已，反覆必聽，則趙普之懷牘，范鎮、呂誨、王拱辰之累奏；舍己從人，同心戮力，期於共濟，則歸登之附名，崔植、劉蕡之更疏，梁燾、劉安世之交攻；多蓄前言，斟酌時宜，殷鑒柯則，事在不遠，則侯霸收遺文，條善政，呂祖謙、趙汝愚集名臣奏議，兩公

之爲是抄也。意儻在是乎。不佞病不任。乞賜骸骨歸田。竊比於隱居放言之義。論其槪畧如此。老憊妄發。知我罪我。敢不唯命。

切實無枝辭四十年得失之林藉此攷見文字之最有關係者。前朝執政之權最重故言路通塞唯閣臣是視皆確論也

贈鄭顯則序　方孝孺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澁。則主於奇詭。樂敷暢。則主於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爲達。好奇以爲工。幾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爲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詞。驟而覽之。亹亹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爲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衆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詞之修。安在其爲奇也哉。日月之在天。隮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爲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爲哉。至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爲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澁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脉者。群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爲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爲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

而教之吾郡鄭君顒則與焉顒則爲文不好爲奇而亦不流於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顒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期也況於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耶顒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央不放過自家地步

文轉一層

其論文之旨最高而前後層次轉折筆筆照應

改齋文集序

鄒[illegible]

改齋文集吾友王安學之遺文也吾獲友於改齋見其學凡三改改而日進於道故其文亦三改改而日幾於[illegible]安學從朴齋大夫官學南都習聞文端公世業博聞强記以豪爽自許所與遊率四方英俊稠人廣座軒然指切是非成敗莫能攖其鋒至而折人過惡頸發赤弗止既而悔曰柔克之戒古有良方若蘊內藝復投以剛劑將入於狂因以改名其齋自是斂華爲實約辯以訥擇直諒而後交求信國文公遺像出入奉以偕行及自翰林謫三河騂怡然就道舟過瀧水爲巨石所破緣石趺坐浩歌以自適家人驚求之聞歌聲𨑨艤以濟然時或被酒譙罵露其舊習復自悔曰病根未拔稍懈將復萌益務鞭辟近裏查滓而消融之既講學虔州深求致知格物之要復寓晉烟霞洞以辨所謂動靜兩忘者弗明弗措其後被名入史館步無妄趨目無妄視回館邸其至日觀自生來矣蓋有之也而改齋持不變嘗曰深潛純一之味吾恆愧此四字使得永年以克其學其進於道也孰能禦之夫學所以治心也心所以宣言也言也者心之聲而可僞乎故觀改齋之言始

一改

二改

三改

也閎而肆中也毅而介終也溫厚舒徐而有典則信乎不可僞爲也鳧氏之爲鍾一也而其制異則其聲隨之是故鍾之厚也其聲石薄也其聲播侈也其聲柞弇也其聲鬱長甬也其聲震夫是之謂誠中形外之學敃齋沒無子文頗散逸其子婿劉教署泰興教事始蒐輯之凡爲詩三卷文六卷語錄一卷兩崖朱柱史子禮延而詢之曰嘻吾知巳也迺與義城黃子忠議刻之以傳往歲兩崖之試禮闈也文頗不諧時好議將黜之敃齋力薦之曰是卷也不昀襲而克然自得必奇士也遂入式兩崖宦業日章徹果收敃齋知人之明夫言以知人在敃齋子驗之矣讀斯集而求之當必有知吾敃齋子者

筆力嶄嶄斷犀截鐵其見地更自不同

澄江文集後序

羅玘

太子少保澄江先生尹公既挾其所以用世者歸老於澄江之上而江濆之人士方幸公之歸而於小子後生有所造就也然而朝之二三老成靜而好思作而會言學士大夫欲有所質疑而辨難與夫新進之士慕公之名而思識其面者又未必不私憾公之去也公之去也人之惡之而擠之也方其設穽下石之時寧獨一快於去公而已邪至於得公之文而讀之雖其倉卒之際亦必終其篇而止而每歎其難其心亦艮是公矣而必爲此何哉夫人有所惡（抉出病源）者必先有所忌有所忌者必先有所畏公之文既爲人所畏矣而又自坦易直諒蕩無城府以蓄藏之亦卽發其英銳毅果之氣以臨事卽公雖卑官末屬不掛齒牙者猶不免焉於其害蓄其文之昔也而況日與要樞者居而巳出其上欲免於忌且惡得乎公之得全以去而茲猶有以槩人之望者幸也今公身日益佚心日益休益得以儘其攀華而大放於篇章著作之間當必有出於其在位之日者夫以其在位之日而其文人猶畏而忌之則今之可畏者殆必有甚焉而所以忌者或可少逭耳又況後數十年[illegible]

日之望公者亦湮淪物故而凡忌公者文能以久存乎至其所可畏者當奕乎獨在而與天地爭爲久長凡附名於公文者尚亦有賴焉楊雄作太元劉歆欲以覆瓿待之而桓譚侯芭獨信其必傳今之忌公者蓋欲擠其身而止耳噤不欲以歆之待雄者待公其亦有見矣乎惜其心未腐而謀之不臧可笑也石埭吳君德純來知公縣得公文一卷於公姪以公號曰澄江文集者將刻之以傳而俾予爲序予與德純皆公之門人也敢倖譚與芭也專美於前哉僭書於後

盱衡身世曲盡人情乃有此沉鬱頓挫之作自古名流見忌往往類然不止澄江公一人而已

瓊臺吟藁序

李東陽

昔人謂必行萬里道讀萬卷書乃能讀杜詩蓋杜之爲詩也悉人情該物理以極乎政事風俗之大無所不備故能成一代之制作以傳後世非惟不易學亦不易讀也禮部尚書瓊臺先生丘公蚤能詩信口縱筆若不經意而思味雋永援據該博平生所得近萬篇往往爲好事者取去晚乃掇其存者分類爲編殆二十之一而已東陽在翰林從公久近見其所編者如探寶藏入武庫心悸目眩應接不暇蓋於此得大觀焉公自嶺海踰江淮以入京師其遠則萬里也自稗官野錄以至金縢玉局縹囊汗簡之書未始不讀其多殆不下萬卷也故出其所得爲劇談高論如纚纚炙轂竟日不竭議古今成敗天下之地里風俗夷險美惡如畫圖指掌歷歷可槩見著而爲文如鰲負山鵬運海氣勢軒揭莫之與抗而不獨詩也然公之學亦於詩焉見之夫去古既遠至唐以詩賦取士士專門而久業句鍛而月煉乃有以一句合格篇未成而傳誦人口者此詩之盛亦詩之弊也公之學於詩固有所不屑專而實專門者所不逮彼膚見謭才管窺蠡測豈復能盡其妙哉論詩者以

論有關係。氣運爲主，亦或以江山爲助。國朝熙平百年，禮樂方作，氣運之盛固有攸徵，而嶺海之靈秀，又水銀丹砂靈芝赤箭所不能當者，是詩之成，固公學力所就，抑亦豈偶然之故哉。公雖欲辭一代制作之名，以蘄於後世，有不可得者矣。公所著有大學衍義補，已上進，世史正綱朱子學的諸書，已梓行於世，而雜文尤多，則別刻以傳，茲特其詩集云。

確是瓊山詩序，不可移易，意高法密，矩步森然。

送楊太僕序　石琚

始予讀魯駉及衛定中之詩，以爲正心誠意之學，可以貫通萬事，及草木鳥獸而爲育之，故雖孳息之藏，好而美大，亦無有能外之者。及觀毛仲之主廄也，色殊羣別，雲錦蔽野，則又惛然疑之曰：牧養之職，亦實得其法焉耳。彼王氏者，亦何嘗有塞淵之德、不邪之念，而蕃庶至是哉。比予周遊兩都，得竊觀今天下之馬政，則任法之說，抑又有未足據者。蓋自我太祖高皇帝投戈講藝，以綏邦家，未嘗一日而忘武備，未嘗一日而忘馬也。既有大司馬以總天下之兵騎，於是又有太僕，行太僕，又有苑馬，以至署有正，圉有長，畜馬之官，不可謂不備矣。百畮牧一馬，每歲徵一駒，四戶有馬，備用有馬，其畜馬之民，不可謂不衆矣。牧有場，芻豆有家，馬損有罰，駒不中程有罰，其畜馬之令，不可謂不詳且嚴矣。今兩畿之民曰：吾病矣，吾散財以給馬，劉破產以脊馬，而亦無餘矣，今再急吾，且逋以逃吾子女。西北之邊民曰：吾將何以爲生哉，吾恃馬以爲存亡，然馬力數不足以當敵，馬食有常給，或弗能飽，不幸而斃，家貲無所傾，吾且抵馬。夫以國家設官如是之備，著令如是之詳，而公

私之告急如此何哉問其故則曰馬政之不易行久矣則曰馬之難畜甚矣徐而究之則法之所在弊必生焉民馬之不用而商賈售豪右取甚至食祿之家坐而兼利焉孰非思慮之邪而秉心之僞哉以此見聖賢之言果不欺我而詩之所稱亘萬世而不可易者也豐城楊君方震自舉進士積學翰苑歷諫院未嘗一日不講求誠意正心之學其著書立言及爲文章與論諫亦未嘗須臾不以六經之道爲用乃今年自光祿擢陞太僕少卿其於馬政固無難於舉措矣抑吾猶有告焉今天下之士好高騖遠一切講

求聖賢之學率以吏事爲俗務往往不屑爲之甚至司錢穀寄民社職刑名皆一切不以爲意方且謀唐虞論道德離臣言忠遠子言孝下視一世無足當意者豈知堯舜之治亦不過於博施濟衆爲心孔孟之道亦不離乎日用修臣之常職即所以盡忠修子之常職即所以盡孝又何必蒐奇索隱趨周文而貌尼父然後謂之道德也耶噫嘻其亦自誣之甚矣楊君雅碩士其必不以民事爲俗哉昔光

（議論切實）

張君廷賓李君宗岳張設祖以餞聞予言而是之曰方震明德士也秉心致思之論其誠可以爲太僕式矣予曰何止於太僕由是而卿而相苟用是道鮮有不益於是事者楊君姑再試於太僕從其後而徐觀之

援据經術議論天然却切中當日馬政之弊并切中當日士大夫之弊

送協理戎政大中丞二華譚公還朝序

殷士儋

人臣於國家之事莫難於以身任之也能任則危機伏於前而不移浮議作於後而不奪其究也事定功成而國家蒙其利然使才不副志未能灼見其利害之所在而遽任之則或至於憤事而罔功適足以履危機怏浮議而吾身無以自容於天下任事之難如此古稱趙營平老成善謀國世所傳者坐困先零上便宜疏數事而止爾而不知其經畫前定處之裕如為國任事之心蓋有當時所不及聞後世所不及載者斯其人可以危機浮議動哉二華譚公性沉毅曉暢兵事夙負經世之略往歲閩越事倭嘗屢著奇績旋以望移薊鎮開府公至鎮即按行塞上慨然謂將佐曰吾今而知南北之勢異也秣馬厲兵親援枹鼓角勝負於呼吸者宜於南堅壁清野設奇固守先為不可勝以坐制使軼者宜於北敵在吾目中矣即日圖上方略謂薊鎮近在宇下士馬虛耗歲縻大司農且百萬緩急實無可恃蓋戍邊之卒聚則力強而備踈散則備嚴而力弱故勢如疾風迅雹不可嚮邇彼出其長技薄我往往得志此失地形之過也夫負嵎之虎人莫敢攖十仞之崔彈者卻步踰險也薊鎮天險奈何棄之以與敵共莫如擇當路塞與築墩臺具蘭石布渠塹壘木樵貯弓矢火器其中敵至則據高收保扼之使不得過暇則依止耕作漸復屯種如此庶內地得以休息行之數年邊境充實然後議戰議守惟吾所欲此誠以逸待勞萬萬必全之策不然患未已也於時上嘉納其說大興版築之工東距山海西連居庸亭鄣斥堠遠近相望尋有以踰度阻公者公益慷慨不顧日椎牛釃酒分番休士曾未踰時而金城雄峙屹然改觀矣廼又廣招募勤簡閱奮壯猷之先聲越拘攣之故見積弱驕惰人有固志會敵擁衆匿塞下睥睨者久之知不可犯竟引去由是朝廷始克明公之功而踰度者歎服以為不可及公則慮周日戒愈飭愈毖而戎政之命下矣嘗聞君子抱跅弛之才建掀揭之績者顧其時亦有遘會焉當公之修築也邊儲告空士不宿飽公為楯巡功且撫且役較營平時難實倍之然攷營平便宜疏上嘗再見譙讓至累疏爭之始決公計謀朝陳暮即報可調度經營一無中制計所遘會則什伯踰之矣嚮使非公以身任之而怵外囂媮

待避嫌之便而亾後咎餘責誰與成此功邪古之大臣在邊鄙則邊鄙重在朝廷則朝廷重公知北事異於南亦嘗有以營事告公者乎擁大纛制閫外賞捐千金而罰輕縈鼓苟利社稷專之可焉是故其展布也易營卒坐食縣官半多亡賴寬之則玩愒滋深急之則怨讟易作動見掣肘即約束無所施是故其振刷也難昔李光弼始至軍中壁壘旌旗精彩皆變彼光弼信善將兵然倉卒臨之豈遽能起衰廢於俄頃哉良由威望之在平日者有以攝服其心故爾公策勲南北威望焯然在人耳目天子方甚眷矚之故營制初新不以他屬而以屬公公感激益深則任事當益力出其屢試屢效者抗皇稜作六師以稱明主倚畀之意其不可信乎其不可信乎詩裳華之雅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公之謂也繼公開府者為白川劉公與公從事疆埸甚久謂公還朝有日則以書問言於余余既雅慕愛公而又重劉公請於是乎言

鑿鑿有經濟不為泛常贈答之辭碩論名言有裨國事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歸有光

予與承式同舉於鄉試於禮部皆不第而承式獨以祿養為急徘徊都下送予出崇文門外謂當得官浙中因約余遊錢塘西湖遠則在天台鴈蕩之間欲為東道主人然又數不果今年始得處之青田青田在萬山中足以讀書談道優游自適而浙東學者近歲浸被陽明之教為致良知之學承式為人敦朴斂約不喜論說而中有自得者今為人師不容默默亦將出其所有以考論其同不同何如也浙東道學之盛蓋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黃勉齋之傳其後有王會之金吉父許益之世稱為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為黃晉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晉卿之門高皇帝初定建康青田劉文成公實與景濂及麗水葉景淵龍泉章三益四人首先應聘而至當是時居禮賢館日與密議浙東儒者皆在蓋國家興禮樂定制度建學養士科舉之法一出於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近歲以來處之科第至闕邪不見一人或者遂目為深山荒絕之區而不知假令縣歲貢數十輩豈盡謂之才賢得人耶以甌粵區區二百年有文成公為帝者師不可謂之乏人也矣天下承平

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邊圉有警束手無策徒望之勇猛强力之人如此則古所謂合射獻馘於學宮者何事耶文成以書生當方谷珍起海上毅然建剿滅之策佐石抹元帥擒珍山冦卒以保障鄉里挈全城以歸輿王之運其文武大略且未可以一鄉一國之士槩之矣承式入公之里而與其子弟游能無慨然有感矣乎夫山川之氣積二百年當有發者况以先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語訓迪之將見括蒼之士必有文武忠孝出而為國家之用者矣

一篇議論都從文成公身上生出便覺軒翥之氣虎步龍驟不是書生伎倆。有賓有主敘次井井不亂

陳堯勳詩序　　顧啓元

㞐有韵之文皆號曰詩自修辭之士與談學之士不相為用而交譏於是衕之為詩也核其實迺始分道而馳矣辭者曰夫夫而以學為詩是宋人之濫觴也辭不勝奈何跳而匿諸理學者曰夫夫而以詩為詩是唐人之餘閏也意不勝奈何靡而俙諸辭而世之論者且建鼓而叓曰詩有別材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曰嚴者求其說而不得則臚傳而誦之以是為篤論夫世亦安有涉學而可言材聯理而可言趣者哉學者材之府庫而材之精學所不能至也理者趣之淵源而趣之深理所不能盡也然則士欲寄精於風雅而遠追乎溫柔敦厚之遺自非博學以驟之窮理以昌之於以牢寵天地經緯古今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徒步虛而炫采矜弋獲以自雄不已遠矣堯勳陳君莆中之高士也蚤負儁才兼善名理揮麈而談非關閩濂洛之宗不出諸口倚樹而吟非高岑王孟之調不麗於思於是游泳理源者塵其雲霧攉管藝苑者避其旗鼓蓋十餘年來余兩見君於南都其學日益精其詩日益古有與年俱進者焉今修辭之士與講學之士各負其所有餘而

詆其所不足此之神奇彼之臭腐門非經緯遁主遁奴非一朝夕矣堯勳獨冥悟於分岐之始而融象於大通之塗此豈步驟所能匹其畺哉斯言出而工辭者意不能毋心諱之而然疑作以為吾第比物連類傳事而稱詩耳渠能坐進此道為嘗試以三百篇求之嚶嚶趯趯莫莫萋萋其物近矣而天籟神格即何嘗不要眇也儻筥錡釜鑊悄粉遜其類粗矣而於穆緝熙即何嘗不微妙也天保采薇車攻吉日其事辨矣而道岸之登德隅之戒即何嘗不泥淪[illegible]竆魄也兩者安在其不相為用而交譏乎庖丁有言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堯勳洞絕學於千載之上時出而㩳風雅之權文成纂組聲中金石使在聖門所謂相如升堂陳思入室者未有窺左足而先應者也昔揚雄覜著太元悔其詞賦以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為夫方州部家元之文與長楊河東機實宙合乃大言以欺人豈意千載而下為白戰者口實乎吾將藉堯勳塋此壘矣

善於讀詩故善於論詩推見根柢不同膚澤之學

聯芳類稿序

羅玘

予讀五代南唐書見其一時以文學自見者如宋齊丘其自待以為司馬遷相如揚雄復生不過也及讀其所為文調皆鄙俚可笑而其所著化書尤凡近無稽下伍野巫市卜而牽合附會得罪於名教者獨多又況其下者乎乃知衰世尼運干戈漁獵不獨其政之足病民之不幸而文亦因之以萎薾不振也悲夫宋有天下百年至於慶曆元豐之間可謂盛矣而海內文學之士泉湧而出雖其將家子翁亦學為文章衣白衣從進士舉而將帥類多通古今以宋氏彰予至羈縻之帥築學宮名名士教其子翁如楊日儼父子者則文章氣化亦必積治之久而後盛且洽也今天下之治餘百年宋不足論也人有不談詩書者為世僇辱三年大比將家子或登高科至四海遐羈縻之鄉邇來亦然不獨內地而已以予所聞貴州宣慰使宋從頫則於文章詩賦攘臂敢為之間能流傳四方其意欲與中原大家相角逐寧止通古今取科第者之足言乎其翁如𡋯菴君也秀而亦文從頫與之迭為唱酬積數十年遂成編帙有所謂聯芳類稿者所以志其為兒翁之作也今存於家要其歸雖

此論不朽

（不輕許）未必盡皆醇於道而確然可以不朽然其世雖遐方不爲所變而又以其家學播宣敦睦之風爲左袒者之赤幟以風動之蓋有裨於世道非細也視彼築宮教子僅獨善其家而又不知其果能與否史猶以爲賢者亦遠矣嗣使君浩然從頫子也綽有父風痛二父手澤之存於是稿也閒授於鄉進士周鸞來京師請予序鸞曰是將刻於梓也予陰惟遐方之有是族既有是兄又有是弟既有是父又有是子將必庶幾我中原世家乃已是不獨宋世所無雖古亦未有也而況於衰亂之世乎非今積治之久何以得此乎故樂爲道之從頫名昂號省齋如晦名昱號空菴蓋昂必頫而省其政昱當如晦乃空於隱其取義亦精矣嗚呼讀是稿者愼毋以其姓同而槩謂其爲化書也

贊猶俗能文章仍歸美到國家文治之盛立言有體而起伏照應更極緊密

贈潘天泉序

羅洪先

聖人之學不明於天下與今之學者不至於聖人其患無他大抵皆悠悠爲之也（嘗天下通病）夫悠悠者徐徐云耳其爲心也於善未始不顯然羨之而於惡未始不沮然慚也有責之者亦曰吾始徐徐云爾固未始怫然以善爲不足爲而復肆然敢於爲惡也夫惟有顯然沮然之心則好惡未始不與人同而又無肆然怫然之心則人好惡之者亦不覺其大戾於己生於其心而無可疚見於其事而過不顯然而詘爲大患何也有人於此指其失而示之其速改者必其情所大不安也如强顏引謝笑而不應此豈有甚難知者哉非堅於爲計則恐於自遂而已故顯然於聞善得矣然不免於悠悠焉是爲之不力也爲之不力而有善以相形寧不怫然以嫌乎沮然於耻惡得矣然不免於悠悠焉是去之不力也去之不力而同惡以相比寧不肆然以快乎其始止於不力耳不知肆然怫然之機卽已伏藏其中是無疚於心者乃所以先爲之主而過之不顯固得以匿其跡而逃人之責也斯不爲大患矣乎天泉潘子時乘之諭鈞也嘗以吏事至吉水訪余於元潭之上問學焉三宿而後

能去其將去也與余誓曰不踐所言無再見也余學之二十有三年矣悠悠至於今無聞於聖人之道而潘子決烈乃若此嗚呼其可量哉戰者之量敵也一鼓而進再而衰三而竭所憑者氣也誑逆旅者語其鄕廬與丘壠莫不盡然悲號他日返其眞悲乃不逮意有時而盡也彼以意氣別於悠悠者何以異於是雖然世嘗譬猩猩矣其於醉與褻之具未始不知之也悠悠焉卒不免於醉而被縶有所嗜於物也苟無所嗜自不藉於意氣其頹然沮然之心孰能禦之潘子審其所嗜也哉無若余之及於患而後知悔也

格言

悠悠二字誤盡一生得念菴爲之拈出學者可以針膏肓而起廢疾矣

蕭冰厓詩集序

羅倫

論有經術

詩非爲傳世作也本乎性情止乎禮義詩不能以不傳也若三百五篇是已當周之盛國風之詩多出於田夫閨婦之口而其辭義之與音節之正皆可以被於弦歌而爲法於天下夫豈學而能哉蓋先王仁義禮樂之教自閨門而達於邦國由朝廷而下於閭巷所以漸其心志而形諸四體和其聲音而發於文章有不自知其如此之盛也王迹旣熄風雅道喪宏材碩士句攻字琢用意非不精用力非不勤卒無異空花眩目好音過耳夫豈才之相遠哉所以教而化之者無其本也然太極之運不息則人心之天不喪是故豪傑之士間生其中亦有無愧於古者若靈均之憂憤杜陵之忠愾陶彭澤之沖澹皆本乎性情之眞合乎禮義之正關於民彝物則之大視風雅不知何如惡可以後世之詩例視之哉宋氏有國三百餘年治教之美遠過漢唐道德之懿上承孔孟南渡以後國土日蹙文氣日卑而道德忠義之士接踵於東南其間以詩詞鳴者格律之工雖未及唐而閎規折矩不越乎禮義之大閑又非流連光景者可同日語也若冰厓蕭公亦其一人矣公詩立之

寧都蕭田人登進士科仕至通守遭世搶攘未及上遁自放於詩當其意到蹁然觀岳馬矯若凌雲鶴媚若春園之桃李蒼若冬嶺之松筠視三君子者不知何如亦庶幾以後之高品也公詩宗江西派澗泉趙公章泉韓公雅愛澗谷羅公公爲澗谷所知則其詩可知矣同時以道德鳴者草廬吳公以忠義著者疊山謝公公納交於草廬又見知於疊山則其人可知矣（知人論世）公子士贊註李太白詩今行於世公集舊板燬於兵嗣孫儀鳳繼顯前聞欲重壽諸梓屬其序於予予嘗病科舉之業詞賦之工害天下之學術欲變之而未能乃爲公序而傳之何也喜其近於本不爲無益之空言也

端本澄源方見詩教大有關係後人學無根柢徒以片言隻句奪人目色卑之無甚高論矣

贈餘干章君幹卿西還詩序

謝復

今年春餘庠生章君幹卿偕同志葉君本深侍其師胡君來臣以春秋游祁門求益充其所學既有得將告歸祁人游餘干者若予從弟宣輩暨諸君愛且厚臨別求能詩者送之行且索予詩併徵言引諸首予惟春秋魯史舊名吾夫子修之以垂憲萬世者也漢興始以三傳置學宮迨尼於王氏新說庠序不以設官貢舉不以取士後世學者遂以春秋爲疑書而不之講北方學者尤加鄙焉在江南惟吉之安成蘄之麻城廣之東莞併歙之祁門凡四處獨擅名予祁人也請得以其源流言之祁本下邑未始以春秋鳴勝國時先正環谷汪先生始得聞吾紫陽朱夫子之學於其大父東山居士紫陽夫子一傳爲勉齋黃氏再傳爲雙峯饒氏東山嘗學於雙峯而先生實嗣其傳故其學爲有源委旣而以春秋領鄉薦明年會試與主司論議不合退而纂輯諸家疏義以詔後世及先生沒而其傳泯焉後五十年當皇明永樂之季復得予先外祖居周易先生爲能推明是書以教學者繼以是經中禮闈而祁之春秋始復振舉又三年爲宣德丁未適劍江孫曰讓以其外父古

厓吳公所傳中山李氏之春秋來掌學事而中山益得於朱子門人張主一之再傳與吾環谷之所傳者同出一源自是業是經者擢魏科躋膴仕後先相踵而祁之春秋遂顯名於天下與安成諸處相頡頏矣遠近來游之士日衆以文行事功著名者亦往往有之而掇科筮仕特其餘事耳諸君才智過人俊游日富且不自滿假泝流而上歷三百六十灘忘其險阻以所學來就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第未審其所學者將踵環谷之遺躅溯紫陽之餘潤上遡洙泗探夫子筆削之旨以經世乎抑從特師之說兼傳帶比絺章繪句以取科第而已乎吾不得而知也今以所聞歸而求諸方策之間與庠多士互相磋磨日益求其所未至其必得其說矣安知餘干之春秋不由此而盛與江南專是經者相望而起乎此僕之所私而諸君之所當勉也若夫惜別賡連之意則詩言之備矣乎奚贅

（方與你學有別）

考亭之學一傳為勉齋再傳為雙峯而東山繼之故祁門鱗史之學遠有端緒存此則淵源授受可考而知也

○自介甫有斷爛朝報之譏而荒經蔑古波流川決舉業家割裂破碎幾於侮聖人之言矣世有大儒如明復孳孳汲汲當一正之

夕惕齋詩集後序

陳獻章

受朴於天弗鑿以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為詩雖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此風雅之淵源也而詩家者流矜奇眩能迷失本真乃至旬鍛月煉以求知於世尚可謂之詩乎晉魏以降古詩變為近體作者莫盛於唐然已恨其拘聲律工對偶窮年卒歲為江山草木雲烟魚鳥粉飾文貌蓋亦無補於世焉若李杜者雄峙其間號稱大家然語其至則未也儒先君子類以小枝目之然非詩之病也彼用之而小此用之而大存乎人天道不言四時行百物生焉往而非詩之妙用會而通之一真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闔萬象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若是者可以輔相皇極可以左右六經而教無窮小技云乎哉今之能名詩者如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調其宮商高者為霓裳羽衣白雪陽春稱寡和雖非韶頀之正亦足人之聽聞是亦詩也吾敢置不足於人哉少參任君澁我省間過白沙攜其先公詩集求一言於卷末乎故以詩道略陳之若夫先公吟咏之情具在集中覽者當自得云

（切中唐人深）（刺之病）（詩中見學）

白沙之學以清虛自得為宗故其論詩如此

送三峯歸南海序　　羅倫

南海之涘有三峯焉嶠踞廣博意氣端重色如頳玉者兩峯也風骨巉巖氣度軒豁如神人異僊使人望而敬之者南峯也娟好靚秀如素女靜姝遠之可愛而近之不可狎者東峯也烟消霧斂風淸日明陰陽和暢萬景嫵媚眉睫間一接佳氣則精爽飛動神情怡悅及夫雲霧歘起雷電聰明則神沒鬼出駭目驚心倏忽萬狀此三峯之所同也兩峯在東艮容君彥聪有之南峯在玉樓之西易君德元有之東峯在魁江之上陳君秉常有之三峯之外在番禺者何氏有矩峯在東莞者林氏有熙峯三峯高出白雲九曜石鼓大奚諸山皆俛伏其下不敢抗視五峯脉脊皆自崑崙崑崙在白沙南世傳類川白龍所宮天下文明則見海南諸山崑崙最高蒙泉潤澤可被千里屯雲膚寸可雨天下與羅浮相望群峯列岫層巒疊巘凡出崑崙者皆嶄落奇詭特異衆觀雖跨州超邑橫河絕海而端嚴拱抱尊面崑崙如弟子之服先師無違背者武夷之西雲谷之東蔡氏有九峯胡氏有五峯成二山之偉觀此五峯者不亦重白沙崑崙之偉觀乎客有好奇者曰子如南海之崑崙矣如西海之崑崙乎吾能言之其大嶠天地其高蔽日月閬風之苑元圃之墟宮天帝而舘神人其入中國者北紀則嵩華恆岱南紀則岷峨衡廬小天下塊三山坏五湖皆崑崙之支脉爲之也子欲盡天下之大觀吾與子共俱往三峯主人同聲曰諾吾將由南海之崑崙陟西海之崑崙矣遂仗劍長歌浩然而往（有奇氣）

逍遙秋水舉頭天外文故似之

竹浪齋詩序

顧啓元

余嘗閱人之稱治詩者以爲必字字句句盡擬唐人而後可以爲詩至其訐人之詩或曰工則工矣非唐詩也非唐猶之乎亾詩也嗟茲乎詩果若是乎哉夫詩首於風而風噓於世世降而風移風移而詩變此天籟之所不容已而元箸之所不能閟也故古亾是物今則有之矣古亾是事今則有之矣古亾是言今則有之矣古何必俯紬乎今今（壁立萬仞）何必仰摹乎古岙峙於廖廓之間耳惡乎同其在人也觸境而生情而情每以境集因情而耦境而境即以情遷蓋今以昨爲非而暮以朝爲故烟雲動植愉佚憂悲日代乎吾前欲一一有以留之嘗見其變化推移而莫可以繫著也吾內感於情而外觸於境以其介然不容已者激而爲聲歌當是時也急起而追之（此段最真此論最確）如兔起鶻落猶恐不及乃不自抒其情而尋古人之情不自寫其境而擬古人之境舍真取似棄我從人有能赴其所欲言者邪且使採風者欲論其世而其事皆往世之芻狗真境界奪矣欲知其人而其言皆前人之優孟真面目遁矣欲知古之所謂群觀與怨多識者杳然不可復得於篇什內矣詩果若是乎哉竹浪齋詩草吾友李君象先之所著也象先綺歲談經度越流輩室無塵雜居有餘閒而性獨好吟遇物撰咏奚囊所貯不可勝載君間出其什伍以示余余讀之悠然其有會也其取象也近不冥搜以爲奇其銓志也真不強傳以爲法能使誦者如洞其心所蘊之情而際其身所涉之境視世之專模擬而掩本情飾豁遝而奪興象殆有彝然不屑者且君方盛年舉其全力篤意於詩如鶚飛黃茲白而當冉中腸谷之時誠不知其稅駕所至要以得古人微旨於形色皮膚之外而獨出其真境界面目與三唐作者相証於千載之上使君而竟其所詣即前之持論者欲以法古儆君知其不以彼易此也余向者河漢此道久而後稍有悟於霜降水涸之理妄謂作者必超然獨胑而後可法可傳而惜其才志疲薾杳拖不能復振故因讀君詩爲大其兩相合者如此願終與切磋究之即世不能無疑余言而因以疑君詩請以一丸泥爲君東封函谷矣

舉頭天外一破影響剿襲之言學者要當具此胸次

贈張巡司序　　馬中錫

蔡人張汝誠以精吏事從公府數年得官爲郎墨古倉氏又數年以出納底績晉秩爲武進奔牛鎮巡司以姻戚故謁予宦邸覥蓰蓰而髮種種矣予進而告之曰若知巡司宦之道乎夫官以巡檢名則其職在弭盜而百務貴檢察然今之盜未易弭而盜之情未易察也昔之盜以貧今則般富者亦或爲之矣昔之盜以愚今則號爲士人亦竄身其中矣昔之盜畏法今則玩而易矣夫搜捉之官巡徼之卒詗其所如而掩其不備所持者法耳盜玩而易則法不足以制吾法不足以制而吾弭盜之術始窮檢察雖極於精明而無所於用且巡司卑官也高位大僚發蹤指示者也司督理者以多賤而通音問主案牘者以稔熟而窟姓（千古通弊）名勢家爲之居停主人不敢物色貴幸爲之保庇士師不能盡法卑官何所用其力耶是必端廟堂之本以清於源拔介特之操以勵於節倡輿論之公以正於俗源清則盜無所庇節立則盜知所恥俗正則道無所容不煩刑誅而盜可漸平然此非汝誠事而亦非立談晷刻之所能盡也禦盜則譏察非常得情則哀矜勿喜汝誠之所當自盡者如是而已汝誠嚬蹙言曰是誠難矣誠非吾所敢任矣書斯言以畀我值清節敏才者將以告之或藉以集事遂書之

切中時弊之名極有關係○小題大做

張東海集序

李東陽

東海之濱有張汝弼先生者嘗覩於海而有得焉因以東海自號少善草書雄偉俊逸自成一家同時名能書者皆莫能及碑板卷帙流布邇遠至於外國東海之名遂徧天下其爲詩淸鍊脫俗力追古作意興所至信手縱筆多不屬稿卽有所屬以草書故輒爲人持去先生亦自謂刻集太多欲矯時弊不復置意其間淸詞警句時或傳誦而見其傳集者蓋鮮其爲文隨時觸物必根理義不爲華藻枝葉之辭特自愼重不苟作又以無藁故益加少焉故以書掩其詩詩掩其文說者乃謂藝之至者不兩能非知先生之深者也先生沒且二十年其子廣西按察副司弘宜亦卒家又遭回祿之變兵科給事中弘至檢諸舊篋不能十一又訪諸姻友所藏及胥史所私錄者得其二三爲一卷而時所傳誦者尚未之備以續錄未已隨所得爲先後將刻梓以傳以先生之詩之文而止此甚可惜也昔之論書者必先人品豈惟書哉人之品必先道德所謂道德者非必禹行舜趨服堯之服而後爲至惟義理邪正不汨於中涵養旣久則英華自發於外如珠藏玉韞有不可掩者先生晚得科第爲兵部郎官最久志操耿耿不爲汚合間以論議無所顧忌未嘗諂媚以干進取中所自負往往於辭章發之及知南安律己愛物政宜其人未久而致仕以去故其政事文爲文章所掩而其文之存亦止此豈不重可惜哉然空靑丹砂金膏水碧顆拾而塊視之亦知其爲至寶固不必堆盤積笥然後爲富而况於文哉况其人之可重者哉使後世知其人之重則其文益重矣先生諱弼汝弼其字松之華亭人其舉進士在成化丙戌卒於弘治丁巳年六十有七子弘宜弘至皆繼舉進士弘至爲翰林庶吉士世其家弘正弘玉弘金弘圭皆不失矩範諸孫之繼而起者相望張氏之文獻固於是乎徵集旣成弘至以書上京師介翰林侍讀學士顧君士廉請予序嗚呼予言豈足爲先生重哉

一詠抒寫而低徊感慨神韻鏗然每令人尋味於行墨之外

仕學規範序　　方孝孺

所貴乎盛隆之世者非特以土宇之廣也非特以武備之强貨財之富也風俗淳美而賢士衆多禮義修明而綱常昭布上而朝廷下而閭巷公卿大夫之政事謀猷韋布之士之論議著述藹然一出於正其進行於當時者旣足以導善遏邪而遺言緒論之傳使數百年之後聞者爲之感慕太息而不能已若詩之大小雅周召二南作者非一人言者非一事而其根據義理忠厚光大垂之萬世而無弊是奚爲而致此哉道德成於上教化行於下漸漬薰蒸而咸有自得之妙是以若斯之盛也繼周而治者惟漢唐暨宋而國之廣大富强皆不及焉然求其可以配周而無愧者則不在乎彼而在乎此也宋自太祖立國育才善俗之意固已美矣後嗣相承以禮義遇下以寬大養民誠心惻怛上通於天天錫佑之俊哲輩出三百年間道術大章於天下雖周之隆莫得而尚焉其時大小之臣材技或有不足而忠厚常有餘事功或有不舉而論議不少貶著書立言以羽翼聖人之經者旣皆名世而可傳而編輯會粹衆人之説以成書者亦非漢唐所能及其最有益於世若小學書近思錄志二錄已大行於時其次若自警編仕學規範之類亦班班爲人所稱誦賢王殿下治蜀盛德與學追蹤千古嘉言善政尚友百王深有慕於宋之賢者以爲皇明創業超越漢唐之上復法宋以爲治則成周不難侔矣旣重刻自警編以訓國人復取仕學規範將刻以傳示好學者有敕命臣爲序昔漢河間王修學好古從民得善書皆經傳説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則表章古書以輔助朝廷之教化固王者事也奚爲治之道禁之以法不若諭之以言諭以善言不若以前人之言化之爲易入也繇宋迨今百餘載之近今之天下猶宋之天下今之人亦宋之人也以宋人之言而化今之人烏有不從者哉使仕與學者於此書之旨有得焉變澆爲淳改薄爲厚以誠意正心爲學以忠厚敦篤爲行以恭敬事君以平恕臨民則宋之舊俗可復而俊哲之出當與宋同其盛矣賢王之所以望於天下者寧不在茲乎臣不敏敢以是爲多士告書凡若干卷秦川張鎡時可編次其詳本序已備故弗著特推論其世云

粹然經術之篇使歐曾執筆不過如是

贈金溪吳仲實序　　方孝孺

道本於人心非幽深元遠不可知也而人鮮知之邪説惑之耳古之爲邪説者其言異其術異其名亦異其心亦自以爲異於聖人之道故其術易攻而民之智者不之信後世之爲邪説者其言與術皆異至於問其名則自以爲儒問其所宗則以爲得聖人之傳故智與儒者皆溺焉聖人之道載於經可知矣未嘗使人求道於博文約禮之外聖人沒明道者莫過於子思孟子而二子之所言近而身遠而天下要其原則本之天命語其事則愚夫愚婦皆可知之亦未嘗爲窈冥渺邈之説使人不可致詰也後世邪説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嗚呼是果道耶以聖人之智睿七十子之偉傑其過於人亦遠矣然而必學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於終身而不厭彼邪説者則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吾心俟其頓明忽悟而後可嗚呼是果何道耶且經之作何爲也聖人思己之身不能常存以淑來世故載其所言所行者使人取法焉耳今人必謂無所用乎經而可以爲聖賢則邪説者果勝於聖人也耶棄書詘絕念慮錮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倖於一旦之悟者此西域之異説愚其身而不可用於世之術也而學之謬自附於聖人而曰聖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其身而又誣後之學者何其甚惑耶自斯道之不明其欲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爲墨楊者不諱其名爲楊申韓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驅之則人隨以定其爲害可息也天下之大害莫甚於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之所以從者衆也然非彼之過也從之者愚也今有人焉棄稻黍而啖橡栗雖無識者亦知其爲愚矣棄孔子子思孟子而不師而求異端之似者師之孰謂其智耶金溪吳君仲實儒者也學孔子子思孟子之道而不變於流俗者也其爲學甚富其爲文詞甚達是皆彼之所棄者而吳君獨盡心焉余慕其善爲學也其自京師將歸故論邪説之害以贈之俾告其鄉人嗚呼斯道之不明久矣謂余言爲然者其有志於道者乎

根柢六經議論頗揆不破乃正嘉而後士大夫喜講頓悟之學得非先生之所棄耶

重刻石屏詩集序

謝　鐸

宋之南渡吾台文獻實稱東南上郡而詩人亦多有聲江湖間若石屏先生戴公式之其一也然當其時台之人以科第發身致顯融者何限而石屏獨工於詩以窮豈詩固能窮人哉蓋天之於富貴往往在所不惜而於斯文之權（此論不朽）恆若有所靳而不易以予人何也斯文天地精英之氣必閒世而後得富貴則倘來之物趙孟之所能賤者也故一代之興起而爲將相者比肩接迹而文章之士或不能以一二數幸而得之必困折其身拂鬱其志俾之窮極而後已若漢之蘇李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其於詩也皆出於顛沛放逐之餘而後得以享大名於後世夫豈易而予之哉雖然其視當時富貴之極而泯泯無聞者則不啻霄壤矣是以古之君子寧爲麟踣無爲鴟鳴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實亦有見乎天之意其所重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於呼豈獨石屏一詩人然哉三代以降以道致窮雖上聖大賢如孔孟者亦有所不免然則石屏之以詩窮亦何足怪哉石屏之詩當宋紹定中樓攻愧鑰吳荆溪子良嘗叙之以行於世矣弘治初其裔孫廣東叅政豪慨念散逸將重刻之未就而卒今廣之六安學政鏞叅政孫也將畢叅將之志而未能告於其守宋君克明克明素重斯文而樂於義者乃不閱月而功以告竣焉於呼石屏之沒幾三百年而詩又大行於世石屏於是乎不窮矣彼世之以爵祿爲榮富貴爲達者誠烏足以知之

天意輕富貴而重斯文實情實理今古不易有志者可自信矣○洗發精彩議論不可磨滅

明文遠卷

六大家文畧序

顧憲成

二懷蔡伯子敦行嗜古予雅重焉一日攜六大家文畧示予曰此吾先孝廉受之荊川先生者也今將梓而行之敢乞子題其端予曰荊川先生之爲是編也何以哉伯子曰以諷世也世之操觚者甲曰秦乙曰漢相與模擬以爲工工則工矣徐而求之果秦乎漢乎否也果秦乎漢乎業已非吾本來面目如其未也優孟且掩口而笑之矣先生目擊而有慨焉故以諷也曰然則云何曰夫善爲文者惟以寫其中之所自得而已矣是故韓之前不聞有韓至昌黎作而後有韓柳之前不聞有柳至柳州作而後有柳眉山蘇氏父子兄弟自爲知己亦各成一家臨川南豐翩翩雙美不相假也不相掩也夫善爲文者惟以寫其中之所自得而已矣故以諷也曰大家云何曰以我役物之謂大以物役我之謂小以我役物是故操縱闔闢靡不在手天之高地之深萬象之往來千載之上千載之下一切紛馳於寸管惟其指使以物役我是故甲曰秦吾亦曰秦乙曰漢吾亦曰漢規規焉咀左馬諸人之枇糠而爰肖其萬一譬之剪綵爲花驟而即之非不奕奕可觀徐而玩之風神色澤索然無有也奚其文余曰美哉言乎深於文矣不可不表之以詔於世伯子曰不佞何知蓋聞諸先孝廉先孝廉聞諸荊川先生荊川先生聞諸六大家予曰若是即以序斯編也不亦可乎遂次而歸諸伯子孝廉諱瀛字汝登有潛德門人稱爲少山先生

指斥何李輩

此論不朽

其論文實有見地深透骨髓王李之學所以不能與二川爭勝也

宋學士續文粹序　方孝孺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與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搴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訓暴革奸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於人而傳於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强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訓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嘗爲國子司業晚爲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於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則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愛敬者公修身於戶庭之間而姓氏播於千里之外蠻夷荒服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於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歟公之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

不能盡覩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爲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於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爲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維德業之盛以歌咏太平之治於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於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

（最末有力）（言外有無窮之感是多少嗚咽）

所序者文也而所論者則功也抑揚呑吐多少感歎纔見太史公文集關係世道不淺 的是續文粹序移作前文粹不得議論光明磊落刻劃寫照頗似司馬子長

送浮圖景協序

方孝孺

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稍盛其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於孔子曰儒釋世主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既撲而愈熾既滅而復興惡之者五六不勝喜者之千百延至於今塔廟多於儒宮僧徒半於黎庶西域之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爲楊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之道則一然皆不數傳輒不復續釋氏更千載而不廢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氏之術其深若足以通生死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之權惟其深也故過於智者悅焉惟其幽也故昏愚之氓咸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勤行固執而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修蔓延纒乎海內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然孔子之道猶天然豈以其同稱而損哉有一善可取孔子且猶進之聖人之容物固如是也況釋氏說教一本乎善能充其說雖不足用於世而可使其身不爲邪僻不猶愈於愚而妄行者乎故儒之於釋縱不能使歸之於正姑容之恕之誘之以道傳之以文然後可使恭入焉四明璧奎協

（此意看得好）

師年甚少從烏傷龍門海公爲弟子性慕儒學頗至其來京師而將還也海公屬予有以告之余非釋氏徒固無所告也然協師之居烏傷覩土田之沃室廬之稠市壓之富亦以爲盛矣人告之以京師爲尤盛豈不疑之乎今至京師而觀之然後知其不誣也夫人學於釋氏已久驟而語之以儒道之大不猶疑昔之京師者乎在乎造之而已協師其歸而求焉苟有得吾之言則去周公孔子之道不遠矣

高古地步不失韓歐規矩若景濂則推波助瀾反不能如是之嶄截

劉樗園先生文序

方孝孺

學術視教化爲盛衰文辭與學術相表裏豪傑之士固不待教化而後知也然先王所以孜孜焉先之而不敢忽者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生而有文明吾教於天下使過者抑而就中不及者企而求至道德既一則萬事畢治矣當周盛時微而閭巷之人遠而產乎遐方絕域肆口所成皆合乎仁義之旨及其已久而衰著書之士以千百計雖不能皆概乎道而弘博深元咸有所自得辟諸黍稷稻粱雖爲味不同而皆可以醉飽未嘗假竊剽襲浮談虛言如後世文士之爲也自周以來教化詳明得先王之意者莫如宋故宋之學術最爲近古大儒碩生既皆深明乎道德性命之理遠追孔孟之迹而與之爲徒其他以文辭馳於時者亦皆根據六藝理精而旨達氣盛而說詳各有所承傳而不肯妄相沿踵蓋教化使然也有元百年之間宋之遺政銷滅殆盡士之能言者不爲不多辭釆音節不爲不工及觀其所至不過摭取舊說以爲言求其學術之所自得豈惟不及宋之名世者哉凡生於其時及見宋之遺風者自以爲不可及也寧海在宋時爲詩書文物之邑去南渡

國都爲近故士之顯聞於世者甚衆宋之衰也兵刑不振而教化猶存取士之法稍弊而風俗不壞故其文章雖不能不降於盛時而學術之醇終不能甚愧於古樗園劉先生少游錢塘學於宋太學與名士大夫交斯時違乾道淳熙諸大儒猶未遠文獻之傳盛有可徵是以先生之學淵博崇高得聖賢之大要其爲文章（次第井井）朴茂質實不爲異常絕俗之談而紆餘衍肆必達其意而後止索之而愈深味之而愈長其視葩藻無實可喜之辭質乎其不作也先生所（歷引諸公亦所以証宋末敎化風俗之厚處）與善者惟同邑閒風舒公景薛南山陳先生壽所友而敬

者則剡源戴公帥初鄞袁公伯長袁公後仕元爲顯官名稱海內戴公文亦傳於時閒風南山與先生皆自謂宋遺人不屑仕故文行雖高而不大彰著於世傳而知之者惟邑人而已今相去五六十年故老淪喪知先生之名者日已寡矣使又歷數世豈復有知斯文之可貴者乎夫學術如先生而不傳後死者之責也故擇其尤善者次爲若干卷且推其所自而備著之使知先生自得之深非近代能言者所及也先生諱兆孫字正中樗園其號所著有周禮輯傳易說今不傳

論文章歸本學術論學術又歸本敎化眞可謂知人論世矣識力深厚氣味膝古此種文字南豐集中有之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

歸有光

駕部吳君之先憲副公與吾郡陸生鳴鑾之先大夫同在嚴郡有寮寀之舊陸生是以得從君遊君將以考績北上陸生爲君請贈行之辭且致君之意甚勤余固鄙野之人又不聞於世俗之文其何以辱命然聞君之高誼久矣況其情之惓惓烏得無言已乎國家自永樂遷都兩京並建如古鎬洛之制百司庶府之在南者悉仍其舊而稍省其員額兵部尚書預掌酉鑰寄任特隆而車駕清吏司得以揀選上十二衛之驍勇翊衛皇宮蓋古光祿勳之職領五

營七署之事所以佐大司馬寓兵機於環衛之間非特掌輿輦車乘郵驛廐牧而已（忽斷）高皇帝以兵定天下（突起議論）斂百萬之師於神京國家晏然有泰山之安於今且二百年邇者營卒聚噪極其猖狂幾如元魏神策虎賁羽林之禍朝廷紀綱所繫不小矣夫兵衆之所聚統馭者或不能知其情人之情不能知其蓄之之久（曲折如屈鐵）則憤憾而思有所一出此固其勢然者於是欲求其情而加慰勞之彼方自以爲得而安於自恣如是則向之所謂情不生於情而將生於習（發○得○透）彼以其一旦憤憾之氣而狃之以爲習國家可一日恃之以爲

安哉異時遼陽之師嘗叛矣撫之而後安雲中之師又叛矣撫之而後安此邊疆之患四肢之虞也今京輦腹心之地惴惴如此然又烏知不以異時之事無所懲而效之也如使又無所懲而效之則吾未知其所止也天下之變無不起於微唐中葉始於平盧一軍之亂當時不折其芽萌醞成至於五代一百六十年不可除之痼疾武宗時澤潞擅命李德裕請討之而橫水戍兵叛入太原奉楊弁主留事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德裕遽趣王逢起榆社軍斬弁獻首京師而澤潞亦平德裕之為相不盡滿人意而臨事有制如此故能使河北三鎮畏脇而會昌之政稱美於世蓋天下善者能制其機贏縮變化無所不可獨患因循不決偷於目前之無虞而制之不出於己此所以可慮也陸生言君勤敏於吏事凡監牧舟艦諸蠹敝多所釐革而親王之國兼兵工二部之務沛然有餘予以為此得君之粗者今茲北上必能以天下之大機發於廟堂矣余何詞以助之哉

一篇大議論不作泛常贈送之言而題極熨貼○明至嘉靖而後將驕卒惰師律蕩然以致羣盜四起不可收拾則以先生言為蓍蔡可也

贈李明府汝弼序

馬中錫

進士李君汝弼補襄陵令人見其風範壁立制行嶄然正人君子之氣可掬遂逆其政有可觀也一意勉以入為臺郎至形諸筆舌率皆諛詞而少規諷中錫獨謂其不然夫天下事未有慕乎彼而不妨乎此者也必若而人言是欲天下為令者動輙以臺郎自許而後不敢怠其政吾見天下之令從茲弊矣嘗之食與獵然一下箸之頃志在太牢則其飯脫粟也必無味一發軔之初志在逐麋則其顧兎毋怪乎其不審也今期人羨政誘人羨官何以異於是政恐其致力於彼者專則用意於此者雜而規圓且未免乎毀方矣且今之為令者天子何以知其賢而擢用之也其必先獲乎守又獲乎臺然後獲乎銓曹而聞其賢於上乃名為臺郎也否則雖賢不能自達而欲為令者憧憧以求之可乎哉其弊必將使人背兎以從麋唾粒以啖肉巧其政以求售矣此心一萌設機萬種新學日規舊學謾負君子忽焉下流正人漸為曲士為斯言者導之也守有司也徵科者有司之所事也臺憲臣也繩人以法者也銓曹黜陟官也責名檢以進退人者也然惟巧者能中其嗜尚以

獲其權心焉故以徵科中守則取諸民也川漁原狩罟畢無逸鱗網合無亡啼而守之心獲矣以守法中臺憲則法苟樞存不顧政之虎逝而臺憲之心獲矣以名檢中銓曹（讀、書、樂）則（端）布被食餌者櫛比以欺世而銓曹之心獲矣大中之有大獲小中之有小獲不中則無獲也誰復抱拙而不爲巧中哉其究必至天下之邑無一賢令而天下之令無一善政然後已吾故甚不滿於以官勉汝弼者也雖然涎鼎不可以蘄烏獲而衆鼎者必烏獲（不可少此二轉）學謳不可以責韓娥而善謳者必韓娥窺驄睨豸固不可以喋喋獻喙於正人君子而隼鶻鷙之群詎能舍正人君子哉是則私有望乎汝弼

議論有關係深情悄致筆力嶄然可以藥世之靡靡不自振者

楊忠烈實錄序

李長庚

人臣爲國家建持大議規利除害唯其言之得行也所爲者大所捐者小大者子孫黎民小者一家一身也而所謂行者有行於當時有行於後日行在後日何必當時故忠臣不難以身殉者一時之禍而竟以志酧者後日之行此其苦心原爲國家千百世治安起見不以一時之禍福升沉計也彼喜同惡異憸心毒手此內璫之常原不足惜其幸明者謂天下之良心淸議在也國家不患刑賞一時之倒置而患良心淸議一時之不在斯民夫刑賞出內璫一時之熒惑耳若使良心不死淸議猶存則上者抗之中者亦不之附也舉世不附則璫止一人其何能逞况抗者懼禍太烈不附者禍亦輕何難爲焉乃楊公一疏初上之日人心群然是之及見被禍則指爲激漸而指爲非且下之石明以爲非者或迫於一時之勢而暗非者則并其五夜之心平旦之氣亦化而見以爲眞非天下事至此可勝慨哉（乾兒假子滿朝都是此輩寧尚有胸坎耶）茲幸乾陽在御陰翳潛消寘璫於法盡反所爲寰宇再睹太平而郡守胡公下車之日先爲傾囊贖宅綱紀其家輯忠烈錄而梓之俾公心事曉然於天下一郡之內而前

有李夏後有胡公能從患難敵强禦以救忠臣尤人所難者一時刑賞賴皇上而正良心淸議賴諸公而明矣議者又謂今上躬不世出之資遠軼堯舜堯舜在上古之世洪水之災乃開闢以來山川未濬所留之害非人有意爲之也舉世之人莫不以洪水爲當治也未有一人出而論洪水之當行者至於今日羣然奉洪水而揚其波皇上一人不動聲色而除之此其天縱聖明千古無兩一切褒嘉咸出獨斷出以特諭可謂千秋殊恩益揚公之疏初猶疑其太過及內璫之毒烈日甚而後公之疏始驗初猶疑其難

入及皇上一一見之實政而後公之疏始行人臣遭時遇主豈必盡在生前公死而得皇上知之行之公不與逆璫計恩怨不與紛紛者爭是非獨賴皇上爲知已公不可謂不遇矣其前後疏書恩被詳在錄內此書行公於九原下稽首拜恩起且掀髯而笑此一塲熱血不空灑圜扉也

激昂感慨磊磊落落忠烈公死不恨矣

弇州續稿序

王錫爵

明興二百年蒸釀至嘉隆中文章始大闢薦紳先生結髮而修竹素乃其著述之富體製之備莫如吾友大司寇元美王公公撫鄖時刻有四部稿四海內外有目有口者旣駢而傳之已公自司寇歸病亟哀所未刻以付其少子駿駿又没長子駕部君續其事兩閱歲而集始成先是四部外有別集者出於賈人手稍增損駁亂其間諸子乃戒諸同志特就原藁訂疑刋謬不敢以己意有所甲乙於是尺號片牘名山大川之藏畢登簡而天下始覩公之大全計

公弱冠登仕中所經大難大危沉廢者數年又服官四方十餘年旣又與予結巷休老天下士靡慕公餘波及余余距戶謝之猶不勝苦而公獨泛應不辭淸齋對客每至夜分詩唱迭興唄誦雜出而不相奪時公老且倦矣而猶若是嗚呼公殆所謂天授非人力也瑯琊自永嘉已遷長淮之秀全注於海海上千年間有榮光浮而休氣塞者其在公與[illegible]海月而潮風而波彼窮溝積潦湧之亦潮撥之亦波然海能爲衆水而衆水不能爲海則有餘不足之符自然異也當公少時一一傷工句何字餖度不有所震發欲

藉大力者爲幟而以虛聲撼公公稍矜踔應之不免微露有餘之勢而瓶建雲委要歸於雄渾迨其晚年閱盡天地間禍福盛衰之倚伏江河陵谷之遷流與夫國是政體之眞是非才品文章之眞脉絡而慨然悟霜降水涸之旨於紛穠繁盛之時故其詩若文盡脫去角牙繩縛而以恬憺自然爲宗即孱婦小豎織嗇薄長有即必得有唱必和類皆而托微志苦而節甘采流而神結泱泱虖球鐘暢鳥獸羽宮商鳴草木動因應變化而不知其所以然譬之於海唯是汪洋浩渺之德以吐納王百川而豈必待夫怒濤顛波流風蒸雷陰火夜然蜃市曉結駭然見所未見乃稱大哉世人耳論每歎古今人不相及夫古人趣簡風質無苞苴竿牘之糾紛無毀譽恩讐之窘束要以各抒所見而止故於達意不難叔季猥鄙誰復免此藏心墨兵資口月旦於斯時也侻然獻酬群好而能各暢彼我妙合古作者之法此不已較難乎蓋公晚而始好子瞻也夫子瞻之才也世之旣降已不免馳騁議論執道之動反以見奇吾元美獨能離今之獻酬賡唱而自爲元美哉夫今世固貌尊元美矣輙曰此遷此固此漢魏此盛唐夫必遷必固必漢魏必盛唐句字而儀之則皆公之時蓋亦有優於儕輩者矣傳未數十年而新陳相變已索然不見其所有夫惟作者心之靈氣恍惚自來臭腐神奇與時相爲無窮加槐柳榆柞皆凡火也而可以變萬物故鑽燧之間與公結軫而起者皆以公重非能重公者也吾知吾元美而已

寫出元美身分與何李輩不同筆筆分寸弇州之題震川畫像也有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自傷可與此序參看百年之後公論定於此矣

厓山新志序

張詡

厓山在廣之新會邑南八十里與奇石山對峙如門故又名曰厓門山環以大海潮汐升降吞吐由之在昔樵蘇登眺者絕至兹虵虺麋鹿所宫者蓋不知其幾千百年矣自宋祥興幼帝浮海始創行宮其上而楊太后與文天祥諸臣鏖戰死節之始末皆在焉慨夫六飛赴海大風覆舟之後貞烈忠憤之氣鬱而弗伸者又二百餘年於此矣至我國朝始表章焉成化丙申邑人白沙陳公甫先生與僉事鬱林陶君自強議上請創大忠祠以祀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公又有十六年為弘治辛亥同今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時為右布政使泛舟厓門議創慈元廟以祀楊太后又九年為庚申與僉事晉陵徐君朝文議請入祀典制曰可持賜廟額為全節祭品視古先聖帝王而祀之之期則先大忠一日也於是乎兩厓巨浸之間英魂義魄貞烈忠憤之氣勃然與雲厓爭高鯨波爭濟海月山日爭輝於無窮而香火四時弗絕有司歲仲春率一祭牲牢酒醴粗豆玉帛禩然前陳往來部使暨縣人墨客登臨弔酹播諸篇章不一而足徐君一日顧謂詡曰厓山宜志而未有志之者盍闕典也盍畱意焉詡謝不敏伏枕之餘因與門徒博採群載次第編輯首沿革次形勝次里域次景致次帝紀次詔勑次事蹟次列傳次祠宇次祀典次碑文次題詠次記異次雜著次題名悉筆之所以寓褒也此外如張弘範白佐之徒列傳反刻石紀功之作悉削之所以寓貶也編緝既成名曰厓山新志凡一有八卷云嗟乎世之治亂國之興亾雖曰有數然未嘗不由於人事之修廢姑以有宋一代論之使當時君臣有古帝王之學以修其身則出治有本決不至於議論多而成功少矣（此段議論括盡一部宋史）有古帝王政教以新天下則治具畢張決不至於聲容盛而武備衰矣何播遷之有不幸而至於南渡苟斷斷乎以興復為務而勸講和者必誅忠藎如李如岳必任之而勿二如佞如秦如賈必去之而勿疑則中原決可復而大讐決可雪矣何敗亾之有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則宋之失於南渡之先者既可慨矣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則宋之失於南渡之後者尤可痛也嗚呼此志之所以作也夫豈但為為人臣妾者忠節之勸而已哉

志厓山而宋室興亾之故瞭然指掌文字總有關係

重刻呂氏家塾讀詩記序

顧起元

東萊先生呂成公讀詩記舊南廱蜀省皆有刻歲久殘漫罕行於世余家有藏本南考功陳君取而諷焉謀於祭程君葦授諸梓旣成屬余以序余唯國家功令立詩學宮士所受以紫陽集傳爲宗一切古注疏罷弗肄故成公所記雖學士大夫心知好之而不獲與紫陽耦余間嘗反覆研味參諸往志得其說與文公異者凡有四焉文公取夾漈鄭氏抵諆小序之說多斥毛鄭而以已爲之序成公則尊用小序且謂毛詩率與經傳合爲獨得其眞其異一也文

公釋思無邪謂勸善懲惡究廼歸正非作詩之人皆無邪成公則直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云耳其異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卽是鄭衛二雅廼名爲雅成公則謂二詩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聖人固已放之其異三也文公以二南房中之樂正大小雅朝廷之樂商頌周頌宗廟之樂桑中溱洧之倫不可以薦鬼神御賓客成公則謂凡詩皆雅樂也祭祀朝聘皆用之惟桑濮鄭衛之音乃世俗所用元不列於三百篇數其異四也余又嘗因此攷之而覺成公之說長詩序自毛萇鄭元沈重蕭統皆以爲子夏作韓愈

氏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漢儒所附託伊川斷以小序作於當時國史而大序非聖人不能程大昌又辨小序古序也兩語外續而申之依范曄乃衛宏所綴諸說紛紛迄無定論然詩之有序猶聽訟之有證驗也證驗必於其人與世之近者求之以毛氏之源流子夏貫穿先秦古書自河間獻王已深知其精者猶不足信今用已見揣度靜女采葛諸詩爲若後世子夜之歌估客之樂者鄭樵章俊卿之論是且奚據哉有善有惡詩辭固爾作者之志非美善則刺惡何邪之有故均一淫泆之辭也出奔者之思則

邪出刺奔者之思則正今第以辭而邪之則叔於田本刺鄭莊也而辭廼愛段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辭廼戴武是直爲後世美新勸晉之嚆矢矣聖人奚取焉廼存之爲亂賊口實哉漢志載衛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近代博南新鄭著錄言鄭聲淫者謂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是以樂記曰流辟邪散翟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聲與辭其分固已晰矣青矜安知非以刺學風雨安知非以思賢有女何車安知非以刺婚遵大路安知非以畱君子而必以爲淫昏不檢之人自道

其詎浪咧晰之語乎聖人所删者又何等詩曾是斥璣登艮邇慙寘此也左氏記季札之觀樂也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周樂惡得有之魯之樂工又何自取異國淫邪之辭肄之於韶夏濩武間也且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皆見美於叔向趙孟韓起然則鄭詩未嘗不可施燕享假令盡為淫奔所作豈有兩國君卿大夫相見遍自歌其里巷

狹邪之淫辭以瀆媟俎豆下伍伶諢者哉必不然矣蓋攻擊朱儒方回馬端臨輩所論著錯以古今諸賢之言二書異同較若指掌而成公之說其理似有不可廢者士君子生千載之後讀古人書政自未易詩又多微辭尤難臆決要在衷諸理而是求諸心而安耳苟其有得於心與理即巽語邪說持之有故猶不可棄況乎賢人君子之言乖庸解頗之論確有師承可俟百世而不惑者哉然則讀文公集傳者於成公所記惡可忽諸抑又聞楊雄有言譊譊之學各習其師范曄亦云書理無二義歸有宗碩學之徒莫

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夫考正亾逸稽覈異同使積滯群疑渙然冰釋固通今博古者之大快也余故詳次昔人所評為讀二家詩者備折衷焉

引經據史大義了然固是呂氏功臣未始非考亭益友留心詩學者當三復之

杏園重會詩序

謝一夔

皇上即位之十有三年朝廷肅清四裔賓服而百司庶事（起亦莊重）亦用簡康縉紳士大夫得以暇日少遂燕樂之私乃三月一日武庫郎中滇南楊君宗嗣置酒元寧觀會同年仕於朝者凡三十有几人目曰杏園重會坐席之序以齒而甲第先後官職崇卑不與也是日天氣晴明惠風和暢罇壘旣陳衣冠駢集譚笑以暢其懷勸酬以盡其情伶人歌舞以助其懽酒半修撰鄭瑤夫首為七言詩二律以紀述其事於是在席諸君皆倚韻和之明日宗嗣書各所作屬予言序之用垂久遠予惟自古名賢達士因時撫景未嘗不燕會以肆其樂形諸言以紀其實昌黎韓子所謂飲酒而樂所以宣其和感其志而成其文者是已然遡自往古以迄於今其為文字宴會者不可勝紀求其彰彰聞當時名後世者惟蘭亭眞率數宴蓋蘭亭以有右軍眞率以有留歐諸公故也（論有關係）然則諸君欲為斯會遠圖可不思所勉樹功德而徒侈詩文可乎抑予於是因有感焉昔在庚辰同與廷對入仕者一百有五十距今十八年而與茲宴者財三十人中間或職南畿或遷外服或以故去官遭貶黜與壽年不永者已五之四人生聚散不常升沉罔測如此苟不乘時勉修職業以建立事功不重虛此生哉書曰詩言志歷觀諸君之詩皆渢渢乎治世之音而忠君愛國之心交朋規勉之誼藹然溢於言表繼今以往尚期各隨所任而夙夜匪懈以弼成聖天子億萬年雍熙之化使職業之修功烈之著炳炳烺烺光映簡冊斯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無忝今日之會其或靜言庸違與世之祿祿者無異則奚足道哉三十人襄陽艾天錫仁和鄭瑤夫某某

不泛叙交游而諷勉於職業之大總有關係意高語重卓爾不羣

送童子鳴序

歸有光

越中人多往來吾吳中以鬻書爲業與時童子鳴從其先人遊崑山尚少也數年前艤舟婁江余過之子鳴示余以其詩已能出人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余爲念其先人相與之舊謂子鳴旅泊蕭然恨無以䘏之者（伏）已而子鳴以詩來益清俊可誦然子鳴依依於余有問學之意（節取在此）余尤念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歎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爲學（痛發不讀書之害）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無怪乎其內不知修己之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紛紛然日競於榮利以成流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子鳴於書蓋歷能誦之（業進士者不知書而書賈反能誦書可發三歎）余以是益奇子鳴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寫得精彩）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囷覆護其上彼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爲余言廣東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引證精切）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爲神也古人雖亾而其神者未嘗不存今人雖去古之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今之學者無以爲土梗已耳子鳴鬻古之書然且幾於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暮將往錫山寓舍還歸太末書以贈之

黃鶴樓贈別詩序　林俊

黃鶴樓名天下山延袤數百里趣郢城距大江名曰黃鶴山山盡處石巖然崛起石之上樓也傑棟崢嶸翔𦐂飛舞偉然湖南一奇觀岳陽滕王不及也予嘗評斯樓有君子道焉屹立天南下瞰八極俯㟪峨倚星漢而不知其高納洞庭吞雲夢而不知其大洪濤勿驚疾風無靡乘則為候與時偕行陰慘陽舒憂樂同態喧而能寂特立而不隘斯其大凡也登斯樓者其亦將無取乎有是江山存是樓無是人其不孤乎登斯樓者其將能無負乎進士金沙馮君時濟杓貢沉𠐁好問學善記古今事頹然儒者奉使岐落道徑武昌憲副沈先生思古暨諸君子飲餞之黃鶴樓繪圖賦詩為別俊序其勝與其所以登者如此君固取斯樓哉樓不孤哉君固能無負哉異時翹楚士夫洗𣝴闓井振耀古與今如斯樓擅名湖南等而上之其必君也若曰凭高眺遠把酒臨風旅烟霞親魚鳥樂斯樂矣殆非諸君子之意亦非所以贈君子也

風骨稜稜嶄然有孤峭之色眞是文如其人

唐詩紀序　李維楨

始黃清父紀初唐詩四十卷無何病卒而俞公臨竟其事益之為六十卷則又以為未盡一代之業乃倣高廷禮品彙馮汝言詩紀紀全唐詩詩某篇某千某百某有奇人千三百有奇名氏若詩缺疑者五十人有奇仙佛神鬼之類為外集三百人有奇考世里序本事采評論訂疑誤稗官野史之說殘篇隻字之遺無所不攟摭合之得若干百卷數年而告成蓋其難哉不佞聞聲音之道與政通世隆則多隆世汙則從而汙三百篇不可勝原第言成周周以勤儉肇基其詩為邠風而厚詳而中於人情文王文明柔順化行汝墳江漢其詩為周南召南婉而有致恭而不忒武成之際公旦相之反商政尊周道其詩為雅頌和而正莊而實晏然而有深思東周王迹熄其詩為變風雅若板蕩怒而黍離哀去先民遠矣上下千年汙隆之故瞭然指掌匪詩何觀焉然而以詩論世易以唐詩論唐世難評者曰唐以詩進士童而習之故盛士以詩應舉追趨逐嗜故衰少陵宗工曾不得一第右丞雜伶人而奏技主家於詩品何損也貞觀開元二帝以豪爽典則先天下詩宜盛而最

闇弱者中宗能大振雅道卽德文兩朝不及中晩人才樸遬詩宜衰彼元白錢劉郴州姑無論昌黎望若山斗猶且服膺工部供奉而避其光從何也古者上自人主下自學士大夫以及細民莫不爲詩而詩盛衰之機在上後世細民不知詩人主罕言詩僅學士大夫私其緒而詩盛衰之機在下其轉移化導之力詎足望人主乎則唐與古殊矣（善於論世）樂八音皆詩詩三百皆樂唐人樂府已非漢魏六朝之舊時采五七言絕句長篇中雋語被絃管而歌之代不數人人不數章則唐與古殊矣六朝以上惟樂府選詩眉目小別大致故同至唐而益以律絕歌行諸體竟不相侔夫一家之言易工而衆妙之門難兼則唐與古殊矣先王辯論官才勸善懲惡於是焉賚其極至於饗神祗而若鳥獸善作者莫如周公僅僅可數他皆太史所採稍爲潤色春秋列國卿大夫稱詩覩志大抵述舊而唐一人之詩常數倍於三百篇一切慶吊問遺遂以充筐篚儀牽用愈濫而趨愈下則唐與古殊矣三百篇刪自仲尼材高而不炫奇學富而不務華漢魏肖古十二三六朝厭爲卑近而求勝於字與句然其材相萬矣故博而傷雅巧而傷質唐人監六

物樹風聲其於爲師又非徒以其位焉者涇之俗古稱和柔而涇之士以余所知其有開先生長者之風志於修身治心而深病乎佔俾聲利之爲陋者固且有人焉而在乎庠序之間自是淬磨砥礪融習氣之偏而歸之渾化破意見之障以致乎精微相嘘相染而成風俗使人皆曰先王道德禮樂經術之奇不在山澤在庠序者涇之學則然豈不盛歟古者首善自京師始故司樂象胥之教尤詳於閭（得此意方關切涇敎）胥族師涇爲何服去南都三百里而近是國家之所首善也涇之士相與務乎先王道德禮樂經術而風流乎四方使人皆曰道德禮樂經術之興於庠序者涇之學始又豈不盛歟於是午山公使學官維揚與諸生張鑽來請記余樂爲之記以告於多士而易其成云午山公名天馭字應房蘄人修學始嘉靖某年某月成於某月

學校盛衰與晉之故攷論最詳波瀾曲折無限感慨

重刻伊洛淵源序

張元忭

伊洛淵源前後二編葢考亭朱子與黃巖謝氏之所輯有宋諸大儒先生及其門人之嘉言善行畧備矣今太宰海豐楊公朝省而暮讀之既已獨會於心又將重梓之以公諸四方之學者而屬序於忭忭小子夫何知葢嘗竊聞長者之餘敎矣夫道猶水也水必有源源未嘗不一而其流之所之支分派別至不可究詰要之晝夜不舍而至於海則一而已矣何者源深而流長也儒者之於道有不原於心者非學也而稟有高下見有大小入有頓漸則亦安可强而同哉要之不二其心而皆足以至於道亦一而已矣是編所載無論其門人即以諸大儒先生言之濂溪開其源者也二程得之於濂溪既已衍而大之而伊川終不同於明道伊川之論橫渠謂其得之考索非明睿所照其於康節則以爲聖門之別派豫章延平僉得之於龜山爲程氏之適傳明矣而考亭集諸儒之大成顧於師門主靜求中之旨自以爲有所未契是諸先生所不同有如此者然（殊途一致）此特其所稟所見所入之小有差別焉耳乃其精神心術之微本之以誠而守之以敬慥慥兢兢務去人欲而還天理則諸先生者其心同其道同寧有毫髮之異乎是以表裏洞然可以動天地質鬼神前乎千百世而無疑後乎千百世而不墜所謂源深而流長者非歟若夫俗學與異端者流非不可矯飾聦惑於一時而要其心既有愧於周孔則何怪乎其術易窮而其傳易泯此亦潢污行潦之水乍盈而易涸者也然則學諸先生之學者可徒循其流而不遡其源哉（又從楊公身上）抑忭又聞之大臣以道事君而冢宰埒於三公（展拓一步）與有論道經邦之責夫道未有不須學以至者今太宰公孜孜問學潛心伊洛之奧且將率天下而誦法之是宜上賛一人下進退百官一出於道而無遺議也豈非斯世之幸斯道之幸歟忭何敢爲佞焉

於諸賢學問宗旨煞曾體會過來故能源源委委洞徹底蘊

吳瑞穀詩序

郭正域

古之爲詩者以才以學以實際今之爲詩者以調以句以鑿空襲調則不必才模句則不必學鑿空則不必實際而世之寒膚嗛腹自不見古今事者皆張空拳而談詩矣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孔子亦言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第淒淸其調柔曼其舌以爲得詩之聲瑰瑋則謂傷調奇崛則爲損致譬之悅竹枝蘆葉之響而不見黃鐘大呂霆聲海濤莫非元聲也郎有喙三尺能與爾食者道乎今人之言曰三百篇皆里巷歌謠田婦紅女矢口而成安事問學爲是不知嚶嚶趯趯艘軜鑿鏤蔓草中唐參差模邈博古之士見之而心悸焉夫易用韻言而刲羊承筐鬼車豕塗則言理者何嘗不卓詭也騷寫忠憤而胡繩若木豐隆虙妃則言心者何嘗不閎肆也漢人樂府秦媼景星天馬天門象瑜赤蛟則宗廟明堂何嘗不濃郁也是皆損調乎傷致乎由今人之言是易詩騷選樂府反不得玷於王孟高岑之間矣舍是數者而暨以鑿空當之自命於唐人凡謂得聲得致吾不知其可也今人祖獻吉而宗大復以爲不可加一物不知大復無雄句而獻吉無綺語吾未覩其全也吾友吳瑞穀氏所爲詩若干卷其聲調一稟於六朝初唐而所蒐奇剔詭皆唐人所未見所抽思命想皆今人所未窺人且以唐人疑之嗚呼世人知食唐人之餘而不知發唐人之覆是何異摩顙控頤以抉珠於陳人之口而玉海珠丘天地未發之寶則掉臂而不顧也嗚呼非有陶鑄羣品日新富有者未可與言矣瑞穀博學而信古所著文集凡十卷行於世則元美先生序之以爲於鱗之徒云湯盤孔鼎自與尾銜有別瑞穀詩未知何如而其中一段議論在文章家必不可少

此段議論卓卓可傳使空疎口腹者無所措口

孤憤集序　　汪道昆

胡司馬有社稷功中蜮者卒死請室今上畢錄先帝故臣功狀置司馬不以聞司馬葉葬山中諸門下士若故人無一至者沈山人爲司馬誄則自四明走墓下哭之初吳虎臣及余二仲氏郊勞山人山人馬首東矣問曰司馬稱彼此名以死山人哭者何山人慷慨言曰司馬功蓋東南非臣一人以也往臣竊覘司馬多大度愉喜自如當意輒予千金不當輒嫚罵臣非禮弗食故千金不及臣然坐客多賢豪貴人司馬目攝之不爲禮比臣在坐意獨屬臣臣居與居臣起與起其所嚴事者宜莫如臣乃今自隕而名不傳臣固未得死司馬所耳臣病三年矣孤憤上通於天天且爲臣隕泣又明日諸君東望百里外雨霏霏自大郭來此臣哭司馬時也厥明日出無光頃之雨至與語合於是山人過不佞相與登舍後山出司馬誄讀之四坐憤發不佞起長跽進曰我國家倚辦東南不啻外府天胙司馬幸不蔑東南此所謂社稷功也高皇帝以八議釋有罪必先議功先帝故嘗多司馬功死司馬非先帝意也即司馬無論已奈何傷先帝之明不佞先帝舊臣願爲山人壽虎臣次進曰孤不肯嘗遇司馬前茅孤方引諸少年挾吳姬楚女履舄遮道呵者至曰客何爲孤叱曰毋多言客高陽酒徒吳守淮也司馬歎曰嗟乎此吾故人子引車避之於是人皆謂孤狂謂司馬長者往島夷起吳越卒以澤量人司馬提三尺劒全活之何論德兆及司馬不幸死卒無能發一辭非三人則皆瘖者矣孤德司馬於今終不能忘孤願爲山人壽次二仲氏進曰凡諸功罪有主者兩生不敢知當司馬時彼都人士莫不藉寵靈被恩澤司馬一旦受法則羣起而誹訾之彼何能顧嘗嫚罵我然今嘅嫚罵則背抵千金者也彼其視怨如丘山視德如流水謂司馬何食人之德而有二心士之恥也幸山人出且爲都人士一洗之司馬以好士聞今得士矣願爲山人壽酌畢白雲起東海亘青天而西於是相與東嚮酹曰司馬有靈擐甲艤艤至矣二三子屬不佞揚抗其事則以山人所自賦若爲山人賦者附之

沈雄悲壯刻劃司馬予長似有雲烟風雨繚繞筆下梅林功罪不相掩其有德於東南甚大而好士一節尤爲冠絕千古予故存是作以表之

送太學趙孝先從軍詩序

方孝孺

臨海趙君孝先爲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爲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爲父言者即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於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羈旅亡聊而獲祿位也即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蓄德踐行如孝先有聲名如孝先旦夕當爲美官官於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爲哉爲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而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爲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於民有補益課其績效孰爲寡多烏可徇一夫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愛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爲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指乎以己視人則己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爲榮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爲況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迴旋得好）知兵之用薄得士之效大也譬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於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爲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得此一層義益深厚）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苟由是而子則爲孝由是而臣則爲忠有益於人紀豈不甚大其於爲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身以道信乎士（結出）（學字有根柢）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說以序之

孝先事卓卓可傳然竭力贊孝先使朝廷受失士之誚亦未得體看此文兩層廻護處

送劉任丘序

呂柟

畿甸之縣如任丘壯大而又詩禮文物之地者也任丘之鄉大夫丰求於太宰選於衆得吾友靜齋劉子克潔以授之於是吾鄉搢紳皆欲贈之言而謂予與靜齋少同師長同學強且艾位同遊宜有以言之也五月之望予餞靜齋於西郊靜齋離席曰守臣聞諸君有戒言屬子守臣之與子交也非一日矣若不廉守臣能絕之不必教若不公守臣能絕之不必教守臣如有不然他日何以見吾子也惟夫事至而明有不及政行而法有不立則守臣日夜惴惴而望子以示之者也呂柟曰政自正德以來民力屈思盜而不思良民俗頗思爭而不思睦今幾二十年皆爲之吏者貪私教之也今予已能廉且公是何有於任丘而憂夫不明不法邪雖然今有明鏡於此可以別毫釐照遐隱非不亮也使頓罷而側安之則雖以視妍者祇見其耳目偏容貌陋亦可惡矣今有峭壑於此足以止陵越杜僭犯非不法也使引索而駕木焉則雖以視懦者祇爲開蹊徑濟其姦贍亦可抑矣是故君子惟患不廉不患不法惟患不公不患不明故夫子以不欲止盜而公儀子以斷織拔葵能治督也曰若是則廉公亦非易事乎曰然子不見終南山之禪子與士邪隱幽巖處暗室不接人三十年以爲旣定寂仙佛可坐而得也一日有友携入長安城過栁市以東粉娥黛姬妖聲艷曲觸目而塞耳遂忘其三十年之爲功也周京之士年已耆耋家藏古度舊衡自謂傳自夏商以準物不爽分寸錙銖者也他日入於秦市執詣其尺冉議其引雕改其錘漸移其系於是或以千鈞爲輕或以尺布爲長而不自知也曰廉公之難亦至此乎然則何以至之曰吾東郊之圃有株桑其上鳴鳩生數子朝飼之自上而下夕飼之自下而上雖有爭者亦不亂其次以與之求幾數月其子皆喙剛而羽健無或不能飛者矣吾西隣有老媼生數女長如西施已嫁矣次者寡髮次者粗肖次者面黑如漆次者耳短吉士過而弗問也媼乃謀諸姆氏剪髮與髢出鉛與黛肖傾倉中脂以粧之故其環重十銖三年之內數女皆嫁焉於乎子誠如東圃之鳩明矣不行子誠如西隣之媼法矣不立乎訂頑之言如隣媼砭愚之言如圃鳩是故仁則能絕不廉義則能絕不公

（四字作骨）（有也三解譬物不覺其複）（結得精）

議論譬策都以比喻出之其快捐處頗似眉山蘇氏透徹人情字字刺骨

送吉安張太守序

馬中錫

六曹皆官也世獨多刑官六經皆學也士獨好精法律學謂其一官刑曹百務皆諳一精法律終身取辦視他官若不足為矣故人恆多刑曹官而刑曹官亦以此自多予未敢謂盡然而亦未敢昌其說成化甲辰春秋官員外郎張君抑之以年勞遷吉安守抑之先君子常贊太平郡幕有遺愛民至今懷之侍御鄒君公輔郡人也因請予文以贈予往未敢昌言者今可以言矣夫大江之西固多劇郡然十三郡中吉安號為尤劇邇年俗漸於澆民從於訟非得長者坐而鎮之不可默挽其馳突而漸消其桀驁豈專刑名法律家所能諳且辦哉予官諫垣八年於茲較閱刑書封駁舛誤習見所謂刑名法律矣奸者舞文以規利廉者彌文以近名刻者深文以示威不一再轉轍喪所有負所學惡在其為諳而取辦哉亦嘗習文抑之矣其為人務為長者其立心恕其決獄平其為文無一切深刻巧詆之辭其貌謙其氣冲虛不自多精於律學不自謂為精以是為守易易耳豈必取藉於彼哉若刑名可以取辦法律可以諳務則商鞅韓非輩駕伊呂而失孔孟久矣夫六經檢心之書也法律刑人之書也學者明經致用尚藉之資奸僞以壞心術况法家流乎竊抑之之風度而上泝其先人之流澤抑之之賢固有自來而牧民者有予惠心果非一刑名之可例論也譬之役徂者然豢之者固得其用撲之亦可得其用相與肉於市無異也至縱之林木之間而掐之豢之者但見其來而撲之者狙見即走矣法家撲狙者也抑之豢狙者也豢與撲其為道殊其致効亦異吉之民其亦知所嚮焉則可矣

鷹鸇不若鸞鳳自昔言之苛政成風虎而冠者接踵於世吾於斯文獨自有感也

送太守程君之任衢州序

羅欽順

昔陽道州自署其考云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余嘗以爲拙之一字當爲巧者發爾不然未爲得也夫巧固傷民矣而拙將無瘁其國乎國誠瘁未必有肥民矣何以驗之往年賊璫用事有司率承望風旨累年租調之逋負者舉之如不及緣此橫取民財一郡多者突至十數萬名爲官借而實則威之以嚴刑徵諸前聞是謂白著吾民皆不堪命而卒無所於告也巧之爲禍其烈如此不可畏哉然推尋事端則凡逋負之多未始不由累政之拙在平時或可牽補一旦事變百出國用且窘元哉之策勢將必行斯民安得不重傷乎是知巧與拙皆不可也嘗聞漢宣帝論及良二千石首以政平爲言要之催科之政惟平乃善夫所謂平（如此民便受福）者豪傑不得以苟免貧弱不至於見侵惟正之供取必以其時其非時之調發必不得已則審其輕重緩急而通融之有術如是而已矣夫有地數百里民小大以數十萬計政事之當平者誠不少乃若關於利害之大者宜莫過於催科之政平則實惠及民而國用常足上下之情兩得爲郡者庶無負矣今之君子可以此言告者程君汝南非其人乎君初以家學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南京戶部主事歷歷員外郎郎中詳敏寅恭聲稱籍甚當道兼采其資望爰請於上俾知衢州夫以君存心之良得名郡而理之其致勞於撫字也必矣而況在戶部日久中間屢奉堂劄有事於外服其於民情之舒慘國家之盈縮緩急之際可恃與否夫孰非其所諳則夫催科之必平不傷於巧不失於拙又當於君見之矣且爲郡之道豈無安養教化可言而顧於催科是講則以大學之教固嘗深致意於理財之道得然後安養可遂教化可行不然心雖勞竟何益哉用敢以此告之君以附忠告之義以復其寮友楊君景奇朱君廷輝輩之請

和平切實不爲浮游無當之言自古真理學人未有不留心民事者

操縵稿序　　林右

吾台郡雖僻處海隅而文學之士往往與上國等歷唐宋來名登史氏者弗論姑以吾同輩觀之如方希直郭士淵王修德者森然出為世雄文章播流於人人異時潛溪太史公見方君之文嘆曰眞奇才也遂置左右不忍其舍去繼見王郭之文喟然言曰吾道台矣公以身任斯文之重天下所則也譬猶之於物豈偏於三君子哉要其實之所形言有不覺而至也余因公言取三君子之文觀之方之文如春氣方至津液之色充滿廣宇飛潛動植各有生意郭之文為蒼鶻摩空飛縱東西初無定適而俊逸之氣自為人所畏王之文如月墮澄江上下一色淨絕垢氛清明之氣可掬也由是往來三君子不以我為不可語嘗手書其文以遺余余羅諸座右將欲焦心盡氣追步其蹤且不可得思之未嘗不自慊於懷今年王君過鍾離會於客舍出其文使余評之吾知其為戲也雖然間嘗聞之物有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窮也物有五味五味之變不可勝盡也色味在物其變在人人之才智不同物各隨其人而變此所以無窮盡也文章之在天地亦猶是也其大經大法本於聖人其深淺精粗高下輕重則各隨乎其人故自古以來歷代雖遠作者雖衆然體制迭異意氣代殊譬如人也均有其面而面面之貌不同非各極其變之所在歟由是而觀則知守色味而不變者非知物者也習前人之說躡其故常而不知變非善文者也修德之為文不詭不隨惟正是守不泥不專惟義是宜此其文有過於人者其亦可謂善變矣乎雖然吾聞古之君子變已非難使天下皆有所變為難文自前代以降千人一律如刻符信讀之厭矣則變而通者有不在修德與諸君子哉

論文章不可不善變極有理解氣體乾淨絕無拖泥帶水之言

六書精蘊序

魏　校

嗟周之衰天王之弗考文也久矣秦以凶德閏位强取文字而同之乃後世惟李斯是師先秦古文則既闕有間矣其別出者多列國未同之書然則文終不可考與曰文若非他也心之畫也所以體天地萬物之撰也古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天然而然也心學而則也貫若一矣古人之心學大以寄倉頡之作六書也猶之伏羲之作八卦也若剖混沌而開之其道易備愚夫愚婦可使與知不知不足以言道乃其精蘊則有學士大夫不及盡知者是故傳久則易以譌有王者作議禮制度而考文心法同也昔者周宣嘗考文矣古文之變而爲大篆也史籀所述也文字浸以備矣開闢而後與有功焉者也心法之微傳歟否歟今固弗能知矣秦之斯彼何人也而其心乃敢曰古亦莫予若矣茲其萬惡之根矣大篆之變而爲小篆也斯實紛更之文字則大備矣混沌之鑿也亦多矣秦以吏道易君道天下日擾擾焉程邈因是以隸書代篆書六書亦墜地矣要之二人者同於苟簡者也稽古曰三代而上一字宙也自秦限之矣秦弗稽古師先王而

讀書論世

歷代師秦以爲故詎惟六書也哉校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久湮欲請於上因古文是正小篆之譌擇於小篆可者尚補古文之闕多病未遑則爲之贊發大義以闡心法學者毋滯於書而博之天地萬物毋徒求之天地萬物而反求諸心天機之不器於物也古猶今也噫天而欲興斯文也茲其濫觴也已或曰斯無道秦百代巔也請廢斯篆一洒空之無寧慊於志乎曰斯篆亦詎能盡廢古文今亦何必盡廢斯篆天王而考文也亦惟祖頡而參諸籀若盤盂書定而一之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黜正之惡而知其美曠若天地之無容心焉邈隸亦然察而修之與俗宜之翻篆而楷俾無失六書掃官府之繁苛爲書籍之狹經離道者復歸民於樸毋或琱琢其天或曰噫信斯言也古道可還也六書云乎哉

論書之精深入奥窔而上下千古之識俱備非莊渠烏足以知此

古愚集序

羅洪先

語云人之不朽者三而立言其一其意以爲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功德無可據矣表見於辭庶幾愛者傳之不愈於草木腐爐無聞乎余嘗不謂然凡言藉以立者謂其發聖靈之蘊立中和之則達民物之宜而垂久大之業者也不有之身莫能顯其微不精於用莫能述其故將使迷者悟而審於行明者擇而繼其志固非可以億中僞爲矣亡德與功爲有所謂言哉自此議興於是工緐文遂浮藝刮截章句剽竊義意蒙賢哲之旨與而籠罩出入於異端百家之流眞贗雜陳得失並紀知言者宜無所於逃矣世鮮斯人則雷同徼譽豈可勝道哉此君子所以托刑於秦火也堯之德禹之功典謨之言皆可謂至矣自今考之其足誦說者卽其身有之而致之於用者也是故其常爲典其謀爲謨其敎戒播告爲訓誓誥命其味歎稱述美刺爲風雅一也下此所就有小大則所及有遠近皆可以廣天聽裨世道故里巷之評五方所采朦瞽之陳三代不廢言之不朽也蓋若此廬陵古愚周先生起家進士自兵部郎爾爲郡守余嘗從其季子學慶君以介讀其愚集所載封事剖析弊源敷達國是惟恐積滯日久振刷不易其與人語諄諄援理道規儆而要約之至於托興引譬又皆忠愛惻怛之寓不肯少自貶損以徇末俗卒之不遇而去希索閭里恂恂無怨懟色其銅範不必工其步驟不必古不皦皦於聲稱不刻刻於綜察豈不足徵其實淅其惡哉余因是知言不可僞又因以知言無可畧則吾之取諸人者要不可以例視也近世公卿大臣多好文其爲書動數萬言私以名家甚則托文人華其行事連帙盈卷如綴文繡揉葩卉然非不紛麗觀視適於用或鮮矣豈亦惑於立言之謬歟余幼從先大夫識先生旣長與其諸子友善故爲之述敍於乎知言者此以求之可無異於先生也已先生名爇字甫敬

其論甚高其說甚暢然子不云乎有言者不必有德自古如司馬班范之屬著書以名後世者不可謂無與乎立言之列也固知三不朽之說終不可廢

送給事陳君使琉球序

屠應埈

琉球王世子清表曰臣世被中國厚恩樹之島夷以藩屏東海外先臣眞憑天子神靈獲終於位孤臣清議嗣惟是徼於元命弗敢寧居謹昧死介陪臣長史覲以清渤渡海至表聞制曰可禮部議册典簡所宜使者具名上故事凡使二人而正使以給事中往時當往者宰恒恒憂動色陳君應和爲吏科左給事中有賢譽而君亦壯不憚往乃疏名上天子素知其賢報允陛辭復詔賜玉帶麒麟服云居應埈曰東南彝內屬者以數十琉球葢其一云高皇帝一統無外撤節異域諸海外蠻彝君長振慴威德交臂屈膝以稱臣歸化而琉球始通貢獻中國文皇帝時命使者就立之王賜之册命被以印綬冠帶世爲外藩臣得遣子入就太學（敍次古雅）於是琉球爲寵王駸駸向聲教矣天子躬至德中與諸國益效職無敢墮怠聖惠光施存定荒裔而琉球之使也陳君實尸之行矣壯哉予嘗讀太史書至相如之使卭筰也道蜀蜀守令郊迎負矢以爲寵而相如亦卒能其使事予未嘗不灑然心善之也至覩博望侯騫傳則以一介之使凌絕潮外結軌殊域歷上古不王之國爲漢鑿空向導隨流而攘則又遽然喟歎雖其行不揆於古有壯志焉今以行人往來之域通外邦之內臣而使者言海外則恒恒動顏色奚古今人若是遠也陳君建盛朝之節照耀燕趙齊魯之郊浮江達河逾於淮泝錢塘之波騁於故里其守令亦將北嚮先驅若相如然斯可謂寵矣而又馳東冶沿漳水睇無諸之域橫海東下染彭湖指中山覩日月所出沒俯視蛟龍巨鯨之嬉遊也若陸行牛馬然蠻彝之俗振於天使王侯以下羽冠螺飾蓄喘息迎謁而陳君執符被服拱揖於其上（寫得奕奕生動）知不知望之以爲從天而下斯天下之壯觀極寵而博望騫所肆詭而不得者也斯不亦壯哉抑君天子之近侍臣也雖蠻彝亦將於君而觀式焉夫言動與取身之經而使之節也宜昭皇度茂貞使命以風示（進之以規）天子之德於諸蠻不在茲乎不在茲乎夫以陳君之賢而使事又壯不憚往其於茲也吾有以測之矣

意高色古有謫有規極波興雲委之致

贈錢文則序

高啓

韓文公詩有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蘇文忠公謂公身坐磨蝎宮也而已命亦居是宮故平生毀譽頗相似焉夫磨蝎即星紀之次而斗宿是躔也星家者說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余後生晚學景仰二公於數百載之上蓋無能爲役而命亦舍磨蝎文與文忠皆生丙子是幸而偶與之同也二公之名雖重當世而遭逐排擯謗毀幾不自容仕雖嘗顯於朝而貶陽山謫潮州竄逐於羅浮儋耳之間踰嶺渡海冒氛霧而伍蠻蜑其窮亦甚矣顧余庸庸雖不能致盛譽亦不爲排謗者所及况遭逢聖明忝職禁署蒙恩賜還無投荒之憂是幸而不與之同也然二公之文章德業赫然昭映千古而余早罹艱虞中事奔丞學不加修文無可采將泯焉爲衆人之歸是不幸而不能與之同也噫命之所舍既同則宜無不同而何相去若是之遼哉蓋窮達得喪由乎命智愚賢否存乎人存乎人者可爲由乎命者不可必世之人常以不可必者責於命而不以可爲者責諸己所以多自恕而倖得也若二公者其道同其文學同故毀譽窮達有不必其同而自同則余之不能與之同者蓋有在也而豈命之罪哉山陽錢文則能推星以言人之禍福無不奇中士大夫多稱道之將遊湖海徵余言爲贈因書所以自警者貽之且使遇夫自恕而倖得者告焉文則讀書好修善鼓琴斯術其餘事云

波瀾意度落紙雲煙其歸重人事尤足關庸夫暴棄之口

姚江送別圖序

謝肅

溧陽逯公貫道丞越之上虞，秩既滿，將朝京師，邑人士相與送之姚江之滸。公欲登舟，輟棹止之，咸咨嗟感嘆，不忍為別。於是公起指江以語於眾曰：「昔吾絶江而東，懼弗能佐理，以忝朝廷寵命。賴是父兄能教予，余能率三年無一事累我，我得西渡江，趣道千里，以覲於天子，何幸之深，無為不忍余別也。」眾閭辭以復於公曰：「自本朝有天下以來，官於吾邑者，不猛以厲民，則寛以怠事；不激以為廉，則察以為智。是皆不知從政，往往不免，故未有一人得赴中書以考厥績者。考績中書，當自公始。公無彼數者之失，有古遺愛之風哉。吾等是以於公之別不忍也。」乃再拜別公。公登舟，送者佇立水濱（文中有畫），舟既行，猶注目不少瞬，而公亦憑柁樓顧望踟躕。於時天霽潮平，四山如洗，木葉飛，槭槭涼飈聚之，與翔鳥泳漁相下上於中流，使人別情紛擾，益不能自忍也。好事者繪焉，題曰姚江送別圖，將以寄公，屬序於余。余謂送公之別，不於他所，而於姚江也，何故？蓋姚者，曹氏女也，其父盱善水，以迎伍君為濤所溺，娥已死，援出父屍，事載漢史，後世慕之，故以名其江。然伍君之忠（漢論恰好），曹女之孝，臣之大節也。公嘗以教邑人士，今公之去，邑人士必臨江以送者，非徒不忘公教，亦以願公克全大節也。若乃區區不忍為別，烏足重為公道哉。姑併書於圖末，而能言者又繫以詩，庶乎公之有以覲省也。

從曹娥身上發出忠孝大義，炳炳烺烺，却是天然議論，不煩斧鑿。

曾南豐文集序

王愼中

無錫安生如石刻南豐曾氏文粹成屬愼中爲序而重以武進唐太史順之同安洪郎中朝選二君之書以勉焉予惟曾氏之文至矣當其時王震序之已無能有益於發明晚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予何敢任焉唐君以文名世洪君與之上下其學文亦日有名而二君見勉之勤如此豈有他哉亦慨斯文之既墜而欲明其說於世也故不揆而序之曰極盛之世學術明於人人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於其間自銘器賦物聘好贈處答問辨說之所撰述與夫陳謨矢訓作命敷誥施於君臣政事之際自閭詠巷謠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詩與夫作爲雅頌奏之郊廟朝廷薦告盛美諷諭監戒以爲右神明動民物之用其小大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意未嘗異也士生其時蓄未有不能爲言其才或不能有以言而於人之能言固未嘗不能知其意文之行於其時爲遍志成務賢不肖愚知共有之然而不爲專長一人獨名一家之具噫何其盛也周衰學廢能言之士始出於才由其言以考於道德則有所不至故或駁焉而不醇或曲焉而不該其背而違之者文多有焉以彼生於衰世各以其所見爲學蔽於其所尚溺於其所習不能正反而旁通然發而爲文皆以道其中之所欲言非掠取於外藻飾而離其本者故其蔽溺之情亦不能掩於詞而不醇不該之病所由以見而蕩然無所可尚未有所習者徒以其魁愽誕縱之力攘竊於外其文亦且怪奇瑰美足以誇駭世之耳目道德之意不能入焉而果於叛去以其非出於中之所欲言則亦無可見之情而何足以議於醇駁該曲之際由三代以降士之能爲文莫盛於西漢徒取之於外而足以悅世之耳目者枚乘公孫弘嚴助朱買臣谷永司馬相如之屬而相如爲之尤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於蔽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之屬而雄其蔽也於是之時豈獨學失其統而不能一哉文之不一其患若此其不能爲言者旣莫之能知由其不知之衆則爲之而能者文益以鮮矣四海之廣千歲之久生人之多而專其所長以自名其家者於其間數人而已道德之意猶因以載焉而傳於不泯雖其專長而獨名爲有愧於盛世旣衰之後士之能此豈不難哉由西漢而下莫盛於有宋慶曆嘉祐之間而傑

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觀其書知其於為文良有意
乎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
出於道德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獘亦
已少矣視古之能言庶幾無愧非徒賢於後世之士而已
也推其所行之遠宜與詩書之作者並天地無窮而與之
俱久然至於今日知好之者已鮮是可慨也蓋此道不明
士之才庶可以有言矣而病於法之難入困於義之難精
決焉而放於妄以苟自便而幸人之相與為惑其才不足
以有言則愧其不能矯為之說誣言以自高而掩其不能

之愧以為是不足為也其獘於今為甚則是書尤不可不
章顯於時顧予之陋安能使人人知好之而序之云然蓋
以致予之所感焉耳

道思雅志師南豐故為曾集作序鄭重不苟綽有經術
湛深之意

送郭君知上海縣序　羅玘

進士盧龍郭君出知上海縣縣人在閣下者合而送之郊
且重縣之得君也屬予言之人皆曰上海東海地也盧龍
地瀕北海同一海也鹵潟鹹鹻其水土同潮汐颶風以時
發作其氣同魚鹽蒲葦其產同在畿輔北赤縣其所隸同
無宜使監司之轄其官之得行其志也又同以其生而習
見者之同而治其所臨者之同行見郭君政之成也予又
將何言君邪雖然君亦遽謂其信同邪君自是而往三千
之程舟是馬也至之日掀蓬而四矚焉離離芃芃者稻也

曲畫南北之異

無謂其艾蒿也煙之濛濛者墟聚之爨也無謂其野之燒
也閃其擽然閧然者市囂也無謂其逐駭鹿而噭譟也帆
之翩翩而織乎中流者糴舟也布舸也無謂其鼉輸之旛
也入其市而歷錄然者文茵絖綺之肆也無謂其故供張
而迎令也坐其堂而訴牒倥偬者膚受之訴也無謂其箕
椎埋而剽攻也是蓋不俟終日而已較然矣其果同乎哉
晨而六百二十里胥集焉吏以漕目告則三十餘萬石也
君思之盧龍其亦有是乎君思盧龍之所無則知上之所
以用君者非以其同也上非以其同而用吾君顧以其同

而治上海哉予始欲不言茲亦不得不言也請君擇焉

南北不同風氣各別意欲爲守令者知上海之人情土俗耳陸離光怪寫出無數波瀾是其筆妙○圭峰文好爲奇古居金陵每有所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灰槁有死人氣吳郡都少卿與伊乞厥考墓銘銘成告少卿曰吾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今所傳圭峰稱大抵皆樹巔死去之所得也先正作文其不肯草草如此

送聞寂海上人序

王慎中

佛氏見距於儒非以其好廣大宮室珍美服食聚不耕之身而爲放恣如近世所名學佛之徒也殫力於性地會精於心源謂之高大微眇而毫髮千里之間此其所以爲吾儒距者也近世名徒於佛者何如哉惟其宮室服食之知（近日寄寓只○）而猥下隋窳無復小慧他能以爲放恣矣（色淡歸侍○此類也）士之名儒者猶睢睢盱盱詞費氣盛以距佛爲功是佛之得距於儒既非其所以取距而儒之力距乎佛尤失其所以爲距矣不亦謬而可笑哉其間固有屏絕聲色禁耳目之邪淡節臭味

裁口腹之欲約身勞體以自苦刻君無尋丈之安而行有山跋谷涉之勤屬屬然奉其教之所謂戒者以求別於其徒士者且以爲世所難得交禮而多譽之彼亦以此自賢沾然內勝謂足以抗吾道而存其教如吾所見漳州開元聞寂上人智海殆庶幾其人矣佛之爲言固存於其經以大小分教乘而明聖賢之差別則守戒不失蹈人之所極難猶不足語於下乘之數蓋自東土所傳離祖而爲宗者未可望其門墻視彼迦葉以下二十七人二鐙之照西土相續如其經所稱云者又未知羊牛之車相去如何耳充

吾儒之所距則摩揭掩窣片詞俱泯之旨乃足以深攻細析而與之較同異於毫髮之間而上人所守非獨其教之末亦吾道之所不足致距也上人於佛氏之經該誦而精討諒亦勤且博矣其言固在苟求之而思思之而得究其所至將必有以抗吾道而特存吾方距之不暇而暇與之游哉上人勉之然吾亦懼夫所以自爲者不至他日復見上人無所操以爲息邪放淫之本力不足以有距而卒爲上人之道所抗也吾與上人交當勉之

卓識名言堪垂不朽○看得天下拈竿竪拂碌碌庸僧尚在不足致距之列心胸見地眞在十二峯頭視一切泛然占地步者又高一着

送蔡君之任南京刑部員外郎序　羅玘

予既第進士顧視同年皆天下之英也而時方競師唐人以爲詩詩日相角而品日高中書舍人蔡從善又獨爲衆所奇一時父母耇老慶索之父母耇老戚索之遠出游者索之園林勝賞者索之山水草木蟲魚圖畫者索之不則人不以爲絕卷不貴焉及今爲員外郎於南也得刑部人有竊議法吏非詩人所宜居者予獨恐法吏不盡皆詩人也詩之狀物高至於日月列星之繫而其入深也達於淵泉散於風之吹噓雲之浮游雷霆之劉擊雨露霜冰霰之降墜昆蟲草木之生生無窮大之爲海爲嶽爲山爲川微而入於秋毫纖塵之不可見變而爲日月之薄食爲颶風爲鬼魃爲祲爲雷之碓斧星之墜也爲石爲肉爲狗爲老人或雨而爲血滄海之堙爲桑田爲息壤爲飛來峯其爲祥也在天爲慶雲爲甘露在地爲醴泉在物爲芝爲麟爲鳳而於人也宮焉以居器焉以用冠裳焉以章其身符璽橫衡焉以信群而相害也則城郭焉以守兵甲焉以一暴亂祭於廟以報習於學以漸陶而又病其拘有壺矢博奕蹴踘之具魚龍曼衍角觝之幻至於恠而爲神仙服食吐

納之術放而爲孤雲野水之觀木巢石穴之居樵之斧漁之歌農之蓑鼓巫醫百工緇黃之流烏蠻白狄之鑿辨紛如也然必皆羅致之爲詩之囊中物隨取而用焉而後可以言詩又必和以五味使可咀也調以五聲使可聽也施以五采使可觀也嗚呼詩豈易爲哉使其移是心以臨天下之政乎何有而況法吏政之一事耳烏足以盡之乎故恐法吏不盡皆詩人也從善行歸過其家省其二親而同官以贈言見屬從善毋遲遲於庭而遄即其所有事使爲法吏如發蒙然天下於是信之而重詩人望以爲政自吾同年始不亦可乎

恠恠奇奇不可方物樊宗師皇甫湜杜牧之之流亞也

贈別王道思序　　顧璘

夫天將興一代之文必生天資絕出之賢力學好古以成其業考之前代可見已今余觀於海內若王子道思其人也道思弱冠舉進士爲郎讀書過目成誦文詞爛然嘗主廣東試事刻文甚奇余以故志其名今年來爲南京禮部主客郎中會余余稱其試文乃蹙然曰公罔某耶某初學文好擬古最先六經語已而學左氏又之遷固試文則是物也殆楊雄所謂雕蟲技乎近乃愛昌黎爲文日見其難及不知昔者何視之易也璘驚曰有是哉今英賢僉易昌黎文而淺晦菴於道子睿質強氣乃遜志如此乎再會則又曰古之聖人必有學後世或失其傳故秦漢而後雖純德篤行之士盛矣終不可以稱聖豈所謂得其門者或寡乎余因叙祈向之曰子眞絕出人也今天下有大患二異端惡德不存焉學道務虛學文矜奇其究至於蕩人心傷國體非細事也夫聖人之道自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此指純粹一致）初無二物在安勉之間耳今學者遺躬行而索虛無蕩不知聖人之靜爲無欲而以爲無事也顧又曰彼佛老之玄寂非罔乎至於文則明道達意止矣淺深大小雖其所造

六經異體非羣聖人之殊致邪擬之雖肖繪工耳故君子醜之道思曰今之賢者其言皆異於是某請識之又數月道思乃拜山東督學之命二者則其所從政也諸公賦詩贈之余遂書前說爲引是非之衷願吾子終裁之修大業以承天意其在此行矣

自姚江良知之說盛行而士大夫遂有穉悅之學自北地秦漢之說盛行而文章家遂有刻剝摹擬之學篇中所論正爲時輩下針不止悠悠贈別也

闡幽錄序

高攀龍

我神祖御極四十八年而譴謫諸臣自萬曆五年始於時江陵相不奔父喪諸臣以綱常大議評杖者戍者編氓者纍纍矣是後以國本以鑛稅以去奸者發奸者以救言者薦言者推用言者相繼譴幾三百人迨遺詔錄用無祿卽世者且半卽存者以酌量裁以冒濫尼不能十而二三何況沒者忠魂炯炯浩氣揚揚吾不知鬱而爲苦雨淒風抑激而爲冬雷夏雪兩間醇和剝之萬端此固其一矣幸聖天子穆穆無奏不下賢宰相休休無善不庸南皐先生爲闡幽疏者再太宰乃奏勳司案以廷杖獄死者爲一等贈官予廕餘爲一等止贈官先以七十五人請將益搜其未盡者旋得俞旨布海內使知爲人臣抒忠誠於國屈於一時伸於萬世彌久而光諸爲奸利者赫奕旦夕耳嗚呼此闡幽所以爲人心慮至深遠以爲無煩汲汲者其度量相越何如哉天鄒先生固最先讒名用而復錮幾四十年者與趙沈艾諸君子相繼沒而先生巋然爲魯靈光天子用爲御史大夫諸君子卒以先生闡天豈無意乎天之未定疾風迅霆日月瞑晦天之既定水綠山青蜎蠕以寧昔屈

子賦遠遊欲長年以覲既定之天而忠臣義士顧領沒世者常以年歲之不延悲夫然猶被三朝寵錫際一時明良而及茲典未爲不幸也元相前則南昌劉公名一爆今則福清葉公名向高太宰則涇陽張公名問達少年則定遠盛公名以弘會稽王公名舜鼎勲司則奉化戴公名澳後之覽者考鏡焉

事係激揚語關名教凡百君子不可不莊誦此文

明文遠卷

太白山人漫藁序　　鄭善夫

太白山人漫藁者吾友孫一元太初所爲詩也夫曰漫者觸而成聲無謂有謂之云也太初關西豪杰也束髮入太白山爲山人繼入終南汎覲恆岱遊龜蒙慕宣聖遺韵止於鄒魯之郊久之踰江淮下吳越鶡冠布袍獨立於萬象之表志子如也夫高蹤遠影者顧以世爲不足爲乎及讀其詩皆悲壯奇崛感激奮發而卒澤以冲和如神龍在淵變化不測得時而興乘雲雷以雨天下噫是豈忘情遁性爲梨輿來祀者倫乎或曰太初離親戚去墳墓遠遊於方之外與名教或不相棠者是何言哉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人也復欲居九夷嚴子陵去齊適越管幼安徙於遼東孫明復隱居於太山之陽邵康節去家入洛四十而後娶古之賢達流寓於外要必有所爲而安焉者獨太初爾耶或曰吳越之人古文人易致名譽太初操觚飾智揭然爲高意有終南之捷者夫以太初之才稍自抑以應今之世何往弗達顧甘心寂寥卒其世以爵無端功名耶吾嘗與太初乘月汎洞庭浩歌漁父傲睨一世似無少芥蒂於其懷又嘗與臥西湖之上見其息深深時乎天壤時乎地久

要固有道者吾聞無欲而後可應世今之應世者可勝議哉漫稾凡若干余爲之序以傳稾而曰漫則固傳也太初不與也

瀟洒脫俗不衫不履故與山人之稾相稱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渤亦渾同選

受業羅仲銷愼調叅閱

序 文集

潛溪後集序

趙汸

潛谿前集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塾既刻而傳之後集萃稾日新卷秩未有終也宋公以書來俾汸序其意顧久病廢學閱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蓋（伏後知字）嘗編覩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汸既不敢讓知其又奚辭迺爲序曰修辭以爲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乘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於儒林而孔子弟子别爲傳謂辭章爲文而不本於經蓋昉於此至唐韓子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與之文辭之用於是爲貴雖子朱子續周程之緒猶且訥洪表章而不敢忽焉葉正則顯於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修辭不踐故迹而乖離侵畔自窒其源其視韓歐特起

於千載之下而知所宗尚者爲何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先達必以東萊呂公爲歸豈非以其傳而知要能自得師雖儗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愧也乎若夫辭達理明不徼繞陳言而固與之合則百餘年間莫善於侍講黃公者矣景濂父生呂公之鄉而游於黃公之門其學以經爲師而尤長於周禮其出入百家鈎深索隱蓄將以自致也而不但養爲文其於爲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斂之無適不宜而未嘗有意於爲作當其發文擇術直詆辭章爲流言葩藻爲宿穢期於刬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塗而於呂公尤惓惓詠思嘆慕若不能自已於言者則其於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別集之行意徒欲以文辭名世者哉蓋汸所知於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公謂爲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既不以自多而汸又不足以言之顧聞之袁公伯長嘗問於先師虞公伯生曰爲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爲文當問諸浙中庖者乎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爲庖也麤塊而大臠濃醯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湆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予謂爲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蓋矍然稱善也自虞公爲是言學者竊論以爲非黃公之文不足以當之衆仲嘗學於虞公而景濂父黃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於他門者哉善觀斯集者則得之矣

（景濂於文章亦有意攻之非無意作之也此等辭務似太過）

（形容酣盡）

議論極高首尾亦照應嚴密但景濂固致精於文者也說得過火謂其非有意爲作自是擡高身分之辭然反於朱公一段立言苦心描寫不出假令歐曾執筆當自有斟酌處耳

送詩人沈青門序

王慎中

詩人之不偶者有性靈獨發之能而無物役抑紆之害此天民之佚樂者矣其視富貴之人宜如檻狙牢豕閔然於中而不足近名器寵數係所謂尊華者皆瓦礫塗炭瑣紆而朽穢也然予觀唐世詩人不偶者顧不以謁顯者爲戒星卷投轄左覗右矚幾幸一遇如秦關燕壁游說之客紆軫馳叩朝失於此而暮冀乎彼皇皇然若有所迫而不得休吾未見其能樂也其時公卿得以薦士節鎮得以辟官故不偶之詩人雖失意於場屋而多僥倖於薦辟斯人之與顯者遊固其辭藝矜美相爲標致而藉援恃力之圖爲不淺矣彼顯者皆有才學詞章名一時其吟詠風格非出不偶者下也顧能不愛屈己以成不偶者之名如張燕公之於孟浩然賀監之於李白鄭子厚之於符載杜牧之於張仲吉殆不可勝衆以斯論之唐世詩人淪落江湖者未可爲貴而諸顯者能成人之名其道有足尚矣近世風騷將絕江湖之上有能爲詩歌視唐世難得何啻千百而一二也而士大夫取高貲都盛位蓋有不能爲詩者以顯者所以在此而江湖之士難得又如彼相求之跡固當在此而不當在彼矣且此之與彼游也無薦引之門無辟用之途彼亦無所藉恃於此而倡和往反之間果相矜於藝而非有皇皇之冀矣江湖淪落之人誠可大貴於今之時而士大夫往往不知所以成其名以自附於唐之顯者豈不過哉錢塘青門山人沈仕江湖之能詩者自壯而强行游四方多與富貴之人游其能屈己以成青門之名宜必有之吾未之及知而知青門無所藉恃於諸顯者以其來遊閩中之跡推見之也青門入閩皋袍布衾從一僮蹩面而微跛踽踽然憊也唐之以詩謁顯者一見則欲饜其半俯之享輟其一姬之貲如執券責負傲然必得何至如青門之憊也予用是知今之顯者之所以遇江湖淪落之人矣予閒居寂寞絕意當世好事之徒顧辱青門枉與之游予之不能有益於青門可知矣獨不難屈己以爲之重而又非有文章之名也雖俯躬匍匐胡能增昂青門之錙銖爲青門計當且改圖庶幾有遇也青門顧謂余曰斯行遇公歸亦將終隱矣不復有望於餘人也斯言其爲諛耶其非諛也則青門之踽踽南行而窮宜矣古有得人一雙之璧百鎰之金眇若毫毛惟以一言之知爲重此豪士佳公子

之所爲非所以施之今也青門行四方受雙璧百鎰於人宜不少矣今乃持嶺外迂廢無用之人一紙之序以歸曰可以終隱也青門雖自不爲誕世其有不以爲誕者乎是可笑也

感慨遙深爲青門占地步亦爲自己占地步泑泑千載孰屈己以成處士之名如張燕公賀仲監者乎

沈青門山人詩序

王愼中

往予聞沈青門於顧東橋公談之不置以爲江湖詩人第一流也出其詩卷觀之卷中既多佳句又工爲行草書相與覽賞嘉歎久之而罷知公不妄譽人也是時青門詩名已盛士大夫折節下之或忘形迹與締交盟且滿海內予始從顧公所知之予則陋矣轉徙宦跡數年斥歸閩海上無由一見其人今年冬君裹糧南行踰嶺遊武夷度三山入清源訪予草堂彼此如舊相識予所以驩然於傾蓋之頃以在金陵顧公所閱詩卷也君顧謂斯行獨有意於予再見則出其集曰吾詩非得遵巖一言未敢以示人人嗟乎余喜觀君方窺其笈與見一二而恐不可得乃辱不請而盡得之驪珠編玉奪目駭視酬接之不暇連數旦夜不廢而後帙窮何其快也夫江湖之人羈窮自放出於無聊不繫之跡抉斥物彙近觸景光舂撞其鈎棘之腑腸擅極工苦驚人口頰而施於廟朝則見爲瑣廹傷劌而不可居觀君樂府古詞雜詠遊適之作近於工者之詞其所處固然也至於覽觀京都恭睹今上制度禮樂之鉅盛擬爲應制之篇形容功德頌美撫華麗而有則誇而不浮與學士

達官雍容司存蹈巍要而毘清切者競其體況豈材之兼者固不以所處自爲限局與錢塘繁富明麗江南一都會也君生其上而故少司寇省菴公之季子也習其家學資聞廣益闚國家之況而講中外政俗之變亹亹有倫非生於窮窶崛側者比也則其長於彼而且兼乎此有不足異也予獨有異焉君恂恂恭敕風致藹然其所謂邊關諸詩意氣激發溢於聲律之外如彈鋏欲遨公子之車欵戶必得美人之首攝衣從虛左之迎猶傒矜色持槊招他人以軟徐出讒言又如睨柱秦庭不辭碎首燕市擊筑髮上衝

冠使人讀之馮軾而有擊轂之爭隱幾而有按劍之怒抑又何壯也豈其濩落無用雖託以爲佚而雄心俠氣猶不能自釋時時見於此耶窮者之於詩雖腑腸鉥棘以艱拂工苦擅能亦資磊砢骯髒之氣以昌其詞一日有引而置之在位投筆而起不難立當世之奇功君知已盈海內從以爲詩人而已無復有意引君者（悲○感○交○集○）而君亦且病矣斯落落磊砢者將何所湨越其亦日磨歲鑠歸於澌化已矣予敘君詩既論其所長以啟衆人之好又慨其昔壯而今憊也

有感慨有頓挫讀之使人喟然以悲歔欷歐陽公石曼卿墓表

金輿山房稿後序

于愼行

往不佞愼行請告里居歲謁吾師棠川先生於濼上最後先生出書一編命曰此吾平生存稿也生爲我校之將藏其副行也受而卒業僭訛芟煩存其七八以復於先生其年冬先生微病遽爲書報曰歲在壬午吾其有龍蛇之厄以身後累生行也嗟而不對明年六月先生甍於里第馳往伏哭因請諸嗣君再發篋中遺書則行所手校在焉携之以歸將謀諸同門友圖永其傳居八年郁大中丞在楚走使長安問先生藏書安在行也齋沐三宿拜而効之中

丞越一歲殺青竟矣會中丞還臺請於雲中相君暨汪司馬公弁其簡端而行也謹序其後曰夫所謂公卿大臣之文者以其學術韞藉所以經綸當世之具可載而傳也（筆筆伏○後）幸而得盡其用則其文有不見於書而見於金匱石室之藏即詘而有所不盡則其經綸之業有不施於當世而可考於著作之間者此公卿大臣之所謂文也今夫禹皐繇之謨伊摯之訓傅說之命周召之誥與雅頌渾噩典則爲萬世文章之祖然天下不指爲禹皐繇伊傅周召之文而編之詩書以備一代帝王之制則惟其學術韞藉與治道通

而非一家之言也降而至漢齊魯名儒韋長孺匡稚圭之流皆以經術發迹致位三公有所敷陳建白不出師說而史傳所紀亦不名爲一家之言則亦以其關於世務而非自爲文焉爾自六朝之敝以至於唐爲公卿大臣者乃始務爲閎侈鉅衍之辭與文人學士爭長於毫穎之端如蘇頲李嶠以下各以其文自私而不關於世之治忽則學術韞籍幾無可載而傳矣古人有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獨柰何隘若此者先生以大戴世經早列翰苑傳移考於潛邸養成聖德遂翊六龍以升晉登揆路僅滿一

歲輒上書辭去金輿之下爲菟裘焉而其時年始服官矣則先生之於世可謂遇而不盡其用者也先生之才無所不宜其學無所不窺逸經外史汲冢禹穴之編元宗內典金經玉笈之言陰陽醫卜百家技藝之書常世典章文物錢穀甲兵山川阨塞之要法家比讞之文一時士人流品山澤遺逸之材無不畜諸胸中握之掌上而其藏若虛其朴若未兆所謂爲天下谿谷者焉以此盡其用於世庶幾翊贊昇平軼三代而上之何論漢以下哉乃其學術韞藉經綸當世之具既有所不盡其用而發之敘述歌詠之間

本原道藝體盡事情往往露其緒餘有可考而知者此所謂公卿大臣之文也先生所著其要者金華啓沃之篇有經史直解別行於世大者內制代言之文以絲綸之重弗敢私也南宮奏牘不可盡收收其類且鉅者故今集所刻於平生撰述十之五六耳蓋所謂不見於書而見於金匱石室之藏者其祕如彼而其不用而可考於文者其盛如此即古帝臣王佐與齊魯經儒所載而傳者罔無以過也辭章云乎哉繄吾聞之濟南自邊宗伯廷實以文雅振始先生與李于鱗氏生而承其後相與左提右挈力挽澆漓

之習而求復諸古雖或各有所負未必能相下而有以相成李公業已用文章立名當世先生進在大位無暇以藝文自標世亦以爲承明著作之臣自其職業弗爲異也乃今觀先生之文上緣六籍下浸兩京沈思入元鏗音中律蓋能挽末世而復之古者即降而與文人學士定從於騷雅之壇猶將執牛耳而會之況公卿大臣經世之業章章如是也豈造物者將靳其所欲用而永其所可傳邪嗟夫先生即世且十年墓之木拱矣而未有片石麗牲表其爵氏則銘鐘書旂之外所流傳於人間者惟此一編在耳使

復湮滅而不聞乎彼侯芭李漢何如人也故行也甚愧於
先生之托而於大中丞之高誼深有感焉

議論瓌瑋有渾渾噩噩之氣而起伏照應一筆不苟

三祀志序　鄒元標

我朝令甲凡仕與隱有聞於官與家者並得祀瞽宗示之勸法至善也而最後孝子慈孫有力可憑輒以祖父俎豆諸名賢間業以後裔爵復以後裔賢司敎秉鐸者無骨可勝又以俎豆貴人祖父爲贄輒請輒報可不顧所安即公議凜若斧鉞亡問矣於是諸沉修元夫臨終戒子孫異足不入賢祠感念良深而始有以他祠爲重者顧祀而至於數識者悼之往黃梅江公刺吉時覩祀必新建乃歎曰吉州新建未張額時諸以學行著聞與濂洛分庭者有人今奈何言言良知乎於是鷺洲祀二程夫子外以思江西昌二羅先生配曰學有兩派吾姑以兩羅先生爲濂洛儷并行之數年新安吳無奇先生守吾吉視鷺洲祀典專專以理學名曰濯濯鷺渚誰使宋家數百年宇宙排而拭之至今是我信國文公公不以鷺渚爲湯沐也者諸先生寧安享謂公不聞道乎聖門四科未嘗以顏閔故廢言語政事文學且古有三不朽語謂何夫學者學之爲實用維世矯俗使人實受帡幪非以耽守空寂騁虛見爲高也又必有所証驗非泛泛從大人遊分半席瞑目端拱矜莊嚴曰吾

聞道也吉州人夥耳傳妄撥勲賢名宦諸臣吾甚痛之於是搜國史邑乘宦於斯生長於斯衆著者得若干人人各爲傳一稟獨裁不虛美不隱瑕如古史義例間有欲得者公曰彼石可轉吾心不可奪有爲乃公得者在吾何敢郎都三事有遺議者公曰彼生有崇爵沒祀鄉賢足落彼事有公議在吾又何敢書成過文江謂鄒子當弁一言簡端余讀而感公所以維世者良且切也余嘗有感于吾吉學術蔽人久矣計新建自嘉靖間始盛行西江吾吉州前此班班名臣碩儒何都也而嘉靖年來稍稍息矣常求之不得其故由古我先輩沉深淳樸闇然躬修有言必篤有行必卓故麟麟稱盛最後言愈熾就愈下矣蹇蹇匪躬者曰不聞道屋漏無愧恥逐隊談塵者曰蔽性此其言豈不膾炙爲學人士鶩然諸人自以之鞭後則可碌碌腐流長短人不可不然夫子於管仲一則曰如其仁如其仁於微箕比干曰三仁三仁豈今之談説者駕夫子上之乎是説之溺人也浸入骨髓後生末學惟以初入耳根者爲宗誰復敢昂首碧霄抉竅剖微與諸先輩一駁正也愚嘗謂良知如彼教家居毒鼓可以生人可以殺人精於良知全體者可以生溺於良知偏見者可以死公之挽吾吉頹波横議者力哉雖然視瞽宗瞽宗重倖門闖安知雄俊勁特他日不鷺洲爲瞽宗乎私也托之乎公顯貴也托之乎彰微黨紛也托之乎輿論子大夫良苦不佞有説以告夫人之不磨者精不朽者神齋明盛服洋洋降陟上下左右者何物哉誠不可掩也諸先生生前崎嶇冷落鬱鬱冥冥故精神不以生存不以死亡一坏净土供奉諸先生神遊不爲僾而又以力可憑不顧先人所安闖諸先生席次諸先生孤特者必望望而避是誠可掩夫子語欺余矣嗟乎吾安能必斯席無不速之客又安能必多來者有必勝之骨惟特有千古真精神在昭映人耳目假者自假真者自真執爵童子惡得而掩諸吳使君志不必孤使君往世豈無心使君心守此懿章不墜者

鄉祠之濫觴也久矣濫觴不已至以特祀爲貴噫可痛也議論深醇辭氣修雅是有關世敎文字

蜀阜存槀序

蔡清

融堂錢先生生丁宋日之暮蓋不能攺廢繩墨以投時好者間嘗小試仕途不旋踵輒卷而去之往往棲托於寬閒寂寞之境日與聖賢相賓主與其徒相倡和與風月溪山禽魚花木相朝暮而其神之所適蓋自東極之東西極之西南極之南北極之北千萬載之上千萬載之下皆在其所鞭駕覽歷之內也嗚呼亦振世之人豪哉其言曰人間之樂動中見之天地自然之樂靜中見之又曰坐閱群經觀其規模作制如四時錯行如日月代明無一不與我心相應者又曰大包宇宙元無際微起毫釐即未純嗚呼先生之所自得者如此以此而見於詩見於文文豈區區思生俗子所庸置其品題也哉惜其遺槀今不盡傳是編名蜀阜存槀則今吾閩右布政使梅軒徐公所收集於散落之餘而校定焉者也公將行之梓命門生蔡清覆校而序之且曰其詩文皆自大本大根中流出與尋常枝葉者不同清因以此意求之而得其大致若此嗚呼先生沒於淳祐間去今二百餘年而其遺槀乃使得吾徐公表章之是大類昌黎集之見認於二百年後之歐陽公者矣斯文之

顯晦豈自有其時哉先生名時字子是其學得之慈湖楊先生簡敬仲行業詳載宋史浙之淳安人也徐公名貫字原一亦淳安人

高風遠致髣髴見之老筆扶疎亦若與澗竹岩松並其修潔

送贊畫陳百戶序　王慎中

善騎者不忘馳善射者不忘彀使其體習於銜轡玦彄之具而心悅乎磬控縱送之能使其約束委頓於衢巷里門曲藉而跼蹐不出一室目窮於前堵而足極乎四隅越日踰時而不得一逞則偶然而不樂故見平岡峻坂則思介馬而驟見廣場易圃則思決拾而起有其技者固喜利其用也勇敢武毅之士矜鬭樂戰按劍而語喜難而幸危聽鼓鼙而意奮撫介胄而色厲居閒無事常有死封疆之心今將使之酬豢於甕盎之間擁妻抱子以老而溘然盡一息於牀簀之上宜其有所不樂也泉州衛百戶陳君經綸毅然有勇武人也百戶固小校而泉州又內地君雖矜鬭樂戰而無所用其勇一日以事至都下自言於兵部乞隸兩廣軍門為贊畫官軍門所轄五管巖峒牙蹊蠻徭雜種之所畜有人質而獸知挺挺呼嘯所在而有無日不用兵君之好勇而得隸於此此亦騎者之平岡峻坂射者之廣場易圃也有閑習之技而得便利之地心動於鼓鼙之讙氣盈於介胄之肅何其壯也然亦可謂樂矣君焉能乞固死是求計反顧而慮還鞭豈君所以求往之志哉然今司馬中丞張淨峯公實為兩廣總制吾聞張公在鎮經文緯武以仁義行師既已擇其大憝巨酋之不可化服者蒐薙而誅斬之其可以化服者皆以人畜之不絕以獸薙容尊狙而偃戈休甲詫威聲於四遐君誠矜鬭樂戰而寇發益稀兵不輒出雖時有所用其勇而已不愜其矜樂之志矣張公於用兵每以律授將佐不得越教誠違期約妄有所事常節其驍而養其銳不以窮武方為功用能軍無蹂敗賊無濫殺君誠好勇其有所用之亦且善勝而完歸又安所得死矣君於此毋乃有不樂哉夫所為寢食不忘死者壯士之志也將死之求求死而不得則為之不樂毋乃過於壯而苟以蹈一夫之勇歟予既壯君往得其地而又幸其所事之得人勇有所用而死之無所也為序以送之無使其過於壯而有所不樂也

忽抑忽揚或擒或縱章法之妙全於頓挫得之

左太僕贈別卷序　　趙時春

歲秋八月之吉萬方百執事咸以金函奉賀於大廷以祝萬年無疆之休所以大一統昭臣敬也嘉靖旃蒙大荒落之歲陜西行太僕寺則大卿東津左君親拜表以上於是厥寮春城李君宗室存一子及其子滄江子咸惘然有惜別之色先期爲會於涇水之涘凡引流迴池之處花卉竹木幽勝之區咸韻其語以歌焉而引其觴以酌之歌而休酌而倦則執手道別忻其來而悲其去也其詞盈帙滄江子集以爲卷請余名之以附其行蓋凡君之遊余率與焉而其唱和之詞尤多故不敢以狂簡辭輒題其首曰涇津別意而爲之序曰詩三百大夫行役君子勞慰之辭爲多然四牡憂及父母山甫式望其歸申伯之出封韓侯之覲或遠於親或違於君已不足多而況於北山之勞役不均小明之畏此罪罟乎是不可以方於今日者也豈非値昇平至樂之世上下交泰之際乎歌呼相接於耳而軒輶相摩於道吾何憂乎其爲別也抑盛衰之理相繼而少壯之時不常也追唯十七年間余自祕閣謫譜爲郎官君適登進士當是時青矜年少謂可以致身稷契而樂瞻虞其志氣之盛爲何如今也少者壯壯者強強者衰而余之愚劣摧敗尤不足比數夫其少壯之變已足悲矣而又況(一往)於衰遲之別哉(情深)夫人之老少離合如涇流之凍解浮沉耳何足多憂然涇之凍解浮沉變於前而涇未常變也吾徒能於老少離合之變而能有不變者焉(歸到聖學)吾何爲而憂其爲別也是以送於涇之津伸此說以贈之

情深語至不爲膚廓之言

送方太僕致仕歸桐城序　趙時春

余自山西督軍罷歸之春同年進士三桐方君亦以前御史守泉府久大稍遷行太僕少卿至平凉蓋自丙戌至是凡二十有九載君以廉靖惇德當世橫流固非所好而部符久不至適有論君稍緩者君遂請老得允厥衆共請余言以贈之行天世變之相激久矣（古頡頏然）從而靡者命曰時人未得為君子也舉世以為是而質諸道非是也君子從其非是者舉世以為非焉而質諸道乃是也君子從其為是者夫道亦有時有君子則君子惡乎從曰君子從其允於人情而協於天理者時汶汶焉唯欲是嗜情芬芬焉惟勢是狥則君子惡乎從曰君子從天天不可知也人又悖之度其久而有定者從之則天可得而知矣天惡乎定乎曰定諸無欲天惟無欲故能久人唯多欲其勢皆相合而終相軋也富與貴之逆也權與利之相競也詐與術之相病也榮辱生死之逆橫也故曰終不可久而胡寧有定時之無定久矣賈操敗舸逆風浪以奪驪龍之珠凌蛟鱷之淵取蝦鯿以恣饕餮而不憂其摧樯覆舟也君子以其聰聰而蒙昏昏以其欵欵而辱嗚嗚君子之不合於時固也遊神於無物之墟宅身於至正之鄉腐臭橫逆之區君子不斯須處也欲固無如君子何矣而時亦且柰何方君其有意於是乎余將與君歷首陽濯潁水陟箕上釣嚴瀨挹往哲之高芬以抗斯世於軒堯虞周之匹以尊吾君而振頹風顧瞻淑季羿浞操莽頹元朽骨之墟（說得痛快）藹然惆悼方滌之以清流煦之以和風使其遊魂清漠中懺內悔變化於元凱十亂之徒豈非久而有定之道與君輾然而笑曰吾往矣遂輯其詞以寘諸行李

欽崎磊落一肚皮不合時宜感憤之言足以警世

陳重器挽詩序

莊杲

予歲之己卯舉進士春官今刑部郎中長沙陳君宗器會予白下舟中時其父封君其兄公器在焉封君則古老蒼勁公器則精敏浩博而宗器則又髦俊英爽可敬可畏自是與宗器聯翩北上相與日親乃得宗器家世之詳宗器謂其兄弟七人皆有可觀稱其兄重器尤不置口且曰於公器不減而自謙其不能過余遂識之於心亟欲見之不可得也丙戌余與宗器同登甲科其後北轅南楫奔走四方與之不相見者十年每見傳記所載如高辛氏之七子周之八士荀氏八龍馬氏五常眉山三蘇者未嘗不思念陳氏父子兄弟也前年夏宗器與廉州守劉君用光偶自公暇過江訪予定山握手道故舊懽甚竟一日夜乃去宗器將行出一帙示余曰此吾亡兄重器挽詩也敢請一言以序諸首余曰此豈余欲見之而不可得者哉宗器遂歔欷不自已予亦不能不為重器悲也予不識重器奚為而悲世之賢者常少不賢者常不能無賢者人之眼目國之蓍龜世道賴之以立人紀賴之以正君子有所恃而不怠小人有所畏而不為不賢常至貴壽賢者常至夭死如往年吾友羅一峯者亦可悲矣重器果如宗器之所稱論亦不可謂之不賢者余於重器何為而不悲哉重器挽詩皆今天下士大夫所為哀者宗器以為今士大夫皆文章俊傑之士而予山人文章之人文采絢爛而山人之言野朴絢爛之言美浮於實而野朴者後將可信而傳也嗟乎此吾宗器之慮之過也周公孔子顏回孟軻其死也孰誄孰銘孰傳孰序天下後世稱為大聖人大賢人者亘萬古不衰名之傳與不傳者人之賢與不賢也使重器果賢也人將傳之不遑暇食使其不賢雖百予山人亦豈能有所傳哉矧夫至人無行至德無名以鴻濛渾噩太古之天下又不係於傳與不傳而亦侯乎汲汲於是宗器曰固已諸士大夫之意其可孤哉余不能絕遂筆其言於尾簡以為重器挽詩序

不曾實見重器之賢故虛立議論激昂磊落從太史公伯夷傳得之

送應太僕得告序　　趙時春

嘉靖丁亥冬，余自祕館除刑曹郎。於時同年進士之試政於三法司及已任御史郎官評事者六十有餘人，入則接席講議，出則連鑣繼武，誾誾侃侃，咸藝其理，衣冠俊乂，時稱盛焉。而浙之遂昌儆菴應君獨有偉望於其間。又按勲將之侵盜官物者，廼往年受流賊金，縱之渡河，鞫成貴死，其狀載後繫錄中者也。將與郭勛姻家，欲仍以勢反噬法官，君獨先倡，與余繼按之。御史梁君祖容又按之。三法司覆廷按之，司刑給事趙君信臣又廷劾之，而獄始具。二年，余罷去，應君名益振。法司有大典，非君莫可治；劇郡要地，衆望必屬君。故自郎中守濟南，守常州，雖忤要人意，下遷寶慶守，卒得督學湖廣，督牧關西，而復與余合，首尾幾二十年。余以閒廢久，盡忘官式品儀，所習者耕稼野態，其勢難處縉紳中，而君獨以故舊見收，其汙行常見恕，其迂言爲可取。時復逍遙巾屨於崆峒涇水之間，對杯酒道故事爲樂，亦往往賦詩倡和。顧君見二毛，而余亦雙鬓白矣。（眞儒氣象）更摘示大笑。未數月，公當賀九廟。時嘉靖丙午春初也。余爲五言四章，有餘悲焉。幸其僚有代行者，復得半歲居，而君又當恭賀聖節矣，復爲七言三章，其辭稍平，而意亦舒。益幸其情已伸於朋友，而義更盡於君臣也。雜以燕遊之詩凡十五章，著其合并之樂也。卷獨余爲之，而他人不與焉，見君之不妄交，而余之寡諧，乃見取於君也。他日君政暇時，取而覩卷，余亦諷詠舊編，如見面焉。自有宇宙，則有賢聖英豪，身生間代，心符同時，獨以紙上數言耳。余以此納交於古人多矣。後之人，其亦有以是而納交於余者乎？況與君同年同朝，而又再接於鄉，視余之有得於前後之人者獨加厚焉，而又貽此鄙言，可以末交談於卷冊之中。固不必再識面而相得亦既多矣。況余未老，而君方大用，邏圉戎馬之際，安知不庶幾其再見乎？故識之以俟，而虛其左右方。

力　歷叙交情而風節自見。眞讀書人別有心坎，別有骨

顧洞陽詩集序

王慎中

剛柔舒促滛濫泰約之變人之性術情好動於其中而美惡之形成矣因形以有聲而得失邪正之言所由以出人之居處有養而踐歷有習拘焉而不備則於物之變有所未嘗性情之動亦曲而不中羙藜含糗者固不可語膏粱之豐旨而飫於珍滋之豢者亦豈知蔬茹之有甘櫛風沐雨勞筋憊骨之夫孰知廣厦細氈安坐徐行之為適而雍容都雅嚲弛其四體者與之談郊野道塗勤動之故則不省其為何佚樂憂勤之境士大夫居養踐習之所閡蓋有終身由於此而不適乎彼者矣故人之為言其出於剛悍苛促困濫苦約而無聊者必其閡於憂勤之所為而狎於佚樂之習養者常柔緩舒漫泰肆滛靡而不知節如是者莫審於詩久矣夫和平之聲不閧於時而士大夫之能美其言者少也毘陵無錫顧洞陽公好為詩其學於古無所不窺而皆以資為詩詩日益工好日益篤雖晩而不倦積日之多其詩至千餘篇可謂富矣約乎禮而不廹優於與而不放文質相宣華實各得誦其詩不知其用意立法之至者亦悅其有和平之聲洋洋乎其可愛玩而詠嘆也公所居天下所稱華潤膴厚處也故宦家而先世獨贏於財士之起糠糲奮蓬藋惡陋鄙樸而崛興者非公侯也仕為行人為郎為郡守以至外臺副使彌尊顯矣其為行人以諫忤康陵繫詔獄杖之闕下僅而不死為郡始為泉州起復為虔州皆限帶嶺海荒阻險側崎嶇而詰曲又儉窳鹵确仕所不樂往為副使乃在珠崖大海島上亂巨侵犯驚濤而後至其境毒霧盲風炎厲怪孽之聚故漢所棄地也身外跡遠有蠻獠雜俗之治事機合遝而禍變反覆畏譏慮患焦佇造次而不得休其嘗乎憂勤之變熟矣生於佚樂而行乎憂勤所養不以勝其所習而所習有以克其所養宜其為言之美如此蓋性情之效而非鎔鑄意氣雕琢句律之所及也世有履憂勤而悴瘠都佚樂而宴偷其性情不中甚矣顧妄意於公之為言又烏足以為美乎公守泉時予新以廸婚乞歸侍公公詔以詩予方讀李杜詩未熟也公數數談建安正始之風予退而購魏晉人詩讀之然以尚少不能解其旨未敢有所請今乃得閱其集而序之信乎公詩之美蓋有得於魏晉也予序公詩獨論其性情之效以著其所以能為美者非苟然也然予固所謂覆

憂勤而悴瘁者雖能知公之詩而尤愧恨於不可及也

雙起雙應夾發到底須看其廻環頓挫是多少意度多少波瀾

抑菴先生集序

蕭滋

太宗皇帝臨天下首選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爲庶吉士使盡讀中祕書爲文章必欲其上追古之作者厚其稟餼而責其成當是時凡在選者莫不奮勵磨濯爭先恐後而表然特出於衆者不過三數人而泰和王先生其一也宣德初二十八人顯者無幾獨先生與永豐曾公臨川王公偕拜詹事府少詹事於是三公之文章內而京邑外而遠方不獨搢紳士雖庸人小子往往傳頌之而三詹之名翕然播天下既而曾公先物故正統中先生與臨川王公先

後由館閣出任列卿其位益尊其文益重於是當時稱二王者無間言焉無何臨川王公又物故景泰以來獨步當時先生一人而已方諸公讀書時太宗屢閱試之詔曰文章稱韓歐輩彼豈天成耶若曹但力學患今無韓歐輩耶盖先生資性敏絕過人而又蒙上之作養克之以問學自六經子史百氏之言橫叙鉤貫靡不爲已有故其爲文章浩乎沛然不必勞心苦思而千數百言下筆立就其汗漫渾迤若大河長川沿洄曲折頃刻之間輸寫萬狀略無凝[illegible]之意其倜儻高古若連峰疊嶂層巒間出秀氣之發上

看其層次

薦胥漢不見刻劃之態蓋其體之鉅故其聲之震也洪其畜之深故其流之及也遠所以成一家言而爲當世所推重豈偶然哉於是其子翰林檢討希稷彙次之爲若干卷屬序嗟夫韓退之之文李漢序之歐陽公之文陳師道序之皆見誚於當世今先生之文而鎰爲序得無陳李類耶雖然陳李之序因韓歐而傳則鎰爲序未必非幸也故序而不辭先生名直字行儉別號抑菴清忠大節巋然當朝老成人今任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年七十有四云氣體端凝雅與集稱讀此不獨見江右文字之盛而文祖之作人養士亦自有不可及者

贈岳德清序

蘇伯衡

往歲金華同知潘侯叔閒病目延周漢臣者治之漢臣出入叔閒所余數數見之其徒有岳生者未嘗不與之俱漢臣治叔閒之目凡砭石湯熨與夫劑之和煮加損一以屬岳生比叔閒病愈漢臣辭歸余亦徵赴京師余之叨祿於京師也八年然後得請歸養及歸後從人問漢臣則且死矣而岳生者余固忘之去年冬有持胡先生遺岳德清詩示余者言德清余嘗識之余亦不記其爲漢臣之徒也歲之六月德清過余相與問勞乃知其爲往歲與漢臣俱出入叔閒所者固舊相識也而忘之則余見德清安得不喜且愧哉德清故鄂忠武王之裔家於嚴陵採藥浙水東名山奧區往往有其足迹而雅愛金華之長山至輒春焉不能去其所至人莫不虛館以竢爲人治目比有奇驗則德清能傳漢臣之業可知矣余因問德清人目病凡幾證狀何若也德清引古方書言目病狀甚悉大都十七八證而名狀各異又問治之皆有術無術對曰唯瞽不治餘皆有治之之術也然則天下無不可治之目也對曰然余拊髀曰嗟乎德清生亦知余之病乎余目與人同而余獨視不

及尋丈尋丈之材驚黄牝牡不辨此吾友也孰視而勿與揖彼非吾友也拱手而迎之以此動輒速譽招刺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然余固能決別黠哲美惡眞贋於尋丈之内焉生縱不吾治猶可也嗟乎德淸生亦知人之病有甚於余而余之所甚患者乎乃者雨不時降吾婺以旱溪流斷絶車無所用由是地方千里不問高田下田鞠爲稿穫黍稷重稑無弗黄而殞矣而肉食者若不見而莫之省且督吏若胥日夜取常租之盈其視民之少壯者之有菜色老弱者之胥爲殍也與瞽者瞭者眇者無以異觀其目則非瞽非瞭非眇者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之人也固朝廷使之舉錯民之枉直者也生不有以治之乎其於賢否是非利害曲直廢置取舍從違顚倒錯謬每事類夫此則斯民將奈之何德淸謝曰此非目病也苟非目疾則何病也對曰此所謂盲於心者也夫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況乎以心盲之盲責醫目者醫哉則賤工亦安能治之雖然凡人之病必有由來得其所由治之斯愈此不易之道也之人之盲也亦必有由然矣故竊以爲苟治之以治阿大夫即墨大夫之術何患其不治哉又焉用吾醫目者爲余嘉其辯遂次第其語以告操黜陟之柄者且以見余之識德淸有素云

着意在後段文字借題針世感慨橫生即昌黎所謂盲於心者何限也

春秋定是錄序　楊維楨

柳子曰春秋如日月不可贅也然則高自立論者皆誕也歐陽子曰春秋如日月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然則將以制盲而祛蔽則亦不能不假於詞也經不待傳而明者十七八因傳而蔽者十五六明目者祛其蔽而通其明則其如日月者累累矣乎怪三家旣有蔽焉而諸子又於其蔽者折宗而植黨爭角是非不異訟牒使求經者必由傳而求傳者又必繇諸子是非紛紛莫適所從經之杲杲者晦矣世之君子旣瞶於求經復於諸子求（真是愈出）其其說是添訟於紛爭之中惡物蔽目而又自投於醫者（愈下）也惟楨自幼習春秋不敢建一新論以立名氏謹會諸儒之說而槩自去取之爲定是錄說協於經雖科舉小生之人在所不遺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吁予又何人敢以一人之見與奪千載之是非何僭自甚亦從其杲杲者決之言耳後之君子倘以錄猶未是敢改而正諸豈敢諱乎

說愈多則聖人之旨愈晦末世經學之弊盡然春秋其甚焉者也會羣儒之說而折衷之不（故求同亦不敢立異自是通經負服）

送照上人東歸序　楊維楨

四明山水與天台並秀說者以比海之方丈蓬萊則其鍾爲人物宜有淸明俊傑出以應時需也國家開鄉選法已三十餘年而被選之美者僅史駒孫氏程端學氏而來者無繼焉豈其人好隱逃浮屠而去者不少耶以予受交浮屠南北之秀凡數十人而四明寥寥無聞焉晩始得斷江思師繼得照師覺元才之難也可知已照且不以才自止從游於吾門稱方外弟子連日夜記書數千言屬詩文不干首孜孜自課以爲常故其行修業進今日與昨之日不等夷也獨惜其學成終歸無於所用不得應吾盛時賢良之選以接史程氏之躅君子不獨爲明之才難惜也秋高東歸來別曰照也有母焉久不覲心戚戚焉矧先生篤倫紀之敎敢辭而歸予益歎照之性近於道而才足與有爲也使照還髮加冠巾有祿位民上其不篤吾倫紀之敎以行先王之政者幾希以明得才之難而僅得如照者又逃於浮屠而未知其道也故於其去予甚惜之而申言以告之

波瀾感慨極占地步歐曾之家法如此

靜學齋文集序　林右

天之與人富貴名壽皆不甚惜至於文章則甚惜之何也一代之興位列上公土封大國名滿天下而年至上壽者不可指數而文章之士不過三數人三數人之中能使天下後世寶其文而傳之者無幾人以天下之大能者又不過三數人以萬世之遠而傳之者又不過幾人非天所甚惜乎不然何生於世若是其寥寥也嗚呼我知之矣文章之士探造化之原窮聖人之理究古今人事之得失推有於無生無於有世之顯者可使之沒世之沉淪者可使之顯馳騁所至雖英雄不可得而議鬼神不可得而知浩浩乎與天地爭功能蓋天地非聚夫至精至粹之氣不足以生斯人於世雖欲不惜之不可得也生之也難故惜之也甚惜之也甚故生之於世也少理數然也（奇論亦確論）今夫生數百萬於天下者何損天地之氣而天地之氣必因文人而泄將欲不惜之可乎世之能文章之士不知天所甚惜之意一處草莽則號呼於人見夫豪官勢人甘於奔走不暇殊不思彼可尊我可賤也天何生彼之多生我之少則我尊於彼也多矣雖在饑寒之間猶爲可貴而乃爲彼屈抑何不自惜之甚哉余觀古今之人其不屈者鮮矣雖韓文公之賢猶不免此是以吾未嘗不爲之太息也陳君原采之文其嚴重也如大雅之執禮周旋必中矩度其和通也如巧夫呈技斂散反覆機括轉移之間出入非在已者求之於世如原采者無幾人原采嘗言趙孟之貴非吾所願陶朱之富非吾所慕使吾文如古聖賢是吾之心也其氣節耿耿不爲勢家所屈疾風破屋斂衾而坐誦猶不止原采豈無人心哉蓋天所以與我者甚重而我不得不自重也（說得鄭重）然所以自重者非恃吾所有以矯慢人世乃所以重夫天也昔傳欽之欲見陳后山知后山之貧懷金往見一談之頃金竟不敢出甚矣欽之知人后山之能自處其身也故今誦后山之文不衰原采其后山乎何陳氏之多賢也嗚呼士習日下士不以文章自重皆挾以爲取富貴之資而已爾得如原采者而友之豈非吾之願哉故敘其文以見其可重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議論激昂大爲才人吐氣有志者可自信矣

明文遠卷

六朝詩集序　薛應旂

今天下論詩者謂不關理論理者多病詩一及六朝不遑究觀而襲聞傳聽已概擬其侈靡矣嗚呼詩本性情邪正汙隆理無不在不有獨見率同耳食未可與論詩可與論理也與哉故曰商賜始可與言詩也或謂六朝詩惡得與三百篇比不知先民所詢聖人所擇狂夫採薪咸爲陳列故仲尼歸衛而正季札聘魯而觀蓋未嘗遺乎列國之風也齊梁間人士獨非閭巷歌謠棄妻思婦類耶昔王通氏聖之修者也其所續詩今不概見然觀其稱士衛之文以及靈運之傲休文之冶鮑照江淹之急以怨吳筠孔珪之怪以怒謝莊王融之纖碎徐陵庾信之夸誕孝綽兄弟之淫湘東諸王之繁謝朓之捷江總之虛顏延之王儉任昉之約以則是其所續者大都皆夫人之詩耳四名五志意義所繫豈微乎哉然則斯集也固不特漢魏之餘波初唐之濫觴也矧夫諸侯不貢詩行人不釆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而歷代之風泯焉久矣論世以徵化者於斯可以弗之觀耶

小小結搆却有理致可思自是才人手眼

東園先生文集序　吳溥

有一書生禮度甚閑挾書一冊詣予招鶴亭下置之几上再拜而請曰某東園先生之子也家君之文無慮數千百篇家君不自愛重稿多爲人持去散而僅存此冊蓋千百之十一耳今將鋟之願爲序以永其傳予曰文之傳也係於人不係乎敘先生之文豈特敘而傳者哉且文之有敘所以敘作者之意也若某之愚蒙膚淺何足以窺先生之奧而敢敘其文乎辭不獲開卷讀之未竟數篇即斂衽嘆曰先生之文甚類老泉某知之矣其氣昌其思沉其詞正而不阿其辨博而不雜老泉而下莫之能及也既而自疑其言之妄以爲老泉特四蜀一布衣耳晚年受薦得一官止於主簿而吾先生少擢高科入翰林爲侍從歷官大司徒其出處顯晦不同若是其文又無一句一字相襲者擬之得非其倫乎既而讀之既思之旬月乃釋然而悟曰是宜其同也某不妄也老泉少不好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數年而後下筆成文吾先生初入翰林即歸臥屏山讀書二十餘年其養之也久故其志也慤其積之也厚故其發也遲其見之也眞故其聲也實本末一一無不同而何以

題晦疑爲哉然而微有不同者老泉處帯布而所論皆朝庭之事先生服大寮而所作多山林之文其意有不可曉者豈所謂處江湖則憂其君在朝廷則憂其民易地皆然歟是故無害其爲同也昔者老泉以文謁張益州益州許其文似司馬子長又以謁歐陽文忠公文忠許其似荀子夫荀子古之大儒子長古之良史後世之所仰望而不可及者老泉以布衣謁名公卿得如是之稱不爲卑矣而老泉當時當之不爲深喜今某爲先生門下士而妄稱先生之文類老泉烏能得先生之喜哉老泉曰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某樂道先生之善者也非爲諂以求悅者也是故始終以老泉爲言書諸末簡以授於某

積厚則流光千古一轍惟深於此道者知之。議論深醇氣體蒼絜

古詩選唐序

蘇伯衡

詩之有風雅頌賦比興也猶樂之有八音六律六吕也八音六律六吕樂之具也風雅頌賦比興詩之具也是故樂工之作樂也以六律六吕而定八音詩人之作詩也以賦比興而該風雅頌但詩人作詩之初因事而發於言不若樂工作樂之初先事而爲之制焉耳於戲韶簫也大夏也大武也以至於秦魏齊諸國其樂之作也陳之以八音和之以律吕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商也周也魯也以至於邶鄘衛諸國其詩之作也經之以風雅頌緯之以賦比興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樂音之有治有忽不係八音六律六吕而係世變詩音之有正有變係風雅頌賦比興而不係世變哉夫惟詩之音係乎世變也是以有大小雅十三國風出於文武成康之時者則謂之正雅正風出於夷王以下者則謂之變雅變風風雅變而爲騷些騷些變而爲樂府爲選爲律愈變而愈下不論其世而論其體裁可乎李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其世葢屢變矣有盛唐焉有中唐焉有晚唐焉晚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中唐之詩也中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盛唐之詩也然

盛唐之詩其音豈中唐之詩可同日語哉中唐之詩其音豈晚唐之詩可同日語哉昔襄城楊伯謙選唐詩爲唐音錄蜀郡虞文靖公序之慨夫聲文之成係於世道之升降而終之以一言曰吾於伯謙之錄安得不嘆天知言之難也蓋不能無憾焉無他文之日降譬如水之日下有莫之能禦者故唐不漢漢不秦秦不戰國戰國不春秋春秋不三代三代不唐虞自李唐一代之詩觀之晚不及中中不及盛伯謙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亦豈不以此乎然而盛唐之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之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也其亦異乎大小雅十三國風之所以爲正爲變者矣詩與樂固一道也不審音不足以知樂不審音則何以知詩伯謙之於音如此則其於詩也可見矣此文靖之所以不能無憾也歟平楊林敬伯蚤歲誦文靖之序深有慨乎其衷及遊國學質諸博士貝廷琚劉子憲而知唐音去取出其嗜好也其主蒙陰縣簿暇日乃更選焉非有風雅騷些之遺韻者不取也得七百六首隨其世次釐爲六卷以所選皆五七言古詩故目爲古詩選唐敬伯之言曰竊聞詩緣情而作者也其部則有風雅其義則有賦比興其言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其篇或長或短初曷嘗拘拘於其間哉又曷嘗曰我爲風爲雅爲頌也因事而作出於國人者則曰風出於朝廷者則曰雅用之宗廟郊社者則曰頌又曷嘗曰我爲賦爲比爲興也成章之後直陳其事則曰賦取彼譬此則曰比托物起意則曰興如斯而已矣奈何律詩出而聲律對偶章句拘拘之甚也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盡廢矣故後世之詩不失古意惟有古詩而今於唐詩亦惟選古律以下則置之而況唐之詩近古而尤渾灝莫若李太白杜子美至於韓退之雖材高欲自成家然其吐辭暗與古合者可勝道哉而唐音乃皆不之錄今則不敢不錄焉余偉其論之確識之負而選之精也是以備著之於戲此詩選勝於唐音遠甚使文靖復生而見之寧不快於其意必有以發揮敬伯之用心者矣惜乎九原莫作顧使余序其篇端也

論詩以世變爲主最有深識源源本本一往皆根經據史之言

贈王仲縉序　　方孝孺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鶩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衆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僞吳張氏官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

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嘗游之地也余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弊褐羸童野鶴出入於煙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持一詩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有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况夫君子之希聖

又進一步　束○住

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仲縉告余余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以君子望王君而深曉以斷衆人之愛憎爲不足較議論正大結構緊嚴中間憑今弔古一唱三嘆波瀾意態尤遜志集中所不易得者

送喬白巖北上詩序　　王雲鳳

朝廷之賞罰政刑進賢黜幽春生秋殺禮樂之度數衣冠之殷盛宮闕之壯麗人物之富繁臣寮之奏對臺諫之敷陳直諒之士各獻其忠技藝法理之才奔走而勤事其巧宦者文突梯滑稽於其間此仕於京師者之所見也上以貪下應以賄上以驕下應以諂（千古同弊）徇私托則致人死徙困錮而不顧遏直道則外為好言而陰厄之使不得行是非混淆賢否倒置綱紀壞而不恤風俗弊而不問民日窮財日匱閭閻愁苦之聲戚疾無聊之態處處無異笄女無蔽體之衣壯夫貧而為盜子戕其父婦毒其夫此仕於外者之所見也是故仕於京師者每有豐亨豫大歡樂太平之意仕於外者則思患豫防履安如危往往長太息而繼之以泣也是故外之情每患京師者之不知而京師者亦每患不知乎外也今聖天子御極遍告群神遣使天下將祀事太常少卿樂安喬君希大當之晉北自雲中歷雁門太原南至潞凡晉之故無不覽焉予始聞君至迓於高陵渡涇至邠迓逆之河上同登九嵕上太華臨洪河濯清渭訪文武周召政教之迹尋秦漢劉項爭戰之墟吊魏徵之墓式楊震之閭思丙魏姚宋之為治而歎恭顯盧李之為奸君於是慨然而感悄然而悲奮然而興有尚友千古之志君仕於京師而知外之情在此行矣君修謹愨密好學能文有應變之才有容衆之量有定守而處之以和有定見而出之以遜當天下事於他日成光明俊偉之業在此行矣然予更願君出淺近功利之說去流俗尋常之見以程朱之學為必可學以堯舜三代之治為必可復而細求其故集義以養浩然之氣仁為己任老而不已夫如是則古人何讓焉作詩贈君而以是說先之

慼慨填胸故言之氣剛而辭直其衡今盱古上下千年

更復以涌波騰煌雲繚繞

贈禪老淸上人授僧錄左覺義序　陳獻章

釋淸上人以相術居京師，京師之人欲求知所謂富貴利達者，未嘗不之上人相也。而上人之相亦輒應，以故上人之善相名滿天下。雖余之騃魯，退居淡山窮谷，無所事於此者，亦知上人之善相人也。和陽尚廷臣曰：上人豈特能相人哉。上人自祝髮居京師四十年，衣未嘗識華，食未嘗識飽。顧嘗閉閤靜坐，脇不及席，足不及戶外尋尺之地，以求佛之道，所謂明心見性者，亘五六十年不倦，寂寞苦空無所不至。人皆謂上人與王公貴人交，可以富貴自處，而

乃如是，何也？豈所謂惡逸而好煩者哉？上人曰：不然。農執耒耜出粟以供上，工作貨器以供國家用，兵執干戈以衛社稷，皆亦人耳，吾亦何以異於人哉？吾得世之所謂淡修者，去其勞而惡其逸，蓋亦幸也。苟於吾業有未能精，吾道有未能勤，夫亦不愧於彼哉？上人之爲道雖勤，而其心則又甚公以恕，非若他之學佛者膠固而不通也。故每語其徒曰：道一也，天下之爲道者曰老、曰釋、曰儒。儒者常非釋老，而釋老二氏又常自以爲是，不少屈，每與之相抗相詆訾，自不相容，此不知何也。吾嘗讀儒者之書，有曰無極而太極，與吾之所爲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者似矣；讀書不若靜坐，與吾之所謂不立文字、直指明心、見性成佛者似矣；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與吾之所謂眞空絕相、事事無礙者似矣。（幾有分寸，不是援儒入墨。）夫既似矣，然又有所謂似是而非、一毫千里者，豈將儒者之說謬哉？不然，必有所見也。人之道惟其中，以爲是而已。吾之道果是也，吾則以爲是而從吾之道；吾之道果非也，吾則以爲非而從儒之道。非從吾與儒也，從道也。吾知從道而已，夫庸知其吾與儒哉？苟曰吾業專矣，吾道勤矣，而執之者，非所以爲道也。至於與王公貴人交也，則亦

不徒與之貧賤富貴其面目而已，而若今之某廉、某忠、某貪、某佞、某君子、某小人，上人又未嘗不洞見其肺肝也。（爲上人占地步）上人豈特能相人哉？余曰：古之人謂靜能照物，而上人所以能若是者，有靜以爲之主也。使或不然，而上人之相，僧繇之晝也，高閑懷素之草書也，夫豈所謂道也？而今也謂上人爲僧繇、高閑、懷素者，吾不信也。上人今年以高行得領天下僧錄左覺義事，廷臣與上人爲方外交，偕其戚晉某者求言以贈。夫一覺義豈足以輕重上人哉？釋之道以爲天地萬物爲空，而視我身爲假借，而吾亦不敢以是重煩

上人聽也而乃述廷臣之語余者如此且質諸上人曾有是言否哉遂爲之序

儒釋之辨毫釐千里於文字中時露一班是高占地步處

送劉世美還京序　　章懋

成化丙戌春三月廷試進士賜羅倫等三百五十有二人及第出身有差既而循故事選進士充庶吉士肄居之翰林廩以大官而不勞以職務俾之盡讀中祕之書以修其所能充其所未至蓋將儲養成就大其器業以大他日之用其爲人才治道計者至重也惟時在列之士閩中林亨大王世英吉水宋爾章華亭張汝欽姚江邵惟貞天津劉世美莆陽黃仲昭東安施彥厚洛陽翟廷光淳安商懋衡安成李廷章耒陽謝元吉江浦莊孔暘石宗海貴溪畢定珍新淦何惟一山海鄭克修甬東章元蕘上虞陸克深海虞李世賢番禺鍾美宣閩中王文魁張壽夫皆一時俊髦而懋之不肖亦獲厠名其間凡二十有四人咸以布衣首際隆遇罔不感憤思奮圖維報稱相與切磨講習端乃心正乃學砥礪乃名節平居論議必以古人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相規勉慷慨自許羿謊相投蓋金可斷而蘭與臭也豈非一時之幸哉居歲餘而壽夫文魁相繼以卒亨大復以母喪去存者蓋二十有一人未幾而拜官之命下矣爾章世賢仲昭懋衡與某皆爲翰林編修孔暘檢討彥

厚廷光元益皆給事中元吉克修汝欽惟貞惟一廷章皆監察御史世美世英宗海美宣主事戶部而克深禮部廷珍水部出視事於齊寧或官守或言責各有攸司曾未踰時而某與仲昭孔易俱以罪責補外仲昭知湘潭孔易判桂陽某亦待罪陵武遐荒萬里自分永與朋舊睽隔矣已而以言者再南都仲昭暨某評大理孔易副行人其後元吉以言事忤旨出為南陵丞惟貞謫知浦江美宣謝病歸南海皆道出金陵邂逅一敘平生獨恨爾章又爾物故徒以旅櫬過此某等又相與哭而送之江之滸追感疇昔寧不為之慨然也耶去年冬世美適以公事來南都寓於館人者四閱月因得數相過從間與道舊則世英復以憂去克修諸人亦往往啣命走四方其朝夕聚首於京師者無幾矣因相與竊歎向之二十四人者別幾何時而去就存沒升沉離合不齊已若是而況於數十年之後三百五十人之衆乎其不齊殆必有甚焉者矣雖然事變之不齊者天也於萬變不齊之中而求所以齊者人也彼死生也去就也升沉也離合也天為所為者吾固不得而齊之若乃立身行己之道事君之義不以死生而變不以去就而移

明文遠卷

不以升沉離合而異吾徒之所以自許有不在天而在人者獨不可得而齊乎齊其所可齊而於所不可齊者有弗計焉則夫不齊也者又所以為齊也願因世美以諗同諸志尚能於人事不齊之後不忘久要之言乎世美歸金陵大夫士咸詩以餞別某病於不能詩也故敘此於簡首以道吾私云

低徊婉轉歷敘交情而一歸於修己治人之學極有根柢

新刻五子書序

楊一清

鬻子二卷凡十四篇鶡冠子三卷凡十九篇子華子十卷尹文子二卷篇如之公孫龍子三卷凡六篇侍御泌水李公得之俾西安郡倅托之木與四方學者共焉予自始學即知慕諸子百家言局於舉業未暇也長崗仕籍稍蒐涉群書顧學無本恐眩於途轍方慄慄近思亦不暇及所謂諸子云者然嘗竊聞先儒緒論而有以悉其是非矣至是乃得聞所未聞學所未學信矣哉先民之妙於言然益以見先儒之論之正也鬻子書之始雖篇章舛錯不完而其文質其義弘實古書剩語鶡冠子不知何如人韓愈氏陸氏論其雜黃老刑名然矣而其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要不爲無見也子華子敘稱其指歸道德經紀仁義而其書反類道家者又多勦浮屠先生莊烈黃帝內經春秋外傳司馬遷班固諸書藻飾而成當出僞手以其辭氣舂容文采煥發故學文者好之尹文子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似申韓不必求其真贗蓋無足與者前輩併劉向氏仲長氏之序皆謂後人所倚托有以哉公孫龍之辨甚矣而白馬非白之喻堅白同異之說終不可解欲正名實而名實卒不可正戰國處士其橫議每類是耶嗚呼大道既隱異端曲學起而乘之言人人殊漢藝文志所載實一百八十九家昔之君子嘗欲裒而殲之矣予謂洙泗之流既微濂洛之源未啟邪說害人烈於猛火尚忍從而膏之自五緯聚奎諸儒闡道士稍通章句即知尊孔孟而黜百家雖諸子僉生於世適足爲指麾驅使之資況渺焉如綫之言顧足爲吾病乎且至理無所不寓芻蕘有所當察權度在我則寸長片善皆可取不可棄此侍御公之志而予爲述之者也

（分寸）（於諸子各透出精神絕不草草）（地步極占得好）（又進一意方不抹殺刻者）

序諸子之書却能爲儒者高占地步最有作法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歸有光

張子忠之令南昌也。孫子奇、趙元和與凡同事於禮部者二十有六人，於其將行，相與餞之，而屬序於予。凡序之為處者送行者之詞也。予又辱與子忠善，因不敢辭。蓋昔夫子與其門人論政，載於論語之書甚詳。雖其為言不一，然皆為政之道（道字通篇骨子），而於為政之事未嘗及之。而求其一言以盡之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已（根柢此一句）。今世之所患，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夫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其為鬼瑣恣睢之徒，固不足言。至其有所樹立，號為能吏者，不過徒事辯跡之間，一時赫然奕然，衆人以為美，而天下之元氣日以耗，而有不自知者，世亦何賴於此？故學道而能愛人，不啻復論其水土之風氣，與夫時之變化，而無所不可。辟之水能流而已，至於為灘為瀨為瀾為波為潛為滸為沱為洄為沙為濆為汧為汜為淪為涇，惟其流之所至，不能預期也。君子能為道而已，至於為栗為立為恭為敬為毅為溫為廉為塞為義為平康正直為彊弗友之剛克為燮友之柔克為沉潛之剛克為高明之柔克，惟其道之所至，不能預期也。夫非特令於楊粵之間宜也，令於齊魯燕趙秦晉之間亦宜也；雖至於入為九卿，為天子之宰相，宜也。今南昌三司治所，大吏鎮壓於其上，可以抗而或有所當承，可以隨而或有所當執（實實發出為吏之道）。且又獨無所以感動諷諭之乎？士大夫登朝著與其居於鄉者，繼踵接武，裁以法，逆於情，通以情，亂於法。又獨無至公大義，且於道德之重者不可墜。南州高士之禮乎？其民好訐以訟，懲其彼猾矣，獨不可使吏治蒸蒸不至於姦乎？財賦不若吾吳之繁重，而上供之不可廢，捜其隱匿矣，獨不可恤其災害，而蠲以與民乎？地介江湖，姦宄多有，殲其魁傑矣，又獨不可使開教令而解散，安土樂業，如渤海之政乎？昔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與偽漢爭天下，諸將血戰，堅守豫章，以挫其鋒，迄成底定之功。今忠臣廟在焉。然二百年來，强藩不軌，奸宄竊發，江湖之姦無處不有。而議者以今日三陲多警，唯江右晏然，以是為子忠喜。是猶以劇易利害言也。吾所言者，道而已矣（結道字）。吾聞安成有鄒祭酒、吉水有羅諭德，方居深山，講明聖賢之學，子忠試往而質之，必以吾言為然也。（餘音嫋嫋却是天然情致）

平常道理寫來却極炯爛極精實，以其切南昌發論，不可移易故也。○條鬯分明，為吏之道盡於此。

送中書王舍人汝赴名詩後序　章懋

嗚呼三代而下儒以無用而取人之鄙薄詆笑者衆矣非儒之無用也儒焉非儒而盜名欺世之不足為用也安得真儒之效一白於天下而刷此恥哉吾友中書舍人齊山王先生允達自其先南稜先生得考亭再傳之學於其外祖通齋葉先生以儒名家者數世矣至待制忠文公始以文章鉅儒受知太祖而身歿王事弗究厥施博士公將繼志焉而享年弗永皆未覩為儒之効譬之火焉久鬱必發譬之水焉久蓄必流其有待於先生乎先生世其儒學以科第起家官鳳閣典絲綸在帝左右令聞日昭且駸駸乎顯庸矣而志有不為以病免歸豈天意猶有所待耶今天子出震繼離名用羣儒一新庶政慨然有意於唐虞三代之治時在廷之臣有以先生文行為言者部符下郡縣促令供職先生猶以疾辭而郡邑之大夫交勸篤焉不得已乃起而就道吾鄉諸士友喜相告曰儒道其亨矣乎衆郎其道路所經分為十詠各賦詩以壯其行先生過予言別出以相示某於諸君之言竊有感焉昔蘇太史平仲謂人之出處皆天其處而修身出而行道則人之所以奉乎天也故儒之未用其責在天用之而弗覩其効無以奉乎天者其責在人天人交至則其道有弗亨者耶今先生之歸未嘗有意於出而以公論驅之出焉豈非天乎天其或者一試用儒之効於今日則先生之出夫豈徒哉但嶢嶢易缺皦皦易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先生之出亦良不易哉雖先生弘遠謨以裨新政奉明主於三代之隆毋使儒為無用而起人之鄙笑斯足以奉乎天而無愧矣先生其敬念之哉所以倡前人之業副友朋之望為儒道之光者不在茲行矣乎某之辱游於先生非一日矣敢竊取古人以規不以頌之義而書此於末簡以道其惓惓愛助之私云

意到底

忠文之後宜多賢者以真儒相砥礪真學問規切之言可告友朋可扶世道

明文遠卷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受業羅仲錡愼調參閱
西昌羅景泐亦澤同選

序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末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於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於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於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於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於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於折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於古也必遠矣

議論深切全爲王李下針讀牧齋題歸太僕集可攷見也文字潔淨精微悠然有不盡之味

匏翁家藏集序

李東陽

匏翁家藏集七十卷吳文定公所著而手自編輯者也爲詩三十卷不分體製以年月先後爲序文四十卷則分體彙載而先後亦隱然寓乎其間蓋惟輯其所可識而散佚於世者弗與也公既返葬其子中書舍人奭刻梓於家未畢也比闋服上京師以屬公從子奕數月報詩卷成又數月報文卷成奭持以告予請予首簡予覧之悵然歎曰言之成章者爲文文之成聲者則爲詩詩與文同謂之言亦各有體而不相亂若典謨訓誥誓命爻象之爲文風雅頌賦比興之爲詩變於後世則凡序記書疏箴銘贊頌之屬皆文也辭賦歌行吟謠之屬皆詩也是其去古雖遠而爲體固存彼才之弗達者龐淺跼滯欲進而不能强其或過之不失之奇巧則失之諧庳不失之夸誕則汙漫而無所歸於是作者雖多而文之體益微矣然言發於心而爲行之表必其中有所養而後能言蓋文之有體猶行之有節也若徒爲文字之美而行不掩焉則其言不過偶合而幸中文以古名者固若是乎哉公少以經學爲程試既而編讀左傳遷史韓柳歐蘇諸家之文欲盡棄其舊業及爲部使所廹取甲科官史局文名滿天下老居臺閣弗究厥施而終始於所謂文者故其爲詩深厚醲郁脫去凡近而古意獨存其爲文典而不俗㞧而不凡約諸義理以成一家之言由是觀之則其識見之真正行履之端恪情趣之冲泊無累者不待挹其容儀聆其論議而後可知也其文之傳世固不可少哉昔人謂一代數人一人數篇其澌盡泯滅者勿論今求之成帙之間非世所選者亦難乎其爲觀矣知言君子執體裁而求之公之文其有取之無窮而讀之不厭者乎然則其散佚者尚憐而求之以盡白於天下無徒曰家藏云爾

詩文一道先論體裁萬古莫與易也布帛菽粟之理寫得開朗令學者有所依據

送周給事與叔北上序　　歸有光

今天下之用人與士之為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為其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上之人知重之也故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於進今世則自進而已雖然有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常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可以任天下之事蓋孔子孟子之時世已莫知尊用其道而孔孟固未能忘情於斯世亦與之相驅馳而終以不可為而止則孔子孟子之所以自重者也後世學者守其家法雖至於千百年未嘗變也孟子之於伊尹孔子蓋力攻當時

好事者誣聖人以成其苟進之私至於百里奚自鬻亦深為之辯孟子以為百里奚之所就小矣猶不肯自鬻以成其君夫苟至於自鬻雖五伯之業不可為也由是言之士之欲托於功名而苟冒以進者雖自詭以有所成亦誣矣

臨安周與叔以進士為令江南入為給事中時宰慕其名頗示意旨欲邀致之門下與叔即引疾以去先皇帝之末年朝廷方舉遺逸會新天子即位一時雲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與叔宜以時起以覩天子之新政而方且高臥自若國家故事大臣之有告者非有旨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而後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與叔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於是乃應命而出與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興往來臨安嘗訪與叔於西湖古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迂人迹所不至臨安會城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與叔之出真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為諫諍之臣天子既嘉獎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言每奏輒行蓋遭時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王吉崔實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關於一

明文遠卷

代之治體今天子承統繼阼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與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朝廷任屬之意某自念方徘徊於進退之塗未知所裁何足以贊與叔之行顧平生受知最深而樂與叔之道行也因為序之云

三代而後人臣之能自重者少矣漢唯孔明宋唯富鄭公司馬君實耳立論嶄截足以砭天下嗜利苟進之士其波瀾峭折所不待言

范氏族譜序

方孝孺

爲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難也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恭嘗守冢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尚乎爲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爲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絕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爲顯也蜀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爲海內所宗而正獻公淳夫以直道正學爲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爲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煥卿値元季之亂國牒散亡重緝所知自忠文公高祖而下至於今凡十五世爲家譜以示將來煥卿之子彥良從予遊因以序爲屬古之貴乎修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於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希之流此數人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讐必欲擯廢竄殛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虐焰銷滅無遺而凶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嗣亦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爲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慊其爲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爲小人而不思爲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師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爲君子也可必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愼鄉人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將在是乎

爲名德之後則其自立也更難議論光明有補世道

明初最重譜學訓已訓人大都賤榮利而重節義此國脉之所以久長也

贈太史羅先生序

邵寶

太史南城羅公以疾在告既愈而將北上也予適視學白建昌之宜黃道於其里因預爲公餞公二從子城里以諸生侍公起如内予問二生公道所繇城曰由浙浙之道坦然而遲遲不勝坦其將繇之里曰繇江江之道疾然而險險不當疾其將繇之旣而公出予以問公公曰彼意之耳斯二道者吾皆不繇也夫浙之道坦矣而迂予嘗繇之迂非吾所惡也江之道疾矣而險吾嘗繇之險非吾所惡也然而今之行顧皆不繇焉吾將繇鄱陽出安慶渡江而北道楚陳宋魯齊趙以至於京師蓋爲道者三千餘里計其所經濟淮河泌吾將濟焉嵩崔恆岱吾將望焉其歷代帝王之都聖賢之里神靈英傑之祠墓吾將謁焉其殘碑斷碣倚壁而臥庭者吾將讀焉其平原沃野爲古井田吾將考焉其名城望邑爲古封建吾將覽焉其高巖絕壁爲古關隘吾將徵焉其大陵崇丘爲古會盟之壇其長坂廣谷爲古戰鬬之場吾又將弔焉賦焉聞者采之觀者圖之可獻則獻可錄則錄行焉而覩覩焉而學學焉而養吾用不徒然也昔者吳季札之聘漢司馬子長之遊於今爲勝稱之不衰吾嘗壯之頃雖西走關陝東涉瀛博南經荊越北抵幷冀足跡半天下而獨遺中原譬之語道者遺孔孟談功者遺禹皐論世者遺唐虞三代君子不謂之知也吾於是慨焉故雖迂於浙險於江吾必繇之吾且老矣舍是不繇其將焉待哉予聞而笑曰公之於世誠熟矣奇以爲文危以爲行四十始仕仕十有六年尚未徙官吾固知公之不畏夫迂與險也雖然中原之道天下之達道也其所經誠有如公言者公歸天子所進備顧問退而代言且執筆書天下事公之職也有所不對對必以大有所不制制必以正有所不紀紀必以直直也正也大也天下之達道也其爲公之中原也大矣而是行不能無養焉雖迂且險亦何慊哉因問道而得贈公之說二生者識之吾將徵公矣

豪情壯志俯視八荒其鬱鬱葱葱亦復有蒼翠嶄巖之色

照元上人詩集序

劉基

予初來杭時求士於鄭希道先生先生爲余言照元上人之爲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於杭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怪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觀其所爲詩蓋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懸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於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於杭之人矣夫詩何爲而作哉情發於中而形於言國風二雅列於六經美刺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毗戚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於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爲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辯其爲玉爲石惛惛怓怓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梧檟自古以及於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奇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既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爲伯樂匠石也爲序其端焉

曲彌高則和彌寡千古嘆息借題寓慨胸中有多少不平古人所以捉腕於知已之難得也

明文遠卷

文文山先生集序　　郭正域

文山先生以大廷第一拜中秘權學士職在文墨議論囿得爲詩若文以吐其胸中之奇及莞樞密祗金革赫葦附注兵事孔棘安事詩書迨其走真州過零丁避土坑桁揚在前斧鑕在後呼吸存亡此爲何時而含毫腐墨口不絕吟毋已大暇豫乎議者以宋黜百家而顓門理學文章比其亡也空言不足以退敵嗟乎不得謀臣勇將而用之矣夫國之存亡天也文山以使相空名輦轂之下席不得煖謀不行言不聽請尸董宋臣不報條方鎭團結四事不報疏賈似道要君不報出而治兵陳宜中留夢炎沮之李廷芝議殺之觀兵崖山而諸將計阻之先生之身百不當一先生之志萬不讐一（筆力精衰）顧諸臣壞之而先生救之救之不得而先生死之國事於先生何尤哉夷齊且死廼賦西山箕子朝周興歌麥秀周臣吊亡悠悠黍離屈平哀逝隕命離騷梁鴻出關五噫長嘆越石悲憤登樓坐嘯睢陽敵愾聞遂奇音忠臣義士遘陽九而懐百一往往因篇章以自見其氣鬱其聲愁使人撫卾而隕涕孔子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可以怨可以怒怨則泣血怒則請劍能無言乎夫文章之用以關世運苟於忠孝無取焉即藉圭璧而組珠璣以篇章爲佽耳所謂口舌之痾曾不比於説鈴和鼓今文則倣漢詩則規唐以先生所爲詩與文絫之似猶不得俎豆於漢唐之間然劉歆六藝國師莽也子雲符命美新室（有文無節千載稱悅）也李陵五言仕外庭也陳琳草檄效嘗塗也之問龍門詠兆晨也右丞凝碧廹僞署也非漢唐之所爲楚楚者乎君親之義何居人猶艷説而諷誦之先生之文顧存而不論耶人情適意當前則思如湧泉志廹神汎則意若死灰况生死之際而長歌曼聲菁華琬琰出之無意沛然有餘龍翔而虎踞揭日月而轟雷霆使人讀之可驚可愕可悲可憤白刃可蹈黃壤可生眞所謂齊死生一殀壽修身立命塞乎天地之間者也彼其目中未嘗有敵胷中未嘗一日忘死死未百餘年而敵亦亡矣敵亡而先生之詩若文與天壤俱敝也彼其視夢炎一輩如蜉蝣野馬蠅聲權榮僅足以供其詩若文之殘膏餘瀝而發其胷中之牖硎（快論）高皇帝天戈自淮泗起爲萬姓請命指先生以叱危素（發揮到盡處）則先生之詩若文固聖主聲罪致討之辭也燕山故先生就義之所而學宮祠廟則當時棲居地也吾鄉曾舜徵氏爲郡博

士能講明性理之學其先世又爲先生里中人遂梓先生文以教士子語曰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夫所謂以忠孝教人者乎

層層用意磊落光明而激昂奮迅之氣又復如雷霆風雨交發縣王以此序文山先生集乃不媿耳

送李君知華亭縣序　　羅玘

劈頭敘起看他後來照應

陽曲晉分冀土也潼關秦分雍土也華亭吳分楊土也春秋之時晉隣於秦婚姻之國且唇齒也然而亦各私其才量而官之客卿蓋亦無幾焉秦晉局其人而仕也亦舊矣矧吳擅其雄於海隅邈乎風馬牛之不及於晉也晉人且不仕於秦又焉從仕於吳哉言偃之牢武城吳人之仕於中國則有之矣彼亦就其師而學之因而仕焉耳中國之人固未聞仕於吳者也秦漢一再更天下非春秋之天下也吳非春秋之吳也循至於今其勢之倒置亦相懸矣蓋

中國之賦不能當江南之半蓋江南之賦不能當吳諸縣之半古稱秦雍爲陸海言陸地物産之富如海然吳海邦也其眞海邪故朝廷官人之法可以治晉者未可以治秦不使以治可以治秦者未可以治吳不使以治而縣之長吏尤難文得通經學古辯博之士爲之我陽曲李君前以進士出知秦之潼關潼關大治而以憂去會華亭方虛其位而君適至遂承命以往且以旌其前功且以俟有後效有日進之象焉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吾獨以爲世各有所遇不獨於其人之賢不肖而已春秋之時管夷吾晏嬰子

雍孤偃趙衰之徒亦一時之雄傑也而皆没齒局仕於其國其列國之山川道里未必周列而徧觀也其民俗土風未必交互而試嘗也其才之所施豈僅足克一國之卿而顧不足齒於王朝邪由世之局之之過也今之仕者果盡賢於數子邪將亦比肩而已也如君之仕未五年既西而秦雍忽東而吳楊更數十年不知其趙忽又凡幾其進而赫爾具瞻固不必論也而周遊壯觀亦過於數子遠矣然更秦漢以來其當世赫爾眞若可慕者而皆與物湮没於無聞而數子者尚如有識其面然則人苟賢矣其身可局其善名固不可得而局也矧今非局人之世而君又有志於古而不局者乎君前治潼關主以涼法而濟以溫和慕晉冀秦雍治體大約宜爾及是命縣之有名位者以予之知君也欲以間其政君笑曰涼之溫之與時宜之於是皆知君之果不局於政也相與合而餞之而屬予爲序

論高色典恰是李君知華亭縣序不可移易一字

杜律選序

郭正域

今律詩奉子美爲規矩矣中晩學子美猶然中晩也宋元學子美猶然宋元也昭代詩道昌明上掩前哲或肖其貌或依其聲或得一體或具而微夫皆學子美未學子美之學也流俗小眼但晩聲貌不以聲貌而以神情不合而合罕知其合矣吾謂善論文者無如孔氏善論詩者無如孔氏其論文曰辭達而已達難言哉心所欲言口能出之口所難言筆能寫之才即從心學不匏才如畫如話文至達而止矣其論詩曰可以興情到感生理來心動聽者神搖是詩之致而風人之旨也曰可以觀朝家覘爲政俗媺惡得失備矣是詩之事而雅頌之弘也曰可怨可怒遭變遘難寄慨永懷如泣如訴是詩之情而騷人之徵也又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連類比物充實光輝格物致知是詩之學而爾雅之能也又曰事父事君夫不本倫常理道焉貴不正心術風教何補焉用詩爲是詩之理而易書禮樂之教也有唐諸家或以婉約或以鉅麗或以勁氣或以宕蕩或淫靡而令人耽守或鬱結而令人離憂或悶懣而無所重輕或感歎而不出榮遇原本吾夫子之言則合者鮮矣

子美其選也子美自言熟精選理夫不祖三百篇不漁獵漢魏六朝而求子美於子美吾未見子美也吾嘗約畧子美之詩槩有數種有直抒衷臆粉澤盡謝愈眞愈淡愈淡愈眞者實至所思旻公劒外諸什是也有包羅景物沉酣濃郁如錯綺繡如奏管絃者秋興諸什是也有和平閒雅輕重有倫如鳴和鸞如被冠冕者登高閣夜露下諸什是也有危側反聲崎嶔險健轉石轟雷改絃捉柱者城尖霜黃諸什是也有直寫世變兼之論言如傳如記世謂詩史者諸將恨別諸什是也綜其奧妙不越數端而於孔氏之言亦可以邪畔矣其有一二名篇流俗共傳原屬吠聲本非心賞遂成尸誦落帽正冠有何佳境歲暮鄉愁有何實際宗匠相沿習而不察莫敢平反往往有之約而言之其匠心竭力處上薄騷選彷彿風雅而其率易懈怠處亦濫觴宋人比於學究愚不揣薄劣謬爲拈出子美有靈不以佞爲賢矣夫詩之爲教溫柔敦厚近代詞人好自夸毗視高足揚不溫不柔矣僄薄輕佻以爲要渺骨不附肉不敦不厚矣溫則情深柔則興遠敦則分量重厚則意念正徵子美吾誰與歸

未必盡然然泛論實能自出頭地

其於杜詩實能貫串歷落推見根抵非但何家所能彷彿

送永春尹謝夢鄰罷歸序　　王愼中

仕於州縣守職而以功獲罪愛身而以理受惡者蓋有其故矣嘵嘵皎皎好爲危激震耀以驚長伐異而見謂難能立鵠以來射建鼓而招擊上之人不忍其下而出於勝之故其嘵嘵皎皎以自見者乃所以自敗而貽缺汙也其不然則不幸處非其地腴邑名區番阜麗都物產之富被服謠俗人所愛悅足以起誅責而召徵求上意之不副亦所以買禍士之宦此者而欲以功見賞以理得譽蓋亦難矣謝君夢鄰爲永春所謂守職愛身者也而以劾罷去君謹畏醇深言若不出口內自修敕絕不爲表飾峭厲以不堪其上永春又僻陋偸偪據群山之中虎豹之虞瘴癘之毒非有珍物奇產有他侈美以搖撼人之耳目而君乃用以得劾嗟乎仕者欲以功名理行尊其身而發其志亦何所望而勸以劾於斯時乎君蕭然邸舍無妻子之奉脫粟之飯芭藿之羹人不堪其寡約而君甚安之方聞報罷束書冊稽衣裘不滿四五篋蒼頭奴兩人蹻蹻然行如羈人窮旅見者不知其爲宦歸也君行乃因友人謂予曰其罷去甚恨如得先生一言雖去不恨矣嗟乎在勢處顯之人力

足以變置白黑當時所倚以決賢不肖爲吏者之所輻輳奔走而求之幾幸一語之得失以爲榮辱君既無求於彼而乃有意於予文豈以予言爲足以重君哉昔之廉士仁人苦思勤行抉坷淪躓窮於一時而因君子之言以白於世蓋多有之此豈余任而何足以副君之所勉哉毋亦以其顓愚孤特觸忤權近以取廢棄有與君類者遂以好其人而思得其言邪世之所趨在勢處顯之人君顧好愚戇孤特枯槁離群之道喜其無用之空言趨舍好惡傎悖如此用是以得罷亦其宜也雖然信於巳者不苟同於俗得於內者無所待於外君之趨舍好惡其亦有以獨得而自信也夫則余言又何能爲君重哉

吏道雜而多端莫過今日有如謝君者其能不罷乎感慨曲折無限低徊千載之下令人永嘆

明文遠卷二百三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胞弟徐文炎季輝　參閱
西昌羅景沕亦濂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調

叙

叙廣右戰功

唐順之

紫江沈公自襲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賊憚之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搗陳村寨賊墻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淖中馬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前趨淖劫公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彀弩十步外公振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而過刃着於鐙鏗然斷鐵公射鏢者中缺項殪左挂弓而右掣刀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恂失弩僂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脅既連斃三酋後騎至找其首公以二酋讓後騎而褒斷頰者自爲功餘賊麇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斬酋若干級毒弩中公膊壁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

使熟猺以某隘閉告而導公入丁嶺公策之斬所閉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販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牽以導巢而熟猺亦以公斬閉隘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酋騎而走崖窮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澗深沒顛馬浮而岸毛盡濕束濕馬於樹緣澗而求酋酋泅而逃矚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至厓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厓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賊遁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務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諜者告公倉猝率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諜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爲滑石灘狹牽線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濶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筏以爲縿刻頃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燃柴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於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乘瀧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公舍艦跳水斬鏢酋人騎皆踣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

卽東走上山而復滑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軍攻洲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溺死無算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語督府云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阯曰猛走交阯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公潛使人於璋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死讓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工堯五里而軍進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五千人詣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僅有自齎家糧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腹張目以覘湖兵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爲計時

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并
兵攻工堯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
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
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俞繞出工堯背插旗爲
號煑餘糧爲稀糜食而遣之黎明合戰賊殊死鬬我軍却
麾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人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
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插旗初岑璋既與公爲約
而遣兵二千人陽爲助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爲
名居猛左右璋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譟曰天兵得工
堯矣潰而却猛軍見後陣却亦譟而却我軍乘之斬猛子
邦彥於陣中蹀尸數里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
田州猛聞工堯破窘急欲走交阯而璋卒五百人護猛妻
以歸五百人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紿之曰此路皆天兵也
不如且走歸順爲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於境相見因
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恣猛囥畱之而潛遣其子報
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
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爲
功璋以二十牛百甕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

無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函送督府斬他囚首貫猛尸
而以與左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猛首督府則
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
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愁田州復然兩
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以他將假
守三月而待希儀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田州酋盧蘇果
與思恩酋王受連兵刼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爲賊巢公
又言於督府曰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爲名今若返岑
邦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
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以罪罷
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與其謀因薦
公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
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刼知府劉璉殪於賊
知府鄧鉉間出城弩中其腨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
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公爲叅將始議剿五都五都去城
貢事五
五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最獗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
官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宗使擣其巢
賊蜂出褁我兵殺數十人而臨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卽

賊巢爲營固守而因械糧以爲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
坐蹐之於是百戶潛遣人茇而告急於公公卽上馬復聚
兵得五百人入巢爲援旣至發銃者三因奮擊賊百戶兵
聞鐘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爲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
賊不支然尚横鯁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茇而以勝
告百戶百戶亦使人茇而以勝告公公因詷百戶曰汝且
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
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詷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紿曰
是新黍將老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

峽軍因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
然心懼因熟猺爲解熟猺者界漢人生猺徸間陽附官軍
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爲常於是
熟猺間說於公曰請爲兩家解鬬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
說而詷熟猺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
二十牛馬百四十爲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
兵公兵與百戶兵率連行至城城中人讙始知柳州兵之
能戰賊也公以爲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
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狼

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猺及城中黠吏民多爲賊
詷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間鬬動色情性賊在谿峝
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雕剿口語沓沓未及聚兵而
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爲備或伏巖藪伺官兵殪之或先
徙妻子畜聚於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
所得甚者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厓
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
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一當而所噬無不倘我兵
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踪跡公

以下六段皆述建……柳間

以爲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諜而使官府人
爲諜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猺人商販者數十人假
以貿物召至府密詷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猺吾不罪若更
與若銀爲販本若試爲我詷賊衆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
益貿物散入諸峝中諸猺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羣
聚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
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
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
三則諸兵皆聚第詷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爲旗

頭引諸軍諸軍質質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强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劄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絶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猺得出入貿買游嬉城中無禁諸猺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又之稍稍擇其巧使聽事者結以厚賞使詗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輙報公公又厚賞之而問謂諸猺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令

見夫人諸猺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猺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碗察羣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褰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猺婦既多得賞又酒酣跟蹌舞手出府門猺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猺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倒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猺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猺婦又洩之以

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猺婦以爲夫人愛已諸猺婦皆快快心羨嫉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猺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肯言則猺婦嗾之使言或諸猺竟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旣得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管爲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

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於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猺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賊者以克級故賊詈我輩我雖爲賊時得脫或保孥貲汝輩雖不爲賊時見殺或孥貲爲虜自今我輩乃有顏面詈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旣還軍遣熟猺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剿若無赦頃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凡所鵰剿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鵰剿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鵰旣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鵰今罰若五牛不者且剿自是

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䦨者所獲劇賊多不
殺剜兩目刵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
掠多不遣兵而用剜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所虜
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剜
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虜者而以其
餘給剜目者剜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爲賊者所獲
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剜目七人其六人皆爲
官用其還巢而復爲賊者覃萬坐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
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

公以爲吾治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
史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
會而書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爲賊得於是凡率
兵入巢未嘗先請旣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
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公嘗欲
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
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
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藪率走之他巢他巢人
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避

血瘴以死或餓槁崖谷公又每以甚雨淒凍風冥之夜察
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毡衣毳帽與
草同色潛至賊所夜鼙銃者三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
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哭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
者且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之利至此黎明下
山詗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詗之時公所遣衣毡者
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爲詗者亦同會於城
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
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詗之城中

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鼙銃者誰耶
鬼耶諸猺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
膽落或易而爲好猺獞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
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猺家以耕或索鷄
酒於猺猺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
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猺賊弩中知府膊者也尤猾甚先
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
逃隣巢三厝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
厝賊往刦他所而三厝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

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為賞至是獨不與
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
刀猙獰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擄狀公佯執鞭痛鞭狼兵使
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猺聞之以繫其
心公又使熟猺謂諸猺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
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猺四五人來投公公令入空室視其
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汝公吾為狼兵
殺且擄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
縛以贖我諸猺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猺

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
狼兵也吾且為公緩圖之公曰諾因殺牛犒諸猺而去之
諸猺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
不應諸猺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
諫喜諸猺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虜吾妻子而穿山驛與
守堡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刼之三印可必得也官
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
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嵗巖
洞中而使熟猺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責可遣吾妻子於

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為吾不遣諸猺且謂吾怯於是鎖諸
猺妻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猺諭諸猺曰諸猺且刼
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猺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讐
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猺有變乃選健卒
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猺殺汝者吾
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猺而質熟猺妻子曰十
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虀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
諸猺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
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猺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猺中

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猺吐舌懼殺妻子帖
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剜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
而四懸諸城門諸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猺既熟
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讐然不敢不往牛畜
盡俘以歸獨首虜出以視狼兵為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
畜賞諸猺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猺懼失期乘
雨泅溪水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
俘皆遣還之自廣西為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猺人不作
賊至公能使猺攻猺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

實事

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徐五韋貴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溪民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姣因託言岑濬子而名之曰金溪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溪多欲爲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濬既

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留欲往投金以逞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留入言於公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恩未暇慮留之在肘腋也聞留言獨心駭以爲金去賓州數百里而留應之表裡相扇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騷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婉色好語詔留曰汝第往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留聞是言固已刺心公因叩留曰聞鎮安槷金甚堅何因

出乎留詭曰直詐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溪動留而呼留至密所曰爲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劫城若欲殺人劫城任汝自爲之金能聽我言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留唯唯公遂與留銀十兩而以花紵方摺之納留懷中爲我寄金得官後爲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紿留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倥偬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帖爲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留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韋貴徐五素讐汝亦讐金可善備之無墮彼

計也留詣金且如公言金大喜與謀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內觀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裹甲見公公曰金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毋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爲金計曰

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弟寫帖子吾為
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始
金叛而留且往兵備甚懼公辨與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
公揆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
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禍相以微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
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甕又明日兵備犒之如
公公復召留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
客殺金是賁五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付留可無賺金也
留乃日夜甲而擁金為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同飲

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
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
以故公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為金作訴稿
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
五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裝衣青衣雜掾史
中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
同席語金曰賁五以重賂賂吾庖使毒汝則奈何自今以
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
益以公為愛已行七十里至思籠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

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
汝不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從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
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為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
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衣糧懼不
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為便金亦以為然從
即節散遣其衆
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好語慰之曰吾為
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衆而留金以待奏居五
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金曰忠恩去南寧近耳何
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撤矣金復遣其半衆

行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
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為五百人者
迫死而狠鬬則殺傷幾何更欲為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
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間請於巡按公
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籠驛忽報韋徐
將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巡
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為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
公出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唯
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覘伺而韋徐

部中亦有爲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迫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尚不知死黄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㕘將府則黄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黄五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尚千餘人與楊酉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内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酉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間謂金曰楊酉殺手百

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黄五伏人待汝奈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酉偕至柳而偕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墜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皆病創臥然尚以公愛金故被扶不敢恚公金至柳入㕘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共五六人既

病扶臥獨四五人從金而酉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百人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千人護巡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㕘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黄五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召酉於城外狼兵夾犀左右立酉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酉忠不能成我事以銀十兩勞酉取紅紵挂酉酉愕然公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

評定後發

化大事爲無事

吾安得縛之酉大駭泣下曰酉小主人也公曰汝爲之而欲誰衆乎公意又欲以疑酉於其黨也酉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公且曰吾且爲酉奏功矣因見酉於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酉率之還賓州遂令酉齎牌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一人酉既惶恐見紿又虞同行者猜已責金相讐見殺於路中日夜跼蹐爲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金縛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縛者解巡按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

欽閭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鬭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於金則兩客相鬭而主受其弊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於五千人之手若剝筍然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算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詘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賈事)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參將千人逆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公泝峽峽中大酋侯公丁嘗謁公公脊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至潯公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詔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未返時孫參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夔將焉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召雖其渓谿絕嶠未嘗不來其來雖桀猾宿惡未嘗輙殺其可論者論之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豫未決公乃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參將千人乃不如沈參將一班首(參將謂也)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兩參將於虎口功(此皆余物必爲孤)尤奇公胆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爲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陣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貨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貨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爲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染危疾所部皆自戕於神前以禱公刀穿耳矛刺股鈎刺脊繫鐵鎖項之痛楚諸體皆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爲禱其得士心如此蓋余宦游而得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卿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永魁瓌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頻首下視寡言笑公短而精悍目烱烱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公戰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擬擬不能展噫嘻若公者猶爲未盡其用哉

歷叙戰功形容如畫龍門之紀項籍孟堅之傳李陵其事其人千秋活現此文直能探其精髓

沈紫江戰功後序

羅洪先

荆川唐太史叙紫江沈公戰功皆柳慶以前事公為叅將最久在柳慶于有三年始移淑瀘故其功在柳慶亦最多其後總兵貴州且謝病會北敵入寇詔屯宣大未幾以署都督僉事總兵江淮二年調廣西三年復為貴州门淑瀘後毎歳必有擒斬然體數被創天陰雨不勝痛楚故數請告其在江淮江淮間素聞公名艤販之聲幾逞口[illegible]無事廣西貴州大小十數戰最大者則有賀崖銅平之役始公為叅將時知狼兵能制諸猺獨土官鯯獰不用命毎調發土官與共飲食寢處昵昵耳語如其父兄比罷多與生口牛羊金帛勞遣之諸土官喜競以狼兵從公或土官死其妻割愛子十餘歳者遣來且囑之曰汝依沈爺勿怖遠離我也以是公所嚮輒有功賀縣諸猺據上下磦石諸峒之險出沒焚刼三十餘年未有窺其巢者總督都御史張公岳謀之諸軍咸曰須沈公來沈公不來即擠死枉死耳而是時公初去江淮西道中其倖功者日上計策數十張公不納俟公至問計所出公曰此難以口舌對也夫兵貴神速因敵變化道有迂直亦有易險寇有聚散亦有堅脆曰有遠近亦有便阻謀有巧拙亦有忠佞疑而示之棄而擊之見形而移觸聲而應者何可縷數也而乃欲刻晝進退持已然以待之不已悖乎且今為將者貪暴而昧算者也夫惟無算故不得不授計於上禁貪止暴上亦不得不遙制之事機敗於札牘之煩緩急左於期會之豫往則空壁歸則誑功而軍又已耗此失之於不擇非任將之過也今去賊巢十餘日爾耳目不接安所得其形狀哉公能聽儀請以便宜計之誠得便宜以行而一不效儀罔無所逃刑也公喜執手謂曰吾今乃知沈公遂以諸軍付之入巢數月而殲冀廷虎等五百餘人餘黨奔富川公曰不窮根株他日拱蘖未可量也乃復深入凡五旬得級三千餘俘獲倍是張公上其功實授公都督僉事是役也使張公惑於倖功者之口不俟公至諸軍必觀望遷延功不可成使公制於張公動必仰成即有功亦不能弭患公多謀善斷凡此類也又明年而崖州變作崖在瓊之南背五指山而大海黎岐兩姓蠻數居之而黎姓最衆土人槩呼為黎黎有生熟二種熟黎奉令應公猺加恤獨畏漢法不敢踐更而歳出更錢其姓頑愚可計給而土産香藥奇貨又重利中

州監使數歲不一至禁綱潤弛州縣恣為奸貪市猾導官奴戶徵諸黎更錢以便朘削每至墟落中解鞍投鞭分懸諸黎門戶諸黎恐其食飲土物相傀然後聽算更錢錢直十數倍不敢丐免而知州邵濟者既黷貨其所遣官奴尤黠桀無賴既懸戶鞭復給隱之以責黎首那燕飲痛出一牛以償而以一牛自贖官奴不慊縛置庭中笞撻之諸女婦更出叩首服罪不許其子不勝忿強起解縛迫逐官奴官奴驚走以反狀給邵邵遽上變而官軍者又鬬格死那燕知不免連結感恩古鎮諸黎為變八年不休都御史歐陽公必進上疏議勦且以公將兵請既報可於是崖感萬州古鎮陵水五道部署既定刻期待發而公以病愈始至謂歐陽公曰瀕家斷罪必分正從殺人者那燕使那燕殺人者誰乎今崖感古鎮相煽從逆如虎投穽其勢不可釋矣萬州陵水未有黨惡之實特蹤跡之嫌爾而并欲除之其視首禍如何哉且其被勦撫定數年未聞有他也疑而誅之則傷仁撫而誅之則惰信儀以為莫若止出三哨則兵并而力不分三哨揵雖有異志者且褫魂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歐陽公曰善遂并五道兵以中哨入崖州而以左右哨當感恩古鎮俾公總之且謂公曰軍中之事惟所進退不相尼也（既公又語位）公渡海斬不用命者二人（先嚴紀律與伏青衎陳將意同）諸軍股慄禁羅緣磴以入直至五指山下縛其首惡符門欽那燕那捧等五千四百有奇俘男女二萬餘人既班師而有貴州之命提閫進公都督同知賜金幣公以征黎之年至貴州再征銅仁叛苗擒首惡龍許保龍七保等九百有奇其入銅平（按小山）（類紫龍許保之擒由熟苗麻得盤哺之使過吳旦逞寨）策甚奇公秘不以告人人亦莫有知其說者或者謂公征（許女而所之以酒因縛之所謂奇討者即此耶）賀則索富川征黎則指萬州擒縱迭施猶鬼神不可則度然議者以為令之將領忠功不成級不多耳甚者屠村堡掠子女以取盈此亦邊徼故習而嶺南又其最甚者公生長其地獨不蹈襲且以一言全數萬生靈之命此其心可與衆人道哉隱嘉靖戊子余計偕至京師聞西粵士人誦公於司馬願得以為柳慶參將於是始聞公名其後蒞荊川戰功敘心益慕之荊川既善為文而公總兵江淮開府鎮江與公數相見其所敘皆公口中語以故情狀曲盡每誦之如親見其躍馬彎弧叱咤之勢其借箸籌彌劍決勝背目霍耀人前又可想也賀崖諸役惜不令荊川聞之盡入摸寫以補百將傳之所未備然善觀人者即其一二

事亦大要具矣惟敘柳慶時不著劉現盧囘事豈以爲非戰功耶劉現盧囘者思恩土酋與他酋徐五韋貴相讎者也徐韋與爭峒地不勝思嫁禍於我以千金賄他將上變都御史蔡公經從衆議勦之而劉盧連敗徐韋乘勝攻圍武緣勢張甚公自柳慶謝病家居而安南議起當事數強公堅不應至是蔡令參議陳公茂義都指揮白公泫就問計公大言曰二公不畏死事濟矣陳曰奈何公默然良久曰非謂卽死顧膽大耳陳曰豈少我耶公曰不然吾知公足辦此以故冒禍出此言也夫劉盧爲讎所廹非故反我

其愛生惡死豈與吾人殊哉誠用儀討至武緣盡遣諸軍而以數老弱卒白手從公入其營數言可撫而定也陳曰彼職吾不備見西奈何公曰彼固求生安敢犯公幸諭之曰若輩爭峒地今攻武緣何也且讎家欲甘心久矣奈何又以武緣爲口實若不自愛乎彼感泣悔罪則又諭之曰今朝廷有事安南若誠悔罪胡不束身自效而還衆兵於峒讎家其將若何二酋必踴躍聽命公以善言撫之可不棄一矢奪萬人闘志也陳曰若是而公以爲出言冒禍何也公曰他將得千金業已舉事今欲散軍保無危言相激乎二酋使公以出保無他慮今中變乎吾許行必見讐於他將此吾禍之所始也陳毅然曰吾爲公保之公起手納牘陳袖中曰投之蔡公此吾之招狀也二公至武緣如公計不失分寸兵遂解以二酋歸而他將入千金者終始相尼一一墮公計中不果行卽此一事可謂折衝尊俎者矣余既不獲見公聽其談論而都御史張公烜爲余語者僅僅得此且云今謝病去自貴州以來大小諸戰不知有爲敘錄者否其秘不以告人不知何也法曰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不戰而屈人之兵倘公進於是乎人雖善

爲言亦安所用之哉

沈公名將材出奇無窮自足不朽又得敘述於荊川念菴兩先生筆何其幸也。觀其議論侃侃直有說禮敦詩氣象添毫欲活與荊川作各不相掩

敍侍御劉公憫災　史鑑

江南在禹貢爲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惟下下自頃以來生聚漸蕃人功既施地利斯盡司國計者惟取辦目前不究其本而操其末故其稅歲益月增固已不勝其多矣浸淫至於元季上弛下縱兼併之家占田多者數十頃少者千餘頃皆隸役齊民僭侈不道本朝任法爲治而其徒猶蹈前轍不知自檢往往罹罪罟則毀其孥籍其家沒入其田令民佃之皆驗私租以爲稅之多寡在當時惟患其不多不復計其爲民之害也且歲漕粟百數十萬石以給兩京又有加耗船備車盾之費一切取辦於民率常賦外橫增至相倍蓰然而地之所產不加於舊吳民竭力以耕盡地而取猶不能供而談者盛推財賦以相高爲淵爲藪之言不一而足殊不知吳民無窮之患正在此也宣宗章皇帝愍民之不堪詔減其什二三民乃稍得蘇息然較之舊額殊爲重矣往時水旱有司猶知矜恤隨以上聞請免其稅斯固明治體者之所當然蓋亦恤其本根不忍重傷之也成化十有七年春不雨夏又不雨地坼以涸坐燥而疏膏液盡竭後稍得雨苗之槁者勃然以興芃然以茂識者固已憂其將衰也亡幾何時則向之勃然者萎芃然者槁及撥其根視之則已腐矣興之大者則大壞興之小者則小壞甚至盈丘徧隴蕩無根株人力糞治皆不能救秋七月丙戌雨颶風大作拔木發屋八月戊午以往連大雨常州陽山崩蘇州洞庭東山崩太湖水溢平地深數丈蕩民廬舍九月壬申朔大風雨晝夜如注自此至冬十二月無日不雨向之禾稼僅存於腐爛之餘者悉漂沒亡遺而有司之欲厲民以覬寵者建議以水不爲災既有以足稅餘尚可充民食由是交相掩覆諱言災矣百姓嗷乞萬端不見聽蓋是時吳江丞有王瑾者倡爲此議而蘇州劉知府瑀信之故人言不復入儒生趙同魯上書言狀則目爲辯士以爲爲人游說斥之於是監察御史劉公魁慨然上疏論之其畧曰（此疏在後世實不少得）今天災流行害於禾稼年不順成江南之民大小咸病日瀕於死今不原其稅而使有司督責以重困之臣懼其死亡畧盡將來之稅從何而出也且國家之財賦莫盛於江南雖由天生地長然必資人力始能有成是則人者本也財者末也夫欲取其末而先絕其本假令盡得以快目前然後日之計固已索然矣又況未必得乎

今民窮財匱相聚爲盜在在而有此亦理勢之必然萬一有疫焉竊發其間興兵誅討爲費必多恐不止所逋之稅而已臣待罪御史爲天子耳目之官民之疾苦耳所聞而目所見也臣若默而不言是爲壅蔽聰明曠廢職司罪孰大焉伏望陛下上順天道下從人心憫斯民之顛連亡告特詔有司驗其被災之稅而釋之更加賑恤以全其生則他日父而子子而孫相率供賦役應徭役以奉聖朝於億萬年也豈取足於一時者所可擬倫哉疏上天子嘉之詔戶部從其請戶部下郡縣覈實而劉公任滿去矣繼公爲治者挺挺自守不復留意民隱由是一時羣有司堅守前說不變遂欲追取以實之乃持其奏不上征求轉急民不堪命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償民死於杖下或自殺者不可勝計府猶以爲未足嘗攝一縣令與丞至責其慢令曰非敢慢也民有被某杖至死者丞曰此是某杖死令不與也兩人爭者久之令屈府大以丞爲能數稱之自是吏益務刑尚酷矣民謳吟思劉公不能忘輒相驚曰天子遣劉公來活百姓今至矣則皆走往視之轉相告語道路成羣至寂不見乃還居數日復然東人而西其望南人而北其望曰庸撫我來明年大饑人相食米斗至百錢草根樹膚盡久之不復有人色餓死者滿道路或浮屍蔽河而下縊林木間者壘壘然也是時秀水有楊姓者一日或在家治湯餅里長來適見之謂曰年饑此餌不易得也今日當與我共飽此矣楊曰爾不可食我自度不能幾食此故賣家具爲之爾不可食里長不悟堅欲食之食竟楊舉家死里長亦死衆始知其先置毒餅中也長洲一人鬻其妻臨別妻脫所服衫衣其姑姑曰爾去當須此婦曰彼既妻我當衣我矣姑服此勿辭也其姑服之悲咽因投水死婦大慟亦溺死水中買者與其夫索償夫又自沉死又有鬻妻者索錢五十文買者疑其少曰吾妻事我二十年今遭此凶年不忍見其餓且死也故不須多錢爾其善遇之毋虐也其人如數與之內二文惡將易之曰不須也足矣乃往酒家取醉逕赴水中死餘可概見矣郡縣雖行賑濟之法或煮粥寺觀中聽人就食然饑者多又爲吏人所侵牟所得無幾死者猶然是年田不能碎蕪穢彌望稅不入有司復迫稔者代爲之輸於是民愈困父老泣曰劉御史若在吾屬當不至此極也天乎天乎劉御史今何處也劉御史今

何處也淚下不能已者久之松陵野史曰嗚呼凶年常有也第有甚不甚焉又在當時爲民父母者能援救之爾近世江南之災甚者無如景泰之甲戌成化之壬辰及今之辛丑甲戌慘矣當是時楊御史貢力請於朝原其稅壬辰則應蘇州府丘齊賓任之得從末減故雖災不害民至於今思之辛丑之災過壬辰而不減甲戌然民死之多八九十歲老人以爲百年間未嘗有者何也特繫乎劉公之言用不用耳蓋彼二公者方在位力能行其志而劉公適丁其將去之時言而不及行也嗚呼公之心豈有異乎觀其所陳本末之言又何其詳且明也然民心思劉公殆有甚於二公譬諸赤子之去慈母罹饑寒者其情必切於飽煖者也嗚呼仁哉是以究其災害始終之變與夫公之所以爲民民之所以思公者著於篇

天災流行百姓死亾略盡而爲之長吏者尚蒙蔽爲奸此實千古通病可恨也敘述酸楚如見鄭一拂流民圖令人淒然淚下

賀中丞丘澤萬公征倭功成敘　　于愼行

自歲壬辰以來島夷秀吉恃其險僭爲封豕雄虺荐食朝鮮之壤主臣播越請命於天詔遣文武大吏盛徵師徒深入其阻倭徒再北不支陽爲請欵陰濟厥師盤居海壖驛不可去必得三韓之宇而甘心焉廷議宿師有年請且寢罷上益赫然震怒以是蕞爾蠡蛾不亟殄遏乎何以于萬國乃命御史中丞萬公佐大司馬邢公出討賜之節斧以行公旣受詔馳渡浿水陳師王庭傳檄四路將吏各殫乃心力舖敦熊彪之旅致國之大罰敢或有不共命以干常刑亦會倭渠秀吉伏天之誅戎心方懈望風而靡乃使將軍一元要其酋石曼挖諸泗川使將軍貴㷛其酋清正棲之島山使將軍綎踦其酋行長踣之粟林使將軍璘呼徐星而進薦其水軍蹶之海上殲焉樂浪元菟之間廓然奠清復爲完國其王若臣庶震服感悅稽首稱萬歲頌再造恩上爲告廟薦勳御明堂受捷以策書命公晉爵有副都御史賜之御府之幣世延其賞客有乘軺而過以告於于于子曰偉哉中丞之伐則信霍耀鴻麗丕瀕未有之烈於鑠盛哉鄙人伏在藪澤竊聞島夷之難星紀欲周矣變

韓筦樞之佐所爲周章衙決偕前著而躊躕擁旋建旆之
臣所爲鞅掌騷屑從白羽而四顧慷慨憂天之士所爲乾
上顧而陳遊談喜事之儔所爲倣舌吻而議皆是物也聖
上超然聽覽毅然獨斷盡格首鼠之謀選於有衆得公而
任之遂使蚌也蛇引之徒靡於嘲虁之阻黿作鰐吞之衆
燼於海若之都懸梟獍於藁街築鯨鯢於狠望此其殊尤
絕迹砰磅橫則緘青縷玉之簡不能鏞錫皂銘鐘之酬無
以槩矣客曰唯唯予慕公功未覩其大也（進一步）爨之披猖而來
豈爲濊貊高句驪彈丸土哉朝鮮既食必軼而入遼海遼
海既踞必劘而入盧龍則憂在左輔矣爲左輔肩背勢不
得無遼海爲遼海羽翮勢不得無朝鮮是故功懸絕域利
歸都輦此其爲宗社之福與予倪而惟曰客言似矣雖
然徒大公功豈踰所以大哉（再進一步）夫鴻均之播萬品自翹靡遺
非慮而施也大親之咻孺嬰痾瘵必應非利而仁也王者
之覆內外除其疾若過其寇虐非有爲而爲也故曰大德
不德是以有德而以統一之盛偕唇齒於頂尾之地以去
上一恩推便否於臣僕之國非所以爲號矣且自三代以
降撻伐四裔代不絕書如漢建元之定朝鮮則納其地爲
二府莫不因窮黷之威遂并吞之計惡有堙已墟之社城
既覆之隍取而不居爲而不有如今日之盛與而猶以利
害商之何其狹也且揆諸情勢抑豈其然國家際天極地
經緯萬里吳越閩廣之郊以海爲地與魚服之民共之倭
從俘廓登陸如出寶穴誰則爲藩而卒就殲爇靡一遺育
即遼左盧龍之塞一堍垣爾塞外萬國鳴笳盈耳旃裘匝
地又誰藩之而自受縶縲羈縻至今也柰何山海無間之
險尤泥可塞而一以屬國爲藩乎彼其疾痛呼天何音之
撐我立弘字小之宜亦安得不借聲屏翰以厲士心其實
未必然也聖上爲海內共主寵綏四方亦越箕封之國世
在懷保比內諸侯蠢茲島奴敢爲蠆尾以螫我東服傷鴻
明之化故不憚傾庾掃境拯之鼎鬻之中豈有較計哉夫
患切同舟則胡越明其一體鬭鬩異室則比鄰重於纓冠
此人情也而於此施不報之恩霈無心之澤起白骨而肉
之此涿鹿之征讓其爗煜而有苗之格謝其鏗釗矣故知
今日出師之名義而後上之威德益弘明上之威德而後
公之勲庸益大予何算其渺小而損夫赫赫者世曾聞者
言惘然告退會漁陽諸道大夫來請謁賀之篇因夫所與
客語以塞使命

立言有體深得尊天王大一統之意非苟作者

重刊舊唐書敘　　文徵明

嘉靖己亥吳郡重刻唐書成乃御史聞人公詮所欲梓行者也書凡二百卷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卷列傳百有五十石晉宰相涿人劉昫所撰命徵明為之序按唐令狐德棻等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至吳兢始合前後為書百卷而柳芳韋述嗣緝之起義人訖開元僅百餘年而于休烈令狐峘以次增緝之訖建中而止而大曆元和以後則成於崔龜從厥後韋澳諸人又增緝之凡為書百四十有六卷而芳等又有唐曆四十卷續曆二十二篇皆當時紀載之言非成書也晉革唐命昫等始因舊史續成此書然五代史昫傳不載此事豈其書出一時史館而昫特以宰相領其事耶然不可考已或謂五代搶攘文氣卑弱而是書紀次無法詳畧失中不足傳遠宋慶曆中詔翰林儒臣刊修之自慶曆甲申至庚子歷十有七年成新書二百二十五卷視舊史削六十一傳而增傳三百三十有一別撰宰相方鎮及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續撰儀衛及選舉兵及藝文四志所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實當時表奏之語而賞制詞亦謂閎博精覈度越諸子良以宋景文歐陽文忠皆當時良史才而是書實更二公之手故朝野尊信而舊書遂廢不行然議者則以用字奇澀為失體刊削詔令為太畧固不若舊書之為愈也司馬氏修通鑑悉據舊史而於新書無取焉惟周益公稱其刪繁為簡變今以古有合於所謂省於舊之論而劉元城顧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唐庚氏尤深斥之乃極言舊書之佳其所引決海救焚引鴆止渴之語豈直功儷而已自是一代名言也然則是書也其可以無傳乎雖然不能無可議者段秀實請辭郭晞有吾戴吾頭之語新書省一吾字議者以為失實是矣而舊史秀實傳乃都不書夫秀實大節固不以此而此事亦卓偉可喜柳宗元敘事尤號奇警且鄭重致詞上於史館若是不得登載則其所遺亦多矣（所見殊是）甚者詆韓愈文章為紕繆謂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拙於取舍異哉豈晁氏所謂多所遺漏是非失實者耶甚矣作史之難也心術有邪正詞理有工拙識見有淺深而史隨以異要在傳信傳著不失其實而已今二書具在其工拙繁簡是非得失莫之有揜焉彼斥新書為亂道誠為過論而或緣此遂廢舊史又豈可哉

謂新舊書各不相掩議論持平源源本本援據甚確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泐亦澹同選　愛業羅仰錡愼調參閱

題跋一

恭題御製文集後

宋濂

臣聞有德者必有言葢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無非天然之文不待勉强而後成譬猶大化流行融液通暢而萬物發舒各得生生之妙精神充衍無往不在故大舜作五絃之歌湯爲盤銘武王造几据之誡皆粲然成文此揚

子雲所謂聖人之言炳若丹青也恭惟皇帝陛下統御以來用人文化成天下賡訓誥復惟恐一夫不獲其所天縱聖能形諸篇翰奎璧照耀層霄絢采光被上下萬象動色然而建中於民寤寐弗怠則有虞阜財解慍之歌也夙夜修省常如神明森列左右則湯武盤楹幾杖之銘也仁民愛物之心隨感而見布於方策溫潤淵深統貫乎斯道光芒氣燄葢覆乎六合前聖後聖實異代而同符也臣供奉詞林幸日侍幾硯仰瞻揮灑之際思若淵泉頃刻之間煙雲盈紙有長江大河一瀉萬里之勢旣捧而觀殷彝周鼎未足喻其古也太山喬嶽未足喻其高也風霆流行未足喻其變化也葢由天德粹純無聲色之好無遊畋玩樂之從聚精會神凝思至道形於心聲同功造化非言語形容之可盡也且當萬幾之暇時御翰墨多不留藁見於侍臣之所錄者得若干篇臣竊以爲日星昭回於天下飾萬物羣生無不仰照聖皇之文猶日星也是宜刻於文梓流布四海使見之者咸獲咏歎文明之化熙熙皥皥相與率德勵行以爲忠孝之歸豈不盛哉於是敬錄如上文與詩凡五卷續有制作復編類爲後集云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

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謹書

臣子誦美君上其體當然存此以爲珥筆之式

恭題豳風圖後

宋濂

臣濂侍經於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書豳風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闔之繁當中折處丹青易致損壞命工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屢下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自於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悉備具而功女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爲本也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臣眞德秀有見於斯嘗請於朝欲繪農夫功女勞勤之狀揭之宮掖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用心也蓋惟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恆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譬之願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乂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老日切望之因推德秀之意備書篇中以竭犬馬之誠云洪武九年冬十一月壬午具官臣宋濂謹記

爲青宮題卷有頌有規侍從者可以爲法

題壽昌胡氏譜後

宋濂

君子之所爲貴乎有徵昔者孔子修五經書斷於唐虞詩起於關雎春秋自隱公始或餘繫以辭或從而定之未嘗敢增益也其慎且敬如此故孔子之經傳百世而人莫能非之及司馬遷作史記遠泝博索於孔子所不敢述者皆采而實之其事雖備而去闕疑之意遠矣其備也適足以爲誣何取其能博哉族之有譜所以紀所自出實則爲尊祖僞則爲誣其先而亂其類不孝莫甚焉近世之士不察乎此多務華而衒博或妄爲字名加於千載以上不可知之人或援它郡異族之貴顯者以爲觀美其心非不以爲智卒陷於至愚而弗悟也壽昌胡氏則不然於旣遠者皆不敢有所載獨自其有徵者錄之得十有五世詳親而畧疏考訛而傳信附其遺文及當時所受制命之詞皆蔚然有叙是可謂善學孔子者矣嗚呼不知而妄作者其能無愧於斯哉修譜者名榮來京師而以示余者名翰皆善士云

郭崇韜自附汾陽千古傳爲笑柄何若狄武襄光明磊落所謂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耶譜系失眞希踵慕熱凡道途不相識之人皆可祖可父矣試取景濂文讀之當泚然汗出也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宋濂

七峰居士諫議陳公因上書論日錄事有忤曾布出守海陵尋謫武義祠官未幾除名勒停編管宜春崇寧二年正月移合浦三月五日過長沙興化寺遇神宗忌日於是依浮屠法運轉經藏造疏六千言以薦嚴事疏文用駢儷體恐不足以盡意仍以散辭分注其下首序請改實錄言蔡卞者九事非國是者七章其辭辯布之姦凡所以尊私史而壓宗廟者無不縷列旣爝告神皇在天之靈是月十五日復以別本綴於元豐中王安石所貽手帖之後又假設

臣布引咎之辭作跋語繫之且手書二通一遺其姪正裕一寄其甥李進祖俾秘藏之身死之後出示親戚朋友冀幸有知之者蓋公嘗自謂家覆身亾如浮漚起滅不足深計唯神考十九年駿烈茂功受誣羣小爲臣子者不得不辯故其所著之書曰日錄不合神道論曰辯誣論曰尊堯集曰自撰墓志墓志述因日錄殺身之由其言至一萬八千有奇而語尤哀切然而諸書大抵背疏文并跋語中意也嗚呼公之愛君尊主之誠耿耿弗忘如此眞所謂忠精貫日月者矣爲傷王君諱其八世祖永年令仙居時而公之冢子正彙實爲尉交契之深遂以其女歸仙居之子嚴州司法僑今王君家藏跋文正假托臣布引咎之辭豈或正裕所秘藏者而正彙出示於親戚歟今去公造此文時已歷二百四十二年中更水火兵革靡所不有區區一紙之微初非所謂金相石質乃能傲兀無窮世變手澤如新殆造化者使神物護持昭示來裔以遂公忠憤之志而永曾蔡之惡於弗磨也吁可畏哉王君與濂爲同門友而義若弟昆間以相示因悲其孤陋而僭書之若夫君子小人進退有繫於家國安危者史臣褒貶已有定論茲不復勦說云

諫議公忠義之氣磊落嶔欽曾蔡輩貽臭萬載

題北山先生尺牘後　宋濂

右北山何公與其弟子魯齋王公手帖北山平日執謙特甚人有來學者雖誨之無不傾盡而未嘗受其北面之禮此書之稱再拜稱尊兄者猶可見也元思姓汪氏名開之時法先王之孫魯齋少與之同學嘗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以求朱子去取之意而精於四書之學者有誠姓張氏名潤之自號思誠子登北山之門垂三十年其微言奧旨莫不盡聞焉二公偶出北山念之形於簡牘間則其於師友之道可謂篤矣王子文名埜嘉定十三年進士襄

蜀事急議遣使講和宰相依違不決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子文時為樞密院編修兼權檢詳謂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士論韙之北山雖居山林而憂國之切故有廟堂議和子文除擢之問則其厚於君臣之義又何如哉夫以北山之學承朱子再傳之緒造詣真切踐履純固而其見之翰墨雖出於一時者有關於世教有益於人倫似無斯須不志於道者也是誠何可及哉朱子之書盡編者以時事出處問答分類而通載之凡四十一卷約一千六百八十餘篇濂每疑其太泛魯齋之所選北山之所定當必甚精惜乎未及見之也因并識之以為寡陋之愧云

前賢師友淵源得此攷見

原缺第十一葉

則領在樂官故必定之以五聲若其辭則未始有異也如易書之協韻者非文之詩乎詩之周頌多無韻者非詩之文乎何嘗岐而二之治及後世其道愈降至有儒者詩人之分自此說一行仁義道德之辭遂爲詩家大禁而風花烟鳥之章留連於海内矣不亦悲夫於是衆仲之殁已久而吳公亦不可見無從質正姑因三益之詩爲書其末以足衆仲之所未言雖然濂之語激矣夫豈知詩者哉

論詩有識方見風雅一道表裏六經爭奇鬬艶者相隔萬里

朱悅道文藳後題　　宋濂

右烏傷朱君悅道所爲文一卷予讀已愛其理明文順頗謂二三子曰辭章之弊久矣梔蠟爲花以逞妖豔非不眩人目睛比之元氣流行千紅萬紫徧發洛陽名園固自弗侔何也生意之動盪與死色之不滓者其可以並論也哉蓋古人之於文以躬行心得者著爲言言有醇疵但繫乎學之淺深爾後世則不然以文學文皆億度想像而爲之知道君子未嘗不一笑擲之也今悅道之文論議必本諸經而翼以濂洛關閩之說旣履康衢矣長安雖遠惡有不至者哉其視顛連榛莽之蹊而虎豹蛇虺縱橫交於前者奚翅萬萬悅道非惟見諸空言又思踐履以驗之此尤度越於人人予雖留意於文遂道不深而出言多疵深有媿於悅道雖欲痛自懲刷而秋髮繽紛被肩矣惜哉予期悅道甚遠悅道器宇淸粹誠足以副予所期他日道明德立而文益昌予當在知言之列無疑故錄與二三子言者題其卷後云

脫口必有本領不爲苟作以文章一道生平所致力故也

題永新縣令烏繼善文集後　宋濂

世之學者必有師雖百工伎藝之微亦必有以相授然後能造其閫奧況爲文者發造化之秘貫今古之統苟無以管攝而闔闢之則何以盡其變化不測之妙其不傳之於師矣可哉吾鄉修道先生胡公以光明正大之學發於精深嚴飭之文訓廸學子篇章句字皆有法徒從之者多得文之旨趣其所造固有淺深高下之殊而體裁終不失於古四明夢堂噩師雖居浮屠中能久與先生游先生爲文之法實與聞之烏君繼善自幼學文於夢堂凡先生所

指授者悉以語烏君故烏君之爲文峻潔如明月珠走伏如春江濤因語二三子曰必如烏君然後可以言文也若無師授其可易致是哉予嘗譬之有美錦焉使朝市縫人製之則能中度而適體委於巖穴之粗工則左低而右昂上侈而下斂錦固錦矣其如不合何文之無師授者亦若斯而已予老且多病文字一切謝去不作縱有一二多仰手於人獨喜烏君之文親題後而歸之嗚呼予生也雖居先生之鄉而不能傳先生之學其於烏君文豈能無慊於中哉烏君名斯道繼善字也明之慈溪人嘗知化之石龍縣今調吉之新水其爲人温然如玉蓋與相稱云

古人事師之禮等於君親學問文章遠有端緒近日後生小子肆心悪聽摳衣請業之禮廢矣嗚呼此人才之所以日下也

題余廷心篆書後　宋濂

右四大篆爾國忠宣公余闕爲浦陽戴君叔能書至正九年公持使者節來鎭浙部濂偕叔能往見公獎厲甚至且各書齋扁爲贈公去浙後江南大亂荊楚之域皆爲僞漢陳友諒所據公時以淮南行省右丞分治安慶安慶前後皆盜區公獨守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未嘗敗北不幸糧絕城陷公遂赴水死君子稱其大節與日月爭光信哉公文與詩皆超逸絕倫書亦淸勁與人相類然其忠義之氣可以懼亂賊淸惡厲天地因之以位君臣藉之以定斯豈細

故雖所書不工猶當傳之萬世況能臻其妙者乎此紙所在定有神物呵護見者當如張中丞之詩段太尉之笏聳然起敬不可徒以翰墨視之公唐兀氏余闕其名也字廷心一字天心元統元年進士世居武威今爲合肥人翰林學士金華宋濂謹題

余忠愍死難時妻死夫子死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宜後學之寶愛其書也

題六檜堂卷　黃淮

忿之激於中者必徵於辭色徵諸色其發疾以暴徵諸辭其旨婉以深稽之往古藺相如忿秦之欺趙欲以頭與玉俱碎樊噲忿鴻門之背盟按劍瞋目以脅楚王徵諸色者也國風嘆蒼蔚之朝隮楚騷悲菉葹之盈室徵諸辭者也色之所發雖足以快意於一時而辭之所寓誠足以垂戒於萬世其淺深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今觀胡㒞之六檜堂其亦忿之徵於辭者歟㒞溫之永嘉人當宋運日微屛處華蓋山中讀書自娛忿秦檜之誤國痛入骨髓然而未能

伸其志也遂於當階之下手植檜六本揭其扁曰六檜葢以六之音與戮同於以知夫檜之罪當致顯戮與他日得以酬其素願云耳嗚呼㒞獨何心哉不得已也當時有若胡澹菴者上高宗封事請以檜之頭懸之藁街詞雖切而不見信況㒞未獲進用於朝者乎後雖一出竟以奸權媢嫉僅止滁陽通判而止徒使空言與國風楚騷同傳於編簡良可悲夫然其氣象從容辭意懇至後之覽者足以寒心而駭膽誠非僥倖快意於一時者之可比也九世孫鏞裒集成卷鏞之子與復求士大夫詩文以彰厥美其亦善

於繼述者歟、
忠義之人萬世不可磨滅存此作亦所以誅奸諛於既
死發潛德之幽光也

跋韓國華神道碑　何喬新

右宋諫議大夫韓國華神道碑富弼彥國撰王珪禹玉書國華魏國公忠獻公之父富王二公嘗與忠獻公同居政府其文與書皆可傳也富公以勛業名世其文章不多見今覩此碑叙事質而不俚贍而不穢殆非稗筆所及蓋宋之諸君崇尚儒雅公卿百執事率用文學之士故士大夫爭自淬礪於問學在當時雖不以文名其文亦自有以過人如富公是巳自元以來所用以為公卿大臣者第取其體貌瓌梧音吐洪暢而以文學進者十不一二焉故雖耳目近事亦懵無所知不獨談以伏臘為伏獵指杜為狀杜而巳或議其然則佞諛者又從而解之曰夔龍稷卨所讀何書絳侯灌嬰重厚少文者也執用人之柄者遂以為當然而不之怪嗚呼以卿相之位而委諸不學無術之人宜夫治之不古若也悲乎

議論關切世道江河日下讀此慨然

甬江徐文騶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渤亦渾同選　受業羅仲錡愼調叅閱

題跋

題朱子手帖

方孝孺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於天下葢時與事錯迕雖聖賢莫能違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臭腐澌

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置之於死地西山營道之竄公受僞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游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背義取媚於權姦以爲朱蔡且將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摧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嵬之流以擠排汙衊爲事者人之視之猶睹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既死之遺魄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夫而厲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覯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小人之勝君子者在一時君子之勝小人者在萬世此理昭然然而狐狸狗鼠之輩到底不悟眞是無可奈何

題受禪碑後

方孝孺

曹氏父子以禪讓文纂竊其事蹟穢矣當時羣臣作爲贊譽以爲舜禹復生著諸金石誇耀來世若誠有足稱者豈以一己之故苟汙無恥而不自知其惡與將逼於亂賊之威虐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與然漢之將亡其漸暴於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能臣曹氏宜若管幼安之蹈海潔身以避之不能決去低徊眷顧於利祿勇不足以死節智不足以撥亂包羞取容競爲諂諛以全身斯爲小人矣若當時羣臣是也（又從上段番出一層議論極快）賢士君子國之本也舉國無一人焉其國安恃而不亡乎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勳臣而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立而賊與國將繼之矣僅一傳世弱子暨孫爲司馬氏所陵劫禪者猶未死而受禪之舜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此失固可爲千古之戒而其贊與誇耀之虛辭適足取嘲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前半幅說漢末之士如華歆荀彧輩事曹背漢千古罪人此士君子所當戒也後半幅說曹氏立國不用君子而用小人所以禍不旋踵爲典午氏所屠戮此立國者所當戒也兩層意思都關係世教非漫作者

題蕭翼賺蘭亭圖

方孝孺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因斯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墨傳世者哉而於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蕭翼賺取於辯才溺於嗜好之篤顧與中主無異何其惑也（一層）然以人主之尊不以威廹勢取而委曲求之於一老僧其用心亦厚矣（二層）玩之沒身納諸陵寢石函鐵匣錮於山陵之下其藏護亦固矣而數百年之後不免爲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縱意非可欲取之不遺餘力而謂可以守而不失者豈非大惑也哉（三層）此可見爲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有雖人主不能長守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爲物所累（見地高）圖之工否不足論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圖今蓄於某之蕭君彥祥彥祥好學之士其尚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書

其事甚小却發出如許大論抑揚感歎神味深長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册墨蹟　方孝孺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瀟灑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於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劲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册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爲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論書最精然不獨書法如是）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寫意深遠）

一結有關係不獨取其論書之精

題宋孝宗題橙花詩後　方孝孺

人之文辭翰墨非極精妙不能傳乎後世惟帝王及有道之士雖未盡美人亦好而傳之然爲天下所尊仰而不敢褻玩者恒在乎德而不在乎位陳叔寶隋煬帝之詩宋徽宗之書與畫蓋有見而咄笑其所爲者矣其美而可傳也且若此况其不工者乎故欲圖來世之傳者雖人主之尊亦視其德而已予嘗論宋之諸帝仁宗法不足而厚有餘孝宗才不逮而志甚銳昔見仁宗飛白數大字慨然想見其時此詩乃孝宗題馬麟畫橙花之作其書法方之祖父不及多矣然使人望而敬之忘其爲區區小技豈非以其志烈之足慕哉

議論軒翥

題米氏山水圖後

方孝孺

自古極盛之世天人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遍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於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爲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畫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暉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開闔有排斡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嘆久之

所見者大不規規於圖畫間纔見識力

題靈隱寺碑後

方孝孺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縑紙礲石攻木範金壤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爲堅固之具者常托其傳於易毀之物則豈不以其所托之人爲足恃耶錢塘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當元皇慶壬子嘗改而新作之距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皆已燬燎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剏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求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公名官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爲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足恃固不以外物爲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詞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

議論嶄嶄足以興起志士

題朱文公墨跡後

楊士奇

古人於墓銘碑誌雖細微事必謹然紀名臣鉅公之事無小失者亦難矣韓忠獻誌歐陽文忠之墓其序文忠與尹師魯余安道坐論范文正公被黜與文忠所自志先後不合蓋功績繁重當時止據其家子弟所述書之不及詳考也韓歐同朝最久最相知猶不免此失況文公爲張公後輩於追述能免無小失哉而公常以爲愧此大賢君子之心也以文公之學之識著一書歷十餘年義例始定而猶汲汲求正於人此皆後學所當師者因拜觀此書於京口何彥澄所敬識其後又錄以藏於家云

模楷後學之言可垂萬世

書杏園雅集圖卷後

李東陽

杏園雅集圖一卷乃正統初館閣諸老西楊公而下九人會於東楊公之第各賦一詩二公爲前後序圖則謝庭循所作也當時此本蓋家有之予始見於西楊之子太常少卿道再見於西王之孫順天府訓導綸三見於南楊之孫尚寶卿泰其規置意象皆出一軌蓋當笑談俯仰之餘倉卒摹寫宜有得乎筆墨之外若太常尚寶二君及東楊之孫吏部員外郎旦東王之孫兵部司務仁皆予所與識其鬚髮眉宇固然莫殊也庭循非文士而獲托於鐏俎圖書之間寧非以其苦心好藝玆會所不可無者而然歟且自洪武之開創永樂之勘定宣德之休養生息以至於正統之時天下富庶民安而吏稱廟堂臺閣之臣各得其職乃能從容張弛而不陷於流連怠傲之地何其盛也夫惟君有以信任乎臣臣有以憂勤乎君然後德業成而各饗其盛此固人事之不容不盡者而要其極有氣數存焉然則斯會也亦豈非千載一時之際哉今越六十年而諸家子孫猶能什襲珍視不失其舊尤足以見功澤之深文獻之相傳未泯也時稱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文定爲南

楊皆以居第爲別其稱文端爲東王文安爲西王亦然今尚寶所居賜第尚在東安門外舊與西爲相近而東第所謂杏園者已易主聞其家亦有此圖不及見也姑識於此卷之末以復尚寶之請云

一圖甚小却想到當日君臣遇合之感何等識見

刪圭峯集跋　　崔　詵

羅景鳴者振奇人也故其言捷於異而嗇於典其見恥於細故而闇於大然能自治倬詞不亂於類習往西涯公處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亡是非之心景鳴責引大義願削門人之籍寧濠將叛遣使齎金餽景鳴於山中景鳴知之一夕逃去家人莫知其處亦烈矣哉予刪其文亡詔者若干首存者皆可傳觀凡六卷若干首

圭峯先生作文或樹杪構思或死去數次在前代中自成一子其尤不可及者大義炳炳廉頑起懦文吏當以人重也

蘇子由告身跋　　李東陽

右宋蘇文定公轍告身一通乃大觀二年徽宗遣八寶成肆赦加授中奉大夫者藏於霍山裔孫文斌景泰元年文斌卒妻仵氏守節不嫁撫其三歲孤虎底於成成化四年以舊業爲鄰人所侵携虎持誥愬於巡撫都御史王公竑王公見其卷軸斷裂惟故綾誥詞及三省官名尚書省全印尚存謂仵曰此爾家世澤不可棄也仵以足絹屬六安衞張千戶爲之裝飾張誣爲質物責貸金若干兩有所赴愬輒遣人遮止之後仵死虎孱不能直張亦貧甚以誥予范千戶易穀六斛指揮使張時頗涉書史掩而得之弘治十三年過廬州爲知府馬君金道其事遂以遺馬馬携至南京裝飾復完訪蘇氏後無所得至十八年始得虎乃取而歸之嗟夫故家文獻惟制誥爲重蓋國之典命在焉然唐之中世已有以告身易一醉者若宋之盛時此詔方下不數年所爲八寶者几爲俘物至於歲久代易子孫墳墓皆失其故里是物之存乃累經於喪亂之變衆脫於攘竊之手而後得可不謂難哉然則物之存亡得喪固有數焉而馬君之希古好德公天下之物而不爲私者亦不可泯也故既記所建之蘇祠又爲題其卷尾蘇之後人其自今永寶之哉

事關國家典命不可不存婉轉低徊多少感慨

范文正公集補遺跋

李維楨

范文正公常監泰州西溪鹽倉時海堰久廢鹵浸淫田中不可耕公上書發運使張綸綸奏公爲興化令修之通泰海三州民祠祀公其後江淮旱蝗命公安撫奏蠲江東丁口鹽錢以故今巡鹽使者行公集於維揚蓋高山景行之思云集造次取辦多脫誤侍御史彭公屬顧所建小侯小侯就家藏書相參伍自嫌未備且不欲掩前人別爲補遺一卷以復公余謂校書猶掃落葉隨掃隨有昔人固已難之夫書公物也吾補其所未知以俟後之君子補吾所未知何足爲嫌張南軒稱范公本朝第一人其表章中庸實開濂洛關閩諸儒之先文學政事卓爾不羣然其時已有言行拾遺錄今去公六百年寧無脫誤余嘗見稗官家謂公知慶州作人碑銘諱一貴人陰事夜夢貴人吐實第請更之公謝曰隱君此事則某受惡名貴人怒曰不更當奪公子公笑曰死生有天命卒不更子亦無恙又公謫饒州時於州圃北翔慶翔堂手植花卉欄爲二壇既移潤州題詩其上有年年憶得成離根只託春風勾管來之句後人和者數十家亦云主人當日留真賞魂夢還應屢到來所指皆所植花耳而誣公於樂籍有所屬意不根甚矣凡書人事實校人遺集當鑒此兩則彭公按揚州日復書院修鹽志持論正大光明不愧希文因識補遺之故而併及之

范公千古人物名在天壤即跋中所載二事亦足攷見生平不敢不錄也

題黃東谷詩後

方孝孺

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因不復學詩夫困折屈鬱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焉雖處乎崇臺廣厦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爲言語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源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探草木蟲魚之性情狀婦人稚子之歌謠以豁其胸中之所蘊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惡慕嘆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慊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之謂達可也雖饑寒流離夫孰可以爲窮世之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已之非果達也象山之東谷有士黃君思銘過余侯城山中其身甚約而其言甚侈其形容甚臞而其詩甚麗出其所作數十百篇爲余誦之金鏘玉戛宮鳴徵和有瓌奇纖妙之觀而無枯淡寒陋之態余雅爲之喜而君復將自此而西歷覽天台諸山以盡巖壑之勝嗟夫近時詩人如君之可貴者鮮矣君行乎世有知君詩之可貴者其亦世之所鮮哉

發窮達二字妙有至理雅爲文士生色

題許士修詩集後

方孝孺

師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乎君父之間蓋以人之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莫能養父旣生之君有以養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生之爲愈也是以於人爲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靡不及焉洙泗門人視孔子猶父及旣沒三年猶哭失聲或築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妣者何異自道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闕生無就養之禮死無爲喪之制甚者訾疾其師乘勢折辱以快其忿豈皆民性之不逮古哉

教者非其道受學者非其才故也誠使師有以爲教弟子知所以爲學其有不相親愛者邪吾鄉林昇嘉猷始事吾友王修德修德良士毅然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徙家南中姻族無一人顧恤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涕與訣別此其義有足多者嘉猷少予一歲輒以師禮事予會予教授漢中行六千里來學德業大進見之者莫不稱其篤行此其可與世俗弟子同語哉嘉猷爲予言里人王頎與其弟睐嘗師修德之友許君士修許君卒嘉猷爲集所爲詩頎睐爲購工刻於家以傳其待許君不以存沒少異若頎睐之於師蓋亦當世之所鮮也嗚呼予嘗歎斯世不復有如古人者今乃於閭里見之豈吾鄉之民性獨不異於古哉抑亦父兄長者之化有以習其耳目而致此也許君之詩予昔旣爲之序復書其交友門人事以見許君之所教者非世俗所及而其所長非特在乎詩且以諷當時之爲弟子者使有所感發焉

一篇三轉上

意收拾得盡

説出師弟子之義何等鄭重近人之知此者少矣

題胡仲申先生撰韓復陽墓銘後　方孝孺

爵位所以取尊於當世而非取信後世之具也達官顯人苟無足傳則聲與身泯隱約之士道術文學誠過乎人人其居雖困而其所有昭乎若日月之揭夫孰能掩之世俗之不察托傳世之任者不於其道而於其位親沒而圖銘墓之文往往於位號華顯者求之甚者或假辭於文士而寄名於公卿豈知古之傳世者固不以祿位而重哉其陋也甚矣金華胡翰先生與時寄以一布衣入史館出為衢府教授退處田里以終士之貧困無出其上者然其操履

高介文章雅馴當世之士多自謂不能及之先生既不妄稱譽而世俗亦鮮知其文故四方得其文者為最寡吳郡韓君奕示余以先生所作先府君墓銘盛有所推許於知愛先生之文可知奕之異乎衆人於先生亟與之言可信其先君果奇士也余年二十一見先生於金華先生不余賤待以國士與語連日夜不休今亾矣思重見而弗可得得其文如接其聲欬因書卷末以授韓氏使世俗知韓氏之求先生之不拒皆古道也

高論砭俗可以媿世之重富貴而輕道德者

跋劉府君墓碣後　方孝孺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為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為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拂然有不滿之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為之銘詞約義該得退之之意蓋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詞故公以古道處之出是而求處士之為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文章一道古之人尚簡而後人爭樂其繁識力高下之異也豈特碑版金石之作今不古若哉寥寥數語然可見文字盛衰之別故為存之

書漢三王策文後　　方孝孺

武帝朝立三子爲王策命之文深淳溫雅卓然可述雖三代訓誥無以過而諸王或以夭死或以惡終無一人能保其位何邪先王之爲治自心而身而推之家國天下行之也有其本事不違乎道言不爽乎行修之者有其常是以有所不言言而人必從有所不爲爲而天必應武帝窮侈極欲以處其身而嚴刑重斂以困天下其本固已悖矣乃欲以仁義訓其子而望其久存豈人情與天道哉故以言語爲教者不若躬行之懿也以制度立國者不若道德之久也

警世之言千秋明鑒

書吳學士傳後　　鄒元標

復菴先生再起未一年歸竊聞之人曰是不可令之君人上踞人上必亂政予哂曰客未登席遽逆其駡坐耶今政固在耶亂不在吳先生矣予俛仰古昔邪之害正如水火黑白立見惟陽浮慕而陰肆排擠譬之幽谷深穽一墜足鮮有能驟首者然士君子患心行不眞耳心行果照耿千古而穽而錮皆欽德疑辯之基無論其他吾里羅文毅隱金牛與世無營人謂其以鄉約立置人死地鄉人欲奏聞至中道聞其喪止然耶不耶劉忠愍枉死獄鄉里謂其止一棺歸葬予近覩其改葬一簪挖髮片骨冷白也二先生遭時坎坷鄉里人必欲黜之而其子與孫相繼登仕版不絕蓋其磅礴深厚之氣不鬱不發不極不光彼一切祕計皆鬼神所使而爲君子用者不足較也吳先生官品與羅劉二公同而諸子森森玉立視二先生後裔猶似未艾吳先生有知乎必笑曰我喃人與人喃我者吾樂受之矣再書於末俾讀者知凡論天下事與人非屬親聞見都屬爲有而野史與鄉里小兒語當倂行磨勘無輕搖筆端爲鬼神所使貽口業殃悔無及也

名言聳聽可以勸世亦可以砭世

明文遠卷

書春秋附錄後 附

金元忠

春秋趙氏集傳十五卷屬辭十五卷左氏傳補注十卷師說三卷皆居敬所校定始資中黃先生以六經復古之說設敎九江嘗謂近代大儒繼出而後朱子四書之敎大行然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心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敎乃備每患二經學者各以才識所及見之苟非其人雖問弗答其所告語亦皆引而不發姑使自思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者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唯臨川吳文正公獨敬異焉趙先生始就外傳受四書即多疑問師答以初學毋過求意殊不釋後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之如是者數年覺所疑漸解慨然有負笈四方之意乃往九江見黃先生某學焉盡得其所舉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所輯春秋師說蓋始於此嘗往淳安貢諸敎授夏公夏公殊不謂然乃爲言其先君子安正先生爲學本末甚釋久之先生復念黃先生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傳可惜也復如九江黃公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夏公敎授洪都先生再往見焉夏公問易象春秋書法何如先生以所聞對夏公猶以枉用心力爲戒待出其夏氏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遺書當悉付子矣先生敬起謝之然於二經舊說訪求考索未嘗少後也遂如臨川見學士雍郡虞公公與黃先生有世契一見首問黃公起居先生問曰爲言黃先生著書大意與夏公所以不然者時江西憲試私請題虞公即提策問江右先賢名節文章經學及朱陸二氏立敎所以異同先生識其意即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及舉朱子去短集長之說虞公大善之授館於家以所藏書資其玩索袁公誠夫吳文正公高第弟子也集其師說爲四書日錄義多與朱子異求先生校正其書先生悉摘其新意極論得失爲說數萬言袁公多所更定至論春秋則確守師說不變先生亦以所得未完非口舌可辨自是絕不與人談嘗以爲春秋名家數千求其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傳注得失之由而復筆削義例觸類貫通縱橫錯綜各有條理此左氏傳補注所由作也旣歸故山始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爲春秋傳又恐學者梏於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遂悉乃離經析義

分爲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蓋集傳以名聖人經世之志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二書相爲表裏而春秋本旨煥然復明然後知六經失傳之旨未嘗不可更通黃先生有志而未就者庶可以無憾惜乎書成而黃先生與諸公皆謝世久矣雖然習舊主常雖賢者不能自免黃先生力排衆說剏爲復古之論使人思而得之其見卓矣使非先生早有立志公聽並觀潛思默識自任不回則亦豈能卒就其業也哉當先生避地古朗山時居敬與妻任倪尚誼質從山在星溪上游高寒深阻人跡幾絶故雖疾病隱

約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因得竊聞纂述之意與先難後獲之由乃備述其說於未簡庶有志是經者毋忽焉其夏氏先天易說先生嘗以質諸虞公虞公復以得於前輩者授之於是遂棄先天内外之旨而後天上下經卦序未易知也嘗得廬陵蕭漢中氏易說以八卦分體論上下經所由分自序卦之意如示諸掌然上無徵於羲皇成卦之序下無考於三聖彖象之辭則猶有未然者及春秋本旨既明乃悟文王據羲皇之圖以爲後天卦序采夏商之易以成一代之經蓋與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無異然後知黃先生所謂周易春秋經旨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故以思古吟等篇及行狀附於師說之後庶幾方來學者有所感發云爾

敘次詳悉源委歷然人知東山經學之精而不知其所得於大儒之指授者親切如此

題送歐陽澈誥告身後　楊士奇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誥其褒恤之命也蓋初為小人所蔽追悔之辭雖切無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未幾胡銓韓綱言和議何充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勛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所惡至此）惡睹其克戒也哉嗚呼為國之忠莫大於殺忠言為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誥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與慟也

因忠受禍千古傷心南宋所以不競者坐此存此以為謀國之鑒

書胡忠簡公封事藁　楊士奇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藁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孫搢刻於融州眞仙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余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中豐城范璿舜文所為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即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余近於兩府檢志書見豐水志載范璿事云為戶科檢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從臾之胡之逐又瞻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為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當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此為定論）然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澹菴封事叅之公他疏氣格其為自作無疑訛以傳訛遂有假手之說存此跋以正之

保安寺建養老堂疏引　　高攀龍

昔者聖王老老長長幼幼之化行，舉天下之民自生迄死，皆有恃而無恐。王政熄而二氏興，民之幼而無養、老而無歸者皆入焉。今浮屠氏之徒遍天下，能得其道者百千萬人不可見一二，而入焉者資以為養而已。韓昌黎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者有養也，則庶乎其可也。」夫曰鰥寡孤獨者有養也，是矣，而未盡也。田不井授，民無恆產，無養者豈獨鰥寡孤獨云爾哉。無錫有保安寺，在邑之南郭，四方僧徒過於此者得小憩焉。

寺僧某欲建養老堂以處其老且病者，欲余為引其疏。余既悲夫養老者歸之浮屠氏，而復憮然曰：以天地言之，皆人也；以老者言之，皆養也。是宜亟與之，而急勸之，且勸四方之賢者亟助而成之。古之聖人曰：一夫不獲，是余之辜。吾儕當日一夫而獲，亦予之幸，可謂仁之方也已。

自王澤壅於上，而濟人利物之事多為釋子竊之，吁可嘆也。忠憲公此文多少感慨，要之皆衰世之論。

明文遠卷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西昌羅景勛亦濂同選

受業羅仰錡慎訓參閱

雜著

宗儀九首　　方孝孺

君子之道本於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則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治之可無法乎。德修於身，施以成化，雖無法或可也。而古之正家者常不敢後法。蓋善有餘而法不足，法有餘而守之之人不足，家與國通患之。況俱無焉者乎。余德不能化民，而竊有志於正家之道，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庶幾賢者因言以趨善，不賢者畏義而遠罪。他日於大者有行焉，或者其始於此。

尊祖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根於天，備於心，粹然出於萬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夫形禪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飢而飯，勞而寐，逸而嬉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而物不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為之

甘脆豐柔之味以養其口為之華軟溫美之服以養其體為之采色以養其目為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為未至也於是飭身悖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於天下後世使之沒而不忘久而彌章君子之為人子孫非以養生為貴而以奉終為貴非以奉終為難而以思孝廣愛為難藏於墓祀於廟自天子達於士隆卑廣狹不同而其致一也故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庶人寢乎薦自外為之制者由乎人孝敬之情出於天由乎人者不可踰也本乎天者夫寧有强之者哉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甚無知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焉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歎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也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始致誠敬於其先廬井之民則祭田祖不以歲之豐歉而變不忘其始也况於身之所自出者乎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痿痺之民是二者雖色貌為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睦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談者天之所授與堯舜孔子

（意是貫上文發揮而文法陡起）

不異由顔焉而顔由孟焉而孟不此之務而惟惡名之求尚為愛其身也乎吾懼夫吾族之人為痿痺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為尊祖之法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為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弈也無鬬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不黜妻也勿為奴隸以辱先也有一於此者生不齒於族死不入於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一歲之生卒而書舉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賙患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撿親姻鄉里能睦而順此其行之足書舉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為之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拱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弔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為之是日不肉而舉哭之舉祭之舉葬之

重譜

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譜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若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內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敍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為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為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為誣其祖有耻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耻其先之惡而私附於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為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偽者常多淳安之汪氏錄其身緣而上之至於會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為至博也而博不能勝其偽也越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耻其名之汙遂避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晉之當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為之者以為工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而屈為童隸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彝乎極人而縉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黃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恆哉在人焉耳苟能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於天下傳於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為祖而操庸鬼之行則其庸鬼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罔而譜不敢列之顯於昔者衆矣而不敢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略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修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可以行行之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斂於身不見其隘傳之被萬世而非威武勢力之所能移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於其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為孝大矣何必趯趯然為偽而欺且誣哉

睦族

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

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於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辨者無所措其說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裘之領如網之綱如髮之握如轅之轂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紖操之則斂縱之則放招之則集撝之則退屈信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恭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飢寒而不忍為亂者豈碪斧鈇鉞所能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當是之時同閭接畝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宗法行乎宗族之間為百世之宗者百世宗之為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守其訓有所猶為皆受命於宗子而悍戾爭鬬之風無自而起苟非大姦慝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為治之具既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願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與於世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耶其具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略而務近功區區補弊苴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益散矣獨民之罪君子預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

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為譜以明本之一如始遷祖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廬為十為百而各願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於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為之傾視為之悴口為之呻手為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為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為不合乎一而相視為塗之人乎故為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羅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羸則以為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為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為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為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羸取之有餘財者將增益之族之富而賢立學以為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為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惰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沒則告於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則祠之

不能師者則否

廣睦

人之親疎有恆理而無恆情自同祖推而至於無服又至於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易然有親而若疎者有疎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也閱歲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比廬舍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絶則交游之人若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為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疎疎而不相恤也故為之祭酺之法合之以燕樂飲食以洽其歡忻慈愛之情恐其徇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祗敬戒懼而不至於怠肆祭而酺所以為樂也讀法所以為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疎者相睦此先王之所以為盛也哉衆而行諸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族而行之鄉（序得纖細行盡餘日井井）為之制其制曰宗族歲為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果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為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為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惟孝弟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為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酬既酬揖請殽羞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唐之杕杜谷風雅之黄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二人講説嘉言古之人及乎敎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説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銜衆爵飲酬食羞皆後長者卑則旅揖辭而退少者送長者於家然後返歲為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昧爽衆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薦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羣卑子姓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諸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觶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衆書而不改

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絕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為善如嗜飲食去惡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於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鄉黨之制歲為燕樂之會一其時以秋其物以祭社之餘其坐以齒以德以爵其禮主於讓其儀如宗族之會歌詩說嘉言亦如之其詩以伐木魚麗南有嘉魚菁菁者莪賓之初筵擇鄉人子弟羣歌之其誦嘉言也耆老之賢者舉以教在坐者皆起應曰祇奉長者之訓凡族人鄉人不與於會者八悖倫紀者鬬爭者相訟者使酒而酗者博奕者過累書而不改者虐鄉里者言僞而行違者皆君子之所棄也不善者棄而後知所戒然後善者尊而益勸勸戒立而俗寧有不美者乎

奉終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葬師之說貪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徼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為親謀下以為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闇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於床不於禮而於浮屠不哭泣擗踴而於鐘磬鐃鈸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為簡時可葬矣泥於山川之利否而不即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櫬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為愚嗚呼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回者果可信耶天之生人物者二氣五行也（理木程子發得明白）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為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於春盛壯奮長蔚乎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凜風申之以霜露昔之沃澤茂美一旦飄而為浮埃化而為汙泥蕩滅殫盡無跡可窺矣其發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為之也豈復資既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既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炙封割佚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胸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回也哉天地至神之氣（寫得精彩）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

為將生之本則道化之道息矣烏足為天地倘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玆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為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為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加焉而闇者顧安之而不以為非胡可哉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絕者必有絛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誣者則不然聞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

閉是正理然地○理恐

亦未可盡廢

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為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為善乎由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殽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可與禍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非覬岡阜之向背逆順應度目[illegible]如世之葬師之為也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

此理未然古聖人不濟作用

用之以塟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敦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於乎先王之禮一失而流於野再壞而化於夷暨其大壞而不可為忽乎入於禽獸而不之覺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化為夷由夷而往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浸浸膠固非空言所能革也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徒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於先祠塟卜吉凶而勿泥塟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止七月過一

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壙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塟儀

務學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為人之道不可以為人不知為下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為政欲達是三者舍學而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為人也將以學事人也將以學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於正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綵之或紊苟非循而理之檠而直之瑩而拭之雖至善不適於用烏可不學乎夫學非為

○提○破○佈○

華寵名譽爵祿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蠢蠕而動翾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爲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爲學所以自異於物也匪特異於物欲異於衆人也匪特異於衆人上將合乎天地拔乎庶類之上而爲後世之則也其說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業始乎修已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大得之而聖深造之而賢勉修之而爲君子聖賢君子非天墜而地出人爲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爲聖賢而乃不能異於物曷故哉不知務學之方也今世俗之儒申申而行由由而言賸口頰播簡牘以誇乎人知非不博言非不華矣而於古之學未也何哉爲其泛而無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君子之學積諸身行於家推之國而及於天下率而措之秩如也奚待詞說乎以詞說爲學上以是取士下以是自期此士所以莫逮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天下無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微也哉余不欲學者之類之也

的當無弊

方氏之學以行爲本以窮理誠身爲要以禮樂政教爲用因人以爲教而不強人所不能師古以爲制而不違時所

不可此其大較也其小學曰七歲而學訓之孝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謠諷諭之切乎理者以發其知羣居而訓之和睦之以物而導之讓慎施朴楚以養其恥斂者守之以重默木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強者抑之扶之植之推之激之而童子之質成矣其大學曰立四教皆本於行行不修者不與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一道術視其人質之端方純明知微近道者與言考其言行以務其所進試其問難以審其所造政事文藝其材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政事視其通明才智者使學焉治民之政八制產平賦興教聽訟禦災恤孤御吏禁暴悉民情知法意爲政事本試以言授以事而觀其所堪三治經精察燭理篤志不惑而長講說者爲之四文藝博文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以爲世教者其極也試之之日皆以終月皆欲其稱其教之名也教之存乎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於天下夫豈一家之學也哉

謹行

士之爲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縩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之

而後爲聖賢得之而後爲賢君子修是而爲善小人失是而陷於禽獸異類之歸夫焉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爲之於閫閾之內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羨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賤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嚐昔竭力專志之所爲者而棄之矣可不慎乎夫口之便於甘肥體之便於華美耳目之耽於所思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尊者人之同情聖賢之所不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制克節惟恐是念之萌於中蒯衣藿食默好寡欲終身而不敢怠者誠知輕重之分也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爲千載不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盎缶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爲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盎缶爲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昧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爲之役而不以爲勞其心以爲至樂也而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而不知其爲汙辱也均之爲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曷爲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汙辱之名猶食鳥喙而易死也況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於禮義其爲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敢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目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識之以爲訾大則冊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啖不欲入於耳計其所得曾不若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爲父正士羞以爲友遺裔遐嗣羞以爲祖不亦惑哉且人不患不富貴而患不能慎行無行而富貴無益其爲小人守道而貧賤無損其爲君子吾家自始遷祖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貲產則不踰於中家以言乎爵祿則未有以位乎朝者然而不愧於人見推於世者以先人世有積德蓄學操行異乎恆人焉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曾大父西州府君之純厚愨大先君太守貞惠公之廉介方正視古之賢者豈有間哉吾族之人暨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效也人莫不喜爲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衆人蓋德大則難繼行高則難稱有善過於人人未之取

也曰其祖之賢不但如斯而已有惡未著於人已貴之以爲不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爲此哉故生於徵宗庸族者過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掩於其先人皆異之故不求其備也生於世家者過易聞而善難招以其先多顯人而不可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柰何而不慎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倫也毀天倫者天之所誅人之所棄生不齒死不服塟不送主不入祠譜不書其名行和於家稱於鄉德可爲師者終則無服者爲服緦麻有服者如禮祭雖已遠猶及雖無主祭者猶祭如是而不能爲君子則非方氏之子孫也告於祠而更其姓不列於譜

修德

能爲衆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孫必享衆人所不能致之福人之爲善非爲子孫計也然天道之於善人以及其身爲未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曷嘗不爲子孫計哉第衆人之計速而易致而君子之澤遠而難售故趨乎善者常少溺乎利者常多衆人每笑爲善之士爲迂緩無術而不知天道之所佑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引喻務使衆人皆曉其理）天下無千載全盛之國無百年全盛之家天豈不欲有國家者久而不墜哉或一再傳而失之或未終其身而不振得之於勞勤艱難之餘而敗之於談笑燕安之頃非其智力所不能德不足而子孫無所藉以自立也（名論）人之生於德善之家猶木之生沃土蚤發而易長華茂而後凋磽田瘠壠雖有萌蘖之滋拳曲擁腫終不足觀則所藉使之然耳今之人莫不欲子孫之蕃賢才之夥傳緒久而不衰而莫能爲善此猶不蓺而欲穫也不獵而欲衣狐貉也孰從而致乎故富貴而不修德是以爵祿貨財禍其身也（議論精切）富貴其子孫而不力爲善是置子孫於賤辱之穽爭奪之區而不顧也使貴而可傳則古之顯人與齊魏秦楚之君至今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趙孟三桓之裔有餘積而無憂矣然而皆莫之存何哉德澤旣竭而後人莫能繼也先人有千乘之勢萬室之邑不足恃也金帛菽粟盈溢廩府不足恃也惟有餘德焉爲可恃而恃之者身必危可恃以存者其惟德修於身而不懈者乎德有及乎數百年者有及乎百歲者有及乎當世者有及乎一鄉行乎一家者（分疏）子孫之食其報也恆視所及爲廣狹道術材略高世而拔類或見於事功佐明主除暴亂立法制或著於書以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

亡道邪説於欲盛此德於數百年者也不能如彼之盛而其所爲可以扶衰拯溺爲百年所依怙者百年之所德也又不能然而濟當時之難者當時之所德也下此而盡力於一鄉行法於一家鄉與家賴之亦可以及其子俾不遂至於禍敗況其所及愈大則所利愈遠乎閭巷之士欲澤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身之所居以爲其分之所當爲矣爲而不可也故事親而孝事長而弟族焉而睦婣焉而義慈恭惠和不犯不忮以此守身而無媿者其德可以澤其子推而行於鄉矜寒恤飢周人之所不及而爲人之所難爲其後嗣有不興者乎有位而立功學道而立言皆人所可致者孰謂吾族之人而不能爲善人乎孰謂善而果不可恃乎

體仁

道理必從源頭說下

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托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貧富之相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齊也而卒不能免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生猶江河之流渾而奫淪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珠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汩然而止水非有意爲巨細於其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禦人何以異於斯乎智或可以綜覈海內而闇者無以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餒者無一啜之粟天非不欲人人皆知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不能爲而人可以爲之

兩邊俱透

大轉捩須大手力

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說起故聖賢非爲己設也所以爲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匹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乏三代之盛是法行於朝廷達於州里成於風俗而入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而莫之復也世之志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爲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類由不知本故耳使人知斯人之生皆本於天視人之顛躋陷溺與己無以異則民焉有失所之患哉余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爲政本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貲產殊絕於衆者雖廢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爲之表使爲二廩三學廩之法豐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於廩稱

其宗爲多寡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衆閱守之度其凡歲可得千斛以備凶荒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產產多者倍庾加息十一不能庾則否廩之左立祠以祠入粟多而及人博者祠之左右序揭二板左曰嘉善（立法周著衆爲）書其人之績板以朱書以青右曰愧頑板不飾書以白書（衆意之存可恭何）吝而私者爲表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郵民者歲再集衆誦祠而讀之以爲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爲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講學暇則遊於學問乎師有進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如族學之儀

三代而後民漢俗偷由不講敦本之道故也意思眞切法制詳明以此齊家卽可以此治國平天下明初儒者不乏辭章訓詁之學求其規爲措置庶幾王道者獨有方正學先生耳

志血櫃

楊維楨

四溪胥吏某積金若干盛以巨木櫃自喜曰吾櫃可支吾一世吏積若干遺吾妻妻艴然曰金櫃非金櫃乃血櫃耳吏問故曰棒頭舊血漸新血櫃爽黃金歷白金櫃今非血乎血溢沉爾軀若何曰沉則吾在金穴矣曰汝且與金同血又曷取穴吏不悟明年以犯律贓殺籍其金妻乞櫃貯尸焚之客有弔者呼小吏吏血湛湛軀大吏吏血流漂杵鐵史曰貪吏妻獨賢惜不得姓氏客弔辭尤警錄以語虐貪

警世之辭貪夫泚顙

擬盪平羣盜露布　　王鏊

天啓昌期薄示無虞之警神資睿算旋成不戰之功氛祲廓清中原寧謐恭惟皇帝陛下嗣登天位獨奮乾剛掃一時怠玩之風振累世因循之習爰茲羣盜敢爾逆天安祿山之反相莫逃于壽先知管叔鮮之流言尚賴成王不惑鴟鴞成性莫懷好音犬馬怙恩忽成反噬陛下怒形文武之赫斯思施乾坤之曠蕩網開一面計出六奇置赤心於腹中推洪恩於望外故旌旗所指反側歸心金鼓纔聞元惡授首兵車既勑徒勞六月之師干羽載陳奚俟七旬之格遂使燕齊趙魏四郊之狐兎都無江漢淮沂萬里之波濤咸息此皆德符元造謀協神人羣策畢收愚罔遺於一得神謨默運道乃出於萬全四門還穆穆之風萬姓覩平平之政臣職居下列目覩虜公殄螳螂之當轍車築鯨鯢以爲京觀武歌七德遂完保大之名壽祝萬年願進持盈之戒

言簡意盡粹有雅質之致似爭工鬬艷者故當勝之

中山盜錄　　楊維禎

客有言中山某氏者聚亾命爲盜往來江淮間未嘗掠虐舍雞犬貰婦子女必應某州某郡吏之貪而很戾者中夜至其家擒其主反接於柱盜坐堂上令持刀者刲其指肉反啖其口問之曰痛楚乎主哀吼曰痛楚盜曰汝剝剝民膏痛亦爾貸其妻子使野處悉取其財膏諸通衢使民爭取之訖殺其主焚其室

楊子曰務斧不聽者吏也久矣而盜能之殲其魁而不逮其羣仁也窮帑藏而還之於民義也嗚呼盜而仁義謂之盜可乎不盜而不仁不義謂之不盜可乎堇之毒能殺人亦能治病醫之良者使之盜能殺人亦能攻盜亦顧其使之者如何耳吾聞晉文公用中山盜而伯於城濮之盟也非文公能樂收而亟用若乎吾故志其事使用才者聞知勿俾吏者不仁而盜者仁也

多少感歎

石丈人錄　楊維禎

宋元祐中韓相國玉汝帥長安築通津大石梁督責有司急鉅石無所出忽夜夢一丈面人自薦曰吾可應命詰其所來曰吾青州石氏丈人也（楊光遠碑五代事）君其所以齊封人辱吾文面之垢若于矣儻起吾泥塗磨洗吾垢與今相公任津梁以濟世之病涉者非吾之至幸與明日抵某所果見一穹碣在泥中丈尺應所科磨其刻舉至津所柱於津而梁落成

楊子曰唐人予刻藤氏以世之惡文辱藤也五季末有予青之石氏而石丈人自伸其辱予錄其事以慶丈人之獲滌而重悲藤者一汚而不可再雪也噫丹霞翠琰屈於汚葺與青州一丈人哉明天子下令使得磨洗砥與梁與明堂大廈丈人之族不犖然自薦者吾不信矣

俗筆庸文貽穢金石世之欲憑夢以自洗者多矣寄慨遒深托興不淺

石徂徠集　楊士奇

宋石守道徂徠集二冊守道與歐陽文忠公同年其平生見歐公所譔墓志公又有讀徂徠集二詩極其愛重恣歎之意皆載此集之後余得於翰林庶吉士吾紳古之君子正直自持是是非非無所顧忌類如此讀斯文者懦夫可以有立志矣

議論斬斬言不多而有剛毅之氣

曾孝義先生挽章引　　羅圯

曾孝義先生既沒沒幾四十年士大夫作爲歌詩且盈卷帙又得少宗伯徐公追銘之嗚呼是何其嗇於初而耀於今乎嗚呼死如有知寧不展顏於九原如無知乎亦因以託於不朽不猶愈於不齒於人而泯泯無聞者乎彼萬乘之君千金之子其在當世威權貨利求則得之快心適意曾何遑恤至於乖禮離義固無足怪訝然亦自畏其名之辱臧也一旦不諱猶爲無爵者之幸不幸有爵爵彌尊而惡彌著孝子慈孫雖欲蓋藏粉飾於百世之下末由也已抑而安稔厥惡用沉其宗先聲之美黯黮寂寥下伍閭左雖有周孔之賢亦何益矣是三者均也要之吾獨以爲後之說勝不然先生雖孝且義於人蓋塗人也塗人則生不慶死不弔而況後三四十年忽爾而倡作乎曰爲其孫作之也孫爲誰名英字世傑恢然長者也今丞江都皆樂從其請云

快論

黃土烏紗狐狸啜盡說到爵彌尊而惡彌著可畏哉身後之餘論也沉着痛快警發多少

華藏寺重修佛像引　　高攀龍

華藏爲宋張俊賜塋之地寺爲俊建也俊佐檜賊殺岳武穆王千古而下仁人志士爭欲斬屍揚灰猶恐爲大地之穢今俊墓已在荒烟敗草中爲野狐牧豎之穴而寺尚存寺之存非爲俊也爲地勝也湖山浩渺之致禪房花竹之幽選勝者所必之故寺廢圯而復修寺之修非爲俊也爲地勝也寺僧某修寺既竣役募都人士整三世之像而欲余爲引語余謂湖山依寺寺依佛像信當修而因爲大衆說佛佛者覺也檜乎俊乎一何迷乎佛之教空也檜乎俊乎千古臭穢佛能空乎知不能空千古之臭穢則當自覺其千古之本心

快論

逆俊之罪不減賊檜誅奸諛於既死凜凜秋霜足以吐忠臣義士之氣

節婦文氏旌門頌 有序

錢謙益

洪武七年春三月申午詔旌吳縣民妻守節者三人姚榮三妻黃氏旌門在吳縣之閶門里具實錄中後二百四十二年吳縣有姚節婦文實榮三七世孫汝楙之妻巡按御史請得表署其門如黃氏制曰可於是符下有司行事所旌門亦在閶門里綽楔相望焉文之隕所天也爲萬曆庚辰子希孟生十月乳哺之餘披罝苫次麻與褓相襲也希孟少病嗽齒擊乳迸迷離枕席間不辨血湩中更家難覆巢完卵艱危萬狀萬曆乙卯嫠居三十有六年與被旌典

希孟旣以春秋舉於鄉有聞望矣姚烈則繡黼嫉賢則瑋瑋煌煌乎圖史之遺則聖朝之盛事也黃之被旌故史臣蘇伯衡作旌門頌旌門之有頌古無聞焉自伯衡昉也其亂曰嗟臣事君猶婦從夫凡百在位曷鑒曷圖伯衡當開國初去僞吳僣竊未遠其告誡臣子者甚備承平以來僣玩滋有惟茲閭門通邑大都乘軒列騶過姚氏之宅里者道相遠也其亦有下車肅揖攷舊史之訓辭而興起者乎謙益待罪國史謹書其事以遺希孟俾鐫之樂石猶伯衡之志也頌曰

我祖建國崇奬節孝神孫十葉風聲彌耀徵節於吳有黃有文崇臺綽楔後先一門龍宗有鱗鳳集有翼維黃自誓文也是則是則伊何忍死立孤哀哀苦塊襁褓是扶哭摧蒼天泣掩黃口吳趨罷歌閭廬崩耦哀此藐孤命比薤髮令飴雜淚嚙乳迸血靡晨匪昏靡令匪冬寒燈荳青朔雲夏同厥孤漸長維母作傅教之春秋畀以匕箸鴻匹不再豹生有文是母是子達於九閽帝曰俞哉媲女前烈漆書交映烏頭雙揭峩峩閭門甄胄之里軒車轔轔有來至止覩彼赭白問諸琬琰豈無棘廻亦有頹淇嗟此嫠婺朝齋

莫甑旌門有伉過者具瞻天咫不遠皇匪爾私載高食厚云胡弗思匪癉曷章匪誅曷封訓於衆士式彼女宗曷鑒曷圖莫非臣子載筆作頌敬續舊史

得風勸之義

摹寫盡情霜凄月苦誦一而諷百也

祭張睢陽文

倪元璐

維神雄挺鶚搴俠奇駿起南陽胙嵩睢陽止水其氣在鬚其義在齒姬人鼠雀盡爲國死祖父官乎男兒死爾提許披南寒安墮史有唐上忠延今永祀襄讀其書有泣有舞非經其祠有顏有謁長春偶宮吳昌別俎範其雄儀式於下土持酒酌神長言細語凡逢叛人怒鬚勿沮有臣奸君有將逃閫金施神鞭以襄國斧廟貌初孩燕嘗惟祖始於吟蚊卒於雷鼓

忠○義○湧○出

忠憤激烈之辭可以勵世

里社祈晴文

方孝孺

民之窮亦甚矣樹藝畜牧之所得將以厚其家而吏實奪之既奪於吏不敢怨怒而庶幾償前之失者望今歲之有秋也而神復罰之嘉穀垂熟被乎原隰淫雨暴風旬月繼作盡撲而捋之今雖已無可奈然遺粒委穗不當風水衝者猶有百十之可冀神曷不亟訴於帝而遏之吏貪肆而昏冥視民之窮而不恤民以其不足罪固莫之罪也神聰明而仁閔何乃效吏之爲而不思拯且活之民雖蠢愚不能諂順於神然春秋報謝以答神貺者苟歲之豐未嘗敢怠使其靡所得食則神亦有不利焉天胡爲而不察之民之命懸於神非若吏之暫而居忽而代者之不相屬也隱而不言民則有罪知而不恤其可與否神尚決之敢告

然○可發深慨

其所祈者在神其責備者在吏吏道至今日尤不可問矣知有蠶絲不知有保障取此文三復之能不汗顏否也

通劉仲愚先生啓　　　　鄭真

伏以一鄉高月旦之評式尊儀範三傳著春秋之學肅就師模仰造丈函𢧐陳尺牘切惟諸侯之行事見諸魯史之舊文正次王王次春綱常為正事繫時時繫日凡例滋多道上合於唐虞賛不能於游夏粤自漢晉之降及至唐宋以來群儒狐疑諸說角立據事直書者膠於一見隨文立義者弊至多端充棟汗牛黨枯護朽非躬受聖人之訓孰能知作者之心睠我四明思皇多士樓宣獻序止齋之傳高祭酒為國子之師困學名書深寧撮其要趣日抄有註東發緝以成編程先生接趙太祉之源流袁內翰備高舜元之答問蓋以發明其旨匪徒專事夫言厥今明經用以取士巧於新說聯菴嘗指其文妖泥彼陳言元凱空成夫傳癖仰止前修永遠孰為後進依歸論規矩之方圓必資良匠稱權衡之輕重盡同此心非就有道而正焉終亦無聞其已矣伏惟先生屬辭比事微顯闡幽謹人事於三餘寄天時於五始正其誼明其道大明筆削之公褒有善錄王國之聲名登虎榜掌天門之教作正舉比既勇退以來歸有功克審勸懲之正嘗論晉楚終始以見霸畧盛衰尊王遂從容而息偃發蒙部擊待問鐘撞謂為二千五百家為鄉誰其學者而二百四十餘年所載吾將語之文通得喫趙之微安國踵伊洛之派門深夜雪席上春風伏念某久荆齋編深嗟麟獲饑貧所迫僅為糊口之圖疾病相攻盡廢傳心之典顧私衷之欲奮諒習氣以難除仰瞻道德之光足遂聲容之覲小子成章狂簡不知所裁長者大度寬容庶幾乎進所願掃門而授業固當斂衽以陳辭致南豐之瓣香慨云其晚傳和凝之衣鉢請繼自今屬當陽和幸謂節適早正儒臺之擢以承翰苑之榮傾向之私敷宣罔既

前上春秋之學 進

有端緒

傳經受業古人鄭重如此論春秋亦卓有見地○甬江經學宿有源流讀是啓可攷見也

進明律表

宋濂

臣聞天生烝民莫不有欲欲動情勝詭偽日滋强暴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為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根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沙礫而後食可飡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為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非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

起於六篇而共設日多一門為之奈

何

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為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概皆以九章為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孳孳弗怠其訓迪羣臣諄復數千言惟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於罪戾法司奏讞輒惻然弗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唯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粲中之沙礫禾黍中之根莠也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

明文遠卷五十　表箋

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若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敕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為之裁定由是仰見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寔有易書之與旨行見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

慎

汰若此僻須刈人如草何也

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丕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為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云謹俯伏闕廷投進奉表以聞

律者民命所關國家大事存此得以攷見源流

進元史表

宋濂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垗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强。并部落者十世。逐木草以爲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彝。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燕。自茲以降。聿號隆平。豈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嬖幸蠱惑於中。權姦蒙蔽於外。漢綱祇因於疏闊。周綱遽至於陵遲。風憲皆爲不捕之猶。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群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岳竟歸於眞主。中謝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卽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迹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寧。愈見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褘。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壎。臣曾魯。臣趙汸。臣張文海。臣徐尊生。臣黃篪。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啓。分科修纂。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玩時而愒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疎漏。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濂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乙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一部元史大意槩括毫端。質而不俚。簡而不漏。此等手法從歐陽公四六得之。○屬對甚工。却是一氣揮洒

進大學衍義補表　丘濬

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臣丘濬誠惶誠懼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於事爲酌古道而施之於今政衍先儒之餘意補聖治之極功惟知謦獻芹之誠罔暇顧續貂之誚原夫一經十傳乃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爲三綱八條實學者修己治人之要章句旣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所以上格君心書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惟太祖之建極嘗大書於殿壁之間暨列聖之紹基屢聽講於經筵之上既已致夫雍熙太和之治一皆本乎躬行心得之餘推所爲者固無俟乎盡言欲全其功者亦須補其闕畧竊觀衍義之四要尚遺治平之二條雖曰舉而措之爲無難不若成而全之爲盡善況有其體則有其用旣成乎已當成乎人理固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善法不能以徒舉本末則貴乎兼該毎當纉圖之時自起編輯之念顧一人之聞見有限而天下之事體無窮居一室而料度乎四方據已私而折衷乎衆務亦固知其不可猶强爲其所難是葢一念區區報國之忠抑亦平生孜孜爲學之志是以頓忘下賤僭倣前修豈不知支擬非倫竊亦欲潛陳所見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於一身人心之微其用散於萬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有一方之宜所以化之者固本於身所以處之者各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人不拂所欲伊欲處之適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詳考古以證今隨時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足其全巨細精粗而曲折周詳前後左右而均齊方正於以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收格致誠正修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終合內外而無餘無欠期必底於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夫大學體用之全體例悉準於前書楷範用垂於後學稽聖經訂賢傳剟取無遺紀善行述嘉言蒐求罔棄附以管中之所見覬於目下之可行俯竭涓塵之微仰裨海嶽之大茲葢伏遇
皇帝陛下睿智有臨剛明不惑學古訓而獲大道愼儉德以懷永圖丕毓德於青宮服膺大訓時潛心於黃卷玩味
聖經開導盡忠益之言體驗極擴充之力毎躬行而實踐恆日就以月將仁孝之德孚於宮闈元良之聲播於函夏一旦承天而踐祚萬邦仰德以歸心大志夙成適符漢宣

登極之歲小毖求助肇啓成周訪落之心首深究於大猷垂䕶弘於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講明廣充格致誠正之功用臻修齊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可計日而待也臣濬下愚陋質荒疏孤生生世無寸長頗留心於扶世讀書有一得輒妄意以著書固非虞卿之窮愁亦匪龔氏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慚厚祿以何裨年近七旬惜餘齡之無幾一生士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涖政臨民之技徒懷愛君憂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編恐無用之陳言終將覆瓿幸際朝廷更化中外肅清總攬權綱一新政務儻得徹九重之聽取以備乙夜之觀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民物於是乎一新世道茲焉乎復古好所好惡所惡一人永子育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尊戴於萬世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并錄三卷共成四十帙謹奉表隨進以聞

鋪敘詳明首尾一氣

進書表

胡廣

伏以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修用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疇孔子刪詩書修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況乎精一執中之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昭然可觀自王道既衰異端蠭起燔烈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絶如絲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且貪緣故習鮮克正之於呼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載無眞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發前修之永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由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晢悉埽榛蕪之蔽大闢正學之宗不幸累罹狂言既湮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於一甚必有待於今日者矣天啓聖明誕膺景運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首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

用伊川成語

材茂隆政治，四海內外，翕然同風。欽惟皇帝陛下文武聖神，聰明睿知，纘承大統，紹述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為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為未成，體道謙冲，遊心高遠，乃者渙起宸斷，修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萎靡，發舒幽賾，鉤纂精元，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為前聖之輔翼，合衆途於一軌，會萬里於一原，地負海涵，天晴日皦，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而復著，肇建自古所無之著作，纘述自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備覽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由於正路，而學不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之歸，頓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沿之陋習，煥然極備，猗歟盛哉，竊嘗觀之，周衰道廢，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為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今日者，此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廣等一介書生，粗知章句，大學賢關，渾未造其閫奧，圜冠句屨，罔慚列於章縫，幸逢熙治之時，謬忝校讎之任，叨受成於指教，亦何假於施為，樂覩就編，豈勝歡慶，與天下而同悉，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昇平，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此永樂朝進五經大全表也，源源本本，氣體疎暢

甬江徐文駒子文論次　　受業羅仰錡愼調叅閲

西昌羅景泐亦渾同選

啓

答楅判汪公同請主商山義學啓　　趙　汸

伏以學由義建。與文右武之時。士以禮羅。折簡捐書之日。靖惟寡陋。過欲稱揚。恭惟某官雅望人歸。雄資天賦。持節有光於晝繡。鎮重三吳。過家無間於春暉。堂高四友。拯鄉邦於阽溺。慨學校之久隳。當傷痍汨亂思。重敘於彝倫。況板蕩劻勷。既克全於我里。事有至難而濟之若易。時非所暇而斷以弗疑。招學士於駭散之餘。爰中國而受室。求亾書於煨燼之末。雖一卷而立師。謂聯菴夫子之述作幸存。而紫源先生之風猷不遠。當及典刑之未墜。庶幾文獻之足徵。苟至德要言能恪遵於先正。則良才善俗庶共見於清時。豈期束帛之將。不棄遺簪之舊。自非高誼。孰念陳人。某樸學無成。半生多難。疾病空餘於皮骨。亂離久廢於簡編。慚始愧以何堪。念依劉之有自。受飱反璧。敢逃越雪之譏。充棟汗牛。奚取郢書之謬。尚圖良晤。以究欲言。款款言情而風格自老

石鐘山銘有序　　楊守陳

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鐘尚矣。後魏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也。而唐李勃非之。謂如其說。則瀨流庶峯。皆可以貫斯名。蓋潭際雙石。叩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是石鐘也。而宋蘇軾非之。謂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何獨此以鐘名。蓋山下皆石穴。微波入之。聲噌吰如鐘鼓。中流大石。空中多竅。與風水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嘗親察而得其實。故是酈矣。而周必大又謂上鐘石高四尺。下鐘石潤之餘。叩之[illegible]有[illegible]者。復是李焉。余謂波間衆竅。其豈山之自鳴者乎。潭際雙石。其宋左師之毋擊者乎。是皆可謂鐘也。然瀨流庶峯。其下響若鐘者蓋鮮。石之高大而叩之函胡清越。如兩鐘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筆之類。亦豈必爲天下獨然後名哉。昉名山者。其舟而察諸波間耶。果履而叩諸潭際耶。抑若大寧之山。嘗有巨石。狀如大鏞。而今已爲波淪之九鼎。火焚之崑玉耶。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見耳聞。而可臆斷其有無。蘇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見耳聞而言。猶不能定於一。余固不敢臆斷。顧區區一山

名何損益於天下亦無足深辨者聞之故老我太祖高皇帝伐偽漢陳友諒時駐師湖口嘗登是山既而大捷友諒殪焉時群敵惟友諒實強難克肆勞六飛躬駕後戡四方皆指授將帥勢如破竹然則湖口之捷實天下之基也方登山時廟算先定聖謨孔神高陟遠覽之頃固已空七澤而奄八荒矣抑或山靈水伯變草木為甲兵驅龍魚為蹕警以張皇威助聖武耶凡山川獲一賢貴登臨以名於世皆可謂幸而是山乃蒙玉趾親臨龍顏寵顧一岑一壑至今猶有輝耀何幸尚焉古之人視河洛則思禹功往在元季徽我高祖民其殲矣今四海內外百年之間庶職恬逸萬民乂和雖群動庶植猶勝於亂世之烝黎者皆高祖勘定輯寧之勞而烈聖紹述煦嫗之澤也凡登是山者左顧彭蠡右瞻金陵江漢之心其可已哉兵部正郎王尚忠嘗讀書於山之佛閣間屬余言故為之銘俾鑱諸崖石用告來者舍其細而懷其大云銘曰

楚有巨浸漫五百里曰鄱陽湖蓋古彭蠡陽鳥攸居禹貢肇紀其委之窮或扼其衝有山特起嵲嶫穹窿水經載之其名石鐘往在元季有梟橫厲江漢之間雲擾麻沸崇岡震驚汔可小愒天命聖武舟師徂征矛戟百萬颼馳霆鞫烈火西耀煌煌赤城虜衂而逋岠之湖口乃躋兩鐘以望九有鸞旗前登羽衛擁後猿麋群逐魚騰鳥將雲霞增耀木石焜煌天覽電矚已空荊湘王略方降捷音沸騰矢激酋殪厥衆角崩或者草木奮為甲兵四方群敵茲虜惟劇一鼓殲之餘何庸力席卷萬邦拯其焚溺耒康兆民垂億萬世峻德穹勳惟天其至謂天蓋高曷足與儷山有巨石舊銘禹功苔蝕蘚剝有光流虹相古勳業亦銘鼎鐘於皇聖明式配神禹宜偕厥銘以耀終古厲我臣民無忘烈頌

議論軒翥虎步龍驤是山別為生色視一切沾沾山水之作瞠乎後矣

丁氏半山亭銘　李東陽

滑川丁君繼仁隱士也作亭於銅山之半名曰半山亭其子鴻臚序班錤乞予銘諸石縣之近區若曹山之奸雄冶父之■怪龍湫之虛幻皆君子所不談麟山之風致亦未足深論彼半山者主荆公之故名也荆公爭謝公墩詩議者謂其習氣所發使其有知未必忘情於地下予爲君識之以貽其後人使知茲亭爲丁氏故物君之心非有所競而人亦莫得而競也銘曰

廬之前川有山曰銅有亭厥中作者丁翁雙甍夾飛眉簷闕空飄半度均不下以上吐吞嵐霧泬漭蒼莽俯臨平豁仰抗高爽羣形羅列萬象森朗連山逶迤如屏如墻長江重湖溔溔浤浤喬林長堤曲澗方塘晨暉夕陰往來其旁西望槽山魏武所駐㦸雄一顧乾割坤據金卯訖錄旋爲典午河山猶在俛仰千古歐冶遺山鳴金既躍張干雷邪光彩淪洛幻術莫究九原不作㫖有伏虎龍湫是干龍亾虎逝此事長吁亦有龍眠麟山故蹟丹青窈眇千載泉石山峙川流歲月若奔歸視吾山吾亭固存我居我遊我燕我飫終我齒髮貽我子孫昔有半山粤惟安石謝墩王寺名同代隔我來君去誰主誰客平生英氣所遇成蔽終焉一歸誰失誰得今有半山若蹈陳迹彼豪有知此慨誰釋物各有主古人則云往者勿追來者有聞富貴難恃虛無莫陳不朽有圖惟德與文汝亭不欵汝山不騫我銘在茲垂千百春

達者之言

歸○貴○在○此○

俯仰情深紀一亭而寓無限之感何等風致

王御史毅齋誄

唐順之

余讀毅齋公事而傷之嗟乎瑾之禍烈矣然瑾竟不能殺公於虐燄橫被之日而公所劾侍郎某者乃能扼公於衆正棄征之後遂至擯棄以死然則柰何獨罪奄哉余旣高公之節又與公之子挺相友善乃爲之誄曰

丙寅初元是生孽牙誰爲其兆忽焉爲蛇金陵鳳陽以及宮禁星隕雷擊爲國妖讖公爲御史執法臺端謂此不言焉用豸冠披腹叫閽變豈虛來匪實不應請絕內批奄見之怒碎而投地公再上章其氣彌厲弗預爲防噬臍何益黨倗甘露豈一朝夕虎豹狺狺九關帝居獻忠不足賈禍有餘彼奄熏灼口出詔制爵人族人專行弗忌長跪者誰（侯抓至此）金玉其帶桓桓台司望塵亦拜大杖高枷慘於炮烙公竟不免筋絕骨鑠始繫詔獄免歸故郡謂奄可矣而又微甚再加之罪百計捃摭罰米輸邊積二百石鄰貸里質猶不及額書籍亦空何况田宅害氣有盡彼奄卽誅公復其官拔茅以茹臺章薦公暨劉及謝（東山 木齋）大且其行竟終牖下繫何人斯賑而匿米公爲御史上章露詆時維秉鈞盡力以扼此士人也奄又何責在奄煽虐究骨縱橫曷賢不及而公猶生迫奄旣誅彈冠生氣曷賢不及而公以廢則奄之虐猶尚可追彼奸之毒其誰能挽嗚呼孽狐脃鼠何世蔑有天奭日晶潛形縮首雨晦風冥紛出爲醜公也不辰獨罹其否小大往來陰陽纒糾再拜誄公我心孔疚

深切有韻文字仍自一氣抒寫

按察司照磨吳君墓表　唐順之

文字之變於今世極矣古者秉是非之公以榮辱其人故史與銘相並而行其異者史則美惡兼載銘則稱美而不稱惡美惡兼載則以善善爲予以惡惡爲奪予與奪並故其爲教也章稱美而不稱惡則以得銘爲予以不得銘爲奪奪因予顯故其爲教也微義主於兼載則雖家人里巷之碎事可以廣異聞者亦或採焉故其爲體也不嫌於詳義主於稱美則非勞臣烈士之殊迹可以繫世風者率不列焉故其爲體也不嫌於簡是銘較之史猶嚴也後世史與銘皆非古矣而銘之濫且誣也尤甚漢蔡中郎以一代史才自負至其所爲碑文則自以爲多愧辭豈中郎知嚴於史而不知嚴於銘耶然則銘之不足據以輕重也在漢而已然今又何恠余兩爲史官皆以不稱罷而姻戚閭里以其嘗職史故往往以銘辭見屬嗚呼試點檢前後所爲銘其如中郎之愧辭者有之乎無也余進而位於朝不能信予奪於其史退而處於鄉不能信予奪於其銘是余罪也雖然予奪非予之所敢也是以欲絕筆於銘焉其或牽於一二親故之請有不能盡絕者則謹書其姓名里官系世卒葬月日此外則不敢輕置一言雖不盡應古銘法亦庶幾從簡近古之意焉墓有銘有表表亦銘也今予所爲表者是維按察司照磨吳君之墓據君之族孫進士禎所爲狀君諱文字從周號鯁齋世居無錫之閭江大父諱某云云君少讀書爲邑諸生後援例入太學凡兩試不中第已而選福寧州幕官陞山東按察司照磨不赴任遂乞致仕家居凡幾年病脾一歲卒嘉靖某年月日也年七十有五墓在閭江第二灣祖塋之次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將葬君之二子忞懲詣余請文而君族弟從夏實爲之先二子且致君遺言曰吾死汝必於唐太史乞言焉從夏爲吾母任宜人後母之弟其人恬靜有守余雅重之故其爲君請不可辭而余嘗兩會君於京師其氣溫然謙厚人也始改官而乞身賢乎貪競不知返者君之遺言又如此嗚呼君豈以余不能爲愧辭也乎蓋余敍所以不敢輕爲銘之說及所以銘君之故而謹書君之姓名里官系世卒葬月日爲文而授之忞懲使鑱諸墓上

荊川慎不妄許可尚得古人載筆之意墓文至今日濫觴極矣兎園村學究市井賣菜傭一酬可求千言立借安得如荊川者出而正之

斥妄　　方孝孺

君子之於衆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於世死而無愧於心者爲君子其不能然者爲衆人此其所由異也使飲且食焉以養其生而於世無補雖有喬松之壽猶無生也不能奉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於無過雖談笑而亡猶不得其死也古君子所以汲汲若不及者未嘗以生死入其心惟修其可以無媿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我者吾能全之而弗虧推之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於天下後世於人之道無所愧篤底看破雖不幸而乖於天迕於人死於疾病患難何害其爲君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此異端之惑也異端之徒其立心行己固已大畔於君子視倫理之失夷然以爲宜爾而不怪其身雖生其心之亾已久矣而猶務乎不死或戶居以求其所謂性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亡以預知其死爲神以不困於疾病爲高彼既以此夸眩於世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道而預知不困者果何益耶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聖賢所以爲教而人所當爲者也窮天下之理而見之於躬行盡乎三綱六紀而達之於天道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之爲人不過學此而已生者知此而後可生死者明此而後可死入乎此則爲人出乎此則爲遐荒鳥獸不可毫髮去也異端者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者果不異於聖賢之所云乎其去遐荒禽獸果遠乎皆不能然而能緩死之求嚮如其言能閱千載而不死痛快與木石何異曾何足以夸人而效之耶況其生死亦與恆人同其不爲疾病所困而預知其死之期特寡慾淸心使然耳眞可一笑不足以爲異也苟以隱几而死爲異則植物皆立枯苟以預知爲神則鳥有知死而哀鳴者此二物者亦足異耶故不能盡人道雖不死而無益盡人之道雖不得其死猶不死也記禮者稱孔子將終曳杖負手而歌聖人之於生死宜先知之然不若是不害其爲聖人也聖賢之於道不苟同於人於迹不苟異於俗道欲其同則枉己跡欲其異則駭世皆非聖人所爲也舍聖人不效而惟異端怪術之師幾何而不陷於遐荒鳥獸耶

正大之理犀利之筆近日士大夫學仙學佛多被異端傳染若失心病瘋者然惜不取正學先生此文焚香莊讀也

溪喻　　方孝孺

金華俞君子嚴受學於太史公將歸余送之溪梁之上指水而告之曰子知溪流之不息乎其為地卑也其為量有容也其為源深且遠也茲其所以不息也九仞之岡其形嶄然其勢巍然時雨過之如走建瓴不逾時而失之矣甕盎之器大者受石小者受斗石滿斗盈欲加涓滴則旁出而橫溢矣蹄涔斷潢行潦是資雨霽源乾則枯涸繼之矣斯三者以其為地高為量狹而無其源也夫學亦何以異於此乎以孔子上聖之資猶且學乎詩書易禮至於老老而不敢怠知學之不可無源也當世之人無足與侔矣而猶問乎老聃問乎師襄問於郯子問於太廟之有司見婦人哭則問之見習水之丈人則問之其於人無所不問豈人之智有過於孔子哉知學之不可自狹也至於德已成矣足以比堯舜而友周公矣人稱之為聖則驚駭歎息而不居而顧自擬於老彭之好古左丘明之知恥人問之農則曰不如農問之圃則曰不如圃與三人行則以為必有我師其自卑下者又何如哉此孔子所以為聖也夫人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於自狹而莫難乎不得其源源乎周公孔子之道則固終身資之而無窮用之生民而有餘矣苟他求焉吾未見其不涸也廣其中惟衆之容充其內不拒乎細於學也庶乎有得矣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物吾未見其善學也歉然而若虛凝然而若愚戚戚然如恐不及而失其塗學而有得焉庶乎可守矣嗜名而務耀衒智而自材吾未見其能至也嗚呼之水未足以喻乎道取其類而已子其觀乎海哉爍之以九年之旱而不見其涸灌之以百川之流而不見其盈舟楫載之而不重蛟龍龜魚鯢鰐蝦蠏巨細並育乎其中而不以為功然海之致此者其為地卑其為量有容其源深且遠亦無異乎溪之為也嗚呼子其去而益浚其源哉無若岡之高也無若甕盎之狹也卑取而廣容得之勿以為足守之益致其恭太史公之為教若是而已矣雖孔子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子其行哉余深有望於子

（有其源）（又有其量）（又善自卑下）

三層意思反覆到底善為學者當如是

東漢

方孝孺

天下之患固不可逆料而預防之也吾計禁乎此後世之患出乎彼吾謀柱其西後世之患生乎東禍亂之端神藏而鬼伏常發於人所不疑之地而起於世所倚賴之人雖知者何由而盡備哉然古之善慮國家者每事揆其始而考其終喜其成而憂其敗四海之事千載之業綜包參聚於吾之胸中而定他日爲患大小緩急推其得失而爲之備使禍害之發不至於亂亡則庶乎可以盡吾心焉耳固非迷塞消沮能使之久而無患也武王周公之初定天下其心豈不知封建之弊必至於并吞削弱而不振也哉然恐易此道而更爲異法未必若封建之可以安且久也故（先王只於道理上斷定而利害大小自在其中若只從利害上起見亦不是聖王由衷）且勉而爲此使治之有道者可以無亂失其道者亦不亟至於亡不敢過爲矯激難守之法以爲將來患也乘舟而渡水時有覆溺者人終不以一溺而廢舟駕馬行遠或有顛跌之失人終不以一跌而不駕在乎補其罅漏不完之處習其馳驟疾徐之節使愼之而已前漢王莽之篡在乎元成失道上無明主下無正臣故莽得恃太后之勢而行篡竊之計非以三公輔相委任之權太重而然也光武懲其弊而力矯之不任三公以事而政歸於臺閣其後遂成宦寺之禍而漢卒以此亡光武以爲莽之得成其篡者權太重耳今吾奪其柄則其害可除矣孰知宦寺之禍反有甚於輔相者乎此不熟究其大小緩急之故也夫莽之篡以母后臨朝外戚預政而致然豈委任太專之罪哉光武能著爲令典藏之宗廟俾後嗣有幼君在位當選厚德大賢之士爲三公以輔之而不許母后外戚臨朝預政則其害可以息矣不此之思而惟罷三公之制宦寺之興始於此矣蓋宦寺恆以傳閨閤之命受褻祿之寄而妄作威（亦未必）禍苟外有良輔以持其柄內無母后爲之依怙雖曹節王甫（然）充溢乎宮闈亦何患哉可疾者不疑而疑輔相末路之弊也遂使三公除拜皆以賂遺宦者而得雖欲免乎亡亦難矣（此使是理不可易）三公之位古所謂共天職治天民者也苟擇當世之賢才而置諸位撫手而責其成功可也專橫之禍何自而致哉事變亦衆矣然不察之以至明推之以至公處之以至當狗斯須之細故而輕於變更惜哉光武之銳於求治而未達乎太體也

說光武廢三公之弊綷有關係當存之爲萬世法也至其反覆議論多從利害上起見恐於聖王大公無我心事尚隔一針

甄琛　　方孝孺

人君之職爲天養民者也然一人至寡也天下至衆也人君果何以養之哉惟用天之所産以養天民而已五材百物不能自察其可用而用之故人君者導之以取之之方資之以用之之要使生乎天地之間者不至於無用用天下之物者不至於無節此君人者之職也後世人主不知其職在乎養民而剝民以自養凡物之適於用者盡籠而取之而與民爲市於是茶鹽之類皆屬於官而責其稅於民民弗惟不蒙其利而橫被其害者多矣此豈天地生物之意耶元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稅其言曰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爲人父母而吝其醯鹽富有羣生而權其一物者也善哉乎斯言天下名言也而當時羣臣有沮其議者以爲其禁既罷利歸富室而小民不獲預請其障禁倍於官司夫利爲豪強者之所擅特不能制之以法使然耳誠能爲之制俾遠近之民以口多寡受鹽立官一員聽其爭鬭之訟而不取其利豈非王政之善也哉上有好利之君言利之臣由是甄琛之言世俗皆笑以爲迂而不適於用不知世俗之所謂迂者皆先王之所取也

安得此三代以上之言

無限感慨

鹽鹺一事蠹弊萬端其實利歸國家者什之一利歸奸商黠賈者什之九蜂屯蟻聚不可究詰理財者無可奈何獨其稅而不私於官此言非唯不可得而行在今日幷不可得而聞矣

學辨

方孝孺

人莫不爲學孰知所以爲學也所以食者爲饑也所以衣者爲寒也至於學而不知所以其可乎哉夫人之有生也則有是心有心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是性也惟聖人不假（聖人亦假）乎學能生而盡之非聖人之資也（學但學法不同耳）苟不學安能盡其理而無過哉故凡學者所以學盡其性而已不能盡其性而人之倫紊矣此人之所以不可無學也而學必有要焉何謂要五經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紀也道德之本也人誰不誦說五經也而知之者寡矣苟不足以知其意雖日誦諸口而不忘謂之學則可矣而烏足爲善學哉夫所謂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之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參天人之際君臣內外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正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達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博之諸子以覩其辨索之史記以質其效歸之伊洛關閩之說以定其是非既不謬矣參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凝之踐之於身欲其實也措之於家欲其當也內燭之於性欲其無不知也外困辱而勞挫之欲其著而不懈沓而愈堅也夫如是學之要庶幾乎得矣發之乎文辭以察其淺深驗之乎事爲以考其可否驗之乎鄉邦以勉其未至日量而歲較晝省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國家之重位則澤被四表聲施乎百世矣處則折衷聖賢之道稽纘古今之法傳之於人著之於書以淑來者豈不巍巍然善學君子哉今之學經者吾疑焉童而誦之勦其虛辭以質利祿有釜庾之入以食其家則棄去而不省問其名則曰治經也問以經之道則曰吾未之聞也（虛言耳）或者談治亂講性命於平居之時及登乎大位則惟法律權謀（勢必出此）是行問其故則曰經不足用也於呼是可以爲學經者乎經而無用亦可以爲經乎然非經之過也學之者之愚也非學者之愚教之者無其術也雖學猶不學也吾故曰人莫不學而知所以爲學者寡矣爲其近利也浦陽山中有倪君正年四十餘而爲學不輟予慕其好學而異乎世之所云者辨爲學之道以贈焉

其論學處實有本領內外本末之義俱備金華之學卓然爲程朱嫡子而寧海繼之文章節概嶄絕千古固非掠影剽聲者所能彷彿

世變　　劉玉

嗚呼世變之下可勝道哉古之爲士者知有道德而已知有義理而已修諸身而德以立措諸人而道以行證諸經而義以明修諸辭而理以達雖無心於功名訓詁述作也而後世之功名訓詁述作莫尚焉此士習之故隆也降世以還管仲出而事功啓李膺出而名節興鄭元作而訓詁章韓愈生而述作勝道德變而事功名節義理變而訓詁述作此士習之既下也然道德而功名固有依於道德者義理而訓詁述作固有達於義理者迨夫末世則士之所

志者科第而已士之所營者祿位而已士之所習者呫嗶而已士之所述者蹈襲而已功名變爲科第祿位訓詁述作變而爲呫嗶蹈襲此又士習之愈下者也嗚呼山夷而陸陸沉而淵淵潰而流流溢而海詩云汎彼舟流不知所屆安得豪傑之士一挽斯世而歸諸古哉

可發深慨

江河日下寄慨遙深至今日更不可問矣孰是迴狂瀾於既倒者乎

兵禮　　吳沉

愚讀周官之書未嘗不歎夫聖人之於兵政何其詳也蓋兵之設久矣唐虞之前不見於經而唐虞之際則士師之官實掌之士刑官也兵者刑之大者也古人所謂大刑用甲兵是也蠻彝猾夏寇賊奸宄此豈象刑之所能盡服哉兵藏於田賦徒衆主於司徒軍師領於秩宗虞則馬政之司而共工則軍械之所出也故兵雖無專官而事初未嘗廢焉吁九官之兵刑合爲一而六典之兵刑分爲二亦可以觀世道之變矣且六官之制周公之所定也九伐之法

既專委大司馬矣而五官之屬亦互相參領太宰統衆職卿百揆之無不總也宗伯卿秩宗而司空卿共工也司寇雖不主兵而軍刑誅戮則其任焉平居則各司其司以聽上之命有事則各職其職以趨上之令官非虛設而法非文具聖人之經制纖悉如此哉且兵者將使之以殺人者也聖人不取之於浮閒凶暴之徒而必取之於勤苦樸[illegible]之農夫使其爲農之日不知有兵之害而爲兵之日不敢忘農之勞用之則驅之於戎行不用則歸之於田里豈有後世招聚之害供饋之費乎此其立法之最善者也然天

下之事不習則廢不祥之器豈可以常施於日用之間乎無故而習兵是習殺人也故聖人又爲之蒐狩之制因祭而田因田而閲申之以戰陳部曲之法詔之以坐作進退之節以天子之尊而逐取禽獸草莽之野不以爲煩也不特此也干戈之舞射御之方蓋自童成以及於壯其敎未嘗一日而廢也至於弓劍之獻矛戟之進亦必謹其儀焉聖人之慮以爲平時授受之不謹則當夫倉卒必有不善於用者矣王朝邦國之中朝祭賓享之日上以射而擇士下以射而貢士以考德行以觀威武是以當是之時公卿

韓有經術

大夫以及士庶其所以爲禦侮克敵之備無不能焉他日用之民皆良兵而吏皆良將也嗚呼弓矢斧鉞人情之所畏也田狩宴享人情之所悅也先王以飾怒之具而爲飾喜之儀寓至險以順動而伏天下之所畏於君臣之所共悅此則其微意之所在也使天下之人而皆從容於禮讓之域焉固聖人之所大願也不幸而用之將以除殘去暴而聖人之心亦必欲行之以道殺人之中而有禮蓋非古之聰明神武者何足以與此乎惜夫有虞之禮不可得見而成周之制度可考者僅若是而已先王之禮旣廢不能

講宜天下後世之爭馳於變詐之末而不自覺也豈不可哀也哉

感慨世變之言澤以經術其氣體從蘇氏得之

香灰解

楊爵

予復下獄半載為丙午年三月初七日晨旦東厰使邏者來覘即予臥側以殘氈藉囚板上相與偶坐者久之獄中穢氣鬱蒸久在內者習不自知從外乍進則臭不可堪乃以棒香一莖插坐前氈縫中焚之須臾香盡灰不散宛如一完香焉予取而懸諸壁上至第五日猶未散因思其故為作解以散之夫是物也其將中抱憾積憤凝滯於此而有不釋然耶抑焚猶未焚而托此以為永久耶二者雖有間焉而其精誠感致則一也遭世乖變人定勝天即一物之微而其用之所措固有幸不幸焉耳蓋賓筵廣設帷錦韓羅庖翟薦德恪畢殊儀叶五和切音哦上肅環冕下列笙歌君臣交慶委佩鳴珂旅語之際嘉謀孔多聞善即聽若決江河王猷下降枯槁滂沱雍容揖遜永息干戈上安下順宇內冲和則唐虞三代之境界也燒異薰以昭明德固已有之否彼其處而來焚吾獄中焉此何等氣象也墐櫳搶斥寫得悽慘日影不通塵畱負鼠隙引污風一息淹淹百慮冲冲其與吾環列而偕坐者不過三五囚徒東西南北偶此相逢或異十三四齡口尚乳臭之豎子或八九十歲蒼眉皓然之老

翁身披帶索首冒飛蓬顏感氣喪肌削腸空縱齎百金一動即窮荷校滅耳罪彼不聽手梏足械膿白血紅俯就坎窞仰叫穹窿使聞之者皺眉見之者感惻甚至於不能為心則閉目掩耳佯為瞽聾爾來焚此可謂擇地擇人之未審忽於所入而謬於所從者矣久而不化疑有神明類彼有志士之不瞑嗚呼其劉忠愍耶抑周蹟山浦竹塘耶不死正寢死此福堂名垂不朽同彼霄壤與我國家為龍為光雖然陵谷有時而變遷金石亦至於消泐故凡合氣成質寓形宇內而為人為物者終歸於盡天地如此其大也古今如此其遠也不孰不蕩為灰塵而揚為飄風乎爾其欲外消息盈虛之常道觀反覆無窮之世變以後天而終乎是固無此理也吾為爾摩散之再拜而祝之曰匪人焚爾惟爾自焚爾不馨香與物常存假以烈火騰為烟氤上而不下聚而不分直衝霄漢變為奇雲倏香不斷苾苾芬芬能逢比干相與為羣爾宜自懺胡為云云理無二致吾以愉人事苟可死何憚殺身願爾速化歸彼蒼旻樂天委運還爾之真拜起悽愴雙淚盈襟嗚呼易化者一時之形名言持世難化者萬世之心形化而心不終化吾其何時焉與爾乎

得一相尋也。

借題寓意感慨激昂想見先生壁立萬仞之槩

明辨

方孝孺

或曰蘇洵子之論明事約而功多其可爲善言也乎曰其謂有大知小知者是也其所謂大智小智者非也聖人之治天下豈用詐術擒制天下之人倚以爲賞罰哉亦惟用其誠而已譬之天地之化陰陽誠運日月星辰誠行風雨雷露霜雪誠施寒暑晝夜之敘誠乎物之囿乎其中者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其生與死天地豈以私意爲之哉物各有以取之耳故物之生者不以生爲恩死者不以死爲怨以天地無意於生死也聖人之於賞罰豈異於是政教誠

立禮樂誠備五刑五服誠陳隨其功罪而各得報焉爲公卿大夫爲士爲荆爲劓爲墨爲宮爲大辟非聖人賞且罰之也聖人之法賞且罰之也非法有意於賞罰也受賞罰者自致之也故聖人垂衣坐乎廟堂而四海之人改德繕行行於千萬里之外萌一惡心則慄然內懼恐其君之知之而不敢爲修一善行則欣然自喜必其君之已知而不敢怠聖人豈能家察人視而使之然哉誠立乎此而應乎彼此明之大者也蘇子之言則不然以爲人君之賞罰當若雷霆雷霆之擊物不測故人畏之如蘇子之言是天以

詐術待萬物豈足爲天哉世以天以雷霆罰暴惡吾不知其果然否也使其果然吾意天遇暴且惡者則罰之必不操狙詐之道盻盻焉瞯人之不意而使人駭且讋也夫務出人之不意而使人駭讋者市井相傾之小智稍知輕重者不爲也謂天而若是乎苟謂暴惡者不可得而盡誅故讋一二以懲千百尤非也夫讋一二以懲千百者亂邦姑息之政畏其衆而莫敢問不得已而爲之耳非聖人之道也道貴乎至公善惡各當其報者道之常也今使千人而扱父母褻神明惟一人受雷霆之誅則此一人者獨何不幸而餘人獨何幸乎誅止乎一人爲暴惡者將曰天之誅不能遍乎人吾何懼乎則其不善之心愈肆矣復何畏憚之有乎故謂雷霆誅暴惡者未必然也謂天以不測使人懼者非知天者也皆小智之私論也曰然則齊威王用此道而諸侯懼者何也曰彼固霸者之餘術耳烏足語夫王道且使威王而明則四境之內將不能欺之矣敢於左右之人至於九載而後悟安在其智乎賢者非特即墨大夫不賢者非特阿大夫固左右之毀譽而賞罰斯二人其他有賢過於即墨不賢甚於阿者不幸而左右不言則無所賞罰焉則爲鄰國之笑亦已多矣何震懼之有哉謂諸侯震懼者史氏之謬詞也蘇子信而取之過也彼蘇子者好於奇謀而不知道喜爲異論而不守經吾恐世有好其說者以私智爲明而禍天下故辨之

（自出新意）

（結出作文之旨）

老泉學術偏駁不醇全講到作用上去去聖賢大公順應之道不啻萬里文最披剝得快

民政

方孝孺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以爲治乎當昔之未有君臣也民頑然如豕鹿猿猱餒則食飽則奔逸跳擲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況欲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散漫放恣無所統屬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於賢由胥吏以至於大夫公卿由子男以至於諸侯各敬其所宜敬而各事其居乎上者猶以爲未足也復制治民之法使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

五族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以屬乎司徒五百爲鄰五鄰爲里里四爲酇酇五爲鄙鄙五爲縣縣五爲遂以屬乎遂人聯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旗鼓兵器之稽可按籍而知老弱壯少可任與否不必問乎民而具上有所興作朝出一言而暮巳集進之則前退之則却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爲當然不敢少有怨懟避縮之意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未嘗有一民敢發不遜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

哉其法素備其教素明民皆知道而易使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之用心務爲苟偷之術以君不必如先王之煩密過慮亦可以爲治斥絕遺典而師心自爲旣巳失矣而秦又并燒除刮絕之不復有爲治之法而徒任刑罰以劫黔首譬之去悍馬之羈靮而臨以鋒刃彼有蹄齧騰躍而走耳安能以可生之身蹈必死之禍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興亂後世亡人之國者大率皆民也其禍實自秦始秦之民卽三代之民在三代之時則尊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騺很凶戾視其君如仇讎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維之無

教以淑之而不知道故也二家之童其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其詈言詐語而不禁他日犯上而賊倫者必自幼不教之人其知教者必不至乎有過也治天下者未嘗願天下之不治而不修致治之法猶願無死而不食也致亂之由非一端莫甚於治民無法治民之法旣定世有叛將亡卒挾姦而肆毒禁而殺之易易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爲之倡好亂之民皆起而從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狂夫怪民出乎其間衆縛而告於司寇何亂之能成茲欲復井田行周制如先王之時固難矣獨

不可稍取先王之意爲之法乎今之役民雖不能歲止於三日亦未至於厲民也終歲休於家縣官役之以數日之事已若爲所不當爲發憤懷怨而就道甚者或逃匿而不從上之威令方行而民已如此設使不幸而威令有所不行何望其從上之命乎此治民無法敎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義使然也爲人父者未必皆無過衆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之倫不可悖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民心苟不知君臣之義少不慊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爲可以爲不急而不務哉欲民易使莫如放鄉鄰酇鄙比

閭族黨之制執其中而用之爲之正若長者月申之以讀法開之以古訓春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罰其不率令者遇有徵發以趨事先爲者爲上而厚賞以勸之以詘訐敗類者爲下而屏黜以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俗立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必制民

○議論閎所

之產使之無死亡之憂然後可苟驅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令雖堯舜之仁周公之智有所不能况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治之有法法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議論嶄截不媿儒者之言其筆力騰驀亦復千廻百折

君職

方孝孺

能均天下之謂君臣覆兆民之謂君立政敎作禮樂使善惡各得其所之謂君生民之初固未嘗有君也衆聚而欲滋情熾而爭起不能自決於是乎有才智者出而君長之世變愈下而事愈繁以爲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獨治也於是設爲爵秩使之執貴賤之柄制爲賞罰使之操榮辱修短之權位乎海內之人之上其居處服御無以大異於人不可也於是大其居室彰其輿服極天地之嘉美珍奇以奉之而使之盡心於民事故天之立君所以爲民非使

此卽惟辟玉食之意

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勢不免粟米布帛以給之者以爲將仰之乎其曲直除所患苦濟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可不致夫尊榮恭順之禮此民之情然非天之意也天之意以爲位乎民上者當養斯民德高衆人者當輔衆人之不至固其職宜然耳奚可以爲功哉後世人君知民之職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乎養民是以求於民者致其詳而盡於已者卒怠而不修賦稅之不時力役之不共則誅責必加焉政敎之不舉禮樂之不修弱強貧富之不得其所則若罔聞知嗚呼其亦不思其職甚矣夫天之立君者何

亦正是天理

也亦以不能自安其生而明其性故使君治之也民之奉乎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治與自明而有資乎君也如使立君而無益於民則於君也何取哉自公卿大夫至於百執事莫不有職而不能修其職小則削大則誅君之職重於公卿大夫百執事遠矣怠而不自修又從侵亂之雖誅削之與莫之加其曷不畏乎天邪受命於天者君也受命於君者臣也臣不供其職則君以爲不臣君不修其職天其謂之何其以爲宜然而祐之耶抑將怒而亟絶之耶奚爲而弗思也天與人其形雖殊其好惡去就不甚相遠也使君命一人焉而治民而困踣之厲虐之其有不怒者乎怒而能全其祿位乎天之於君雖不若君臣相接之明且著然未嘗不明且著也幸其未形以爲無憂幸其未至以爲愛已嗚呼其可果恃也乎

議論極高却是實情實理三代後知此義者少矣

重爵祿

方孝孺

以一人而加乎萬姓之上聚之爲膠漆散之爲沙塵合之爲手足而離之爲仇讐其勢岌乎其可畏也然而人君處之甚安而居之不疑者以爲天下之人賤者待我而貴貧者待我而富且曰富曰貴吾有以命之則其勢不能以自尊天下皆有待於我而吾無待於天下是以籠絡奔走舉世之豪傑而傴以是驕之而不知此僅足以致徇世之士而不足爲高世之士之輕重吾以爲人必待我而後富貴尊榮也彼高世者方以是爲道德之累大言宏論辭拒退避惟恐爵祿之汙其身則人君安得以此致之哉士之可以自恃者無窮而君之所以致士者舍爵祿則無所可用用之得其道雖不能致高世之士猶可得徇世者而任之操貴賤予奪之柄而不能用將使庸夫婦人咸自以爲高而謂爵祿爲不足貴此人君之大患而不可不察其故也數寸之節盈尺之綬何足以貴人而人知貴之者以人君不易以畀人知自貴重之道也凡物貴於不易得而賤於施所不當與未嘗拜人者拜一人焉則人以爲盛禮則拜在所尊矣逢乞人而與之揖則其拜爲不足貴而受其拜

者皆褒而賤之矣古之為天下者能使人以不得祿位為不若人其心惕忻然有趨事赴功之心故上無求才之勞而下無曠官之憂執鄙人市魁而援之以大位士之賢者必曰我何可與之同仕乎哉由是處士以不仕為尊以遺世為高而皆爵祿為不足貴海內皆有無求於上之心人主提其空名將安所用乎賈於千家之市欲使千家之人日為市於其門猶必權物之價使人不能賤其物操區區之空名欲俾智者盡其謀才者效其功勇者陳其力而不使人知自貴之道謂之善處天下不可也德可以為公卿吾從而用之於大夫士之上則居其下者莫敢不服德可以治民吾從而加諸斯民之上則為民者莫敢不服上之所用舉可以服人心則高世之士無可容而爵祿重矣（收得精密）不能服乎人心人君之權下為清言橫議之所奪而其勢渙散而不收則何所不至哉

爵者出於口而無窮家令之言貽厲千古先生此論固為世之藥石也○筆力議論根柢大蘇然有醇無駁

樂毅

方孝孺

樂毅不拔二城夏侯太初以為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為行王道之過（一語斷）余曰鄙哉二子之言也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為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求其用心之邪正（先用力發明湯武○心事則樂毅之非行王道○擬見）湯武所以伐人之國其心曷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於塗炭挾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奉海內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於天地之間故拔一城取一國他國之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足舉首而望之此其為王者之師也使湯武之心少出乎利匹夫匹婦將持耰鋤而逐之矣何以為湯武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哉（先揭其心）特報讎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重器寶貨於燕齊之（又論其事）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強而服之耳非心願為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曲盡）與即墨毅之心以為在吾腹中可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怠士卒之銳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情事）心方奮鬥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挫之讎毅雖百萬之師

明文遠卷

國不能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俟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居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地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裔可服況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則人靡有不服（總收）毅以二國征二小邑且猶叛之謂毅爲行王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毅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斷得定）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小用之則亾王道皆患乎人之不行耳小用之則小治大用之則大治（折倒）猶之菽粟之療飢小食之則不死恆食之則充實奚可謂菽粟不可少食而寧啜糠覈之爲愈乎太初曲士不足論獨惜蘇子之易於言也

自出見地要之當時情事實是如此其議論在太府子瞻之上

畏說

方孝孺

人可無畏乎（首頭二明）幼則畏乎長賤則畏乎貴鄉則畏鄉之老成學則畏士之賢者仕乎位則畏法令畏小民畏公議豈特若是而已哉（進一層）食焉而畏無以及乎人也言焉而畏其背乎理也居焉而畏其過於燕安也寢焉休焉而畏邪僻有以戕吾中也臨財而畏其損吾行也居寵而畏其滿盈也舉一事興一役而畏其或勞乎民或病乎時也然猶不特此也（又進一層）見少者而畏無足爲之法見賤者而畏無足爲之養見愚者而畏無以教之見鳥獸草木而畏吾之無間而將與之同於澌盡朽腐也見山林川澤而畏吾及物之利有所不及也見古聖賢之言行而畏其不可追也思乎後世而畏其將訾短乎我也（又進一層）然尚有甚於此者視乎吾身而畏或不能愼守以辱乎親察乎吾心而畏無以全所付以辱乎天天之畀我者爲何如仁也而或賊之以忮忍義也而或蔽之以利欲禮也或爲驕慢之所勝智也或爲小慧之所淆以言乎臣而忠或疚焉以言乎子而孝或滑焉以言乎大而或未能用天下以言乎小而或未能爲天下用凡天職之內有所闕皆謂之違天可也屋漏之間鬼神臨焉懼

豆之際兵戈生焉般樂怠傲畋遊存焉思慮有未純省察有未至則爲忽乎天矣人之於天而違且忽焉豈不甚可畏也哉子受父母之命則佩而思之一有所違則世以爲不子臣受命於君則奉而行之一有怠事則有不臣之罰天之可畏於君親也昭然矣柰何人違且忽其命而不知畏也夫其不畏者非其人之過也爲之師者莫以告而不自知其所受之重也使果知受於天者之重則其起居食息語默取予之際其有不惕惕以思兢兢以持者乎使果知畏天命矣則所畏之事將日寡無所往而不安矣不知天命之可畏則事物陳乎前者孰非可畏者哉是以君子知可畏之理故無可畏之患小人則不然入於可畏而不止故知君子小人之分觀其知所畏與否而已矣漢中劉生仲義事予爲弟子者五年其爲學篤謹不懈而持已以禮恭粗知所畏者今將貢於京師升於太學而達於天朝予欲其不負天之所畀而爲君子之歸也故以所當畏者告之太學先生多予之所畏者其必有以正予言也夫其尚因予言而有以教乎生也夫

萬象中涵於畏字之理洗發得盡

染說

蘇伯衡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橐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沆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之漚之㬥之宿之涅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於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系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精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於口

原缺

而書於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楊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潁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元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緅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喜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縉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

書　　顧啓元

夫子之刪書也凡百篇伏生口授裁二十餘篇今之所傳者孔安國傳古文五十八篇耳攷晉梅賾在豫章以安國書傳上於元帝曰古文者孔子壁中書皆科斗字也安國爲孔子十一世孫悉得其書承詔作傳定爲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宮安國以授都尉朝第第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賈徽受書於惲徽子逵傳父業爲之作訓馬融鄭元作傳注解古文之授受明有源流如此然晉王肅注書乃不知有孔傳皇甫謐始得其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之而柳得於蘇愉愉得於太保鄭冲其後柳以授臧曹曹授賾此賾得傳書古文之所繇也賾奏上已亡舜典一篇至齊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事亦隨寢隋開皇中募遺典始得其篇自是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所傳皆廢矣書之傳其詳如此余嘗以臆論之楚左氏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意夫子時諸書固尚在也胡以盡棄而不錄安國謂夫子序易以斥八索敘職方以黜九丘他不經見毋乃太史公所謂其文多不雅馴者邪梅鷟又謂書惟今文

四十二篇傳自伏生者爲眞孔壁古文未盡可信竹簡漆末必能支數百年之久然晉太康中汲冢周書始出以爲亦是竹簡所書去魏安釐王且千餘年矣千年可存數百年獨不可存耶隋世求書劉炫之流往往僞爲之以鬻官冒賞所謂舜典一篇與姚方興航頭之篇不知果亡果否即航頭之篇又不知祇梅賾之所亡果亡果否而梅鷟直斷以古文十六篇盡漢儒僞作竊論語諸書傳傳會成之且更於五子之歌亂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傳說泰誓武成諸篇摘抉蒐羅以証其僞者不遺餘力其言歷歷

有據然而伏生所授史稱裁二十餘篇耳而後乃傳至四十六篇陳氏言伏生書亡秦誓其後乃出或曰武帝末民有獻者或曰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然則謂今文所存之書其必出於伏生之口固亦未有驗也歐陽修謂日本有全書百篇乃徐福所遺者（此說益謬）近代倭奴與中國譯使往來未嘗絕聞其地之五經乃從中國得之而未聞其有全書也歐陽所言安知非出於傳聞之誤邪政使古今之文一一無僞然二典三謨之文平易明簡祇秦漢以後不甚相遠而盤庚酒誥諸篇乃獨詰曲聱牙其艱澀至不可乙世負

而文反近時遜而書乃遠此又未可以臆斷矣大抵六經之學語其師承之自似前者僞處其尊語其流布之長似後者觭据其勝易之費氏詩之毛氏禮之戴氏春秋之左氏皆最後出皆奪其前出者而獨傳於後後之人亦夢知此之爲宗不復知前之所傳有出於從之外者又有出於後之上者矣蓋自漢以後經學類然又何暇語於秦火之前乎宋羅泌疑金縢非周公之文其論似不爲古人所欺者而乃以丹壺記呂梁碑識三皇五帝之事補二典之所不及則其事更爲迂誕至以道家所稱三皇八帝所授之

天經曰洞神祕錄者而證爲三墳八索則支離汗漫抑又甚矣善哉孟子之論武城也取二三策而已矣夫不得夫古人之不可傳者而惟言是求固輪扁之所謂糟粕者也何必讀書

敘書學源流瞭然指掌然其與同眞僞之故終是未易判斷死中求活歸結到孟子之不盡信書亦不得已焉耳

婁敬　　方孝孺

將與之主惟恐人之無言將亾之主惟恐人之有言天下固非一言所能興亡也求其興亡之故未嘗不自一言始以一言之善而取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取善若是之周也吾奚爲而不言以一言之非而罪之天下之賢者必曰其諱過若此之甚也吾曷爲而與之言人皆欲告以善是舉天下之善於其身也人不欲告以善是以其身推天下之善也有此二者而欲不興亡皆不可得也漢高以雄武之姿匿智下意以用當世之俊傑既夷剪海內可畏者而廓清之亦可以少休矣聞婁敬遷都之說即奉宗廟百官而從之夫敬徒謫之虜布衣之人山東之賤夫耳語其辨不若陳陸語其智不若張蕭無夙昔之故左右之薦卒然脫輓輅而入見若涉無人之廷而論國之大事其術可謂甚疎其禮貌可謂甚野矣在廷之臣見其言論必且笑其妄而帝即日下詔輿之俱西如不能視者從相之言不能聽者觀人之指屈天子之貴斂絕世之威而惟敬之信當時不以爲輕動後世不以爲無謀而子孫果安其利是知善不必自己出貴乎能用人之善人君不必兼衆人之所長在乎因人之長而用之高帝之才非能遠過於人也智非能慮事而皆中也其不可及者有容人之量也唐太宗好學有謀愈於高帝然所爲不及帝之盡善者量不若也能用魏徵之言智矣而幾致不能容徵誅藎蘇文而伐高麗武矣終以不用道宗之言而敗太宗器量狹以能勉強從善故致貞觀之治及功成治定驕氣漫盛而無以制之故量盈而惡人之言古之聖人明道以勝私使其心海受而天覆用其善不計其從取其智不忌其名任其力不奪其功恭默南面若無能然而舉世之賢才咸爲之盡而莫敢負之夫能使賢才皆爲己用則其所爲與出於吾心何以異乎高帝常自謂能用三人傑故勝項氏三傑帝素所重者用其言爲甚易未足以見帝之美疎賤如婁敬而用之不疑此漢之所以興也

（頓挫）（又扎一層然後轉）

從諫如流唐宗不如漢祖最爲確論借題說法其意欲爲世之受言者勸也

尊道篇　　顧璘

或問天地之道。曰觀太極。問人之道。曰觀天地。問聖人之道。曰觀人道。曰盡乎。曰盡矣。然則異端之教紛然譁於天下者何哉。曰流妄也。古者包羲氏作。始畫八卦。洩天地之祕。類萬物之情。於是文字興焉。而道統之傳立矣。可以修身。可以治人。可以養生。可以利用。孔子所舉十三卦制器尚象之例是已。烏覩所謂異端哉。其後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迭興。守而傳之。教明法立。無有異說奸乎其閒。於是怠棄三正。則有誅。讒說震驚。則有刑。雖有暴行邪說。不敢起也。周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橫議。百家衆氏之學始興。孔子孟軻起而闢之。卒不得絕。無其位故也。後世之害。佛老爲尤甚。儒者世議而日排之。亦勤且力矣。惜乎不揣本原。獨舉吾先王之緒言。瑣瑣然與較曲直。彼且嘵嘵然交辯而求勝。卒使聖人之道降而與之爲敵。此吾儒之罪也。盍使之觀天地之所生。包羲氏之所作。果孰始乎。是謂本也。物無二本。則吾儒之道。源遠而至當。獨尊而無敵。異端之道。皆後世流妄者也。孰斯言也。雖有悍夫。不得不屈。雖有孺子。不能不覺。吾何以多言爲哉。且佛老之師。聖人之罪人。道之妄也。今之爲佛老者。又佛老之罪人。妄之妄者也。吾儒者不稍寬其始。而務急攻其末。故其辨滋甚。聖人曰虛。老氏曰虛而無。聖人曰寂。佛氏曰寂而滅。學道之偏。其流妄固至於此。老氏起於周末。其始或亦本於隱居嘲士。逃山林。養性命者之說。佛法當漢之衰。始入中國。本生於西裔。無文字之學。直達本原。其始不甚相遠也。百家亦皆有之。申韓之慘刻。儀秦之縱橫。其始固亦本於刑名者流。大行人者之說。其流妄之禍。至於殺身滅國而不能已。後之人懼而息焉。二氏之不息者。其爲隱也。秦漢以後。先王之教既衰。塗之民不見吾仁義禮樂之澤。而異言者又無禁。於是其徒駕其寓言。奸智詭術。惑不明之民。以罔衣食。廢人倫。竭財用。滅聖誣天。肆行而不忌。顧其師之言。則虛無寂滅止耳。其道則苟私其身止耳。豈顧其害若今之甚也哉。故曰今之爲佛老者。佛老之罪人也。堯舜禹湯文武氏作。必取而禁之。不息則必誅之。今使其徒但明而心。見而性。錬而神。養而生。守其師說。不以亂民。則固山澤枯槁自好之民耳。若務光許由之徒。何由不容。吾又何以多言爲哉。故謂之意曰。佛老非遣可詳者也。其妄者可誅也。去其妄。則其說自微。微則息之不難也。

議論精微。足以破異端而扶正道。與歐本論相表裏

定志篇

顧璘

道有仁義質有陰陽致曲成章德乃可立故因質而追琢者易成器也立範而陶鎔者不失其形容也觀古人之成德有由來矣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者伯夷也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者柳下惠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質有所近抱一而終窮達不能入其心死生不能易其操名譽之成猶白之謂白皂之謂皂苟有目者莫不別色而舉號焉其致素定也故推發女於伯夷之門則怒矣側冠側裳於下惠之側則漠矣所操殊致安得不異施世之學者不適大方不程己力游意汗漫無所專執語人曰吾孔子之徒也無可無不可吾誰欺欺天乎夫梓匠輪輿其藝均也其斧斤之器斲削之法均也其攻於木又均也不專一師不守一法終其身不可以稱工況君子之行乎夫孔子之弟子皆學於孔子也自顏淵以至子夏之徒皆大賢也論語乃列爲四科（眼前道理却成篤論）若金玉珠貝之寶不相假名苟無其象門人安所區別乎由是觀之大道無方聖人無名中賢以下定志不早執德不一泛泛然搖惑滅沒而無所附著譬之草木其猶飄蓬也夫

（藥石之言可爲誇多鬬靡者戒）

別謙篇

顧璘

謙何生乎曰道不可究功不可全衆人不可兼君子兢兢焉恥其不足也是以謙生焉是故堯舜古之有道人也以堯爲父而丹朱傲以舜爲子而瞽叟頑是不得爲慈父孝子也（疏明白）道烏乎究禹稷古之有功人也禹平水土視天下不能無溺也稷播百穀視天下不能無餓也功烏乎全仲尼古之神聖人也禮不如聃樂不如襄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人烏乎兼由是言之五聖人者勗其所遺憂其所短退退然以下於人而猶恐諸人之弗棄尚何矜之有哉今之爲謙者異於是釣名以從學飾貌以親賢事君不以心報國不以力所求乎身者既僞矣彼且柔口傴躬繁儀下節舉凡人之行無大小是非一切遜避其後曰我將爲謙若是者何與其心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吾謙焉福斯集之矣邪謙則禍嗚呼挾大僞以要福是取聖人之道而重爲罔也凶於傲德甚矣何福之能幾書曰象恭滔天此之謂也

（發謙字實有至理可爲學者法）

明文遺無卷數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文駒編文駒有師經堂集已著錄是編輯有明一代之文前後無序跋亦無目錄其圈點批語皆用八比之法至如戴良乃元代遺老王猷定已入國朝俱收入明代殊失斷限也